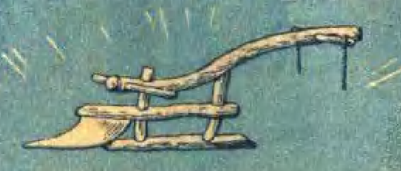
LATINXUA ZHUNGGUOZ YNDUNG 20 NIAN LUNWENZI



中國語文的新生

·拉丁化中國字運動二十年論文集·

倪海曙編

時代書報出版社

·一九四九·

LATINXUA ZHUNGGUOZ YNDUNG 20 NIAN LUNWENZI

中國語文的新生

·拉丁化中國字運動二十年論文集·

倪海曙編

時代出版社·一九四九年

Сборник статей о латинизации китайского языка за последние 20 лет

Под редакцией Ни Хайшу

Шанхай Эпоха 1949

中國語文的新生

拉丁化中國字運動二十年論文集

編輯者 倪海曙
發行者 羅果夫
總經售 時代書報出版社
上海吳江路六十號 電話三七五一一
電報掛號：EPOCHPUBCO（五七〇〇四四）
一九四九年三月初版（3000冊）

目　錄

第四編　拉丁化和國語羅馬字的論爭和兩種方案合流的討論

第五編　推行初期各種拼音文字問題的討論

第六編　抗日戰爭時期的拼音文字論

第八編　抗日戰爭勝利後三年中的拼音文字論…… 99-408

第 一 編

「第三次的文學革命」和「羅馬字新中國文」

(1929-1932)

論中國文學革命

瞿秋白

這次中國的文學革命，差不多等於白革。讀者諸君記住：我所說的是「差不多」，並不是說完全白革。中國的文學革命，產生了一個怪胎——像馬和驢子交媾，生出一匹騾子一樣，命裏註定是要絕種的了。

怎麼中國文學革命所產生的新文學是一匹騾子，是古代中國文的返老還童呢？讀者諸君不要心慌，等在下慢慢的一段一段的說出來。

中國文學革命運動所生出來的「新文學」，為什麼是一隻騾子呢？因為他是『非驢非馬』：——既然不是對於舊文學宣戰，又已經不敢對於舊文學講和；既然不是完全講「人話」，又已經不會真正講「鬼話」，既然創造不出現代普通話的「新中國文」，又已經不能夠運用漢字的「舊中國文」。這叫做『不戰不和，不人不鬼，不今不古——非驢非馬』的騾子文學。這是什麼原因呢？

原因嗎？除出中國社會實際生活裏面的許多原因之外，還有一個「次要的」原因，就是「文學革命黨」自己的機會主義。

第一，請看當初蔡元培、胡適之、陳獨秀等發動文學革命時候的態度。——林琴南反對當時「北京大學」的提倡『廢孔孟，滅倫常』和『盡廢古書，行用土語為文學』，而蔡元培答覆他的口氣是怎樣的呢？他說：難道「北大」教員曾經用『廢孔孟，剷倫常』教授學生了嗎？難道他們主張『廢孔孟，剷倫常』嗎？難道「北大」廢除古文、專用白話嗎？難道白話不能夠同樣傳達古書裏面的道理嗎？難道白話文學就等於『引車賣漿者所操之語』嗎?!這五個「難道」把蔡元培等等的妥協態度——可憐的神氣表現得『活龍活現』，這種神氣，簡直是在「古文政府」的審判廳上受審問，挨着『非刑拷打』而哭哭啼啼的告饒了。這是說：我們並不要革命，只要改良，並不要『剷倫常，滅孔孟』，只要用白話來傳達古書裏面的道理。這樣，「新文學」一開始就表示不敢推翻舊文學的「政府」，而只要求「立憲」。四書五經一直到上海小調、京津大鼓裏面的舊文藝的精神（『孔孟倫常，忠孝節義』等等）應當繼續維持着統治的地位，只要「御賜」幾分自由給易卜生、托爾斯泰、魯迅、周作人就夠了！

第二、對於廢除古文專用白話的問題，蔡元培、胡適之等也是這種態度。他們只要

求在文言的統治之下，給白話一個位置，並不敢夢想『專用白話』的。直到一九二九年，劉大白方出來主張完全用白話。然而連他都主張『中國要不要改用拚音文字，還是一個問題』，而且認為要用『標準統一的人話（現代話）的文腔，來做統一文化、同化異族的工具』。這仍舊是投降鬼話（古文）所用的漢字。其實，漢字存在一天，眞正的「人話文」——現代中國文（就是完全用白話的中國文字）就一天不能够澈底的建立起來。

第三、只有趙元任等極少數的人，明白這層道理。然而他所領導着而製造出來的「國語羅馬字」，仍舊不敢脫離漢字「語調」（四聲）的束縛。因此，仍舊創造不出眞正適合現代普通話的文字。他這種「國語羅馬字」（就是一九二八年國民政府大學院公布的），就成了『古今合璧』的北京官話的拚音方法。而且國民政府的布告說：這『可作為國音字母第二式』。這是第二式，那麼，什麼是「第一式」呢？當然是那種不中不外、不東不西的注音字母。這種注音字母，現在已經改名叫做注音符號。這意思是只要用他來做一種符號，注明漢字的讀音。這樣，漢字的不廢除，是沒有疑問的了！

文學革命本來首先是要用文學上的新主義推翻舊主義，用新的藝術推翻舊的藝術。但是，在二十世紀的中國，要實行這種「文藝革命」，就不能够不實行所謂「文腔革命」——就是用現代人說話的腔調，來推翻古代鬼說話的腔調，專用白話寫文章，不用文言寫文章。而且，要澈底的用「人腔」白話來代替「鬼腔」文言，還必須廢除漢字，改用拚音文字，就是實行「文字革命」。這在所謂『五千年持續不斷的』古文化國，是多麼嚴重艱苦的革命鬥爭。而「文學革命黨」，却用那麼妥協的機會主義策略來對付！自然，文學革命弄到現在，還是非驢非馬的騾子文學了！

——「學閥萬歲」中的一節

鬼門關以外的戰爭

瞿秋白

一

二十世紀的中國裏面，要實行文藝革命，就不能够不實行所謂「文腔革命」——就是用現代人說話的腔調，來推翻古代鬼「說話」的腔調，不用文言做文章，專用白話做文章。但是，從五四到現在，這種文腔革命的成績，還只能够說是『鬼門關以外的戰

爭』。爲什麼？因爲鬼話（文言）還佔着統治的地位，白話文不過在所謂「新文學」裏面通行罷了。咱們好好的「人的世界」，還有一大半被鬼話佔據着，鬼話還沒有被驅逐到鬼門關裏面去！

固然，中國的文學革命，已經有了相當的局面。這種局面是：十年二十年以前只有「詩古文詞」算得文藝，現在呢，「詩古文詞」逐漸的跟着樊樊山、袁寒雲等等死下去，而新式的小說詩歌戲劇却一天天的被承認爲文藝了。可是，我們必須極嚴重的注意一個問題就是文藝裏面所用的文腔，不應當離開一般社會日常所用的說話腔調，而成爲單獨的、簡直是別一個國家的文腔似的東西。現在的情形，却正是這樣。記得當初五四運動的時候，胡適之有兩個口號，叫做『國語的文學和文學的國語』。現在檢查一下十二年來文學革命的成績，可以說這兩個口號離着實現的程度還很遠呢，現在的新文學，還說不上是「國語」的文學，現在的「國語」，也還說不上是文學的「國語」㊀。現在沒有國語的文學！而只有種種式式半人話半鬼話的文學，——既不是人話、又不是鬼話的文學。亦沒有文學的國語！而只有種種式式文言白話混合的不成話的文腔。

這裏，我們必須研究文學革命的意義：文學革命的任務，決不止於創造出一些新式的詩歌、小說和戲劇，他應當替中國建立現代的普通話的文腔。現代的普通話，是隨着社會生活的劇烈變動而正在產生出來；文學的責任，就在於把這種新的言語，加以整理調節，而組織成功適合於一般社會的新生活的文腔。這樣，方才能够有所謂「文學的國語」；亦只有這樣辦法，才能建立和產生所謂「國語的文學」。

二

中國社會生活的劇烈的變動——尤其是在最近三十年來的變動，這是現在人人都應當認識的事情。除出那些將要進棺材的「遺老」之外，大概沒有人否認這件事的了。這種劇烈的變動是什麼呢？就是宗法的封建式的社會關係崩潰的過程和一種新的社會關係

㊀ 所謂「國語」，我只承認是「中國的普通話」的意思。這個國語的名稱本來是不通的。西歐的所謂National language，本來的意思只是全國的或者本民族的言語，這是一方面和「方言」對待着說，別方面和外國言語對待着說明的。至於在許多民族組成的國家裏面，往往强迫指定統治民族的語言爲「國語」，去同化異族，禁止別種民族使用自己的言語，這種情形之下的所謂「國語」，簡直是壓迫弱小民族的工具，外國文裏面的 National language 有時候也包含着這種意思，正可以譯做「國定的言語」。這樣，「國語」一個字眼竟包含着三種不同的意義：「全國的普通話」、「本國的（本民族的）言語」和「國定的言語」，所以這名詞是很不通的。我們此地借用胡適之的舊口號，只認定第一種解釋的意思——就是「全國的普通話」的意思。（自然這第一種解釋是和第二種解釋——就是「本國的言語」——可以同時並用的）。至於第三種解釋——那是我們所應當排斥的。

在殖民地式的畸形的資本主義發展的條件之下的「難產」過程。當然，這兩種過程只是一件事情的兩個方面，並不是互相沒有關係的兩件事。這兩種過程之間的關係，正表現於『資本主義的畸形發展』。關於這個問題，我們不能够在此地詳細的講。這裏講的是這種社會的鉅大變動產生「新的文學」和「新的言語」的需要。宗法封建的社會關係的崩潰，使中國的文言文學和文言的本身陷落到無可挽回的死滅的道路上去。同時，資本主義式的社會關係產生了新的階段，不論他們這些階級之間發展着怎樣的鬥爭，以及這種鬥爭怎樣反映到文藝上來，他們却共同需要白話文學和所謂「白話」的「新的言語」的完全形成。

現在，我們來說一說：（一）籠統的「新的文學」的產生過程，（二）籠統的「新的言語」的產生過程，（三）現代普通話的建設。

* * * *

首先要說明的是：我們這裏所說的「新的文學」是廣義的，和狹義的單指着新式白話的「新文學」，有範圍上的不同。「新的文學」包括現在的一切詩歌、小曲、小說、演義、京戲、文明戲、對話戲，以至最新的新式歌舞戲。這裏面當然也包含着新式白話的新文學。新和舊，本來是比較的形容詞。十年前認為是新的，十年後也許是很舊的東西了。譬如說：章回體的小說，在現在的文藝上是所謂舊小說了，可是，這種東西可以認為是文學，這却是一件「新的事情」。而且這件新的事情反映着極重大的社會變動。因此，我們說到中國的「新的文學」產生的過程，就不能够不回溯到這件三十年前的簇新的事情，因為這裏伏着文腔革命的種子。

原來文學革命的發動，首先只限於文藝的內容，並不一定注意到文腔的改革。可是，社會關係的鉅大變動，使中國人的日常生活、社會生活、學術生活跟政治生活，都發生很厲害的變更，以至於舊的文腔不能够應付了，然後，才從最初一點一滴的，使文體上的改變，（這種改變還不過是適應文藝的新內容的需要而發生的），進一步而走到整個文腔的改變。這個文腔的整個改變，有極深刻的社會意義。這個意義在什麼地方呢？就是在於使用那種「新的」文腔的人，在社會上的地位抬高了，他們在社會上成為一種不能忽視的力量了。

要說明這種過程，自然要舉出重大的歷史事實。

最初是梁啓超大胆的出來說：『小說是文學之最上乘』，他甚至於極誇張的說：『今日欲改良羣治，必自小說革命始……何以故？小說有不可思議之力支配人道故』。為什麼「忽然」小說變成了「文學之最上乘」呢？這在三十年前簡直是大逆不道的「邪說」！以前只有古文、詩、詞可以算做文學，小說等類的東西只是給「下等人」消遣的，算不得文學。但是，因為到了「戊戌政變」的前後，這些能够讀小說的「下等人」

已經不大安份了，他們已經逐漸的成爲社會上的重要人物，他們已經是一種力量。——開明專制主義的貴族維新黨，也企圖經過小說來組織這些「下等人」的情緒，宣傳維新主義。自然，如果古文和詩詞能夠達到這種目的，如果，就算近一步，新式的——梁啓超式的文言的論文以至於小說，可以達到這種目的，那麼，也不必一定要小說，更不必一定要白話。對於他們，維新主義的貴族，當然是古董越保存得多越好。可是，他們的希望是枉然的。梁啓超當初辦的「新小說」雜誌，是宣傳保皇黨的維新主義的；就是林紓翻譯西洋小說㈠也常常喜歡做些序，順便宣傳些『老新黨的愛國思想』。他們只想把文藝的題材和內容改變些，維新些，至於文腔，那麼，古文的也好，新式文言的也好，舊式白話的也好——還是不關重要的事情！結果，許多「下等人」還是大半看不懂的，——凡是用古文的，那是簡直完完全全的看不懂。這是文言破產的第一步。於是要想『流惠下民』的老民黨之中，也就有些人發見這種情形。自然哪！老民黨就算是貴族士大夫出身，意識上却多份是代表「富族」的了，不，說錯了，是代表「民族」的。㈡「民族」在當時還處於「被壓迫」的地位——而且做着下等人的領袖呢。「下等人」怎樣就能夠來當民族革命的苦力呢？至少，要他們懂得宣傳他們的文字。因此，有人想到古文的用處比較的少，舊式演義小說的白話要更加合式些。吳稚暉先生自己說的：『晚上詩曹植與楊修書，他說——「……吾雖德薄，位在藩候，庶幾戮力上國，流惠下民，建永世之業，留金石之功，豈徒以翰墨爲勳績，辭賦爲君子哉？」——就想扔了那半什子的文史，還是學劍。到明年，還到家鄉，在小書攤上得到一部「豈有此理」，他開頭便說——「放屁放屁眞正豈有此理」，——忽然大澈大悟，決計薄文人而不爲。偶涉筆，卽以放屁放屁，眞正豈有此理之精神行之』（吳稚暉：「我們所請願於章先生者」——一九二六年，「現代評論」）。這樣，老民黨之中，有人爲着自已『位在藩候』，有『流惠下民』而『建永世之業』的志氣，就主張放屁文學。其實，維新黨的「新小說」裏面，同樣也有和吳稚暉先生的『上下今古談』一樣的舊式白話小說，並且還留下近代中國文學的眞正典籍（Classics），例如吳沃堯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等。但是，所有這些白話小說，在最初的主要意義，都只在於借此宣傳維新或排滿，反對官僚或者鼓吹愛國，傳佈其他種種當時所認爲新的「新思想」。換句話說，就是主要意義，至多只

㈠ 林紓翻譯的西洋小說，無論他的古文多麼高妙，始終只是踏蹋西洋文藝，侮蔑中國民衆。他一派人所翻譯的東西，有些正是文藝復興之後最有力量的文學作品——幫助歐洲各國現代語的形成，使文學從中世紀拉丁文的鎖鏈之下解放出來，普及到資本主義的社會（資本家和工人），而不再受貴族僧侶的獨佔。林紓，却把這些文學作品重新逮捕，而關鎖在中國古文的監獄裏面，就是使這些文學作品和中國的「下等人」隔絕關係。這是他侮辱中國民衆。他的譯文即使眞正能夠達意，也一定要讀五年十年古文，才能懂得！

㈡ 因爲「民族」就是紳商，而下等人是不能夠代表咱們大中華民族的。

是『小說應當認爲是文學』。甚至於認爲只要宣傳的是「新思想」就可以算「小說革命」——文學革命。因此，主要的意義，並不一定在於用白話做小說。因爲這樣，林紓用古文做小說（「京華碧血錄」），梁啓超等等用新式文言做筆記或者小說，都認爲是新思想的文學革命了，都算是創造了一種「新的文學」了。正因爲這樣，當時的老新黨和老民黨，甚至於連認定『小說爲文學之最上乘』的立場，也保持不住。甚至於「南社」文人，章太炎、廖平、陳去病、柳亞子等的「詩古文詞」——鼓吹排滿的「國粹學報」等等，都想算做「新的文學」。

這樣，我已經可以知道：中國「新的文學」產生過程的第一階段——「第一次的文學革命」，也和辛亥革命一樣，是流產了。

第一，林紓的古文小說，「南社」文人的詩古文詞、駢文、魏晉齊梁體的文章，——在文腔改革的意義上說，根本不能算得「新的文學」，在這種文藝內容上說，也夠不上「新的文學」的資格。這舊文體裏面裝進新的維新思想的企圖，是完全失敗了。這不但因爲舊的文體不能够充分表現新的思想、新的情緒、新的生活，而且因爲根本不能够普及到「識字的下等人」的讀者社會。因此，這種所謂文學，只能够有極短的壽命：辛亥革命之後，「民權日報」有「民權素」，「申報」有「自由談」，「新聞報」有「快活林」等等——這些「報屁股」發現，是所謂「禮拜六」的老祖宗。這些報屁股的新派文學家，雖然還用古代文言企圖表現「新的文學」，表現反對帝制，改良禮教，談談公德、愛國等的所謂新思想（例如「玉梨魂」——四六體的小說，表現寡婦戀愛『發乎情止乎禮義』之類的東西），可是，不久，這種文腔就漸滅下去。代替他的是用現代文言做的筆記小說、黑幕小說。這種所謂現代文言，就是不遵守格律義法的變相古文，而且逐漸增加梁啓超式的文體，一直變到完成不像古文的文言。從古代文言的小說，變到現代文言的小說——這種變更是禮拜六派內部的變更，這種變更沒有經過甚麼鬥爭、甚麼爭辯、甚麼反對或者提倡，這是自然而然的變更。到現在，市場上已經看不見一部新出的古文小說，而現代文言的筆記、小說、黑幕彙編等等，却還可以看見一些。爲什麼這個變更這樣平凡呢？很簡單的：這是市場上商品流通的公律，沒有人要的貨色，「自然而然」的消滅，不見，退出市場。

總之，古代文言和現代文言的小說，不但決不是國語的文學，而且也建設不成功文言的「新的文學」。

第二，吳稚暉等最早的主張白話，雖然他們自己是『偶一爲之』，他們決沒有主張廢除文言，然而這種舊式白話小說，却的的確確創造了「新的文學」。我們只要想：當初的文言小說之中有那一部著作够得上流傳到現在呢？一部也沒有！即使像蘇曼殊的作品，比較的可以說有點價值，也決不是「新的文學」。這些東西如果是好的，也決不能

代替「史記」「漢書」韓愈蘇軾「唐人說薈」等的文言文學；如果是壞的，早已到了字紙簏裏，早已從字紙簏裏跑到了垃圾堆……但是二三十年前新出的白話小說：「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官場現形記」、「老殘遊記」……等等好的東西，他們繼承「紅樓」「水滸」，而成爲近代中國文學的典籍；就是壞一點的，例如「九尾龜」、「廣陵潮」，「留東外史」之類的東西，也至今還佔領着市場，甚至於要「侵略」新式白話小說的勢力範圍：例如今年出版的張恨水的「啼笑因緣」居然在「新式學生」之中有相當的銷路。他們的確代替了三四十年前「史記」「漢書」……「唐人說薈」的地位。在這種意義上，這類東西可以說是「新的文學」。「新的文學」從文言轉變到舊式白話，却經過了一些鬥爭。但是，這仍舊是廣義的禮拜六派內部的轉變。而所謂鬥爭，也是五四時代新青年派反對他們禮拜六派的鬥爭。禮拜六派在五四之後，雖然在思想上沒有投降新青年派，他們也決不會投降，可是在文腔上却投降了。禮拜六派的小說，從那個時候起，就一天天的文言的少，白話的多了。可是，這亦只是市場的公律罷了。並不是他們贊成廢除文言的原則上的主張，而是他們受着市場的支配：白話小說的銷路一天天的好起來，文言的一天天的壞下去。再則，在文藝內容上講，舊式白話小說，至少是好的作品，例如「官場現形記」等等，在當初，的確能够更充分些表現當時的所謂新思想：排滿，反對官僚，反對帝制，改良禮教……這更使他們成就一種那個時候所承認的「新的文學」。但是，這種舊式白話是不是國語呢？——是不是現代的普通話呢？不是，他只是近代中國文，並不是現代中國文。關於這個問題，以下還要詳細說。現在先結束一下。

舊式白話小說，建立了相當意義之中的「新的文學」，但是並非國語的文學。

這樣，第一次的文學革命，始終只能算是流產了。舊式白話小說，（以及文明戲等類一切「維新代時」的出產品），正和辛亥革命一樣，即使這種東西始終形成了某種意義上是「新的文學」，那麼，這也只是在五四運動的推動之下，方才有這樣的成就的。何況，等到舊式白話文學差不多完全奪取了以前新舊「文言文學」的地位的時候，這種舊式白話小說——二十年十五年前比較起「詩古文詞」來可以算「新的文學」，現在，却已經成了舊文學的代表了，——已經成了文學革命的對象了。

三

現在，我們要說到第二次的文學革命——中國「新的文學」產生過程的第二階段。第一次的文學革命，根本算不得革命．（一）對於文腔，那時並沒有主張根本改革，——白話小說的產生最初是「自然而然」的，至多，也只是吳稚暉的放屁主義，後來，這又是受着五四運動第二次文學革命的推動才發展的。這種發展，顯然已經不是「革

命」，而是變相的舊文學保存自己地位的一種保守策略了。這彷彿法國國王在大革命開始之後宣佈立憲一樣。（二）關於文藝內容方面，當初還有些淺薄的所謂「新道德」——改良禮教主義。後來的黑幕小說、宮閫小說、歷史演義、偵探、豔情、種種色色……一直到最近幾年黨國要人提倡「國術」的風氣之下的武俠小說，反而借着舊式白話的工具，來復活『文以載道』的道統。這彷彿辛亥革命之後，袁世凱雖然沒有做得成皇帝，而軍閥制度却形成了新的統治。所以第一次文學革命和辛亥革命一樣，如果沒有五四運動，那簡直是差不多等於零。因此，第二次文學革命才是眞正的文學革命。

五四運動時代的第二次文學革命的意義，首先，在於他明白的樹起建設「國語的文學」的旗幟，以及推翻禮教主義的共同傾向。這才是眞正的要創造新的文學和新的言語。

當時這種新文化運動之中的文學革命發展到現在，大致的說來，又分成兩個階段，正確點說是分成兩個營壘。所謂兩個階段是——一、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二五年，那時候主要的傾向只是個性和肉體的解放；二、一九二六、二七年到現在，這時候新興的傾向是集體主義和匪徒精神㈠所謂兩個營壘是：一、辛亥革命之前的「下等人」領袖變成了「高等人」的營壘；二、下等人之中的下等人，就是奴隸牛馬的營壘。這都是指着文藝內容方面說的。這裏，是不是有「新的文學」形成呢？的確有的。就是現在一般所稱爲新文學的。自然哪，有了新式的高等華人，當然有新式的文學。尤其是個性解放肉體解放主義的新文學，的確是建立了。固然，這裏面還有許多不同的派別。例如「良友」畫報、「玲瓏」雜誌是這種文學發展到「成熟」時期的東西㈡。這是新式的禮拜六派。禮拜六派從二十年前的「民權素」、「自由談」發展出來；良友派也是從五四初期的「覺悟」、「學燈」。「晨報副刊」發展出來的。自然可以說：良友派是低級趣味的東西，然而「新月」、「前鋒」等等亦是同一種趣味，不過是高級的罷了。——趣味的種類是一個，趣味的等級不同罷了。至於集體匪徒主義的文學，爲咱們「民族」起見，是『必需要其敗退的』。

這樣，一般的講起來，第二次文學革命，的確建立了「新的文學」，然而在文腔改革問題上來講，這是不是國語的文學呢？那却還不是。五四以來的新文學的確形成了一種新的言語，然而這種新的言語却並不是「國語」——現代的普通話。這種新文學的言語，可以叫做新式白話。新文學的任務本來應當順便建立現代中國文——表現現代中國普通話的一種文字。然而他現在所形成的，却還並不是現代中國文，而是『非驢非馬的』一種言語。關於這個問題，我們在下面要詳細的說。現在我們只要指出：新文學所

㈠ 關於「匪徒」的辱罵字眼，我並非不講禮貌，這是有極大的理由的……

㈡ 所謂「成熟」，照一般生物學上的道理來講，一定就是衰老和死亡的前一階段。

用的新式白話，不但牛馬奴隸看不懂，就是識字的高等人也有大半看不懂。這彷彿是另外一個國家的文字和言語。因爲這個緣故，新文學的市場，幾乎完全只限於新式智識階級——歐化的智識階級。這種情形，對於高等人的新文學，還有可說，而對於下等人的新文學㈠，那眞是不可思議的現象！

這樣，第二次文學革命只建立新式白話的「新的文學」，而還不是國語的文學。

文學革命的任務，顯然是沒有執行到底。這是因爲什麽？（一）文學革命的新階段，正在要求第三次的文學革命——在文藝內容上，不但要反對個人主義，不但要反對新文學內部的種種傾向，而且要認清現在總的責任還有推翻已經取得三四十年前「史記」「漢書」等等地位的舊式白話的文學；可是，對於這個任務，却沒有人注意；（二）第三次的文學革命——在文腔改革上，不但要澈底的反對古文和文言，而且要反對舊式白話的威權，而建立眞正白話的現代中國文；可是，這個問題却正是「新文學」界所最忽略的㈡。因爲這兩個主要原因，文學革命運動是不能不暴露停滯的現象。

現在我們來看一看：五四的文學革命建立了些什麽？

第一，詩歌 新式的白話詩歌（以及所謂詩劇和新式的歌劇），到現在已經有許多派別，但是，這許多派別却有一個共同的現象，就是僅僅只能夠給新式智識階級看，而差不多都是不能夠讀的。固然，因爲新的詩歌在一般文藝市場上遇不到什麽競爭者，所以勉强還可以說『新的詩歌是代替當初的文言詩詞』了。但是，我們如果稍細一想，就可以知道情形不這麽簡單。不錯，文言詩詞的集子（新的現代人的創作），在最近十年來也許一本也沒有出過；而新式白話詩的集子，至少已經有一百五六十本，而且正在大大的出版。然而，第一、所謂一般社會還只在讀小報上的打油詩——而不能讀新詩；第二、下等人是在讀和唱五更調……等等的小曲子，做夢也沒有做到新詩。這種情形，可以說新詩得了勝利麽？第三、「新詩」之中只有一些萬分淺薄的「毛毛雨」、「妹妹我愛你」之類的東西是到了「社會」裏去了，可是，這種東西正是變相的禮拜六派（良友派）的東西。西歐各國文學革命建立現代言語的時候，差不多都有偉大的詩人，運用當時一般社會的普通白話，創造優美的眞正文學的國語，意大利的但丁、法國的臘新、德國的哥德、俄國的普希金，都是這樣。本來新時代的「新的言語」形成的時候，韻文是有很大的作用的。詩的主要形式，就是節奏和韻脚（押韻是不是押在每一行的末一個字，這是次要的問題，可是，即使是自由詩也一定要有節奏的）。節奏可以幫助一般讀

㈠ 這裏所說的「下等人」已經是辛亥革命時候的「下等人之中的下等人」。「下等人的文學」就是下等人所需要的文學。

㈡ 自然，「新文學」界之中有些作家自己是注意到眞正白話的運用；但是，却並沒有一種强烈的運動，來喚起一般人的注意。

着純熟的練習這種新的言語。但是，中國的新詩却大半不能夠讀，就是沒有把一般人說話腔調之中的節奏組織起來；因此，至少對於一般人，這是沒有節奏的東西，（和詩對於詩人自己，或者小範圍之內的新詩人社會，是有節奏的——他們自己會讀自己的詩）。所以，詩的內容即使是好到萬分，他用着這種工具，也就決不能夠成功「國語的詩」，決不能夠打倒打油詩。這裏主要的原因，是因爲「新人」不去運用現代人說的白話 而大半只去運用文言的詞藻。

第二、小說 新式白話文學之中，小說要算是很多的了。這裏，現在我們亦不講各種派別的文藝內容，只從一般新式小說地位來說。社會上的所謂文藝讀物之中，新式小說究竟佔什麼地位呢？他實在亦只有新式智識階級才來讀他。固然，這種新式智識階級的讀者社會比以前是擴大了，而且還會有更加擴大些的可能。然而比較舊式白話小說的讀者起來，那就差得多了。一般社會不能夠容納這種新式小說，並不一定是因爲他的內容——他們連讀都沒有讀過，根本就不知道內容是什麼，他們實在認爲他是外國文的書籍。我們只要想：舊式白話的武俠、愛情、偵探、黑幕、歷史、宮闈小說，是怎樣廣泛的成爲中國一般社會——還算是上等社會的讀物。這種東西有流通圖書館、有租書會的組織，一本書還要抵得新式小說八九本。因爲每一本這種舊式小說，看的決不止一個人。至於識字更少的「下等人」，他們看「連環圖畫」的小說，他們也有時事小說和唱本：從蔣老五殉情、閻瑞生驚夢、黃陸戀愛、啞吧戀愛，一直到最近的太保阿書砍頭。他們亦有「街頭圖書館」可以借閱。所有這些人，大半都是和新式小說沒有關係的，甚至於有極大多數的人是不知道有新式小說的存在的。爲什麼？因爲小說的內容麼？不一定。例如關於最近的「大時代」的小說，我敢斷定中國至少有二千萬以上的人是要讀的，而且是非常之想讀的，可是他們不能讀。因爲這種言語不是他們的言語。新式白話不能夠就着他們的程度，去引導他們來了解跟運用更複雜些的言語。照理小說和散文，應當比詩歌更加容易表現現代的「人話」，因爲詩歌裏面有的時候還要顧到「詩的言語」的必要，還不容易通俗些——這在歐美各國亦都是這樣的。可是，中國現在的新式小說却很多也是用「不像話的」所謂白話寫的。這樣，「新文學」儘管發展，舊式白話的小說，張恨水、張春帆、何海鳴……以及「連環圖畫」小說的作家，還能夠完全籠罩住一般社會和下等人的讀者。這幾乎是表現「新文學」發展的前途，已經接近絕境了。因爲如果新文學繼續用現在這種新式的所謂白話，那麼，他的前途便有一個不可逾越的界綫——頂多發展到這條界綫，往下就絕對不能發展的了。這條界綫，我們姑且叫他「絕種界綫」。這是什麼呢？就是相當「博學」的認識漢字的程度和歐美文法的常識。凡是有可能學得到這兩種智識的人，方才可以希望他們懂得「新文學」。然而這個「可能」的範圍——「絕種界綫」的範圍，是很小的，因爲這一個可能的價錢是很貴的——

從初級小學到很好的初級中學畢業的學費，至少要三四千塊錢。所以舊式白話小說——直到街頭圖書館裏面的連環圖畫小說，可以安安穩穩的坐在他們的「太平皇帝」的寶座上。新文學呢？頂多也不過發展些新式禮拜六派的勢力，換句話說，就是投降「舊文學」。

第三、戲劇　新式的說白戲——對話戲，照理應當比小說更容易建立現代中國文的「新的言語」：（一）說白戲本身應當是完全的嘴裏面講的白話，而不是書本上寫的白話；（二）說白戲可以不經過漢字而傳達到羣衆方面去。但是，新文學的戲劇之中，至少有百分之七十以上也是用「不像人話的」所謂白話寫的。這種句子，如果在戲台上表演的時候，照着劇本上的念出來，那麼，看戲的人簡直弄到『臨台涕泣，不知所云』。固然，新式白話的詩歌、小說、尤其是戲劇，在最近幾年來有了明顯的進步，其中有一部份眞正成熟的作家相當的注意所用的言語。然而這是極少數的。而且這些文際正確的說白戲，大半都是所謂「愛美劇」的性質。「愛美的」——外國文是「amateur」，通俗的翻譯可以譯做「客串的」。這彷彿只關於戲劇內容的問題，而不是言語的問題。然而還和言語也很有關係。因為戲劇的內容既然是客串性質的——既然是高貴的智識階級出來客串一下的性質，所以他們戲劇的題材，便自然而然的只限於智識階級的怪僻嗜好，這裏所用的言語，即使是刮刮叫的眞正白話，也只是智識階級的白話。例如洪深改譯的「少奶奶的扇子」、「第二夢」、「新月」上去年發表的「骷髏的迷戀者」（三卷一期）等類的東西，難道是羣衆所要看的戲麼？當然不是的。所以在戲劇問題上，更加充分暴露「新文學界」的小團體主義。因為「新文學界」只管自己這個小團體——充其量也不過一萬人，所以，另外的幾萬萬人就自然只能去看「京戲」，或者所謂上海派的京戲，以及第一次「文學革命」遺產的文明戲。新式文學在這方面的發展，也至多只有新式禮拜六派的投降政策，譬如「梅花歌舞團」、「桃花歌舞團」、「新春秋劇團」等等出賣肉感的「新戲」。

總之，五四的文學革命運動，十二年來的成績只是如此！國語的文學至今還沒有建立。中國一般社會的文藝讀物，雖然已經不是「史記」、「漢書」、唐詩……「唐人說薈」、「宋稗類鈔」，說得更正確些，已經不是樊樊山、袁寒雲、易順鼎、林紓等等的詩古文詞，却又換了張春帆、何海鳴、張恨水……連環圖畫小說、蔣老殉情記等等。所以「第三次的文學革命」是非常要緊的了。

第三次文學革命的對象是現在的僞文學——舊式白話的文藝，以及高級的和低級的新式禮拜六派，當然，這個革命運動同時能夠開展「新文學界」內部的一種極重要的鬥爭，第三次文學革命的目的，必須包含繼續第二次文學革命的任務——建立眞正現代普通話的新中國文（所謂「文學的國語」）。誰都應當知道：沒有眞正現代普通話的新中

國文，眞正的「新的文學」是不能再發展的了。現在「文藝界」的情形明明白白的告訴我們：「新的文學」正受着「絕種界綫」的束縛；『沒有文腔革命，是不能够澈底實行文藝革命』的。第三次文學革命所以必須要有他自己的「新的言語」——眞正現代普通話的新中國文。

四

現代普通話的新中國文建設問題——不僅是文學範圍裏面的問題。中國現在的日常社會、學術、政治的生活，各方面都需要新的言語，事實上——民衆的嘴裏面也的確天天在那裏產生着這種新的言語。然而，「文學界」——狹義的文學市場固然已經把文言的東西幾乎完全驅逐出去，而在一般社會生活裏面，文言的東西却還佔着統治的地位。「新文學界」只顧到自己的小團體，他們和舊式白話文學講和平，甚至於和一般的文言講和平，而沒有積極的鬥爭，那麼，他們只有更加摧殘自己，惡化自己——把新文學的言語自然而然的弄成文言白話雜湊的怪物。這所以和民衆生活之中產生「新的言語」的過程隔膜起來，而且對於這種過程無意之中是加以阻礙。因爲這樣，所以我們要特別嚴重的提出建立新中國文的問題，提出第三次文學革命的問題。

首先，我們要來研究中國的語言和文字的現在狀況，亦就要從文言和白話的關係說起。

中國言語和文字的分離而不一致，是比中世紀拉丁文和歐洲各國言語的距離，更加離開得遠，因爲拉丁文是拚音的文字，他曾經是活過的言語，而中國的文言，却根本沒有完全活過。這種畸形怪狀，在現代是不能够再容忍的了。可是，五四運動的反對文言鬥爭，做了十年之後，固然還有潘光旦之類的人出來說『古話文和今話文或白話文究竟能不能劃清界限，是一個疑問』（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六日「時事新報」「學燈」）；居然還有許多小學的、中學的所謂國文教科書，和全國報紙都還是用文言。這是萬萬不能再容忍的了。

文言和白話究竟有沒有界限？我們來大概說一說中國言語和文字的發展過程。先把各種言語的綽號定出來：

一、中國的所謂古文，可以叫做「古代文言」——這是上古中國文。

二、中國現在所用的文言（報紙、公文等等），可以叫做現代文言——雖然現代還用着，但是始終亦是古中國文，因爲這裏的文法（字法、句法）亦不是人話的文法，——根本不成人話。

三、中國的舊式白話——這是近代中國文，這是明朝或清朝人說過的話，不是現在人嘴裏的話。

四、中國的新式白話——這應當是現代中國文。但是，結果是既然不會運用現在人嘴裏講的話，又很不懂得利用和改良舊式白話。却只去因襲文言的文法和外國文的文法——所以是不人不鬼的話。

* * * *

第一、古代文言：

劉大白說：古文是『二千幾百年前一般人口頭上流行着的言語』，所以是古人的白話（周朝人的白話），因此，現在還是鬼話了。我以為這是很錯誤的見解。中國最初的文字，和各國太古時候一樣是象形的文字，現在全世界極大部分的先進國家都用的羅馬字母，最初也是腓尼基人的象形字，因為進化的結果，才逐漸的變成一個字母代表一種聲音的拚音制度。但是中國的象形字却沒有完全變化，說正確些，中國字的變化始終沒有逃出象形制度的範圍。象形制度實在是太古時代所謂『結繩而治』的蛻化。結繩是什麼？這是野蠻人的笨方法：在繩上打一個結，幫助記憶某一件事情，東西或者狀態。象形——是畫一幅小小的圖畫，這比較進步了，可以記憶更複雜些的東西。然而，這根本不是記載聲音的制度。拿這種圖畫的字形做根據，再發展出什麼「指事」、「會意」、「轉注」、「假借」、甚至於「諧聲」，壓根兒就脫離不了象形制度的蠡相。「指事」就是畫符號——深奧一點的象形，「會意」就是猜謎子，「轉注」和「假借」就是夾二纏，至於「諧聲」，就是『秀才讀字讀半邊』，其實，這半邊還是象形的。總之，這種象形字，根本不是代表聲音的東西。因此，中國的上古文的原稿——劉大白所認為是周朝人的白話，實際上只是周朝人畫的許多花花綠綠的符號，而並不是當時說的白話。再則，用這些符號做成功的文章——「詩經」、「書經」、「易經」……最初大半都是韻文。這倒沒有什麼奇怪，各國的上古文的作品，凡是遺留下來的，也大半是韻文。這是因為野蠻時代沒有紙沒有筆，所以重要的歷史事實（國王、諸侯打獵啦，打仗啦，教人種田的方法啦），都一定要編成韻文，教大家唱着，才容易記住。中國的所謂國醫，最初也還要用「湯頭歌訣」的韻文教科書呢，中古世紀的許多技術傳授，往往是用這樣方法——這是當時的生產方法所規定的。科學的機器工業沒有發生的時候，人往往不能用理智的、合於邏輯的言語來記載一切的東西，而用手工業的特殊方法——熟練的手藝式的文章，就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方法。這種韻文的傳授，必須另外加以解釋——所以「經」必須有「傳」。這足見「經」本身決不是當是講的白話。就是「傳」亦不是。因為做「傳」的文字本身不是能夠傳達嘴裏說的話的東西。因此「傳」又需要「註」，「註」又需要「疏」。但是，註來註去，仍舊是書本子上的言語，而不是嘴裏講的言語。所以可以說：古代文言並不是周朝人講過的白話，而只是周朝人書房裏的哼哼調。象形制度之下，文字和言語不但不能夠一致，而且簡直成為另外一國的言語。這

樣言語根本就沒有活過，所以也就不會是「死的」。這種不死不活的書房裏的言語，本身就最適宜於做韻文：因爲這種言語旣然是些象形的符號聯系起來，要人記憶得住，最好編成押韻的，節奏整齊的文章，叫人念着。所以攻擊古文之中的所謂「律體」（駢文、四六、賦、頌），說他是『不成話』（劉大白），這是根本用不着的。大家想得通的：就是周朝人也沒有把「詩經」當做白話來說。

這種文言，當然也受着白話的影響。社會生活一天天的複雜起來，言語一天天的進步，純粹的象形制度的畫符的辦法，無論如何是不够用的了。而且文言的本身亦是要記載思想的，而思想實在是沒有聲音的言語，正確些說，是沒有說出口的言語。因此，一方面文言受着社會生活的推動，而逐漸進步到散文，（這是受白話的影響），別方面，文言的腔調自己能够成功一種不是嘴裏說的而只是書房裏念的特殊言語。這只是模仿白話、又始終不能够變成白話，而只能自成其爲一種「文話」。這樣，中國的古代社會就自然發生一種「理想的優美的制度」：君子（貴族）用文言的腔調在自己腦子裏去思想，小人（小百姓）用一般的白話講話。——然而，君子對小人講話的時候不能够不用白話，甚至於互相講話的時候也不能够不說白話，至多不過加些「文縐縐」腔。因此，無意之中文言是受着白話的影響而逐漸進步——就是一天天複雜起來。可是，比起小人講的白話來，君子的文言始終是另外一種言語。他受白話的影響是有一定的限度的。這對於君子倒是『有利而無害』。社會上的一切智識，旣然都是用只適合於文言的象形文字記載着，這些知識就可以由君子獨佔起來，小人沒有份！君子要練習運用這種文言，必須（一）識得很艱深——很蠢笨的許多象形字，尤其艱深的是要人猜謎子的半象形字（會意等等）；（二）熟讀幾百幾千篇古文，使在白話的腔調之外，另外學會一種文言腔調、唱歌似的腔調。這兩層功夫至少要化十年二十年的閒功夫。而這閒功夫是要農奴替他們製造的。因此，他們竭力保持古文的正統，排斥白話對於文言的影響，古文調頭的保存，部分的可以幫助君子階級統治的保存。

我們可以說：秀才念文章和道士的念咒，和尚的念經，有一樣的作用：道士念咒給鬼聽，和尚念經亦是給鬼聽——是用玉皇和菩薩的文腔嚇鬼；秀才念文章給小百姓聽——是用「先王」的文腔嚇小百姓！

到了二十世紀，歐洲的科學來到中國——這當然是跟着帝國主義、以及被他所影響的中國的畸形資本主義發展而來的。於是清朝的君子（嚴復、章士釗等類的人物）就想出一條妙計：提倡用古文翻譯科學書。甚至於胡適以來的「新文學家」都在稱讚這些翻譯。甚至於在一九三一年還有人用「半古文」出版科學著作，我不知道這是『是何居心』！據說他們譯書很「鄭重」。「鄭重」的結果是什麼呢？他們的希望是企圖獨佔科學的知識。無論如何，這只證明古文的死滅，古文的沒有用。如果說這些翻譯能够精確

的傳達原文的意思（「信、雅、達」），那麼，傳達給誰呢？頂多也不過傳達給君子——能够認識深奥的漢字和領會古文文法（腔調）的人。這樣，這一些人（而且要懂得「說文」、能够讀子書的人——大約不過兩三千罷），用這種古文去研究科學，另外一些人（而且是三萬萬幾千幾百幾十萬人），是只用白話的，安心去做『荷鋤伐木之勞工』，聽一個工程師的設計和指揮，用古文來說，就是『出米粟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好了，不要多管閒事，研究什麼科學！然而，事實上古文本身是不能適用了。能够眞正用古文講科學的有幾個人呢？嚴復的翻譯只能證明古文的完全破產。

總之，現代日常社會生活，現代的學術以至政治生活，不能够容許古文腔調的保持。即使套着諸葛亮出師表的調頭說：『今歲不征，明年不戰，使共產黨軍閥生火於中原也』，而全篇文章裏面始終到處要發見『絕對無需於階級鬥爭之手段』等類的句子和字眼夾雜着。四六文的電報可以打一個兩個以至於十幾個，但是，通常的政治社會生活裏面，不能够經常的用這種念文章的腔調——書房裏的腔調，也許只有書房裏，什麼『十一齡女生』，『十二齡女生』，能够用這種文腔做課卷——談談絕對和實際生活沒有什麼關係的題目罷？

但是，這種古代文言，居然還有些保存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中國報紙上！

第二，現代文言：

文言的統治，於是不能够不鼎「讓步」而保存了。

原來，就是「古文」的名稱也是對着八股的「時文」說的。明朝、清朝的時候，社會上一般日常應用的文字，已經受着言語轉變進化的影響，而改變了「古樸」的神氣，成了「油腔滑調」。當時應用的公文程式，普通敍事記述的文字，和「古文」是不相同的。當時只要會運用這種「油腔滑調」就已經可以做官，——一般的公文事實上是那時最實用的文字。因此，不要看輕八股，八股却是這種應用文字的練習課卷呢。有了八股——又叫做「時文」之後，然後古文當做文藝作品，方才稱起「古文」來的。

現在，——從清朝被逼得不能不辦洋務的時候起，直到最近這個時期，就亦有現在的時文——所謂現代文言了。現代文言的來源，大家都知道是最初講洋務的「時務報」、「新民叢報」（梁啓超式的文體）。「新民叢報」曾經批評過嚴復的翻譯，說是太深奥了。當然哪！自從「洋務」一天天的發達，政治的社會的生活，以及日常生活和學術生活，都差不多完全改頭換面。西崽——大大小小的西崽，或者買辦，一天天的多起來。大西崽——例如洋翰林之類固然會學得好古文，或者變相的古文（「深奥」到不可思議的惡劣翻譯）。小西崽可不能，而且他們日常和很廣泛的下等人以及一般「庸俗的人」、是要接觸的。所以他們使用的文字，自然是用古代文言做根據，竭力的對白話讓步，同時，把西洋東洋運來的一切種種新術語放進中國的文言裏面去。這樣，便造成了現代

文言。

「現代文言」逐漸發展，白話的影響對於他是一天天的增加的。弄到現在，簡直成了絕對不像古文的一種文言。現在社會上最通用的就是這種文言。報紙上記載所謂社會新聞、官廳裏的公文、商店的廣告、工廠的布告……甚至各種科學著作，大半都是這種「不成文」的文言。這種文言雖然受着白話的影響很大，受着外國文的影響亦不小，但是，這些影響也是有限度的。因爲：（一）這種言語始終是「文言的言語」——不能用來講話的，他是只能够看，不能够讀的東西；（二）這種言語根本也不能够成爲文學的言語，他本身以『文言爲體，白話爲用』的系統，一到講起學術文藝生活的時候，這種文章裏面立刻就要夾雜古文的「詞藻」進去。所以這當然根本不能够成爲文學的國語。所謂「文言的言語」，這是中國象形制度之中的特產。各國人都說讀報，中國人却說看報。中國文言的文字，無論文體怎樣變化，都是只能用眼睛，而不能用耳朵的。現代文言的特點，本來又是站在文言的地位去對白話讓步的，就是：凡是文言裏面原來沒有的字眼，方才採用白話裏面的材料，這當然不會幫助白話一天天的增加學術上、文藝上的「白話詞藻」。所以現代文言始終是中國式的古老工具，不能够適應現代的生活。况且要懂得這一種文言，雖然不一定要念熟幾千篇古文了，——因爲他的腔調和白話稍稍接近了些，已經不是書房裏念文章的腔調，而是小西崽翻譯洋大人命令之後，在會審公堂念判決詞的腔調；然而，單是聽了還是不懂的，仍舊一定要看漢字，而這裏用的漢字，至少也有八九千呢？認識八九千漢字的價錢並不小吧！

第三，舊式白話：

白話文學運動發展之後，一般「新文學界」往往以爲「水滸」、「紅樓」的白話，就是所謂「活的言語」。其實，這是錯誤的見解。「水滸」的言語，和「紅樓」的言語，本來是不大相同的。這裏，反映着明朝到清朝白話的變遷。現在一般禮拜六派和一切用章回體寫小說的人，其實是用的「死的言語」——鬼話。這種舊式白話的確是活過的言語，但是，他現在已經死了。這種用當時的言語來寫成的文腔——開始是唐五代的「民間文學家」。在唐以前，大概還只有民歌等類的韻文。唐五代的「俗文學」（燉煌千佛洞發見的舊書）之中，就已經有散文的。宋朝的「平話」小說之後，就比較的更發達起來。跟着宋人的「語錄」，明清的白話告示等等都來了。這歷史的事實證明：用當時白話的言語寫文章，是最能够造成文學的言語的——創作文藝作品，以及講哲學、科學、政治……。這種文腔的來源，却的確是嘴裏講的話。唐五代的「佛經演義」是講義的記錄，宋朝的平話小說，據說亦是講的歷史的記錄；到明朝，「說書」早已成爲專門的職業。現在的章回體小說的體材，還保存着口頭上講書的痕跡，例如開頭是『却說……』，末了是『且聽下回分解』。

然而用這種文腔現在來寫小說，却已經和現在嘴裏講的話不同了。這種腔調，現在只有京戲裏的說白，文雅的，可以算是崑腔裏的說白。這些小說裏面，往往夾用着許多文言的句子，掉文的腔調。這是因爲雖然這種文腔已經是白話，可是，受着很多的文言的影響，尤其是一般「文人」模仿的。而且這些「文人」只肯用文腔寫小說，不寫別的！

第四、新式白話：

白話文學運動所創造的言語，應當是根據現代普通人嘴裏講的話，加以有系統的整理、調節和組織，而成爲現代普通話的新中國文。但是，事實上，現在「新文學」的新式白話，却是不人不鬼的言語。當然，有很少數的文學家能夠寫出比較優美的、通俗的、可以讀的文章。然而大半的新式白話的成份，却是非常混亂的、雜湊的。這些成份是：(一)舊式白話的腔調——例如『旣如此，我便將運的信撕了』之類的句子，甚至於有些根本是文法上講不通的；(二)文言的腔調——例如不說「如果」或者「假使」，而只寫一個「若」字，不寫「那麼」，而只寫一個「則」字；(三)外國文法的「硬譯」——例如『我決不是要由這一點，在同志里培進所基上而竪起十字架來。』請問：這種腔調，是我們日常講話、演講的腔調麼？如果用這種腔調，眞正一個個字的念着，去對人家講話，或者在講演壇上去講演，那我可以斷定：一定要引起「閱堂的」大笑！這樣，這種新式白話仍舊是只能夠用眼睛看、而不能夠用耳朵聽的。他怎麼能夠成爲「文學的國語」呢？恐怕還是叫做新式文言妥當些罷？

對於上等人，也許可以滿意「現代文言」——用來日常應用，「新式白話」——用來寫高級趣味的文藝作品、社會科學的著作等等。只苦下等人！不要緊！用舊白話體寫些「連環圖畫」，給你們看看，咱們這樣分工合作、勞資互助罷！

五

總之，五四運動之後的十二年，中國的所謂『國語的文學和文學的國語』，都還沒有建立起來。而不注意在一切日常生活之中，去組織整理現代社會裏自然生長的「新的言語」，就是不去建立「文學的國語」，那麼，所謂「國語的文學」也是無從建立的。現在中國的言語，實在處於極端混雜的狀態之中：

古代文言還存在着——政治家的電報、遺老遺少的私塾和學校裏，都常常用着古文和四六。現代文言是統治着——報紙上一般新聞的記載、官廳的公文、商店的廣告、工廠的佈告、銀行的報告、種種科學教科書、政治論文和學術論文……。新式白話只算一種高尙玩具——新式的詩歌、小說、戲劇，一部份社會科學、自然科學的著作和論文，一般新式雜誌的論文（其中有許多實質上是現代文言，不過把「的嗎了呢」代替「之乎

者也」罷了。舊式白話算是低級趣味的玩具——舊式小說的「創作」以及「下等人」的讀物。這四種言語同時存在着——我們只要看一看「申報」，簡直天天是在開中國言語的「古物陳列館」。要懂得「申報」的全部，差不多就必須在中國的「本國譯學館」畢業。這是多麼奇怪的怪現狀！如果你跑到倫敦，忽然看見英國最大的報館，以及一切出版物，同時用着拉丁文、古英文、中世紀英文（Middle English）等等言語，却偏偏不用現代英文——倫敦街上你所聽見的言語，那麼，你的感想是怎麼樣呢？

「第三次的文學革命運動」是非常之需要的了。

現代普通話的新中國文是必須建立的，這是文學革命運動繼續發展的先決條件。現代普通話的新中國文是什麼？首先，這應當是和言語一致的一種文學。當然，書本上寫的言語和嘴裏面講的言語，多少總有點區別。這是很自然的。但是，書本上寫的言語應當就是整理好的嘴裏講的言語，因此，他可以比較複雜些，句子比較的長些，字眼比較的細膩些。然而他不應當比較嘴裏講的言語起來是另外一種的言語。所以必須注意：使紙上寫的言語，能够讀出來而聽得懂，就是能够「朗誦」。其次，這種文字應該和言語一致，是說和什麼言話一致呢？應當和普通話一致。普通話不一定是完全的北京官話。本來官話這個名詞是官僚主義的。當然，更不是北京土話。現在一般社會生活發展的結果，所謂五方雜處的地方是「文化的、政治的、經濟的中心」，能够影響各地方的土話，自然而然的叫大家避開自己土話之中的特別說法和口音，逐漸形成一種普通話。這種普通話大半和以前「國語統一籌備會」審定的口音相同，大致和所謂北京官話的說法相同（例如不寫「啥物事」，或者「乜」，或者「麼事」而寫「什麼」）。這種普通話不必叫做國語。因爲：第一、各地方的土話在特別需要的時候，應該加入普通話的文章裏，才更加能够表現現實的生活（例如小說裏的對話之中，有時候是會有這種需要的）；第二、各地方的方言——例如廣東話、福建話、江浙等等話，應當有單獨存在的權利，不能够勉强去統一的。現在只是要用中國的普通話來寫文章，而不用土話或者方言。將來是不是不需要另外建立一種用廣東的普通話來寫的廣東文，或者其他的「方言文」，這是要看將來各地方社會的政治的發展程度和一般情形來決定的。總之，現代普通話的新中國文應當有一個總的原則，就是：適應從象形文字轉變到拼音文字的過程，簡單些說，就是只能够看得懂還不算，一定要聽得懂。現在只舉一個例子：說「閉關主義」會和普通話讀音的「悲觀主義」相混的，那麼，我們應當放棄文雅的「閉關」兩個字，而寫「關門」兩個字。——不寫閉關主義而寫關門主義。

現代普通話的新中國文必須是眞正現代化的。這就是說，必須寫現在人口頭上講的話。這裏尤其要注意言語之中最重要的部分：所謂虛字眼——關係詞（preposition）、聯絡詞（conjunction）、代名詞跟字尾。現代中國研究言語學的人（例如沈步洲、王

古魯），有一種『妄自高大』的學說，說中國古代的那種孤立語——沒有字尾變化的言語是比英法拉丁文都要進步！事實上，中國現代的言語，正在進化到有字尾的狀態。例如名詞的字尾「子」（桌子、凳子、椅子的子）「兒」（📍兒的兒）；動詞的語尾「着」、「了」；形容詞的語尾「的」等等。再則，大家還有人以爲中國言語是一種「單音節的言語」（monosyllabic language）。其實，中國的言語早已開始變成「多音節的」，尤其是現代的中國話，單音節的字眼已經很少的了。我們只要翻開字典、一個一個字的看下去，自己心上讀一讀：那一個字是單獨講的時候聽得懂的。這種字——「單音節的字眼」已經不很多了。因此，我們應當注意：現在人口頭上講的「人話」已經是多音節的、有語尾的中國話。但是，新式白話之中，時常可以看見違背「人話」規則的文字，甚至於整部的小說或者政治論文。例如『他的女（朋）友，實（在）令〔叫〕我（覺得）驚奇〔奇怪〕』——這樣一句小句子裏面，就要有許多錯誤！（上面那句句子裏，我加上圓括弧的地方是應當增加的字，加上方括弧的地方是應當換掉的字）。再則，現在的中國話，有許多虛字眼和「紅樓」時代或者「水滸」時代不同了。但是，一般「文學家」尚且不注意。例如：不寫『我把兩隻梨子吃了』，而寫『我將二梨吃了』，不寫「跟」（and）、「和」（with），而寫「及」、「與」；應當用兩個字的地方，往往只寫一個。這算是白話！

當然，並不是說不能够採用文言的材料。正確些說：可以採取漢字做「字根」，來製造許多新的字眼。這是言語一天天豐富起來所應當做的事情。但是，一定要遵照現代化的原則。例如：「安定」、「嚴重」、「隔膜」……這些都是用漢字的材料製造成功的新字眼。然而如果「癡騃」，就不如寫「呆笨」，如果寫「緘默」，就不如寫「不做聲」——爲什麼？因爲白話裏面原來有的字眼，應當儘先採用，因而那些讀出來聽不懂的漢字，應當儘可能的完全不用。

現代普通話的新中國文，應當用正確的方法實行歐洲化。中國言語的歐洲化是可以的，是需要的，是不可避免的。現在的普通話裏面，事實上也有些歐化的成份。但是，必須有正確的方法，爲什麼「政府」、「法律」………等等新名詞——三十年前的新名詞，現在很通行了，大家都不覺得這是東洋化的中國字眼了？因爲這些新字眼的製造方法是合於中國言語自己的規律的。當初也有許多「硬譯」的名詞，他們自然淘汰了。現在許多翻譯的書，甚至於自己「創作」的書，爲什麼像外國文那樣難懂？因爲歐化的方法不正確。第一、文法方面，應當明白中國言語自己的文法，根據中國文法來採用歐洲「印度日耳曼語族」的文法。例如中國的副詞（adverb）有些地方須要加一個「的」的語尾（例如，『你慢慢的走罷』），有些地方卻是用不着的，形容詞也是這樣（例如，我們不一定說：一張紅的桌子）。但是，「新文學」裏面，卻往往是在每一個形容

詞、副詞後面，一概加上「的」和「地」的語尾，甚至於寫「幽默的地」這一類的字眼！第二、句法方面，讓當歐化——應當很自然的加上必須的附助句子，去形容那個主要的句子。但是，譬如說何必不寫：『她是一個寡婦，有兩個女兒一個兒子——她……』而一定要寫：『她是有兩個女兒、一個兒子的寡婦……』或者寫『有着兩個女兒、一個兒子而做着寡婦的她……』。請問這是優美些麼？不見得。如果文藝應當是給平民羣衆聽的藝術作品，那麼，這種歐化句子讀出來，簡直是極惡劣的中國話，一些兒優美意味也沒有。難怪「說書的」、「唱灘簧的」比「新文學家」高明！第三是章法方面。固然，文藝作品可以儘量的採取「歐化」的章法——就是敍事寫景是可以顚倒的。但是，應當知道這種章法不是歐洲言語本身的特點。中世紀的歐洲，一樣有過中國「今古奇觀」式的章法。意大利的「十日談」就是這樣的文章。開始是姓什麼，叫什麼，住在什麼地方……這樣順着敍說一件一件的故事。這是比較呆笨的。但是，讀者，是不是應當顧到的呢？我認爲必須顧到「某種」讀者的程度，可以爲着他們特別寫一種簡明的章法；也可以用所謂「歐化的」章法而在每一段說明前後事實的聯繫，——這樣去領導中國讀者到更複雜的章法方面去。假使儘是要人家猜謎子的東西，那麼，自然只有會猜謎子的人來讀。

現代普通話的新中國文必須羅馬化。羅馬化或者拉丁化，就是改用羅馬字母的意思。這是要根本廢除漢字。廢除漢字的理由，不用多說。第一、漢字是十分困難的符號。聰明的人都至少要十年八年的死功夫。平民千字課只够寫寫簡單的信，記記簡單的帳。能够用平民千字課學科學嗎？當然不能够。第二、漢字不是表示聲音的符號。根據這種符號要創造「新的言語」，一定必然的只能造出比古文更麻煩的言語——僅只是紙面上的、書本上的言語。漢字存在一天，中國的文字就一天不能和言語一致。第三，漢字使「新的言語」停滯在「康熙字典」的範圍裏面，頂多只能從「說文」裏面去找「古晋古義」等來翻譯現代的科學的字眼，而不能够盡量發展——採取歐美科學技術的新名詞。例如：「什麼」總是日常言語之中最普通的字眼了。然而你看那個「麼」字是多麼困難。這種漢字對於「平民下等人」，簡直是活受罪，對於一切兒童也是消耗他們精力的罪魁。同時寫着這種漢字，時常因爲漢字的字形已經能够表示相當的意義，所以寫的人自然而然的偷懶，不肯照着口頭上應當講的聲音去寫：明明應當寫『我到上海的時候兒』，他偏偏只寫『我到上海時』。至於翻譯現代科學技術的新名詞，用漢字來譯音，一定只能找着許多冷僻的字。而且這種譯音很自然的有許多是用上海口音譯的（因爲上海是工業中心），等到寫成漢字，再用所謂官話去讀這幾個漢字，簡直弄成了莫名其妙的字眼：Telephon 譯成德律風，而商務印書館出版的白話詞典，用注音字母注上「Deliufuen」的聲音！所以總而言之，要寫眞正的白話文，要能够建立眞正的現代中國

文，就一定要廢除漢字採用羅馬字母。我們可以把一切用漢字寫的中國文叫做「舊中國文」或者漢文，而把用羅馬字母寫的中國文叫做「新中國文」，或者簡直叫做「中國文」，而革掉漢字的「中國文」的頭銜——因爲漢字不是現代中國四萬萬人的文字，而只是古代中國遺留下來的士大夫——百分之三四的中國人的文字。

所以，現代普通話的新中國文，應當是習慣上中國各地方共同使用的、現代「人話」的、多音節的、有語尾的、用羅馬字母寫的一種文字。創造這種文字是第三次文學革命的一個責任。　　一九三一、五、三〇。

羅馬字的中國文還是肉麻字的中國文？

瞿秋白

一

『中國文化的能够統一，和對於異族的同化力的强，主要的原因何在呢？我以爲就在於同文政策的實行。這所謂同文政策，不但是所寫的文字相同，而且所用的文腔文法也是相同。地域很廣，交通很不便，方言方音很複雜，外來的或原有的異族又很多；如果大家各用拚音文字，分別拚出方言方音的人話，便可以有許多種的文字、許多種的文腔，而文化便不這樣統一了。所以中國歷史上統一文化、同化異族的力量，就仗着：（一）不用拚音文字而用衍形文字；（二）不用各地分歧的人話的文腔，而用標準統一的鬼話的文腔。……咱們所用的衍形文字，因爲咱們所用的語言是孤立語，而孤立語在現在語言學者估定的價值上，又被稱爲比較進步的；所以能不能改用拚音文字和要不要改用拚音文字都是一個問題』。（劉大白著「白屋文話」，214—215頁）

劉大白是反對「鬼話」文言很激烈的人，他尙且反對拚音文字，足見得「新中國文」這兒的阻礙有多麼大了。劉大白接着說：『現在用標準統一的人話的文腔，來做統一文化和同化異族的工具，一定合用，而且比標準統一的鬼話的文腔更合用，是可以斷言的。』

我們特別提出劉大白的話，正因爲他是白話文運動的「健將」，他的主張，可以代表「急進的」文腔革命的意見。這種意見是什麼樣的立場呢？彷彿和章士釗的意見一樣。章士釗在二十五年以前，還是簇新的人物。他可以贊成文藝革命——維新主義保皇黨式的文藝思想，但是，不能够贊成文腔革命——專用白話而廢除文言。現在，劉大白

也是可以贊成文腔革命，但是，不能够贊成文字革命——用羅馬字而廢除漢字。

還種意見的最後防綫是什麼？

第一丶是主張同文政策，以爲必須統一中國文化，甚至於要同化異族，還就一定要用同一種的文字丶同一種的文腔。

第二丶是主張保存漢字，認爲這種文字可以統一文化，而且認爲中國現代的白話還是「孤立語」，而孤立語算是進步的，——這種孤立語適宜於用漢字那樣的衍形文字，不能够用拚音制度，亦不必要用拚音制度。

至於反對廢除漢字改用拚音文字的其他種種意見，那是更加守舊，更加頑固，我們不必細說。現在只就上面所說的兩點來討論。

* * * *

首先我們要說明的是：同文政策是不應當有的。

中國的漢族在古代歷史上固然是文化先進的民族，遠東的安南丶暹羅丶緬甸丶高麗丶日本都受着他的影響，而採用漢族的漢字。遼丶金丶夏丶元丶清等北方民族征服了中國，而亦仍舊受漢族的同化影響，曾經模仿漢字而開始製造他們的文字（例如遼丶夏丶金）。可是，所有這些民族所以受到漢族文字影響的原因，却都在於漢族的商業資本的剝削關係。軍事上被漢族征服的，是很明顯的爲着適應和漢族通商而不能不採用漢字的。軍事上征服漢族的，也因爲自己文化發展的階段比漢族落後，等到和漢族接觸之後，只能够適應中國式的商業資本和封建制度的社會關係，而採用漢字，甚至於完全放棄自己的文字（例如滿清，就是日本，也因爲當初文化發展比較的落後，而採用遠東文化的先進民族的文字。總之，中國漢字在遠東的「同化作用」，完全依賴經濟上生產力發展的程度。當時中國漢族經濟上生產力的首先發展，產生了中國紳士階級的文字，比較落後的遠東民族的紳士階級，就自然成了漢族紳士的學生。

現在，中國自己的文化程度，在世界的政治經濟舞台上，不能不承認是比較落後的了。日本是超過了中國一世紀。其他的遠東民族，都自然在文化上接受先進的歐美影響，而不再受中國的「領導」了。中國現在還說要同化異族，用什麼東西去同化人家呢？難道還要學英國的同化印度，美國的同化菲列賓，法國的同化安南，日本的同化高麗麼？他們的經濟發展，產生了帝國主義，所以能够實行强暴的同化政策。他們是眞正的帝國主義，比中國式的漢丶唐丶清「帝國主義」强大千倍萬倍了。中國自己事實上已經做了他們的屬國，像安南曾經做中國的屬國一樣，中國現在的公文都有些地方不能不用英文（例如上海工部局政府的治下），和安南曾經不能够不用漢文一樣。中國還想用這種政策去對付蒙古丶西藏丶新疆嗎？中國不知道聯合這些民族去反抗帝國主義嗎？如果要聯合他們，就一定要表明自己拋棄對於他們的侵略壓迫和同化政策。

再則，同文政策是不可能的。

古代中國的漢字，流傳到安南、日本、高麗等等，事實上，不過像歐洲各國當初逐漸採用羅馬字母，東歐斯拉夫各民族逐漸採用所謂教會斯拉夫的字母一樣。實際上，所形成的並不是一種文字，而是好幾國的、好幾種的文字。歐洲中世紀各國的紳士貴族用拉丁文，可是，各國民衆日常所說的話，却是各國本地的話。這算得同文嗎？當然不是。遠東的古代，各國紳士都多多少少用過漢文，然而各國民衆所說的話，却仍舊是各地的「土話」。難道各國紳士同用一種文字，就算同文嗎？幾萬萬民衆不算人的嗎?!所以嚴格的講起來，同文是不可能的。

就全中國本部來說。古代各省的秀才舉人的確用的是同一種的漢文文言，可是中國各省的民衆說的却是北京話、廣東話、上海話……所有這些，都證明用着漢文的漢字，實際上，並不會實現什麽同文。這種同文政策早已破產。

只有到了現在，經濟的發展勾通了向來差不多是隔離的區域，方才產生一種可能——可以形成中國各省人大致共同可以懂得的普通話。這種普通話的擴大發展，以至於統一，却是自然的過程，不能够用什麽同文政策——國語政策來强迫的。因爲社會生活和政治學術上，都有共同通用的言語的必要，所以產生「普通話」。但是，同時，中國現在經濟發展的階段，還沒有完全建立眞正全國的統一市場，因此，各地——各區域的民衆的日常生活仍舊有相當隔離的狀態，而言語是日常生活裏面的東西，不是大學院裏面的學閥所能够統一的，眞正的民衆文藝也正產生於這種「民間」，所以上海調、廣東戲……的文學，仍舊保存着方言文學的色彩。如果要用同文政策——就算用現代人話之中的一種北京話，來做標準國語，而抑制各種方言的發展，那亦是反動的。而且是不可能的。

現在最適當的辦法，是適應着自然發展出來的普通話，製造一種新中國文——用羅馬字母拼音的文字，作爲全國通用的文字，同時，只要有必要，可以用這種字母同時製造拼音的廣東文、江浙文、福建文……這才是發展民衆文化的道路。

其次，同文政策是不必要的。

廢除漢字採用羅馬字母而製造拼音制度的新中國文，方才能够眞正達到「言文一致」的目的。現在用漢字寫的白話文，大半是「不成話」的白話。這種白話文，仍舊是讀出來聽不懂的文字，仍舊不能够不看看漢字和形體，——不看漢字只聽聲音是不能够懂得的。而漢字的形體非常的複雜，非常的困難。所以即使漢字有「同文的作用」，也是划不來的：用着漢字，至多只能使幾萬人看着可以懂，至多只能使北平鄉下紳士和廣東鄉下紳士能够「筆談」，兩方面猜謎子似的猜一猜要說的話，彷彿中國人和高麗人「筆談」一樣。可是，這反而使幾萬萬人根本不能够受到教育，根本喪失研究科學的工具。這種

「同文」簡直是不必要的。而且用着羅馬字母，反而可以使一切學術政治方面的名詞和字眼，不但形體統一，而且讀音也統一。至於日常生活之中的字眼，雖然各地方方言不同，然而也容易互相學習，因爲這些字眼都是用同一種字母拚起來的。因此，許多方言之中的字眼和成語，可以加入普通話，使他豐富起來。這樣，等到中國社會的經濟政治發展到了相當的眞正統一的程度，中國的言語文字自然會統一起來。這可見更用不着同文政策。何況，利用羅馬字母的拚音制度，還可以剝奪學閥獨佔知識的可能，還可以充分吸收歐美的科學技術的術語，而不被漢字所束縛。

二

反對拚音制度的，還有一個理由，就是說：——中國文是「單音節制度」（mono-syllabic system）單音節的字眼之中同音字非常之多，所以不能够用拚音方法。

甚至於有人以爲中國文字是「孤立語」（isolating language），所謂「孤立語」居然算是進步的，而「孤立語」的特點就是單音節制度，所以用不着採用拚音方法。

這種「理論」根本是不能够成立的。本來現在言語學上的分類——把世界各國言語分成三種：（一）曲折語（梵文、拉丁文、德文……），（二）結合語（土耳其文等等），（三）孤立語（中國文、安南文）——是不精確的。一般言語學者以爲認爲曲折語比孤立語進步，也是不對的。這種學理上的論斷，說來話要太長了。此地我們只說一說現代中國文是不是比法文德文進步呢?!中國的漢字制度是不是比拚音制度進步呢?!

首先，所謂「孤立語」的定義是很含混的，我們可以不用這個名詞。然而說到具體的中國文字，我們不能够不說這是比較落後的文字，比較落後的言語。如果「孤立語」這個名詞之中只包含兩種要素：第一是字頭字尾的運用和變化在孤立語是沒有的，第二才是極大多數的字眼因爲沒有加上字頭字尾的習慣所以是單音節的。那麽，「孤立語」當然比「曲折語」落後。如果說：譬如英文的字尾變化比拉丁文簡單了，因此，英文比較拉丁文起來是「孤立語」化了；如果說：英文文法的形式部分的簡單化是進步的現象，那麽，這所謂「孤立語」當然比「曲折語」要進步。可是，這和中國的漢字制度根本沒有關係。因此，我們可以斷定：說中國言語文字比較現代的英、德、法、俄……等國的言語文字進步，這簡直是『妄自尊大』，這是利用現在言語學學說一般的含混和幼稚，用訟棍式的「夾二纏」方法來誇張所謂東方文化。

中國言語的落後，是因爲經濟發展的落後：一切社會關係的比較簡單，比較野蠻，使中國人對於物件、事情、時間的種種關係沒有精確的概念，所以中國言語是很貧乏的——名詞不够用，形容詞粗淺，動詞的概念模糊，尤其是細密的前置詞缺乏——前置詞的缺乏使這種言語裏面表示方位的能力上非常薄弱，而且最顯著的是中國言語文字裏面

的所謂本質上的名詞、形容詞、動詞等等，不能夠變化自己的概念來表現更抽象的意思（例如動詞當名詞用、名詞當動詞用等等的方法，在中國文裏面是非常笨拙的）。中國文字所以停滯在象形制度、半象形制度、以及猜謎子似的謎畫制度和所謂「會意假借」制度，也是因爲以前經濟發展的停滯。承認中國言語文字的落後，一點兒也沒有什麽可恥；倒是『妄自尊大』的誇張中國文是進步的文字，反對拼音制度，懷疑拼音制度的可能，這是沒有勇氣克服一切困難去適應現在中國民衆的眞正活的言語的進化——這才眞正可恥！這是「貴妃醉酒」裏面的太監的態度。

中國現代言語發展的情形，已經必需要採用拼音制度，必需要最澈底的文字革命——就是完完全全廢除漢字。只有這樣，方才能夠超過漢字的一切束縛而進步起來，使中國文字一天天的豐富，無論在文學方面和一切科學方面，都能夠適應現代的社會生活。

中國現代的言語還是單音節制度麽？還是狹義的「孤立語」麽！已經不是了！

如果認爲漢字寫的古代文言是中國文，那麽，當然很難用拼音制度，甚至於絕對不能夠用。例如「衣」（i）這個聲音的同音漢字，照比較常用的來算，就有一百五十六個，把平上去入分開來算，單是去聲字，也有九十五個。可是這種漢字古文，根本上不能夠算中國文，這只是中國紳士文，而且是古代中國紳士文。這種文字只是紳士寫着看着的，而不是一般民衆說的話，不是一般民衆讀着能夠懂的。這是中國紳士畫的符籙，他的作用根本就不在於聲音，而只在於形體，所以也就用不着什麽拼音制度。這種文字，的確是最狹義的「孤立文」（不是「孤立語」，因爲他從沒有担當過言語的職務）。他不但沒有字尾、字頭等類的附加音節，並且差不多完全是單音節的。中國古代的字除出最早的音譯的外國字（例如琵琶、葡萄等）以外，差不多沒有兩個音節的字眼。

這種文字是在民衆言語的影響、以及外國言語的影響之下，逐漸發展成功的多音節的言語。尤其是最近三十年來日本歐美的影響，使中國的現代文差不多完全改變了一種面目。固然，因爲漢字的幾千年的束縛，現代中國話裏面還留着好些單音節制度的痕跡，然而，拼音制度的實行已經成爲完全可能的事情。

現在的中國話顯然已經是有字尾的言語。中國各地方的「方言」——民衆嘴裏講的俗話都已經是這樣的言語，而且各地方的字尾都不相同的。看這些字尾——文法上的「形式部分」的異同，就可以知道各地方的言語系統。如果用拼音方法寫出北京話、江南話、廣東話、福建話……，我們可以看出這些言語之間的分別，並不比英國話和德國話，俄羅斯話和波蘭話，法國話和意大利話之間的分別小。不過中國因爲許多原因，政治上的發展沒有形成「廣東國」、「江南國」……所以言語上的分化也沒有機會形成各個獨立的廣東文、江南文……。可是，要在這些方言之中採取一種來强迫統一「國語」

却是不可能的。事實上僅僅因爲北京曾經是好幾百年的政治中心，所以他的言語成爲所謂官話，這種官話在各省人的運用過程之中產生一種事實上的普通話——文法上的「形式部分」大致相同，讀音上彷彿相同，這是在互相讓步的原則上形成出來的新的言語，這是各地土話和官話的互相讓步而混合的過程。各地方言的字尾字頭，我們在這裏不能够詳細說。一句總話，這些活的言語都和古文文言不同——都有字尾的。現在我們只舉普通話的例子：

現代普通話的名詞字尾有「子」，例如「桌子」、「碟子」，或者採取北京的「兒」，例如「女孩兒」等。形容詞副詞的字尾是「的」，例如「大的」、「小的」、「吃飯的」、「慢慢的」。副詞的特別「助詞」是「得」，例如「唱得好聽」「拉得緊緊的」。動詞的分詞式的字尾有「着」、「了」，例如『他站着看書』、『我吃了飯出門』等等。如果除去了這些字尾，簡直說不成話。並且這些字尾，很難用漢字表現出來。因此，我們可以想像得到：古代言語未必是完全沒有字尾的，或許因爲漢字寫不出來，所以省略了。只要看古文的書籍之中有些地方偶然露出這種字尾的痕跡，就可以推想到中國言語的發展受到了漢字的多大障礙：字尾沒有寫完的機會，沒有表現的充分可能，所以不能發達起來；而字尾的豐富可以使言語文字的表現力加强，表現的意思更加精確。

再則，現代的中國話，不管是方言還是普通話，兩音節以上的字眼一天天的增加起來，而單音節的字眼減少下去。只要拿一篇報紙上的新式文言文和古文比一比，尤其是拿「紅樓夢」、「水滸」和新式白話小說比一比，就可以看得出來。這是中國言語發展的現象：(一)這使字眼豐富意義精細起來，例如「偉大」、「巨大」、「龐大」和「大」這四個字眼各自有不同的意義，（二）這使同音相混的困難絕對的減少下去，例如「石頭」、「城市」、「開始」、「裝飾」等等，（三）造出許多新式的字尾，例如「資本家」的「家」、「民權主義」的「主義」等等。這種新字的形成（例如增加、勝利、形勢、狀況……）固然都是用的漢字的「字根」，然而亦可以運用外國文字的字根，加上中國的字尾（例如「浪漫」、「浪漫的」、「邏輯」、「邏輯的」等等）。這裏，中國的漢字尤其顯得討厭而累贅。譬如說「家庭」的「庭」字的本來意義，在白話裏面已經沒有單獨的用處。北方人說「院子」，南方人說「天井」；你們可聽見有人說『在庭裏』這樣的一句話麼？聽了這樣的怪話，你們會懂得麼?!所以「家庭」這個字眼（Word）裏面的「庭」字（Character=hiéroglyphe）已經沒有字眼的資格，而只有一個字根的資格。但是這個字一定要「庭」，不能够寫「亭」、「停」。這簡直是無意識的混蛋辦法，使一般民衆在這種艱難的書法之下喪失接近科學的可能，——認識簡單的文字至少要佔十年二十年的功夫！至於用漢字來譯外國字根的音，那更是困難的事情，因爲這裏用的漢字往往是特別生僻的字。

總之，中國現代普通話已經是有字尾字頭的言語，字尾字頭的變化恰好是又簡單又合理的；中國現代普通話已經是多音節的言語。這種言語需要一種新的文字——用拚音方法寫的文字，而且他本身已經是可以用拚音方法寫的言語。多音節的字眼多起來，就不怕同音的漢字，例如「家庭」、「停止」、「雷霆」等等字眼裏面的「庭」的聲音，都可以一樣的寫「tin」。單音節的字眼，也有自然的字尾來分別，例如「亭子」。即使沒有字尾的，也沒有多少同音的了，而且中國單音節的字眼雖然比歐美文字多些，可是，現在也不過一千二百多個——這是連有字尾的字眼都計算在內了。

三

中國的文字革命必須澈底的廢除漢字。現在的「注音符號」運動，雖然已經發動了十五年，可是仍舊是停止在「注明聲音」的作用，並沒有堅決的決定用拚音文字來代替漢字。因此，這種注音符號頂多只是一種幫助所謂「統一國語」的工具。而且注音符號的形體仍舊是採取漢字的偏傍，即使完全用這種符號來寫拚音制度的文字，也有一個很大的缺點：就是仍舊和世界先進國家通用的羅馬字母不一致。現在土耳其、韃靼……以至於安南、蒙古都已經實行採用羅馬字母，或者正在開始研究採用羅馬字母的方法。所以中國要改用拚音字母，就應當採用羅馬字母（拉丁文的字母）。

一九二六年北京政府教育部公布一種羅馬字拚音法式，到一九二八年南京政府的大學院又宣布這種羅馬字拚音法式，加以更詳細的說明，用大學院令規定這種「國語羅馬字」為「注音字母第二式」。這可以說是一個進步。但是，既然後來又改稱「注音符號」足見並不廢除漢字，——漢字是主體，注音符號只是注在旁邊的、表示聲音的符號罷了；——而且「國語羅馬字」又叫做「注音字母第二式」，足見原來的注音字母並不廢除，不但「國語羅馬字」同時應用，而且還是注音字母的第一式呢。這種麻煩複雜的辦法，實在苦了我們小百姓。這些，暫且不去說他。現在我們要批評一下「國語羅馬字」的缺點。

南京政府公佈的「國語羅馬字」是趙元任先生發明的，我們可以稱為「趙元任式的羅馬字」。這種趙元任式的羅馬字的詳細辦法，可以看趙元任著的「國語羅馬字對話戲戲譜——最後五分鐘」（中華書局出版）。現在我們只摘出這種羅馬字的要點來：

（大學院公布的）

一、聲母

b（ㄅ）、p（ㄆ）、m（ㄇ）、f（ㄈ）、v（万）*、d（ㄉ）、t（ㄊ）、
n（ㄋ）、l（ㄌ）、g（ㄍ）、k（ㄎ）、ng（兀）*、h（ㄏ）、j（ㄐ）、
ch（ㄑ）、gn（广）*、sh（ㄒ）、j（ㄓ）、ch（ㄔ）、sh（ㄕ）、r（ㄖ）、

tz(ㄗ)、ts(ㄘ)、s(ㄙ)、z(ㄙ')*…y(ㄧ)、w(ㄨ)、yu(ㄩ)

二、韻母

y(　)、a(ㄚ)、o(ㄛ)、e(ㄜ)、é(ㄝ)*、i(ㄧ)、u(ㄨ)、iu(ㄩ)、ai(ㄞ)、ei(ㄟ)、au(ㄠ)、ou(ㄡ)、an(ㄢ)、en(ㄣ)、ang(ㄤ)、eng(ㄥ)、el(ㄦ)、ia(ㄧㄚ)、io(ㄧㄛ)*、ie(ㄧㄝ)、iai(ㄧㄞ)*、iau(ㄧㄠ)、iou(ㄧㄡ)、ian(ㄧㄢ)、in(ㄧㄣ)、iang(ㄧㄤ)、ing(ㄧㄥ)、iong(ㄩㄥ)、ua(ㄨㄚ)、uo(ㄨㄛ)、uai(ㄨㄞ)、uei(ㄨㄟ)、uan(ㄨㄢ)、uen(ㄨㄣ)、uang(ㄨㄤ)、ueng(ㄨㄥ)、iue(ㄩㄝ)、iuan(ㄩㄢ)、iun(ㄩㄣ)

(註一)表有*號者今音不用或罕用。

(註二)聲母ㄐ、ㄑ、ㄒ、僅有齊撮(只拚ㄧ和ㄩ)ㄓ、ㄔ、ㄕ、僅有開合(只拚ㄚ、ㄛ、ㄜ、ㄡ)故可同用 j、ch、sh 三母而不混,以避字形過於繁細。

(註三)ㄧ、ㄨ、ㄩ本兼聲韻兩用,故國語羅馬字亦列 y、w、y(u)。在上聲去聲之齊撮韻字別無聲母時須將第一字母改爲 y 或 w,如—iee,—uay 獨用時作 yee(也字)、way(外字)。但如改後形與他韻混或全無元音時則在第一字母前加 y 或 w,如—eu、—uh 獨用時作 yeu(雨字)、wuh(霧)(並非 yu、wuh)。

(註四)注音字母於「知、癡、詩、日、茲、此、四」等字未製韻母,今以 y 表之。

(註五)「東、送」與「翁、甕」等不同韻,故ㄨㄥ分爲開口 ong 與合口 ueng 兩韻,ㄩㄥ韻音近齊齒,故應作 iong。

三、聲調

(國語羅馬字和注音符號的分別,在於他能够精細拚出平上去入的所謂聲調,根據北京讀音分陰平陽平上聲去聲——沒有入聲):

陰平:(1)用「基本形式」,如 hua 花 shan 山。本式包括輕聲字(不分平上去入的字)、象聲字、助詞,如 ma 嗎、aia 啊呀。

(2)但聲母爲 m、n、l、r 者加 h,如 mhau 貓、lha 拉。

陽平:(3)開口韻在元音後加 r,如 char 茶、torng 同、parng 旁。

(4)韻母第一字母爲 i、u 者改爲 y、w 如 chyn 琴、hwang 黃、yuan 元;但 i、u 兩字母爲全韻時,改爲 yi、wu,如 pyi 皮、hwu 胡、wu 吳。

(5)聲母爲 m、n、l、r 者用「基本形式」,如 ren 人、min 民、lian 連。

上聲:(6)單元音雙寫,如 chii 起、faan 反、eel 耳。

(7)複韻母首末字母爲 i、u 者改爲 e、o 如 jea 假(jia 家)、goan 管(guan 官)、sheu 許(shiu 虛)、hae 海(hair 孩)、hao 好(hau 耗)、

但旣改頭則不再改尾，如 neau鳥(niau)、goai拐(guai 乖)。

(8)ei、ou、ie、uo 四韻照第(6)條，如meei美、koou口、jiee 解、guoo 果。

去聲：(9)韻尾爲-i、-u、n、-ng、-l或-(無)者各改爲 y、-w、-nn、-nq、-ll、或-h,如tzay在、yaw 要、bann 半、jenq 正、ell 二、chih 器。

以上是趙元任式的國語羅馬字的拚音制度。用這種制度的確已經可以廢除漢字(雖然南京政府的教育部和大學院還沒有決定廢除漢字)。可是這種拚音制度有很多的缺點，而且是很重要的缺點。現在我們分三部分來批評：第一是聲母問題，第二是韻母問題，第三是聲調問題。

第一、聲母問題

聲母，又叫做輔音，普通叫做子音(consonant)。趙元任式的國語羅馬字裏面的子音之中，單純子音(b、p、d、t等)是沒有問題。至於複合子音(tz=ㄗ，ts=ㄘ，j=ㄓ，ch=ㄔ，sh=ㄕ)，那就太拘泥於發音學的學理和英文的習慣了。因此，j(ㄓ)、ch(ㄔ)、sh(ㄕ)、tz(ㄗ)、ts(ㄘ)等的配合是很不整齊、很沒有系統的。例如ts(ㄘ)，尤其是tz(ㄗ)，是中國很常用的音，雖然這些子音在音韻學的學理上是複合的(是t+z和t+s的混合音)，可是在中國字母表裏却可以各自採取一個羅馬字母來表明他們。字母表是預備幾萬萬人用的，不必完全合於學院式的原理。法國人的這兩個音比較少用，所以用慣tz、ts的符號；意大利就用z代表ts的音，德文的z也是ts的聲音，就是因爲他們這種聲音用得多。而且中國普通話的讀音是採取北方音，北方音之中捲舌的四個子音：ㄓ、ㄔ、ㄕ、ㄖ、是非常之多——這是北方民族的影響，中國古音裏面是沒有的(參看黃侃的著作)，中國南方長江流域，尤其是江浙，以至於福建、廣東，這種捲舌音也是很不發達的，甚至於完全沒有的，爲着要使普通話裏面這種子音，對於南方人更加容易學習起見，爲着要使他們卽使不能够完全學得會，可是勉强可以聽得懂起見，最好編成下列的系統：

z(ㄗ)不捲舌的	zh(ㄓ)捲舌的
c(ㄘ)不捲舌的	ch(ㄔ)捲舌的
s(ㄙ)不捲舌的	sh(ㄕ)捲舌的
j(ㄧ)不捲舌的	jh(ㄖ)捲舌的

z代表ㄗ是很自然的。中國人學英法文的時候，常常這樣讀錯的。何況普通話裏面沒有s的濁音z(英法文的讀音)。(江浙一帶這個s的濁音z雖然很多，可是江浙話用拚音文字的時候，可以爲着這個音在z(ㄗ)字母上加一個符號，變成z或者z)，所以

中國普通話的字母表裏可以叫z代表ㄗ的聲音，而zh就是z的捲舌音ㄓ。

c代表ㄘ亦是很適當的，在各國字母表之中，「c」最沒有一定的讀音。而且拉丁文之中，「c」原來有時讀做ts的聲音的。對於中國，如果把「c」作爲ts的音，那麼，ch剛剛是他的捲舌音ㄔ。

s和sh的關係不必解說了。

至於j，趙元任把他當作ㄓ，還是單純的採用英文的讀音，而英文讀音是最不規則的。j在極大多數的用羅馬字母的國家。大都讀做i的子音（像中國漢字「移」的子音），希臘文的名稱叫做「jot」。德國、捷克、波蘭、意大利（聖經上的名詞如Joan＝約翰等等）……都是這樣讀的。j的捲舌音jh可以代表ㄖ，——湖南人讀「人」字爲「jin」，普通話剛剛是jhen＝ㄖㄣ，——這個ㄖ的聲音本來比英文極少用的拚音「zh」的音，法文的j，尤其是俄國的這個音，都要軟些。固然在嚴格的音韻學學理上，不是這樣解釋，但是替中國製造字母表，是可以這樣通融辦理的，因爲這樣更加容易記憶，更加通俗些。

趙元任把羅馬字母「r」代表注音字母的ㄖ，還是很不妥當的。普通人家看見ren，大概都會讀作「輪」字，而不是「人」字，遇見「rou」大概讀做「樓」，而不會讀做「肉」。如「rou」照趙元任的拚法，應當讀做「肉」，那麼，「roma」可以讀成「肉麻」，——「羅馬字」變成了「肉麻字」了。「r」還是應當用做「ㄦ」（兒）音的代表。這個音，在注音字母裏面是當做母音用的，甚至於完全不做子音。這也是講不通的。例如「兒子」顯然可以拚做rez，這裏，「r」顯然是一個子音。江浙話裏面「杭州」的「杭」、「豪少」（快快的）的「豪」，都是這個字音。趙元任式的羅馬字都用「l」來代表注音字母「ㄦ」（兒），而叫「el」等於「兒」字。這更是不妥當的辦法。本來「l」的聲音有兩種：一是軟音，一是硬音，普通英法文裏的l大多都是軟音，波蘭文之中就兩種都有：軟音的寫做「l」，硬音的寫做「ł」，就是「l」的中間加了一個符號「／」。中國的「l」尤其北京音，差不多完全是硬音的，所以中國字母表裏面的「l」可以不加記號一概認爲是硬音的「l」。趙元任却把他認做是軟音的，因此，他拚陰平的「l」起頭的字音，反而要多加一個「h」使他硬化，例如拉＝lha。同時，他因爲把「r」代表了ㄖ，沒有字母可以代表「ㄦ」(兒)了，於是又把「l」來代表「ㄦ」（兒）。可是le（勒）的子音「l」和「re」的子音「r」是很不同的，而趙元任却把兩個都寫做「l」勒＝le，兒＝el。這實在太含混了。

「ㄫ」這個聲母雖然在北京音裏面，可以取消，例如「岸」＝ㄫㄢ，可以簡單的寫做「ㄢ」，然而在帶鼻音的母音「ㄤ」裏面却用得着他，所以趙元任把ng來代表他，例如「ㄤ」寫做ang，杭＝ㄏㄤ＝hang，這又是對於英文拚音法太拘泥了。英德文的

ng。在中國字母表裏，也可以簡單化：在「n」上面加一個符號寫做「n̂」。這是因爲中國的複合子音要常用，尤其是複合母音多得很，應當儘可能的節省字母，否則一個音節要三、四、五個字母，實在是很麻煩的。

再則注音字母的ㄐ、ㄑ、ㄒ、是複合子音，中國話裏用得非常之多，而且讀法比較的特別：ㄐ、ㄑ、ㄒ、只拚「丨」「ㄩ」，因此照趙元任的辦法把他們取消是可以的。但是，他把這幾個字母併到ㄓ、ㄔ、ㄕ、去却是一個缺點。ㄓ、ㄔ、ㄕ是中國很多的音，我們在 Wade 的「漢英字典」的時候，可以覺到 ch、ch' 和 sh 項下的字多到不堪。而且ㄓ、ㄔ、ㄕ、是捲舌音，而ㄐ、ㄑ、ㄒ、的讀音舌頭的部位比較是很前的。南方人很容易讀ㄐ、ㄑ、ㄒ、而不容易讀ㄓ、ㄔ、ㄕ。因此，我們主張用 g、k、h來代替他們。中國普通話（以及浙江話）裏面，正則的 g、k、h，亦不和 i、iu 拚切的，所以可以簡單的定出一條公律：『凡是 g、k、h、遇見 i、iu 的時候，都要軟化』，變成ㄐ、ㄑ、ㄒ的聲音，例如雞＝gi，欺＝ki，希＝hi；居＝giu，區＝kiu，虛＝hiu。這樣，一則可以省掉一大批用 zh、ch、sh 的複寫子音的音節，二則容易學習。至於注音字母的「ㄏ」，那是可以完全取消的。

第二，韻母問題。

韻母就是元音，通常叫做母音(Vowel)。可是，中國的特別的注音字母的「韻母」可以和母音不同的，他可以包含好幾個的「元音」。現在爲着便當起見，仍舊叫「母音」好了。中國音之中，不但除出單純母音還必需有複合母音的寫法，而且複合母音用得很多，複合母音寫成羅馬字母之後，可以分做：（一）帶鼻音的，如 an(ㄢ)、an(ang ㄤ)、en(ㄣ)、en(eng ㄥ)、in(丨ㄣ)、in(ing 丨ㄥ)、un(ㄨㄣ)、on(ueng、ong ㄨㄥ)，（二）兩個母音複合的，例如 ia、ei等等，（三）三個母音複合的，例如 iou、iao 等等，（四）一個母音和另外一個鼻母音複合的，例如ian、uan(uang)等等，（五）兩個母音和另外一個鼻母音複合的，例如 iuan。這當然是很複雜的，可是因爲中國字母的拚法是剛在製造的時候，不像歐洲各國的文字已經經過好幾百年的變遷，所以並沒有那種無理的拚合，例如英文的 oo，法文的 eu 等，而應當是每一個複合母音，只要把他裏面所包含的幾個母音讀得很快拚成一個就可以得到正確的發音。

趙元任式國語羅馬字所規定的母音，也有好些缺點。

「a」、「o」、「i」、「u」是沒有問題的。

「e」在趙式拚法之中有很不合理的讀法：le＝勒，這裏的 e是「厄」的聲音，如果照這種讀法，那麼，sheu 就應當是「什烏」的拚合聲音；可是，趙元任式的國語羅馬字裏面，却又把 sheu 讀成「許」。這個「e」究竟是「厄」的音，還是「衣」的音呢？

「y」的讀音是最成疑問的——趙元任式的「y」：（一）是半母音的 i，例如 i＝

衣，yi＝移，（二）又是整個的母音，相當於「i」的陽平，例如chyn＝琴，（三）又是知、癡、詩、日、茲、此、四的母音，例如chy＝癡，sy＝絲等。

「知、癡、詩、日、茲、此、四」的母音，本來是中國母音之中的一個特別母音，製定注音字母的時候，大家拿他沒有辦法，就草率的決定不要母音，併在子音ㄓ、ㄔ、ㄕ、ㄖ、ㄗ、ㄘ、ㄙ、裏面。這當然不是辦法。關於這個母音的分析，中國的以及外國的許多音韻學家有許多理論，這裏不能够詳細的說。總之，中國讀這七個字的時候，除出子音之外，顯然有一個母音在內。這個母音其實正是中國的「自然母音」，不但「知、癡……」等七個字裏面有他，而且一切其他的母音，都受他的影響。最適宜的羅馬字母，可以代表這個母音的，還是e。這裏，可以利用法文的啞音 ė 的成例。我們可以規定：e在其他的子音後面讀做「厄」，但是在ㄓ、ㄔ、ㄕ、ㄖ、ㄗ、ㄘ、ㄙ的後面是啞音，在母音的前面是「厄」的聲音，但是在母音後面是啞音，微微帶着「i」的聲音。如果在ㄓ、ㄔ、ㄕ……等後面要讀「厄」的聲音，或者在母音之後要讀「厄」的聲音，那麼，可以寫作ė，例如「什麼」＝shėme，「碟子」＝dież。

趙元任把iu代表ㄩ。可是ㄩ的聲音可以用y代表。y在希臘文裏面叫做uppsillon，本來有和ㄩ相近的聲音。同時，因為拼音時候的變化，也可以變成iu。

至於複合母音，那麼，我們以為：

ㄠ可以寫作ao，不必寫au，只有必須辨明u的韻尾時候再寫au。

ㄞ可以寫作ae，不必寫ai，只有必須辨明清楚的i的韻尾時候，再寫ai。

第三、聲調問題。

中國的「平上去入」的聲調，各地方都不相同。北京的四聲，江浙的七聲八聲，廣東的九聲……自然都可以用字母表示得出來。但是，是不是有這種需要呢？我們以為是不需要的。第一、讀古文時候的四聲——「康熙字典」上註明的四聲，只是讀書的腔調，並不是說話的腔調。第二、說話的時候，因為多音節字眼的發達，所以每一個漢字的聲調都比較的模糊起來，各種聲調互相變化，並且許多變成所謂「輕聲」(無所謂平上去入的普通聲音)。所以現在中國白話裏的聲調不過是一種「特別的重音」——「音節內部的重音」，用不着表示在拼音方面的，而且很難表示的。總之，用字母，甚至於用五線譜來表示聲調，只是學院裏研究音韻學的工夫，不能够寫到通常的文字裏面，去給幾萬萬人應用。例如趙元任自己精密研究的結果，說：「一」字單念，在數字詞尾，或句尾，念陰平「衣」；在陰平、陽平、賞聲前念去聲「意」；在去聲前念陽平「移」，——這樣，一個「一」字就有三種念法，「不」字亦是這樣。其他的單字，尤其是上聲字，和別個字拼合成一個字眼的時候，大半要改變原來的聲調，在一句裏面，因為上下文的影響，也同樣發生這種改變。這種情形之下，怎麼能把聲調完全表示在字母的拼法

上呢?!即使能够，這樣寫出的文字——拚法也是十分的艱難。

因此，我們主張聲調的拚法是不需要的。

現代普通話的聲調，尤其沒有表示的必要，因爲他本身就很模糊。在多音節的字眼裏面，各個的漢字，聲調讀得不正確些，一樣能够懂得。只有單音節的字眼，在嘴裏說的時候，自然而然的要和同音字眼分別，因此才讀出比較清楚的聲調來。而且這種聲調——日常說慣之後，改變了原來的聲調性質，所謂音高的分別——而的確變成了子音上或者母音上的分別。至於製定拚法的時候，這種分別也一定要在十分必要的時候，方才採用。這樣，可以使新中國字的拚法得到最大限度的簡單化。至於讀的時候，在習慣上自然可以讀出相當的聲調來的。歐美各國的文字——同樣是寫法和讀法『不盡相同的』。我們固然決不採取英文那樣的混亂拚法，同時，我們至多也只能够達到德文那樣的清楚程度。

中國單音節字眼的母音上和子音上的分別，實際上只要表示普通母音和長聲母音的不同，普通子音和重讀子音的不同就够了㈢。例如：ma 是麻，mea 是馬，mma是罵。但是「辱罵」就只要寫「jhuma」好了，用不着寫「jhumma」。如果照趙元任式的拚法——聲調在每一個字眼，每一個音節都拚出來，那麽，學習的時候對於大多數人都是非常之困難的。例如「便當」一定要寫「bianndanq」，「方法」一定要寫「fangfaa」，「訓練」一定要寫「shiunnliann」——這個字眼只兩個音節，却有十一個字母，少一個不行！這是仍舊沒有脫離漢字的束縛，結果，差不多造成一種旣非漢字又非羅馬字的文字。

四

最後，還有一個問題：旣然採用拚音制度，那麽，用什麽一種讀音做標準呢？趙元任式的國語羅馬字是根據注音字母用北京音做標準的，叫做什麽「標準國音」。這種辦法的理由，據說是各國都是採用一種方言來做國語，逐漸「打倒」其他的一切方言，而在中國，彷彿是北京話最有這種資格。

這種「理論」實際上是不通的。各國的國語固然大抵有一種方言做基礎，但是，事實上必定攙雜其他許多方言的影響，在讀音上，甚至於文法部分的變化上，都有這些影響的痕跡的。在中國，這種情形更加厲害。一種方言要有做全國普通話的基礎的資格，必須說這種方言的地方眞正是經濟的、文化的中心，同時，又是政治的中心。中國恰好還沒有這樣的中心。北京以前是政治的中心，但是並不是經濟的、文化的中心。前清好幾百年的時期之中，白話固然把北京話當做官話，文學的言語却用極混沌的所謂江南話

㈢ 有四個類似的聲音而必須分別的，只要四五個例外，例如：寬、窺、遠、綠。

的讀音做官音的：文章詩詞之中的平上去入和韻脚，都是以江南音做標準的。現在，北京連政治中心的資格都喪失了。最近三十年來，凡是新的研究學術所用的言語，工商業發展之中的技術上的言語，政治上、社會交際上的言語，事實上大半發生於「南邊人」的嘴裏，——江、浙、贛、粤、湘、鄂、川等省的人的嘴裏。同時，這裏又並沒有歷史遼久的一個中心城市；大家只能學着北京話。結果，勢必至於是「藍青官話」變成實際上的普通話。例如大學雖然在北京，可是北京大學的教授們、學生們却百分之九十以上只能够講「藍青官話」。在北京以外的人更不用說了。工廠裏，市場上，會議場裏……一切「五方雜處」的地方並不是大多數人能够說道地的北京話，只要少數人犧牲自己方言的全部，而不是多數人各自犧牲方言的某些部分，去學那種半吊子的北京話。這種情形之下，如果要拼法完全照着北京的讀音、北京的腔調，這對於極大多數的人是要感到十二分的困難的。所以我們認爲還是用注音字母的第一時期（一九二五年以前）所審定的讀音做標準，比較的好些。第一、譬如多數用普通話的人能够辨別「基」和「濟」、「溪」和「七」、「希」和「西」的，但是，北京話却沒有分別。因此，我們寧可保存這種分別。第二、北方人的ㄓ、ㄔ、ㄕ、ㄖ，——捲舌音讀得很重，而南方人學的時候，往往變成ㄗ、ㄘ、ㄙ、ㄙ，，因此，我們寧可製定 zh、ch、sh、和 z、c、s、相對的子音。假如南方人把「知識」這個字眼，讀做「zese」，而不能正確的寫做「zheshe」，那麽，亦勉强可以懂得。（現在有幾種速記制度。就用一種符號記載「zh」(ㄓ)和「z」(ㄗ)等類的兩個子音的）。第三、北京人讀「北平——」Beiping，而南方人—— Bep ng，把北、拍、墨等字，讀爲be、pe、me。這種短音的「e」是應當保存的。再則「薄」北京音讀做 bao，而普通話讀做 bo，這種「o」的母音的拼法亦應當保存的。ng（兀）的子音也可以保存。

總之，應當根據普通讀音來製定現代中國普通話的拼音文字。同時，北京話、廣州話、上海話……都可以用這種字母表或者加以相當的符號去拼音，如果有這種必要，簡直可以特別製定廣州文等等。這樣，我們「藍青官話」做普通話的大致標準，豈不是有叫人笑話麽？讓那些人笑好了！第一、這些人是新式的學究——學院主義派的學者，他們儘管跟着旗人笑，大多數的普通人還是仍舊說他們的「藍青官話」。第二、過二三十年，這些學者不知道怎樣——死了呢，活着呢，而這種「南腔北調的普通話」一定通行得更廣泛了！

五

中國的現代白話——普通話（以及各地方的主要方言），應當採取拼音制度，用羅馬字母拼音，製定一種新的中國文，完全廢除漢字。現在，我們批評了趙元任式的「國

語羅馬字」之後，提出我們所擬的中國現代普通話的羅馬字拚音方法，根據這種方法寫出來的中國文，應當逐漸代替漢字制度的舊中國文。這種方法是：

第一、新中國文的字母表

a b c d e(é) f g h i j k l m n(ñ) o p(q) r s t u(v) w(x) y z(ž)

（註）q、v、x 三個字母在普通話裏面不用；v 在拚南方音時候有用，「ž」也是這樣，x 和 q 在借用外國字的時候可以用，亦可以譯成 ks（x）和 k（q）。

這二十幾個字母的名稱是：

a 阿、be 伯、cé赤、de 得、é 厄、éf 厄夫、ge 格、he黑、i 衣、ji移、ke克、el厄勒、ém厄姆、én恩、o噁、pe潑、qu(ku)苦、ér厄兒、es 厄思、te 特、u 烏、ve 物、wu 無、éx(éks)厄克思、y 迂、ze資。

é 叫做啞音 e（啞音厄）；ñ 叫做 ñe（額＝注音字母的兀乜）ž 叫做 žeiḍ（等於英法文的 z，等於注音字母的閨母乙’）。

第二、新中國文的子音和母音

一、單純子音（括弧裏面注的是注音字母）：

b（ㄅ）、p（ㄆ）、m（ㄇ）、f（ㄈ）、w（ㄨ）、〔v(万)〕。

d（ㄉ）、t（ㄊ）、n（ㄋ）、l（ㄌ）、r（ㄦ）。

g（ㄍ）、k（ㄎ）、ñ（兀）、h（ㄏ）。

g(i)（ㄐ）、ki（ㄑ）、hi（ㄒ）。

z（ㄗ）、c（ㄘ）、s（ㄙ）、j（ㄧ）。

二、複合子音：

zh（ㄓ）、ch（ㄔ）、sh（ㄕ）、jh（ㄖ）。

三、單純母音：

a（ㄚ）、o（ㄛ）、é（ㄜ）、e（ㄝ）、i（ㄧ）、u（ㄨ）、y（ㄩ）。

四、帶鼻音母：

an（ㄢ）、en（ㄣ）、in（ㄧㄣ）、un（ㄨㄣ），

añ（ㄤ）、eñ（ㄥ）、iñ（ㄧㄥ）、oñ（ㄨㄥ）。

（註）en 和 eñ，in 和 iñ 的分別比較的小，有些人很難分辨得出來，所以亦可以在 n 上面不加記號——不加分別。至於 oñ，永久是注音字母的ㄥ韻拚音的，所以 n 上面根本不用加符號。

五、複合母音：

甲種——ae（ㄞ）、ei（ㄟ）、ao（ㄠ）、ou（ㄡ）

（註）甲種複合母音之中。第一個母音是主要母音，第二個只是音尾（韻尾），和帶鼻

音母音 n 或 n̄ 一樣的，所以這些第二個母音都只有半母音的價值。

乙種——ia（ㄧㄚ）、ie（ㄧㄝ）、io（ㄧㄛ）、ua（ㄨㄚ）、ue（ㄨㄟ）、uo（ㄨㄛ）、ye（ㄩㄝ）、iae（ㄧㄞ）、iou（ㄧㄡ）、iao（ㄧㄠ）、uae（ㄨㄞ）

（註）乙種複合母音之中，第一個母音是注音字母的「介母」，所以只有半母音的價值，而主要母音是第二個。至於 iae 等「三合母音」之中，第一個字母亦是「介母」，可是，因爲他後面的甲種複合韻母，所以主要的母音是第二個，而第三個亦只是半母音。

丙種——ian（ㄧㄢ）、uan（ㄨㄢ）、yan（ㄩㄢ）、ian̄（ㄧㄤ）、uan̄（ㄨㄤ）、iun（ㄩㄣ）、ion（ㄩㄥ）。

（註）丙種是帶鼻音複合母音，這裏第一個母音也是「介母」，所以主要母音亦是第二個。因此，我們可以得到一個公律：複合母音雖然是好幾個母音組合起來的，可是其中只有一個是主要母音，其餘在前或者在後的母音，都應當認爲是半母音。所以複合母音只能認爲是一個音節（雖然裏面有幾個母音，可是只當一個母音用），而這個主要母音，除出甲種複合母音之外，都是第二個。這個公律對於我們很重要，因爲底下論到「變聲」字（保存「聲調」的字）的時候，正要利用這個公律規定特別辦法。

這樣綜合起來，爲着便利起見，可以規定便於誦讀的子音表和母音表如下：

子音表	母音表	
b、p、m、f、w.	a、o、é.	iae、iao、uae.
d、t、n、l、r.	i、u、y.	an、en、in.
g、k、n̄、h.	ia、ié、io.	an̄、en̄、in̄.
gi、ki、ni、hi.	ua、ue、uo	un、on、iun.
z、c、s、j.	ye、ao、ou.	ian、uan、yan.
zh、ch、sh、jh.	ae、ei、iou.	ian̄、uan̄、ion.

第三、新中國文的拚音規則

（一）g、k、h 在 a、o、e、u 之前是硬音，但是在 i、y 之前却是軟音，例如．gi＝幾，ki＝欺，hi＝希；gy＝拘，ky＝區，hy＝虛。

（二）w和j是相當於u和i的子音，不作爲半母音用的。例如：衣＝i，移＝ji；u＝烏，wu＝無，（這「移」、「無」和「衣」、「烏」的分別的確存在口語之中，而且這種分別的確是有沒有那一個子音的緣故，不必用「陰平」「陽平」的分別來解釋）。

（三）e在子音 b、p、m、f、w、d、t、n、l、r、g、k、n̄、n、h 之後是硬音，就是「厄」的聲音。e 在子音 z、c、s、j、zh、ch、sh、jh 之後却是軟音，所謂啞音

e，彷彿是稍微開口的「i」的聲音。e在別一個母音之前是「厄」的聲音，在別一個母音之後就是啞音é，（在兩個母音之間也是啞音）。

（四）子音z、c、s、zh、ch、sh、jh之後，以及母音之後，需要e發出「厄」的聲音的時候，就在e字母加一記號，變成é。例如she＝詩，shé＝蛇、什等字。ie等於i的長音，ié却等於注音字母的丨ㄝ，例如：die＝地，而dié＝碟。

（五）凡是意義上成立一個字眼（word）的，雖然漢字要寫兩三個字，而新中國文却寫成一個多音節的字眼：例如「因此」寫做「inc」。（注音字母上所謂「詞類連書」。可是「詞類」是 parts of speech, word 的意思仍舊應當用「字眼」這個字眼來表明）。一般講來，字尾也要連寫，而且可以省去e的母音：例如『他怕了』寫做tapal，『他的馬』——tad ma，『一雙筷子』——i-shuan kuaez。

（六）凡是一個字眼之中，前一音節和後一音節連接起來，而後一音節的開始是i、u、y的時候，那麼，這裏的i要變成j、u變成w，y變成ju。如果是a、o、e的時候，那麼，兩個音節之間，加一個「，」的記號(例如平安——pin，an黑暗——he，an)。

（七）新中國文所採取的羅馬字母，卽使有不得已要加上記號的時候，例如é、ñ、ż也都是可以用任何一種記號的：ノ、ㄟ、ᐯ、ᐱ、◡、⌒、－等等都可以。一定要排斥用各種各式的特殊記號來表示各種一定的聲音或者聲調的辦法。再則，遇見可以省去記號的地方，就要省去，例如：en和eñ、in和iñ的區別很微細，大多數人不能够分辨的清楚，所以亦可以省去eñ和iñ的ñ上面那一個記號，而把這四個韻併成兩個韻。這可以聽憑寫的人的自由。

第四、新中國文的「變聲字眼」的拚法

（一）中國文裏面的「變聲字眼」是：(1)i、u、y在多音節字眼之中，以及單獨成爲一個字眼的，已經大多數變成ji、wu、ju的聲音；(2)用i、u、y開始的字眼已經大多數變成用ji-,w-,ju-開始；(3)其他一切單音節的字眼必須讀着「變聲」方才聽得懂的，例如「鼓」字讀做「gu」就會誤會是「豬」，所以必須另外寫做「geu」；(4)兩音節的字眼亦有少數同音的，必須在「字眼」上用變聲的拚法，方才分辨得清楚，例如：「股東」、「古董」、「鼓動」、就要寫做——gudon(股東)、gudeon(古董)、geuddon(鼓動)。（這種同音的字眼，單音節的雖然比較多些，可是，大多數每一個音至多只有三四個同音的字眼；有十個以上的是例外；至於兩個音節以上的字眼，這種同音的字數是非常之少的）。

（二）採用「變聲」拚法的範圍應當是很小的，以『可以不用就不用』爲原則。

（三）第一、單音節的字眼，如果不「變聲」就一定要誤會到別的意思的，方才採用變聲拚法。（例如i、u、y獨用的字眼）。

（四）第二、最常用的單音節的虛字眼、數詞字眼等等，雖然照理要變聲，仍舊不必「變聲」。例如「就」應當寫z-ziou，而只要寫ziou。

（五）第三、單音節的字眼，有同音字的，雖然可以加上字尾，可是加了之後仍舊有混同的可能的時候，必須仍舊用變聲拚法。例如「怕了」是pal，「爬了」是peal；「李子」是liz，梨子是liez。

（六）第四、兩音節以上的字眼，仍舊有同音字的，那麼，按照字根的「變聲」，採用適當的變聲拚法，例如上面所說的「股東」、「古董」、「鼓動」。不過這樣的同音字眼，事實上非常之少，可以用各個審定的辦法。

其餘的「字」一概不用變聲拚法。大約的審查可以告訴我們：用這種方法之後，完全同音的字眼(按照變聲拚法之後仍舊同聲的字眼)非常之少的了，至多不過三四個字，而且大半一個是動詞，一個是形容詞……等等，不容易混淆的了，例如：凍、動、洞都是「ddon」。可是，這種「同音異義」而且同一寫法的字眼，數目並不比英文多，反而比英文少了。在上下文的中間顯然可以分辨的了。

（七）一般的規律是：同一個漢字，在單獨或為一個字眼的時候需要變聲拚法，可是，在他和別的漢字拚成兩個音節以上的字眼的時候就不需要變聲拚法。這裏的例外很少，可以用各個審定的辦法來規定的。

（八）字尾或者字頭，虛字眼在口語裏面和漢字本來的讀音差不多大半不相同了，所以要有特別的拚法。再則，極常用的字，例如「是」、「不」、「沒有」、「沒」，可以有省略或者特別的拚法。舉例如下：

阿a	一個igo	那末neme
罷！ba！把 ba	啦la	-子-z（名詞字尾）
的de（底 of，又是的）	咯lo	-兒-r（名詞字尾）
-的-d（形容詞、副詞字尾）	嗎ma	-頭-tou（名詞字尾）
-了le（動詞的助詞）	末me	是sh
-了-l（動詞的字尾）	-末-me	-是-sh（「可是」、「但是」等的「是」）
-着-zh（動詞的字尾）	吶ne（呢）	
個go	那na	沒有mejou
得de（副詞的特別助詞）		沒mej

（註）這裏我採用了些趙元任著的「最後五分鐘」裏面附的一篇文章。

（九）變聲的方法，只採用兩種，加上原來的基本形式，至多只有三種拚法，例如fu——敷，feu——扶，ffu——付。這裏兩種「變聲」：一是長聲母音，二是重讀子音。重讀子音是清聲的子音，差不多每個中國子音都可以重讀；本來中國的子音比英文

的都重，和法文的相近，而這種重讀子音還要重些。至於複合的子音，那麼，只要重疊第一個子音： zh——zzh，ch——cch，sh——ssh，jh——jjh。這種拚法大致可以表示所謂「去聲」。長聲母音，一般的是在原來的母音前面加一個e或者用其他方法，目的是在使「主要母音」移前一點。這可以表示陽平或者「賞半」(上聲根本可以不用)。長聲母音的表示方法如下：

(原來)	(長聲)	(原來)	(長聲)	(原來)	(長聲)
e	ee	in	ien	a	ea
é	eé	in	ien̄	ia	iea
ei	éi	u	eu	ua	eua
en	én	o	eo	ae	ai
en̄	een̄	uo	euo	ae	au
i	ie	ou	oe	an̄	èan̄
ié	(無)	un	uen	an	ean
io	(無)	on	eon	y	iu

(原來)	(長聲)	(原來)	(長聲)
ye	iue	ue	uei
iun	yun	ian̄	iean̄
ion	yon	ian	iean
iae	iai	uan̄	euan̄
iao	iau	uan	euan
iou	ieu	yan	iuan
uae	uai		

(註)變選只要兩種，已經完全够用，例外的可以各個審定。

*　　　*　　　*　　　*

總之，拚音制度的新中國文應當完全脫離漢字的束縛，用羅馬字母拚音，——拚音的方法儘可能的簡單而有系統，一方面，在寫法上只保存極必須的、口語上自然有的「變聲」而廢除聲調，別方面，儘可能的應用多音節的字眼，而避免單音節的，——這樣，既然可以使書面上的文字儘量採取口頭上的讀音，就是極大多數民衆所習慣的、所容易學習的普通話，亦就是用最寬泛的、最軟性的拚法；同時，又可以使極大的民衆更加容易學到科學上、技術上、政治上、社會運動之中的新的字眼，以及音譯的外國字眼；於是，中國的言語和文學可以逐漸的發展、變化、進步而豐富起來。這就是我們這個草案的意思。還要希望中國的、外國朋友努力幫助，糾正草案之中的錯誤和缺點的。

普通中國話的字眼的研究

瞿秋白

一

現在的普通中國話，顯然已經不是所謂單音節的言語，而是多音節的言語。現在中國活人嘴裏說的話，不但和古文式的或者時文式㈠的文言不同，不但和五四式的半文言，所謂「白話文」不同，並且和舊小說的白話不同。舊小說的白話，可以勉强說是明朝時代的白話文，或者清朝時代的白話文，因爲這是從宋元平話以來的記錄說書的稿本。單就這個意義上來說，這種白話文也已經是死的語言了。固然，舊小說式的白話文，因爲用那種不能够拼音的漢字制度的緣故，所以離着眞正正確的口頭上說話的記錄還遠得很：凡是比較複雜的議論、或者描寫景緻的地方，一定攙雜着文言，凡是用文言的成語可以簡省篇幅的地方，也一定用文言的字眼和句法——這是舊小說白話的特點。然而這種白話文裏，始終可以看得出明朝清朝的白話，已經不是純粹的單音節的言語。很可能的是：中國人口頭上的言語，原本是多音節的（自然，和歐洲的印度日爾曼語族比較起來，中國的單音節的字眼要多得多），而因爲中國不用拼音制度，所以書面上的文字就總是簡省，成爲一個漢字代表一個意義的情形。因爲漢字制度的這種束縛的力量，所以影響到言語方面，使口頭上的說話，也不能够充分的、迅速的發展出許多多音節的字眼，以及比較複雜而有用的文法上的形式。總之，明朝或者清朝時代的言語，的確是多音節的，這件事是可以算已經證明的了。例如：

『嫂嫂，休　要　不識　羞恥，我　武二　不是　沒人倫的　猪狗——吃你　這　半杯。那　婦人　滿臉　漲的通紅。』（「水滸」）

至於現代的中國話，那是更不必說。中國的社會生活，從政治的、學術的、直到日常的生活，經過了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洗禮，已經發生了極大的變動。實際生活的需要，已經發展了新式的語言；一切新的關係、新的東西、新的概念、新的變化，已經這

㈠「時文」就是那種沒有古文腔調的文言，例如報紙上的新聞、工部局的告示、商店的文言廣告、有些大學教授寫的文言教科書等等，換句話說，就是更加單調的梁啓超式的文言。

樣厲害的影響了口頭上的言語，天天創造着新的字眼、新的句法，使文言的漢字不能够再束縛牠。而漢字已經成了僵屍。中國的口語要充分的發展下去，要成為現代的、能够適應廣大羣衆的新的文化生活，就必須完完全全廢除漢字。為什麼？因為不但漢字無論如何不能够使幾萬萬人很容易的受着教育，很便利的用最少的時間就可以運用文字，而且漢字的存在阻礙着新的言語的文法上的進步，阻礙着接受歐美先進國家科學上、藝術上的新的字眼、新的概念。現在我們暫且不談這個問題。我們只說：現在中國人口頭上的言語，已經是大部份變成多音節的了，尤其在要表現複雜的、精確的意義的時候，我們嘴裏說出來的字眼，大半是多音節的。

因此，可以說：只有完全不懂現代言語學和文法學的人，方才會說中國言語還是單音節的，只有這種人方才會把現代真正白話文之中的每一個漢字當做一個字眼(word)。㈠

二

中國現代普通話裏的字眼，既然大半都是多音節的，那麼，每一個漢字又是什麼呢？現在是不是每一個漢字還保存着牠的原來的意思(比如說吧，「康熙字典」上註明的意思)呢？

單音節的字眼，就是只有一個聲音的字眼，自然寫起來，也只用一個漢字，例如「我」——這一個漢字代表着「我」這個字眼的意思，同時，也代表着 wo 這個音節的聲音。所以單音節字眼的一個漢字一方面是一個字眼(word)，別方面又是一個音節(syllable)。至於多音節的字眼，那就不同了。多音節的字眼，是有兩個以上的音節連絡起來成功一個字眼，寫起來，就要用兩個、三個、四個、五個漢字。例如：(一)「已經」，(二)「資本家」，(三)「個人主義」，(四)「國家主義者」。這裏的每一個漢字僅僅只有音節的作用，沒有字眼的作用。一個「已」單說在嘴裏的時候，根本沒有意義，一個「經」字，一個「義」字，一個「者」字……都是這樣。所有這些字，都只有在一定的字眼裏面，代表着一定的聲音而已。所以假使你給人家說：『我已來』，而不說『我已經來了』，那末，聽的人簡直不知道你說的是什麼鬼話！

所以我們對於上面的問題的答覆是：一個漢字能够代表一定的意義的時候，牠是一個字眼；一個漢字在口頭上說話的時候單獨不能够有意義的，牠就不是一個字眼——因此，這種漢字在口頭上絕對不能够保存牠原來的意思。一般的講，漢字已經只有音節的

㈠ 字眼就是能够代表一定的意義的一個聲音或者幾個聲音。現在中國許多研究文法的人把 Word 譯做詞類，這是不對的，因為，詞類的意思是 Parts of speech。我們以後都應當用「字眼」來代表 Word、用「漢字」來代表 Character。

作用，就是在多音節的字眼裏，大多數的漢字也早就喪失了原來的「象形會意制度」之中的意思。

在這個原理的基礎上，中國話的採用拚音制度，採用大多數先進國家所用的羅馬字母，已經是完全可能的了。可是，還有一個問題應當先研究清楚的。這就是口頭上的白話的多音節字眼，根據什麼樣的規則而形成的呢？

歐洲印度日耳曼語族的各國言語，多音節的字眼非常之多。但是，比如說德國話吧，德國話裏的字眼往往有很多的音節，弄得一個字眼非常之長。其實，這種很長的字眼，是由許多字根聯絡起來，字根的前面有字頭，後面有字尾。最早的德國話，單音節的字眼也是占多數的。就是英文、法文等，也都是這樣。歐洲各國的字眼，現在差不多大半都是用自己本國的字眼，拉丁文、希臘文的字根，其他外國文的字根，加上各種各式的字頭和字尾造成功的。中國言語的發展，也不能够逃出這個規則。

中國古代的漢字，在這一方面來說，也就有字根的作用，或者字頭，或者字尾的作用。這種作用的表現，自然主要的是在聲音方面。例如「國家主義者」這一個字眼，「主義」是一個字尾，「者」是第二個字尾。這裏主要的聲音起作用。即使寫的是「郭加意異遮」，讀出來還是可以懂得。不過因爲現在還用着漢字，還在歷史的惰性律之下，所以，必須寫「國家主義者」，看的人方才懂得。再則，「國家」這個字眼，又是從兩個漢字（兩個音節）組織的。這裏的兩個漢字同時也還是兩個字根：「國」和「家」，分開來讀，這是兩樣完全不同的東西，而合攏來却只有「國家」的意思，並沒有「國家」和「家庭」的兩個意思。這種字根的意義上的變化，也是各國文字大致相同的。這裏，我們可以知道：大多數的漢字，單獨不發生意義的，牠們只剩了字根、字頭、字尾的作用。中國人運用這些漢字造成新的多音節的字眼，這和法國人運用拉丁文的字根、字尾、字頭，而造成新的法文字眼一樣。

這樣，總起來說，中國的漢字現在是字眼之中的音節，同時，是字眼之中的字根、字頭或者字尾，——只有在這種情形之下，牠們才保存着相當的原來的意思。

三

可是，現代的中國白話文還是一種極幼稚的言語，而且還繼續着用漢字來寫，而不用拚音制度。因此，每一個新的字眼，在一般人看起來，並不是一個字眼，而是幾個字，例如「國家主義者」，大家就當牠是五個字。於是乎新的字眼，就大半是很流動而不鞏固的。例如「帝國主義者」道一個字眼可以當做一句話來解釋，說是：『贊成有皇帝的國家的主義的人』！不但如此，因爲這種中國文還很幼稚的緣故，還要每天創造新的字眼，而且許多造字的人還沒有懂得造字的規則，甚至於自己並沒有知道是在創造着

的新的字眼，而自以爲只是寫文章罷了，可以隨手抓幾個文言裏的漢字，湊攏起來，不管讀得出讀不出，不管讀出來可以懂得還是根本就不能够懂得。這樣，就發生許多奇怪的現象：主張白話文的歐化的智識份子，反而自己寫着新式的文言——五四式的半文言，夾雜着很多的文言的字眼和句法，亂七八糟的各人自己杜撰些歐化的文法。如果照這樣下去，那麽，五四的文學革命，等於政治上的國民革命，就是變成了最殘酷的白色恐怖的反革命：——一刀割斷廣大的勞動羣衆和世界現代的科學藝術的智識之間的關係。現在用新式文言和半文言寫的東西，像嚴復譯的科學著作一樣，永世也不能够傳達到廣大的羣衆，因爲要懂這些東西，不但要識得很多的漢字，而且要懂得文言的文法和字眼。

事實上，完全肅清文言的文法和字眼，只採用最小限度的漢字來做字根，完全根據白話的文法習慣，來創造新的字眼和句法，使這種新的言語能够傳達科學藝術給大衆，——這是完全可能的事情。證據是：政治演講和學術演講的口頭上的新的言語，現在已經是勞動羣衆的先進份子能够了解的了。問題在於「文人」不肯照着口頭上的說話去寫，一到寫文章的時候，他們就不知不覺的寫出許多文言的句子，隨手亂造些讀出來聽不懂的字眼，亂用着舊小說白話的字眼，夾雜着純粹文言的字眼。關於句法，我們留着以後再說。這裏是要說字眼的問題。

新式的半文言的白話裏常常有三種不通的字眼，（自然只說一個大概）：

（一）完全亂寫的、違背文法習慣的，因此，聽不懂的。例如「意味着」、「意味」這個字眼，在現在中國白話裏，根本不能够當動詞用，而且這樣用法，意思倒反不如白話裏習慣的那麽用法，來得明顯和正確。習慣上可以說：『含着什麽什麽的意味』、『懂得了什麽樣的意味』，『覺到了什麽樣的意味』，這裏，分得出幾種不同的意思。白話裏根本就不能够說『我意味着什麽什麽』！而且這是含糊不清楚的。

（二）舊小說白話的字眼。例如「將」字（我將燈燃了）、「便」字（他便來了）、「若」字（你若不去）等等。而現在的活人不能够在口頭上說出這些字眼來。普通話裏面，「將」字是「把」，「便」字是「就」，「若」是「如果」、「假使」、「要是」。

（三）純粹文言的字眼。例如『圓的落日照在郊壠，秋蟬噪着晚涼，秧畦裏的鷺鷥鳥帶着水音的叮咚』。這種唐詩式的詞藻，美麗固然是美麗的了！——可是居然要算是寫的白話小說，而全中國的文學界之中簡直沒有一個人攻擊過這種所謂「白話」，這眞正是中國文學革命和革命文學的極大的恥辱!!

要眞正發展中國現代的白話文，必須肅清這些不通的字眼，必須用眞正的白話寫文章，叫勞動羣衆有一種堅定的信仰：用不着中國古代貴族的文言，用不着死了一百年的

清朝說書先生的腔調，用不着不通的洋翰林的「意味」，我們羣衆口頭上的白話，能够表現我們的思想，能够描寫頂美麗的景緻，能够說明科學藝術的道理。自然，我們要運用漢字的字根，而且要採取歐洲先進國家的許多新的字根，可是，我們要把這些字根，照着廣大羣衆說話的習慣來製造，根據對於已經知道的東西的聯想規則，去創造代表新的東西的概念的字眼。這樣，纔能够眞正造成現代的中國白話文，才能够發展口頭上以及書面上的白話，使牠一天天的豐富起來，同時，不能够完全脫離漢字的束縛——這個漢字眞正是世界上最齷齪、最惡劣、最混蛋的中世紀的毛坑！

四

總之，中國現代的白話文在口頭上根據了言語學的自然公律，發展着許多音節的新的字眼，——採取了許多外國字根，運用着漢字的字根，而創造着新的字眼，所以，書面上寫的文字，一定要用這種眞正口頭上的白話做根據。這樣，可以使一切字眼，讀出來都能够懂得，至少是有懂得的可能。這是採用羅馬字母的基礎。這也是事實上口頭說話所自然形成的基礎。

口頭說話的字眼，就是眞正白話的字眼，大概的說起來，有底下的幾種規律：

（一）在字根的後面加上一種口頭的字尾，例如「子」、「兒」（桌子、瓶兒），「的」（紅的、綠的），「了」（去了、來了）等等。這大半是所謂字眼的「形式部分」，不叫做文法部分。這是一種文字的特性，暫時是沒有辦法硬造新的字尾的。例如有人造作「幽默的地」的字尾，這是說不上口的。自然只是杜撰，沒有用處。

（二）採取兩個意義相同的漢字做字根，造成一個多音節的新字眼。例如：「增加」、「城市」、「裝飾」、「巨大」、「偉大」、「困難」等等。這裏也有些規則，就是這兩個漢字的聲音，或者是「雙聲疊韻」，或者至少是容易聯在一起讀的。不然呢，因爲讀不上口，就要自然的消滅（例如可以說『人數的增加』，却不大說『人數的增添』）。——這種字眼可以算是最多的。（兩個類似的字根，可以附在這裏，例如國家、社會、識認……）

（三）採取兩個意義相反的漢字做字根，造成一個抽象的新的字眼。例如：「大小」、「多少」、「長短」、「高矮」、「好歹」等等。

（四）採取一個不完全的小句子，使牠變成一個字眼。例如「電燈」、「民權」、「說話」、「先鋒」、「前進」等等。這裏，自然也有些文法上的習慣，違背了這些習慣就要受淘汰的。（例如有一位翻譯家，不譯「前進」，而譯「進前」，就鬧了一個不大不小的笑話）。這些「小句子」（Pharse）的變成字眼，是一種很進步的現象，可以使字眼豐富，使意義上的分別精細起來。

（五）採取一些漢字，把牠們變成新式的字尾，例如「資本家」的「家」、「民權主義」的「主義」。再則，還有新式的字頭，例如「非資本主義的」的「非」。

（六）凡是新造的字眼，碰着聲音相同的舊字眼，牠就常常會自然的淘汰。例如閉關主義，讀起來，像是悲觀主義，因此，就會發生一個新的字眼「關門主義」出來代替牠。

（七）凡是通俗的白話裏原來的字根，常常可以佔優勝，打倒那種生僻的文言的字根，例如「緘默」，不如「沉默」，更不如「不做聲」，「狂飆」，不如「暴風」。

（八）凡是通俗的順口的字眼，一定打勝那種胡鬧的不通的字眼，例如大家說「查看」或者「觀察」、「考察」，而有一個「學者」，他偏偏要亂寫，寫什麼「觀查」，寫得自己也讀不出來，讀出來也仍舊是「觀察」，而不是「觀查」。

至於重疊的字根，像：「大大的」、「好好的」、「慢慢的」等等，那更是大家知道的。

五

這樣，中國現代白話文裏的字眼，是從漢字的字根，或者還要加上字尾和字頭造成功的。而且這些字眼，因為口頭上說話的自然公律，互相避免聲音的相同，多音節的字眼一天天的多起來。因此，採取羅馬字母的拚音制度，是絕對的可能的了。為着過渡時期的便利起見，我們還要來審查口頭上應用的漢字究竟有多少。

實行羅馬字母的拚音制度，當然不是立刻就可以辦到的。這需要長期的鬥爭，和有系統、有組織的工作。在這過渡時期，必須還要利用漢字。那麼，口頭上所用的漢字有多少呢？實際上，「康熙字典」上的字已經大多數是用不着的了。如果用口頭上的白話做標準，那麼，至多不過二千五百字，甚至於不滿兩千字就可以够用的了。這一千多字，足够用來做字根，去創造幾萬、幾十萬的新的字眼，而表示最複雜、最精細的意義。這一千多到兩千的限制，並不是對不識字的人說的，並不是說他們只要來學這幾個字就够了。不是這個意思！這是說：現在識字的人，當他們運用漢字製造新的字眼的時候，要避開一切口頭上說出來不能够懂得的漢字，要完全遵守這個限制。同時，他們都要了解自己的責任，了解文法上的習慣。

這樣，我們方才能够有可能發展群衆之中的文字教育：首先是要他們能够運用已經有的字眼，懂得每一個字眼的確切的意思，每一個字眼的用法，然後，可以教他們文法上的、句法的構造，每一句句子的精確的、微細的意義。至於每一個漢字究竟是什麼來源，什麼意義，他們並沒有知道的必要（例如「美麗」的麗究竟是什麼來源，什麼意義，簡直用不着去說明，因為現代的中國只有「美麗」這個字眼，意思就是好看、漂

亮、體面、標緻、而根本就沒有什麼單獨的「麗」不「麗」）。這是大學院文學研究所的古中國文科的事情，——比如法國的羣衆也並沒有每個人都懂得拉丁文的義務。

這個問題是整頓中國「國文」教授法的基本問題。

中國新文字十三原則

一九三一年九月海參威第一次中國新文字代表大會決議

（一）大會認爲中國漢字是古代與封建社會的產物，已變成了統治階級壓迫勞苦羣衆的工具之一，實爲廣大人民識字的障礙，已不適合於現在的時代。

（二）要根本廢除象形文字，以純粹的拼音文字來代替它。並反對用象形文字的筆劃來拼音或注音。如日本的假名、高麗的拼音、中國的注音字母等等的改良辦法。

（三）要造成眞正通俗化、勞動大衆化的文字。

（四）要採取合於現代科學要求的文字。

（五）要注重國際化的意義。

（六）大會認爲要達到以上的目的，只有採用拉丁字母，使漢字拉丁化，才有可能。也只有這樣才能發展形式是民族的、而內容是國際的、社會主義的、中國工人及勞動者的文化。

（七）中國舊有的「文言」，是中國統治階級的言語，它和勞動羣衆的活潑的言語是隔離的，學習文言的困難並不少於學習漢字本身。這種特權者的言語，成了中國勞動羣衆普遍識字的「萬里長城」。所以爲實現中國漢字拉丁化的文字革命而鬥爭，同時也是爲接近勞動羣衆、使勞動羣衆明白了解的、新的言文一致的文學革命而鬥爭。

（八）大會反對那種對於拉丁化的自由派資產階級的態度，說拉丁化只是初級教育的工具，以後，仍是要教授漢字及文言文的。大會認爲拉丁化的中國文字和中國勞動羣衆的口頭語，不僅有發表政治的、科學的、技術的思想之可能，而且也只有中國文字拉丁化，只有中國勞動羣衆口頭語之書面的文字底形成，才能使他們的言文有發展的可能。

（九）大會反對資產階級的所謂「國語統一運動」。所以不能以某一個地方的口音作爲全國的標準音。中國各地的發音，大概可以分爲五大種類：

一、北方口音；二、廣東口音；三、福建口音；四、江浙一部份的口音；五、湖南

及江西一部份的口音。

這些地方的口音，都要使它們各有不同的拼法來發展各地的文化。因為現在住在蘇聯遠東的中國工人，大多數是北方人，所以現在先用北方口音作標準來編輯教本和字典，以後再進行以其他地方口音作標準的編輯工作。

（十）大會認為有些不正確的說話，或翻譯的意思不確當，尤其是在蘇聯遠東的中國工人，特別錯誤得厲害，而且有些腐舊的、不好的意思。例如「合作社」叫作「官小舖」；交會費叫作「打捐」等等，都必須在拉丁化的過程中，加以糾正和改進，來建設新的文字與文化。

（十一）同時，大會認為只有拉丁化，才是使國際革命的、政治的、科學的及技術的各種術語有機的貫輸到中國言語中的一條容易的道路。大會在這方面反對各種傾向；即：反對不需要借用外國語的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理論；同時反對那些認為即刻要把中國一切革命的、政治的、科學的及技術的術語，一律以國際的字來代替的「左」的主張。

（十二）大會認為語言文字是隨着社會的、經濟的、政治的發展而發展的。它當然要有人力的推動，但它也有必經的過程和步驟。因此實行新文字並不是立刻廢除漢字，而是逐漸把新文字推行到大衆生活中間去，到了適當的時候，才能取消漢字。所以那些認為中國文字的拉丁化一般的是不可能、或者說在現在不可能的觀點，及那些認為在拉丁化文字未深入到羣衆之前，應該即刻把漢字一律廢除的觀點，都是不正確的。

（十三）因為拉丁化的出發點，在於根據勞動者生活的語言，所以研究中國方言的工作，在文化政治的意義上，有第一等的重要。大會認為在各方面來研究中國的方言，廣大地來發展這個研究工作，是非常必要的。

第　二　編

世界語者介紹和討論拉丁化中國字

(1933-1935)

中國語書法拉丁化問題

焦　風

中國有全人口百分之八十的文盲（此數係人云亦云，未有精確統計，但大概相去不遠）。所謂文盲，就是只有口上的語言，而無紙上的語言。這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而且這個不堪的現象，早成了被重重壓迫與剝削着的勞苦貧民的解放運動的很重大的障礙。中國語書法之拉丁化就是以給予勞苦貧民以書面的語言爲目的的，也就是說：以給予一種解放的工具爲目的。

中國本有書面的語言——文言。這書面的語言是和口上的語言截然不同的、非常艱難的另一種語言。要學得這種書面的語言，非化許多時間和金錢不可。從前有所謂「十年寒窗」。現在高中畢業（十二年）的學生行文還未必通順。貧民既沒有時間，也沒有金錢，因此便永遠命定爲文盲了。

對於這個艱難的文言，也曾有過革命，如白話文、國音、注音符號、國語羅馬字、簡字等等各種運動。但是這些運動，都只是局部的枝節的改造。或是肯定了文言文，而加以簡易化。或規定了某一種方言作爲標準語。對於貧民大衆，始終無異叫他們去學另外一種語言。這在貧民怎麼能有些許可能性呢？所以這種種非本質的浮面的革命，無論如何不會給予文盲大衆以實際的幫助。

中國語書法拉丁化所採取的道路，和它們的完全不同。它是把活的口話來書面化，用拉丁字母來寫出口上的語言。它不叫大衆去學無異於另一種語言的文言（或所謂白話），以及任何也無異於另一種語言的所謂標準語。它並不反對一種共通的、統一的語言之產生，但無論如何先得讓大衆有書面的語言。其實所謂共通的語言，也只在有了書面語言之後，才更易產生。强定一種標準的共通語言，或許有若干的利益的罷；但是因此而妨害大衆的書面語言之獲得，是無論如何應當反對的。

我們有了一本「五分鐘」。它用國語羅馬字寫北平話（即標準的國語）。筆者在故鄉也曾聽見過教會在教鄉村文盲婦女以羅馬字母，她們用這種字母寫信給旅居在外的丈夫和兒子。這證明這條路的充分的可行性。

在國際每日文選的十二號（上海麥賽而蒂羅路九十號中外出版公司出版　價二分），我譯過一篇「中國語書法之拉丁化」。在那篇文章裏報告了一種拉丁化的中國字母的方

案。雖然我們不能知道其詳細的內容，而且也無法找得詳細的報告，但我們可以相信，這一方向走去，有確實成功的把握。但是我們尊貴的語言革命家，對於這一運動，不但還沒有聽見有人在研究，簡直不大有人提起。

我們世界語者是文化運動中語言方面的工作者。我們的目的是給予全世界勞苦大衆以一種簡單的、得用的國際語，使彼此間沒有語言的障礙，可以聯合起來，共同爲全人類從資本主義的戰爭恐怖中解放出來而鬥爭。那末對於更重要的切身的書面語言之獲得的問題，自然有着更重大的責任。因爲這才是使國內的大衆先有團結和爭取知識的可能。而團結和知識之獲得，無疑的是解放鬥爭所以必需的。　二八，九，一九三三。

蘇聯各民族文字的拉丁化與漢字書法拉丁化

Usojev 作

岡林 譯

沙皇俄國，在戰前的世界中，是一個最落後的國家。也無論在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都是落後的，已開化的全體住民中，只有三分之一的人，能够寫讀。而這個國度裏的更沒有教化的部分，便是住着帝國的殖民地土耳其斯坦、外高加索等地方。專制的沙皇帝國，對於這些地方，是殘酷的搾取着，他腦子裏所思索的，不是他們的進步，只是如何掠奪他們；掠奪一個沒有教化的民族，比掠奪有文化的民族，是比較容易的。因此俄國帝國主義，甚至妨害「Inorodci」（革命以前，對非俄羅斯人的稱呼）創造自己的文化，例如沙皇帝國的最忠實的僕人，牧師 Vostorgor 在一九〇七年舉行的「眞正俄羅斯人」大會上（帝俄時代最反動的組織），曾這樣說過：『住在高加索的許多民族中，最好的便是土耳其系民族。他們是最忠實於沙皇帝國的。因爲他們不進步，他們沒有自己固有的報紙，也沒有識者階級。』所以在這樣的許多民族中，讀書知識是比較俄羅斯人更低的。八%便是他們中最高的比率，許多且只有二——四%。而土耳其曼人甚至只〇•七%。

一九一七年的革命，給蘇聯的整個勞苦民衆，在文化上開拓了一條大道。單是蘇俄有百分之九十三以上的人民能够寫讀，在烏克蘭和白俄羅斯，這種比率還要高（九七——九八%）。

讀書的知識，在從前所謂 Inorodci 中是正在生長着。例如在一九三一年，土耳其曼已經有百分之三十五的知道讀書的人民，更早一點，土耳其曼不曾有過什麼出版物，

但一九三一年，出版的教科書有七五〇・〇〇〇冊，報紙有一六種，雜誌七種，以及其他出版物。爲着文化的需要，在一九三一年，對於每一住民支出了三十六盧布。在革命以前這種支出僅僅〇・五盧布。一般義務學校加入全聯盟之後，不待說，讀書知識在文化落後的民族中，便馬上要增高起來。

爲了要達到所述的成功，便不能不做非常困難的工作——改造甚至創造許多民族的文字的書法。因爲多數的新的書法，是把他們自己的語言加以拉丁化的。這種工作便得到了「拉丁化」這名稱。

拉丁化是需要的。因爲蘇聯治下若是一些沒有教化的人民，蘇聯不獨不能進步，也甚至不能存在。蘇聯的許多民族——例如蘭塞、哥爾德、綽克周，在革命以前甚至沒有自己的字母。他們只有知道讀書以後，才能變成文化的人。而只有他們纔接受了拉丁化字母。拉丁字母之所以被人選用者，因爲牠是最國際化的字母；牠對於拼音的書法，是便利的；並且這種拼音的書法，是最容易學習的，因此牠對於廣大的勞動社會層，是最能接受的。

其他民族，雖然有字母，但是非常繁雜的。常常對於現實的言語沒有用處。爲着要學成那種字母，學習者便得費極長的時間，例如在回回教中，尤其在俄國的土耳其民族中普及了的阿剌伯字母，與他們言語的聲音，就全然不一致。並且人們還得在這種字母的上面或下面，加上許多的綫條符號。此外一個文字(Litero)的寫法在單字(Vorto)的開首、中間、和結尾更有種種不同的樣式。總之，代替着三十三個字母(新的拉丁化的土耳其字母的數目)，人們便得學習一百個字母(舊日的)，而綴字法又是那末困難，要學習十年至十五年之後纔能變成一個能讀能寫的人。如我所說過，這種情形，對於沙皇政治以及對於這些民族中底反革命的榨取者的成分，是有益處的。奴役一些文盲的勞動民衆，是比較奴役已受教化的人們來得特別容易的。那末這種拉丁化的遭受了反動者和反革命者底猛烈的反對，是必然的事。例如在亞塞爾拜然，許多反革命的有產的村民，在索莫里蘭的教派的人底領導之下，把幾十個採用拉丁字母到自己學校裏來的鄉村教師都燒死了。然而不管有這樣猛烈的反抗事實，但這一拉丁化運動，因係特別組織的委員會 NTA(Nova Turka Alfabeto 新土耳其字母)所領導，結局還是獲得了勝利，因爲拉丁化對於這些某時期中被奴役着的民族的勞動大衆底需要，是一致的。首先在雅克托，在一九二一年拉丁化字母由政府公布了。在一九二四年，同樣的情形，也發生於亞塞爾拜然。一九二六年在巴庫地方舉行了第一次全聯盟的土耳其學大會。這裏的拉丁化的擁護者，也終於獲得勝利，現在蘇聯境內每個土耳其系民族(一八個)，都接受了拉丁化的字母。賴牠本身的簡易，牠是很快地在這些民族底勤勞大衆中普及起來，而文盲逐漸消失，文化也隨着生長了。

列寧對一個 NTA 的發起者 Agamali Gli 說過一句頗正確的話：——拉丁字母是你用來在土耳其民族中開始文化革命的第一步。

除了土耳其系之外，還有許多非土耳其系的民族，也接受了拉丁字母。在一九三一年，蘇聯境內已有五十九個民族都把自己的書法拉丁化了。這些民族之一，便是住在蘇聯的中國人——約十萬人——。實在，要有幾千單字纔能應用的「文言」和至少要有一千單字纔能應用的「白話」，都不能滿足在蘇聯的中國人。因爲他們希望活躍地參加這個國家的社會生活。爲了這，變成一個能夠讀書的人是必要的。漢字書法的繁難，在蘇聯華僑中，便惹起了這樣的事實：即許多中國人，只好學習俄文來清算自己的文盲，而對於本國文字，却是一個文盲的人。

這種變態的情形，並不是「注音字母」的採用所能解決的。第一，因爲注音字母到現在爲止，儘管在一九三〇年有過普及大會的決定，但在中國本土，沒有演着主要的或重大的角色。第二，牠比起拉丁字母來，並不是更簡單的。因此有人決定創造一種易於學習和應用的新的中國拉丁化字母。對於這一決定的許多反對論者主張說：中國文字是單音綴的，所以有極多同音異義的字，那末拚音書法，恐將使原文變成不能了解。除此以外，他們又證明拉丁化字母不能標出中國言語的語調來。但拉丁化運動的擁護者，對於反對者底這種主要的論證，用下面這樣的理由反駁了：一、單音綴的僅只是書寫的中國言語。口說的中國言語是多音綴的。二、除了在現在的中國文字中的幾個容易區別的單字以外，人們是不需要語調的。——這種語調在其他言語中，大部分不過担任着重音的任務。

由二十八個字母所構成的方案——（有五個字母用兩個字母組成）在拉丁化專門委員會的兩年以上的研究之後，纔得完成。一九三一年九月，在留俄華僑底政治文化最大的中心地的海參威——這裏的華僑佔留俄華僑總數的一五%——舉行第一次中國文字拉丁化大會。參加這個大會的有遠東與東亞細亞一帶的華僑及新字母聯盟中央委員會的特派委員。中國勞動大衆對於拉丁化問題和文化建設的興趣，是那樣的濃厚：使一座在海參威的中國戲院——在這裏舉行會議，並報告住在蘇聯境內的中國人的文化革命的問題——好容易纔能容納了那麼多的出席者（二千人以上）。大會說明了、並一致接受了中國拉丁化字母及拚音寫法的規則等，而關於在一九三二年中用新拉丁化字母來澈底消滅遠東一帶中國勞動者的文盲的決定也接受了。這種決定，不是一個死的東西，可以由蘇聯中央報紙伊士威斯吉亞報（三三年八月十日海參威通信）上的一電報證明出來：

『在海參威，中國勞動者用新拉丁化字母讀寫的建設，是廣大地展開了。新字母市委員會，頒布了肅淸文字的三十四個要點。現已有一千五百人被教育了，在三個月內，依這要點，來教育中國工人讀寫。但爲着要學習中國舊日的、即被限制過數量的方塊

字，他們却要消耗好幾年工夫。

在海參威，為了已完成短期講習班課程的人們開設了許多學校；新字母地方委員會已出版「拉丁化字母入門」、「拉丁化中俄字典」、及其他許多材料。新字母已宣佈了『在蘇聯境內中國人的文化進步的偉大的前程』！

中國語書法拉丁化方案之介紹

應　人

在「言語科學」第一期上，我們已經提到了中國語書法拉丁化這一問題，不久由蘇聯世界語者寄來關於中國語拉丁化的幾種材料，經過我們少數人的研究和討論，認為這種方案是比較澈底的、進步的、而合乎科學的。究竟牠在中國文化運動和語言革命上有多大的價值，讓大衆自己去評定罷。這裏只作個客觀的介紹，並希望大家一同來討論這個問題。（關於本問題的理論方面，可閱讀焦風譯的「每日國際文選」第 12 號「中國語書法之拉丁化」一文，在這裏我覺得用不着重述了。）

首先要聲明的就是這方案只是中國北方話的拉丁化，因為中國存在着很多不相同的方言，科學地分起來，可分為：北方話、江浙話、兩湖川貴話、福建話和廣東話五種。這五種方言各應有其獨立發展的必要，因之中國語的拉丁化方案應當有五種。現在所介紹的只是中國北方話的一種，南方音和廣東音並沒包含在裏頭。據該拉丁化的創造人稱：將來尚有其他江浙話……等拉丁化方案出現。目前的方案只適用於北方的普通話，這一點是必須要向大家說明的。

中國語拉丁化的字母及其寫法

（一）　字　母　表

A	a	（啊）	Ng	ng	（兀）
B	b	（背）	O	o	（哦）
C	c	（此）	P	p	（丕）
Ch	ch	（吃）	R	r	（二）
D	d	（得）	Rh	rh	（日）
E	e	（厄）	S	s	（四）
F	f	（費）	Sh	sh	（是）

G	g	(革)	T	t	(特)
I	i	(意)	U	u	(烏)
J	j	(意)	W	w	(爲)
K	k	(克)	X	x	(黑)
L	l	(勒)	Y	y	(與)
M	m	(沒)	Z	z	(子)
N	n	(內)	Zh	zh	(紙)

註：字母的讀法，除母音 a e i o u y 及特別子音 c ch j ng r rh s sh z zh 等外，其他子音則讀若 be、de、fe……如世界語之 b 讀 bo，c 讀 co，ĉ 讀 ĉo 也。又 g 之輭音讀「幾」，k 之輭音讀「起」，x 之輭音讀「喜」。

、字母中 z、c、s、zh、ch、sh 以及 r、rh 等字，其本身乃是中國的特別音素，所以當這些子音的本身是單成爲一音段時，對於上述各子音字母，不用再加上母音字母。

例如：z(字)、c(此、次)、s(四)、zh(紙)、ch(吃)、sh(是)、r(二)、rh(日)等是。四聲或五聲(平上去入等)沒有必要在文法上作爲一條規則，只概以活潑的言語爲主，但有幾個極罕見的情形，不在此例，如賣 mai、maai 買，nar 那兒、naar 哪兒？gigo 幾個、giigo 幾個？等是。

(二)字的寫法(北方的中國話適用)

(1)g、k、x 在 a、e、o、u 之前讀硬音，在 i、y 之前讀輭音。

例如：gi(gigo 幾個)、xi(xixuan 喜歡)、ki(kilai 起來)、ky(去)等是。

(2)字母裏的半母音 j、w 用以正確的分出音段的界限來非常重要。牠們祇祇用於音段的開始，而且祇在下例幾種情形的時候。(在海參崴拉丁化中國文字第二次代表大會上，決定 j 的用法，只在於分隔音段，如：zhuji、pingjin。)

一、當牠們後面是母的時候。如 wa、wan、wei 等。

二、j 在 i、in、ing、y yan、ye、yn 各音段裏寫在 i、y 之前，如果這些音段不在某字的開始，而在字的中間或末尾。

例如：yanjin(原因)而不是 yanin；

guanjy(關於)而不是 guany。

三、w 在 u 這個音段中寫在 u 的前面，假如這個音段不在字的開始，而在其中間或末尾。

例如：duiwu(隊伍)而不是 duiu；

iwu(義務)而不是 iu。

四、假如中間或末尾的音段用「a」、「o」、「e」等字開始的，則該音段與前音段用一撇分開之。

例如：ping,an（平安）；pi'ao（皮襖）。

五、字尾的「z」這個音段有兩個用途：

甲、做名詞的「字尾」用，如：

zhoz（桌子）、daoz（刀子）、wenz（蚊子）

乙、做名詞的一個有獨立意義的音段用，如：

wenz'（文字），在這種情形之下，在z之後應加上一撇。

六、茲列舉從母音開始的字段的結尾如下表：

甲、單純的母音，做音段的結尾：a、e、i、o、u、y。

例如：baba（爸爸）、shumu（樹木）。

乙、複雜母音做音段的結尾：ai、ao、ei、ia、iai、iao、ie、io、iou、iu、ou、ua、uai、ui、uo、ye。

例如：kaishui 開水、niunai 牛奶；

guogia 國家、shuoxua 說話。

丙、鼻音的母音做音段的結尾：an、ang、en、eng、in、ing、un、ung、ian、iang、uan、uang、yn、yan。

例如：shan（山）、gungchang（工廠）、rhen（人）。

（註）應該注意鼻音的母音有兩種；即：1。結尾為n；2。結尾為ng。牠們與其他母音的分別，在 an-ang，ian-iang，uan-uang 這些字裏面是完全清清楚楚的。

例如：dansh（但是）；dangsh（當時）。

這種分別在書法中是應該嚴格的遵守。但在（en-eng；in-ing）的情形中，這種分別，並不都是清楚的，所以在書法上，不必遵守一定的寫法。

七、現將純粹的、複雜的以及鼻音的母音的字，都是獨立的字段的，列為下表：

a、ai、an、ang、ao、e、ei、en、eng、i、in、ing、ia、iai、ian、iang、iao、ie、io、iou、iu、yng、o、ou、u、wa、wai、wan、wang、wei、wen、weng、wo、y、yan、ye、yn。

（三）整個字的寫法

一、每一句話的開頭一個字母，要用大寫。

例如：Wo ch goz（我吃果子）

Ta sh gungrhen（他是工人）

二、人名、地名都用大寫。

例如：Xubei（湖北）、Xunan（湖南）、Lu Syn（魯迅）

三、外國地理上的名稱、以及人名、地名、都照本來的發音、

例如：Moskwa（莫斯科）、Berlin（柏林）、Lienin（列寧）、Marks（馬克斯）

四、在文章中每一行寫滿了，而有某個字沒有寫完時，可以將未完的字音段，移到下一行，但只能將未完之整個音段移下，而不能移下音段之半截。

例如：Zhung -guo，但不可以寫作 Zhu-ngguo 是。

五、一切複雜名詞不管其字的性質如何，一律連寫。

例如：fangz（房子）、shxour（時候）、shtou（石頭）、muziang（木匠）、xyosheng（學生）、laodung（勞動）、shexuizhuji（社會主義）。

六、代名詞一樣的也要連寫。

例如：zhego（這個）、zheli（這裏）、nali（那裏）、shema（甚麼）、gigo（幾個）。

七、多數字的結尾字（mn們）與名詞連寫。

例如：rhenmn（人們）、tungzhmn（同志們）、womn（我們）、nimn（你們）、tamn（他們）。

八、與數目相關的數字與該數目字連寫。

例如：izhang zhoz（一張桌子）

lianggo rhen（兩個人）

idiar shcing（一點兒事情）。

秩序數目字的di（第），與數目字連接時，中間加一橫。

例如：di-u tian（第五天），同樣 mei（每）也與di（第）例相同。

例如：mei-r rhen i zu（每二人一組）。

無定的數目字，也應在兩數字的中間加上一橫。

例如：liang-sango rhen（兩三個人）。

在句子中，表示有分數的字，應該照下例寫：

baifenzh i（百分之一），但也可以寫作1%。

baifenzh-rsh di lisi（百分之二十的利息又可以寫作20%di lisi）。

九、複雜形容詞和副詞，也可以連寫。

例如：ganzing（乾淨）、lixai（利害）、gintian（今天）、xaoxaodi（好好的）。

十、副詞：xen（很）、zui（最）、ding（頂）等和形容詞分開寫。

例如：xen xaodi（很好的）、zui siaodi（最小的）、ding dadi（頂大的）。

十一、所有一切的前置詞，都與名詞隔開寫。

例如：shang nar ky（上那兒去）；da nar lai（打那兒來）。

下列各字頭，也當隔開寫：ba（把）、gei（給）、yng（用）。

例如：yng bi sie z（用筆寫字）。

假如後音段是單音綴時，與名詞連寫。

例如：dao giali ky（到家裏去）；

zai zhoz shang（在棹子上）。

在這種情形下，若是在後音段是雙音綴系，那就應與名詞分開寫。

例如：cheng waitou（城外頭）。

十二、接續字，一概連寫。

例如：inc（因此）、dansh（但是）、zhsh（只是）、iesh（也是）、bogosh（不過是）、ziush（就是）、rhanr（然而）。

十三、ba（罷、吧）、la（啦、了）等字概和與他們有關的名詞、形容詞、動詞連續寫。

例如：wo diula dungsila（我丟了東西啦）。

xaolaba（好啦吧）、zouba（走吧）。

（註）感歎詞 a（啊）、ia（呀）以及其他等，與其前面的字分開寫。

例如：Ia! budeliao!（呀！不得了！）。

十四、形容詞及副詞的字尾「di」一概和他們相連的字連續寫。

例如：xungdi xuar（紅的花兒）；

manmandi zou（慢慢地走）。

di 與其前的代名詞連續寫。

例如：Tadi shu（他的書）；

Zheben shu sh tadi（這本書是他的）。

十五、一切復雜動詞不論他們組成性質如何，一律連寫。

例如：dakai（打開）、dedao（得到）等是。

十六、表示時間的 liao 或 la（了）或（啦）、go（過）、zho（着）等字，都與動詞相連寫。

例如：Wo chla（我吃啦），

Wo chgo（我吃過）；

Ta zhanzho（他站着）。

表示將來的 iao（要）、xui（會）與其主動詞分開寫。

例如：wo iao shuigiao（我要睡覺），

Ta xui lai（他會來）。

十七、與動詞連續寫的，有：

甲、表示行動方向的 lai（來）、kv（去）。

例如：xuilai（回來）、xuikv（回去）、shangkv（上去）。

乙、表示行動或情況的，例如：rhenrhen baitian ganxo，ieli shuigiao（人人白天幹活，夜裏睡覺）。

十八、具體的補充詞，應和動詞的賓詞分開寫。

例如：Ni nian shema?（你唸甚麼？）

Wo nian shu（我唸書）等是。

十九、否定詞 bu（不）、mei（沒）與動詞分開寫。

例如：mei kygo（沒去過）；

bu shufu（不舒服）等是。

但是 meijou（沒有）和bush（不是）二字常連着寫。

但否定詞表示行爲是不可能的時候，不管否定詞列在動詞前或動詞後，一律都連着寫。

例如：laibuliao（來不了）；

shuobushang（說不上）；

bukobu（不可不）；

bunengbu（不能不）等是。

至於否定詞的疑問式的字，則在肯定詞的中間加一橫劃。

例如：iou-meijou（有　沒有），

sh-bush（是　不是），

neng-buneng（能　不能）等是。

二十、成語的寫法，也用橫綫來表示。

例如："ujyan-ugu"（無緣無故）；

"ioutiao-iouli"（有條有理）；

"idao-liangduan"（一刀兩段）等。

但有些成語只要有括弧" "不必用短綫，例如："zungrianzh"（總而言之）、"kiioucli！"（豈有此理）等是。

附：中國拉丁化書法之一班（「拉丁化中文辭典」之序言首段）

Cung di-ic biangiang zhungwen latinxua daibiao daxui ixou, Yandung Latinxua sin zmu weijyanxui ziu kaishliao latinxua zhungwendi syanchuan gungzo xo zuzh gungzo, cangia shexuizhuji gianshedi guangda Zhungguo laodung kynzhung duijy latinxua zhungwen biaoshzho gi rheliedi xuanjing.

註：從第一次邊疆中文拉丁化代表大會以後，遠東拉丁化新字母委員會就開始了拉丁化中文的宣傳工作和組織工作，參加社會主義建設的廣大中國勞動羣衆對於拉丁化中文表示着極熱烈的歡迎。

我對於拉丁化的意見

曾獨醒

關於『中國語的應否拉丁化（廣義的）』這一問題，誠如本篇作者所說，討論的時候『已經過去了』，目前的問題的重心是『拉丁化中文（單指具體方案而言）呢？國語羅馬字呢？』了。其實前者已經在世界的某一處，有數十萬人在學習着，使用着，而後者還只是國內極少數的知識份子支持着，不爲一般大衆所注意。自然我們還不能全部同意於本篇作者的意見，我們刊載這篇文章的動機，在於引起大家來參加討論。在上期本刊上，我們已具體地將「拉丁化中國語」的理論和方案介紹出來，使讀者對此有一個更明確的概念。

——「言語科學」編者

大家都知道中國方塊漢字之不合應用和合用的新文字之需要。討論中國文字應否改革的時候已經過去了，我們現在要解決的却是哪種新文字才能合用。作者對於中國文字改革和一切新文字方案素有極濃厚的興趣，見了拉丁化中國語書法之出現無限愉快，特草本篇和讀者們談談個人的意見。

註——爲節省篇幅計，本篇以「國羅字」三字代替「國語羅馬字」以「拉化字」代表「拉丁化之中國語書法」。

（1）

我們很感謝蘇聯的語言學者肯化費二年的精力和時光，爲我們創造出這種新文字，但是我們很願意拉化字運動者要心平氣和些，不單只攻擊各種已成的新文字方案，而應

叫拉化字在實用上有比他們更優勝的鐵證。

(2)

拉化字運動者以為中國文之改造，最初是白話運動，其次是平民千字課運動，第三是注音字母運動，第四是好事的黃侃等之國羅字運動。

這種說法完全不符合事實。最初的新文字方案，還是外國傳教士之拉丁字母中國語拚法，其次是各種拚音字母，（如王小航之官話字母），第三才是注音字母，第四才是白話文、簡字、千字課、以至國羅字。最後，才是一九三〇年可憐的注音字母被貶為注音符號，成了方塊漢字的奴隸。

拉化字運動者忽視了基督教對中國語拉丁字母拚法之偉大努力，和廣闊的應用，普通話和各地方音之拉丁字母拚法至少有數十種之多，每種拚法都有他的讀本和巨卷的聖經。（據作者所知的有官話的、廣州話的、蘇州話的、客話的、潮州話的、溫州話的、廈門話的、南海話的、苗語的拉丁字聖書，上海的聖書公會皆有出售。）此外如馬堅繡牧師編的客話辭典，差不多及得上商務印書館的辭源。拉化字運動者縱然反對基督教，對已成的事實却不應視若無睹。

還有「官話字母」至今在官話區域還有廣大的勢力，為失學平民所應用着，拉化字運動者對他們也不可沒有相當認識。

(3)

拉化字運動者反對國語之存在，認為『……叫（中國）各民族用一種語言講話，不准他們講土白，這是侵略的愛國主義者的政策，為各帝國主義國家所實施着』。

這種論調是謬誤的。第一，中國國語運動之目標乃在漢字本身，決無强逼蒙回藏苗各族放去他們固有的語言之企圖。第二，國語本身是全國最通行的活語言，未被公布為國語之前，已在商業上、政治上成為普通話，可見中國國語是為實際需要而被公佈的。世界上各民族語言不通，感受不便，都可以有公共的國際語，難道中國民衆為了他文化上、經濟上、交通上、政治上的需要，就不應有他的國語嗎？第三，在南洋的華僑大衆，多是南方廣東、福建人，這兩省恰巧不是官話區域，語言最為複雜，同胞之間，語言不通之苦是很大的，自從提倡國語之後，國語被採用到商業上和教育上去，成效極大，凡三十歲以下的人全都能應用國語，以為互助了解的工具。拉化字運動者在攻擊國語的存在之前要睜眼看看事實，不可只以空泛的理論為根據。

(4)

國羅字是爲文化上之實際需要而編創的，决不是好事者的玩意兒，國羅字運動者曾嚴厲聲明尊重各地方音，幷斥責『怕方言搗亂國語統一者』之懶惰愚妄和低能，因爲語言是活的，是時時刻刻進化着的。（見一九二六年疑古玄同在「語絲」上所發表的論文）。拉化字運動者竟輕描淡寫地誣他們……『仍舊未能擺脫標準的統一的國語的範圍，而只想把「國語」拉丁化。』作者從第三者的立場來批評，拉化字運動者未免太『同行相妒』了。

(5)

國羅字拚寫出來未免太長太笨，拉化字把 tzyy（子）寫成 z，確簡捷了當些。可是中國語有他的特殊性，每個 Silabo（綴）常要聲母介母韻母三部相拚合，非用五六個拉丁字母不可，如 Zjang Dingsien（蔣定先）是。所以無論國羅字也吧、拉化字也吧，拚寫來的中國語總嫌太笨太長。

(6)

注音字母被貶爲注音符號，成了方塊漢字的奴隸，實在可惜，拉化字運動者對他施以攻擊，作者很表同情。可是老實說，注音字母比羅馬字母更爲科學化、合理化，更合於拚寫中國語。若（1）把一都份醜劣粗笨之字形除去，代以美觀悅目的新字形——如ㄙㄥㄣㄔ广厂等，都粗笨可厭——（2）增加合用之韻母——如 ong、iong、ien、in、ing、iun——（3）洗除方塊漢字之醜形，改爲橫行，書寫體及印刷體全做羅馬字母的形式以便於印刷，易於書寫……他必能成功爲最完美的新文字。

註——關於此問題，作者另有中國文字改革之途徑論文一篇。

(7)

拉化字的創製者較諸國羅字的創製者更爲勇敢。國羅字的編創者何以不敢依世界語及德文的用法以c字代表「ㄘ」這聲母呢？何以要用笨長的 ts 呢？原因是編創者受傳統習慣所束縛。其實這是無謂的，字母不外爲符號，我們以 z、c、q、x 去代「紫、次、兀、雨」各音，又有什麼不好呢？難道我們樣樣依了外國習慣，外國人就能讀出嗎？如國羅字拚出的 Sheuanjeu chyuan（選舉權）一詞，除了習過國羅字的人，恐怕就是最智慧的語言學者，也不能讀出的。

(8)

拉化字運動者否認聲調在活的言語中之需要，并以爲活的中國語中所謂聲調者不過

是重音而已。這種武斷太抹煞了事實。作者是南方的客家人，認爲這說法在北平話中諒有多少實在性，在南方的各土音中(如客話、福佬話、粵語……)，活的說話裏聲調却非常重要。客話有六種聲調，粵語有十種聲調，若除了聲調，這些土談在舌頭上耳朵裏就成爲不可了解的、含糊的、醜劣的鬼話了。外國教士初到中國南方來，學會了中國話，却不會學得聲調，說出來的話，眞叫人聽了全身起雞皮。如客話中的 marngtsyen shidpoon（未曾吃飯），若讀爲 mangtsien shipon，便不知說什麼了。

過去，外國教士所編的各種中國語拉丁字拚法，多以符號表明聲調，毛病是（1）容易錯誤，（2）難認，（3）不便印刷，國羅字有見及此而不用符號，乃賴字母之變換以表聲調。國羅字最不易的巧妙的成功即在此，太笨太長的弱點也在此。拉化字不管聲調之變化，爽快則爽快矣，到實用時，他可就要叫人碰釘子的！

（結　論）

末了，作者對現存的一切中國新文字方案均感興趣，很希望大家不要提出一種方案就止步，而切要的却是在於把他實用到日常生活中，並滲透入廣大的羣衆中去，生活地證明他的優點，煆煉他的弱點。新文字的創造者更要參考目前已有的各方案，注意國語之價值，更不可疏忽了中國語（綴音上、聲調上）之特殊性，而創造出簡潔的、科學化的、平民化的、藝術化的新文字。若往往互相攻擊，那是於新文字本身無益的。

一九三四、三、一一、上杭。

中國語拉丁化運動之本質與意義

焦　風

看到曾獨醒君「我對於拉丁化的意見」一文，是很高興的。曾君指出「中國語書法之拉丁化」一文（國際每日文選第十二號）中，關於漢字改革運動史實的顚倒，和太忽視了教會所作的拚音字母的工作。這都是可以用在蘇聯的拉丁化運動者對於國內漢字改革運動史實，以及各種方案的研究材料之缺乏，因而認識不够來解釋的。從這一點看起來，國內的語言學家之亟應置身於這一種運動實在是更加明白了。筆者因爲缺乏這一方面的素養，未能在翻譯的時候加以適當的按語，是應該慚愧的。但是現在居然也引起了國內同志的注意，相當地盡了介紹者的任務，這可不能不感謝我們的媒介物——世界

語。中國語言的拉丁化運動產生於外國，經由國際語而介紹到中國來，這一個事實在未來的時代中，是也將成爲一件有趣味的史實的吧。

但是現在且不談這個。對於拉丁化運動的本質和意義，我覺得有略略再加解釋的必要，雖然這解釋還只是筆者自己的見解，是否正確，尙有待於大衆的指敎。

第一、拉丁化和敎會的拼音字母，雖然同取口語書面化的途徑，在本質上却有很大的差別。敎會之傳佈拼音字母，目的在要大衆接受其麻醉的敎養而已，所以這是一種手段，而不成爲一種有前途的運動。一旦拼音字母的作用轉化到爲敎會所不能容忍的境地時，則前途就有問題哩。事實上敎會也決不肯讓他有走到這樣境地的傾向。因此對於大衆解放的運動是沒有何種正面的、積極的意義的。拉丁化則不然，它的大衆的解放鬥爭爲前提，是作爲一種鬥爭的武器而出現的，所以可以成爲一個有前途的運動，這種社會的意義，爲每個語言運動者所不容忽視的。

拉丁化和一切附屬於漢字的各種改革運動，在本質上也完全不同。因爲它是完全拋棄已死的書面文字，而以活的口語之書面化爲手段。這可以使一切（只要能談話的）在短時期內獲得書面語，而無另學別種語言的困苦。

拉丁化是把大衆的父母語來書面化。並不把某一地方的口語書面化，而叫別的地方的人來共學這個惟一的標準語。這是它和各式的國語運動在手段上不同的地方。國語雖然尊重各地的方言，但其第一義是統一的國語、統一的寫法，拉丁化運動並不反對國語之統一。但是它的第一義是先讓大衆獲得書面語，然後才再談國語的統一或過渡用的標準語。如有本末倒置，爲了標準語之確立，而犧牲父母語的書面化——最自然的、最迅速的獲得書面語的途徑——是要遭遇它的反對的。這是它和國語運動者在目的上衝突的地方。

國語運動卽使是以漢族爲限，然而漢語中方言之紛歧是無可否認的事實。因爲紛歧，在某些場合，固然加倍需要共通的標準語，但這同一的原因不就也證明學另一種非父母語——雖然也是漢族方言之一種——之困難麽？如以標準語比Esperanto，各地方言比國語，我們可以明白南洋華僑大衆學國語之必要和應該，但是同時我們可以明白上杭農民用土話唱山歌之自然和無可非議。倘使在目下全世界的人類一律都已學會世界語，這自然是最好不過的事情，因爲連我們的國際語問題也就此解決了。然而這有否可能？在眼前這樣的社會關係是絕無可能的。那末我們不得不從事於國語運動。不但從事於此，而且應排斥世界語運動者——倘使世界語運動者竟敢提倡世界語來代替國語和方言，乃至無條件的反對學習一切外國語的話。筆者從前也曾作過如此主張，未免錯誤得太幼稚了，如曾君所說的犯了只以『空泛的理論爲根據』的毛病。但是世界語運動如不犯這樣的錯誤，則世界語運動和國語運動不但並行不悖，而且是同一傾向的姊妹運動。

然而我們來看看現在的國語運動，可有避免上述的錯誤沒有呢？

國語運動者想同時解決書面語之獲得和統一標準語之建立這兩個問題，結果便大大妨礙了文盲大衆獲得書面語這一個要求。這是它招致攻擊的原因。

據筆者的見解，拉丁化運動不但不會太忽視國語運動的價值，凡是一切爲實際生活所需要的東西，都將爲它所重視。在拉丁化開始乃至拉丁化成功之後，在許多時候之中，筆者能預言連漢字都尚要在相當限度之內，被容忍着的。

讀了「我對於拉丁化的意見」之後

應　人

——答曾獨醒君——

讀了本刊第七、八號上曾獨醒君的「我對於拉丁化的意見」以後，我很歡喜的是對於拉丁化的問題，已經展開了討論；同時曾君對拉丁化的本身　還提出了許多理論上不同的意見來，現在我來就曾君所提出的問題，逐一加以研究和討論。

（1）

我們首先應當明瞭的是中國語拉丁化不是蘇聯的語言學者『爲我們創造』出來的，創造它的是在伯力（Xabarovsk）旅蘇華僑文化突擊隊領導之下的遠東邊疆拉丁化委員會，不過參加有蘇聯的語言學者的共同討論而已。因爲單由一個民族絕不能爲別一民族創造出適用於其本身的語言來。這一點希望研究拉丁化的人們加以注意。

同時我們還須理解蘇聯境內存在着十萬華僑（最大多數是文盲）這一事實。隨着建設的猛進，人民生活的提高，旅蘇華僑的文盲掃除運動就成爲非常迫切的工作。由於這一個要求，才產生了拉丁化運動。我們如果忽視了這一點，就無法把握拉丁化運動的意義。

（2）

第二、曾君說拉丁化運動者忽視了教會對於中國語拼音化的工作、關於這一點，本刊九、十號焦風君在「中國語拉丁化運動之本質與意義」中已經答覆了。他指出的拉丁化與教會羅馬字之本質上的不同，我完全同感。我覺得，曾君把教會羅馬字看得過高了

一點。他只皮毛地贊嘆教會對羅馬字化的「偉大努力」，沒有同時在本質上去認識它作爲麻醉手段的有害性。自然，我並不想全部抹煞教會對於拼音化的努力，我還主張：中國的拉丁化運動者有批判地來研究教會羅馬字、國語羅馬字等等已成方案的必要。

（3）

談到所謂國語問題，我們首先要認識國語的本質。國語是一個國家內某一支配民族强迫其他少數民族使用、而企圖消滅其他民族語的語言，所以它有着濃厚的侵略主義的氣息。如帝俄時代的大俄羅斯語、安南的法語、朝鮮台灣「滿洲國」的日語都是。歷史告訴我們：當Burgaro起來反抗封建的時候，爲了在全國推銷它的商品及奪取全國的統治起見，它必然採取國語這一語言的武器，而引起了今日這樣的帝國主義的階級，國語亦必然成爲侵略殖民地的工具。中國的國語運動，也是爲這同一社會層所支持的，所以在本質上和前者是相同的，只是因其本身的無力，所以至今未能完成這一企圖而已。拉丁化運動者並不反對統一的民族語，所反對的是侵略主義的國語。

曾君說：『中國國語運動之目標乃在漢族本身，決無强迫蒙回藏苗各族放棄他們固有的語言之企圖。』我想，這是不確的。不但一九一三年的「讀音統一會」（注音字母就是這會決定的）中參加着代表蒙古新疆的會員，而且在國語運動歌中也有這樣的話：『咱們的國家，地方大極啦，人口多極啦……』要說這裏的所謂「國家」，所謂「人口」，並不把漢族以外的少數民族包含在內，是無論如何說不通的。可見所謂國語運動的「國語」，是作爲『合蒙藏準回二千萬里異語民族之感情』而提出的國語（règna lingvo），並非「目標乃在漢族本身」的民族語（nacia lingvo）。

曾君說：『國語本身是全國最通[illegible]活語言，未被公佈爲國語之前已在商業上、政治上成爲普通話，可見中國國語是爲實際需要而被公佈的。』從曾君這一段話中，我們可以看出我上面對於中國國語的本質之估計是一點沒有錯的。所謂國語『已在商業上、政治上成爲普通話』，不正是說明了國語是大腹賈官僚政客知識份子等「上流人」的普通話嗎？不是正說明了國語是脫離大衆、非大衆的東西嗎？是的，『中國國語是爲實際需要而被公佈的』，但是這是『在商業上政治上』握權的高貴的人們『實際需要』，而決不是大衆的『實際需要』。

要是說，國語運動者所提倡的國語已經是種超階級的全民族的普通話，那末，國語既已統一全國，不但拉丁化運動者的反對是種多事，連國語運動也大可不必的了。

曾君又說：『在南洋的華僑大衆，大多是廣東福建人，這兩省恰巧不是官話區域，語言最爲複雜，同胞之間，語言之不通之苦是很大的，自從提倡國語之後，國語被採取到商業上和教育上去，成效極大，凡三十歲以下的人全都能應用國語，以爲互相了解的

工具。』我不知道在南洋過着奴隸生活的苦力、「猪仔」，是否也包括在曾君說的「華僑大衆」之內，他們是否『全都能應用國語』，說得一口漂亮京腔，四聲不錯而音調鏗鏘？所以在得到具體而確切的證實之前，我不敢遽然就相信。但是曾君又何必一定要以南洋華僑爲例呢？就拿廣東福建來說吧，國語是否爲『凡三十歲以下的人』都能應用呢？商人、官僚、知識份子等以外的大衆是否全都接受了國語呢？我想國語運動者也該如曾君所說般地『要睜眼看看事實』才好。

（ 4 ）

拉丁化運動者指摘國語羅馬字運動者，說他們『仍舊未能擺脫標準的統一的國語的範圍，而只想把國語拉丁化』。曾君認爲這是對他們的誣蔑。那末，要並不誣蔑起見只有說：『他們業已擺脫標準的統一的國語範圍，而只想把方言拉丁化』了。然而，我們『睜眼看看事實』，現下國語羅馬字運動者究竟要的是什麼呢？曾君在該文的第三節中爲國語聲辯的一段話不就是最好的證明嗎？

國語羅馬字和國語統一運動是不能分離的，所以國語羅馬字在創製當時就並未爲文盲大衆着想過。拚法的累贅繁複，和方塊漢字一樣拒絕大衆去學取。所以，結果恐怕不過是有教養的文人學者案頭的擺設而已。在田野勞動的農婦，是不配、而且無法穿一雙高跟皮鞋的。拉丁化是爲了大衆而創製的，雖然穿高跟皮鞋的人嫌它粗野鄙俗，但在大衆看來，却比國語羅馬字來得强。

（ 5 ）

曾君一方面支持國語羅字，一方面却[illegible]音字母之貶爲注音符號，並主張注音字母改造後『必能成功最完美的新文字』：這[illegible]在令我非常吃驚的。如果肯定了後者，那麼一切國語羅馬字、拉丁化都該打倒了！曾君的這種主張，使我想起吳稚暉、黎錦熙、錢玄同等的『國語羅馬字要一千年後（吳）、五百年後（黎）、一百年後（錢）通行』的話來：同樣都是國語羅馬字運動者，經不起事實的打擊，於是對於自己的主張表示了動搖。

（ 6 ）

我認爲「聲調」是和方塊漢字不可分離的。因爲漢字是單音節的，同音的字眼很多，這才有「聲調」的必要。拉丁化要把口語來作基礎，所以無需劃分四聲。在口語中，「聲調」不過扮着重音（akcento）的脚色而已，所以除了幾個特殊的例外以外，拉丁化是不表出四聲的。

聲調不祇是中國話裏有，各種語言，莫不皆然。但是各國的文字的重音（除了重音有固定位置的文字，根本無需表明外）和聲調幾曾在拼法中表示出來過呢？如果眞要在文字中表示聲調，頂好的辦法還須畫出波浪形的弧綫，或是與五綫譜對照，但是這已成爲音韻學講義、或是語言學家的筆記，已不是大衆所需要的簡易而適用的文字了。

（7）

總括地舉出兩點，作爲本文的結論：

（一）脫離了大衆的觀點，脫離了政治社會的現實基礎，來談現階段的中國語言革命問題，決不會得到正確的結論的。

（二）拉丁化運動者並不抹煞一切既成的方案，而且還歡迎國語羅馬字運動者以及其他方案主張合作，但以他們同意上述第一項的原則爲前提。



第　三　編

從大衆語的討論到拉丁化的提倡

(1934-1937)

大衆語·土話·拉丁化

葉籟士

大衆語問題最初是作爲一個文學上的用語問題而提出的，這樣把問題局限於文學以內的結果，不單妨礙了這個討論的發展，而且有『一場無結果』的危險的。我們在討論建設大衆語文學時，不能無視大衆教育的問題，否則我們的討論永遠是與實踐分離的空論。祇是說『接近大衆，向大衆學取，理解大衆』是不够的，必須使大衆來直接參加大衆語的集體創造，才能完成大衆語創造這一任務，只有在大衆教育之中，才能建立大衆語文學。

大衆語應該就是「現代中國普通話」，這個見解是對的。但是這種普通話現在還只是種胚胎，它的具體的面貌尚未形成。中國最大多數文盲大衆，至今還用着各別的土話。所以我們當前的急務，就是首先要給與最大多數的各地文盲大衆一種簡明容易的各別的「土話文字」（以土話爲標準的書寫文字）。「土話文字」的發展，不但決不阻礙大衆語（普通話）的形成，而是提高了各地大衆的文化水準，給予他們直接參加創造大衆語的可能，促進了統一全國的大衆語的完成：所以「土話文字」是消滅文盲的利器，非但和大衆語並行不悖，而且是大衆語創造中必要的步驟。

白話文游離大衆的原因，是在於五四發動者這一社會層本身的無力，正和他們在政治上的成就一樣，白話文在中國語言的民權革命上，也未能澈底完成它的使命。白話文在形式上繼承了封建文言文的象形方塊字，這是對封建文言文的一大妥協；一方面種下了今日「復興文言」的根源，使文言文可以喬裝了混進白話文中去（如語錄體之類），一方面使白話文對於大衆依然是種繁難的文字。白話文語彙的貧弱，以及話文的不能一致（夏丏尊先生）也因爲象形的漢字阻止了它的發展。（今日我們口頭語中有着無數的擬聲字，但能有多少可以用漢字來表現的呢？）所以我們要創造「土話文字」和大衆語，就應該堅決地打倒象形漢字，採用拚音文字。只有如此，才能做到『大衆聽得懂，說得出，看得明白，寫得來』的地步。

關於中國語言的拚音化，過去已經有了國語統一籌備會的「注音符號」（原名注音字母）和「國語羅馬字」。它們的最大的缺點，就是都以北平話强迫作爲標準，而要學

像遇穪「京腔」，即在知識份子也是非常困難的。我們只要看自政府發表以來直到現在，可曾得到幾分效力？注音符號因爲不能忘情於方塊字，結果成了非驢非馬的怪物，而且不便書寫。至於國語羅馬字，因爲要嚴格區別四聲，拚法就變得非常繁雜難學，據說知識份子也須二三年才能學會，所以對於文盲大衆不用說是根本要不得的。在簡單易學上，在蘇聯華僑創製的「拉丁化中文」（創案者是旅俄華僑文化突擊隊領導下的「遠東邊疆拉丁化委員會」）就要强得多。「拉丁化」不但廢去四聲。而且聲母（子音）單獨也能發音，像漢字中「文字」兩字，國語羅馬字要拚作 Wentzyh 。而拉丁化只作 Wenz。又如「世界」兩字，前者作 Shihjieh，後者作 Shgie，自要簡易得多。蘇聯的華僑以山東人佔多數，所以「拉丁化」是以山東、河北、東北一帶北方土話作標準的。它的目的在於給該處大衆以一種筆頭語，並不是用來强迫全國用作普通話的。根據拉丁化委員會的意見，中國可分全國爲五——七個方言區，而把各區方言都拉丁化，以消滅各地的文盲。因此「拉丁化」是非常值得我們研究和參考的，我們特別要注意的是：它不是學者書桌上的方案，而是在伯力、海參威一帶華僑中的一個極廣泛的文盲大衆掃除運動了。

我上面提出的「土話文字」，預料一定會遇到許多反對和非難的。一定有人說：提倡拚音的「土話文字」會使中國分裂，『分散各地居民的文物的聯繫』，反不及文言文、白話文的能統一全國。我的答覆是：漢字（不論文言文或白話文）所聯繫的是『執武器』和『搖鵝毛扇』的人，而不是大衆！漢字始終與大衆無關的！而且我在上文已說過，全國統一的大衆語和「土話文字」是平行不悖的，只有提倡「土話文字」才能促進大衆語的成長。企圖用某地土話（不論其爲北平話或是南京話）作爲標準來統一全國，終歸是徒勞的。注音符號和國語羅馬字的失敗已告訴了我們。

國語羅馬字，我曾看過一點，但是至今尚未學會。關於拉丁化的書，我見過三種，其中一本是字典，一本可以算是文法（拚字的方法和檢字），都是蘇聯世界語同志寄來的，也只隨便看了一下，最近又看到一本 Sin wenz（「新文字」），是拉丁化中文的課本，其中一個漢字也沒有的，但我已全部讀完了。我覺得「拉丁化」也許尚有若干小缺點，然而它既成爲一種大衆運動，一定能在實踐中得到解決的。

我贊同玶耶、司馬疵等先生對於「方言土話」的意見，因此在匆忙中寫了這篇文章，一方面更介紹了一點「拉丁化」。至於「拉丁化」的詳細內容，這裏無法多談，只好以後再寫了。關於討論「拉丁化」的文字，目下買得到的，恐怕只有中外書店「每日文選」第十二號「中國語書法之拉丁化」（自世界語中譯出的）一文，雖然那篇文章似乎不無獨斷之處，但爲理解「拉丁化」的理論起見應該拿來一讀的。

由反對文言文到建設大衆語

高　荒

——關於這一次論戰底內容的速寫——

文言文復活運動是封建復古潮流中當然有的現象，對於這一運動的鬥爭，當然而且必然是反封建復古運動底一翼。那麼，被整個反封建的陣容所規定，這個鬥爭底基本力量是勞苦大衆底力量。此刻表現得最明顯的，是站在勞苦大衆底立場上的知識份子思想家底力量。換句話說，這個運動是勞苦大衆底文化鬥爭日程上的一項，目前最緊急的一項。

所以，『「大衆語」問題底提出，表示了這個問題得到了正確的發展。這意思並不是說由一個問題發展到了另外一個問題，而是指出：這是一個運動底兩面。認清了封建復古運動中的文言文復活運動底本質，就一定會達到建設「大衆語」的結論，祇有「大衆語」問題得到了具體的解決和實踐的效果以後，反文言文鬥爭才能够爭取實質上的勝利。』

首先要觸到的，是這個論戰到現在爲止，所提了出來的幾個重要的具體問題，對於文言文底勢力的估計，對於「白話」底性質的估計，對於「大衆語」底內容的規定。

文言文固然已經成了僵屍，但僵屍而居然復活了，這就說明了還有使這個僵屍能够復活的堅實的基礎。反對文言文運動是這個鬥爭底一面，一切過小的估計都是有害的。文言文底勢力一方面表現在它還沒有失掉的廣大的地盤（公文、信札、各種應酬文、報紙、……最重要的是學校國文、作文等）上面，另一方面，普通所謂白話文，在內容上、形式上都是和文言文相通的。白話文，是文言文最有力的友軍或後備勢力。

其次，爭執得最厲害的是關於「白話文」底性質。說白話文是買辦資產階級底東西，這顯然是一個不正確的估計。白話文固然有和買辦資產階級相通的一面，但也有和大衆相通的一面。在形式上，白話文底基本的語彙、語法，也是勞苦大衆口語底基礎的部份；在內容上，白話文現在創造了不少的進步的作品，是理論繙譯文底唯一工具。我們不能把和大衆底生活需要結合着的白話文拋掉。大衆裏面的作家會把白話文裏面合乎大衆需要的部份提高，不合乎大衆需要的部份消滅，在實踐中將白話文「揚棄」。

然而，什麼是「大衆語」呢？在許多解答裏面，表現了一個最强的傾向，「國語統

一運動」的傾向。先在腦子裏面放下了抽象的原則，想創造出一個合乎這個原則的全國通用的「大衆語」來。有的人只是抱住這個原則，左邊反對白話，右邊反對土話方言，使「大衆語」成了一個烏有的東西。有的人甚至發表了以北京話爲標準的奇怪議論。

但是，『建設「大衆語」必然地是大衆底文化運動中的一個問題。從大衆底生活需要出發的文化鬥爭，一方面要反對一切封建的文化麻醉，一方面要滿足他們底文化欲求，使他們底向前的志願和切膚的情緒得到表現。所以，眞正的大衆語作品，必然地要帶有大衆底土底氣息，汗底氣息，能够充分地傳達大衆底生活需要，表現大衆底生活色彩。』

那麼，一方面被以大衆底生活需要爲基礎的文化鬥爭任務所規定，一方面被中國語言底分歧條件所規定，所謂「大衆語」，註定不是一元的「國語」式的東西，而是各各以當地的大衆爲對象的多元的發展。在實踐裏面的作家或大衆自己的作家，對於他所選作主要對象的特定領域裏的大衆所熟悉的白話（普通話）裏面的部份，他一定會儘量地運用，一方面採用必要的方言土話，使他底作品能够充分表現他所要表現的大衆底生活。所以，實際的文化鬥爭工作，會產生以上海底大衆爲主要對象的大衆語作品，以廣東底大衆爲主要對象的大衆語作品，以長江中部底大衆爲主要對象的大衆語作品……。這樣的大衆語作品，一方面各各地適應了大衆底需要，一方面包含了向更高的大衆語發展的最好的成分。

所以，大衆語問題不是一個單純的言語學上的問題，而是一個以大衆底生活需要爲基礎的文化運動的問題。

五四的白話文運動，兩年前的對於白話的批判和建設大衆語運動，近代口語底變遷及分佈系統，漢字拉丁化問題，大衆語與大衆文藝問題，國際的、國內的復古運動與大衆語建設運動……等，都要展開具體的討論，要展開具體的描寫和分析。防範這一運動底流產，反對一切退陣或過於樂觀的現象。然而，一切鬥爭都要沿着在這裏簡單地提出了的主綱前進。

大衆語運動的幾個問題

開　心

——大衆語的特質和任務——

大衆語的建設，在現在已經不是應該不應該的問題，而是怎樣進行建設的問題了。這決不能和某些人所想像的一樣，只是看做對「文言復興運動」所起的一種「反動」，實在應該認做為滿足大衆的文化需要的一個長時期的鬥爭；把這鬥爭解釋為白話文言的論戰固然不妥當，就是單從語文本身去認識這鬥爭的意義也是不够的。因爲大衆語運動，一方面是要破壞陳腐的語文形式與所寄托的社會意識、另一方面更要利用新的語文工具傳播進步的文化意識於大衆中間，所以這運動必然包含兩種主要任務：一是爲大衆的教育而鬥爭，提高大衆的文化水平，即是使語文轉變爲大衆吸收智識、發表意見的便利工具，再則是要改造中國的文化，掃除矇蔽羣衆的奴隸意識、帝國主義文化影響，以及各種寄生的意識形態。跟着這兩個問題的澈底解决，也就聯帶解决了中國學術文化的發展問題。

大衆語不但和僵屍式的文言不相容，同時也不能和現下的所謂白話與國語妥協，關於大衆語和白話文的不同點雖然有人略略指出過，我們覺得還欠充分，所謂白話文不光是和大衆的需要距離太遠，只能通行於少數的讀書人與官僚紳商中間，而且因爲它繼承了許多文言遺毒（如用語上、意識上、寫法上等），極易變成爲跟時代背反的陳死文字（如新鴛鴦蝴蝶派、語錄派等的文字）；同時所謂白話文不一定是現代的，像提倡白話文的老將們就常從舊書堆裏去尋找歷代的白話文學，作爲文章模範，拚命抱住幾部「水滸」「紅樓夢」「西遊記」，表示自己所提倡的白話文是有來歷的。這在大衆語就不然了，大衆語雖然不能憑空産生出來，自有它的社會歷史意義；但它用不到從死去的或病態的白話文裏去找什麼模範。它的主要源流，就是現代活的大衆日常所通行的話語，唯有最能代表大衆的需要、吶喊、情緒，最能表現進步羣衆的意識的語文，才是眞正的大衆語文，這種語文，如果有組織地用來描寫各色各樣的大衆生活與現實社會，報導歷史的進展路綫，就成爲大衆文藝！所以大衆語必然是現代的、富有流動性的，而且必然是在形式和內容上一致，即在用語、寫法、思想上全都拋棄陳腐的屍骸的。因此宋代的評話等並不能和現代的大衆語沒有差別地看待，在另一方面，街頭巷尾供給大衆以低級趣味的說書、唱本、舊的小說（如「薛仁貴征東」「羅通掃北」等）以及各地教會印行的土話聖經，也不是大衆語文。

大衆語和所謂國語也不相干，我們暫不論國語在理論上的不妥，在事實上國語這東西不過是官話的變相，它並不是大衆自己通行的話語，用官僚的、紳士買辦的官話與文話來征服大衆的意識，替少數人造成一些文縐縐的交際語，這就是國語所要做到的；至於國語所用的話語，乃是凝固化了的，和自然的繼續向前發展的大衆語也不可比擬，隨着大衆的交通發展和文化水平提高，大衆語的材料與內容也必逐漸豐富起來，大衆語一方面不能不依據大衆的需要而帶有可以伸縮的普遍性，另一方面也不完全拒絕地方的習

慣語，我們在事實上可以看見各地大衆在共同談話會議時，就有一種自然的通用的語言，這種語言是和所謂國語不同的，倘使他們生活的關係複雜起來，生活、利害、意識都向於統一化，各地的方言自然就更會逐漸互相消融，互相吸收，更加擴大已有的通行話的語彙了。自然，這不是一下子可以做到的，在現在並且有許多阻礙，將大衆隔開起來，但是大衆語運動必然向着這個方面發展，是沒有疑問的。

我們常聽人說，中國方言的複雜是造成中國混亂分裂的原因，幸虧有了統一的文字，（指秦代以來的象形文字而說），各地的人才能彼此通往，不致完全隔漠，其實中國方言所以會這樣複雜，根本固然是由於各地封建的、閉鎖的經濟和封建的政治割據造成，而文字爲少數人所獨占，使歷代的大衆沒有緣分和「統一的」文字接近，使文與話的相差一天一天遠起來，這樣就更加阻礙了大衆交換他們的意識言語，只有在將來文話合一而採用拚音書法的時候，才能更加溝通各地大衆的精神交換關係，由方言的相吸相消，而漸漸消滅各地方言的過大差異。當然所謂『文話合一』，是指寫出的文字與一般大衆的口語合一，因爲少數知識份子說出口的話語仍舊不是大衆所能完全理解的（例如有好些人說話時就慣咬文嚼字）。所以『文話合一』也是有條件的。

自然，中國文字要達到完全大衆化，只有在象形文字轉變爲拚音文字以後，因爲象形文字在大衆的學習上、使用上，無論如何是有許多困難的，但這却不是說，在拚音書法沒有成功以前，就不能使語文大衆化，而且只有經過語文的大衆化運動，才容易使拚音文字成功，因此今後爲大衆語努力的人，應該要進一步將漢文拚音化問題和大衆語問題聯帶的提出來討論。

努力大衆語運動的人必須很堅決的爲大衆着想，而親自做到語文的大衆化，像作者在前次「我們需要什麼樣的文體」那篇文字中就不知不覺夾進了幾句文話，這究竟是由於自已太疏忽了，和對大衆語認識不够，我們要經常檢查自已的文字，看有沒有舊的渣滓夾進去。

——關於大衆語的寫作綱領和幾個疑問的解答——

大衆語運動不能認爲五四式的白話文的延長或改良，因爲這不是一個枝枝節節的形式修正問題，而是形式與內容向着更高階段變更發展的問題，五四時代的所謂白話文學運動是和當時市民層反對封建文化意識的運動相調合的，跟着市民層向帝國主義封建勢力的投降，所謂白話文也就逐漸暴露出它的向後轉危機，它不能抵抗封建式的文言復辟運動，甚至在許多地方和文言文及其所依附的社會意識妥協合流，大衆語運動正是配合着更高級的社會發展浪潮，針對着白話文的危機而勃起的，它一方面要使語文和大衆的社會鬥爭文化需要密切聯繫起來，別方面更要在建設新的語文形態的過程中，加緊反文

言餘孽及其所依附的封建意識的鬥爭，自然同時亦不放鬆寄生性的白話文的破敗，完成白話文運動所沒有完成的任務。

要是說五四的白話文運動只是給中國的死文學屍身剝了一層皮，大衆語運動就是要更進一步設法火化這屍身，防止僵屍式的新舊文言的活動；因此我們在目前就有提出大衆語寫作的具體綱領的必要。下面的幾條綱領就是依據最近各家提出的一些比較正確的主張、再加上作者的一些意見作成的，希望大家補充修正：

一　關於寫作的意識的

（１）不寫反科學的文字（不抹煞事實，不鼓吹迷信，不曲解眞理，不掩飾錯誤，不帶着科學的假面具向科學眞理進攻）。

（２）不寫反革命的文字（不替帝國主義及一切榨取制度宣傳辯護，不妨礙社會的進展）。

二　關於寫作的方法的

（３）不夾用死的文言句子和古文成語。

（４）不用死去的白話土語。

（５）不用死去的洋典。

（６）不故意堆砌，不用艱深古怪的字眼。

（７）不寫死的落後的公式化文字。

三　關於寫作的態度的

（８）不寫迎合低級趣味的油腔滑調的文字；不寫一切舊形式的詩文（如做律詩、塡詞等）。

（９）不寫含糊的投機式的滑頭文字。

(10)不寫虛僞的、浮誇不實的、處處以個人爲中心的肉麻文字；不用無聊的客套。

現在讓我們來解答幾個關於大衆語建設的疑問。

因爲大衆語反對夾用文言語句，有人就担心這樣一來，語彙一定不够用，其實這是不成問題的：第一，大衆語是在大衆的生活需要中生長發展的。只要我們肯多接近大衆，就可從他們的實際生活中學習發見許多很自然、很寶貴的語彙，這種語彙是比死的成語典故活潑眞實多了。譬如今天申報上有一則關於居禮夫人死的消息，路透社的譯電居然搬用『躬操井臼』一個死成語，使居禮夫人立刻變成爲中國古代一位「賢內助」，這和用『荊釵布裙』來描寫西方的儉樸女子有什麼分別？而大衆語中所採用的成語，主要的是貼合事實教人容易懂得的現代話語，就不用化裝爲古屍嚇人了；第二，大衆語雖然反對用死的、不合理的成語，但易懂的、合理的成語有時亦可酌量採用，如『狼吞虎嚥』『咬文嚼字』『臨機應變』『歌功頌德』之類倘使沒有適當字眼代替，似乎可以用；第

三，大衆語的文法極其靈活，富於可變性，很易創造新的語彙，如陳望道說過，『實字虛用』（名詞變爲動詞等）、『虛字實用』（動詞變爲名詞等）大衆語就勝過死的語文，我們可以利用這種文法優點添加新語彙，將來大衆語文普及，大衆們自己也會創造自己够用的語彙；第四，大衆語旣然是現代的，當然同時亦就不能脫離國際文化影響，因此國際通用的新術語並不妨按照大衆的需要與理解程度適當地採用，將來拉丁化書法如成功，吸收外來語就更便當了。

又有人愁大衆語很難確定一定的標準，究竟還是用土話呢？普通話呢？或國語呢？對這問題好些人發生了不少誤解。關於這一問題我們在前面已經略略說過，這裏要補充的是：大衆語並不是可以拿出一個呆板的標準來依據少數智識份子的主觀想像一下子完成的，它乃是在大衆的生活關係的發展過程中繼續擴展的，大衆在不斷的流動交通中自然而然會形成一種普通性的話語，一面淘汰方言土音，一面使某些特殊的方言土語（如「揩油」「搗蛋」「豬仔」等）逐漸失去它的地方性而變成爲各地通用語。大衆語就是反映這種語言的自然發展過程而加以文法的理論的組織的，它一方面採取容納大衆的通用話語，溶解地方土語，一方面又推廣前進的、流動的、羣衆的通用語於落後的羣衆中間。至於國語的不合理，在前面已經說過了。

還有人以爲在目前的中國，國民教育極端落後，要想推廣大衆語簡直是不可能的，而且大衆語有降低文化水平去遷就落後的大衆的趨勢。我們不否認在大多數人連字都不識的文盲狀態之下，要想普及大衆語文不是一件容易事，但是我們第一，應針對着中國大衆文化發展的不平衡而供給各種大衆以不同的語文教育，一步一步去使得他們按照自己的需要達到能讀，能聽，能寫的地步；第二，我們應認識大衆語只是一種傳達思想、普及知識的便利工具，它僅僅是要拋棄那些浪費時間精力及寄藏腐舊意識的不合理的文字屍骸，而決不是要降低文化知識水平；第三，我們應認識，大衆語是把最進步的羣衆的意識作爲中心領導去克服落後的羣衆的迷信、俗見與封建奴隸意識，而斷不是遷就後者。所以不能機械地以爲大多數民衆是落後的，大衆語一得勢，落後的意識就會流行起來。

——建設及推廣大衆語的辦法——

大衆語在現在應該由原則的討論轉化爲具體辦法的研究，由理論的鬥爭發展成爲實際的運動。光是在文字上、口頭上做論辯提倡的功夫，不下勁去設法建設、推廣大衆語，這個運動必然要給淸談主義磨去它的鋒銳，大家隨便談談就拉倒了。

在原則上，我們得承認大衆語祇有在進步的智識份子和大衆接近以後才能取得成功的保證，但是光是說着『和大衆接近』或『到大衆中間去』，沒有具體的切實的辦法而

照此實行，就能建設大衆語麼？事情沒有這樣簡單。

怎麼樣去建設大衆語？我想在這大題目之下至少包含着下面幾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誰來担當建設及傳播大衆語的任務？大衆語運動的主動力不消說天然是有着最進步的意識的大衆自己，他們要肩起領導落後的羣衆的責任，在他們領導下的大衆語運動必然是和整個的社會文化戰鬥聯結的。但是大多數的進步大衆的教育文化水平很低，他們同樣需要別人來教育自己，所以在開初須有接受前進的大衆意識的智識份子(著作家、教育家、藝術家、記者、學生等)來幫助，來促進。這件事看去似乎是很矛盾的，在表面上顯得好像是智識份子領導大衆。但是事情是越想越清楚的。進步的大衆自己領導大衆語運動，它的眞實意義是他們自己的意識和鬥爭作爲領導的要素，智識份子不過是幫助他們的文化鬥爭，供給他們以武器罷了。好像我們替一個不識字的人寫信，我們只能代他表達心裏的意見，而寫信的主人實際還是那個不識字的人自己一樣。不過智識份子除了供給武器予大衆而外，還得多多參加大衆語的戰鬥，要很耐心地去跟大衆學習、體察，同時用他們自己的話語來教育他們，克服他們一些落後的意識，爲大衆所需要的民衆學校、識字班、補習班、讀書團、圖書館、報社、劇社、俱樂部等必須由前進的文化團體多多建立起來，利用這些機關去傳播語文智識於大衆中間。前進的文化團體在事實上有成立一個大衆語運動同盟之必要，這同盟吸收大衆的幹部份子及進步的智識份子，參加推動大衆語文化，造成一條大衆語的聯合戰綫。最後在所有的大衆教育文化機關中都要有眞正的勤勞者來參加，形成一批大衆替大衆自己服務的幹部。

第二個問題是用什麼工具去建設推廣大衆語？在目前良好的拚音文字在國內旣沒有出現，我們勢不得不利用現有的漢文去教育大衆。當然採用的漢文要淺近易懂，要合乎他們的需要，不能和他們的口語與生活距離很遠。對於文盲的大衆教他們識字自然是很要緊的，但是單單識字是沒有用的，必須要供給他們以最愛讀、最易懂的讀物，用通俗的圖畫、幻燈等幫助他們理解。試驗推行拚音書法可以和讀漢字同時並行，因爲拚音字可以幫助漢字的讀音，而且他們運用起來比較便利。我們常常看見各地教會將羅馬字拚音法教授不識字的教徒，他們居然在很短期間可以學會寫信，不過所拚成的音全是土話罷了。我們可以根據大衆的通用話語讀音教給他們合理的拚音書法，這是需要大家研究實驗的。旣然大衆的文化水平不同，所以就要對準大衆的文化不平衡供給他們以不同的教育；各種爲大衆寫的小說、詩歌、論文、劇本、連環圖畫等，要按照各種不同的大衆的需要編印出來，要顧到他們的興趣，這樣用來代替那些落後的小說、唱本、連環圖畫等以及教會的傳道宣傳品。對於勤勞的兒童大衆、婦女大衆都要使他們有緣分讀到他們自己所需要的讀物。此外還要爲他們編印淺近的雜誌、報章、字典、辭典，所有這些都要文化團體有計劃地主持。除文字的教育外，電影、話劇、音樂、圖畫等也須一致向着

大衆語化動員，和文字的教育工作配合起來。

第三個問題是用什麼材料去建設發展大衆語？大衆語的材料不能單靠從書本裏找出來，而必須主要的向大衆的日常話語和生活中去採取。因此我們要多多學習大衆的話語而吸收到文字裏來，考察他們的生活需要與情感，同時要將大衆的話語加以提鍊組織，淘汰去那些落後的意識和詞語。對於大衆語的文法要儘量研究採用，代替那些不便當、不合理的老文法。此外，流行於民間的歌謠、諺語、傳說、俗字、術語等都是大衆語的原料，但是必須經過更細密的選擇工夫才可以應用。

第四個問題是怎樣去加快大衆語發展的速度？這除了要靠大家親自到大衆當中去從事語文與新智識的教育藝術等活動外，更需要所有的前進智識份子有決心造成一種普徧的大衆語寫作風氣，在消極方面是絕對不留戀一切舊的文字殭屍，不再用舊的語文寫作，在積極方面更要研究大衆語的寫法、文法、字句，用來寫作小說、詩歌、劇本、論文等等，將高深的中外書籍譯成大衆語，從事實上去證明大衆語是比一切舊的語文優良合理，同時要從社會科學、語言學、民俗學、文學、藝術各方面去發展充實大衆語的理論，擴大大衆語的宣傳，繼續不斷地和腐舊的文字殭屍鬥爭，在理論上去打擊克服它們。

末了，我們要記牢，大衆語要發展，要轉變爲大衆自己的武器，必須和大衆的一切社會文化鬥爭緊密地聯繫起來；例如在發動大衆反宗教、反帝國主義等等的鬥爭中，都必須用他們自己的話語去傳播正確的思想主張，使大衆語在他們迫切的實際需要中發展起來。用他們所不懂得、所不需要的文字來作爲推動他們的工具，這是絕對要不得的。

一個拉丁化論者對於漢字拜物主義者的駁斥

葉籟士

一

自從這次論戰中提出書法拉丁化以後，已有好幾位論客吐露了懷疑，甚至公然反對的意見。郁郁文先生認爲『把土話用羅馬字拼音』並不『全是對的』（見「論大衆語」），丁乙先生把『創造音符文字』斥爲『確有取消這運動的危險』（七月二十二日申報業餘週刊「建設大衆語的實際任務」），丹楓先生更死抱住漢字不放，捧爲『和大衆生活習慣相融洽而且成爲鬥爭之武器的漢字』（八月四日申報電影專刊「再論方言土語電影」）。

在世界六分之一的國土內，拉丁化了的語文爲數已在六十種以上。中國語書法拉丁化運動，在『拉丁化是東方偉大的革命』的口號之下，正用了巨人的步伐在展開。據本年三月出版的報紙所載，這種新文字『只要二百八十點鐘到四百點鐘就可學會看書寫信』。最近莫斯科已出版完全用拉丁化印刷的旬報。而中國却有不少迷戀骸骨、把漢字看作萬世不變的文人，可見天下之大，無奇不有！但是任何拼音化、拉丁化的反對者，是無法否認眼前鐵一般的事實的。我們爲開展書法拉丁化運動起見，首先要掃除這些漢字拜物主義者的謬論，並且要明白地指出：『確有取消這運動的危險』的究竟是誰？

大衆語的建立，如果不和拉丁化問題聯繫着提出，是永遠得不到結果的。譬如八月三日「自由談」上伍實先生的那篇「大衆語與大衆意識」，在具體指出馮教授的『特殊者群的意識』一點上原是篇好文章。但是伍先生結尾說『故除開意識上的差別，大衆語跟白話本來沒有分別』。這樣，是把大衆語規定爲『代表大衆意識的白話文』，是非常不妥的。就舉伍先生的這篇文章爲例吧，在意識上我認爲確是大衆的，但是這就是大衆語了嗎？我想伍先生自己就未必承認。這樣說，拉丁化論者絲毫沒有取消大衆語的內容、而把漢字譯成拉丁化就算大衆語的意思，拉丁化論者要强調漢字的變革，因爲它是數千年來把大衆和文化隔離的萬里長城，只有堅決地廢棄漢字，大衆語的建立才成爲可能。這正是中國現階段語文革命的特徵。

現在的論客中也有人把大衆語運動歪曲爲方塊字的識字運動，要大衆一方塊一方塊地去念漢字：『你們不要吵，不要鬧，你們要討論大衆語，趕快地去學字。』（七月一七日「動向」高而先生的「大衆討論大衆語的紀錄」）。『第一，先要普及教育，先使大衆們識得斗方字數百個，或千個，方有入手辦法。』（八月四日申報本埠增刊「談言」阿龍先生的文章。）這是大衆語的自殺，而不是解決！在客觀上是『確有取消這運動的危險的』。

二

郁郁文先生在「論大衆語」第一節中，引用了高荒先生的「大衆語多元說」，而且認爲這種估計『是很正確的』。然而對於拼音化一點上，郁郁文先生屢次表示他的懷疑，據說拼音文字（郁先生只指出了世界語和羅馬字，前者其實尙未有人這樣提出過）中國當前的大衆『會不會接受，這便成問題。如果在他本身生活上並不需要，勉强要用世界語羅馬字拼音，便須教小學生一樣從頭去教，卽使有人這樣耐煩去教，他是不是去聽，聽了，又是否馬上用起來，這些都很值得研究的。』郁先生並未斷定拼音之萬不可用，只是很婉轉地表示了極度的懷疑。現在，我就來和郁先生「研究」一下。

一方面肯定了「大衆語多元說」，一方面對於方言土話却只主張「採用」（拉丁化

新文字是在各區大衆日常使用的口語的基礎上，各別地建立起來的拚音文字，所以決不是「採用」的問題，但拉丁化亦不是拉來任何土話無批判地譯一下就了事。拉丁化亦吸收土話中所無的新詞，拉丁化論者對於方言的處理非本文的範圍，但好像已引起不少人的曲解與反對，只好容後再作專文）。在這裏郁先生的理論已陷入混亂。第二，郁先生懷疑拚音化，從此郁先生的前面，已是黑漆漆的一團，無法解決的了。我們要知道，方言土話是無法納入我們四方的漢字裏頭的。北方人說 Zem 漢字只能寫做「怎麼」這麼兩方塊，而這已是頂大的成功了。郁先生如果把『像煞有介事』這五塊字去念給蘇州的大衆聽，他們說不定要笑落牙齒。白話文語彙的貧乏，及其與大衆口語的隔離的重大原因之一，未嘗不是方塊漢字阻礙了它的發展——吸取各地大衆使用的口語之故。凡執筆寫過方塊字文章的人，都能有這樣的體驗：他一定要把他的土話經過頭腦的翻譯，才能寫成白話文（文言文更不必說）。企圖用方塊漢字來容納方言土話，有如用篩汲水，永遠是落空的！這是一。

其次，是接受不接受的問題。首先，我們要問：當前的中國大衆是否有文化的要求？如果說沒有，那麼即使郁先生認為停有可能為他們接受的大衆語，也只會遭他們的白眼，『不去聽』或是聽了也不用。而我們的論爭也全屬浪費，該被人罵為：『根本錯誤』。（申報電影專刊米同先生）。但是事實上全然不這樣，大衆正在宣卷、說書、傳說、歌謠、連環畫中無需文字的媒介地來滿足他們的文化慾，並且同時吞下了為權貴們所備下的毒藥。『文盲是站在一切的政治之外的。他首先要學習讀書。這以外，對於他任何政治都不存在的。這以外，他所有的只不過是風聞，雜談，傳說和偏見，政治是不存在的。』拉丁化運動的目標，正在用這新文字的利器，來掃除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文盲。當一個都市勞動者用拉丁化新文字來寫他的日記（生活體驗）的時候，當他的老婆從農村裏用拉丁化寫情書給他丈夫的時候，這才是『大衆念得出，聽得懂，看得明白，寫得來的「大衆語文學」的最初的萌芽』。所以，只有實現拉丁化，大衆語文學的建立才成為可能。對於文盲拉丁化工作者不但要『教小學生一樣從頭去教』（難道倒像教大學生一樣去教嗎！）而且要不怕「麻煩」。拉丁化運動的前途還有着許多困難（例如現在還有人懷疑及反對）要克服，有許多問題待解決的，我們要不怕「麻煩」來開始工作。郁先生說，那種拚音文字是否為大衆本身生活上所需要呢？我的答覆是：對於知識份子因其偏見及傳統之故，也許並非其本身生活上所必需的，他們有了「明快的白話」已足。但是對於只有口語而無文字的文盲大衆，正是他們所必需的。他們沒有時間和精力來一塊一塊地認字，他們需要的是他們口語的拉丁化！拉丁化中文在蘇聯的進展，也能證明這一事實。自然，郁先生對於拚音化的懷疑（即對於方塊漢字的支持），顯然在於對於漢字認識之不足，這一點在下文還要提及的。

三

丹楓先生在申報電影專刊中，提出了以「明快的白話」作爲大衆語的意見，被舉爲標準的「明快」的一句是：『天不下雨，怎麼辦？』據丹楓先生的意見，大衆語是解放了的白話文，亦即明快的白話。然而我認爲還是白話文內部的改良問題，與所謂大衆語是沒有直接關係的。『天不下雨，怎麼辦？』一句，我懂，丹楓先生也懂，但是文盲大衆決不能懂。要推行丹楓先生的大衆語——明快的白話文，又得來一個方塊字識字運動。就算這個運動成功，全國大衆全都認得這七塊字，也還是不行，在念字幕或寫信時還得各各在腦中與各地方言互譯，例如丹楓先生家鄉的大衆，就須譯成『易個天總不落雨，嗰大家喲何是好？』要經過這番手續，才能理解或書寫。自然，這是後話，丹楓先生這之前首先還得來方塊字識字運動。但是要是我們把這句土話，用拉丁化來寫，雖然我不懂，丹楓先生家鄉的大衆是可以懂的，這不是已經够了嗎？

丹楓先生說：『將來語言文化的發展是否有這前途（按指「用拉丁化拚音，或者應用世界語」）我們還不敢預言，可是在現階段中，我們如將成爲和大衆生活習慣相融洽而且成爲鬥爭之武器的漢字廢除，那就是離開客觀現實的無理的武斷，假使我們相信自己不是脫離現實的空想家的話。』『至於廢除方塊字，廢除中國固有的文化，這無論如何是脫離民衆的非鬥爭的高調，』（均見八月四日申報電影專刊「再論方言土語電影」）這是拉丁化提出以後的第一聲的公然反對，不料竟出諸前進的影評家丹楓先生，因此，我們對於這種謬論有給以最嚴厲的、最無情的駁斥的必要。

我們要指出：丹楓先生的論調，是完全脫離大衆的！丹楓先生所看見的「客觀現實」，正是知識份子的主觀偏見，丹楓先生的理論，正是『脫離民衆的非爭鬥的高調！』

在目前的中國的語文革命戰綫上，非常明顯地呈現了兩大陣營的對立：一方是把文字（即筆頭語）佔爲私有的少數權貴以及知識份子；另一方是只有口語並無文字（即筆頭語）的大衆。前者爲鞏固他的特權起見，就利用封建漢字來厲行愚民政策，一方面把殭死了的漢字捧爲「國粹」，另一方面也做點改良主義的欺騙——方塊漢字識字運動、「平民千字課」之類。大衆要求獲得文字，但是無法像知識份子那樣「十年窗下」來一塊又一塊地攻鑽這難記難識難寫的方塊字，於是永遠只好被禁錮在『愚昧、黑暗、野蠻』的深淵裏。這是使大衆永遠『站在政治之外』的最巧妙的毒計，而不幸丹楓先生的論調，在客觀上是和這些權貴及其幫閒者完全一致的。

權貴要獨占文字，所以要竭力延長漢字的生命；大衆要爭取文字，所以要用拉丁化而廢止漢字。權貴要的是文字的繁難、典雅；大衆要的是文字的簡易、適用。

漢字革命只是兩大陣營的對立在語文問題上的反映而已。

四

反對拚音化的人老愛提出，中國漢字是象形字，是『中國固有的文化』，是『和大衆生活習慣相融洽』的，所以漢字是不可能、而且不應該拚音化的。這全然是不理解語文進化的胡說，不値我們一擊的。在「說文」九千餘字中，象形字只有三九三個、佔二十三分之一。其後所增加的字中，形聲字佔最大多數。「康熙字典」中四萬多字，象形字只佔了百分之一。（自然，這些所謂象形字，事實上已不再「象形」的了）可見在人們提倡拚音化之前，漢字也在自然發生地向拚音化方面進化。漢字中的同音假借，例如「伏羲」，就有「虙戲」、「伏戲」、「宓戲」、「宓羲」、「包犧」、「庖犧」、「炮犧」等等的各種寫法，可見古人也只把這些字作爲音符，只要同音，自可通用。

中國漢字中「象形」和「拚音」的對立，由來已久，不過『於今爲烈』罷了。我們如果把目前各社會層所使用的漢字，來加以分析，就可知道：越到上層，越講究「古字」，也就越來得「象形」，越來得高貴典雅，也越不和『大衆生活習慣相融洽』。而越到下層，也就越來得拚音化，如「生薑」之作「生姜」，「百葉」之作「百叶」，「銅圓」之作「同元」，「幾」作「几」。可見小民不怕你加以破壞『中國固有的文化』的罪狀，還是要求拚音化的。所以拉丁化是大衆的要求，是漢字進化的必然的方向。

當權貴們起來反抗封建的時候，他們原是當時進步的社會層，他們也曾做過漢字革命的工作，但是中途終於與封建攜手，繼承了漢字繼續施行一貫的愚民政策。戊戌政變（1898）的六君子之一的譚嗣同，是被稱爲「思想界之彗星」的，在他的「仁學」中就有這樣的話：

『……又其不易合一之故，語言文字，萬有不齊；越國即不相通，愚賤尤難遍曉。更苦中國之象形字，尤爲之梗也。故盡改象形字爲諧聲，各用土語，互譯其意，朝授而夕解，彼作而此述，則地球之學可合而爲一。』

這還是四十多年的話，他指出的：（1）象形字是大衆獲得文字的障礙，（2）只有廢棄漢字改用土語拚音——這兩點，至今仍不失它的進步性，還能使半世紀後的漢字拜物主義者臉紅。與他差不多同時的，尙有沈學、盧戇章、蔡錫勇、勞乃宣、王照……諸人，在中國語書法拚音化上都盡過相當力量的。自然，在現在，只有大衆自己才能負担起這一個歷史的使命——中國語書法拉丁化來。

五

丹楓先生舉出日本文部省的廢除漢字，來作他拼音化不可能說及擁護漢字的護符。這就是一個笑話，只有丹楓先生會相信。據我所知，文部省只是改良主義地限止漢字的數目，而並未要『廢除漢字』，雖然這已是日本大衆的一致要求，但爲執行「思想善導」計，文部省要中學生讀經之不暇，決不會做這種傻事的！至於說文部省試驗的結果：中學二年級學生不會讀懂一篇很短的「卡拉」（葉按：即「假名」）的信。我不知道丹楓先生這個試驗的消息是從那裏得來的，而這試驗是在怎樣的情形下舉行的，所以不敢斷定有無此事。但憑我們的常識來想，此事一定別有原因，或者全是無稽之談。丹楓先生應該知道：日本人打電報就全用「假名」的。他如一切日英、日德、日法、日俄……字典，都按 ABC 的次序用羅馬字（共有 Heibon 式、日本式、世界語式三種）拼的，一向倒也沒有聽見他們說不便，或是不懂，這是一。第二，「假名」不能和拉丁化並論，因爲「假名」不便詞類連書，所以遠不及拉丁化的清楚易懂。第三，雖然文部省決不會完成日本語拉丁化的任務，但是這遲早必然爲日本大衆所完成的。最後附帶地要指出的是，丹楓先生用「卡拉」兩字來音譯日本的「假名」兩字，「假名」原音讀作 Kana，但是「卡那」兩字通常在普通話中是讀作（hala 的，這原是土音關係，沒有什麼奇怪。但是由此亦可看出：丹楓先生所主張的全國統一大衆語，即在知識份子如丹楓先生自己，也有難於統一之勢，口頭及手頭時常流出他所反對的土音來；因此對於文盲大衆，更是非常渺茫、非常渺茫的事了。

作爲拼音化之可能的又一事實，我們可以舉出外國教士所編印的各地土白羅馬字讀本以及聖經。據我們所知道的已有：官話的、廣州話的、潮州話的、客話的、蘇州話的、溫州話的、廈門話的、南海話的、苗語的。而馬堅繡（牧師）所編的羅馬字的客話辭典，還是和「辭源」差不多大小的鉅著！

這些事實告訴我們：中國話的拼音是完全可能的。

六

權貴知識份子爲保持其既得權益——漢字起見，起來反對拉丁化，這是拉丁化運動開展時必然的現象。他們懼怕大衆去廢除他們的『鬥爭之武器的漢字』，是很恐慌的吧？知識份子在白話文中只看見了上層階級的全國統一性（而且發音上也還是沒有統一的），於是就『以己度人』，把自己的知識份子的主觀偏見，捏成「客觀現實」，來強奸、取消大衆語運動，把這個運動歪曲做方塊漢字的識字運動或是白話文的改良運動，

漢字拜物主義者爲要支持白話文在上層階級中的全國統一性，不惜用他們的偏見來阻撓中國語的拉丁化，來剝奪大衆爭取文字的權利。這是因爲他們並未站在大衆方面來認識「客觀現實」之故，結果必然要死抱住漢字不放的。在大衆看起來，這個問題幷不

是這樣複雜的：大衆現在說什麼話，就把這話用最簡易適用的方式表示出來，所以他們所要求的就是口語的拉丁化。

拉丁化論者還須繼續不斷地和這些反對者論爭，一方面還須把拉丁化的理論、方案內容、運動現狀，設法具體介紹出來，一方面就應該用必勝的決心跨上實踐的第一步！

Latinxuadi zhungwen wansui! 1934 nian8ye 5xao.

附記：此稿寄出之時又讀到文博先生的文章，中間說到『那些一定要搬演舶來的拉丁化漢字的人們』，『因為他們一定要把漢字拉丁化與羅馬字拚音嚴格對立起來』，所以『絕不容許』有條件的應用『四聲的麻煩規則』。這話是因果顛倒的：拉丁化論者因為反對國語羅馬字的「麻煩」，這纔要和它『嚴格對立起來』。拉丁化雖然反對國語羅馬字的『對於四聲的麻煩規則』，但在必要的場合，如「買」和「賣」，「哪裏」和「那裏」，也加以區別的。總之，國語羅馬字要的是「麻煩」，因此是非大衆的；拉丁化要的是簡易，所以它必然是要和前者『嚴格對立起來』。國語羅馬字論者對於這次大衆語問題討論，始終是漠視、無關心的，我們至今沒有看見一篇站在國語羅馬字立場來討論大衆語的文章，從他們這種超然物外的態度上，也不難看出他們的立場了。當今幽默大師林語堂先生，也曾是個國語羅馬字派（不過那時還叫林玉堂），然而曾幾何時，現在用盡心機在那裏嘲笑大衆語，提倡他的「脚布氣」的語錄體了。

國語羅馬字論者稱拉丁化為『蘇聯代我們造的拉丁化』，『舶來的拉丁化漢字』，『從西伯利亞搬來的拉丁化漢字』，這種用意是非常明顯的，是種卑劣的惡意詆譭。不幸博文先生也照樣抄了一遍。拉丁化論者並不否認拉丁化是在蘇聯創製的，但這決不是俄國人『代我們造的』，而是旅蘇華僑文化突擊隊領導下的遠東邊疆中文拉丁化委員會創製的。蘇聯建設的進展促進了旅蘇十萬華工（他們多半是文盲）對於文化的要求，這纔產生了拉丁化的運動。所以這個運動是有着充份的社會根據的。國語羅馬字論者並不堂皇地以理論來作戰，却用中傷做武器，反而暴露他們的幫閒者的「偏見」。

關於白話文與文言文的論爭的意見

黃　賓

這一次的白話文與文言文的論爭，決不是重複着「五四」時代的白話文與文言文的

論爭。這個論爭是作爲反對一般的「復古運動」的一翼而被提起來的。『因爲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薄弱』，「五四」時代所提倡的白話文，早就包含着妥協的病根；（陳望道先生所謂『包括着「紳士語」和「大衆語」……留一個退入「語錄體」的可能』）及後白話文便日趨於「八股式」的文言化和「高跟鞋式」的歐化（尤墨君先生語），變成了少數人所專有的文字：所以，這次論爭一開始，便提出大衆語及「大衆語文學」來，形成了一種完全和「五四」時代不同的新運動。這一運動的大體的動向是很對的，値得每個有正義感的人的擁護的。可是，在論爭的過程中，却表現出若干不正確的傾向——放鬆了正面的敵人，濫用着辯證法的術語，亂給人加上大帽子，以及輕視土語方言等等，——這都由於把文言文的勢力估計得太低，尤其是離開了客觀的現實而作空論。要是這樣下去，不但不能使問題展開，甚且可以使運動夭折，讓提倡「復古運動」的人們站在旁邊竊笑！

爲了要使這一運動能够順利地進展和擴大，我們覺得有提出一點意見的必要，所以寫了這篇東西。因爲這次論爭，問題牽涉得非常廣泛，所以分開來說：

第一、這次論爭中，對於文言文的勢力估價得太低，有的人以爲卽使讓他們把古書裝進青年腦裏，到了青年和現實生活接觸的時候，他必定會把牠吐棄出來（如葉聖陶先生）；有的人以爲迨至今日，白話文已在我國文壇樹了牠成功的旗幟（如雅非先生）；有的人以爲直接提倡讀經的時代的不會再來，可以使我們無須多抱悲觀，間接的辦法能收多少效果，實在是疑問（如稜磨先生）；——這些都是輕視了文言文的勢力。其實，文言文的勢力，確實不小；（一）全國有數的兩大書局，現在正在競賽着重印古書；如「二十四史」、「圖書集成」、「四部叢刊」、「四部備要」、「國學基本叢書」……等等。（二）較小的如新文化書局等正在大量翻印許多舊小說；據說北平一家書店單替新文化書局一家每月就做幾千塊錢生意（這裏要注意的是這種小說是按定價打一折八扣、卽定價一元只算八分出賣的）。（三）各種連環圖畫大都是用文言寫的（現在不但上海並銷入內地）。（四）各大學歷屆考試的國文題目，據統計有百分之八十七是八股式的題目（大現先生「八股試題」）；這次上海會考所取的所謂優等文章，都是八股的變相，並且大多數是文言文，內地各省只有加甚。這將迫使全國各級學校把文言文裝入青年的腦裏去。（五）其他如公文、信札、報紙、廣告、通電等等，都是用文言文的；甚至無線電播音還在那裏說「家訓」，講「幼學」。（六）最後，我們要注意到佛經的大量重印和推銷，遍佈於全國各大都市；這也是文言文的。——這樣，白話文的勢力和文言文的比起來，眞是渺小得可憐了；何况白話文本身又是那麼不健全的，何况封建勢力還在利用白話文呢？佛教的通俗叢書就有用白話文寫的。

第二、在這次論爭當中，爭得最劇烈而且花費篇幅最多的是白話文該不該反對的問

題。目前，書籍、雜誌、報紙等所登載的白話文，是有種種要不得的毛病，如新文文言化和無批判地歐化等等。但是白話文中僅有一部分是反映着現行的普通話的，（陳望道、夏丏尊、高荒諸先生，關於這一點的意見是對的）。有許多革命的文獻是反映和指導着大衆的鬥爭的。把這部分擴大起來，使牠儘量反映現行的普通語——卽夏丏尊先生所謂『先使白話文成話』——是可能的。並且在「大衆語文」未建設成功之前，事實上也祇能一面使白話文成話，一面從事大衆語的建設。就是說，事實上祇能使用一種矯正了文言化而且批判地接受歐化的白話文來寫文章，尤其是寫論辯解釋以及翻譯理論文章。所以，籠統地主張反對白話文和籠統地擁護白話文，都是離開了客觀現實的空話。我們對於白話文的態度不是無條件地反對或擁護，而是努力建設大衆語文來揚棄它。

第三、大衆語的提出，是很正確的。這是這次論爭所以和「五四」運動時代的不同的標幟之一。但是，這裏必須明白：（一）先有大衆語，然後有大衆語文。（二）現在還沒有一種全國通用的、完全的大衆語存在，它僅僅是在若干交通方便的大都市和新的區域萌芽着；所以建設大衆語以及大衆語文是目前重要的任務之一。（三）建設大衆語文是把口頭的大衆語變成筆頭的大衆語；這種轉變，大大地能够使口頭的大衆語充實、普及和提高；同時必須有一種新的符號（見下面）才能够完全使它轉變，——卽使大衆語和大衆語文一致。（四）眞正的大衆語以及大衆語文的完全勝利，必然要在大衆的鬥爭獲得完全勝利以後，經過若干年的艱苦的努力，才有可能。但是，這不是說現在無須努力從事大衆語以及大衆語文的建設，須知多努力一分便是增加一分它的成功的條件。在目前，努力使白話文成話。儘量去吸收大衆的日常用語；（包含方言土語中的精華），努力使白話文通俗，儘量去提高大衆的文化水準，努力教育大衆，儘量去幫助大衆的鬥爭……等等，都是建設大衆語以及大衆語文的工作中的主要部分。或許有人要說，到民間去！如果說參加建設大衆語工作的智識份子，必須接近大衆，向大衆學習，理解大衆，這樣地來說到民間去，這是對的。如果是說一些智識份子到民間去之後，就能够建設起大衆語來，那是錯的。因爲大衆語的建設，是在大衆生活中間建設起來的，無論如何，必須使大衆來直接參加大衆語的集體創造，才能完成大衆語建設這一任務（葉籟士先生），是再明顯沒有的。所以成話的白話文和大衆語以及大衆語文不是對立的東西；比方說，前者是後者的一種構成的要素，後者是前者的終極的目標。

第四，將來成功的大衆語是怎樣的一種東西？現在是沒法具體地來規定的，然而有幾點原則的抽象的規定，現在也可以指得出來。這些規定，同時也成爲目前努力的指南針：（一）大衆語應該是代表大衆的前進意識的（陶知行先生），所以，凡是帶有落後的、封建迷信的意識的言語，都應該儘量淘汰（在用來刻畫和暴露封建殘餘的人物的，自當別論）——在筆頭語中尤不應該採用。（二）它應該是傳達世界前進意識的一種工

具，所以，凡是表現世界進步的事物的語彙，以至語法（中國語法所沒有的），都應該吸收進去；即是說，可以灌輸新的外國語彙和批判地接受歐化的語法。（三）它應該是全國通用的、而且是匯合全國語言的精華的一種語言（文字），所以，它可以、而且必須吸收全國各地的土語方言的精華來充實自己（但是土語方言和「切口」有區別，「切口」因爲它本來的性質是很少能够變成普通用語的）；一部分文言的語彙也同樣可以吸收進去。

第五、關於土語方言的問題，在這次論爭中，也有許多不同的意見。我們認爲大衆語是（目前所用的普通語也是）由各種方言溶合或匯合而成的（但不是說由它們平等地溶合，無妨一種方言佔主要的地位），並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所以，應該儘量使各地的土語方言發展，使它們更能够成爲將來統一的大衆語的構成要素。反對提倡土語方言的人，最大的担心是恐怕引起鄉土觀念，助長落後意識，妨礙吸收外來文化，阻礙「國語」乃至大衆語的發展，甚至它會使中國變成幾國……等等，——這些理由都是不正確的。這種思想，充分表現作者不從客觀的現實去思維，主要的由於沒有把「語」和「文」區別清楚，沒有明白使土語方言發展是需要採用新的符號使口頭的方言變成筆頭方言（魏猛克、佛朗先生等）。其實，各地的土語方言，不管你去提倡與否，牠是千萬遍地每天在大衆中間交換着（說着、聽着）的。我們要使牠們發展，只是採用一種新符號使牠們由口頭語變成筆頭語吧了。如果把它們由口頭語變成筆頭語：（一）就可以使那些使用同一方言的人們，更容易交換智識；（二）可以使相接近的方言更易溶合；（三）同時更容易輸入各種進步的新智識，到可以逐漸提高各地大衆的文化水準，因而減少他們的落後性。有人以爲中國的文字團結了中國的民衆，如果用一種符號把各地方言發展起來，無異把中國分成好幾國。其實，中國要是單靠使文言來團結，那早就不成其爲國了。因爲文字所能團結的，至多不過佔全人口百分之七八，其他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大衆，是完全和文字不相干的。事實告訴我們，那些把中國弄得四分五裂，還是讀書識字的上層階級。輕視土語方言的人和那些企圖把所謂「國語」來統一中國語言的人，在客觀上是有着共通的思想的；然而所謂「國語」運動事實上是失敗的了。

第六、建設大衆語文和提倡土語方言，既然都是把口頭語變成筆頭語的問題，那麼應該用什麼符號來寫呢？我們認爲最徹底的是廢止方塊字，採用拉丁化的中國字母（葉籟士先生關於這點的主張是對的）。但是這不是短時日所能實現的，所以，必須從提倡土語方言做起。按照全國幾個方言中心區域，製定拉丁化字母；這時所謂普通語用的字母無妨看做一種方言字母，讓牠自由（意思只是不像國語似的帶有强制的性質）的發展下去。並且在這過渡時期，我們認爲凡足以提高大衆的文化水準的，例如千字課、簡字、注音字母等（「國語羅馬字」因爲麻煩，並且在實際上，沒有注音字母那樣的基

礎，所以不主張採用。關於這一點業靈士先生的主張是對的）都無妨儘量分別利用（陶知行先生）。緊要的還是儘量推廣識字運動（如工農讀書班、各種夜校、以及獎勵「小先生」教人認字辦法之類）。等待固然要不得，但死抱住一種方法，也和過去的國語運動有着同樣的幻想，同樣地是要不得的。

第七、建設大衆語文，應該把眼光放大一點，不要僅僅注意於文藝的領域，須知提高大衆的文化水準其他的文章如論辯文、說明文以及所謂應用文等一樣有牠們的重要性。目前籠統地反對白話文的人，根本就沒有把這類文章放在思維範圍之中。在目前，一些進步的科學，例如資本論，那是無法用現行的不完全的普通語來翻譯的，因爲許多地方不採用歐化語法就無法把牠完全表達出來（文言文之所以沒落，主要的原因也是因爲無法表達這樣的理論）；就是論爭的文字也是這樣的。又如日常的應用文如果沒有一種新的寫法可以代替牠，那麼，人們還是仍舊地應用從前的舊貨。「五四」以來，除了和文學有密切關係的書信文外，其他的應用文就沒有人去注意了。

第八、這次論爭，已經發表過不少的文字，目前大家似乎已經有點覺得沒有什麼話可說的樣子（大晚報火炬和申報自由談已宣佈結束了），所以，要使這一論爭不至單在名詞或概念上兜圈子，不至變成漂亮的空談，必須立即提起實踐的工作，很科學地來分工；並且，只有在實踐的工作的過程中，才能够使討論有新的開展。關於建設大衆語的實踐的問題，我們認爲下面幾點，是必須注意的：（一）建設大衆語，首先要和大衆爭取生存和自由的鬥爭取着密切的聯繫。因爲這種鬥爭是團結大衆、充實大衆的生活——即是創造將來成功的大衆語的前提和條件的。所謂大衆語應該是適合於大衆生活的需要這句話，必須在和大衆目前的鬥爭聯繫着這一意義上去理解，才不會變成漂亮的空談。（二）因爲這個緣故，我們必須廣泛地創設和擴大大衆教育的工作（如工農識字班、讀書班、演講、演劇、電影、播音——對於都市大衆是有相當意義的——小冊子、連環圖畫等）多方面來提高大衆的文化水準。這是直接、間接團結大衆，幫助大衆鬥爭的工作，同時也是促進大衆語運動的工作。（三）提倡土語方言文字的寫作。土語方言固然是當地大衆的日常用語，但是如果不經過一番文學的鍛鍊是不能够成爲當地的大衆語文的健全的要素的。並且經過文學上的採用，也能够增加好的語彙的保存和普及的力量（如『像煞有介事』之類）。（四）必須着手按照幾個方言中心區域創造出幾種拉丁化字母來。現在已有的可以採用或改造，沒有的要從新創造。（五）必須着手從活的語言研究出牠們的語法。這一工作是很必要的。自「五四」白話文運動以來，也出過好幾種所謂國語文法，然而那些文法，多半是以過去的白話小說（如「水滸」「紅樓夢」等）和既成的白話文爲材料而歸納出來的，很少是由研究活的語言而得出來的。白話文之所以脫離口頭語（即不成話），這也是一個很大的原因。所以，將來的語法研究，必須以

現行的語言爲主要的材料。過去的白話小說和既成的白話文以及外國語法，只能够作爲補助的材料。這樣，才能促使「文」和「語」的接近、以至於一致。（六）提倡土語方言的研究和吸收。這種工作對於上述（三）和（五）有很好的幫助。（七）對於文言文本身以及一切維持或助長文言文勢力的制度和企圖，必須儘量加以打擊和暴露，使青年們不再受牠的麻醉和束縛。這種掃除障礙的工作，在這次論爭中爲許多作者所忽視，然而障礙不除，大衆語是不能够順利地發展的。同時，我們要明白這是一種必要、而且艱苦的工作，要有耐心地去做。關於八股式的和高跟鞋式的白話文的排斥，也同樣地不能放鬆。（八）最後，在實踐中必須有種種具體的組織，而靠使個人單獨去作戰，不但不能持久，而且也沒有力量。所以，羅子揚先生提議組織「拉丁化研究會」和「反對文言復興同盟」（「復活」似乎比「復興」好一點），是一種適合時宜的提議。我們認爲除此以外，還有許多的團體必須組織起來，例如「語法研究會」、「大衆識字促進會」、各種「方言研究會」等等；並且這些組織應該取得很好的聯絡。

第九、在這次論爭中，有的文章，堆滿着一些辯證法上的用語，而實際却忘記了辯證法的精神——離開了客觀的現實而作漂亮的空談。有的文章，把一些「機會」「取消」「改良主義」……等等的大帽子硬向對方的頭上套。有的文章，把「疑心」的態度去推測人家。有的文章，只是在一些名詞或概念上兜圈子，不肯去切實分析客觀的事物。——我們認爲這些態度都是有害的。因爲這種態度和說法，是會使議論離開實際，只作空談；會放鬆正面的敵人而自家混殺一陣；會使熱心而偶爾說話不細心的參加者灰心而退出我們的戰綫；會使讀者討厭而忽視了問題的重要及其中心；所以，我們認爲這些缺點必須努力矯正的。我們認爲建設大衆語這個問題，並不是能够單靠論爭來解決，必須經過長時期的艱苦耐心的奮鬥；所以，我們必須誠懇虛心，歡迎廣大的讀者和大衆來參加建設；如果有論爭的必要，除了正面的敵人必須給以無情的打擊之外，對於其他論者，都須以討論或說服的態度來寫文章和做口頭的辯論。

工作雖然剛剛開始，然而它是有光明而且偉大的前途的，大家努力罷！

答曹聚仁先生論大衆語

魯　迅

聚仁先生：

關於大衆語的問題，提出得眞是長久了，我是沒有研究的，所以一向沒有開過口。

但是現在的有些文章覺得不少是「高論」，文章雖好，能說而不能行，一下子就消滅，而問題却依然如故。

現在寫一點我的簡單的意見在這裏：

一、漢字和大衆，是勢不兩立的。

二、所以，要推行大衆語文，必須用羅馬字拼音（即拉丁化，現在有人分爲兩件事，我不懂是怎麽一回事），而且要分爲多少區，每區又分爲小區（譬如紹興一個地方，至少也得分爲四小區），寫作之初，純用其地的方言，但是，人們是要前進的，那時原有的方言一定不够，就只好採用白話、歐字，甚而至於語法。但，在交通繁盛、言語混雜的地方，又有一種語文，是比較普通的東西，牠已經採用着新字彙，我想，這就是「大衆語」的雛形，牠的字彙和語法，即可以輸進窮鄉僻壤去。中國人是無論如何，在將來必有非通幾種中國語不可的命運的，這事情，由教育與交通，可以辦得到。

三、普及拉丁化，要在大衆自掌教育的時候。現在我們所辦得到的是：

（甲）研究拉丁化法，（乙）試用廣東話之類讀者較多的言語，做出東西來看；（丙）竭力將白話做得淺豁，使能懂的人增多，但精密的所謂「歐化」語文，仍應支持，因爲講話倘要精密，中國原有的語法是不够的，而中國的大衆語文，也決不會永久含糊下去。譬如罷，反對歐化者所說的「歐化」，就不是中國固有字，有些新字眼、新語法，是會有非用不可的時候的。

四、在鄉僻處啓蒙的大衆語，固然應該純用方言，但一面仍然要改進。譬如「媽的」一句話罷，鄉下是有許多意義的，有時駡駡，有時佩服，有時讚歎，因爲他說不出別樣的話來。先驅者的任務，是在給他們許多話，可以發表更明確的意思，同時也可以明白更明確的意義。如果也照樣的寫着『這媽的天氣眞是媽的，媽的再這樣，什麽都要媽的了』。那麽於大衆有什麽益處呢？

五、至於已有大衆語雛形的地方，我以爲大可以依此爲根據而加以改進，太僻的土語，是不必用的。例如上海叫「打」爲「吃生活」，可以用於上海人的對話，却不必特用於作者的敍事中，因爲說「打」，工人也一樣的能够懂。有些人以爲如『像煞有介事』之類，已經通行，也是不確的話，北方人對於這句話的理解，和江蘇人是不一樣的，那感覺並不比「儼乎其然」切實。

文章和口語不能完全相同；講話的時候，可以夾許多『這個這個』、『那個那個』之類，其實並無意義，到寫作時，爲了時間、紙張的經濟，意思的分明，就要分別删去的，所以文章一定應該比口語簡潔，然而明瞭，有些不同，並非文章的壞處。

所以現在能够實行的，我以爲是（一）製定羅馬字拼音（趙元任的太繁，用不來的）；（二）做更淺顯的白話文，採用較普通的方言，姑且算是向大衆語去的作品，至

於思想，那不消說，該是「進步」的；（三）仍要支持歐化文法，當作一種後備。

還有一層，是文言的保護者，現在也有打了大衆語的旗子的了，他一方面，是立論極高，使大衆語懸空，做不得；別一方面，藉此攻擊他當面的大敵——白話。這一點也須注意的。要不然，我們就會自己繳了自己的械。專此布復，即頌

時綏！　　　　迅上。八月二日。

附：徵求意見的原信

××先生：

關於大衆語問題，儘是鑼鼓鬧台，不見袍笏登場，也不是事。其實這個問題，單靠熱心是不够的，語言學上的專門知識，目前正是十分需要。我最近想到幾個小問題，請先生指示一點明確的意見。懇切地等候着！

一、大衆語的運動，當然繼承着白話文運動、國語運動而來的；究竟在現在，有沒有劃分新階級，提倡大衆語的必要？

二、白話文運動爲什麼會停滯下來？爲什麼新文人（五四運動以後的文人）隱隱都有復古的傾向？

三、白話文成爲特殊階級（知識份子）的獨占工具，和一般民衆並不發生關涉；究竟如何方能使白話文成爲大衆的工具？

四、大衆語文的建設，還是先定了標準的一元國語，逐漸推廣，使方言漸漸消滅？還是先就各大區的方言，建設多元的大衆語文，逐漸集中以造成一元的國語？

五、大衆語文的作品，用什麼方式去寫成？民衆所慣用的方式，我們如何棄取？

即頌

撰安！　　　　曹聚仁謹上。七月廿五日。

門外文談

魯　迅

（一）開　頭

聽說今年上海的熱，是六十年來所未有的。白天出去混飯，晚上低頭回家，屋子裏還是熱，並且加上蚊子，這時候，只有門外是天堂。因爲海邊緣故罷，總有些風，用不

着揮扇。雖然彼此有些認識，却不常見面的寓在四近的亭子間或擱樓裏的鄰人也都坐出來了，他們有的是店員，有的是書局裏的校對員，有的是製圖工人的好手。大家都已經做得筋疲力盡，歎着苦，但這時總還算有閒的，所以也談閒天。

閒天的範圍也並不小：談旱災，談求雨，談弔膀子，談三寸怪人乾，談洋米，談裸腿，也談古文，談白話，談大衆語，因為我寫過幾篇白話文，所以關於古文之類他們特別要聽我的話，我也只好特別說的多。這樣的過了兩三夜，才給別的話岔開，也總算談完了。不料過了幾天之後，有幾個還要我寫出來。

他們裏面，有的是因為我看過一點洋書，有的又因為我看古書也看洋書；但有幾位却因此反不相信我，說我是蝙蝠。我說到古文，他就笑道：你不是唐宋八大家，能信麼？我談到大衆語，他又笑道：你又不是勞苦大衆，講什麼海話呢？

這也是真的。我們講旱災的時候，就講到一位老爺下鄉查災，說有些地方是本可以不成災的，現在成災，是因為農民懶，不戽水。但一種報上，却記着一個六十老翁，因兒子戽水乏力而死，災象如故，無路可走，自殺了。老爺和鄉下人，意見真有這麼的不同的。那麼，我的夜談，恐怕也終不過是一個門外閒人的空話罷了。

颶風過後，天氣也涼爽了一些，但我終於照着希望我寫的幾個人的希望，寫出來了，比口語簡單得多，大致却無異，算是抄給我們一流人看的。當時只憑記憶，亂引古書，說話是耳邊風，錯點不打緊，寫在紙上，却使我很躊躇，但自己又苦於沒有原書可對，這只好請讀者隨時指正了。

一九三四年，八月十六夜，寫完并記。

（二）字是什麽人造的？

字是什麼人造的？

我們聽慣了一件東西，總是古時候一位聖賢所造的故事，對於文字，也當然要有這質問，但立刻就有忘記了來源的答話：字是倉頡造的。

這是一般的學者的主張，他自然有他的出典。我還見過一幅這位倉頡的畫像，是生着四隻眼睛的老頭陀。可見要造文字，相貌先得出奇，我們這種只有兩隻眼睛的人，是不但本領不够，連相貌也不配的。

然而做「易經」的人（我不知道是誰），却比較的聰明，他說：『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他不說「倉頡」，只說「後世聖人」，不說創造，只說掉換，真是謹慎得很；也許他無意中就不相信古代會有一個獨自造出許多文字來的人的了，所以就只是這麼含含胡胡的來一句。

但是，用書契來代結繩的人，又是什麼脚色呢？文學家？不錯，從現在的所謂文學

家的最要賣弄文字，奪掉筆桿便一無所能的事實看起來，的確首先就要想到他；他也的確應該給自己的喫飯傢伙出點力。然而並不是的。有史以前的人們，雖然勞動也唱歌，求愛也唱歌，他却並不起草，或者留稿子，因為他做夢也想不到賣詩稿，編全集，而且那時的社會裏，也沒有報館和書舖子，文字毫無用處。據有些學者告訴我們的話來看，這在文字上用了一番工夫的，想來該是史官了。

原始社會裏，大約先前只有巫，待到漸次進化，事情繁複了，有些事情，如祭祀、狩獵、戰爭……之類，漸有記住的必要，巫就只好在他那本職的「降神」之外，一面也想法子來記事，這就是「史」的開頭。況且『升中於天』，他在本職上，也得將記載酋長和他的治下的大事的冊子，燒給上帝看，因此一樣的要做文章——雖然這大約是後起的事。再後來，職掌分得更清楚了，於是就有專門記事的史官。文字就是史官必要的工具，古人說：『倉頡，黃帝史。』第一句未可信，但指出了史和文字的關係，却是很有意思的。至於後來的「文學家」用牠來寫『阿呀呀，我的愛喲，我要死了！』那些佳句，那不過是享享現成的罷了，『何足道哉』！

（三）字是怎麼來的？

照「易經」說，書契之前明明是結繩；我們那裏的鄉下人，碰到明天要做一件緊要事，怕得忘記時，也常常說：『褲帶上打一個結！』那麼，我們的古聖人，是否也用一條長繩，有一件事就打一個結呢？恐怕是不行的。只有幾個結還記得，一多可就糟了。或者那正是伏羲皇上的「八卦」之流，三條繩一組，都不打結是「乾」，中間各打一結是「坤」罷？恐怕也不對。八組尚可，六十四組就難記，何況還會有五百十二組呢。只有在祕魯還有存留的「打結字」（Quippus），用一條橫繩，掛上許多直繩，拉來拉去的結起來，網不像網，倒似乎還可以表現較多的意思。我們上古的結繩，恐怕也是如此的罷。但牠既然被書契掉換，又不是書契的祖宗，我們也不妨暫且不去管牠了。

夏禹的「岣嶁碑」是道士們假造的；現在我們能在實物上看見的最古的文字，只有商朝的甲骨和鐘鼎文，但這些，都已經很進步了，幾乎找不出一個原始形態。只在銅器上，有時還可以看見一點寫實的圖形，如鹿，如象，而從這圖形上，又能發見和文字相關的線索：中國文字的基礎是「象形」。

畫在西班牙的亞勒泰米拉（Altamira）洞裏的野牛，是有名的原始人的遺跡，許多藝術史家說，這正是『為藝術的藝術』，原始人畫着玩玩的。但這解釋未免過於「摩登」，因為原始人沒有十九世紀的文藝家那麼有閒，他的畫一隻牛，是有緣故的，為的是關於野牛、或者是獵取野牛、禁呪野牛的事。現在上海牆壁上的香煙和電影的廣告畫，尚且常有人張着嘴巴看，在少見多怪的原始社會裏，有了這麼一個奇蹟，那轟動一

時，就可想而知了。他們一面看，知道了野牛這東西，原來可以用線條移在別的平面上，同時彷彿也認識了一個「牛」字，一面也佩服這作者的才能，但沒有人請他作自傳賺錢，所以姓氏也就湮沒了。但在社會裏，倉頡也不止一個，有的在刀柄上刻一點圖，有的在門戶上畫一些畫，心心相印，口口相傳，文字就多起來，史官一採集，便可以敷衍記事了。中國文字的由來，恐怕也逃不出這例子的。

自然，後來還該有不斷的增補，這是史官自己可以辦到的，新字夾在熟字中，又是象形，別人也容易推測到那字的意義。直到現在，中國還是在生出新字來。但是，硬做新倉頡，却要失敗的，吳的朱育，唐的武則天，都曾經造過古怪字，也都白費力。現在最會造字的是中國化學家，許多原質和化合物的名目，很不容易認得，連音也難以讀出來了。老實說，我是一看見就頭痛的，覺得遠不如就用萬國通用的拉丁名來得爽快，如果二十來個字母都認不得，請恕我直說：那麼，化學也大抵學不好的。

（四）寫字就是畫畫

「周禮」和「說文解字」上都說文字的構成法有六種，這裏且不談罷，只說些和「象形」有關的東西。

象形，『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就是畫一隻眼睛是「目」，畫一個圓圈，放幾條毫光是「日」，那自然很明白、便當的。但有時要碰壁，譬如要畫刀口，怎麼辦呢？不畫刀背，也顯不出刀口來，這時就只好別出心裁，在刀口上加一條短棍，算是指明『這個地方』的意思，造了「刃」。這已經頗有些辦事棘手的模樣了，何況還有無形可象的事件，於是只得來「象事」，也叫作「會意」。一隻手放在樹上是「采」，一顆心放在屋子和飯碗之間是「寍」，有喫有住，安寍了。但要寫「寧可」的寧，却又得在碗下面畫一條綫，表明這不過是用了「寍」的聲音的意思。「會意」比「象形」更麻煩，牠至少要畫兩樣。如「寶」字，則要畫一個屋頂、一串玉、一個缶、一個貝，計四樣：我看「缶」字還是杵臼兩形合成的，那麼一共有五樣。單單爲了畫這一個字，就很要破費些工夫。

不過還是走不通，因爲有些事物是畫不出，有些事物是畫不來，譬如松柏，葉樣不同，原是可以分出來，但寫字究竟是寫字，不能像繪畫那樣精工，到底還是硬挺不下去。來打開這僵局的是「諧聲」，意義和形象離開了關係。這已經是「記音」了，所以有人說，這是中國文字的進步。不錯，也可以說是進步，然而那基礎也還是畫畫兒。例如『菜，從草，采聲』，畫一窠草、一個爪、一株樹：三樣；『海，從水，每聲』，畫一條河、一位戴帽（？）的太太，也三樣。總之：如果要寫字，就非永遠畫畫不成。

但古人是並不愚蠢的，他們早就將形象改得簡單，遠離了寫實，篆字圓折，還有圖

篆的餘痕，從隸書到現在的楷書，和形象就天差地遠。不過那基礎並未改變，天差地遠之後，就成爲不象形的象形字，寫起來雖然比較的簡單，認起來却非常困難了，要憑空一個一個的記住。而且有些字，也至今並不簡單，例如「鸞」或「鑿」，去叫孩子寫，非練習半年六月，是很難寫在半寸見方的格子裏面的。

還有一層，是「諧聲」字也因爲古今字音的變遷，很有些和「聲」不大「諧」的了。現在還有誰讀「滑」爲「骨」，讀「海」爲「每」呢？

古人傳文給我們，原是一份重大的遺產，應該感謝的。但在成了不象形的象形字，不十分諧聲的諧聲字的現在，這感謝却只好躊躕一下了。

（五）古時候言文一致麼？

到這裏，我想來猜一下古時候言文是否一致的問題。

對於這問題，現在的學者們雖然並沒有分明的結論，但聽他們口氣，好像大概是以爲一致的；越古，就越一致。不過我却很有些懷疑，因爲文字愈容易寫，就愈容易寫得和口語一致，但中國却是那麼難寫的象形字，也許我們的古人，向來就將不關重要的詞摘去了的。

「書經」有那麼難讀，似乎正可作照寫口語的證據，但商周人的的確的口語，現在還沒有研究出，還要繁也說不定的。至於周秦古書，雖然作者也用一點他本地的方言，而文字大致相類，即使和口語還相近罷，用的也是周秦白話，並非周秦大衆語。漢朝更不必說了，雖是肯將「書經」裏難懂的字眼，翻成今字的司馬遷，也不過在特別情況之下，採用一點俗語，例如陳涉的老朋友看見他爲王，驚異道：『夥頤，涉之爲王沈沈者』，而其中的『涉之爲王』四個字，我還疑心太史公加過修剪的。

那麼，古書裏采錄的童謠、諺語、民歌，該是那時的老牌俗語罷。我看也很難說。中國的文學家，是頗有愛改別人文章的脾氣的。最明顯的例子是漢民間的「淮南王歌」，同一地方的同一首歌，「漢書」和「前漢紀」記的就兩樣。

一面是——

一尺布，尚可縫；

一斗粟，尚可舂。

兄弟二人，不能相容。

一面却是——

一尺布，暖蓬蓬；

一斗粟，飽童童。

兄弟二人不相容。

比較起來，好像後者是本來面目，但已經刪掉了一些也說不定的：只是一個提要。後來宋人的語錄、話本，元人的雜劇和傳奇裏的科白，也都是提要，只好牠用字較平常，刪去的文字較少，就令人覺得『明白如話』了。

我的臆測，是以為中國的言文，一向就並不一致的，大原因便是字難寫，只好節省些。當時的口語的摘要，是古人的文；古代的口語的摘要，是後人的古文。所以我們的做古文，是在用了已經並不象形的象形字，未必一定諧聲的諧聲字，在紙上描出今人誰也不說、懂的也不多的、古人的口語的摘要來。你想，這難不難呢？

（六）於是文章成為奇貨了

文字在人民間萌芽，後來卻一定為特權者所收攬。據「易經」的作者所推測，『上古結繩而治』，則連結繩就已是治人者的東西，待到落在巫史的手裏的時候，更不必說了。他們都是酋長之下，萬民之上的人。社會改變下去，學習文字的人們的範圍也擴大起來，但大抵限於特權者。至於平民，那是不識字的，並非缺少學費，只因為限於資格，他不配。而且連書籍也看不見，中國在刻版還未發達的時候，有一部好書，往往是『藏之祕閣，副在三館』，連做了士子，也還是不知道寫着什麼的。

因為文字是特權者的東西，所以牠就有了尊嚴性，並且有了神祕性。中國的字，到現在還很尊嚴。我們在牆壁上，就常常看見掛着寫上『敬惜字紙』的簍子；至於符的驅邪治病，那是靠了牠的神祕性的。文字既然含着尊嚴性，那麼，知道文字，這人也就連帶的尊嚴起來了。新的尊嚴者日出不窮，對於舊的尊嚴者就不利，而且知道文字的人們一多，也會損傷神祕性的。符的威力，就因為這好像是字的東西，除道士以外，誰也不認識的緣故。所以對於文字，他們一定要把持。

歐洲中世，文章學問，都在道院裏；克羅蒂亞（Kroatia），是到了十九世紀，識字的還只有教士的，人民的口語，退步到對於舊生活剛够用。他們革新的時候，就只好從外國借進許多新語來。

我們中國的文字，對於大衆，除了身分、經濟這些限制之外，卻要加上一條高門檻：難。單是這條門檻，倘不費他十來年工夫，就不容易跨過。跨過了的，就是士大夫，而這些士大夫，又竭力的要使文字更加難起來，因為這可以使他特別的尊嚴，超出別的一切平常的士大夫之上。漢朝的楊雄的喜歡奇字，就有這毛病的，劉歆想借他的「方言」稿子，他幾乎要跳黃浦。唐朝呢，樊宗師的文章做到別人點不斷，李賀的詩做到別人看不懂，也都為了這緣故。還有一種方法是將字寫得別人不認識，下焉者，是從「康熙字典」上查出幾個古字來，夾進文章裏面去；上焉者是錢坫的用篆文來寫劉熙的「釋名」，最近還有錢玄同先生的照「說文」的字樣給太炎先生抄「小學答問」。

文字難，文章難，這還都是原來的；這些上面，又加以士大夫故意特製的難，却還想牠和大衆有緣，怎麼辦得到。但士大夫們也正願其如此，如果文字易識，大家都會，文字就不尊嚴，他也跟着不尊嚴了。說白話不如文言的人，就從這裏出發的；現在論大衆語，說大衆只要教給「千字課」就够的人，那意思的根柢也還是在這裏。

（七）不識字的作家

用那麼艱難的文字寫出來的古語摘要，我們先前也叫「文」，現在新派一點的叫「文學」，這不是從『文學子游子夏』上割下來的，是從日本輸入，他們的對於英文Literature的譯名。會寫寫這樣的「文」的，現在是寫白話也可以了，就叫作「文學家」，或者叫「作家」。

文學的存在條件首先要會寫字，那麼，不識字的文盲羣裏，當然不會有文學家的了。然而作家却有的。你們不要太早的笑我，我還有話說。我想，人類是在未有文字之前，就有了創作的，可惜沒有人記下，也沒有法子記下。我們的祖先的原始人，原是連話也不會說的，爲了共同勞作，必需發表意見，才漸漸的練出複雜的聲音來，假如那時大家抬木頭，都覺得吃力了，却想不到發表，其中有一個叫道『杭育杭育』，那麼，這就是創作；大家也要佩服，應用的，這就等於出版；倘若用什麼記號留存下來，這就是文學；他當然就是作家，也是文學家，是「杭育杭育派」。不要笑，這作品確也幼稚得很，但古人不及今人的地方是很多的，這正是其一。就是周朝的什麼『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罷，牠是「詩經」裏的頭一篇，所以嚇得我們只好磕頭佩服，假如先前未曾有過這樣的一篇詩，現在的新詩人用這意思做一首白話詩，到無論什麼副刊上去投稿試試罷，我看十分之九是要被編輯者塞進字紙簍去的。『漂亮的好小姐呀，是少爺的好一對兒！』什麼話呢？

就是「詩經」的「國風」裏的東西，好許多也是不識字的無名氏的作品，因爲比較的優秀，大家口口相傳的。史官們檢出牠可作行政上參考的記錄了下來，此外消滅的正不知有多少。希臘人荷馬——我們姑且當作有這樣一個人——的兩大史詩，也原是口吟，現存的是別人的記錄。東晉到齊陳的「子夜歌」和「讀曲歌」之類，唐朝的「竹枝詞」和「柳枝詞」之類，原都是無名氏的創作，經文人的採錄和潤色之後，留傳下來的。這一潤色，留傳固然留傳了，但可惜的是一定失去了許多本來面目。到現在，到處還有民謠，山歌，漁歌等，這就是不識字的詩人的作品；也傳述着童話和故事，這就是不識字的小作家的作品；他們，就都是不識字的作家。

但是，因爲沒有記錄作品的東西，又很容易消滅，流播的範圍也不能廣大，知道的人們也就很少了。偶有一點爲文人所見，往往倒喫驚，吸入自己的作品中，作爲新的養

料。舊文學衰頹時，因爲攝取民間文學或外國文學而起一個新的轉變，這例子是常見於文學史上的。不識字的作家雖然不及文人的細膩，但他卻剛健，清新。

要這樣的作品爲大家所共有，首先也就是要這作家能寫字，同時也還要讀者們能識字以至能寫字，一句話：將文字交給一切人。

（八）怎樣交代？

將文字交給大衆的事實，從清朝末年就已有了的。

『莫打鼓，莫打鑼，聽我唱個太平歌……』是欽頒的教育大衆的俗歌；此外，士大夫也辦過一些白話報，但那主意，是只要大家聽得懂，不必一定寫得出。「平民千字課」，就帶了一點寫得出的可能，但也只夠記帳，寫信。倘要寫出心裏所想的東西，牠那限定的字數是不夠的。譬如牢監，的確是給了人一塊地，不過牠有限制，只能在這圈子裏行立坐臥，斷不能跑出設定了的鐵柵外面去。

勞乃宣和王照他兩位都有文字，進步得很，可以照音寫字了。民國初年，教育部要製字母，他們倆都是會員，勞先生派了一位代表，王先生是親到的，爲了入聲存廢問題，曾和吳稚暉先生大戰，戰得吳先生肚子一凹，棉褲也落了下來。但結果總算幾經斟酌，製成了一種東西，叫作「注音字母」。那時很有些人，以爲可以替代漢字了，但實際上還是不行，因爲牠究竟不過簡單的方塊字，恰如日本的「假名」一樣，夾上幾個，或者注在漢字的旁邊還可以，要牠拜帥，寫起來會混雜，看起來要眼花。那時的會員們稱牠爲「注音字母」，是深知道牠的能力範圍的。再看日本，他們有主張減少漢字的，有主張拉丁拚音的，但主張只用「假名」的卻沒有。

再好一點的是用羅馬字拚法，研究得最精的是趙元任先生罷，我不大明白。用世界通用的羅馬字拚起來——現在是連土耳其也採用了——一詞一串，非常清楚，是好的。但教我似的門外漢來說，好像那拚法還太繁。要精密，當然不得不繁，但繁得很，就又變了「難」，有些妨礙普及了。最好是另有一種簡而不陋的東西。

這裏我們可以研究一下新的「拉丁化」法，「國際每日文選」裏有一小本「中國語書法之拉丁化」，「世界」第二年第六、七號合刊附錄的一份「言語科學」，就都是紹介這東西的。價錢便宜，有心的人可以買來看。牠只有二十八個字母，拚法也容易學。「人」就是Rhen，「房子」就是Fangz，『我喫果子』是Wo ch goz，『他是工人』是Ta sh gungrhen。現在在華僑裏實驗，見了成績的，還只是北方話，但我想，中國究竟還是講北方話——不是北京話——的人們多，將來如果真有一種到處通行的大衆語，那主力也恐怕還是北方話罷。爲今之計，只要酌量增減一點，使牠合於各該地方所特有的音，也就可以用到無論什麼窮鄉僻壤去了。

那麼，只要認識二十八個字母，學一點拼法和寫法，除懶蟲和低能外，就誰都能够寫得出，看得懂了。況且牠還有一個好處，是寫得快。美國人說，時間就是金錢；但我想：時間就是生命。無端的空耗別人的時間，其實是無異於謀財害命的。不過像我們這樣坐着乘風涼、談閒天的人們，可又是例外。

（九）專化呢，普遍化呢？

到了這裏，就又碰着了一個大問題：中國的言語，各處很不同，單給一個粗枝大葉的區別，就有北方話、江浙話、兩湖川貴話、福建話、廣東話這五種，而這五種中，還有小區別。現在用拉丁字來寫，寫普通話，還是寫土話呢？要寫普通話，人們不會；倘寫土話，別處的人們就看不懂，反而隔閡起來，不及全國通行的漢字了。這是一個大弊病！

我的意思是：在開首的啓蒙時期，各地方各寫牠的土話，用不着顧到和別地方意思不相通。當未用拉丁寫法之前，我們的不識字的人們，原沒有用漢字互通着聲氣，所以新添的壞處是一點也沒有的。倒有新的益處，至少是在同一語言的區域裏，可以彼此交換意見，吸收智識了——那當然，一面也得有人寫些有益的書。問題倒在這各處的大衆語文，將來究竟要牠專化呢，還是普通化？

方言土語裏，很有些意味深長的話，我們那裏叫「煉話」，用起來是很有意思的，恰如文言的用古典，聽者也覺得趣味津津。各就各處的方言，將語法和詞彙，更加提煉，使他發達上去的，就是專化。這於文學，是很有益處的，牠可以做得比僅用泛泛的話頭的文章更加有意思。但專化又有專化的危險。言語學我不知道，看生物，是一到專化，往往要滅亡的。未有人類以前的許多動植物，就因爲太專化了，失其可變性，環境一改，無法應付，只好滅亡。——幸而我們人類還不算專化的動物，請你們不要愁。大衆，是有文學、要文學的，但決不該爲文學做犧牲，要不然，他的荒謬和爲了保存漢字，要十分之八的中國人做文盲來殉難的活聖賢就並不兩樣。所以，我想，啓蒙時候用方言，但一面又要漸漸的加入普通的語法和詞彙去。先用固有的，是一地方的語文的大衆化，加入新的去，是全國的語文的大衆化。

幾個讀書人在書房裏商量出來的方案，固然大抵行不通，但一切都聽其自然，却也不是好辦法。現在在碼頭上、公共機關中、大學校裏，確已有着一種好像普通話模樣的東西，大家說話，既非「國語」，又不是京話，各各帶着鄉音、鄉調，却又不是方言，即使說的吃力，聽的也吃力，然而總歸說得出，聽得懂。如果加以整理，幫牠發達，也是大衆語中的一支，說不定將來還簡直是主力。我說要在方言裏『加入新的去』，那「新的」的來源就在這地方。待到這一種出於自然、又加人工的話一普遍，我們的大衆

語文就算大致統一了。

此後當然還要做。年深月久之後，語文更加一致，和「煉話」一樣好，比「古典」還要活的東西，也漸漸的形成，文學就更加精采了。馬上是辦不到的。你們想，國粹家當作寶貝的漢字，不是化了三四千年工夫，這才有這麼一堆古怪成績麼？

至於開手要誰來做的問題，那不消說：是覺悟的讀書人。有人說：『大眾的事情，要大眾自己來做！』那當然不錯的，不過得看看說的是什麼腳色。如果說的是大眾，那有一點是對的，對的是要自己來，錯的是推開了幫手。倘使說的是讀書人呢，那可全不同了：他在用漂亮話把持文字，保護自己的尊榮。

（十）不必恐慌

但是，這還不必實做，只要一說，就又使另一些人發生恐慌了。

首先是說提倡大眾語文的，乃是『文藝的政治宣傳員如宋陽之流』，本意在於造反。給帶上一頂有色帽，是極簡單的反對法。不過一面也就是說：為了自己的太平，寧可中國有百分之八十的文盲。那麼，倘使口頭宣傳呢，就應該使中國有百分之八十的聾子了。但這不屬於「談文」的範圍，這裏也無須多說。

專為着文學發愁的，我現在看見有兩種：一種是大眾如果都會讀、寫，就大家都變成文學家了。這真是怕天掉下來的好人。上次說過，在不識字的大眾裏，是一向就有作家的。我久不到鄉下去了，先前是，農民們還有一點餘閒，譬如乘涼，就有人講故事。不過這講手，大抵是特定的人，他比較的見識多，說話巧，能夠使人聽下去，懂明白，並且覺得有趣，這就是作家，抄出他的話來，也就是作品。倘有語言無味，偏愛多嘴的人，大家是不要聽的，還要送給他許多冷話——譏刺。我們弄了幾千年文言，十來年白話，凡是能寫的人，何嘗個個是文學家呢？即使都變成文學家，又不是軍閥或土匪，於大眾也並無害處的，不過彼此互看作品而已。

還有一種是怕文學的低落。大眾並無舊文學的修養，比起士大夫文學的細緻來，或者會顯得所謂「低落」的，但也未染舊文學的痼疾，所以牠又剛健、清新。無名氏文學如「子夜歌」之流，會給舊文學一種新力量，我先前已經說過了；現在也有人紹介了許多民歌和故事。還有戲劇，例如「朝花夕拾」所引「目蓮救母」裏的無常鬼的自傳，說是因為同情一個鬼魂，暫放還陽半日，不料被閻羅責罰，從此不再寬縱了——

『那怕你銅牆鐵壁！

那怕你皇親國戚！』……

何等有人情，又何等知過，何等守法，又何等果決，我們的文學家做得出來麼？

這是真的農民和手業工人的作品，由他們閒中扮演，借目蓮的巡行來貫串許多故

事，除「小尼姑下山」外，和刻本的「目蓮救母記」是完全不同的。其中有一段「武松打虎」，是甲乙兩人，一強一弱，扮着戲玩。先是甲扮武松，乙扮老虎，被甲打得要命，乙埋怨他了，甲道：『你是老虎，不打，不是給你咬死了？』乙只得要求互換，却又被甲咬得要命，乙說怨話，甲便道：『你是武松，不咬，不是給你打死了？』我想：比起希臘的伊索、俄國的梭羅古勃的寓言來，這是毫無遜色的。

如果到全國的各處去收集，這一類的作品恐怕還很多。但自然，缺點是有的。是一向受着難文字、難文章的封鎖，和現代思潮隔絕。所以，倘要中國的文化一同向上，就必須提倡大衆語、大衆文，而且書法更必須拉丁化。

（十一）大衆並不如讀書人所想像的愚蠢

但是，這一回，大衆語文剛一提出，就有些猛將趁勢出現了，來路是並不一樣的，可是都向白話、翻譯、歐化語法、新字眼進攻。他們都打着「大衆」的旗，說這些東西，都爲大衆所不懂，所以要不得。其中有的是原是文言餘孽，借此先來打擊當面的白話和翻譯的，就是祖傳的『遠交近攻』的老法術；有的是本是懶惰分子，未嘗用功，要大衆語未成，白話先倒，讓他在這空場上誇海口的，其實也還是文言文的好朋友，我都不想在這裏多談。現在要說的只是那些好意的、然而錯誤的人，因爲他們不是看輕了大衆，就是看輕了自己，仍舊犯着古之讀書人的老毛病。

讀書人常常看輕別人，以爲較新、較難的字句，自己能懂，大衆却不能懂，所以爲大衆計，是必須徹底掃蕩的；說話作文，越俗，就越好。這意見發展開來，他就要不自覺的成爲新國粹派。或則希圖大衆語文在大衆中推行得快，主張什麼都要配大衆的胃口，甚至於就要『迎合大衆』，故意多罵幾句，以博大衆的歡心。這當然自有他的苦心孤詣，但這樣下去，可要成爲大衆的新幫閒的。

說起大衆來，界限寬泛得很，其中包括着各式各樣的人，但即使『目不識丁』的文盲，由我看來，其實也並不如讀書人所推想的那麼愚蠢。他們是要智識，要新的知識，要學習，能攝取的。當然，如果滿口新語法、新名詞，他們是什麼也不懂；但逐漸的檢必要的灌輸進去，他們却會接受；那消化的力量，也許還賽過成見更多的讀書人。初生的孩子，都是文盲，但到兩歲，就懂許多話，能說許多話了，這在他，全部是新名詞、新語法。他那裏是從「馬氏文通」或「辭源」裏查來的呢，也沒有教師給他解釋，他是聽過幾回之後，從比較而明白了意義的。大衆的會攝取新詞彙的語法，也就是這樣子，他們會這樣的前進。所以，新國粹派的主張，雖然好像爲大衆設想，實際上倒盡了拖住的任務。不過也不能聽大衆的自然，因爲有些見識，他們究竟還在覺悟的讀書人之下，如果不給他們隨時揀選，也許會誤拿了無益的，甚而至於有害的東西。所以，『迎合大

衆』的新盟閉，是絕對的要不得的。

由歷史所指示，凡有改革，最初，總是覺悟的智識者的任務。但這些智識者，却必須有研究，能思索，有決斷，而且有毅力。他不吞輕自已，以爲是大家的戲子，也不看輕別人，當作自己的嘍囉。他只是大衆中的一個人，我想，這才可以做大衆的事業。

(十二)煞　尾

話已經說得不少了。總之，單是話不行，要緊的是做。要許多人做：大衆和先驅：要各式的人做：教育家、文學家、語言學家……。這已經迫於必要了，即使目下還有點逆水行舟，也只好拉縴；順水固然好得很，然而還是不得不把舵的。

這拉縴或把舵的好方法，雖然也可以口談，但大抵得益於實驗，無論怎麼看風看水，目的只是一個：向前。

各人大概都有些自己的意見，現在還是給我聽聽你們諸位的高論罷。

漢字和拉丁化

魯　迅

反對大衆語文的人，對主張者得意地命令道：『拿出貨色來看！』一面也有這樣的老實人，毫不問他是誠意，還是尋開心，立刻拚命來做標本。

由讀書人來提倡大衆語，當然比提倡白話困難。因爲提倡白話時，好好壞壞，用的總算是白話，現在提倡大衆語的文章却大抵不是大衆語。但是反對者是沒有發命令的權利的。雖是一個殘廢人，倘在主張健康運動，他絕對沒有錯；如果提倡纏足，則即使是天足的壯健的女性，也還是在有意的或無意的害人。美國的水果大王，只爲改良一種水果，尙且要費十來年的工夫，何況是問題大得多多的大衆語。倘若就用他的矛去攻他的盾，那麼，反對者該是贊成文言或白話的了，文言有幾千年的歷史，白話有近二十年的歷史，他也拿出他的「貨色」來給大家看看吧。

但是，我們也不妨自己來試驗，在「動向」上，就已經有過三篇純用土話的文章，胡繩先生看了之後，却以爲還是非土話所寫的句子來得淸楚。其實，只要下一番功夫，是無論用什麼土話寫，都可以懂得的。據我個人的經驗，我們那裏的土話，和蘇州很不同，但一部「海上花列傳」，却教我『足不出戶』的懂了蘇白。先是不懂，硬着頭皮看下去，參照記事，比較對話，後來就都懂了。自然，很困難。這困難的根，我以爲就在漢字。每一個方塊漢字，是都有牠的意義的，現在用牠來照樣的寫土話，有些仍是用本義

的，有些却不過借音，於是我們看下去的時候，就得分析牠那幾個是用義，那幾個是借音，慣了不打緊，開手却非常喫力了。

例如胡繩先生所舉的例子，說『回到窩裏去罷』也許會當作回到什麼狗「窩」裏去，反不如說『回到家裏去』的清楚。那一句的病根就在漢字的「窩」字，實際上，恐怕是不該這麼寫法的。我們那裏的鄉下人，也叫「家裏」作 Uwao-li，讀書人去抄，也極容易寫成「窩裏」的，但我想，這 Uwao 其實是「屋下」兩音的拚合，而又訛了一點，決不能用「窩」字隨便來替代，如果只記下沒有別的義意的音，就什麼誤解也不會有了。

大衆語文的音素比文言和白話繁，如果還是用方塊字來寫，不但費腦力，也很費功夫，連紙墨都不經濟。爲了這方塊的帶病的遺產，我們的最大多數人，已經幾千年做了文盲來殉難了，中國也弄到這模樣，到別國已在人工造雨的時候，我們却還是拜蛇、迎神。如果大家還要活下去，我想：是只好請漢字來做我們的犧牲了。

現在只還有「書法拉丁化」的一條路。這和大衆語文是分不開的。也還是從讀書人首先試驗起，先介紹過字母、拚法，然後寫文章。開手是像日本文那樣，只留一點名詞之類的漢字，而助詞、感嘆詞，後來連形容詞、動詞也都用拉丁拚音寫，那麼，不但順眼，對於瞭解也容易得遠了。至於改作橫行，那是當然的事。

這就是現在馬上來實驗，我以爲也並不難。

不錯，漢字是古代傳下來的寶貝，但我們的祖先，比漢字還要古，所以我們更是古代傳下來的寶貝。爲漢字而犧牲我們，還是爲我們而犧牲漢字呢？這是只要還沒有喪心病狂的人，都能夠馬上回答的。（十一月二十三日）

中國語文的新生

魯迅

中國現在的所謂中國字和中國文，已經不是中國大家的東西了。

古時候，無論那一國，能用文字的原是只有少數的人的，但到現在，教育普及起來，凡是稱爲文明國者，文字已爲大家所公有。但我們中國，識字的却大概只佔全人口的十分之二，能作文的當然還要少。這還能說文字和我們大家有關係麼？

也許有人要說，這十分之二的特別國民，是懷抱着中國文化、代表着中國大衆的。我覺得這話並不對。這樣的少數，並不足以代表中國人。正如中國人中，有喫燕窩魚翅

的人，有賣紅丸的人，有拿回扣的人，但不能因此就說一切中國人，都在吃燕窩魚翅、賣紅丸、拿回扣一樣。要不然，一個鄭孝胥，眞可以把全副「王道」挑到滿洲去。

我們倒應該以最大多數爲根據，說中國現在等於並沒有文字。

這樣的一個連文字也沒有的國度，是在一天一天的壞下去了。我想，這可以無須我舉例。

單在沒有文字這一點上，智識者是早就感到模糊的不安的。淸末的辦白話報，五四時候的叫「文學革命」，就爲此。但還只知道了文章難，沒有悟出中國等於並沒有文字。今年的提倡復興文言文，也爲此，他明知道現在的機關槍是利器，却因歷來偸懶，未曾振作，臨危又想僥幸，就只好夢想大刀隊成事了。

大刀隊的失敗已經顯然，只有兩年，已沒有誰來打九十九把鋼刀去送給軍隊。但文言隊的顯出不中用來，是很慢、很隱的，牠還有壽命。

和提倡文言文的開倒車相反，是目前的大衆語文的提倡，但也還沒有碰到根本的問題：中國等於並沒有文字。待到拉丁化的提議出現，這才抓住了解決問題的緊要關鍵。

反對，當然大大的要有的，特殊人物的成規，動他不得。格理來倡地動說，達爾文說進化論，搖動了宗教、道德的基礎，被攻擊原是毫不足怪的；但哈飛發見了血液在人身中環流，這和一切社會制度有什麼關係呢，却也被攻擊了一世。然而結果怎樣？結果是：血液在人身中環流！

中國人要在這世界上生存，那些識得「十三經」的名目的學者，「燈紅」會對「酒綠」的文人，並無用處，却全靠大家的切實的智力，是明明白白的。那麼倘要生存，首先就必須除去阻礙傳佈智力的結核：非語文和方塊字。如果不想大家來給舊文字做犧牲，就得犧牲掉舊文字。走那一面呢，這並非如冷笑家所指摘，只是拉丁化提倡者的成敗，乃是關於中國大衆的存亡的。要得實證，我看也不必等候怎麼久。

至於對拉丁化的較詳的意見，我是大體和「自由談」連載的華圉作「門外文談」相近的，這裏不多說。我也同意於一切冷笑家所冷嘲的大衆語的前途的危難；但以爲即使艱難，也還要做；愈艱難，就愈要做。改革，是向來沒有一帆風順的，冷笑家的贊成，是在見了成效之後，如果不信，可看提倡白話文的當時。

關於新文字

魯　迅

比較，是最好的事情。當着沒有知道拼音文字以前，就不會想到象形文字的困難；當着沒有看見拉丁化新文字以前，就很難明確地斷定：以前的注音字母和國語羅馬字拼法也還是麻煩的，不合乎實用、也沒有前途的文字。

方塊兒的漢字眞是愚民政策的有力工具，不單勞苦大衆沒有學習和學會的可能，就是有錢有勢的特權階級，化費一二十年的功夫，終究不能學會的也多得很。

最近，宣傳古文的好處的教授，竟把古文的句子點錯了，就是一個證據——他自己沒有懂。不過他們可以假裝懂得的樣子，來胡說八道，欺騙不明眞相的人。

所以漢字也是中國勞動大衆身上的一個膿瘡，病菌都隱藏在這裏面，假使不首先把它除去，結果只有自己死。先前也曾有過學者，想出拼音字母來，但是那些字都還麻煩，因爲學者總忘不了官話、四聲，並且這是學者創造出來的字，必須有學者的氣概。

這回的新文字確簡易得多了，又是根據實際的生活，容易學，有用，可以用它對大衆說話，聽大家的話，明白道理，學得技藝，這才是勞動大衆自己的東西，首先的、唯一的活路。

現在在中國正在實現的新文字，給南方人讀起來，是不能全明白的。現在的中國，還不是一種語言所能統一的，所以必須按着各地方的言語來拼，等到將來再設法統一。反對拉丁化字的人，往往把這個當作一個缺點，以爲反而使中國的文字不統一了，但是他却抹煞了方塊漢字本來是多數中國人所不認識、有些知識份子也有並不眞正認識的事實。

然而他們都知道新文字對於大衆有利益，所以不得不出來反對。中國的勞動大衆雖然不識字，但特權階級還嫌他們太聰明，正在竭力麻木他們的思想機關。

關於新文字

茅　盾

我讀了「第一次拉丁化中國字代表大會決議案」、「新文字的教授法指南」、以及用拉丁化編的各種教科書以後，非常滿意。

要趕快地提高中國大衆的文化，中國的漢字就必須廢除。「大會決議案」提出了中國漢字是『古代封建社會的產物，特權階級愚弄大衆的工具，已經不適合於現在的時代』。這一個基本認識，是非常重要的。

最近八十年來，中國有些知識份子也感覺到漢字的學習太困難，成爲『普及教育』

的阻礙。所以他們也曾經提倡簡筆字，但是他們的眼光只限於學習的簡易上面，他們的立場，祇是一種改良主義，所以是延續着漢字的壽命，並且維持着特權者的愚民政策的。

站在大衆的立場上，只有廢除漢字才是中國文字改革運動最正確的道路，何况就「學習」一點而言，拉丁化也比簡筆字、注音字母等等要方便了許多呢！

請大家學習新文字

（節　錄）

郭沫若

——現在已經不是討論新文字要不要的時候，而是我們應該趕快學、趕快採用的時候了。自然，新文字還是在創生的途中，有好些表現方法，還得發明和改良，而我們大家來學習、來採用，便是來參加這發明和改良的事業的，我們應該羣策羣力來使這項事件完成。

——（這種文字）學習起來，大家就好像回復了童年時代的天眞，古人說：『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我現在在新文字上發現了一個意想外的功用，新文字竟是養成我們最高道德的最良手段。

論方言拉丁化之切要

（節　錄）

郭沫若

——方言是否也可施以拉丁化呢？對於這個問題，意見似乎尚未統一，有的人頗以方言的歧出作爲非難拉丁化的重要的口實；有的人則頗以爲拉丁化的前提，根本是要先消滅各地的方言。前一種見解失之保守，後一種見解失之矯激，都是不甚正確的觀念。

拉丁化的主流當然要建定一種標準的新的中國話，藉此以教化全國的大衆，藉此以

統一各地的方言，但此標準的拉丁化語，同時却當採納各地的方言之精粹語和特殊語以豐富其內容。這種新的標準拉化國語之創建，當得是某種標準語與各地方言之辯證的綜合。因此，方言之拉化，不僅在目前教化局部地方的大衆是切要，就在標準拉化語之推行與創建上，尤其是切要。

——方言之拉丁化也正是在消滅方言。只有靠着拉丁化的力量才能把各地的方言揚棄而昇華成更高一個階段的標準拉化語。

病中答救亡情報訪員

魯　迅

漢字不滅，中國必亡。因爲漢字的艱深，使全中國大多數的人民，永遠和前進的文化隔離，中國的人民，決不會聰明起來，理解自身所遭受的壓榨，理解整個民族的危機。我是自身受漢字苦痛很深的一個人，因此我堅決主張以新文字來替代這種障礙大衆進步的漢字。譬如說，一個小孩子要寫一個生疏的「龘」字，或一個「鬱」字到方格子裏面去，能够不偏不歪，不寫出格子外面去，也得要化一年功夫，你想漢字麻煩不麻煩？目前，新文字運動的推行，在我國已很有成績。雖然我們的政治當局，已經也在嚴厲禁止新文字的推行，他們恐怕中國人民會聰明起來，會獲得這個有效的求知新武器，但這終究是不中用的！我想，新文字運動應當和當前的民族解放運動，配合起來同時進行，而進行新文字，也該是每一個前進文化人應當肩負起來的任務。

爲了建築嶄新的文化

周建人

方塊頭的漢字之難讀、難寫、難記，檢查字典之困難，以及和生活的語言相隔離，不但阻礙了缺少讀書時間的勞苦的人們的學習，甚至於有些有讀書環境的智識份子也已感到它的不方便了。例如先後主張寫俗字，寫簡筆字，想各種各樣檢字的方法，和較近主張用行書代替正楷等等，都是由於感覺到漢字的不便於應用而來的。在這情况之下，急迫地需要新的文字來代替舊的是明明白白的事情。

新的拚音文字的優點，表面上最容易看出的是容易讀、容易寫、容易記，檢査字典也容易，特别是和言語的一致。因了這一致，不但能够把言語寫成文章，建築起新的文化，還能够促進言語的進步。我覺得新的文字可以說是代表言語的符號，但不僅是單純地記述既成言語的符號，它還有着廣大的作用的。新文字用言語來寫文章，回過來，研究科學的人用它來寫科學的作品，哲學者用它來寫哲學的文章，特别是文學者，他們更有特長的技能：能寫下更好的言語，讀了這些作品，可以使言語更趨向精密、正確、豐富。這也是言文密切相聯繫的文字的好處，不是和言語隔離的舊文字所能做到的。

至於今日的中國，正在被侵略者加緊侵略的時候，新的拚音文字的加速推行也成爲急迫的需要。近代的侵略民族的侵略行爲不是整個的，只是某一部份人的行動是很明顯的事實，但他們會在可能範圍之內，採用各種工具當作武器。快槍、炸彈、毒氣之外，文化也是一種常被利用的武器。在謀自衛的民族裏，最前綫的固然是手拿兵器的戰士，但是文化工作者把新文化堅固地建築起來也是必要的。嶄新的軍器最能挫敵，相似的，嶄新的文化也是自衛的最有力武器。不是舊文化和勸教無條件的服從的舊道德等所能收什麼效果。新的文字在建築新的文化上爲有效的工具是毫無疑義的。

我對於語言科學並無研究，因此也不想發什麼議論，但我對於新的文字有積極推行的必要却是知道的。我覺得需要用它來多寫作文藝、哲學、科學的文章，這文章是通俗的，即以言語爲根據，然而不是庸俗的，它更含有提高言語和思想的作用，這實在感覺到非常之必要。

我們對於推行新文字的意見

中國已經到了生死關頭，我們必須教育大衆組織起來解決困難，但是這教育大衆的工作，開始就遇着一個絕大難關。這個難關就是方塊漢字。方塊漢字難認難寫難學。每一個人必得化費幾年功夫、幾十幾百塊錢才能學得一點皮毛。一個每天做十二三點鐘苦工的大衆是沒有這些空閒時間的，也化不起許多錢來玩這套把戲。手頭字、簡字是方塊字的化身，不是根本的解決。注音字母是爲方塊字注音的工具，不過是方塊字的附屬品。國語羅馬字崇奉北平話爲國語，名爲提倡國語統一，實際上是來它一個北平話獨裁。在有閒有錢的人看來，學了一口北平話再用羅馬字母讀讀寫寫，是不費什麼事。但是叫一個上海的、福州的或廣州的苦人同時學北平話又學羅馬字，那幾乎是和學外國話一樣的難。國語羅馬字又注重聲調的符號，把初學的人弄得頭昏腦黑。簡單的說，中國大衆所需要的新文字，是拚音的新文字，是沒有四聲符號麻煩的新文字，是解脫一地方

實獨裁的新文字，這種新文字，現在是已經出現了。當初是在海參威的華僑製造了拉丁化新文字，實驗結果很好。他們的經驗學理的結晶便是北方話新文字方案。但是我們不要誤會，海參威的華僑也是中國人。所以這個方案雖是在外國產生，但還是中國人的作品，是和別的中國留學生華僑的作品一樣的不容歧視。現在上海話新文字方案也已經由上海的專家造成發表出來，徵求大家批評。廈門話和客話方案已經編成正在這兒審查，廣州、福州、徽州各處的方案也正在編製。這些工作是由中國新文字研究會主持進行的。

根據上海話新文字方案實驗的結果，平常人每天費一小時，只消半個月功夫，即可寫新文字的信，看新文字的報，讀新文字的書。聰明些的人兩個星期就行；笨一點的人，只須一個月，成績也不錯了。每天所化的，只要三分錢。義務教育培養一個小孩每年平均要化八塊九角錢。民衆教育培養一個成人要一塊八毛錢。上海一帶運用小先生教漢字每人也要化三毛錢；三萬萬人的普及最粗淺的初步漢字教育至少就得九千萬元。去年教育部籌款辦義務教育，用盡了力只籌得三百多萬，相差也太大了。倘若推行新文字，每人三分錢，連黃包車夫也出得起。所以就時間、金錢兩方面來看，新文字是普及大衆教育的最經濟的文字工具。

有人怕各地方言新文字起來之後會阻礙中國統一。我們詳細的把它考察一下，知道這是一種過慮。第一，中國各地方言之不同，不像我們平常所想的那樣厲害　因爲國內各地方言是漢話與各處土話互相同化克服的結果。它們的不同是有規律的。我們只須把它們彼此不同的規律指出來，大部份是很容易相通的。第二，識漢字的只是少數人，而多數人卻沒有文字。多數人沒有文字，除了談話之外，便不能彼此相通，也不能與認識漢字的小衆相通。如果各區的方言新文字傳給了各該區的大衆，那末區以內的大衆便可以彼此相通；該區的知識分子精通幾區新文字甚至於幾國的文字的總能找出好幾位來，搭一個橋，使各區的大衆彼此相通、並與全國的智識份子相通，與現代世界文化相通。各區的小事只用本區的新文字記載，至於關係國家的大事都可以由智識份子翻譯廣播出去。所謂智識份子並不限定是高等華人。大衆得了新文字的培養，也必然的會在自己的隊伍裏產生出智識份子，並且運用各區新文字對照的讀物、也可以把自己造成構通各區文化的鐵橋。這樣一來，新文字不但不致於阻礙中國的統一，而且有力量促進文化的構通，幫助中國的統一。第三，我們所需要的統一，不是抽象的統一，不是幻想的統一，不是變造的統一，而是從實際生活醞釀出來的統一。我們所要的是各區不同生活的血脈流通，而不是勉強各區過同一的生活，說同一的話語，寫同一的文字　同一文字的範圍是跟着同一生活的需要而擴大，決不可以心急。提倡國語的先生們往往幻想出一個公共的需要來推進北平話。他們說：『到了需要國語的公共場合，就自然非學國語不可。』我們知道這個公共場合是幻想起來的、在上海大衆的公共場合是要用上海話才來得有效。

同樣的，福州大衆的公共場合要用福州話，廣州大衆的公共場合要用廣州話，否則，你就得請人翻譯，或者是聽衆聽不懂，等於沒有說。可見這「公共場合」四個字，只適用於少數的智識份子，只適用於有錢有閒學它幾年北平話的小衆。要想把小衆的公共場合的需要當作大衆的公共場合的需要，勉強的要把它們趕快的統一起來，並且把這種統一看成天經地義，這只是提倡者的偏愛和幻想。擁護漢字統一的先生們對於這同樣的幻想更是強烈得很。這種幻想，自然用不着新文字的阻礙它，就會叫他們失望。第四，現在中國是遇着空前的國難，只有大家一齊起來抵抗，才有生路。中國文化界現階段最重要的工作是普及民族自救的教育，我們要動員一切工作來進行這個工作。但是在選擇工具的時候，我們是必得指出新文字的特大效力。文字好比是交通媒介，漢字好比是獨輪車。國語羅馬字好比是火輪船。新文字好比是飛機。坐上新文字的飛機來傳佈民族自救的教育的時候，就可以知道新文字是不但不阻礙中國統一，而且確有力量幫助喚起大衆挽救我們垂危的祖國。

照以上觀點看來，我們覺得這種新文字是值得向全國介紹的了。我們深望大家一齊來研究它，推行它，使它成爲推進大衆文化和民族解放運動的重要工具。以下是我們所要建議的具體辦法：

（一）每一個方言的新文字方案成立後，我們首先要根據這方案編輯最廉價的課本、指導書。

（二）課本編成後，即着手運用各級學校、民衆學校、識字學校、夜課學校、補習學校、講習會，培養新文字教師，凡學會新文字的人都有教人的義務；

（三）爲着要使學過新文字的人繼續學習起見，我們要出：高級課本、報紙、小說、詩歌、各科小叢書、新文字連環畫、新文字的辭典、北方話與其他方言對照讀物。

（四）根據新文字方案創製新文字速寫並創製新文字打字機。

（五）對於用漢字編印的書報，我們主張：（一）文字大衆化；（二）橫排；（三）採用新文字報頭；（四）新文字、漢字對照的讀物另闢一欄。

（六）除了現在已經發表的北方話與上海話新文字方案之外，我們要繼續進行其他各區及少數民族方言的調査，以着手其他各區及少數民族方案之建立。

蔡元培　孫　科　李任仁　朱霽青　柳亞子　林庚白　龍大均　張平江　黎烈文　沈起予
陶行知　王造時　潘震亞　李公樸　陳望道　葉紹鈞　巴　金　黃　源　馬宗融　魯　迅
郭沫若　茅　盾　楊東蓴　毛道遜　畢雲程　鄒韜奮　郭一岑　曹聚仁　錢亦石　胡愈之
徐懋庸　金仲華　沈鈞儒　薛暮橋　方光燾　葛一虹　張仲實　章乃器　邢桐民　艾思奇
杜佐周　葉籟士　應　人　錢俊瑞　柳　湜　倪文宙　聶紺弩　喬　木　胡　繩　胡　風
孫師毅　孫克定　曹伯韓　蔡素珊　杜君慧　柳乃夫　駱耕漠　梁心沐　羅　瓊　徐雪寒

蕭聰 姜君辰 沈志遠 沈茲九 石西民 李孕雲 張衆原 許傑 楊騷 周文
路丁 華沙 田軍 蕭紅 姚楚琦 陳凉秋 田魯 任光 安[illegible] 馬子聞
黃上萃 任偉川 朱化新 李萬居 吳學普 康謙 葉紫 宋毓 關露 周楞伽
邱韻鐸 倪秀俠 吳俠如 張旻 艾蕪 何家槐 繆天瑞 辛人 魏金枝 林淡秋
賀綠汀 鄭迪 周揚 王淑若 夏征農 楊潮 張天虛 任白戈 魏猛克 林林
沙汀 蔡因子 張香山 雷式鈞 時玳 徐[illegible] 林璘 章泯 陳明中 伏心
旅岡 聶尼 吳朗西 邱東平 柯靈 白薇 李[illegible] 戴應觀 歐陽山 草明
徐步 胡彬 蔡楚俠 盛仲愷 林蔭 洪遒 石一葉 田間 尤競 馬子華
任弋 胡遠馨 周而復 殷晤影 吳祖友 張諤 蔡若虹 衛子 孟十還 何封
張宗麟 張健甫 柳野青 陸靜山 史良 陸玫 李愛洪 陳子亮 黃邨 米野
吳渤雨 吳永安 朱飆 張詩昌 陳波兒 司徒慧敏 周鋼鳴 趙丹 鄭君里 唐納
藍蘋 藍伏青 王瑩 金山 施超 張庚 呂驥 耶戈 凌鶴 沈西苓
王明霄 吳玲 錢千里 崔嵬 辛漢文 顧而已 王余杞 尹庚 孫師毅 周鎮
奚如 白丁 朱子懿 荒煤 賈士宏 單飛 拓牧 李實初 吳乃戊 孫曉村
郇適生 曹孟君 王餛 譚昭 章拉 王楓 吳茂蓀 胡彥雲 王南獄 張少春
沙梅 姜瑞芝 賀威 盛黎 楚曾 曼克 盛嶽 朱秀峯 羅資 介白
劉恒 李幼皖 蔣受田 不烱 瑪金 丁克 李任 易生 陸長青 馬世靜
王弓玄 華斌 龔錫榮 李伯彭 趙閔中 畢德波 田良 唐鳳竣 陳健 戴子庚
張健 黃淦 勇餘 周彥 洪葉 邢桐華 新波 金肇野 張春橋 彭島
方之中 徐行 劉湛夫 陳曉時 胡曲沅 蘇循 高靜宜 吳燮梅 陸達人 梁騰
潘凌 陳鯉庭 黃魯石 齊燕銘 江少白 丁非 周金 孫薩荃 歐陽凡海 沙蒙
李濟之 公孫曼 狄超白 蔣寧人 陳海石 劉光學 韓林雪 游化鵬 田仲濟 林大光
方壁法 周文維 李希勛 王傅福 錢萬 郭秀儀 賀丕揚 陳東阜 毛之芬 劉曉初
鄒鐸 張壯飛 郭挹清 張任遠 韋綸 施林 歐陽柏斌 黃冰 王承志 李貞坡
沈逸帆 薄恒溫 黃力佛 毛沼先 陳楚云 陶瑤如 王新元 朱楚辛 方天爽 林任川
盤玄 黃峯 周新民 白桃 樓展 王守先 高師良 沙千里 李曉天 陳子堯
毛韶先 周君實 陳逸夢 管舒予 馮子光 陳佛心 黃芸 王遠東 陳[illegible] 何充宜
徐威 楊捷萍 倫俚 曹建培 陳挺夫 方若旭 曹云 武彬 董純才 汪聲之
陳憲 阮有松 張敬仁 丁華 金斯理 陳家鶴 杭西尊 張平江 劉少熊 陳[illegible]
鍾星三 金隆森 張櫟 陳驕青 丁惠泉 潘東 張白莉 邢舜田 勞旭 胡[illegible]民
阮昌凱 李競丹 趙林柯 傅道馨 余新民 吳良槎 張傑 宋今明 譚展予 頓加保
汪興蕭 劉長孝 余玉林 隋隆恒 李瑩堃 羅傳寶 顧大昌 [illegible] 陸仁根 鄭霞仙
鍾培德 史金生 李咏 馮燕芬 貢騷 汪金妹 王光 劉德[illegible] 馬桂琴 [illegible]紋
周洛夫 陳月南 陸遜生 鄭蒼基 林士堂 祁繼新 徐松盛 戎鈺[illegible] 馬斌 王蔭貞

趙似蘇 錢秀芳 楊如玉 許英弟 趙玉英 楊愛珍 潘月美 孫恩秀 趙婉珍 顧秀英
張惠琴 吳瑞娣 楊瑞英 楊菊英 張蘭珍 王阿慶 李月香 祝美英 劉毓琴 魯瑞玉
陳文玉 楊盤梅 翁翠英 蔡金囡 蔡美林 王銷珍 張金弟 劉愛弟 劉月秀 王月亮
陸徐珍 顧湘蓮 孫文英 邱素珍 王琴芬 袁琴妹 張珍琴 戴金林 趙　瑾 徐惠英
王浩良 孟林珍 馬翠珍 王蘭英 張雪芳 王娥娣 朱順仙 湯妙英 吳阿寶 倪林妹
陶杏弟 陳惠珍 林月妹 張翠弟 陳云弟 徐小如 鍾愛珍 周秀娥 王鳳英 李荷金
吳秀金 陳秀英 何松寶 王秀珍 沈銀弟 毛月弟 倪澤琴 過月仙 馬金弟 王　華
武慧英 蔣麗芬 張祥英 馬吳秀 陳亮英 陳鈴弟 陳梅英 吳翠鳳 徐寶妹 吳阿生
周仁弟 李秀芳 金紅英 金桂珍 曹和香 楊杏珍 邵秀珍 趙桂英 陸鳳英 張士林
陸根弟 馮阜英 蔣鳳卿 蘇秀義 袁靜寬 姚錫珍 劉玉琴 朱賢芳 陳菊英 陳月英
許蘭娣 楊玉林 顧仁弟 陸玉清 錢秀英 李榮珍 馬奇秀 金巧英 馮月珍 包琴芬
翁琴珍 蔡湧芳 林梅松 houses啓桅 吳碧安 陳甘林 鄧純佑 劉應長 蔣勝凡 唐金根
傅金清 卓長生 余松林 劉應清 陳福生 劉聯生 龔時彥 黃家直 李柏金 彭桂林
阮士義 戴福全 沈美高 劉紹藩 劉靜臣 王海彬 王順卿 王少卿 白欽良 錢先步
餘　全 阮蓬慶 劉亮明 徐雅岩 劉禮卿 沈美昌 胡月英 蔣柏松 侯發富 任德華
戴福壽 王馨亮 黃桂英 孫宗魯 楊正湘 劉英貞 胡繼珍 沈小弟 張金山 沈才敏
劉沃如 葉有傑 鍾　鳴 張勁夫 蔣白浪 楊應彬 胡小鳳 裴　執 尹玉貞 李靜棠
許家魯 余全生 王佑舟 李伯敏 楊秋然 史　亮 殷舒放 浦震鷗 儲以民 蔣翔雲
朱文英 楊鳴東 林筱梅 徐吟梅 張蕙貞 孫　華 鄒玉珍 蔣元樊 吉菊潭 孫鳳英
張其楠 周秋野 丁海筱 吳煥奇 高璧輝 王湘華 過鑑清 錢秋葦 朱培基 吳克傑
顧養如 盛復興 華明惠 馬　良 江千艾 邵士平 倪如生 周哲瑜 張家棫 沈慶甫
承慶娥 王荊璞 馬善鑄 承國榮 沈柏生 沈增善 薛玉鹽 張爾嘉 胡林鳳 張國云
郭才麒 劉普命 吳惠連 顧炳生 謝勺生 隋承英 吳長孔 戴福貴 陳　毅 張月增
李　鳳 王子秋 徐　進 阮世瑜 徐　霞 張星光 唐　茵 俞　華 李　瑛 余　恒
陳旭堃 杜卿雲 江　淑 朱月貞 樂慧芬 水秀珍 劉志明 孫秀英 盧　英 殷遂以
李惠英 陳佩貞 李　豪 王惠明 馮玉瑛 盛慶芳 王韻瑛 陳鶴年 楊立穎 黃英香
戴立椿 李美珍 朱桂蘭 王麗俐 陶惠英 孔根弟 張秀月 王秀娟 陳翠英 秦銀弟
王玲倩 葉翠英 葉文娟 蔡月美 蔡素珍 馬杏化 李月英 王玲弟 任玉張 王玉寶
馬順梅

第　四　編

拉丁化和國語羅馬字的論爭
和兩種方案合流的討論
(1934-1937)

論　新　文　字

魯　迅

漢字拉丁化的方法一出世，方塊字系的簡筆字和注音字母，都賽下去了，還在競爭的只有羅馬字拼音（按：即「國語羅馬字」）。這拼法的保守者用來打擊拉丁化文字的最大的理由，是說它方法太簡單，有許多字很不容易分別

這確是一個缺點。凡文字倘若容易學容易寫，常常未必精密的。繁難的文字固然不見得一定就精密，但要精密，總不免比較的繁難。羅馬字拼音能顯四聲，拉丁化不能顯，所以沒有「東」「董」之分。然而方塊字能顯「東」「蝀」之分，羅馬字拼音卻也不能顯。單拿能否細別一兩個字，來定新文字的優劣，是並不確當的。況且文字一用於組成文章，那意義就會明顯。雖是方塊字，倘若單取一兩個單字，也往往難以確切的定出它的意義來。例如「日者」這兩個字，如果只是這兩個字，我們可以作『太陽這東西』解，可以作『近幾天』解，也可以作『占卜吉凶的人』解；又如「果然」，大抵是「竟是」的意思，然而又是一種動物的名目，也可以作隆起的形容；就是一個「一」字，在孤立的時候，也不能決定它是數字『一二三』之「一」呢，還是動詞『四海一』之「一」。不過組織在句子裏，這疑難就消失了。所以取拉丁化的一兩個字，說它含糊，並不是正當的指摘。

主張羅馬字拼音和拉丁化者兩派的爭執，其實並不在精密和粗疏，卻在那由來，也就是目的。羅馬字拼音者是以古來的方塊字爲主，翻成羅馬字，使大家都來照這規矩寫。拉丁化者卻以方言爲主，翻成拉丁字，這就是規矩。假使翻一部詩韻來作比賽，後者是賽不過的，然而要寫出活人的口語來倒輕而易舉。這一點就可以補它的不精密的缺點而有餘了，何況後來還可憑着經驗，逐漸補正呢！

易舉和難行是改革者的兩大派。同是不滿於現狀，但打破現狀的手段卻大不同；一是革新，一是復古。同是革新，那手段也大不同，一是難行，一是易舉。這兩者有鬥爭。難行者的好幌子，一定是完全和精密，藉此來阻礙易舉者的進行，然而它本身卻因虛懸的計劃，結果總並無成就，就是不行。

這不行，可又正是難行的改革者的慰藉，因爲它雖無改革之實卻有改革之名，有些

改革者是極愛改革的，但眞的改革到身邊，却使他恐懼。惟有大談難行的改革，這才可以阻止易舉的改革的到來，就是竭力維持現狀，一面大談其改革，算是在做他那完全的改革事業。這和主張在床上學會了浮水，然後再去游泳的方法，其實是一樣的。

拉丁化却沒有這空談的弊病，說得出就寫得來，它和民衆是有聯繫的，不是研究室或書齋裏的清玩，是街頭巷尾的東西；它和舊文字的關係輕，但和人民的聯繫密，倘要大家能夠發表自己的意見，收獲切要的知識，除它以外，確沒有更簡易的文字了。

而且由只識拉丁化字的人們寫起創作來，才是中國文學的新生，才是現代中國的新文學，因爲他們是沒有中一點什麼「莊子」和「文選」之類的毒的。

蘇俄的「中國字拉丁化」與國定的「國語羅馬字」之比較

黎錦熙

青年文化社編輯股諸位先生

接到來示，爲「漢字改革特輯」徵文。又貴刊寄到「革新號」一本，拜讀之下，知道對於文字改革，是提倡「拉丁化的中國字母」的，若問我關於「拉丁化」的意見，那也很簡單。第一，我只能站在「技術」的立場來說話。完全離開政治的立場；第二，只說事實。技術的事實的說法，只有這樣的一丁點兒：

（1）「拉丁化」所採用的羅馬字母和拼法，實在就是 G. R. 的所謂「基本形式」，只有幾個字母不一樣。

（2）「拉丁化」制定的對象是山東方音；G. R. 制定的對象是北平方音。（關於「拉丁化」制定的經過，蘇俄的教授也費了很多的精神，他們也不諱言，這只能適用在華北；我只曾把大略記在「國語運動史綱中」中，見 P2 7－302；還有民十八以前的來員接洽，和民二十三的派員調查，且等將來再詳述。）

（3）「拉丁化」根據民二十海參威會議議决的第一原則：『從速廢止漢字』這是民十二「漢字改革號」的老調，但此調近來未免「不彈」了！

（4）「拉丁化」的第二原則是『排斥象形文字，改爲拼音、或注音』。所以現在公布的「簡體字」當然也在排斥之列，但簡體字也不在 G. R. 的範圍。（認漢字是象形

文字，還不免把漢字抬高了，現行的漢字，實已成了各個不象形而各國獨立的「音符」，簡體字不過把這些音符改簡單些罷了。）這個原則掉上一個尾巴：「或注音」。這可成了一個漏洞，但也不失為『適應環境』，我現在還不敢相信誰有力量能夠在中國打破這個「漢字大環境」的，G. R. 尚不能，何況「拉丁化」？所以我斷定「拉丁化」終於要跟漢字妥協的。（現在提倡拉丁化的刊物中，已有這樣的聲明：我們決不主張就廢止漢字），那還不就是一套注音符號的別體嗎？而且還是吳稚暉式的注音符號啊！因為吳先生是向來不主張注音符號上再標四聲的。（廢止四聲，實在是民九國語會的議決案，事見「國語運動史綱」頁91，到民十九，中央政府下令推行注音符號，又明言『聲類之平仄』不必『加杜撰之分別』，亦詳史綱 P233。這些事實，討論的人都忽略了，可謂『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也』。）

（5）「拉丁化」的第三原則是「通俗化」。（就是「大衆化」的意思，因此，反對 G. R. 的帶標四聲，但 G. R. 之所以帶標四聲者，正為的是「通俗化」。這完全是「技術」的問題：不標聲，拚法簡單，詞兒不長，較易拚寫；標聲，面孔明白，詞兒不混淆，易於認讀。兩害相權取其輕，兩利相權取其重；害誰輕？利誰重？請候實驗，毋作空談。（批評的人有一個大誤會，以為聲調這種把戲完全是出於漢字，廢除漢字就沒有聲調了。殊不知 G. R. 比拉丁化優越之點，就在 G. R. 因有調查民間方言的工作經驗，已經實地了解勞苦大衆語言的真實情形，他們是離開聲調就不能說話聽話的，不認識漢字的人們來讀新文字，是離開聲調就認不清楚，讀不下去的。例如「李」「黎」兩姓，全中國無論何處的人，儘管眼睛裏並不認得這兩個漢字，但嘴裏是都有分別的；「拉丁化」一律作 Li 先生，老百姓們斷難滿意，結果一定自動地分成兩個字：一個是 muzli 先生，一個是 yalli 先生（限於北方，南方不知道又變成什麼樣子）。倒不如 G. R. 一個作Lii，一個作 Li，簡單得多了。至於聲調怎樣讀法，各有本地風光，老百姓們全知道，不須教授，有人說：『還要先學北平話，』這叫做大外行（蕭迪忱先生在國語週刊1?3期的「拉丁化能夠不要聲調嗎？」已經說得很明白了）。又有人說「平」「上」「去」「入」要學者們才能知道，是老百姓懂不了的，誰叫你把「平」「上」「去」「入」這些學術用語去麻煩老百姓？而且教學新文字時（無論 G. R. 和「拉丁化」）假如你先教他們A、B、C，次教他們BA、DA……然後才教他們詞兒，這都叫做大外行。G. R. 在教學上，不但沒有聲調，並且沒有拚法，這才算是新文字。每見青年學生說 G. R. 拚法雖好，只是字的聲調難記，這真是漢字在腦筋裏「唱雙簧」。我曾提出一個學習 G. R. 的重要條件：『和不認得漢字的大衆學習起來是一樣的』（說見史綱序 P59），要不這樣，你自己是在那兒很「波爾」地翻漢字，哪裏是學習新文字？像這種意識，根本上就不了解怎樣叫做「通俗化」。）

（6）「拉丁化」同上原則「通俗化」，要把「詞兒連寫」來解決同音單字的含混，和聲調分別的繁難；這不用說，是和 G. R. 一致的。但 G. R. 自民十三以後，却把這第二點揚棄了。（民九國語會議決廢除四聲，就是以『詞類連書』爲最大理由。爭持數日，當場實驗，才得通過。嗣後因全國小學教員感到不便，「數人會」擬製 G. R.，又因民十四五兩年的實驗，遇到困難甚多，才幡然改圖，按照實際語言，兼顧聲調。）

（7）「拉丁化」因爲不分聲調，勢不能不把「詞兒連寫」看得太過分了，將成爲一種「新文言」，恰和「通俗化」這個原則相違反。G. R. 詞兒雖較長，但可以眞切地傳出語言，如法分合，無此流弊。（「拉丁化」遇必要時，如「買」「賣」等單音詞，也採用 G. R. 的分別聲調法），但這個『遇必要時』的辦法，也是我們民十三前後試用過的。見「新著國語教學法」P6,後來實測民衆的語言中，「單音詞」實在太多，尤其是動詞一類，其分別全在聲調上，非給他們劃成兩種面孔不可；若過分地改作「複音詞」，決不能成活語言用的文字。有人說，增加「複音詞」就是提高他們的文化水準。但話也不能這樣籠統。增加新的複音名物字，（平教會所謂「新民用詞」）自然是提高文化；至於他們表達日常生活的動詞之類，你能叫他們說話時化單爲複嗎？不複於嘴而複於書，就成爲「新文言」了。又「拉丁化」的「連寫」，有時並非「詞兒」，也非「成語」，湊上一串，文法不清，結果是面孔太多，而意義倒沒有什麽分別。像這樣求簡轉繁，很不合算。如果要打一個兜底算盤，似乎 G. R. 於『詞兒連寫』之外。仍保留語言中的聲調分別，倒是一個從根本上求簡單而又明白的長遠計劃，至少可以不流爲「新文言」。總之，『詞兒連寫』，是語言本質上應該連寫的，並非專爲一種救濟的手段；就是『聲調分別』，也是漢語本質上應該分別的，也並非爲救濟不充分而增加的一種手段。）

（8）「拉丁化」根據民二十海參威會議議決的第四原則：『反對國語統一』。這是笑話。G. R. 的原則是豎立兩個旗桿：一個是『國語統一』（標準語），一個是『國語不統一』（方言）。主張『國語不統一』則可。反對『國語統一』則不可，何以故？因爲『國語統一』乃是事實上需要的，除非斷絕勞苦大衆的交通，反之於『老死不相往來』的原始社會生活。（此理我在「國語運動史綱」P300，和序頁 19，已略陳述。因爲文字在生活上最大的一種用處，就是通信，而中國的方言，尤其是在南部，往往隔山就不同，『反對國語統一』的新文字是只許有「隔山」的文字，不許有「過山」的文字，然而事實上際難允許，那麽，仍舊要靠漢字來「過山」了。G. R. 看清現階段這種需要，所以不反對國語統一，認定一種標準語，以免將來和「拉丁化」一樣，終於做了漢字的「虎倀」。例如蘇俄把他們國內一百八十二種部落民族的文字各各拉丁化起來，華僑居其一，就是這種「拉丁化中國字」；但誰都知道：凡公共場合，一用文字　都是拿

原有的俄文來對照的。現在我們自己的「拉丁化」，既打倒漢字，又反對國語統一，不要全國公用的標準新文字，難道也打算用俄文來統一嗎？——其實不至於，不過總於乞靈於漢字罷了。

（9）「拉丁化」同上原則，把中國全國的方言分為六至七種（數目還沒有準），按著做成六七種新文字，G. R. 在第二個國語不統一的大旗桿下，又分豎兩個小旗桿：第一個是「普及」，第二個是「不普及」。普及的「方言羅馬字」（簡稱 F. R.）至多也只有六七種，用一個「國音字母全表」（未出版）包括起來，系統明白，辦法簡易，可以叫做「方言統制」（技術的統制）；不普及的呢，是專門學者的工作，這裏且不提，（近來關於方音、方言、歌謠等等的專門調査，在 G. R 方面，也實在比統一普及的工作，貢獻多些。並且，G. R. 當新文字用，目前並沒有得到行政上的推動，因此 F. R. 更有障礙，只好先來一套 F. D.（方音注音符號），例如現在蘇州一帶的工作，小冊子出得很不少了。）

（10）「拉丁化」同上原則，反對 G. R. 指定一種方言為標準語，叫全國人去學牠。這也是笑話。標準方言乃是制定新文字時一種客觀的對象，沒有這個就根本做不出新文字來，「拉丁化」以山東方言為標準也是鐵一般的事實。至於『叫全國人民去學它』，那原來就是看事實上的需要；不需要的農村，只學 F. R.，到了需要的公共場合，就自然非學 G. R. 不可。民十五「全國國語運動大會」早有這種宣言了。

（11）「拉丁化」於這第四『反對國語統一』原則之後，近來提倡者又自己轉上一個尾巴：統一的語言也是需要的，但須讓各種方言慢慢地融化而成一種統一的語言。這又是笑話。G. R. 指定北平方言為統一的標準語，就是根據這種事實的，這種標準語就是過去幾百年間由各種方言慢慢地融化而化的（此理在史綱序頁24已經略說；後因語焉而不詳，又貢獻了一篇「怎樣研究國語」，見商務「讀書指導第一輯」P173）。凡一種勢力較大的方言，跟着政治經濟等等發展的路綫，和各地方社會生活發生了密切的聯系，自然攝收了、融合了許多方言，接受了許多別的方言中間優良的成分，而成為一種統一的語言；G. R. 認淸公共場所既有統一的標準語的需要，就用批判的態度來選擇了這一種，認為這一種是在現階段內資格比較相當的，將來這種標準語怎樣演化，那當然又要看全國政治經濟等等發展的路綫如何。這原來是語言學上最普遍的原則，也是現階段內一般的事實。「拉丁化」把原則和事實誤認為自己的新主張、新政策，要等『各種方言慢慢地融化而成統一的語言』，這個大落伍簡直落到了元朝去了！這一等要等到何時？對於現階段的需要又怎樣應付？有人說：將來社會的發展比過去歷史上的發展快些；不錯的，但中國地大物博，快到十倍也得五六十年。又有人說「拉丁化」可以同時用批判態度來接受各種方言的優良成份，制作一種大衆的公用語；這個落伍也落到民國

二年！民二的國音就是走這條路綫失敗的（說詳史綱序 P21），假如再蹈覆轍，眼見「拉丁化」就成爲一種根據公而不能用的語言而寫出來的「新文言」的文字，沒有一個大衆能看得淸，讀得懂，結果只好死心塌地回到漢字路上去，眞作了漢字的「虎倀」！漢字改革的忠實同志們是絕對不歡迎這種「反動派」的！——請勿見怪，這句話的意義完全是技術的。

以上隨手寫來，凡十一條，十一的數目本來只「一丁點兒」，不料寫得太多了，諒之諒之！

「技術」的立場是對「政治」的立場而言；G. R. 是絕對離開「政治」的立場的，只在技術的範圍中說話，（「技術」的意義，包含學術的原理、方法和一般有關的事實，這裏用這個詞，是對「政治」言，非對「理論」言）如上所陳，是則是，非則非，沒有成見，也無所謂「假借」和「歪曲」。對於「拉丁化」，我敢代表 G. R. 說句老實話：無所謂「友」，無所謂「敵」，根本不相干，因爲「拉丁化」壓根兒就不大注意這個「技術」問題，一方面是「驢脣」，一方面是「馬嘴」，怎麼「對」得起來？所以「拉丁化」之反對 G. R.，「存文會」之反對 G. R.，G. R. 方面是一致的待遇：『堅壁淸野』。或者有站在「政治」的立場上來贊成 G. R. 的，G. R. 也是一律『堅壁淸野』，G. R. 沒出息，因爲是『只在技術的範圍中說話』的，離開「技術」的立場就沒有話說的，對於任何方面站在「政治」的立場來反對、贊成，乃至推動都是一律『堅壁淸野』的，你們想，還還有什麼出息？然而，G. R. 也十分認識淸楚了將來這種新文字實實在在是要政治的大力量來推動的。我們管不着！

此頌　撰祺

黎錦熙

一月廿一，廿五（1936）

技術呢？政治呢？

紺弩

國語羅馬字運動的先生們在中國文字革命史上，的確有其不朽的功勞，像宣布漢字的罪狀之類。現在雖然有存文會的論客江亢虎博士出來大談什麼文字平議（四月七日「大公報」），想替方塊字保鑣。我們也用不着多說廢話，只消把錢玄同、趙元任幾位

先生的文章抄幾段出來，就可打得他『一佛出世，二佛升天』。可是在中國文字革命運動向前發展、超過了他們的那一階級的時候，他們中間却有人出來對新的運動大肆攻擊，像黎錦熙先生的「國語運動史綱」裏頭的許多意見和最近在「國語週刊」和「教育與文化」上發表的那篇「論拉丁化的中國字母」，也就是「蘇俄的拉丁字母和國定的國語羅馬字」的比較論，可說是一個最好的例子。這一點兒也不稀奇，錢玄同先生對於這種舉動早就有過最好意的解釋，叫做『只此一家，並無分出』。歷史上的文字改革家盧贛章、王照那些老前輩就都是這麼一付面孔。不過黎先生比盧、王兩先生都聰明，爲遮掩他的這付眞正的尊容，先向讀者們使了一點兒掩眼法，說是他『只能站在技術的立場來說話，完全離開政治的立場』，『因爲是只在技術的範圍中說話，離開技術的立場就沒有話可說的，對於任何方面站在政治的立場來反對或贊成乃至推動都是一律堅壁淸野的』。這些話裏頭究竟包含着一些什麼意思，我暫時還不想分析；我要說的是：國語羅馬字運動者中間，有沒有一個完全離開政治立場的老實人，我不知道，可是黎先生却絕對沒有這們老實。瞧，他的文章的題目就是什麼「蘇俄的」呀，「國定的」呀，這些字眼，豈不明明是個「政治的」煽動麼？豈不明明是表示出他底「政治的立場」麼？不僅這一點兒。他在「國語運動史綱」三〇頁上對於中國新文字表示過這樣的意見：

> 謹站在民族的立場說句話：『難道我們就佇立以待人家的「文字侵略」麼？』……末了站在語文專科的立場問句話：『國語羅馬字應該是本國人作的好呢，還是外國人代我們作的好呢？』

難道這就叫做「技術的立場」麼？技術的立場裏頭，談出「文字侵略」（！）談出「本國人」、「外國人」來了，眞是奇聞！還不僅這一點兒；一九三四年九月發表的國語羅馬字促進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上說：

> ……還用得外國人來越俎代庖？……因此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來研究如何可以抵抗外來的破壞………

同時「大會專刊」裏有一篇會員通訊：

> 近來在上海……也常常吃着些pudding……聽說那些所用的材料是用盧布買來送給上海的一位癩頭經理的……他們一面大吹法螺去推銷，一面又妒嫉人家的貨色上市……希圖一時打倒人家獨佔的傾銷區域。跑街們本來連自己的貨色都沒嘗過，可是傭金豐厚就給迷惑了。在誇大與詆毀之間露出馬脚也顧不到了。

這裏頭的「pudding」，不用說是影射着中國新文字（拉丁化），「癩頭經理」是影射一個新文字運動者的名字，算是葉籟士吧。瞧，簡直什麼「盧布」哇，「傭金」啦，公然地造謠，還有什麼「技術的立場」可說呢？他們要『研究如何可以抵抗外來的破壞』，造謠，大概就是抵抗的一種，雖然僥倖他們還沒有直接干涉的權力。這眞像通訊上所說：

怕人家打倒他們『獨佔的傾銷區域』，『嫉妒人家的貨色上市』，『在誇大與詆毀之間，露出馬脚也顧不到了』。從「技術的立場」說，也簡直不「技術」得很。

說拉丁字母是「蘇俄的」，不但違反常識，同時也自相矛盾。拉丁字母現在並不是任何一國的，而是世界的東西，是週知的。並且拉丁字母也就是羅馬字母，黎先生自己也說：『實在就是G.R.（國語羅馬字）底所謂基本形式。』如果拉丁字母是蘇俄的，G.R.也當然是蘇俄的，還擎什麼「國定的」來自豪呢？新文字由於在蘇聯的華僑的需要而產是事實。製定方案的時候有外國專門學者參加意見或外國人幫助推行大概也是事實。可是起草和決定方案的人都是中國人。不過這般中國人沒有在方案上印上商標，像「盧戇章切音新字」、「趙式」或「錢式國語羅馬字」一望而知道它的創製者的名姓，所以我們現在不知道原起草人究竟是誰。想不到還倒給黎先生留下了一個中傷的口實。

就算完全是外國人製定的吧，外國人給我們製定字母是在幾百年以前就有了的事：意大利人利馬竇、法國人金尼閣、英國人威德、日本人伊澤修二、稲上忽之助都曾『越俎代庖』過。許多地方還有官話或方言字母的「新約全書」、「路加福音」在那裏麻醉人民，現在郵電方面通用的羅馬字也是外國人幹出來的。這些史實，黎先生只有比我們更清楚，可是誰會聽見黎先生站在任何立場間過半句話麼？一到了和蘇聯有一點關係的時候，黎先生就大呼小叫，連忙搬出許多「立場」來了！

黎先生問：是本國人自己作好的呢，還是外國人代作的好呢？沒有貨色爲憑，這是無法答覆的。以爲本國作的一定好，我請他看吳稚暉先生底一段文章：

> 這好比從前李鴻章的幕友考察憲政的大臣于晦若先生，他的糞，必要將油紙包起，掛到牆上。其故，因爲那些尊糞是出於他的尊肚，不容不尊重的。

不過我們要鄭重地告訴黎先生：他所非難說外國人『越俎代庖』的東西，僅僅只有北方話方案一種；那以外，我們還有好幾種別的方言區的方案，都是『本店自造』，百分之百的國貨，不知黎先生還可以站在什麼「立場」來打擊一下呢？

其實國語統一運動的先生們能夠眞正完全離開「政治的立場」，專門和我們討論「技術的」問題，那倒是我們最歡迎的事情。國內的新文字運動，從開始到現在，不過一年工夫。由於學習者自己的努力，由於無權無勢的文化青年們的熱心，毫無任何政治的憑藉地，在貧窮和飢餓中，在干涉和非難中所掙得的成績，雖說太値不得談起了，可是也是國語統一運動以十年、二十年的工夫還沒有達到的。這現象的形成，當然有許多原因；其中之一，就是技術的優勝。國語羅馬字要和新文字比技術，那無異是把新文字放在更有利的「立場」上，叫我們替新文字說話的人，比較地能夠『暢所欲言』了。

所謂「技術」問題，在中國新文字和國語羅馬字的比較上，總共只有兩方：一、國語羅馬字主張用北平的官話統一全國，新文字注重各區的方言，第二、國語羅馬字要表

四聲的符號，新文字不要。雖說兩點，其實也只是一點。國語羅馬字就要用一個地方的話來統一全國的所謂國語，強迫各地方的大衆說一個地方的話，學一個地方的文字，就不能不定出許多無謂的規則來，使別處的人學起來不致茫無頭緒，四聲就是規則的一種。並且也只有以一個地方話爲標準才能講究四聲；否則這個地方的四聲和那個地方的四聲就會打起架來。這裏以爲是平的，那裏以爲是仄，這裏以爲是上的，別處以爲是去。三聲、五聲、八聲、九聲，都自以爲只此一家，和別家勢不兩立，其實那又只能在自己那狹小的地域範圍以內稱孤道寡，一到了別的地域，馬上毫無作用。那末，四聲四聲，還有一點兒值得刮目相看的地方麼！相信四聲在中國話裏頭演着了不得的角色的先生們還能定出任何的四聲底標準麼？因此四聲這把戲就只有國語統一運動者才能玩。用杜子勁先生的話說，它是天生的國語羅馬字底「無用的長衫」，我們短衣幫的中國新文字，無福消受這高貴的寶物。

四　聲　論

紺　弩

有一位蕭迪忱先生在「國語週刊」一六三期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目是「拉丁化能够不要聲調嗎」，文章我沒有看見，照題目所發出的問題，卻是很奇怪的。當然，無論怎樣的語言文字都不能不要聲調，我們從來也沒有人說，任何的語言裏頭可以不要它。我們只是主張用新文字寫出來的中國語，可以不要帶標四聲的符號。這和「聲調」並不是同一件東西。如果一個方塊字擁護者問：『你們能够不要文字麼？』大家一定覺得滑稽，可是蕭先生卻發出了和這相同的疑問。不僅蕭先生一個人，黎錦熙先生以及別的國語統一論者都一樣，他們常常說什麼「國音京調」「京音京調」之類的話都是把聲調看成和四聲是一個東西，雖說他們似乎沒有把「京調大觀」之類的書誤會到是講四聲問題的。

語言底發音上有高低、輕重、長短、快慢的分別，這種分別因爲各地的習慣不同，各人說話的精神、態度不同，話裏頭的重心不同，並不嚴守着呆板的四聲標準和範圍；我們不能在書面上給牠一個固定的符號。如果一定要給一種符號，就一定會顧彼失此，像現在的國語羅馬字，強迫沒有入聲的北方人說入聲，強迫可以不分上、去的江浙人分上去，強迫有八聲、九聲的閩粵人犧牲自己底四聲或五聲，結果是彼此都顧不着。十九

年前，劉復著了一本「四聲實驗錄」，用儀器來測驗四聲底差異。結果他怎麼說呢？

凡是本書所實驗的，都是逐字逐聲在儀器上咬嚼得很清楚的音，他沒有隨便一點，正像從前我們的先生教我們辨別四聲一樣。至於我們實際談話時，決不是這樣咬嚼的。因此，我們現在所實驗的四聲，可以叫做自然四聲。**以標準四聲與自然四聲相比，眞是差異太多、問題太難了**。

——頁55——

最透澈的還是吳稚暉先生㊀底話；

他（四聲）現在一個固定的金剛不壞身到底是什麼東西呢？便是一部殷時夫做的「沈約詩韻」罷了。這部「沈約詩韻」之外，前古後今，還有什麼配冒充四聲……說穿了**只是一部書而已**！

——「四聲實驗錄」序——

既然「自然四聲」和「標準四聲」相去還末遠，既然「標準四聲」不過『只是一部書而已』，我們就可以知道黎錦熙先生底『G.R.之所以要帶標四聲者，正爲的通俗化』（「論字母第五段」）這裏頭究竟有多少眞實性？

所以我們主張廢除的是從周顒、沈約以來的書面上的四聲底分法和國語羅馬字底四聲符號，決不是口頭上發音的高低、長短的聲調，這是討論這問題的人應該首先弄清楚的。

黎先生說：『批評的人有一個大誤會，以爲聲調（四聲，記住不是同一物）這種把戲完全出於漢字，廢除漢字就沒有聲調（四聲）了』（論字母第五段），好像四聲和方塊字沒有關係似的。這眞是『一個大誤會』！

第一，方塊字有四個角，四聲各佔一個角，這是歷來的四聲底分法。連民國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教育部公佈注音字母的命令上，也是這樣畫着的：



（見「文字的歷史觀和革命論」頁55）

第二，有些地方本來不止四聲，可是仍舊叫做四聲（平、上、去、入），却在平、上、去、入上加以另外的區別，像陰平、陽平、某上、某去之類，明明是不敢破壞方塊字底端端正正的四方形。

第三，方塊字成爲固定的形式是從隸書起，小篆、大篆以前都是各式各樣，像日字

㊀ 黎先生說：新文字是注音符號的別體，『而且還是吳稚暉式的注音符號啊』！言下好像很輕視。不用說，吳稚暉先生底意見，並不是什麼都是對的，可是，在主張『廢除四聲』這一點，却比其它的國語運動者更是開明。

是圓形，月字是半圓形之類。四聲的把戲，雖不是和隸書同時產生的，却正是有了隸書以後才有的，隸書以前，絕對沒有。

第四，只有方塊字才有四聲。世界各國以及中國境內不用方塊字的民族底文字像蒙文、回文之類都沒有四聲（可不是沒有音調）。連同是用方塊字、有非方塊形的東西滲雜在內、破壞了方塊字底統一性的日文也沒有四聲。

第五，只有方塊字才需要四聲。方塊字是單音字㈡，結構又複雜，難知難記，妨害新字底增加，只好用「通假」的辦法來敷衍；於是同形而音義不同或同音而形義不同的字非常多，又只好用四聲的辦法來敷衍敷衍，吳稚暉先生說：『四聲在歷史上的功用，約略是三端：一則同形的字借他分別異義，……二則異形同音的字借他分別彼此……第三端者即詩歌上的平仄是也』（「四聲實驗錄」序）。關於第三端，下面再說；一二兩端都證明四聲和方塊字是分不開的。

第六，四聲最大的功用在舊詩或駢文上，差不多是因為詩和駢文才發生、才存在的。「南史」「陸厥傳」：『汝南周顒善識聲韻，為文皆用宮商，以平上去入為四聲，以此制韻，有平頭、上尾、蜂腰、鶴膝，五字之中，音韻悉異；兩句之內，角徵不同』「庾肩吾傳」：『齊永明中，王融、謝朓、沈約、文章始用四聲，以為新變。』劉復也說：『我為什麼對於這（四聲）問題似乎癖好甚深呢？因為我自己喜歡胡謅幾句詩，更喜歡的是胡謅幾句白話詩』。（「四聲實驗錄」序頁二三）。這裏且不說四聲怎樣束縛了舊詩文底形式，單說那舊駢文的形式，豈不是和對聯、詩鐘、字謎、詩謎之類一樣只是方塊字的把戲麼？豈不因為是用方塊字寫的，才能用得上『平平仄仄平平仄』，才能『雲對雨，雪對風，酒綠對燈紅』麼？換句話說四聲這東西豈不仍舊和方塊字脫不了關係麼？

從上六點看來，四聲都是『出於漢字』的，絕對和方塊字有關係的，是方塊底附屬物。我們既然要廢除方塊字，當然也要廢除它底附屬物——四聲。

主張帶標四聲的最大的理由不外『濟單音之窮』（國語運動史綱頁一〇三），求『混淆的減少』（傅斯年：「漢字改革初步談」）。可是我們也沒有說廢除四聲、在書面上馬上就毫無問題。如果這樣，還有什麼討論的必要呢？方塊字在我們的國度裏存在了幾千年，許多的詞兒是由方塊字構成的，尤其是學術上的用語，方塊字底影響非常濃厚。就是方塊字今天就絕跡了，那影響還要在新文字裏頭作祟到相當長久的時期。這就

㈡ 章炳麟說有些方塊字，古代是讀複音的。如蟀蟋、解鷹之類。其實是古代的詞兒，本來有許多複音的，因為紀錄的是方塊字，為了簡省，就只記了一個音。像現在我們說，耳朵、眼睛、頭髮、汗毛，本來都是複音，在記錄上只寫、眼、髮、毛，也可以懂，是不是耳這個方塊字本唸耳朵，髮，本唸頭髮？這一問題我還想研究一下。

是說，單音詞兒、同音詞兒、以及只有用方塊字寫出來才看得懂的文言式的詞兒，要成爲新文字推行上的苦惱，像常常被舉爲例子的「山西」和「陝西」、「買」和「賣」、「戒嚴」和「解嚴」以及「油」、「有」、「又」之類，實在很多。新文字現在把感覺到了的、必須分別的都分別了，對於『沒有入聲就不能過日子』的（見「史綱」頁104）江浙人，也有了使他們能够過日子的方法（見「上海話方案」）；雖然沒有把所有的問題完全解決，也會在實踐上逐漸地解決。我們並不頑固地拒絕必需的符號，不過不把每一個音都標出「聲」來，並且把它叫做「平上去入」罷了。

其實把混淆問題看得過份嚴重就是把詞兒看成一種孤立的存在。一個詞兒必定和別的詞兒連結在一起才能成爲一句話，一句話必定和別的話連結在一起才能成爲一篇文章，一篇文章必定有一個特定的範圍，能够把這篇文章讀下去的人又必定有相當的理解力。故意把同音字搜集起來自然可以有相當的數目；一到了個別地用進文章裏頭去的時候，混淆的機會就不像想像的那樣多。從前有一位黎維岳先生舉出了好多同音字的例子：『我的媽媽種麻……他的媽媽騎馬……蝦蟆不會罵人』（見「文字的歷史觀與革命論」頁434，原文還有幾句，因其餘都不算同音字，未錄），用新文字寫出來，有三個詞兒是同音的：麻、馬、罵。如果單獨看起來，的確不能看出是哪一個意思；可是有了一個整句子就容易了。「麻」有「種」的動詞，「馬」有「騎」的動詞，「罵」本身是個動詞，下面有「人」的賓詞，很難誤會到是「種馬」「騎麻」，「馬人」或「麻人」。不用說，它們又很少機會能够碰在一塊兒。

然而有些字音，即使單獨出現的時候，即使同別的詞兒連結在一塊兒的時候，也容易和別的同音字混淆，像除了當作姓用就沒有別的用處了的「李」和「黎」這兩個方塊字（見「論字母」第五段）就是。可是我們要說，姓氏問題，壓根兒不在新文字底顧慮之列。姓這東西雖然在研究古代史的人看來，也許還有多少用處，譬如說，最早的姓多是女字旁，像嬀、姚、姬、姜之類，以後才有子字旁的子、孫、孔、孟㊂，再以後才有表示土地郡邑和草木鳥獸的字：未必不可以看出一點從女權社會向前推進的痕跡。可是在現代的實生活上，不但毫無用處，並且還可以引起些無謂的糾紛。就算是必需的吧，新文字完全代替了方塊字之後，自然會從單音字的姓改爲複音字的姓。日本有「廢姓外骨」，中國有「疑古玄同」，就顯示姓這東西，或是會廢掉，或是會改變的趨勢。一種改革，是在改造舊社會、舊生活，建立新社會、新生活，當然有許多舊社會殘存的東西，或是根本肅清，或是無法顧全。新文字底成功，是全國大衆底福利，像黎先生在書面上會和李鴻章通譜之類的事，還配當作一個問題提出來麼？如果連這小問題也非顧全

㊂ 據說，軒轅姓「公孫」，這是妄人濫造的。軒轅有無其人且不說，軒轅那時候，似乎不一定有「姓」，更不一定有「公孫」，何況以「公孫」爲公呢？

不可，黎先生就該馬上拋G.R.轉去擁護方塊字，因爲G.R.雖然能够分別李和黎，方塊字却更能分別：張和章、楊和羊、江和姜、魏和衞、尤和游、喻和俞、婁和樓……許多同音的姓，G.R.只有望着它白瞪眼的。

又有人說，新文字不標帶四聲，一定看不懂，如果看得懂，是因爲方塊字在背後發生作用。去年九月間，有一位培良先生在「北晨學園」上發表過這樣的意見，這是個極頂巧妙的說法。我們現在能够提筆寫文章的人，不用說都學過方塊字，所以從自己本身上，很難直接證明能够看懂新文字，不是因爲方塊字的關係。可是老話說得好，『事實强過雄辯』，最近上海出了兩本用新文字翻譯的書；一本「不走正路的安得倫」，一本「政治經濟學ＡＢＣ」。這兩本書底出版，可給了這巧妙的說法一個事實的答覆。原來第一本書有好些地方看不懂，第二本書却完全可以看懂，因爲第一本書裏頭，有些地方夾雜着只有用方塊字寫出來才看得懂的詞兒，第二本書却沒有這種地方。這就是說，如果有方塊字在背後發生作用，只有使新文字難懂，決不會反而容易懂，和那位培良先生底高論剛剛相反。這兩本書，不但答復了培良先生，就是對黎先生說的不帶四聲就會『把詞兒連寫得太過分，成爲一種「新文言」』（「論字母第七段」）的話也給了很好的回答。第一本書不用說，就是第二本書，也還有些文法和寫法上的小問題，不過無論有多少問題，却沒有一點兒和四聲有關。第一本書之所以難懂，是因爲用了文言詞兒，絕不是沒有帶四聲的原故，更不是連寫得『太過分』的原故。說新文字會變成新文言甚至說『終於要跟漢字妥協』，說這種話的心理，我們很能了解。據說，像耶穌那種聖人都詛咒無花果，不許它開花，何況是黎先生呢？

以上算把黎先生們攻擊四聲廢除論者的意見逐一地答覆了；如果還有沒有發見的材料，以後再來補充，遺憾的是對於有了四聲會是怎樣情形，未加强調。黎先生底「國語運動史綱」上有許多證據，可以借用，恐怕鈔謄太多，有侵版權，只引用兩小段，意思是想說明這四聲的把戲，不但全世界的人都不懂，就是國語專家也仍舊沒有辦法：

> 當民九臨時大會時，廖宇春主張以普通官話爲標準，而聲調（四聲）則陰平從天津音，陽平上去聲從北京音，入聲從江北音。那年王璞在上海發音之中華國音留聲機片，則陰陽上去，都全依北京，入聲把北京的去聲讀得短一點兒。可是短而不促，收而不藏……次年趙元任在美國發音之國語留聲機片，陰陽上去也一律準照北京，全如王氏：而入聲則標準南京，略同廖氏。雖短促收藏，而不如江北之急……
>
> ——頁102——
>
> 國語羅馬字在國際的宣傳却沒有好成績，因爲大多數的外國人不明白中國話裏頭的四聲的重要。
>
> ——頁297——

語文運動者團結起來

拓　牧

在過去，我們語文運動者鑄成了一個很大的錯誤。這錯誤造成了語文運動的分裂，以致原該攜手合作的人們互相傾軋起來。這種相互間的不諒解，招致了不需要的浪費，並且削弱了推進中國語文運動以抵抗外來侵略的力量。這種傾軋，存在於各種語文改造的主張者之間，而在國語羅馬字和 Latinxua 之間尤其來得顯著。

單就 Latinxua 跟國語羅馬字來說吧，若果抽出了雙方方案技術上的問題不談，我們會發現兩者原是走的一條路，担負着同一的使命，而且都具着忠實於自己事業的精神。這裏我來抄一段話做例子：

『自從打破文盲、民衆識字運動喊出來以後，中央頒佈識字運動綱領，社會人士都注意到這個運動；在教育方面，實現了許多平民教育、民衆教育的組織。但是經過了幾年實施的成績，結果却是絲毫沒有進展。這是什麼原因呢？我們把它仔細研究，不得不歸咎於方塊兒的漢字的複雜困難，阻礙文化的進步。我們感到方塊兒的漢字是封建的遺產，是普通所謂知識階級的專利品，不能够供給大多數人的便利的；和我們革命建設、謀大多數人的利益、解除大多數民衆深刻的痛苦、提高大多數人的知識的目的，是完全相反。我們要把他應用到精神建設方面，即使勉强做到，也是費力不討好。我們若果不能打破這種傳統的思想，另找一條解決的捷徑，作澈底改革的運動，是決不會成功的。』（以上錄黃學周先生「慶賀新年要努力新文字運動建設新中國」，按這裏的「新文字」是指國語羅馬字說的。）

是的，羅馬字立論和 Latinxua 原也沒有兩樣。這是一面旗子，大家都是在一個旗子下面站着。但是大家走向目的地的手段却不同，你要由上到下的建立國語，他要由下到上的引出未來的統一語，方法差異，因而互相傾軋起來了。

然而現在應該是中止一切內戰的時候了！外來侵略的加緊，使得我們大家覺醒了過來。要是我們再行繼續自己火拚，那麼只有促成了中國語文的滅亡！

不管我們之間有着怎樣的不同，然而我們都是中國人，我們都有着改進中國語文、普及救國教育以抵抗外來侵略的熱忱，敵人的進攻已經威脅到了每一個不想做亡國奴的中國人的生存，如果不首先擊退這外來的侵略者，那麼日本語以外的任何語文方案都將

被剝奪掉推行的自由。這個對於我們的共同的威脅給予了中國語文運動結成一個廣泛的大團結的堅實基礎。

因此我提議：

（1）一切從事於注音符號、國語羅馬字、簡體字、新文字以及其他方案的人們，應該馬上攜起手來，共同努力保衛中國語文，推行救國教育以抵抗外來侵略的神聖工作。

（2）希望各方都拋棄成見，誠懇合作，誰都有推行自己的方案的絕對自由，中止一切互相攻擊，同時誰都有爲了共同的利害而善意批評別人的權利。

（3）羅馬字方面的先生們，都是漢字革命的先驅，他們在中國初期語文改革運動中曾有過偉大的貢獻，這是任何人不能抹煞的。希望這些先生們本着他們當初的革命精神，於中國語文的研究和改進上多多給予技術方面的指導。Latinxua 方面，很多熱誠的青年，他們憑着心頭的一團眞理之火，勇往邁進着。在短短的兩年中間，他們已經製訂了四五種方言的草案，出了不少的書報讀物，教會了無數的文盲，影響不但已經遍及全國，甚至在海外各國的華僑中也有着他們的足跡，希望他們在推行和調查上多做些工作。這樣，在各方團結合作的局面之下，中國的語文運動，必有驚人的新的開展。

一切語文運動的同志們！讓我們攜起手來，來衝破敵人文化侵略，創造我大中華民族的新的文化！

攜手一同走上拼音文字的大路

周辨明

——從漢字的不能澈底通俗化說到調解國語羅馬字和拉丁化的辦法——

文章要大家看得懂，聽得懂，容易寫，爲大衆公有的東西，不爲一個特殊階級所壟斷。文學要有强壯的體格，有日新的生命，吸收大衆生活的原料。總之，應該通俗化，這是一般考慮過中國的語言和文字問題的人共同所得到的見解。但要怎樣的切實地達到這個目的，各方面的手段就不同了。先是文言改爲白話，已經算是很大的改革。但他們說這也不行，白話要變成大衆語。什麼是大衆語暫且不去管他。事實上仍舊有人在那兒批評着：『你的語體文寫得不純粹呀！』另有一派如林語堂者，反而嫌白話、語體、大

衆語，都是嚕囌，所以他主張語錄。批評者就又說他是開倒車，罵語錄爲謬種。然而林君正可以反問道：『我的文章不亦簡潔而清白乎？你眞看不懂嗎？』這麽着，白話、文言都不討好，半白半文也不討好，無論怎樣，都不能使文章澈底通俗化。這到底是什麽在那兒作祟呢？

且說文章要通俗化，還不是看的問題。你寫的文章，祇是要給人家看的話，那麽，語錄、白話、淺易的文言，除了所用的新名詞，所講的理論，已超過讀者學識程度的時候外，凡是認識一二千字的人，都是看得懂的。要是文章是給看的，那麽，漢字是咱們極好的作文的工具。漢字是難寫的；但，漢字在牠的勢力範圍之內，是到處看得懂的，這情形跟1,2,3……號碼，在全球通曉是一樣的。况且看得懂漢字的人，並無須一定要會寫漢字的。所寫漢字的難處，只在少數會寫字的人的肩上負着。你看，咱們的孩子在學校裏，並不覺得數千個漢字難認。千字課以及各種的「識字運動」，也有相當的成功。叫他們不要寫錯字，這才難哪！叫他們字要寫得整齊端正，這才更難哪！「大家看」的俗字，如癟脚、邋遢，並不難認，要寫才難哪！

就是因爲這個緣故，我不能表同情於那些提倡簡字的人。這般人說，文章通俗化，他們贊成；文字拚音化，他們也贊成；但，應該從簡字做起。其實何必多此一舉？他們能不能求到一個系統，把漢字一律的簡化起來？既然不能，他們的文字一定是繁的簡的攙在一起。他們的簡字，簡直就是新字，是生疏而不容易認的，對於看書的人，毫無所裨益的。只有用簡字寫文章的人，多少可以省點兒時間，但他們撰稿時所用的行書、草書，是先已比簡字更簡便了。對於印書館，簡字也是新字，都要從新創製的。排字的人，繁字簡字，都同樣的一字一檢，也不能省去他們的時間和勞力。所以印刷界的工人們，都不會來感謝提倡簡字的先生們的。

假使你的文章，用意是要給人家看的，那漢字是够用而且適用的。可是，你既然容許了作家某甲用漢字寫文章，就不應該去限制他，叫他避這詞語，防那句法。漢字對於他一定是一件極有趣的工具。你應當讓他儘量地掉漢字的槍花，把漢字的功用發揚而光大之。這本來是識漢字者的玩意兒，同時也是他們優越的權利。你罵林語堂的語錄爲「謬種」，有什麽用處？反正他可不是把「我的話」極幽默地寫出來了嗎！他的文章的內容是他本人要負責的，但，他所用的文體、句法、修詞、是學來的，他可不負責，你還要他寫通俗化的文章嗎？他寫的英文，是通俗的。他說的英語，是通俗的。他講的中國話，也是通俗的。但是，他若用梵文做文章，如同他用漢字寫文章，是不會——也不必——通俗化的。還是漢字在後頭作祟。

因爲漢字根本上是閱讀的文字，不是聽講的文字。隨你什麽人要用漢字來做通俗化的文章，是不能澈底做得好的。我們看見一個漢字的形狀，聯想到牠的意義的地方，眞

多呼！意義既然明白了，文字爲書面傳達思想的使命，也已盡了，這句話換個方式寫爲：『義明意達足矣』，也可明曉。雖然裏頭有三個同音字，㊀也是無關緊要的。因爲二千年來沿用漢字寫作，這文體已是根深蒂固，而且喧賓奪主似的，侵略到我們活的言語裏頭來。中國話受到文字深刻的影響，到了現在要把文章通俗化起來的時候，才顯明地暴露無遺了。舉一個例子吧。

本刊的名稱「語文」，驟聽是聽不懂的。但，到看見了這兩個字的時候，才知道這是討論語言和文字的刊物。從別的方面也可以解釋爲促進語體文的雜誌。可是在各大學「語文系」的語文，是作爲語言和文學解的。所以「語文」這名稱只是一個名稱，字面上是無從得到牠的確定的意義。假使用英文寫爲 Speech，或 Speech and Writing，或 Language and Literature，各種的意義就有比較的確實的界限。所以我嫌這「語文」的名稱太文了，又有點兒含糊，並不通俗化。倘若題名的時候不是根據漢字，也就不會犯了這種毛病了。這名稱的不通俗，明顯地又是漢字在那兒作祟。你看「語文」的英文名稱，是不能省爲 S. W. 或 Lang. Lit. 的？只有漢字才能把兩個詞兒截斷一半所留下的字，湊在一起。漢字單字的形，已經表示很多的意義，所以各種的名稱和詞語，最忌冗長。漢字的姓名，最多只有兩個字的，也是因爲這個緣故。活語言裏頭的詞尾、連詞、介詞、如兒、子、了、的、和、與、而、或、之在寫下來的時候，添入或省去，往往不以語法爲準繩而是以句裏的字數的奇偶爲定奪。例如：

1. 『遇着必要的時候』，可把「着、的、候」省去，寫做『遇必要時』。
2. 『發揚而光大之』，去了「之」，也必去「而」，寫做『發揚光大』。
3. 『有女兒同坐車子』，可把「兒、坐、子」省去，寫做『有女同車』。

以上所舉，若用拚音文字的時候，一定要把說話的實在情況記下來，如同英文的 and, or, the, that, of, 之不可省去一樣。這就是中文難寫的所在，也就是漢文不能澈底通俗的理由。

㊀ 在這兒更可以看出來那些歸咎四聲在漢字身上的人，是根本錯誤的。聲調是活語言天然的成分，意象文字可以用不着的。所以外國人雖然不會唸漢字的音，只要看見「山」字說牠是 mountain 便明白了。西洋所謂有深切研究的漢學家，十個之中九個，漢音是唸不好的，漢字是寫不好的，也不能做漢文。但他們也會翻譯「莊子」、「墨子」、「老子」、「四書」、「五經」，甚至考起我們的古來，他們這些碧眼，望文生義的本領，比我們還要高明得多哩。這可證明漢字是靠形狀，給人家明白的。漢字本身是不講音調的。一千五百年來，中國的音韻學，還不能弄個開交，也就是這個緣故。

至於咱們的文人，也會講究音韻與聲調的緣故，這是因爲他們要做詩詞。詩詞是表達情感的東西；所以必要利用天籟的聲音。從此我們更可以明白，文字——漢字更是如此——的一切音調，不是他自身有的。而是寄託在活的語言上頭。四聲不是漢字的產物，而是中國話固有的語素，再沒有疑義了。

凡此種種，與其說是漢字的流毒，不如說是漢字的特徵，反正，已經深入在中國文體之內，甚至佔據到我們活語言的區域裏頭來了。所以我說，文章要通俗化，用『上口不上口』的口訣來審定，固然很好。但要澈底通俗，這還不够，因爲我們習慣能「上口」的背後，往往是以寫出來的漢字能不能「上眼」爲標準的。所以說文章要澈底通俗化，應該把在後頭作祟的漢字趕開，放膽地走上拚音文字的大路來。這拚音文字就是大規模的、有系統的簡字，把漢字的難寫難印，打消了。這種文字才能把文言、語錄等等的各種體裁掃除淨盡，才能讓活語言的光彩十全十美地呈現出來，才能把文章不折不扣地通俗化起來。

大家不要誤會，上文所肯定的，是說拚音文字有通俗性；在理論上通俗的文字，應該是拚音的文字，但還不是說，隨便什麼拚音文字，就是通俗的文字。你用注音符號拚出來的字，是不會通俗的，你用國際音標拚出來的字，是科學的，也不是通俗的。你用羅馬字母拚出來的文字，起初也不是通俗的，因爲人家還沒有看慣。這種文字的內容，果然是通俗的，但外觀還是陌生的。通俗的拚音文字，至少要像漢字：（一）是有老資格的，（二）是明確易認的。因爲拚音文字的使命，通俗化之外，還有要使中國的文字國際化。這第二個使命比第一個更加重要，是有心提倡拚音文字者所要澈底認清楚的。所謂國際化，就是現代化、世界化、西洋化，簡直可以說是 ABC 化。

因爲拚音文字的資格是要老的，所以任何一種的字母，都不及羅馬字母，所以我們要接受國際公認的羅馬字母爲我們的字母。而且過去各方面對於這個問題的努力，以及所已經養成的習慣，我們也斷然不可忽視、不可抹煞的。因爲語言跟文字到底是一種習慣的結晶。順了天然的習慣，便是尅服天然最經濟的祕訣。

因爲形體要明確易認，所以用字母拚出來的文字，非但「買、賣」，「文字、蚊子」，「四聲、四省」，要一目瞭然；就是「一生、醫生」，「名人、明人」，「中國化、中國話」也要能够辨得清清楚楚。哪一種拚音文字不能辦到這一層，便不是我們所要的文字。㊂

因爲文字要有國際性，所以 Ryhbeen, Rhben, Litbun, Jihpên, Jitpun, 這一類的拚法，都是不行的。無論是國語，是方言，橫豎非拚個 Japan 不可，在這一點，拚音文字的外貌，反而比牠的本音更爲重要了。

㊂ 這不是說，同音不同義的詞兒，一定都要用各異的形體表示出來。我們還是要看各別的情形怎樣。例如 Wenz 的拚法：全無個性，不知是講「文字」呢，是講「蚊子」呢，的確不如分別爲 Wentzyh，Wentz 更好。同樣地，ysheng（一生），isheng（醫生），myngrɿn（名人），mingrern（明人），都是好的形體。但 koyi（可以），Suoyi（所以），無須有聲調的表示；而 juyih（主義），jurih（主意），juhih（注意），倒要分別出來，才是容易辨認的。

假使我們能够明白到這幾層的道理，那末，作爲新文字的困難問題的，就不知可以要減少多少了。但結果怎樣？我們不能買 Jap-貨，當然不能賣 Jap-貨了；不能抗 Jap，不能反 Jap，但也沒有法子親 Jap 了。檢直 Jap 人也不是咱們新式文章裏頭的人物了。

且別說 London, Paris, Berlin, Roma, Tokyo, Yokohama 都要依照原樣拚寫。就是 Hongkong. Macao, Amoy, Canton, China 也是要照現在郵局的寫法寫出來的。這些地名，你要怎樣唸，隨你的便，發音在這兒又是次要的問題。主要的是：這些字若寫在信封上的時候，你的信是一定可以寄得到的。「中國」寫作 Jongguo, Zhu-ngguo, 國際上是不承認的。因爲那些羅馬字化的地名，也要變爲國際化的地名，以後才可以出而問世。也許後來藉着政府的力量，把牠們改樣子拚出來（如 Korea 改爲 Chosen）。但這是來日的事情。目前我們還是照通行的字樣寫吧。其實也沒有從新改拚的必要。文字旣然改穿洋裝了，馬褂式的短衫，是絕不時髦的。

地名如此，人名也是如此，莫說 Napoleon, Washington, John, Johann, Jean, 都要照原樣寫出來，就是 Sun Yat-Sen, Chiang Kai-Shek, Ku Hung-Ming, T. V. Soong, Wellington V. K. Koo, 都應該照他們自己所採用的拚法，國際上所通用的字樣沿用。國際上，漢字已失去了牠的權威。羅馬字的寫法，才是這些人名書面最後的根據。以這個拚法爲根據，我們便可以把牠們在國際的舞台上對認出來了。西洋報紙的習例都是這樣的，把專名詞依照原有羅馬字化的拚法寫出來。連純粹用音標行文的雜誌，如 Le Maitre Ponétique 也是這樣辦的，Jeang Jiehshyr, Gu Weigyn 在國際性的文字界裏邊，是佔不到地位的。那些還沒有羅馬化的人名地名，不在話下，當另論及之。

拚音文字是國際化的，所以非但國際上已經習用的專名無須改頭換面，就是一切的所謂 international 的詞兒，也可以直接拿來應用了。這才叫 modern。我們新文字的家裏要安置 telefon。當然我telefon 給你，請你過來吃 icecream，比寫信給你方便得多了。吃完了以後，我們可以坐 motorcar 到公園去打 tennis, 他如 psychology, de-mocracy, inspiration, phonetic, physics, engine, humor, cynic, etc., etc., 我們也都應有盡有了。我們的文庫裏邊，可不也就豐富起來了嗎？

至於翻寫本國的話語爲拚音文字——方音也好，國語也好——都是先已有人研究過、做過的，並且已經得到相當的成功。我們對於過去的嘗試，遇必要時，當然可以酌量修改，但絕對沒有重起爐灶的必要。

先說「廈門話拉丁化」吧！創造伊始，就產生了三種制度出來，鬧個不可開交。結果是三個制度之中沒有一個能比得上已經通行、有一部絕好的詞典、有將近一百年歷史的「廈門羅馬白話字」。理由是因爲他們過於執迷於北方拉丁化的規則，例如「白話

字」的b, p, ph; l, t, th; g, k, kh;都沒有毛病，他們偏要改爲bh, b. p; l, d, t; gh, g, k, 因爲要同北方拉丁化一致的。但，這樣的改法，非特沒有語音學上的根據，實際上也毫無用處的。因爲北方話總不會跟廈門話寫在一起。各有各的系統，發音的情形，各不相同，不應該硬拉在一起的。假使我們要比較廈門音跟北方音的時候，那也要先把牠們譯成科學的音標字母，才能比較。橫竪拉丁化或「白話字」都是實用的字母，並非比較拚音學所能應用的。

牠們的ou或oh等於「白話字」的o'（烏），牠們有鼻音的danh等於「白話字」的 ⁿan（擔），都不比「白話字」高明。現在我也沒有空閑去講牠了。當然他們是不贊成註聲調的符號的。這倒很可以，就把那些符號丢掉吧！但我還是要問一句：『通行的廈門羅馬白話字，去了聲符，仍不是可以用嗎？你們用了牠，可不是立刻有成千成萬的人可以讀你們做的文章嗎？你們何必多此一舉呢？』凡這種的錯誤，都是瞧不起前人的工作，不肯依順習慣所致，實在把良好的機緣錯過去了。

回頭來說國語文的拚音化吧！情形也是相像的，過去國語拚音的制度，有十來種，而以 Wade 制度最有勢力，但，這是在西文的書裏適用的，要做我們中國通俗的拚音文字，就不適用了。純粹音標制度也有兩種，只是語言學上合用的。所以國人就產生了「國語羅馬字」，從俄國也來了一種所謂「拉丁化」的制度，都是要做通俗化的文字用的。目前這兩種制度在那兒對峙着，表面上好像有勢不兩立的樣子。其實不然，假如咱們把眼光看遠些，心地放寬大些，咱們也就可以覺悟咱們共同之點在那兒，並行不悖之點在那兒，可以互相退讓之點在那兒，可以互相容納之點在那兒。咱們就可以攜手一同走上拚音文字的大路來了。

在這個地方，我們可以從國際通語 Occidental 的設計，得到許多的指示。現在沒有時間詳細講牠，容後另文詳述。但是我先要聲明，以下我所提出調解國語羅馬字與拉丁化的辦法，許多地方是取法於 Occidental 的。

調解羅馬字和拉丁化的辦法如下：

I. 上文所述國際地名、人名以及 international 詞語，兩制都應照通行拚法的字樣使用。這樣一來，就可以增加不少相同的字了。

II. 因爲羅馬字母只有二十六個，遇到不够應用、沒有辦法的時候，字母上頭可以加上符號，如法文、德文、以及土耳其新文字的辦法。

III 遇到某一字母兩制的音值發生衝突的時候，即取決於Occidental的音值。根據這三原則，我們可以得到以下的結果：

(a.) 羅馬字應該遷就拉丁化的地方：

1. 元音方面，如「風」應作 fung，「科學」應作 koxyo。

2. 輔音方面，ㄐ，ㄑ，ㄒ，三母應分化爲 g, k, c 和 tz; ts, s。

故 ging, tzing（京精）; king, tsing（輕、清）; ci, si（希、西），都可分辯出來。（高本漢也是這樣主張。）

(b.) 拉丁化應遷就羅馬字的地方：

1. 日母作 r, 儿母作 l, 因爲西洋文字裏頭 r 在音段尾，大多是默音，但 l 則不然。如 Shirley Temple 漢譯爲「秀蘭鄧波兒」。

2. ㄓ母作 j, ㄘ母作 ts, 照 Occidental。

3. ㄗ母作 tz, 留 z 爲拚方音之用，仍爲 s 的濁音。

4. ㄏ母作 h, 留 x 仍爲 ks 音。

(c.) 兩制都要承認的：

1. 母作 ü, 國語沒有 v 音，遇必要時，可用 v 代作 ü,。例如：chv（驅），sv（須）。

2. y 應有不止一種的用法

甲、獨用時作「一」字。

乙、在 i 之前作 i 音，如 i（以）。在 u 之前作 ü, 音，如 yu（語）。

丙、助ㄓ、ㄔ、ㄕ、ㄖ、四母成爲音段，如 jy（知），chy(吃)，shy(詩)，ryh（日）。

丁、輕聲的「的」「呢」可寫作 dy,ny。

3. c 在 i, y, ü, e 之前，應像 s 或 sh 的摩擦音。在 a, o, u 之前，則作 k 音。

(d.) 至於聲調，即用字母注聲如羅馬字；或用符號如 á, à, á; 或全不註聲如拉丁化；各聽其便。但逢字體不能分辨的時候，就應依照註符號方法或羅馬字的原則，分辨之。

例如「買」可寫爲 māi, 或 maai, 或 mae。「賣」可寫爲 mai 或 may。

倘說兩方面都不承認這調解的條件，這也不要緊。他們各自實行他們的制度，就得了。可是要實行，不要空談，也不要互相攻擊，好叫人家從他們實驗的結果，澈底明瞭各制優良的所在。

最後我們還要知道拚音文字不是立刻可以「救亡」的文字。拚音文字暫時還不是文盲要學的文字。有了拚音文字的制度，不是立刻就要宣傳給文盲的。文盲是一個相對的名詞，是對於某一種文字而言的。若是我不識俄文，我便是俄文的文盲。今日不識漢字的人做文盲，明日那些不肯學拚音文字的人，也都要變成文盲了。所以文盲的人數，也就增加了。而新文盲也再沒有法子教導舊文盲識字了。單靠極少數的新文人去教舊文盲，所識的新文字，總嫌沒有用處，習非所用，因爲社會上還沒有以新文字爲正式，日

常生活上，書本裏又還少用牠。因爲這個綠故舊文盲就不高興接受新文字了，因此文盲也就不能在最短期間內掃除。所以要提倡新文字，在中國還未能如土耳其用政府的力量推行以前，應該先從識漢字的人下手，尤其是文人。文人要無忌憚的用新文字著書立說，產生新文字的讀物來，然後宣傳給道地的文盲，才有用處。到了領袖的文人也接受了新文字的時候，文化機關，甚至政府，也就會相信新文字的可能性，他們也就了解新文字的功用，而想法子促進牠的發展。所以不談新文字則罷，要談新文字，就應該從文人入手。文人若不肯大規模地嘗試實驗，則拼音文字決無成功的日子。

因此我主張「語文」應當實行參用新文字發表文章，無論用那個制度都可以。一來，仍可以討論各種的問題；二來，可以煅煉眞正通俗文章的體裁出來；三來，也同時可以實驗各制的長短，把這些制度打成一片。這可不是舉一反三的妙事嗎？況且讀「語文」的人和撰稿給「語文」的人，都是贊成拼音文字、而明白拼音文字的使命的。他們一定很容易看得懂用任何一個制度寫出來的文章。這種辦法很像西洋學術報的辦法。（例如巴黎的「通報」T'oung Pao），法文、英文、德文都可以用來發表文章的。只是我們的情形比他們簡單，因爲我們的基本的語言是中國話，只有表達這語言的文字的拼法稍爲不同罷了。

這樣，「語文」也就成爲各種制度的中心刊物了。豈非盛事？

1937, 2, 15 於廈門「郇堡」。

拉丁化新文字的缺點

王玉川

在新文字上不標出聲調來，拉丁化派自己以爲是一種優點，羅馬字派以爲是一種缺點。這究竟是優點呢，還是缺點呢？我們應該澈底研究一下。

拉丁化產生的經過

『蘇聯底民族最複雜，全國共有一百八十種之多。在這一百八十種民族中，不同的語言有一百五十種。從一九二〇年文盲掃除會成立以來，全國各地，實行掃除工作。不過因爲種族和語言太複雜，進行起來很困難。有些地方甚至於只有語言而無文字，像高加索一帶有一百來種民族，原來無書籍，只有刻木記事之類的工作，其語言也有若干小

的系統。所以同一國境之內，有的地方已在研究馬克思主義，有的地方還過着原始人類的生活。他們爲解決這個大困難起見，乃爲沒有文字的地方創造一種依據各地語言、純用拉丁字母拚成的新文字，絕不像俄文之拚寫那樣麻煩，原因是爲了容易推行。這麼一來，在那些語言紛岐、原無文字的民族之間，便如有其代表自己語言的文字。……

蘇聯掃除她自己的文盲還不算，並且連在蘇聯做工的兩三千中國文盲也被人家代爲掃除了。掃除的方法同樣是根據中國工人們底方言（大部份是山東東部人），用拉丁字母給拚出來。……」

以上這兩段話見「山東民衆教育月刊」第六卷第三期董渭川先生的「蘇聯文盲掃除會訪問記」。從以上這兩段話，我們就知道「中國話寫法拉丁化」是蘇聯當局替中國人製造的一種文字，這種拉丁化中國新文字是蘇聯新製的許多拉丁化新文字中之一種。因爲這種新文字是外國人給中國人製造的，因爲外國人只知道全世界的語言都沒有用聲調表示字義的，所以就把中國語言中一個獨有的、而且極重要的特性——聲調——給忽略了。

中國語言的特性

中國語言表示字義的要素有三：

（一）是輔音（consonants）。輔音不同，意思就兩樣，例如 ban（搬）和 fan（翻）這兩個字義的區別完全靠 b 和 f 這兩個輔音。又如 baw（報）和 paw（炮）這兩個字的意思也完全靠 b 和 p 這兩個輔音來區別。

（二）是元音（Vowels）。元音不同，意思也就兩樣，例如 fan（翻）和 fen（分）這兩個字的區別完全靠 a 和 e 這兩個元音。又如 fang（方）和 feng（風）這兩個字的區別也完全靠 a 和 e 這兩個元音。

（三）是聲調（tones）。聲調不同，意思也就不一樣，例如「分」、「墳」、「粉」、「糞」四個字，元音輔音完全相同，都是 fen。他們的區別完全靠四種不同的聲調。又如「媽」、「麻」、「馬」、「駡」這四個字的元音輔音也完全相同，都是 ma，他們的區別也完全靠聲調的不同。

由此看來，聲調在中國語言裏是和元音輔音有相等的價値的　是同樣的重要的音素，是製造新文字時不可忽略的成分。

用不同的元音和不同的輔音來表明不同的字義，這是全世界各種語言統統一致的。中國語言，在這一點上，並不特別。但是用不同的聲調來表明不同的字義，却是中國語言獨有的特性。例如英文、book（書）、look（看）、hook（鈎）、nook（角）、cook（厨子）、took（拿）、shook（搖動）等字的區別完全在 b, l, h, n, c, t, sh 等幾個輔音上。又如 hat（帽）、hit（打）、hot（熱）、hut（小房）等字的區別完全在

a, i, o, u, 這幾個元音上。但是這些字無論讀成什麽調子，他們的意思並沒有變化。例如 book 一字，無論你念成上升調兒，像在疑問句子中 Have you a book?（你有一本書嗎？）或念成下降調兒，像在肯定句子中 I have a book.（我有一本書），他的意思永遠是「書」。在中國語言裏，同是一個 shu音，如果念成陰平調兒就是「書」，如果念成陽平調兒就是「熟」，如果念成上聲調兒就是「鼠」，如果念成去聲調兒就是「樹」。這種字調兒是中國語言所獨有的特性，那一種外國語裏也沒有這種現象。外國人對於外國語也許有極深刻的研究，對於中國語却不免外行些。一般外國人說起中國話來總是那麽怪聲怪調的，就因爲外國人很容易忽略了中國語言的特性——字調兒。外國人忽略了中國語言的特性並不足怪，因爲他們自己的語言裏沒有這種東西（指字調兒，非指語調兒），所以是情有可原的。最可怪的是一般盲目的中國人也跟着外國人學，有人根據客觀的事實指出他們的錯誤來，他們不但不改過遷善，反倒强辭奪理地護起短來，這實在是中國語文革命過程中不應有的怪現象。

事實勝於雄辯

拉丁化不主張在文字上標出字調兒來，試問遇到這樣的句子應該怎麽辦？例如：

又有油又有鹽。

用拉丁化的拼法寫出來應該是：

Iu iu iu iu iu ian.（編者按：「有」應拼作 iou）

這好像一個口吃的人說話：

有有有有有烟。

而且到底是有「烟」呢，有「鹽」呢，有「眼」呢，有「雁」呢，也還是看不明白。

再比方有一個人在日記上寫了這樣的一句話：

Kanliao iko shu.

這到底是『砍了一棵樹』呢，還是『看了一課書』呢？

再比方有人寫了這樣的一句話：

Ta zai diban-shang paliao bantian, cai zhankilai.

這到底是『在地板上「趴」了半天，才站起來』呢，還是『在地板上「爬」了半天，才站起來』呢？

再比方有人在幾千里地以外忽然接到一封家信，信裏邊有這樣的一句話：

Ta mailiao nidi ma.

如果這句話的意思是：

他買了你的麻。

自然爲了塊而八角的麻錢，這位接信的人是會不很在意的。如果這句話的意思是：

他賣了你的馬。

一匹馬起碼兒要值好幾十塊錢。這問題就比較嚴重多了。如果這句話的意思是：

他埋了你的媽。

那可就了不得了。不好！趕緊回家。到家一看，媽還好好兒的。你說這幾十塊錢的路費花的寃不寃？你說這幾十天路上的辛苦和心裏的悲哀，寃不寃？

拉丁化的補救方法

拉丁化派的人也逐漸看到了這種缺點，不過他們的覺悟還不澈底。他們不知道從根本上解決這些困難的方法只有把聲調這一個要素表現在字形上。他們想用枝枝節節的辦法來補救這種缺陷。且看他們的方法：

（一）製造特別字。例如「賣」拼做 mai 「買」拼做 maai。

在 1932 年這種特別字只有六個：

mai（賣） maai（買）；nar（那兒），naar（哪兒）？ gigo（幾個），giigo（幾個）？

以上六個特別字見「拉丁化中國文字拼音和寫法的參考書」第十四頁，蘇聯新字母中央委員會印行。

到 1935 年 4 月 25 日又增加了兩個：

Shansi（山西），Shaansi（陝西）。

連前邊那六個一共是八個。見「中國話寫法拉丁化」第四十一頁，上海「中文拉丁化研究會」出版。

到 1935 年 7 月又增加了四個：

ta（他），taa（她）；liz（栗子），liiz（李子）。

連前邊的八個一共是十二個。「拉丁化概論」第七十五頁，上海天馬書店出版。

到 1936 年 2 月 10 日又增加了四個：

iou（有），iu（又）；zai（在），zaai（再）。

連上邊的十二個，一共是十六個。見「青年文化」第三卷第三期第十七頁，濟南「青年文化社」出版。

到 1936 年 10 月 20 日又增加了四個：

yuanz（院子），yuaanz（園子），nungfu（農夫），nungfuu（農婦）。

連前邊的十六個一共是二十個。見「新文字入門」第四十一頁，北平新文字研究會出版。

從 1932 年到 1936 年 10 月 20 日也不過四五年的工夫，拉丁化的特別字由六個增加到二十個，相當原來的三倍以上。這眞算得是飛躍的發展了吧？其實還差得遠得很。中國語言裏靠聲調來區別意思的字實在是太多了。請看以下這些詞：——

籬笆、力把（外行）；爸爸、粑粑（屎）；掰開、擺開；北方、北房；被子、杯子；包起來、抱起來；包皮、豹皮；包子、鉋子、雹子、鴇子；一般、一半；梆子、棒子、膀子；幫助、綁住；秕子、鼻子、篦子；錢幣、鉛筆；必定、鼻錠；鞭子、辮子；一塊冰、一塊餅、一塊病；拍子、牌子；刨出來、跑出來；脫坯、脫皮；狗皮、狗屁；文章、蚊帳；譜子、鋪子；媒人、美人；茂盛、毛繩；車很滿、車很慢；米、蜜；失眠、石綿、市面；姓名、性命；母驢、木驢；分母、墳墓；飛機、肥雞；方子、房子；街坊、解放；縫上、封上；麩子、斧子；浮華、腐化；衣服、姨父；皮膚、匹夫；包袱、報復；達到、打倒；知道、指導；刀子、稻子；兜子、豆子；單子、胆子、担子；仙丹、鹹蛋；戥子、凳子；登記、等級；馬燈、馬鐙；笛子、底子、弟子；目的、母的；釘子、頂子、椗子；溜度、文牘；獨立、杜梨；奪、躲、剁；一堆、一對；不懂、不動；態度、胎毒；絛子、套子；逃出來、掏出來；攤子、罎子、毯子；炭氣、痰气；梯子、蹄子；挑子、條子；挑起來、跳起來；添上、塡上；禿子、兔子；徒弟、土地；托着、馱着；大腿、打退；推下來、退下來；苦痛、袴筒；鳥、尿；癆病、老病、老兵、烙餅；禮節、理解；奴隸、努力；歷史、理事、立時；簾子、蓮子、臉子；綾子、領子；倫理、論理；綠肥、旅費；改編、改變；幹活、趕活；缸子、崗子、槓子；銅鍋、銅鼓；股東、古董；滑稽、估計；瓜脯、寡婦；瓜子、褂子；鍋子、果子；鐵軌、鐵櫃；桂花、鬼話、歸化；管理、官吏；冠子、管子、罐子；滾子、棍子；工科、功課；攻擊、供給；進攻、進貢；公公、公共；口子、釦子；看書、砍樹；筐子、框子；喊叫、汗脚；憨子、漢子、漢字；鬍子、瓠子；花兒、畫兒；火車、貨車；荒地、皇帝；黃花、謊話；書籍、書記；積蓄、繼續；夾子、架子；老家、勞駕；直接、枝節；潔淨、結晶；戒嚴、戒烟、解嚴；叫喚、交換；花椒、花轎；兼任、薦任、簡任；兼營、堅硬；剪子、毽子；儉省、監生；豆醬、豆漿；薑湯、講堂；大江、大將；精緻、景致；風景、風鏡；眼睛、眼鏡；鋸子、局子、舉子、句子；捲子、卷子；星期、腥氣；妻子、旗子；整齊、正氣、正妻、蒸氣。乞丐、氣概；鐵鍬、鐵橋；蕎麥、雀麥；籤子、鉗子；親近、勤謹；强調、腔調；槍、牆；淸淨、情景；哀情、愛情；情形、慶幸；靑天、晴天；親家、請假；畫圈、劃拳；希奇、細氣、習氣；稀粥、細軸；西施、稀屎、喜事；吸烟、洗眼；西縣、習慣。朱熹、主席、竹席；演戲、演習；仔細、自習；瞎子、匣子、下子；歇歇、謝謝、寫寫；斜氣、泄氣、血氣；消化、笑話；小子、孝子；消費、學費、小費；修理、秀麗；仙子、絃子、餡子。鹹菜、莧菜、鮮菜。鮮

蝦、鹹蝦、閒暇；賢妻、閒氣；偷閒、偷綫、頭街；心意、信義；心事、信實；新鮮、心弦；廂房、相彷；降服、享福；橡皮、響屁；香片、像片；形弊、興盛；星星，星形、行星，醒醒；行裝、形狀；刑法、刑罰；絞刑、覺醒、叫醒、僥倖；行爲、興味；止住、制住、蜘蛛；梔子、侄子；織補、織布；直正、指正；報紙、薄紙；指揮、智慧；紙窗、痔瘡；幼稚、油紙；宅子、寨子；笊籬、照例；粘粥、念兒；車軸、掣肘；打針、大針；眞理、診例；眞實、陣式；校長、囂張、小賬；丈母、賬目；獐子、帳子；開張、開仗；手掌、手杖；正直、政治、爭執；政局、證據；珠子、竹子、主子、柱子；主人、主任；桌子、鐲子；錐子、墜子；莊子、狀子；忠子、種子；中學、忠孝、重孝；池子、尺子、翅子；攙上、纏上；腸子、場子；工廠、公娼；大腸、大警；誠實、城市；十成、市稱；出去、除去；處分、除糞；鼓槌、鼓吹；椿樹、純熟；獅子、柿子；時時、事事；事實、時事、實施；食物、事務；知識、指使、指示、枳實、志士；公使、公事；教師、教士；解釋、揭示、結實；砂子、傻子、廈子；麝香、設想；篩子、骰子；收拾、手勢、受事；打扇、打閃；身子、嬸子、甚子；受傷、受賞；升子、繩子；名聲、名勝；省下、剩下；柏樹、白薯；舒服、叔父、數伏；書架、暑假；金屬、禁書；水膠、睡覺；上水、上稅；絨毛、容貌；榮華、融化；滋養、字樣；蚊子、文字；糟羔、棗羔；糟透、鑿透；做事、作詩；猜謎、財迷、採蜜；不錯、不錯；私孩子、死孩子；酥糖、素湯；蘇子、嗦子；梭、鎖；骨髓、穀穗；松鼠、松樹；胰子、椅子；儀式、軼事、遺失；一齣、一鋤、一處、益處；疑義、意義；一垛、一果、一粒、毅力；獸醫、手藝；庸醫、容易；鴨子、芽子、啞子；雅致、壓制；椰子、葉子；血液、靴掖；腰子、窰子、舀子、癢子；煙、鹽、眼、雁；燕子、簷子、眼子、燕子；語言、預言、魚眼、預演；顏色、眼色；菸葉、鹽業；煙霧、鹽務；大雁、大煙；煙火、焰火；銀子、引子、瞽子；秧子、樣子；揚旗、養氣；纓子、蠅子、影子；屋子、杌子；上午、晌午；娃子、襪子；圍子、葦子、位子；滋味、自衛；彎子、丸子、腕子；王子、網子；魚網、慾望；……

以上這八百多個詞，是我用了兩天的工夫搜集來的。當然這個表並不完全。以外恐怕還有許多遺漏的。拉丁化派如果要想把這些詞分得淸楚，起碼兒得先把這八百多個詞都造成特別字才行。在這裏拉丁化就走到了一個左右爲難、進退維谷的苦境。你說不增加特別字吧，則意思混淆。你說增加特別字吧，則學習困難，所以這個增加特別字的辦法是一條死路，走不通。我們再看看他們的第二個補救辦法。

（二）單音複雜化。例如：

「買」變成「購買」，「賣」變成「售賣」，

「埋」變成「掩埋」，「趴」變成「趴伏」，

「爬」變成「爬行」，「看」變成「閱讀」，

「砍」變成「砍伐」，「書」變成「書籍」，

「樹」變成「樹木」。

…………………………………………

…………………………………………

這樣一來，有許多字義都有了區別，這是不錯的。不過這種詞彙在一般民衆嘴裏是沒有的，他們讀了也不懂得。這種文字做爲知識份子玩玩的玩藝兒也許行，做爲提高民衆文化水準的工具實在不很妥當。孫先六先生說拉丁化是爲新文言的工具，這話說得實在很對。老百姓知道了「犬」就是「狗」，他們的文化水準固然不能因之而提高。同樣，他們知道了「閱讀書籍」就是「看書」，也算不得提高了文化水準。新文言和舊文言同樣是不配做提高民衆文化的工具的。

國語羅馬字的巧妙

這些困難在國語羅馬字手裏眞是迎刃而解，不費吹灰之力。例如 mae 是「買」，may 是「賣」，不但這兩個字的問題解決了，連帶着把 gae（改）和 gay（蓋），hae（海）和 hay（害），bae（百）和 bay（拜），jae（窄）和 jay（寨），shae（色）和 shay（晒），tzae（宰）和 tzay（在），tsae（採）和 tsay（菜），這些字也都分得清清楚楚了。像 mae（買）和may（賣）這樣的字就可以叫做鑰匙字，因爲只要學會一個鑰匙字，其餘凡是跟鑰匙字同韻脚的字不用特別另學，一拼就會了。全部中國語言只用一百五十個鑰匙字就能打開這文化寶庫之門。這是何等經濟、何等精密、何等巧妙的文化工具！拉丁化只能一個一個的製造特別字，即使製造到八百多個特別字，仍然解決不了全部的困難。勉强利用些新文言的詞彙又是那樣的生硬困難。這比起國語羅馬字來，拉丁化又是何等麻煩、何等粗陋、何等十死笨伯的玩藝兒！

文字不能只圖簡單容易

國語羅馬字雖然是極精密的文字，但是學習起來也並不難。一個純粹的文盲每天學一個鐘頭，九十個鐘頭，三個月的工夫就能完全學會，這已經由山東平原二十里舖新文字實驗區在事實上充分的證明了。拉丁化新文字照目前的樣子，簡單自然是很簡單，容易自然也很容易，不過簡單而粗陋，容易而不適用，也算不得好工具。

如果只圖簡單不問好壞，我想拉丁化新文字還可以弄得更簡單些。例如：

（1）b（ㄅ）和 p（ㄆ）可以不分，

（2）d（ㄉ）和 t（ㄊ）可以不分，

(3)g(ㄍ)和 k(ㄎ)可以不分，

(4)zh(ㄓ)和 ch(ㄔ)可以不分，

(5)l(ㄌ)和 n(ㄋ)可以不分，

(6)zh(ㄓ)和 z(ㄗ)可以不分，

(7)ch(ㄔ)和 c(ㄘ)可以不分，

(8)sh(ㄕ)和 s(ㄙ)可以不分，

(9)b(ㄅ)，p(ㄆ)，m(ㄇ)，f(ㄈ)，d(ㄉ)，t(ㄊ)，n(ㄋ)，l(ㄌ)，g(ㄍ)，k(ㄎ)，x(ㄏ)等聲頭可以獨立成字，

(10)en(ㄣ)和 eng(ㄥ)可以不分，

(11)in(ㄧㄣ)和 ing(ㄧㄥ)可以不分，

(12)an(ㄢ)和 ang(ㄤ)可以不分，

(13)ian(ㄧㄢ)和 iang(ㄧㄤ)可以不分，

(14)uan(ㄨㄢ)和 uang(ㄨㄤ)可以不分，

(15)un(ㄨㄣ)和 ung(ㄨㄥ)可以不分，

(16)標點符號可以不用，

(17)大寫字母可以不用。

這樣一來，我想，拉丁化新文字一定更簡單更容易了。可是在閱讀的時候也就更不清楚更感覺困難了。

最後的一句話

現代中國的青年們！有復興中國民族的志向、有改造中國社會的理想、有提高民衆文化的熱誠、有改革中國文字的興趣的青年們！請你們決然捨棄了拉丁化，一齊來贊助、研究、學習、宣傳、推廣國語羅馬字吧！

關於「新文字的缺點」

潘古干

「聲調絕對廢棄論」的舊事重提

據王玉川先生的文章（「語文」第三期：「拉丁化新文字的缺點」）看來，好像只

有對中國語言「外行」的外國人以及『强辭奪理』的新文字者，才主張在拚音文字中不要標出聲調。這就不是事實，跟說新文字是『外國人給中國人製造的』一樣不是事實。

外國人是的的確確曾經『給中國人製造』過拚音文字的，頂著名的大概要算利瑪竇（M. Ricci）和威妥瑪（T. F. Wade），他們兩位對於中國語言「外行」或者「內行」到什麼程度，我不知道，但是他們的方案中都標出聲調却是事實。至於中國人中曾經力爭在拚音文字中廢去聲調的人，據我所知，就有錢玄同、黎錦熙、高元、劉半農、胡適、吳稚暉等幾位。可見這種『最可怪的』『怪現象』由來已久，不是有了新文字才開始的，不過王先生到今天才覺得奇怪罷了。

一九二〇年（「五四」後一年，那時國語運動隨着新文化運動的開展，呈現着空前的活躍；「國語研究會」會員增加到了一萬二千人）五月二十日，錢玄同先生向「國語統一籌備會」臨時大會提出的「國音不必點聲底提案」中就有這樣的話：

『……無論四聲、五聲，在國音中都難於分別，並且無分別之必要。所以我們主張不必點聲。

……至於拿注音字母作爲通俗教育之用，那更不可講到平上去入了。請問你：要開通一般平民的知識，因爲他們是「粗識之無」或「目不識丁」的人，替他謀一條捷徑，教他用注音字母替代文字，原是要使他們少吃一點研究文字的苦；乃反而把這「茫無標準」「說不明白」的平上去入和他們麻煩，這不是求易反難，叫人累死麼？』

錢先生在「高元國音學」（一九二二年）的序裏，也有同樣的意見：

『我提案（指上面引過的那個提案——潘）底原意，只是反對三種辦法：（1）反對「滿臉麻子」的點聲法；（2）反對靠點聲來分別字義底辦法；（3）反對單寫字母底文章上將複音底詞一個音一個音地分開來寫（按這就是「詞兒連寫」——潘）。至於我對於「聲調」（即四聲、五聲、七聲、八聲、九聲等），我以爲要彼統一，是絕對的不可能的，而且是絕對的非必要的。（我對於國語，但主張全國中應該有一種大同小異的語言，能够彼此相喻而已。「國語統一」這句話，我是不主張的。）』

黎錦熙先生在「高元國音學」的序中也反對標出聲調，『萬一有少數拚音相同而聲調不同的語詞』，『於必要時，加一個辨別四聲的「樂調」符號作區別』，那簡直就是王先生說的新文字製造「特別字」的辦法。黎先生還說：

『可歎有許多熱心國語、熱心教育的人們，還死死地逼着國音字母跟隨着那方角兒磚塊兒已經破產的漢字去討生活！逼着他向「死路」上走！』

然而更「可歎」的是，注字符號以及後起的國語羅馬字終於帶起四聲的鐐銬，走上「死路」去了！

胡適先生的序文，也有極值得引用的地方；

『我可以預料，五聲的標準是定不出來的，卽使定得出來，卽使用圖用音譜表示出來，也無法能使多數敎員學生懂得記得。

中國各種方言的比較，可以看出一個很明顯的趨勢；就是由最古的廣州話的九聲逐漸減少到後起的北部西部的四聲。（北部雖是古文化的祖墳，但語言却是新進的晚輩；西部語言更晚。）……更進一步，我們可以說，這個趨勢是應該再往前進的，是應該走到四聲完全消滅的地位的。』

然而尤其値得我們的特別重視的，乃是高元先生的「五聲絕對的廢棄論」。高元先生以爲中國語的聲調日趨消滅，複音字已逐漸生長，舊的「聲隨的韻」（Vowels followed by consonants）雖然消失，而新的「聲隨的韻」却極有產生的可能，因此主張『因勢利導』，把中國話改造成複音節的語言（複音會語）。他說：

『我是五聲絕對的廢棄論者，我主張設法把複音會字大造特造，把聲隨的韻也大增特增，使中國語變爲複音會語；那麽，甚麽五聲四聲，都是老大廢物，管他做甚？』（見「高元國音學」，一九二二年出版。）

這實在是最有見地的卓見，在十五年後的現在看來，仍是絲毫沒有褪色的進步的主張！當時錢玄同、黎錦熙兩先生對於他的主張，也竭力支持：

『我主張我們對於國語，不要白費氣力去注意那「茫無標準」、「說不明白」、「累得死人」的甚麽四聲五聲，應該用全副精神幹國語革命底事業，將國語改變爲很完備的複音會語。……要使國語革命，要使單音語變爲複音語，不消說得自然非改造許多新詞不可了。……

據我看來，國語中要造複音的新詞，要增加聲隨的韻，則方言和外國語都該大大地采取。』（錢序）

『高先生是主張國語改造的，是要改中國的單音語爲複音語的，我以爲現在國語運動中最重要的事項莫過於此了。』（黎序）

然而後來注音字母終於走上了「死路」。高先生說道：

『（民國）九年五月二十日國語統一籌備會已經議決敎授國音不必拘泥五聲了。這的確是國語進步上一綫曙光。只可惜五聲旣廢棄，大家却又不向造複音會字及聲隨的韻方面勇猛進行。舊穀旣沒，新穀未登，青黃不接。豈不叫人餓死？因此反動之結果，所以今年八月十七日大會又有人提出規定五聲標準的議案，却又經通過交委員會了。規定五聲標準對於目前紛亂的救濟，確是一種可行的辦法，但可惜不是根本上的要圖。假如不規定這標準，或者因爲紛亂之結果，便可以促進「國語的革命」——由單音會語變成複音會語，若服了這一服叫人不死不活的參湯，那革命的動機必定緩和了！可是進行無論如何遲慢，我相信他必定有可以達到之一日。因爲這種變革乃是自然之趨勢；而且用五

聲辨別同音字，是絕對不能足够的，必定有許多行不通的地方。』（「高元國音學」）

這簡直可以說『天才的預見』！他預言了的那個「革命」終於在十多年後來到了。現在我們已經有了 -z、-c、-r、-zh、-ch、-sh、-rh 等聲隨的韻，zhoz, rsh, sansh（「高元國音學」130面），也都出現了！複音字的創造，更沒有被忽視，眞像王先生所指摘出來的！

我們要牢牢記住產生這個聲調絕對的廢棄論的「五四」的歷史背景，這才能理解：爲什麽後來注音符號跟國語羅馬字終於走上了保存四聲的「死路」上去，跟『破產的漢字去討生活』。

正像好些五四反文言的戰士，後來終於跟文言妥協一樣，現在的國語運動者似乎已經把先驅者的輝煌的革命理論拋到了阿比西尼亞去了！現在輪到國語運動者像當年反對注音字母不標聲調的老頑古一樣來反對新文字的不標聲調了。非「逼着」它也走上「死路」不可。這才是「可歎」的事！「高元國音學」已是絕版的書了，但是我覺得這才是本不該湮沒的著作，所以引了這末一大堆。下面是要跟王先生來談談新文字的「缺點」問題了。

大部份的例子不能成立

王先生舉出了二八七組、共計六五五個同音字（王先生自己說八百多個，我疑心是他算錯的）。對於這二百八十七組同音字，我首先要指出兩點：

第一、王先生舉的是北方話中的例子，北方話以外的方案並未提到；

第二、王先生的這二八七組同音字，並不是從新文字出版物中統計出來的，而大概是把一本「國音常用字彙」從ㄅ到ㄩ翻了兩天功夫的結果，所以這只是一種虛擬，不足證明新文字中已經存在這些同音字。

因爲是王先生的虛擬，所以大部份例子都不能成立。

（一）王先生不知道新文字中 gi-ki-xi 和 zi-ci-si 的分別，因此他認爲是同音字而事實上並非同音字的例子共有四十多組：錢幣、鉛筆；仙丹、鹹蛋；禮節、理解；書籍、書記；積蓄、繼續；花椒、花轎；兼任、存任；剪子、鍵子；大江、大將；精緻、景緻；眼睛、眼鏡；妻子、旗子；整齊、正氣；鐵鍬、鐵橋；蕎麥、雀麥；篋子、鉗子；親近、勤謹；清淨、情景；情形、慶幸；青天、晴天；希奇、細氣；稀粥、細軸；西施、稀屎；吸烟、洗眼；朱熹、主席；演戲、演習；歇歇、謝謝；斜氣、泄氣；小子、孝子；仙子、絃子；莧菜、鮮菜；鮮蝦、鹹蝦；賢妻、閒氣；偷閒、偷綫；新鮮、心弦；橡皮、響屁；香片、像片；星星、星形；絞刑、覺醒；叫醒、僥倖；校長、小賬；……這些詞，根據北方話的「檢字」都分得很清楚的，自然用不着再拿四聲來分

別。

（二）「西施」、「朱熹」……一類的人名，王先生也用來湊數，其實用大寫就可以區別的。

（三）有一部份詞，根本不是老百姓的口頭話，應該用更通俗的話，或者幾個詞來代替的，像：賢妻、茂盛、肥鷄、浮華、匹夫、美人、立時、兼營、降服、星形、偷閒、習氣、細軸、自習、設想、壓制、庸醫、心弦、行裝、正氣、晴天、指正、開張、揭示、遺失、歸化、正妻、慶幸、秀麗、閒暇、心意、信實、直正、智慧、掣肘、囂張、枳實、志士、受事、榮華、字樣、疑義、魚眼、揚旗……這一類詞在例中佔得很多。再如「私孩子」，要是我寫起來一定寫「私生子」，決不會跟「死孩子」混同。至於「一輦」「一鋤」，即使分別了四聲寫成國語羅馬字吧，有誰能懂呢？

（四）有一部份詞事實上在新文字中是有區別的，像：老兵和烙餅，滑稽和估計，喊叫和汗脚，消費和學費，報紙和薄紙，中學和忠孝……等等。

（五）再有一部份詞，恕我孤陋寡聞，就是看了王先生寫的漢字，也還是不懂的，像：鼻錠、一塊病、木驢、下子、忠子、數伏、煙子、眼子……。

上述的五類詞，共計一百多組，幾佔全部例子的一半。餘下的再可分做。

（1）詞類不同，不致引起混亂的，像：止住、蜘蛛；打針、大針；籬笆、力把（外行）；街坊、解放；包袱、報復；大腿、打退；廂房、相彷；收拾、手勢；奴隸、努力；舒服、叔父；糟透、鑿透；滋味、自衛……這類同音字共有六十多組，我不抄下去了。

（2）詞類雖然「大同」，還有「小異」，也不會引起混亂的，像：透出來（自動詞）和掏出來（他動詞）；達到（自動）和打倒（他動），挑起來（他）和跳起來（自），推下來（他）和退下來（自），……。再如「攻擊」和「供給」雖然都是他動詞，但還是不同：『你攻擊我』這話可以說，但是我們不能說『你供給我』，一定要說『你供給我一點材料』或是『這個材料是你供給我的』，所以沒有可以引起混亂的地方。

（3）詞性完全相同，但是靠了上下文，還是不致引起混亂的，像：爸爸、粑粑（屎）；包皮、豹皮；譜子、舖子；姓名、性命；石縣、市面；分母、墳墓；鋸子、句子；徒弟、土地；……。

（4）最後這一類才是應該想法補救的，但是數目並不多，像：戒嚴和解嚴，添上和塡上，織補和織布，省下和剩下，……。這類同音字，在王先生的例子中，頂多不過十個上下罷了。

依我想來；只有第四類才是應該想法加以區別的。第三類呢，能分固然不壞（但是用四聲那樣又麻煩、又不合理的方法來分不是我們所贊同的），不分也沒有很大的關係。

這類的同音字、在其他文字裏都有。英文裏就很多，王先生自己就很明白：『只要稍微讀過兩天英文的人，就不會把 We can play hide and seek 譯成「我們罐頭戲劇牛皮與尋找」。此外，看守是 watch，表也是 watch；鋸是 saw，看見了也是 saw；飛是 fly，蒼蠅也是 fly；皮球是 ball，跳舞會也是 ball；向是 back，脊背也是 back；箱子是 box，打拳也是 box；鎖是 lock，髮環也是 lock；耳朵是 ear，穀穗也是 ear；棍子是 stick，黏也是 stick；行列是 row，搖船也是 row；第二是 second，秒也是 second；河堤是 bank，銀行也是 bank；諸如此類，還不知有多少。然而我們並不能因為英文有此等同音字而否認其為拼音文字。那麼，為什麼對於國語羅馬字有同音字就不能容忍呢？』（見王先生的「國語羅馬字疑問解答」）王先生的最後一問，問得非常有理！我們正想問聲王先生：為什麼對於新文字的有同音字這樣「不能容認呢」？

聲調的標出是得不償失的

以上我指出了王先生的例子多半不能成立，同時也就說明了這樣一個事實，就是說：新文字中的同音字，並不像王先生所想像的那末多。

自然，新文字中同音字是的確存在着的。如單以同音字的多少來看，新文字萬萬不及漢字，也不及標出聲調的國語羅馬字，因為國語羅馬字雖不能解決同音字問題，但它的數目到底可以比新文字中少些。在這一點上，我們可以說：同音字太多是新文字的缺點。至少在新文字還沒有把它的同音字用標出聲調以外的各種方法，來減少到某一限度的現在，這個論斷是可以成立的。然而單憑這一個缺點，絲毫不足以損害新文字的存在理由。因為當我們看到國語羅馬字用了標出聲調來減少同音字、因而帶來了頂壞的副作用的時候，我們立刻看出了國語羅馬字的更大的缺點，更何況新文字中尚存在着其他的優點，那是即使反對它的人也無法否認的。

在這裏我們可以看出：為了分別同音字問題，新文字跟國語羅馬字採取了完全不同的方法。國語羅馬字者相信，靠聲調來區別是唯一的、至少是主要的辦法。新文字者相信，標出聲調只是分別同音字的頂壞的、頂不合理的方法，所以他們反對標出聲調，而主張採取用依賴聲調以外的方法。在他們，某些同音字的應否加以區別，也不以能否用聲調來分別為標準，而看事實上的需要，要是需要，哪怕像「在」和「再」、「他」和「她」一樣的同音而又同調的字，也還是要區別它們的。

標出聲調並不是分別同音字的唯一的辦法！而在新文字者看來，更是得不償失的、要不得的辦法。新文字者企圖為中國的拼音文字在聲調這條絕路以外，開闢一條寬廣的路來，而一切不懷成見的語言研究者可以承認，他們進行着的正是一種嚴肅的工作，偉

大的試驗，是不該隨便投以冷笑的！

我們現在來看看，為什麼標出聲調是得不償失的呢？

王先生說，聲調是中國語言的特性。然而我們要知道，特性這東西並不是一成不變的。象形曾經是中國文字的特性，然而這個特性在目前的方塊字裏只剩了一點痕跡了。而且連這一點也還是要被丟掉的。單音節也曾經是中國語言的特性，然而我們可以看出，這種特性是在一天天消失了，因為複音詞在不斷地增加。中國語言的聲調，從最古的九聲，逐漸消失而成為四聲，而目前這個四聲，也還是在逐漸死滅：在有些地方，這一聲跟那一聲已經很難辨別；在好些複音詞裏，失掉聲調的輕聲字不斷地出現。所以即以特性的名義，要求在拼音文字中保存這種逐漸死亡的聲調，也不能叫我們首肯。

聲調的標出，確有減少同音字的功效。但是如果要解決同音字的問題，分做四個聲調絕對不够㊀。這就是為什麼國語羅馬字者寫起自己的姓來不得不乞靈於一部「百家姓」(！)的緣故㊁！所以國羅字者的以同音字來非難新文字，實在不過是『五十步笑百步』罷了。再從學習方面來看聲調的標出無疑帶來了最大的艱難：各地語音的聲調是千差萬別的，要各地使用着千差萬別的聲調的人，把他習熟的五聲、六聲、八聲、九聲，一律嵌進北平的陰・陽・上・去四個模子裏去，這種困難是可以想像的。由東濟南師範國語羅馬字講習班的學生。就去問過王先生：『如果在方言的四聲與北平話分不清楚時，拼音時的錯誤怎樣避免？』王先生答得很妙：『可以查字典。商務印書館出版「國音常用字彙」是最好的標準音參考書。』（見「國語羅馬字疑問解答」）北平沒有入聲，為使各地學國語的人便於尋找每個入聲各各分配在北平話中哪個聲調起見，黎錦熙先生編過「京音入聲字譜」。黎先生在「敍言」裏說道：『凡有入聲字的區域，無論讀得明顯的東南半壁，與併入陽平的西南各省，若要把入聲字改成京調，沒有取巧的公式，只有硬記的笨法。何謂笨法？就是：取韻書中入聲一部所列的字，按照北京的讀法，陰則歸陰，陽則還陽，上便上，去就去，如此而已。』難怪王先生自己也只得說：『……在還沒有學會國語的時候，學國語羅馬字的確也不是很容易的事，但是比較起學漢字的白話文來總要容易得多。……我敢擔保，如果用漢字的那麼多的時間去學國語羅馬字，決沒有學不會的。』（見「國語羅馬字疑問解答」）國語羅馬字的難易，不言可知。聲調標出對於國語羅馬字是好是壞，也就可想而知了。

國語羅馬字創製以來，已在十年以上了，離開成功還有多遠呢，聽他們自己的說

㊀ 國語羅馬字中，許多同音而又同調的詞，就沒有方法區別，像：劍、箭；主意、主義之類。

㊁ 國語羅馬字中，碰到兩個同音同調的姓的時候，就用他們的郡名的第一個字母寫在後面，以資區別。有時兩個姓不但同音同調，而且郡名相同，只好一個把郡名的第一字的第一個字母，另外一個把第二字的第一個字母寫在後面。……這項規則共計四條，麻煩得很，不抄下去了。

法，意頗不一致，有的說一千年、有的說五百年，有的說一百年，就作算一百年吧，再把已過了的十年除掉，也還有九十年。依此看來 成功之期實在還遙遠得很，至少也須在我們的曾孫那一代了。眞是『急病碰着慢郎中』、『遠水救不得近火』，尤其在此國難日深的今日，實在已經不容我們這樣等待下去了。

平心而論，國語羅馬字比了初期的各式方案，「切音」「官話」「簡字」「注音字母」「教會羅馬字」都要完善合理得多，然而運動終於不能開展，這個原因依我說來雖不是全部、然而主要地應該歸諸以下兩個事實：第一、他們並沒有切切實實地在各地推行閩音字母，第二、就是四聲的標出使它成爲非常難學的文字。

我在這裏再說一遍，聲調的標出的確有減少同音字的功能的，然而同時卻使國語羅馬字不能深入民間，而陷於淒涼寂寞的境地：兩相抵消的結果，是得不償失的。要是沒有這種缺點，那末今天國語羅馬字一定已經通行，而中國語文改造也許早已是歷史的陳跡，不復是當前的任務了。爲了中國語文的改造而奮鬥了幾十年的戰士們，回想當年『漢字革命』運動的蓬勃，再看看目前國語運動的消沉，想來總不無所感吧？一個忠勇的戰士應該也勇於反省，不該以五百年、一百年之類的阿Q式的解嘲來聊以自慰的啊！

到 攜 手 之 路

縱然國語羅馬字和新文字在聲調問題上有着絕然不同的態度，然而它們之間相同的地方太多了，即使在聲調問題上得不到一致的解決，那個戊戌以來尙未完成的文字革命的偉大理想是會使它們攜手合作的。在今天大家可以知道，咱們決不是敵人，而是爲同一理想而奮鬥的戰友。一些技術上的差別，是不足分裂咱們的，何況新文字的廢除聲調原來就是早年國語運動者的理想啊！

得到最後的勝利的，是國語羅馬字也好，是新文字也好，是兩者的折衷也好，這都是咱們共同的勝利，都是那個偉大的理想的勝利。一切勝利並不一定要自己的右手獲得的才算勝利的啊。咱們都不是爲了一些個人的利害，不是爲了幾個字母的讀音，不是爲了幾個詞兒的拼法，不是爲了保存或者廢除四聲，而是爲了中國語文的千秋萬歲，爲了中華民族的千秋萬歲而作戰的啊！

我們相信，咱們的攜手將把一切語文改造的力量匯合成一股無可抵拒的語文革命的洪流，將掀起比五四強大十倍百倍千倍的巨浪，咱們一定能够促起輿論對於文字改造的密切關心，一定能够得到政府當局對於拼音文字的熱烈贊助，一定能够掃除全國各地的文盲，增强統一救國的實力，而完成這個偉大的歷史任務的。

不止一次地向國語運動的戰友們伸出了的友誼的手 雖然至今好像還懸在空中，然而我們相信，是不會被拒絕的，沒有理由被拒絕的。

到攜手之路

王玉川

——與潘古干先生再論拉丁化之缺點——

潘先生的文章，「關於新文字的缺點」登在「語文」第一卷第四期和第五期上。原文共分四段。第一段的大意是：錢玄同、黎錦熙、高元、劉半農、胡適、吳稚暉等幾位先生都曾經主張過不標聲調的辦法。這確乎是事實。可惜這只是事實的一部分，並非事實的全部。事實上，錢玄同、黎錦熙、劉半農，三位先生都是後來國語羅馬字的創造者，可見這幾位先生最初雖然也主張過不標聲調的辦法，但是後來却都放棄了這種主張而一律贊成標聲調的國語羅馬字了。如果用李應先生的話，這就是這幾位先生確乎有『放棄成見』的雅量。胡適之先生始終就不曾贊助過拚音文字的運動。就是不標聲調的拉丁化，胡先生也沒有贊成過。高元先生的意見後來變了沒有，我不知道。可是我却知道，吳稚暉先生在主張不標聲調的時候，也還說過這樣的話：『雖然加多四聲，自然只有好處，不算毛病。』我們再看看曾經一度主張不標聲調而後來居然拋去成見的錢玄同先生和黎錦熙先生的意見：『查國語羅馬字拚音法式，標音的分別既不厭精詳，拚切的形式尤務求平易，信可謂斟酌盡善、毫髮無憾之法式。』假如潘古干先生引用錢黎兩先生的話是因爲重視錢黎兩先生的意見的原故，那麼我就希望潘先生也要把錢、黎兩先生後來的意見同樣地重視。如果錢、黎兩先生能放棄了他們的成見，我希望潘先生也放棄了這個成見。到攜手之路，莫如大家一齊來努力於國語羅馬字的工作。

潘先生原文的第二段首先指出了兩點：

第一，是說我舉出的例子『都是北方話的例子，北方話以外的方案並未提到』。這因爲要想和國語羅馬字比較研究，我們只能拿拉丁化新文字中國話中的北方話來比，雖然在蘇聯拉丁化新文字是有六十多種，在中國也有七、八種之多。要想和拉丁化新文字北方話以外的方案去比較研究，我們就要拿方言羅馬字去比了。

第二，是說我舉出的例子『並不是由新文字出版物中統計出來的，所以這只是一種虛擬，不足證明新文字中已經存在這些同音字。』如果說不是從拉丁化出版物中統計出來的，就證明新文字中不存在，那麼拉丁化新文字如果一本刊物也不出，豈不就根本否

定了「同音字」的存在了嗎？在拉丁化新文字的刊物上卽使不存在，只要在拉丁化新文字所代表的語言中存在就行。

潘先生除了指出了以上兩點，此外，又舉出了五種理由證明我舉的例子大部分不能成立。現在我們再把潘先生這五個理由逐一加以研究。

（一）是說我『不知道新文字中有gi，ki，xi和zi，ci，si的分別，因此把事實上非同音字的例子也認爲是同音字』。拉丁化派是以主張方言開的民主自豪的，是尊重方言的，是不主張一地方言勉强另一地方的人來依從的。現在潘先生忽然要我這不知道zi，ci，si的人勉强依從那知道zi，ci，si的人，未免不合方言民主的原則了吧？卽使爲了使新文字更淸楚明白起見，我承認了zi，ci，si派的獨裁辦法，這學習分別zi，ci，si的工作也不是很容易的吧？我怎麼能知道「錢幣」是cianbi而不是kianbi？我又怎麼知道「鉛筆」是kianbi而不是cianbi呢？潘先生回答也很妙：『根據「北方話的檢字」，都分得很淸楚的。』潘先生只見到把習熟的五聲、六聲、八聲、九聲、九聲一律嵌進北平的陰陽上去四個模子去是很困難的，潘先生却沒有看到只知道gi，ki，xi的人要他硬分出zi，ci，si來，這困難也很够受的。

（二）是說「西施」、「朱熹」一類的人名用大寫就可以區別的，我不應該用來湊數，不過，用大寫只能表示它是人名或地名或官銜名，不能表示它的讀音，假如因爲沒有聲調的表示而把「西施」讀成「稀屎」豈不大殺風景！假如把「朱熹」讀成「主席」也不很妥當吧？

（三）是說：『賢妻、茂盛、肥雞……這一類詞，根本不是老百姓的口頭話，應該用更通俗的話或者幾個詞來代替。』不過，應該用什麼詞來代替，潘先生並沒有說，潘先生只舉了一例，如「私孩子」，如果要是潘先生寫起來一定寫「私生子」，決不會跟「死孩子」混同，自然，潘先生要怎麼寫是可以絕對自由的，但是潘先生有什麼權力能禁止別人不許寫「私孩子」呢？潘先生又爲什麼把老百姓的口頭話「私孩子」擯棄不用呢？這不是自相矛盾嗎？

（四）是說：『老兵和烙餅，滑稽和估計，喊叫和汗脚，消費和學費，報紙和薄紙，中學和忠孝，是可以有區別的。』不過那只有勉强別人不許說 laubing（烙餅），只許說luobing；不許說gugi（滑稽），只許說xuagi；不許說xaigiao（喊叫），只許說 xiangiao；不許說xiaofei（學費），只許說xyofei。這樣，分是可以分得淸了，不過又違反了拉丁化派自己大吹大擂的原則——不勉强別人依從一地的方言。如果任人自由照自己的口語拼寫，則仍不淸楚。

（五）是說有幾個詞潘先生認爲不懂的，如『鼻錠、一塊病、木驢、下子、盅子、數伏、燜子、眼子等』這也難怪，潘先生大概對於拉丁化所根據的方言——山東話——

不很熟習。還都是道地的山東老百姓的口頭話。

際了以上這五種理由以外，潘先生又提出了四種分辨「同音字」的辦法。

（1）『詞類不同，不致引起混亂的』。殊不知中國語言的詞類，並不是固定的。例如，打針的功用和大針的功用，仍沒法子分辨。我們的解放和我們的街坊，也還是分不清楚。日本人的努力和日本人的奴隸，也還是混亂的。這塊木頭糟透了和這塊木頭鑿透了，也還是混淆的。

（2）『詞類雖然大同，還有小異，也不會引起混亂的』。殊不知這辦法一樣不可靠。例如，他想挑那個繩可是沒有挑起來和他想跳那個繩可是沒有跳起來，又如，那些小動物都逃出來了和那些小動物都掏出來了，不仍然是沒辦法嗎？

（3）『詞性完全相同，但是靠上下文，還是不致引起混亂的』。這個辦法，根本地說起來，就是一種缺點。能不用時，最好不用。因為靠上下文來確定字義的詞太多了對於閱讀的效率是很有影響的。拉丁化新文字的讀者永久停止在拼音的階段裏，永遠不能達到 Sweep over the page（掃視全篇）的境地，就是這個原故。因為拉丁化新文字中有許多字形沒有固定的意義，字形的刺激與心理的反應間的 R-S bond（感應結）也就沒有法子固定，隨時須要反覆斟酌上下文，有時候一個字的意義必須等到讀過五六行以後，才能斷定它的意思是什麼。這種辦法不得已時偶一用之，原也是無可如何的事，不過把實際語言不必用這種方法的字，也要用這種方法來定字意，那可就太可憐了。譬如，他在地板上「爬」了半天才站起來，和他在地板上「趴」了半天才站起來，這兩句話無論那個老百姓都能說得清楚，聽得明白。但是一經寫成了拉丁化新文字，馬上就含混起來，即使靠了上下文，斟酌半天，也還是不明白。

（4）『最後這一類才是應該想辦法補救的，但是數目並不多，像戒嚴和解嚴，添上和填上，織補和織布，省下和剩下……這類同音字，在王先生的例子中，頂多也不過十個上下罷了』。這十個除了上邊舉出來的幾個以外，還有那幾個，潘先生沒說。我現在替潘先生再挑出幾個來。

掰開、擺開；北方、北房；包起來、抱起來；包子、鉋子、雹子、鴇子；一般、一半；梆子、膀子、棒子；幫助、綁住；秕子、鼻子、篦子；鞭子、辮子；一塊冰、一塊餅；拍子、牌子；狗皮、狗屁；文章、蚊帳；車很滿、車很慢；米、蜜；方子、房子；縫上、封上；麩子、斧子；衣服、姨夫；知道、指導；刀子、稻子；兜子、豆子；單子、胆子、担子；戥子、凳子；馬鐙、馬燈；笛子、底子、弟子；釘子、頂子、椗子；溫度、文牘；奪、躲、剁；一堆、一對；不懂、不動；絲子、桃子、套子；攤子、罈子、毯子；炭氣、痰氣；梯子、蹄子；挑子、條子；禿子、兔子；托膽、馱膽；癆病、老病；歷史、理事；簾子、蓮子、臉子、鏈子；綾子、鈿

子；倫理、論理；改編、改變；釘子、鬧子、橫子；銅鑼、銅鼓；股東、古董；瓜子、褂子；鍋子、果子；鐵軌、鐵櫃；冠子、管子、罐子；滾子、棍子；工科、功課；進攻、進貢；口子、扣子；看書、砍樹；筐子、框子；憨子、漢子、漢字；鬍子、瓠子；花兒、畫兒；火車、貨車；夾子、架子；風景、風鏡；捲子、卷子；槍、牆；瞎子、匣子；餡子、絃子；鹹菜、莧菜；刑法、刑罰；行爲、興昧；宅子、寨子；丈母、賬目；獐子、帳子；手掌、手杖；政局、證據；珠子、竹子、主子、柱子；主人、主任；桌子、鐲子；錐子、墜子；莊子、狀子；池子、尺子、翅子；纏上、纏上；腸子、場子；大腸、大氅；出去、除去；獅子、柿子；事實、時事、時時、事事；食物、事務；公使、公事；教師、教士；砂子、傻子、廈子；篩子、骰子；身子、嬸子、蔫子；受傷、受賞；升子、繩子；名聲、名勝；柏樹、白薯；書架、暑假；金屬、禁書；上水、上稅；絨毛、容貌；蚊子、文字；做事、做詩；猜謎、採蜜、酥糖、素湯；蘇子、嗉子；梭、鎖；骨髓、穀穗；松鼠、松樹；胰子、椅子；獸醫、手藝；鴨子、芽子、啞子；椰子、葉子；菸葉、鹽業；大雁、大烟；烟火、焰火；銀子、引子、窨子；秧子、樣子；纓子、蠅子、影子；屋子、杌子；上午、晌午；園子、葦子、位子；彎子、丸子、腕子；王子、網子……

以上這八十二個例子，潘先生始終沒有提到，究竟是一時疏忽呢，還是有意置之不理呢。可還是無形中就包含在那些……等等之中了呢？那恐怕只有潘先生個人知道。這些例子，爲什麼都不能成立，也只有潘先生個人明白。

臨了，潘先生又引了我在「國語羅馬字疑問解答」裏的幾句話，說英文中也有同音字，如，back 是回來，也是脊背；ear 是耳朵，也是穀穗、……而且反問了我一句：『爲什麼對於拉丁化新文字有同音字就不能容忍呢？』其實，潘先生這一反問是不必要的，因爲英文中的同音字確乎是名符其實的同音字，而拉丁化新文字之所謂同音字，在實際語言上，並非同音字，例如，媽和馬、買和賣、墳和糞等。這些字在老百姓的嘴裏分得清清楚楚，並非同音，在實際語言上並非同音的字一經拉丁化的拼寫就變爲同音字，這實在是拉丁化對不起中國語言的地方。

潘先生在第三段裏首先說了這樣一句話『以上我指出了王先生的例子，多半不能成立』。然而照我以上研究的結果，剛剛相反，我的例子却沒有一個不能成立的。

潘先生又說：『在這裏我們可以看出，爲了分別同音字問題，新文字跟國語羅馬字採取了完全不同的方法。國語羅馬字者相信，靠聲調來區別是唯一的、至少是主要的辦法。新文字者相信，標出聲調只是分別同音字的頂壞的、頂不合理的方法，所以他們反對標出聲調，而主張採取用依賴聲調以外的方法。』在這裏，潘先生是有些誤解了。中國語言靠聲調來分別字義，這一個事實，並不是國語羅馬字者主張出來的。如果「趴」跟

「爬」這兩個字的意思在實際語言上不靠聲調來區別，國語羅馬字者決不主張用聲調去分別。如果這兩個字的意思確乎是靠聲調來區別，國語羅馬字者也決不不用聲調來區別。用聲調來區別字義這方法是好是壞，國語羅馬字者不負責任，自有中國語言負這個責任，等到中國語言不靠聲調來區別字義的時候，也不用拉丁化者來勸，國語羅馬字者自然也就不拚聲調了。

潘先生又說：『中國語言的聲調，從最古的九聲，逐漸消失而爲四聲，而目前這個四聲，也還是在逐漸死滅；在有些地方，這一聲跟那一聲已經很辨別；在好些複音詞裏，失掉聲調的輕聲字不斷地出現，所以卽以特性的名義，要求在拚音文字中保存這種逐漸死亡的聲調，也不能叫我們首肯。』中國最古的語言是否有九種聲調，希望潘先生提出證據來。又，如果最古的語言確有九種聲調，而且北平語中的四種也確乎是由九種聲調逐漸消滅而成的，那麼，似乎就可以證實潘先生所信仰的「語言進化、聲調減少論」了。不過，我還要請問潘先生一句：爲什麼語言進化，在北平就這樣地快，而在廣東却又那樣地慢呢？爲什麼廣東直到現在還停止在所謂原始狀態呢？何以廣東人就這樣笨、這樣不求前進呢？這完全是偶然的呢，可還是也有其必然性呢？據我所知，聲調的發展，是有另一種解釋的，照這種解釋，聲調的發展是由於彌補某種缺陷而起，這就是說：聲調是應事實的需要而產生、而發展的。產生聲調、發展聲調的事實不變，而只是詛咒聲調的滅亡，這只是主觀的狂想。

潘先生又說：『如果要解決同音字的問題，分做四個聲調絕對不够（註一），這就是爲什麼國語羅馬字者寫起自己的姓來不得不乞靈於一部百家姓的緣故（註二）。』再把潘先生的註也抄在下邊。註一：『國語羅馬字中，許多同音而又同聲調的詞，就沒有方法區別，像：劍、箭；主意、主義之類。』註二：『國語羅馬字中，碰到兩個同音同調的姓時，就用他們的郡名的第一個字母寫在後面，以資區別。有時兩個姓不但同音同調、而且郡名相同，只好把郡名的第一字的第一個字母，另外一個把第二字的第一字母寫在後面。……這項規則共計四件，繁得很，不抄下去了。』

在這裏，我不憚煩地再聲明一遍，國語羅馬字者對於同音字（也就是在語言上沒有區別的字）並不想在字形上加以區別，因爲只要說出來、聽得明白的話，寫出來也就看得清楚。比方說：『我把糖放在桌子上了，你自己去再拿一塊吃吧。』這句話裏，雖然「在」和「再」的音完全一樣，可是聽起來，毫無不清不白之處，國語羅馬字者就決不再去不必要地製造什麼特別字，假如說出來不明白，寫出來自然也就不清楚。不過這毛病並不在國語羅馬字上。這就是說根本那句話就不應該那麼說。假如說根本中國語言就是有缺點的，國語羅馬字者也就承認國語羅馬字也有那麼多的缺點。譬如，主意和主義在國語羅馬字上分不清，這是因爲在語言上就分不清。這只能怪中國的語言不清楚，不

能怪國語羅馬字不淸楚。如果在嘴上說得清，聽得明，可是寫出來却不淸楚，那就是說那種拚法還有缺點。有這種缺點的，倒不是國語羅馬字，却是拉丁化新文字。

說到拚姓的問題，例如，盧、魯、路，在嘴上就分得淸楚的，用國語羅馬字拚起來，當然不成問題，但是遇到在嘴上也沒有區別的姓，如路、陸、逯、祿，用國語羅馬字拚起來都是一樣的。對於這個困難，國語羅馬字者的態度本來是：凡是在嘴上說起來，在耳朵上聽起來，完全一樣的姓，如路、陸、逯、祿，就都把他們拚成一個樣子，認爲本家，不過唯恐有人堅執要分，國語羅馬字者爲了從俗起見，也給這些人想了一個辦法。然而潘先生却斷章取義地說了一句『繁得很』就算完了。這實在是很容易引起誤會的。現在爲了使大家明白國語羅馬字者的眞正態度起見，我再不憚煩地抄一段舊文章：

『其次再談到異姓同音這個問題。章同張，在嘴上確乎是本家，這實在是中國語言受了漢字的累。假使當初兩個不同的姓根本不念成一個音，現在說起話來又何至於這樣麻煩呢？不過事實既然已成這樣，空埋怨漢字一陣，也無補於實際。我們還是想辦法要緊。對於這個問題，可以有兩種辦法：（一）不加區別——姓張的和姓章的一律都教他們姓 Jang；姓程的跟姓成的一律都姓 Cherng；姓衛的跟姓魏的一律姓 Wey。這個辦法是頂乾脆、頂省事了。其實這樣辦也並不完全是只圖省事。實在說起來，分別姓氏，也並不是絕對必要的事。如果說爲的分別血統，單分別父系的血統也並不合理。現在主張根本廢姓的也大有人在。再說，果眞國語羅馬字通行了，你只要說你姓 Jang，名子叫 Biinglin 就够了，决沒有人再去麻煩你，問什麼：『還是弓長？還是立早？』（二）加以區別——儘管前面的主張很有理，然而一般人，至少在感情上，總覺着有些不安。爲了從俗起見，我們也未嘗不可想想辦法。據我所知，陸衣言先生曾經想出一個辦法。別人是否還有更好的辦法我就不知道了。將來能不能有更好的辦法，也難預料。現在暫且把陸先生的辦法介紹給大家做個參考：

（a）凡兩個以上同音同調的姓氏，得在姓氏後邊附加郡名第一字的第一個字母，以資區別。附加字母略微小一些，或在附加字母的前邊加一小點。例如：

（1）祿——扶風郡，扶字第一字母是 f，所以 Luh 後邊應加 f，便成 Luh. f.

（2）陸——河南郡，河字第一字母是 h，所以 Luh 後邊應加 h，便成 Luh. h.

（3）路——內黃郡，內字第一字母是 n，所以 Luh 後邊應加 n，便成 Luh. n.

（4）逯——廣平郡，廣字第一字母是 g，所以 Luh 後邊應加 g，便成 Luh. g.

（（b），（c），（d），三項從略。）

根據以上這四個原則，陸先生把一部「百家姓」都分別淸楚了。欲知其詳，請參看中華書局出版的「國語羅馬字使用法」，陸衣言編，定價二角。』

潘先生說國語羅馬字者寫起自己的姓名來不得不乞靈於一部百家姓，這話說得太籠

統，很容易引起誤解。

其次，潘先生又斷章取義地引了我的一段舊話：『在還沒有學會國語的時候，學國語羅馬字也不是很容易的事，但是比較起學漢字的白話文來總要容易得多。……我敢担保，如果用學漢字的那麼多時間去學國語羅馬字，決沒有學不會的。』潘先生在截取這樣一段之後，隨卽加以斷語，說：『國語羅馬字的難易，不言可知。聲調標出對於國語羅馬字是好是壞，也就可想而知了。』這種說法可謂極斷章取義之能事！我的文章明明白白是講的『離國語較遠的方言』地方的人，學國語羅馬字不是很容易的事。而潘先生却只籠統地說，學國語羅馬字很難。潘先生又把這方言離國語較遠地方的人學國語羅馬字之難完全歸咎於聲調之標出。這說法也是不正確的。潘先生自認看過我的「國語羅馬字疑問解答」這本書。在那本書裏，我在解答關於學習困難問題的時候，曾經說過：『國語羅馬字，中學生二十幾個鐘頭可以學會。老百姓加一倍，加兩倍，加三倍，用一百個鐘頭無論如何總可以學會了。每天學一個鐘頭，用不了三個月就學會了。』這還是沒經實際實驗的時候說的話。現在根據山東省平原縣二十里鋪新文字實驗區的報告，一個純粹的成年文盲每天晚上學一次，每次用一個鐘頭或一個半鐘頭，七十五次就完全學會了。由此看來，國語羅馬字之容易學，已經是鐵的事實，不容否認了。至於南方人學起來難些，那不完全由於聲調的標出。不標聲調的北方話拉丁化如果教一個南方人來學也不見得很容易吧？或者教一個北方人去學江南話拉丁化也不見得很容易吧？這種困難大部分是由於語言的差別，並不能完全歸咎於聲調的標出與否。同是北方人學國語羅馬字比學北方話拉丁化確乎須要多用些時間，但是這也是有限度的，因爲學國語羅馬字只要用三個月就學得會。並且根據我所見到的事實，南方人到北平以後，常常是最先學會的倒是北平話的聲調，兒童學話也是先學會聲調，可見聲調這東西卽使在南方人學起來也並不比學別的東西難。學習帶聲調標識的國語羅馬字比學不帶聲調標識的北方話拉丁化大概要多用一兩個月的功夫，這個事實，國語羅馬字者並不否認。不過國語羅馬字者寧肯教人多花一兩個月的功夫者是覺得這功夫並非白費。趙元任先生說得好：『又如四聲不註，也不教學生念，那就可以省掉不止一半的學習的功夫，但是用起來就很不明白。所以寧可多費幾個月的功夫來學好了一個於將來一輩子幾十年實用便利上的文字，不情願省了眼前幾個月的時候。只花了幾個禮拜或幾天的功夫來學一個於將來一輩子幾十年實用上不便當的速成科的簡陋文字，打眼前的小算盤，總歸要吃最後的大虧的。』

潘先生在原文第四段——到攜手之路——裏說：『不止一次地向國語運動的戰友們伸出了友誼的手，雖然至今好像還懸在空中，然而我們相信，是不會被拒絕的，沒有理由被拒絕的。』拉丁化論者對於國語羅馬字的態度由挑戰而變爲打耳光，復由打耳光而

變爲伸出友誼的手，這轉變是可喜的現象。別的國語羅馬字的信徒們都保持什麼態度我不知道，單就我個人來說，我是十二萬分地願意和一切文字革命的同志們攜手，共同努力於中國文字革命的工作，並且十二萬分地希望一切文字革命的同志們都一齊來耐心地學習、研究、認識國語羅馬字的理論和辦法，研究的結果，如果認爲不好，就請不客氣地發表意見，如果認爲好，就請一齊起來爲國語羅馬字而奮鬥！

關於「攜手」答王玉川先生

潘古干

從國語羅馬字論者王玉川先生嘴裏說出了『我是十二萬分地願意和一切文字革命的同志們攜手，共同努力於中國文字革命的工作』，這是着實可喜的。在這一點上看來，我跟王先生的討論總算並不是白費的。

然而對於這個「攜手」的理解，我跟王先生顯然並不相同，

王先生說：『到攜手之路，莫如大家一齊來努力於國語羅馬字的工作。』

這不是「攜手」，而是包辦。

包辦並不一定很壞，頂壞的是包而不辦。

魯迅的「論新文字」中有一段很透徹的話：

『易舉和難行是改革者的兩大派。同是不滿於現狀，但打破現狀的手段却大不相同：一是改新，一是復古。同是改新，那手段也大不同：一是難行，一是易舉。這兩者有鬥爭。難行者的好幌子，一定是完全和精密，藉此來阻礙易舉者的進行，然而它本身，却因爲是虛懸的計劃，結果總並無成就：就是不行。

『這不行，可又正是難行者的慰藉，因爲它雖無改革之實，却有改革之名。有些改革者，是極愛談改革的，但眞的改革到了身邊，却使他恐懼。惟有大談難行的改革，這才可以阻止易舉的改革的到來，就是竭力維持現狀，一面大談改革，算是在做他那完全的改革的事業。這和在牀上學會了浮水，然後再去游泳的方法，其實是一樣的。』（「且介亭雜文」二集）

國語羅馬字是以『完全和精密』來標榜的，可是十多年來，除了『大談改革』，以『國語羅馬字要五百年（一說一百年）才能成功』或『中國沒有凱末爾』作「慰藉」外，究竟做了些什麼？成績又是怎樣？文盲掃除了多少，書報出版了多少呢？從十多年

的歷史看來，中國語文改革決不是國語羅馬字所能包辦得了的。要是包辦得了的話，它今天應該早已成功。

新文字者主張「攜手」，不想包辦。在原則上我們完全同意周辨明先生的意見：『目前這兩種制度在那兒對峙着，表面上好像勢不兩立的樣子。其實不然，假如我們把眼光看遠些，心地放寬大些，我們可就可以覺悟我們共同之點在那兒，並行不悖之點在那兒，可以互相退讓之點在那兒，可以互相容納之點在那兒。我們就可以攜手一同走上這拚音文字的大路來了。』

『倘說兩方面都不承認這調解的條件，這也不要緊。他們各自實行他們的制度就得了。可是要實行，不要空談，也不要互相攻擊，好叫人家從他們實驗的結果，澈底明瞭各制度優良的所在。』（「語文」一卷三期：「攜手一同走向拚音文字的大路」）

這才是條『到攜手之路』。

我們跟王先生不同。我們並不打算借「攜手」的幌子來併吞國語羅馬字運動，包辦中國的語文革命。剛剛相反，我們對於近幾年來國語羅馬字運動的消沉，非常不滿而極願它能重新振作，蓬勃地發展起來的。因為我們相信，國語羅馬字運動如果勃興，一定能增厚中國語文革命的力量，並且保證這一革命的更快、更大的勝利的。

因此我們主張，國語羅馬字與新文字應該馬上聯合起來（方案的差別以及四聲的標不標出絲毫不能妨害我們的攜手的），在中國語文革命、在保衛中國語文的偉大責任之下拉起手來。

我們要求：國語運動應該拋棄他們那種消極的態度，恢復它初期的積極性、革命性，跟新文字運動站在一起，為保衛中國語文、為爭取中國語文拚音化的勝利、為掃除文盲普及愛國教育、為反對「存文」「讀經」而作鬥爭。新文字者願意在自己的身旁找到一位抱着同一目的（雖然手段未必盡同）的戰友。

我們主張攜手，反對包辦。

從闡明差異去追求統一

焦　風

每一個忠實於語文運動的人都會高興國羅和新文字的調和而且『攜手一同走上拚音文字的大路』吧。因為這運動的前途實在太偉大了，既然不是少數人的力量所能夠完

成，自然也不是一部份人的偏執所能够阻擋。讓我們拋去一切成見，努力於目標和手段的統一，來强化運動的力量吧。要不然，今日縱然英雄，在將來人的眼中怕祇是蠢才罷了。

不過在調和之前，把彼此的分別，先來研究一下，倒是很要緊的。惟有準確地知道它們的分別，才有調和的可能。要是不知道病症，請問怎樣去下藥呢？

國羅在技術上是很接近新文字的。最大的差異便是一個表示聲調，一個不表示聲調。然而我們不能把新文字不要表示聲調的事看得太死才好。南方各區的新文字方案是就有入聲的。可見新文字所不要的祇是在它看起來是：不必要的、有方法避免的、得不償失的地方去表示聲調這件事罷了。在這種地方新文字是很柔軟的，它保留着一切改善和採取各種較好的辦法的可能。在國羅方面也是一樣，倘使事實證明表示聲調並非必要，在它，把這個牢什子丟掉，也是非常便當的，在國羅者的中間就有不少人主張不要表示聲調，可見在技術上最大差異的表示聲調的問題是不足以隔絕國羅新文字的統一的。祇要有一日，把聲調的是否必要這問題解決，那末彼此之間的技術上的差異可以說解決了一大半了。何況現在還存有一條彼此暫時各行其是的折衷辦法呢？假如將來國羅不表示聲調了，這並不是表示國羅被新文字取消。這祇表示彼此之間本來就沒有不可解決的矛盾，而實在是早就可以打算統一的辦法罷了。

至於聲調究竟要不要表示，問題在於有否必要，是否有利。聲調固然是漢語音的一個特點，但是我們不能把它看成一個固定不變的東西，尤其不可以從漢字——這正是我們所要拋棄的東西——讀音上去考察它。應當從活的口頭話上面去考察它。看一看它在口頭話裏的地位。它是在發展着，還是傾向於被別的辦法的所代替而趨於消滅。還有要考慮的是，當搬到紙面上來的時候，有沒有方法來代替它。甚至於更進一層，在承認人工控制語言的可能之下，我們有沒有採取更好的辦法來消滅它的可能。

在口頭話裏聲調的分別實在是日趨於消滅，這可以從調類的減少、混同就可以看出來的。倘使以寧波話作例子，『又有油又有鹽』簡直就是五個 hiu 一個 hi，「一對」和「一堆」，「股東」和「古董」，「戒嚴」和「解嚴」在口頭裏。本來就不容易分別出來。新文字怎能負責？如要設法，還得找別的出路，斷不能走表示聲調這條絕路的。還有一層，聲調的分別可以從清濁、送氣不送氣和長短來分。這裏就根本沒有求救於聲調的的音高曲綫的必要了。譬如在寧波話裏，『衣•移•椅•意•益』五個音，其中「益」是入聲，其音短促顯然可以分別。「移」則是濁音 hi。我們祇覺得一個是促音，一個是濁音和那三個清音不同。並無從音高曲綫上去分別它們的感覺。至於『衣•椅•意』就不大能够明確地分出來了。這很可以證明聲調區別法的不行，而且也證明它的趨向於消滅。像「鋪」和「譜」，就從送氣和不送氣上面去分別了。像「買進」「賣出」就用多

音化來分別了。在搬到紙面上來的時候，我們更加可以用連寫，用標詞性和其他一切可能的方法，來避免表示聲調這個步驟。假如還是不能避免，至少也不至於每音必需表示聲調的。而且我們未必就沒有把它導向從音色、音長等去區別它的可能，而避免走這條表示聲調的狹路。

但是國羅和新文字的最基本的差別， 其實倒是在對於統一語形成的信念的不同上面。國羅想從推行一種標準語言去統一中國語言，新文字則主張從發展動的土話去形成統一語。要是在這一點，兩者沒有差異，那末國羅和新文字，根本無從對立起來。所以以爲國羅和新文字之間祇有技術安置上面的不同，是一個很大的錯誤。

國羅和新文字假如在這一點（即統一語問題）上面沒有獲得統一，那末即使表示聲調問題有了一致的結論，還是可以成爲對立的東西的，國羅者之中有不少主張拚寫土話的，然而因爲某種限制，使他們沒有意識到這裏有一條寬廣的、從發展土語到統一語去的活路。或者是矇矓地意識到的，却沒有給予一個積極的估價，因此就浮空地停留在强制統一國語的幻想之中。這一點是國羅者應該在此刻的時會，『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去考察一下的。

要是國羅者承認了發展土話走到統一語的路綫的正確，而把北方話甚或北平話祇作爲區間的話來推行，那末兩個運動是立刻可以結合做一個的。聲調問題和字母音值的分歧不過是小節目，一些也阻擋不了這個結合的！而這個結合應當是一切語文運動者的當前最重要責任之一。現在難道還不是時候麼？

希望大家放棄成見

李 膺

國語羅馬字和拉丁化新文字的最不同之點，第一是國•羅標四聲，而拉•新不標四聲，第二是國•羅祇允許北平話寫法拉丁化，而拉•新則允許所有國內方言都寫法拉丁化。而這些不同之點則是雙方各各自以爲優點之所在的。但是它們還有更大的共同目的，就是改革中國文字。而所用的手段亦同是以拼音羅馬字母代漢字。

因其共同目的之艱難而偉大，且他們所用手段原則無異，所以技術方面，大家都有放棄成見、共同合作的必要。

爲要共同合作，雙方應該怎樣互相讓步，讓步到如何程度呢？要知道這，便得先將

那些不同之點比較一下。

標四聲呢，還是不標呢？——國語羅馬字的第一個特點是每一個字（或每一個音段）都標出四聲來。說精密呢，誠然是非常的精密。但可能發生兩個毛病：

1. 太精密變了麻煩。我是廣東人，兩年前，因爲想學國語，而且想替廣東話製一套羅馬字母，所以特地到商務印書館買了一套國語留聲片和「乙種國語羅馬字本的新國語留聲片課本」，一面聽着留聲片，一面看着書的學了好久。因爲我本來已能說些藍靑官話，所以很容易聽得懂，也說得出。但是要運用羅馬字來自己寫，却至今不大會。第一就是四聲的決定困難，第二是標聲寫法麻煩，第三就是界音法麻煩。
2. 字調兒標出，影響到語調。「語文」第三期王玉川先生在「拉丁化新文字的缺點」一文裏，曾經强調了中國語字調兒的特性，但却掩沒了字調兒也常因語調而變化的事實。比方：Jeh sh ibeen shu。（這是一本書。）Je suannde sherme shu!（這算得什麼書！）這兩句話倘若後一句的 je 仍寫作 jeh，便表不出說那話時的聲調。寫作 je 罷，國•羅却沒有這種寫法（一個字因語調不同而寫法不同）。至於唱歌時的聲調變化得更厲害了。

所謂字調兒既是可因語調而變調的，且加上書寫時的麻煩，因此字調兒便無須每字標出了。

拉•新是不標聲的。但因中國話中有極少部份同音異調、而意義亦不同的詞兒，所以定下了幾個特別詞兒，其中亦有同音同調、而意義不同的詞兒，如：ta（他），taa（她），拉•新並不把所有的同音異調、或同音同調而不同意義的詞兒都製成特別詞兒，如王玉川先生所慮。因爲有些詞兒常要看上下文來確定其意義的。比方：主意、主義，在國•羅都是Juuyih 的。倘若只單獨寫一個 Juuyih 出來，王先生也不能確定牠是「主意」還是「主義」。若果寫 Sanmin Juuyih，我們才能知道牠指的是「主義」而不是「主意」。王先生沒有想到這一點，所以才費了許多寃枉工夫去想出那八百多個詞兒。其實那八百多個詞兒有許多是也有分別的。隨手檢出幾個，如：希奇、習氣；稀粥、細軸；小子、孝子；消費、學費；……。據應人編的「拉丁化檢字」應分別寫成：xiki, siki; xizhu, sizhu; siaoz, xiaoz, siaofei, xyofei;……。因此，在拉丁化新文字中，易混亂的詞兒實在沒有如王先生所舉之多的。

在逐個舉出時容易混亂的詞兒，並非拉•新所獨有，在上舉「主意」、「主義」一例中便證明了在國•羅也有的。再拿外國來說罷，別國文字我不知道，但就我案頭的商務印書館版「英華大辭典」便可以檢出無數的（看樣子，不止八百）這類詞兒。爲省篇幅計，祇抄desert這個字爲例：——

Desert,（dez'-ert）a. Uninhabited, 荒野的；uncultivated, 荒蕪的；

waste、荒廢的；desolate, 空曠的、不毛的：——n. A barren tract of hand, 沙漠；a waste solitude, 曠野、荒地、荒原、不毛之地。

Desert, (de-zert') v. t. 1. To forsake, 背、離棄；as, to desert one's friends, 棄友、捨友；to desert one's family,捨棄妻子；to desert the service in which one is engaged, 棄職守；2. To leave without permision in violation of duty, 脫走、逃脫、私逃（指軍營兵艦之士卒而言）；as, to desert one's standard and go over to the enemy, 離營投敵：—— v. i. To run away from one's post, 脫走。

Desert,(de-zert')n. What one deserves either as reward or punishment, 賞典、刑罰、報應；merit, 報、功勞、功勳；as, to get one's desert;得其報；give him his desert, 與之以應得之報；he has received his deserts, 他已經得其報。

四聲既然有這等關係，然則可以完全不管牠了？不是的。牠雖然不能標出，但却可以在辭典中註出。在辭典中註音也有先例的，如所舉 desert 一字，不是註出了重讀音節所在和 s 變音成 z 嗎？

所以關於四聲對國•羅和拉•新兩方的調解辦法是：1. 國•羅讓步，四聲在書寫應用時不標出，2. 拉•新讓步，編詞典時以四聲註音。其他如特別詞和人名、地名也可酌量標出四聲。

祇許北平話寫法拉丁化呢，還是所有國內方言都許寫法拉丁化呢？——國•羅的第二個特點，就是祇許被選定爲國語的北平話用羅馬字母拼寫。本來有些國語運動中人是還想替方言造一套字母的，即所謂閏音符號，但從來沒人用牠。政府也不去推行。於是有意或無意地變成祇許北平話的注音符號推行。這是非常不對的。以中國人口之多，和文盲百分率之高，目前的急切需要並不是如何使語言統一，而是怎樣消滅文盲。消滅文盲的方法不能以國語教育爲手段、而應該先用文盲的土語去教育文盲。國語教育祇可作爲較高級的教育而不能作初級的基本教育（北平除外）。要用文盲的土語教育文盲，便先要爲土語創製字母了。所以拉•新許方言寫法拉丁化，且努力助成牠，是對的。

國語，說穿了就是一國裏邊的通用媒介語，猶如世界語是世界各國的媒介語。誰也知道要學世界語却連本國語都不要了的那個人是個傻子。同理，要學國語却連土話也不要了亦是不合理的。

所以關於第二個不同之點的調解法：1. 國•羅放棄其北平話寫法拉丁化獨享的、或明或暗的主張，2. 拉•新承認國語教育在方言基本教育之後，有推行之必要。

關於四聲我現在再多說兩句話罷，四聲在用來應用的文字中實不必標出。王玉川先

生說：『一般外國人說起中國話來總是那麼怪聲怪調的，』誠然，不特外國人，就是廣東人說國語，多祇能說出些藍靑官話，怪聲怪調的，但北平人聽了仍然懂得。怪聲怪調又有什麼關係呢？王先生所以見怪者亦不過如春橋先生（「語文」第一卷，第三期「關於語言」的作者）所描寫的對語言有成見者一般有同樣的成見而已。

我希望大家都放棄成見，齊一步驟，向語文改革的大路前進！

國語羅馬字的缺點

鄭君實

我是一個電報局裏的服務員。從本年四月一日起，交通部已經通令在京平津滬漢五個地方先期試辦收發國音電報了。現在的每一個報務員都是要受國音電報的通信技術和拼寫法、計字法等的訓練的，我個人對於它雖沒有什麼研究，但是我願意以一個實際工作者的見地，來粗淺地說說關於國語羅馬字的事。

以方塊字這種古舊的怪物，也居然應用到了電報傳遞上，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蹟。這就是碼字替代法，是當初開辦電報時一個外國人為我們「發明」的。這法子誠然很聰明，然而它是應該被詛咒的。它擋住中國語文的求生之路。更不論這種碼字的本身也是不完備的、蹩扭而笨拙的東西。——然而這也不必說它了。

日本人是一開首就有了他們的「國音電報」的，他們前進了。我們呢，幾十年以來，我們了中國語文的通信技術都可以說是還在原始的狀態裏。直到今日，我們的國音電報方才開始試辦。這種國音電報有兩式：第一式就是注音字母電報，像日本的假名電報一樣，依着四十個注音字母和聲調符號變成不同的電報符號。第二式就是國語羅馬字電報，它的形式跟通常的「洋文電報」差不多。我現在祇說第二式。

在試驗通信的時候，我看到一張電報，它是這樣的：

Jinryh shyhyann gwoin diannbaw heenshyh shuennlih buqguoh woo hair jyue liuehyeou meeijongbuqtzwu jy chuh 1. syhsheng fwuhaw buq ingdang yonq "－◡／＼." chiuh daytih inwey yonq jeh wuugeh fwuhaw chiuh daytih shyr hairyaw jia kuohhwu tsairneng buq shianghoen jeh ilai duey tsairliaw shanq shou"a shanq heen shyh buq jingjih suooyii ee gaanjyue daw ingdang tzay syhshyr fwuhaw jy way linq jia wuugeh tsairduey jehyanq keeyii

sheengchiuh k oahwu de mafarn 2. inpyng de shengfwu keeyii sheengliueh gaitzuoh chyngsheng fwuhaw 3. gwoin diannpaw de jiahmuq hair ingdang jeanbann buqran de huah koorgpah shyrshyng buqkai..

（以下從略）

翻成漢字，就是：

『今日試驗國音電報很是順利，不過我還覺得有美中不足之處。一、四聲符號不應當用"一ㄥ╱╲"去代替，因爲用這五個符號去代替時還要加括弧才能不相混（按這是說是第一式的打法）。這一來材料上、收發上很是不經濟，所以我覺得應當在四十符號之外另加五個才對。這樣可以省去括弧的麻煩。二、陰平的聲符可以省略，改做輕聲符號。三、國音電報的價目還應當減半，不然的話恐怕實行不開。……』

看了這電報，我覺得國語羅馬字的拚法實在很繁。如果用北方話新文字來拚，一定簡單得多，這裏也不必再把新文字寫出來了。

丟開一切不說，就作算這是某一國文字寫的一張電報，拿給任何一個電報生到機器上去打，他都要覺得頭痛的，原因是：重疊字母太多，子音字母太多，音節複雜，成一長串，這無論是由文字打成電報符號、或是由電報符號抄成文字（電報生就是一天到晚忙做這種工作的），兩方面都一樣繁，因爲繁，所以必然的也容易錯誤。就拿上面這張電報來說，連删略掉的共有二百多字。我知道，發的人一定用了最大的謹愼小心來發的，收的人也同樣很費氣力、很費時間用打字機抄下來。然而它就竟有好幾個字錯了。其中尤其是 ii ee 重疊，在電報符號上等於兩個兩點和兩個一點，最容易失誤。㊀而三個 i（即三個兩點）等於一點 full stop，所以每逢電文中的 full stop 都被錯抄成三個 i 了。而且一個字有一寸來長，它的符號現出來就有三寸來長，拖泥帶水，字與字間的空隔（spa e）每每分不清。總而言之，一繁就是討厭的。

所以要這麼繁，是因爲四聲的變化。我聽到人說：注音字母比這個好，因爲無論上聲去聲，字母還是這兩個，不過後面加一「聲符」就是了。國羅則不然，它的拚法是變化得一塌糊塗的。請看下面的聲調拚法表（衹摘取一部份）：

結合韻母

	陰平	陽平	上	去
ㄩㄝ	iue	yue	yeue,-eue	yueh,-iueh
ㄩㄢ	iuan	yuan	yeuan,-euan	yuann,-iuann
ㄩㄣ	iun	yun	yeun,-eun	yunn,-iunn
ㄩㄥ	iong	yong	yeong,-eong	yonq,ionq ㊁

㊀ 因此像北拉那樣儘管製造特別字，如yaanz，giigo等，我們也是不歡迎的。

捲舌諸韻

	陰平	陽平	上	去
ㄨㄤㄦ	uangl	wangl	woangl,-oangl	wanql,uanq
ㄨㄥㄦ	uengl	wengl	woengl	wenql
ㄧㄨㄥㄦ	-ongl	-orngl	-oongl	-onql
ㄩㄜㄦ	iuel	yuel	yeuel,-euel	yuell,-iuell
ㄩㄚㄦ	iual	yual	yeual,-eual	yuell,-iuall
ㄩㄥㄦ	iongl	yongl	yeongl,-eongl	yonql,-ionql

這種聲調拼結表有四個，另外還有十幾條特例，譬如：

『聲母若爲 m,n,l,r 時，則加 h 作 mh,nh,lh,rh；例如 mhau（貓），nhie（捏），lha（拉），rheng（扔）』等等。

電報通信的原則是『迅速準確第一』。要盡可能的節省時間，節省人力，節省物料，那怕是絲毫分秒。allright 我們說OK，Pleease 祇要 pl，甚至整句話用 QDA 三字代替。然而這都還在其次，最要緊的是要絕對不發生錯誤，因此需要簡單、明白、清楚、顯著、確實。而像國羅這樣的文字，對於上述的無論那一方面都是有缺點的、不合適的、做不好的。

三年以前，國際間還通行着每十個字母組成的密語綴字（Cypher），這種密語對於我們是最吃重的。但是它還好，它有限制，就是必須一個子音一個母音相連，使成各個音節，利用音節的感覺和記憶的幫助。而現在，這種每十個字母一組的密語也已經廢止，改爲每五個字一組了。這是一種進步。——由繁化簡。

日本也是有「國語羅馬字」的，也用於電報通信上。但是他們的可就比較簡單得多。一個電報生向來一遇到收發 JPLN（Japanese plain）就綴眉，因爲它每個字一長串。但是它還算好。譬如：

seianjibenirai 西安事變以來 nankinseifu 南京政府 tainichikosho 對日交涉。

這樣長雖然長，音節却是整齊簡單的，複合音至多祇有兩個字母　中國的國羅就不然。它來得蹩扭，叠床架屋，牽絲攀藤，背了許多不必要的東西。這些不必要的東西其實在任何種場合都是不方便的、不經濟的，祇不過到了電信工作上時，這現象就格外顯著罷了。比方一個印刷工人，我想他就是第一個感到苦惱的。

其次，說到國羅的拼寫認讀，學習應用，那眞叫做艱難。以我所知，有不少人都發出難聲，現出難色，有不少人也確實弄不清楚，尤其是這麼多的各地方的對於「標準國

㊀ 這種拚法的本身並沒有表示某個聲調的性質，祇不過我們曲意叫做上聲或去聲，硬加上一條尾巴，插上一些花樣罷了。

語』並沒有根柢的人。你必須將聲調拼法的四個表和許多條例一一裝進腦子裏去，記得爛熟，然後你看上面那張電報才能看得懂。至於要能寫能拼，那就更難，眞要『累死人』了。我記得我自己初學新文字時，一拿到手沒有看拼音法已經能念出一大半了；學國羅呢，連猜都嘸許猜，簡直就不能前進一步。假使這種國音電報是爲通俗化、爲便利『粗識之無』的人打電報用的，那就更不知怎樣說得過去！

據說國羅的唯一長處就是保存四聲的變化，然而這長處却恰巧就是它的短處，而且是最壞的短處。在現在，無論什麼地方，一百個識字的人當中，恐怕是已經有八十個不知道四聲是什麼東西的了；即使知道，却還有九十個都並不對於每個漢字的聲調很了然。何況還不識字的呢！四聲是比漢字本身死亡得更早的，或者可以說是已經死去了的東西，而現在它復活了，我們重新從棺材裏請它出來，全副武裝，統治着這世界。這是我們的倒退，倒退到牛角尖的黑暗愚昧的時代裏去！

我們不要忘了一個事實：必須對於每一個單字都知道它是什麼聲調，然後才能够拼出一個詞一句話來。然而這是不通的。比方有人要打個電報：

『孩子昨天死了。』

假如他不知道「孩」這個單音是「陽平」，「子」這個單音是「上聲」，怎麼能拼出國語羅馬字來呢？㊂我們做了幾千年的方塊字的奴隸，再近一點，又兼做了幾十年的方塊字的另一化身的四碼字的奴隸，而到現在，更還要受四聲這活鬼翻轉身來窮兇極惡的束縛。

一種文字不能祇圖簡單容易，是的，但也不能太複雜、太艱難。像國羅，它如果繁得有道理，是不得已的，非如此不可的，比方說，爲了文法上的精密，那沒有話說，大家喫點苦便是了。不幸它却是『帶上四聲的鐐銬』，非但不必需，而且有害。魯迅先生早已簡單地說過了：『國語羅馬字太繁，用不來的。』而且誰都知道：世界上沒有那種文字像這個樣。這樣的東西，雖然也是拉丁化拼音字，可是決不能國際化。這是因爲四聲在那裏作怪。

其實中國語文不祇有四聲，在我們那裏是有六聲的：如『因寅隱印逸壹』平聲有陰陽，入聲也有陰陽，這怎麼辦呢？別國的文字像英文、法文都有聲調，有輕重音，但並不標出來。再說日語，他們在拼羅馬字時連最重要的長音都放棄了。譬如前面所舉出的kosho這個音吧，除了「交涉」之外，它所代表的詞還有：考證、好尚、公娼、公稱、行償、高尚、高唱、哄笑、咬傷、鑛牀、古書、胡椒、故障、湖礁、潮沼、誇稱、公署、高所、口書、口證、工匠、工廠、公證，這麼的十三個。然而他們都照樣用着。也許他們才眞是喫漢字的苦喫得够厲害的。因此，像王玉川先生在「新文字的缺點」中所

㊂ 爲了解決這種困難，交通部就編了一本"國音電報用語詞彙"，給發報人去查去。

舉出來的同音異義字，若拿來同它一比，實在不算得什麼。而且新文字所有的同音異義分別不開的缺點，在國羅也是間樣有的。譬如：

犢子、籠子；同人、同仁、瞳仁；運輸、運書、韻書；史綱、屎缸；視事、恃勢、逝世、侍室；意義、異議、意譯、異義，……

這種字要找起來，恐怕也有幾百個好找。試問如果碰到這些地方不能『迎刃而解』，則國羅所誇恃的精密巧妙究竟在那裏呢？豈不也正是大糾葛？根本一個詞兒的意義本是可以由上下文的連貫關係而知道的， 英文的 take 一個字不就有三十幾個不同意義麼？正不必那末婆婆經，定要在額上刻了一個名字才能算得是某某人的。

既然是拼音文字，那末就得使它趨向於國際化，這一點我以爲是很要緊的，像新文字這樣自由活潑的文字，就是可以、並且實際已經代表中國語文很神氣、很莊嚴地插足到國際文化舞台上去的東西。儘管被人說它「陋」，然而可以用它來掃除文盲，已是事實；它的推行發展像飛躍的快，也是事實。

現在有許多中國語的拉丁化拼音字已經是具有國際性的了，但它並不是國羅，而是 Wade 式、郵政鐵路式，將全中國幾萬個地名簡單地拼起來，用了幾十年，全沒有什麼「歸漏」。這些拼音字，像 Nanking, Shanghai, 不用說了，就是所有別的， 廣義的說來，都具有國際性，因爲它們都已經在萬國郵政電信局名簿裏入了籍了。譬如Tsitsihar, Hutowyai, Sukochwang, 我們一看就知道是齊齊哈爾、虎頭崖、胥各莊，並沒有什麼陰陽上去；不但如此，並且還用方音來拼，如Amoy, Swatow, Pakhoi, Kongmoon, 大家也都知道就是廈門、汕頭、北海、江門。有的爲避免同音相混或形似誤會，就在後面附加省分名，如 Chenghsien Ho鄭縣河南、Chenghsien Che嵊縣浙江； Tsinan Shan濟南山東、Tsienan Hop遷安河北。這些字也許是有缺點的，然而比之國羅拼法要簡便得多了。㊃

其次，一種文字的形狀的好醜也是很有關係的，總要努力使它更接近大多數語文的共同形式才對。新文字所以令人覺得可愛，因爲它的樣子漂亮，看起來順眼。字形是可以幫助認識力、記憶力的，因此我們常常『希形生熟』，由熟而生巧。再看我們的國語呢，因爲包含四聲變化之故 ，在注音字母是『滿臉麻子』 ，在國語羅馬字則是滿身肉瘤，彎腰駝背，兩個屁股，三隻腿。它甚至使你聯想到兩年前在上海「申報」登出大張廣告的「林峯新字」來，那種字每一個都堆砌到二十五劃以上，那眞叫做鬼畫符。說到這裏，究竟那一些才眞是『知識份子玩玩的玩藝兒』，我們是很明白的了。

㊃ 這些地名現在並沒有用國羅拼法去改換掉，事實上恐怕也是改換不了的。

國語羅馬字和拉丁化之合流

高毓溥

國語羅馬字和拉丁化這兩種新文字，就其本身底價值來講，是各有短長的：雙方都有它的優點和缺點。姑分述之：

國羅字的優點和缺點

就學理上看，國羅是佔着絕對優勢的。因爲它在音韻的配合上，字的組織上都非常精密詳盡。如此單音字或短詞底形式可以有固定的面孔，在學習心理上是非常有用的。

就實際上說，中國文字之有四聲，猶若外國文之有重音和複音，是同等地重要！我們學過英文的人，就很知道這個道理。在英文教師教一個英文單字的時候，每每把一個生字發音法說明之後，隨即標明重前音或重後音。譬如英文中之 deride', stu'dent, apart' ment等，它們底重音是在上面加撇的地方，發音必如是，而後讀出這個字音來，英國朋友才能懂得。不然，你讀成 de'ride, student',……那保險英國人不會領悟你說的是什麼東西！就好像外國朋友不講中國底四聲，說起話來，同打破鑼似的一一直腔，沒有彎曲的語調可尋，我們聽起來也同樣是莫明其妙，這是相仿的道理。（不過國羅字那樣的實際標聲，跟英文那樣的臨時標讀，何者爲優，尚待證明。）

聲調之於中國語言是必要的，所以國羅字之標明聲調，是其特長之一。如謂不然，這裏還有一件近於滑稽的事實。某縣教育委員視察某初級小學，該員到校之後，第一句是問學生有若干人。而該校教員即答以九十八人。及委員視察教學時，只有八人上課。退而詢教員曰：『到底貴校有若干人？』教員又曰：『就是八人！』由此一韻符聲調之差，而竟有偌大的誤解，是最可憐的事情。總之，國羅字底標記聲調，是最合理的事。不過亦要有相當限度。

其次再就其採用語音底範圍來說，換言之也就是說拼音文字底組織所根據底語音講，國羅字也要比拉丁化强得多。我們知道，拉丁化所採用的語音範圍，是以山東東府（登萊半島）一帶之土音方言作標準的（見「國語運動史綱」p. 299.）而國羅字却以北平語音作標準的。敢說這又有什麼好處呢？這個道理倒很簡明：

(1)因北平語音之勢力範圍廣袤，故推行新文字可以普遍化。

(2)因北平語調清晰簡整，故拼音文字之組合能夠劃一。

(3)以北平語作標準，起碼是比土音方言方便的多多；同時關於字之創造組成，也有所依據。

(4)引用方言或外來語時，不致有所誤解或生澀難明。……餘如在文學和歷史的價值更不用說。

這決不是說，以北平語音當一個鐵製的模型，把全國各地方言土音硬往裏面榨；也不是叫全國大衆不會說滿好的平腔的，就把嘴縫住不說話不認字；而等着學好了流利的平腔，再張口再求知！這也不過爲了經濟方便罷了。外來語既不拒納，方言方音又何嘗不可採用，只要牠的意義簡明，有事實上的需要，當然就有採用的價值。

*　　　*　　　*　　　*

其次談到國羅字底缺點方面：關於這一點，我們如果把國羅字和拉丁化放在一起來比較，就很知道國羅字底變化太繁雜，因而其缺點一言以蔽之曰『嚕蘇笨重』！試分言之。

(一)字母的選用方面

現在我們用對比的方法，依注音符號底程序，把雙方底字母羅列起來，以評其得失。下表中之大印刷體字係代表國羅字，小體爲拉丁化。

聲母對照表

B(ㄅ) b	P(ㄆ) p	M(ㄇ) m	F(ㄈ) f	V(万)	D(ㄉ) d	T(ㄊ) t	N(ㄋ) n
L(ㄌ) l	G(ㄍ) g	K(ㄎ) k	Ng(兀)	H(ㄏ) x	Ji(ㄐ) gi	Chi(ㄑ) ci*	(Gn)(广)
Shi(ㄒ) si*	J(ㄓ) zh	Ch(ㄔ) ch	Sh(ㄕ) sh	R(ㄖ) rh	Tz(ㄗ) z	Ts(ㄘ) c	S(ㄙ) s
W(ㄨㄛ) w							

*〔編者註〕按拉丁化中作 ki, xi, 不作 ci, si.

A(ㄚ) a	O(ㄛ) o	E(ㄜ) e	(E)(ㄝ)	Ai(ㄞ) ai	Ei(ㄟ) ei	Au(ㄠ) ao	Ou(ㄡ) ou
An(ㄢ an	En(ㄣ) en	Ang(ㄤ) ang	Eng(ㄥ) eng	Ong(ㄨㄥ) ung	El(ㄦ) r	I(ㄧ) i	U(ㄨ) u
Iu(ㄩ) y	In(ㄧㄣ) in	Ing(ㄧㄥ) ing					

我們看了前面的表，就可知道國羅字和拉丁化是大致相同的，所差者「小異」而已。

（此地要聲明的，就是我對拉丁化有些生澀，只不過閱讀了拉丁化底幾篇文章中所歸納出來的大概情形，故表中錯誤之處，或所不免。此外在拉丁化中尚有些字母是發同

一之音的，但字母底面孔改變了。例如zi有時亦作gi（ㄐ）音，xi有時亦作si（ㄙ）音*。）

*〔編者註〕拉丁化中並沒有『發同一之音』而『字母底面孔改變了』的事實。zi 永不讀 gi 音，xi 永不讀 si 音。

國羅字底聲母中，最使我們感到蹩扭的，當推 Tz, Ts 二母：這雖和英文中之 tz, ts音相同，但我們照樣拿來應用，這件事叫人實在有些不贊同。本來末，英文在世界底文字部門中，是發音最雜亂無章的文字——雖然說我是英文之『門外之人』——這只要學過兩天英文的人，就可知道。現在國羅字中也竟然採用這『以人之短，補我之缺（？）』真是有點頭痛。敢說除此二母之外，尚有較便者乎？曰，有之。以 z 代 tz，以 c 代 ts 是再方便合算沒有了。（拉丁化便是如此的。）我們知道這 z 和 c 是相當於世界語中之 z, c 音*，故此點亦要強似採用英文音；餘如筆順之便利，字形之醒目易記，更不用談。其他如 shi（ㄕ），chi（ㄑ），iu（ㄩ）等，是犯着同樣的毛病。

*〔編者註〕拉丁化中的 C 相當於世界語中的 C，但拉丁化中的 Z 並不跟世界語中的Z 相當。

（二）文字的組織方面

由專重聲調之標記，所得來的效果是『變化繁雜，字形笨重，學習維艱』！先來幾個例證。

甲
- (1) Gwoyeu Romatzyh Jeangtzuoh sh ibeen shu.
- (2) I-baa yiitz, tzay utz-lii.
- (3) Suooyii, Jonggwo shehhuey de jianntzaw kaishyy le.
- (4) Yuehling tsorng shuhlintz lii sheng chiilai le.
- (5) Woo bu jydaw shyuechiaw lii de shyhchyng.

乙
- (1) 國語　羅馬字　講座　是　一本　書。
- (2) 一把　椅子　在　屋子　裏。
- (3) 所以，　中國　社會　的　建造　開始　了。
- (4) 月亮　從　樹林子　裏　升　起來　了。
- (5) 我　不　知道　學校　裏　的　事情。

丙
- (1) Guoiu Romatzy Jiangtzuo sh iben shu.
- (2) I-ba itz tzai utz lhi.
- (3) Suoi, Jongguo shehuei de jian zau kaishy le.
- (4) Iueliang tsong shulintz li shen chilai le
- (5) Uo bu jydau shiueshiau li de shyching.

從前面這三組五句話中加以揣摩，我們馬上可以看出國羅字之贅扰來。譬如說甲組是國羅字依北平之語音聲調拚切的國語羅馬字原形態，乙組是甲組之漢譯，丙組是國羅字之基本形式，亦卽所謂陰平聲（第一聲）之字形也。我們照着『不怕不認貨，就怕貨比貨』底原則比較一下，那末就很容易觀察出國羅字的繁難笨重在什麼地方。試比較說明之。

以丙組和甲組比較，我們總覺得甲組底字，實在繁難得令人頭痛！這雖說是牠底變化規律，無乃有點紛紜錯綜，莫明其究竟，毫無道理，硬行畫蛇添足而已。例如「國語」這個短詞，「國」是陽平聲，故 Guo 之 u 母要變爲w，尙情有可原。「語」是賞聲，故 iu 之 i 母變爲 e，同時要加 y 頭則爲 yeu，就未免笨重了。若問爲什麼，我說『不如是就不麻煩了！』

「羅馬字」一詞，「羅馬」是譯音不用多說。「字」是去聲，故 tz母加 y當韻母，再加 h 表去聲，故爲 tzyh 。本來這 tz 字母笨重得已是够受，而居然又加上一堆字母，表聲調，表韻母。雖說是光有一個聲母不能成一個音節，爲了要合音理，不得不；然其於實用何補？這只是合於學者之苦心造詣，而苦了一般無文字的大衆文盲。

「講座」一詞，「講」是賞聲，「座」是去聲；故 jiang之 i 變爲 e 而爲 jeang tzuo（座）加 h 尾表去聲而爲 tzuoh。

「椅子」，「椅」爲賞聲，「子」爲輕聲；故變寫元音字 i 再加 y 作字頭而成yii。

餘如 suooyii（所以），shehhuey（社會），jianntzaw（建造） kaishyy（開始），yuehliang（月亮），shuhlintz（樹林子），woo（我） shyueshiaw（學校），shyhchyng（事情）等短詞，是有着同樣的毛病，我們也不難推知。

我們底語音演進，是由單音字而趨向複音字（這個與四聲之關係很少）的，如前面之短詞寫成新文字時，都可說是複音字。在新文字底詞類連寫上，幾有着不謀而同之步調。換言之，就是說語音之複音字日有增加，用新語音工具記錄出來，便很少有相同複音字之面孔。正因每個字都有固定的寫法，所以聲調之悉數表明與否，絕不會有混淆的！比如說「漢字」吧，牠本身既無音節之可尋，又無聲調之標記，可是我們爲什麼仍然會發出四聲甚至五六聲底語言呢？每個漢字底聲調怎麼也不會紊亂呢？無疑的是我們口頭特有的東西，無庸個個字都要標聲，亦可運用無阻。所以我敢斷定，複音字之連寫字形是不用嚴格地標聲的。

拉丁化的優點和缺點

在前文中，我們或多或少地提到了拉丁化底缺點，但未免零碎些。今申述之。我們知道拉丁化底特點是在拚法簡單，不分聲調，雖學習比較方便，但作爲一種獨立的文字

，不無疑問。從來關於羅馬字拼音法式的製定，有Wade, Baller, Will ams, Mat er 等人底法式；美國長老會所出版的官音羅馬字母標準拼音（The Standard System of Mandarin Romanization）又是一種；但實際上他們那些法式都失敗啦，原因雖多，其拼法之粗陋實爲主因之一！

現行之拉丁化，是犯着一種「猜想」底毛病，好比 zhuz（ㄓㄨㄗ）可以代表「柱子」、「主子」、「珠子」、「竹子」、「豬仔」五個不同意義底短詞。像這樣容易混淆的字，實有標聲之必要。當然啦，若把 zhuz 一字的前後加上些形容字、連詞成一個完全句，那也就很少錯解：I-gen zhuz zai uzli,（一根柱子在屋子裏），我們見到上句，大概不會誤解成『一根主子或珠子在屋子裏』。但說不定也要變成『一根竹子在屋子裏』。這是可能的事。如此又怎樣辦呢？所以我們感覺着，拉丁化底拼法簡陋些，是不可掩的事實。若有人說，一種東西是越學越用越熟練，而決不會越來越生澀！這話我也十二分地相信，在學習心理上底練習律，也明白地指示着。不過同是一個面孔，而叫牠代表多方面的字義或聲調，那不得不瞎子捉老鼠胡猜亂摸了。這好像是，明明嘴裏吃着酸澀的青杏，同時我閉着眼睛捉摸幻想甜、鹹、香、辣底味道各色俱全似的。

拉丁化以 gi 代ㄐ音，則不如羅馬字以 ji 代之。舉例說：gengy（根據）易誤爲「更與」；pangy（盤據）可爲「旁與」；iangiuxui（研究會）易混作「洋油會」。像這種地方是非常之多。雖說是在字意上有點牽强（如「旁與」之類）*，但我們底眼球往往是被引到錯的方面去；及其改正過來之後，我們知道又化去了不少的時光！若想補救這一點，一是改用羅馬字底 ji 代 gi，一是用原形隔加短畫（Hyphen）以分別之：gen-gy（根據）；pan-gy（盤據）；kan-gian（看見）；san-go（三哥）是。

*〔編者註〕高先生似乎忽略了一點：卽拉丁化中「根據」與「更與」，「盤據」與「旁與」，「研究會」與「洋油會」並不看「字意」的「牽强」與否，而以界音符號 j 的存在與否來決定的。卽是說，「更與」，「旁與」，「洋油會」應作 gengjy, pangjy, iangjuxui, 與「根據」、「盤據」、「研究會」有別。

再次談到優點方面，拉丁化底優點是比羅馬字要多些。關於此，我們可以用數語包括之：卽『組織簡明，字形短小，易學易記，應用便利』！比之羅馬字底變化規律來，實是高明得多多。

國語羅馬字和拉丁化之合流

前面我們指摘了國語羅馬字和拉丁化兩者底或多或少的缺點，這裏我打算提出將二者合流起來的三大原則：

(1) 在可能範圍內，一字母能代表國音注音符號之一音者爲最便。故曰採用單體字母爲合宜。

(2) 依照國際慣例之字母或音標（如世界語字母及國際音調等）配製國音字母（決不可拘泥於任何國之音標！），求其普遍合理者。故曰力求其普遍化。

(3) 以國羅字和拉丁化二者之長以補二者之短。故曰破除門戶之見，取長補短——好在原則上並不背道而馳。此條亦可作數點言之：

a. 複音字字形之寫定，若無意義不明或同音字過多時，則悉按拉丁化之拼音法。

b. 單音字之易於混亂或容易誤解時，則當依羅馬字之標聲法。

c 有不合於 a. b. 之情況時，自可隨時變通，以求實際之需要。如複音字之易於混亂者，則於適當之音節中標明聲調之讀法。若「柱子」則可書爲 juhz 或zhuhz是。單音字無不明顯之意義時，則亦可不必標聲調。

我們在此地規定幾點粗陋的辦法，至於合理適當與否，這還要請學問家去討論。這只算是種建議罷了。不過若有熱心同志出來共同討論，那是個人所最歡迎的。

複音字連書不必標記聲調

拼音文字既然是以現代人之口頭語音爲根據，那末現代我們中國底語言，演化到什麼程度，這是關心新文字的人，應當注意的一件事。方塊字阻止了我們底活語言之進展，文言文就是明證。可是，我們知道，人類語言之進化，是自然的趨勢，故用人力阻撓之，乃不可能之事。因而複音字的逐日增加，乃勢所必然。不過這種複音字，在國語羅馬字寫起來，非常注重聲調之標記，但事實上却大可不必——自然也不是絕對地不必，這在前面已提過了。如單音字、人名和地名或其他專名詞，必要時則不妨標聲。此外還有我們底理由及應注意之點。

(1) 複音字連書，字之面孔相同者絕少。

(2) 不要忘掉新文字底獨立性——丟開方塊字之印象，不可以新文字作方塊字底姨太太。

(3) 要當自己是小孩子，開始學認字——自然不是說與方塊字絕緣。

正因爲複音字的面孔，各有其單一之獨立性不易混淆，故亦不會誤解。例如：

I-tiaor baibu kuz shaizai shengz-shang.

（一 條兒 白布 褲子 晒在 繩子上。）

我們看見 i-tiaor baibu 大概不會誤爲『一跳兒百步』或『一挑兒白布』？雖似乎亦能通，未免牽强。kuz,則決不會作「苦子」或「哭子」。其餘兩個複音字不多講，都是關於第(1)項的例證。

就(2)項談，因爲我們受方塊字之薰陶時日久遠，自然對於牠的印象也特別深，這是歷史和環境共同造成的，所以對牠底面目之格外來得清晰。此等根深蒂固，牢不可破之印象，要馬上把牠倒轉過來，是談何容易的事。因此我們學習新文字或應用新文字，且無論你底見地和理論多少透澈，也總免不掉多少要受方塊字的影響，這是不可諱言的事。事實是如此造成的，但是我們主張新文字的人，勢不得不竭力打破這種難關，重新把握新文字底實際知識和理論，這似乎也是大家應當留心的。國語羅馬字雖說也是一種獨立的文字，但牠全部之組織，幾乎要悉仰方塊字之鼻息，好像一旦脫掉方塊字的後援，就有點寸步難行！這話或者有點言過其實，可是對國語羅馬字略微懂些門徑的人，大概也不難洞察此等情况。所以我們可以如此說，國語羅馬字之於方塊字，似乎是演唱一幕雙簧劇，方塊字在後台唱曲，國羅字則在前台表演；這表演底各種姿態，都是方塊字賜與的。現在國羅馬字之別名是「國音字母第二式」，這個名字恰起到妙處，眞可謂『名符其實』！因此我們可叫「注音符號」是方塊字底『國粹派大夫人』；「國語羅馬字」是方塊字底『洋式派姨太太』。

尾　巴

我們在上面亂七八糟地說了這一番話，無非是在給「新文字」運動期中湊湊熱鬧；同時也想着把國語羅馬字和拉丁化新文字清清眼目。

歸納起前面的意思，不外：我始終感覺着方塊字的難學難用，所以老相信在沒有時光和金錢的人們都應該運用新文字。而新文字兩條路綫上的同志們，都說自己底貨色好，因而用好多歪曲的理由互相火併！在我是希望開誠相見，以匡短失。我不願意大家脫離事實去過論戰來！最後我盼望關心新文字運動的同志們，大家握手，共同討論。

國語羅馬字與拉丁化

D. T. M.

『漢字已經變爲士大夫的文字。世襲的士大夫階級，又都在自私自利，也許是帶着傳統的劣根性，只願承受這方塊兒的遺產，不想法順應世界潮流，去實行拼音文字…』以上節錄推行國語羅馬字爲普及教育的建議案。『佔全國大多數的主要的民衆，——百分之八十五以上中國的主人翁——既然沒有智識，而且又窮得可憐，他們日常生活還

發生問題，那兒還有……』以上節錄請切實推行民國十七年公佈的國語羅馬字作普及教育，喚起民衆、復興民族的工具案。

拉丁化運動者完全同意於 GR.（國語羅馬字拚音後的縮寫，後做此）學者的高論。拉丁化運動除掉這還有什麼呢？但是，很不幸，過去發生不可調和的誤會。這種帶着偏見的誤會在中國文化運動上是犯罪的。我們都應當很客觀的處理一切問題，顧念到平民大衆，人與人之間本來是沒有什麼夙怨與前緣的。在實際使用過程中，我感到拉丁化要方便、科學點；但我並不因此而減低了對 GR. 先進們的尊敬的程度，我覺得 GR. 的創始者錢、黎、趙、林、汪諸先生在中國的文化事業、尤其拚音文字的創建上，有永遠不能磨滅的功績，他們的深邃的語言學方面的研究，給了我們不少的指導。我們應當虛心的繼續研究他們多年來對各地方言和音韻的研究，以作爲我們在語言運動上的他山之石。已故的堅苦卓絕的、研究各地方言的白滌洲先生，更其值得我們的敬仰與哀悼，那樣一位苦幹而造詣深遠的語言學家，竟然放下了他未竟的工作，放下了他還沒有整理出來的調查而去了！這曾給了我多日的悲傷與煩惱。但是這有什麼法子呢！我們只有前進，在語言革命的道上前進！一切是進化着的，我們如果覺得中國的漢字由古文、甲骨文、大篆、小篆、隸書、楷書、行書、草書、手頭字一層一層的轉變是當然的，那麼由見、溪、羣、疑，到ㄅㄆㄇㄈ，由利瑪竇、威特瑪到 GR.再到拉丁化也無非是當然的。進化是合理的，也是無情的；我們應該順着軌推進化的輪子，個人不必有什麼成見，而且成見終歸沒用。因此我希望明哲的語言學先進諸先生毫不懷成見的來完成中國的語言革命！

現在僅把我在使用這兩種新文字中所看到的差別、缺點和感想寫在下面，希望留心語運的先生或同志們給我一個指正！

在韻母裏，拉丁化缺少兩個韻：io（喲）iai（崖）。雖然每韻只代表了一個字，但也應該添上它們兩個才好。GR.在另一方面犯了錯誤，叫什麼東翁不同韻，ung（標音概以拉丁化爲準）有兩個形式，獨用的爲 ueng，附聲的爲 ong，這實在是一個愚笨的辦法。

在 E 韻裏，GR. 把歌、哥、割、鴿、擱、各、個、隔、革等寫在一起兒，拉丁化把他們分了家：革、隔等字保持 E，其餘統屬 O。GR. 又把苛、科、可、課，刻、克、客等和呃、額、厄、扼、軛、俄、惡等都歸到 E韻，拉丁化卻把苛、科、可、課、俄、餓、惡等分到 O韻去了。這樣的分家是根據北方大部分人讀音的對這些字的分家而分家的，即是自然的分家。在分的結果裏，我們看到歸到 O韻的這些字 在 O韻裏，只佔了些根本沒有字的空子，像把孩子分到一家有田產而絕無子嗣的屋子一樣。O 韻雖然有字，不過『哦！』而已。所以經過這一分家又把許多同音異義的字減去了，這眞是自然

而科學的方法。

底下我要提到GR.字彙在拉丁化中大量的分化的情形。太多了，你會頭痛的。但這正是證明了GR.的保守性、繁雜性；拉丁化的進步性、科學性。

（A）在AN韻裏，GR.的暫、戰、佔、展都在Zh聲後，拉丁化把「暫」搬到Z聲後邊去了。

（B）在GR.的ENG韻裏的朋、蓬、碰；蒙、夢、萌；鋒、風、奉等，拉丁化都歸到ung韻裏去，在發音上，這似乎近道理一點，只須試念一念就可以了解了。

（C）在GR.的I韻裏，Z,C,S後邊沒有字，而Gi, Ki, Xi, 却發生了人滿之患。好像是血統上的關係，Gi,Z混在一塊兒，C混在Ki裏，S在Xi裏躲着。所以在Gi聲後的字已超過八十，Ki聲後亦不下五十字，Xi也將近五十字。在拉丁化裏面，這些弟兄們都分了家。績、積、疾、嫉、集、即、籍、瘠、擠、脊、濟、劑、薺、緝、輯、跡、迹、祭、際、蹟、稷，從人口已上八十的Gi家中分化出來，而成Zi的集團，齊、妻、戚等十字已不再姓Ki而姓Ci;Xi家也開除了Si派的黨徒細、洗、習、息、西、惜等二十四名。

（Ch）IE韻在GR.裏。Z,C,S,也是十室十空，因而拉丁化從Gie村裏提出接、節、姐、捷等五名安插到Zie裏，從Kie提出切、且等四名安插到Cie裏，從Xie裏提出些、寫、謝等六名安插到Sie裏。

（D）IAO韻，GR.中Xiao音中有曉、効、校、囂等常用字，其中簫、消、銷、硝、宵、蕭、逍、小、笑等字拉丁化把它們劃歸Siao了。Z,C,S在GR. Iao韻中全無作用，這樣我們可以聯測到樵、瞧、悄可以從GR. Kiao音裏轉到拉丁化的Ciao音裏，焦、蕉、椒、醮可以由Giao轉到Ziao。

（E）IOU韻裏，同樣的，在GR.中Z,C,S也是空着。而在拉丁化中也把GR.所歸併起來的字彙分開了。我們可以看到「酒」與「就」由Giu分到Ziu,「秋」由Kiu分到Ciu，羞、修、秀、袖、繡、銹由Xiu轉到Siu。

（F）IAN韻，GR.在Ian韻中也沒有用的場合。拉丁化把GR. Gian欄的字，劃做兩部分，一部分轉做Zian，如剪、賤、漸等；Kian欄的字則一部分歸Cian欄，如千、前、錢等；Xian欄中之先、綫、羨等歸Sian。

（G）在GR.中Z,C,S沒有和in拼合的字。拉丁化把進、盡、浸等由Gin轉爲Zin，把親、侵、秦、寢等由Kin轉爲Cin，把新、薪、心、莘、信等由Xin轉爲Sin。

（I）IANG韻，GR. giang音中除僵、講、降等外，餘如將、蔣、槳、漿等在拉丁化中音Ziang；GR. Xiang音中除香、鄉、餉、嚮等字外，餘如相、詳、翔、想、像拉丁化概作Siang；GR. Kiang音中除羌、强、腔等外，餘如鎗、搶、牆等在拉丁化中概

作Ciang 實則 Z,C,S 在 GR. iang 韻中亦毫無用武之地也。

（J）ING 韻裏 GR. 亦不用 Z,C,S. 但在拉丁化中，屬於 GR. ging 音之睛、精、井、淨、靜，和京、景、敬等分家而作 Zing;青、清、情、請等和輕、頃、慶、磬等分家不作 King 而作 Cing; 姓、性、醒、星等與幸、興、杏、行等分家不作 Xing 而作 Sing。

（K）Y 韻，Z,C,S 在 GR. 的 y韻中也用不着，但拉丁化除過把GR. "Ky", "Xy" 二音的字全盤拉入 "Cy" "Sy"二音外，似找不到什麼長短。

（L）YE韻,在 GR. 一視同仁的各音欄中，到了拉丁化家裏都分了家，略、掠雖然只是孤苦零丁的兩個弟兄，他們也別立門戶，不姓 lye 而姓 lyo, Gye 門一分三家「覺」代表一派為 Gyo,「絕」代表一派為Zye.「決」算是正統派，依舊保守着 Gye 的形式。Kye家也分了家，「缺」算是保守黨，「却、確」改立Kyo宗，Xye 也分了三個體系，屬靴的是舊派，屬學的改名，Xyo,屬雪的變做 Sye. Ye也勉强留着「月、閱、越」等忠實的份子，如約、樂等則已歸附 Yo 了。

（M）YAN 韻 Kyan 在 GR. 裏包括着圈、全、權、券、勸等字，但在拉丁化中，「全」領了一支人馬到 Cyan 營裏去了，因為在 GR. 的舊址上 Cyan 是一片尚未開墾的沃田。Xyan 中的「宣」也歸附了Syan 這個處女。

在國語羅馬字的社會裏，本來在一個集團裏生活着的字，進化到拉丁化的階段，便起了劇烈的分化。對於這些分化，我們將得到什麼結論呢？我們認為這種分化，是自然的分化，即是根據中國北方普通話共同因素的要求而打倒了北京話獨裁現象而起的自然分化。因為只有這種分化才能保證住北方話的普遍性與確實性。無怪北方各省的朋友都說拉丁化和他們自己的語言接近。事實上呢，這是和北方各省的話都接近，因為它採取了共同的語言中的音素。如果北平的朋友，取消了北京話統治全中國的成見，不以為一個地方的特有的話强迫許多陌生的人去學是對的，而相信接近的省區的通用的話必須是這些省區共同建設起來的共用語，那他也一定會感到拉丁化和他們的話很接近呢。看啊！說(shuo)，中國（Zhungguo），幫助（bangzhu），民衆（minzhung），沒有(meijou)，還有很多很多的在山陝要特別記憶的，北平話中，不是都現成着嗎?在這自然的分化裏，（我們記着，這僅是語言本身的自變，沒有一點人造的成分，即是沒有把人的某種有目的的企圖參加了進去。）拉丁化拾了一個很大的便宜，即是減少了許多同音異義字的困難，分化愈利害，困難愈少。最可喜的是這些分化出去的字團，完全是佔着待開發的地帶。相反的，GR. 却被這個困難所圍攻着。四聲是 GR. 自以為萬應的護符、保鏢者，但是它沒有一種力量劃分開「集」「急」，「齊」「歧」，「際」「季」，「洗」「喜」，「細」「系」，「接」「階」，「小」「曉」，「就」「救」，「賤」

「見」，「進」「禁」，「象」「向」，「精」「井」，因為那完全是聲調相同的一對。所以四聲失了作用。但在拉丁化裏，它們是分了家了。如果又要說靠什麼詞類連書，或者反駁拉丁化把「進」「盡」「積」「際」，也分不開，那至低在這一種場合裏，是一種强辯。客觀上卽是否認了分化的效用，等於說穿着白衣服的孩子和穿着黑衣服的孩子的容易辨別是無聊的。

我們知道國語羅馬字失敗的理由之一是他强迫人學一種所謂標準話，但問題似還不在標準不標準，而是這個標準的北京話化、窄狹化。因而分明有許多同音同調的字擠在一塊兒，別方面却讓 Z,C,S 在那裏休息着，這種不利用自然的原則解決人爲的困難的現象，正是 GR. 的獨佔性的矛盾。GR.在一出發的時候，也曾和拉丁化一樣，打着同樣的旗幟，號召人們學習能够『接受外來語的 GR.』，但是這裏我們發現了矛盾。GR. 要使中國話國際化，却不願意中國話中國化。在這尊孔的年頭，我們很可以引用出聖人的話來壓倒 GR. 的矛盾的說教：身修而后家齊；而后國治；而后天下平。GR. 是一步登天的，身修了就可以平天下，不必去問家齊，更不必知道怎樣處理國事。

現在我們可以來談談所謂四聲問題。對於四聲問題的解決，正是 GR. 最得意的地方，他們（GR 擁護者）以爲藉了這可以使人們把音念得更正確，藉了這可以減少同音異義字的數量，而且也是藉了這來企圖壓倒拉丁化。但是客觀上呢？很不幸，四聲的形跡，貫進了 GR.，正是 GR.的致命傷。這打進 GR. 血管中的四聲針，並不是防疫的、淸血的、殺菌的、增加抵抗力的。相反的，那是一種毒素，那要分散到 GR. 的全身，由足到頭到心臟，最後就要斷送了它的性命。如果我們在下邊將要所舉出的例子是對的，那我們就可以預先得出一個結論：GR. 將要死到四聲的手裏。現在我們可以舉出四聲怎樣腐蝕着 GR.

（A）四聲是跟着它的主人姓的，GR. 姓北京，它也就姓北京了。但是還加深了 GR 難學難記的程度。因爲各省（還不必拉南方，只就北方幾省說）的四聲雖然可以說大同，但小異之處却也實在不少啊！在一個省分裏，東西南北方位的不同，也表現了不同的四聲，我還沒有一個詳細的調查，舉出各地四聲的變化來，但拿我自己做例子，已經有許多地方感到困難了。（注意：這裏 GR. 所謂和各省四聲的不同，是對 GR. 讓了幾百步說的。如果按照四聲的定義講，陰平要怎麼讀，陽平要怎麼讀，上聲去聲又要怎麼讀，那就太難爲情了。晉南的話很不容易聽出明顯的重讀，四聲很難區別，如果要勉强的區別，則除有時去聲跟北平同，有時又像是上聲跟北平同，其他均相差太遠。陝西話只有陽平和 GR. 相同，山東話則沒有一聲相同的，現在所謂大同小異，）只是把 GR. 中同一聲調的字團，拿到各省去念，假定在各省的音裏，這些字也自成一個同一的聲調，那麼就根據 GR. 的命名把它們叫做什麼聲，雖然那根本上還不同北平發音一樣；卽是說

並有沒的，譬按照 GR. 命名的眞正讀法去讀如：慕、慕、募、幕 GR. 叫做去聲，山東音雖然讀做北平的上聲，即母，畝等的樣子，但也只得叫做去聲，爲了和標準音一致起見。竟、敬、競、鏡，陝西讀做北平的陰平，即京、經等的音，但仍把它叫做去聲以符合於GR. 這便是退讓的證明），譬如說，「語、圄、輿、嶼、雨、禹、字、羽、虞、予」算是上聲，但是我自己怎麼也不能夠把這些字歸到相同的聲調裏去。只有語、圄、雨、禹是上聲（實際上是標準音的去聲），嶼、輿、字三字習慣上讀做去聲（GR. 的陰平）虞、予讀做陽平。陽平欄裏的「愈、逾、臾、譽、禺、隅、娛」我統讀做去聲。「於」則讀做陰平，或者所謂變聲。這樣的情形太多了，每一個音，都幾乎有陰陽上去，每一個陰，每一個陽，每一個上，每一個去的字組裏，讓非「標準人」看起來，却是一堆陰陽上去不分的字彙。他若果要學，他得要在這將近一千組的字彙裏去檢出六七千字的陰陽上去來，因爲那在 GR 學者以爲很科學、很合理的劃分好的字組，在他還是一小組一小組的亂七八糟的一堆並不科學、並不合理、並不一目了然的烏合之衆的字彙，因爲他不是北平人啊！這眞太難爲情了。這種應用起來一舉一動要翻 GR. 四聲表的困難，在我眞是艱苦備嘗了。

(B)四聲有他特殊的記號。GR. 比 Thomas Wade 先生進步得多了，它並沒有在字的右上角註上 1,2,3,4（Thomas Wade 的中文拼音法式是在前清時候制定的，他當然依據漢字來製造的，所以也把漢字的金科玉律的四聲標在字上邊，但是在實用上，沒有人理那一套的。你在英文報上看見中國人名，地名上邊有 1,2,3,4 嗎？）也比他的哥哥注音字母强，在字外記符號，它是把四聲「字形化」了，即是四聲入了字的靈魂，看是看不見了，看起來還是很秀麗、很整齊的文字，像英文一樣，所以有位胆大的朋友，像煞有介事的自以爲認識似的對住 GR. 的讀物背誦他的英文，等我問他在念什麼的時候，他還面不改色的說他念英文，並且指住 woomen（我們）說，這不是 women 嗎？因此你要學會四聲，不光是牆記了每字的屬陰屬陽，歸上歸去，你還要學着怎樣去把一個基本形式的字，像變戲法一樣，忽陰忽陽，忽上忽去的變化起來。GR. 學者會告訴我們，那很容易的，只有十條規則，啊！這十條規則你可不要小看它們啊！我只告訴你一個鐵的事實，來說明這難學的程度。有一次，蕭迪忱先生在國語羅馬字傳習所主講，期限兩月，參加者多屬對語言問題有興趣的大學生，畢業考試試題之一，我記得是把一篇題名叫做「給誦幼」的信翻做 GR. 廿幾位熱心的學生是不大缺課的，學費兩元也沒有人遲交。但是發畢業證書那天，請你猜猜有幾個人不得畢業呢？（其實間有幾個人畢了業還恰當些），請你不要吃驚，我告訴你：『只有一位畢了業！』這是爲了什麼呢？因爲他們都不會寫四聲，只會寫基本形式（不加進四聲的變化）。

(C)現在我們來嘗試一下念念用 GR. 寫的東西吧：

I. 你接到一個從朋友處送來的用 GR 寫的條子，上邊寫着 Chiing nii tzyhjii chiuh, woo meiyeou shyrjean.雖然你學了很長時期的 GR. 了，你一定須要很久的時候去揣摩它。爲什麼那樣難懂呢？沒有別的，因爲 GR. 要把四聲加進去，所以 uo（我）要按上聲的規則把 u 變緊（GR. 的用語）改做 w,o 韻重寫。meiyeou（沒有）的yeou 本來是 iou，因爲它也是上聲，一方面因爲是 i 頭（GR. 用語），要加一個 y 進去，同時還時把 i 變鬆（GR. 用語）改做 e。Shyrjean（時間）的時，本來一個 Sh 就可以了，但是 GR. 要加y韻（此點留待另條講），又加上陽平的記號 r. 於是就成了 Shyr 了。jean（間）不寫 jian 也是因爲上聲變鬆的緣故。好了，太麻繁了，不必多說了。總之是很明顯的 Ching ni tzji chiu,uo meiiou shjian 在四聲的教條下就變做上邊的令人摸不着頭腦的東西了。因爲 y 有時是多加的，有時是代替了 i，有時又是 j,ch, sh,r,tz、ts,s 的韻母；w也可以多加，也可以代替 u;e 也是「厄」，也是 i 的鬆變，e。又是 e 的上聲，再加上 ie,ei 兩個韻；r 既是「日」，又是陽平的記號；h 也是幾個差使，ch,h,sh, 等以外，還要做去聲符號；g 還可以變做 q……這眞可以使人頭昏，簡直沒法看下去了，這已經很够了，若果GR. 是華山，這些複雜錯綜的四聲在字裏所起的變化，便是「千尺關」下的「迴心石」。凡庸的、低能的人們是再也不願去上了！可不是？連那廿幾位熱心的大學生還不是經過了兩月的掙扎，而且在 GR. 專家蕭先生的親身領導之下沒有上去麼？

II 沒有不得上去的山，最後的勝利，總歸於最後的努力者。如果你肯繼續記，繼續學，終於你有學會的一天。不過好事多磨，第二個難關一定要現在你面前了。如果你不是北平人，我已經說過，你的四聲準和GR. 不同的，不必談到你自己寫，僅僅念也阻住了你的路了。因爲你費了很多的力氣好容易辨清了那一個字是什麼音的什麼聲，但是還是不懂，GR. 的四聲和你的土四聲在作戰了。你終歸失敗。

III. 四聲還有一個最大的缺點，就是使語言遷就漢字，而不是接近實際的口頭語言。GR. 擁護者一定要罵我瞎說，但我希望讓事實解釋一切吧。單個的字，變成了詞（和別的字連起來）以後，許多地方（這裏當然指口頭語說）就改變了原來漢字所保存的聲調。譬如說：「地上」，說起話來「上」字是很輕的。GR. 還要死板的守着四聲的規則寫做 dih shanq（地尚）；漢口的「口」也不管說的時候怎樣輕，還是寫做十足的上聲，Hannkoou，這樣的情形，就是北平人念起來，也覺得有點別扭呢。

IV. 接着我要說到使用 GR. 的人們是在怎樣的消極的反抗 G R.，客觀上把它推進了泥坑裏去。據我知道，使用 GR. 的人用兩種力量來克服 GR. 在實際口語中所豎立的障礙。第一，克服聲韻的複雜變化的謎。死死的記各字所代表音的場合，如 j ch 等後邊的 y,i 前的 y,h 寫在最後，a,o,u,i 等重寫等等都不必去理他們，那只是四聲的符

號；y在a,e,u前邊都等於i……這樣記熟以後，久而久之可以習慣得和看不見那些記號一樣。正如北方人聽到南方人把家，講，江，念 ga gong gang，於是以後聽到南方人發g的音，若果在北方並沒有這個字的時候，就把它當作gi聽，久了也就習慣了，所以學 GR. 也等於學南方的話，這正是四聲的賜予。第二，北平以外的人，北平的人，只求認字音，很順利的念下去，在全句中懂它的意思。根本不要管那些字所表明着的四聲。這樣，外省人就可以讀 GR. 北平人也不為文字所困，根據口頭語的習慣，把那呆板的四聲標音放棄了。正是在這樣一個過程中，你才能算一個精明的GR.使用者了。

關於接受外來語，或者中國語走向國際化的過程是 GR. 的口號，也是拉丁化的目的之一。GR.方面，似乎只能相當的接受外來語。把外國的地名、人名、術語活潑放在行子裏，但是要走向國際化，使中國語文和國際間的語文慢慢交融起來，那總是似乎存在着一個很大的鴻溝，這當然又是四聲作怪了。四聲不特向國內的平民大衆關着門，而且也對外國語表示出他東方文明的面孔來，讓外國人看了要伸出舌頭來，拿着失望的口氣說：『啊！中國語眞神妙。脫去了四面八方長出角來的漢字的古裝，換上了這套嶄新的西服，依然不能拿 accent 和子音、母音這個可以了解歐美語言的工具來了解中國語。這些字的綴合法，總有點奇怪，不順眼。中國語誠是不好學的啊！』

其次是關於y韻的增加。注音字母的ㄓㄔㄕㄖㄗㄘㄙ是可以獨用的。GR.學者覺得那不科學，沒有韻的幫助，聲是念不出來的。在這樣完美的GR.中，不應當存着這個矛盾的事實。於是y加了進去，這正表現了GR.的反動，畫蛇添足，在外國語中 j,ch,sh 等不藉着韻母而發音的場合很多，所以在發音原理上、往例上、活的語言的表現上，都沒有促成y韻成立的理由。但是GR.學者却也在實用上感覺着那種無聊。bush（不是）不寫 bushyh;tz 在輕聲的保護下也不寫 tzy 。總之GR.的花樣太多，我們又能了解多少呢？

我們回頭來看看拉丁化。我們看看，它在怎樣回答並解決這些問題。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他只老老實實說出它的話。這個話是拿許多詞組成的，這許多詞又是一個或者幾個音綴組成的，而每一個音綴僅是由一聲一韻，或者一個單獨的韻，或者一個獨立的聲母作成的。就是這麼簡單，它並不拉四聲來粉飾門面，所以它也不惹什麼煩惱，令人望而生畏。他對於重讀（不叫四聲）完全交給說話人自然的習慣和語氣決定的。這給了學習者一種自由和方便，同時也使它自己接近而深入大衆去，成了眞正的剷除文盲的工具。不過這樣是不够的，雖然它不圍着四聲兜圈子，它還有它努力的方向，它是在實際使用中去解決一切困難的問題。譬如「有、由、憂」等字，在GR.中僅是四聲的變化，要寫做 yeou,you,iou，拉丁化却不是這樣，它特別把「有」字提出來寫作 iou,其

餘都寫做 iu，因爲 iou 用的場合多，而且容易同「由、又」混同。在 uo 韻中，它特別提出了最常用而又是單音段的場合比較多的「說、國、火」等仍寫 uo。其餘的字。爲了簡便，爲了容易識別，都用一個"O"字，其他如 maai, mai（買、賣）；naa, na（哪、那）；ta, taa（他、她）；fu,fuu（夫、婦）等都是爲了應實際的需要而變出來的。GR.擁護者一定要說，拉丁化固執不用四聲，但却待碰見問題時用各式各样的方法去解決，旣不統一，又犯了頭痛治頭，脚痛治脚的毛病。是啊！拉丁化正是這樣的，它不願意頭痛的時候，給脚也吃藥。眼睛痛也絕不喫肚子痛的藥。這不很明白嗎？只有 GR.才要着這個玩意兒：監獄裏跑了一個人，便給每個犯人都加上一付重鐐。我們沒有權利因爲上邊的少數的（據現在發現了的還不到廿個）字生了問題，便給一千以上的字（音綴）都帶上四聲的鐐銬。這不很明顯嗎？GR. 擁護者又要不服地問：『你知道將來會發生多少有問題的字呢？來一個解决一個，將來會成一堆繁雜的、須要一個一個去講解、去記憶的古董，還不如來上一個四聲，一勞永逸。』拉丁化回答說：『你錯了，你是杞人憂天！拉丁化已在廣大的使用着了，已經有幾十萬人在讀着拉丁化的報紙、書籍，運用拉丁化作文化上的事情，並沒有發生什麽困難；而所特別規定出的幾個字的用法，也不過一二十個，就是 GR. 先生們時常引用來反駁拉丁化的，也不過栗子、李子，買、賣而已，你還有新的發現嗎？』

目前的拉丁化所表現於我們面前的趨向，使我們認識了拉丁化是向一條新的、科學的路上走，它排除了漢字的傳統的餘毒。他增加了 z,c,s, 的範圍，它又來了這些頭痛治頭的科學的藥劑，它又有規律嚴整的詞類連書的法則。因此使每篇文字裏邊都充滿了意義不含糊的詞，使人一見就知道這是什麽詞。這樣下去，中文拉丁化逐漸的、必然的要走到完美的新文字的階段裏去。因爲這個新文字的幼芽已經膨大起來了。

最後，我拿一句話做結論：眞金子不怕火鍊，讓國語羅馬字和拉丁化在羣衆之火中去試驗吧！

第　五　編

推行初期各種拼音文字問題的討論

(1935-1937)

起草各地土話拉丁化字母方案應顧到的條件

焦　　風

中國書面文字的應該改革——我們甚至於可以說：中國書面文字的應該產生——是好多年好多年以來的要求。現在這個問題被拉丁化一下子解決了。而且是一個立刻可以實行、立刻可以普及的解決辦法。所以現在各地羣衆對於拉丁化的期望和要求的切迫是不可想像的。可惜現在現成的方案還只有北方話一種。弄得對於不能應用北方話方案的羣衆的要求，一點不能滿足。因此南方各地土話方案的早日製定便成了我們南方拉丁化運動者的一個頂頂緊要的工作，非在最短期內把這一個工作完成不可！現在雖然有人起草了寧波話、上海話、蘇州話、揚州話、廈門話等五種方案，然而自然是不够的。特別想要明瞭我們究竟把南方話應該分作幾區，以及想產生這種區的總方案，我們尤其切迫地希望其他各地的同志把他們的土話拉丁化字母方案多多的草擬起來，並且互相比較，互相研究，好教我們南方人也都早日可以有一個總的、或因事實的必要有幾個分區的立刻可用的方案。

要起草這種方案或者判斷某種方案的價值，我們可以定下幾條標準，來衡量該方案是否合於我們的需要。現在把我個人所經驗到的、所感覺到的幾點寫下來，給大家參考，並請大家加以討論、糾正和補充。

（一）要够用　就是說要有充分表達口語的能力。這當然是最基本的條件，無可懷疑的。

（二）要不會束縛口語的發展、豐富和進化，因此必須和漢字絕緣。這是拉丁化和注音符號乃至國語羅馬字根本不同的地方。前者是絕對依據大衆的口語的，後兩者一面丟不開漢字，一面又妨礙各地土話的發展。

此外也必得：

（三）要有國際性　使得接受外來語和西方文化有最大的可能。

（四）要簡單　就是說要容易學習、容易實用。因此字母的數量和標音的規則必需非常經濟而且富有規律性。

（五）要對於旣存的別地方案有最大的共通性　這有助於各土話的溝通和統一語基

礎的擴大，但我不說絕對的統一性。因爲這是不可能的。假使我們要勉强地這樣去做，一定要妨害別的更重要的條件，弄得得不償失。我們土話間有很大的差別，不獨是無從否認的事實，尤其是不容抹煞的事實。不同的口語用不同的方案，沒有什麼不便。將來統一語的基礎形成時，統一的方案自然有產生的可能，也只有在那時，才有產生的可能。現在硬幹，不但在某種地方，反而阻礙各地土話間本質上的共通性的發展，而且臨了仍舊有跑回原路的危險。所以我們不能在此時急於求形式的統一、而妨害別的更重要的條件。假使絕對的要求一套包羅萬象的總方案（各土話的方案都向它去各取所需），很有弄得失却國際性、字形怪異、複雜難學、或且妨礙土話間的溝通的可能的。

（六）要有伸縮性　就是說對於和別種方案不同的地方，要保持一種很大的伸縮性。讓吸收或同於其他的方案有充份可能。

（七）要字形美麗簡單　所以像國語羅馬字的樣子是不行的。莊澤宣的科學字當然更加行不通了。

（八）既存的東西要儘先利用　所以爲了極小地方的科學化之類，沒有捨棄有很大便利的舊東西的必要，即使它並不十足的科學。

（九）不要讓太理想的書房間裏面的理論來妨害我們實際的便利　這就說假使沒有十分便當的近路好走，我們不妨容忍一些不合理的小毛病。

（十）要便於書寫和印刷　那末事實上推行起來不至發生過大的困難。

關於各區拉丁化和方言字母的制定

拓　牧

1.

各區拉丁化方案的制定顯然沒有同現在正在洶湧地奔流着的北方話拉丁化相配合，從事於新文字運動的 gungzozhe 應該馬上動員，分工地謀各區 Latinxua 的建立，我們希望在一九三六年上半年，它們都完全給實現了。這中間有兩點應特別注意：

（一）除過應在制定過程中參加了北方話拉丁化的人，便於參考、並不使兩相抵觸、或不致產生出無謂的浪費或贅瘤的條文外，作方案的「主脚」，必須是該區裏眞正的語言代表人，外牌的自稱已懂該區語言的人作起來是有危險的。因爲外來的人在實用

上似乎會說、或者能聽懂、或者能被聽懂該區的話，但因口腔耳朵缺乏長期的運用與感受，終不能逼眞的了解該區的語言。說話起來、交談起來還不要緊，若是要這類人制定方案就糟糕了。一個很明顯的例子，有好些地方的 n、l 是不分的；你讀 n，他聽見是 l；你讀 l，他聽起來還是 l，要他作方案，自然把n取消了。還有n，ng，有些地方的人也是不分的，不特他讀不出 n 來，就是你讀 n，他也還聽成 ng 了。又如上海的所謂入聲字吧，在北方，只有 b,p；d,t……但在上海則在這些組音的中間還有一個聲母，我們假定爲 b,p'p；d,t't ……這中間的一個聲母北方人是不大聽得出來的。p' 聽做 b,t' 聽做 d。所以非上海人在制定上海話方案的時候，會漏掉這一類字母，我們應該特別注意。

（二）有些人主張來一套全國通用的字母，把全國的音素都羅列在裏邊，各地取出各地的去應用。關於這一件事，我們絕不怕難，就是說我們不能因爲搜羅各地的音素不容易就裹足不前，我們所要研究的是這一個工作實現後，將有些什麼結果或影響呢。首先我們要想到那會有多少呢？是不是如東方重君所說『中國各地音素並沒有什麼繁複』呢？光說母音吧，由口腔張大到閉合的各個程度裏，誰知道有多少不同的母音呢？是不是可以由幾個特定的母音正確地代表了全國的音素呢？如果我們已經找到的各地音素，只是現有或再加上幾個子母音的複合（？），我們用了科學的方法把他們複寫起來，子音複寫，母音複寫，母音附鼻音聲母等……則在應用上將怎麼樣呢？如果一個母音是ey複合起來的，我們還是根據現行北方話方案分讀呢，還是合讀呢？同樣的例子或者可以說困難將不知有多少。我們本來是要保持國際化的，這樣一來，除過複寫的繁複夾纏不清外，必然要在字母上加許多麻煩的符號，因此我們新文字的一個特點——國際化便不見了。

因了要制定一套總字母表，我們在實用上將不知要吃多少虧，我們何苦要這樣作呢？爲了將來易於走向統一。不這樣是不是就不容易走向統一、或者是不是這樣了就能加速統一，我們目前還無力顧到，我們唯一要顧到的是使文盲勞苦大衆卽速有書寫語言，有科學的、國際化的、簡明易學的、規律不繁的書寫語言。我們更希望各地的拉丁化方案迅速建立起來，在總字母表沒有出現以前、或者沒有通過總字母表的檢閱以前，就建立起來。我們只注意一點，在制定方案的時候，儘「可能」的不使和現行北方話拉丁化衝突、而使其協調。

2.

在各區方案以外，還存在着一個很大的問題，卽是說我們不能因爲各區方案的出現而認爲我們的工作便告一段落、或者就認爲完結了。最好我們舉例來說明吧：北方話拉

丁化方案已經工作得相當的久了。可是因爲它還在智識份子中間兜圈子，一個很嚴重的問題還很少被人發現。如果有一天（我們希望就是馬上），拉丁化跑到北方各省的文盲羣衆裏去，尤其是鄉村去，教授的人一定會感到很大的困難，學習的人在目前這種求生不得、讀書機會很少的環境中一定也會退縮的，這是因爲北方話拉丁化的標準讀音還有不少的地方和他們父母的語言不同，雖然在學習過程中免除了認識字的困難，但一個一個地死記自己不熟習的語音，即是在一開始便要學外省話，這個困難我們無論如何應該使其免除的。唯一的方法，就是先讓大衆寫他眞正的口語，馬上應用新文字來作文化上的工作。由於眞正口語的書寫化，必然可以加速他進一步學習他所屬的區的拉丁化的寫法，這絕不會使語文分歧，反而可以加速語文的統一，不要說文盲，老死不相往來的鄉村文盲，就連我們讀了一二十年、走過幾個大都市的智識份子，寫起新文字來，動不動就得查檢字，文盲却既無法檢字，又不好記憶。聽說陶行知先生在實踐中感到這種困難之後，就從事他休寧土話字母的制定，恰好來了一個同鄉，經他教後，馬上就學會並會運用了。這個從實踐中得到的教訓啓示了我，使我聯想到陝西人學習北方話的困難，並給了我一個勇氣，也來作陝西的方言字母，現在已經作好了，我想這若果不是給陝西人一個很大的方便，它可以是一個階梯，讓大衆早點爬到北方話拉丁化的領域裏去。這裏，我希望各地的土話字母也都很早的給實現了。

中國文字拼音化與中國統一語

應　　人

中國到現在還沒有一種統一的民族語，而存在的只是各地不同的方言，這是大家周知的事實。

中國語言不能統一的原因在那裏呢？我們固然應當從中國社會的、經濟的基礎上去探討，但是妨害中國語言統一的最大障礙，就是方塊漢字。方塊漢字不只使中國語言不能統一，而且將大衆文化推到深溝裏去，把廣大羣衆拋擲到文化圈外。

因爲文字是記錄語言的工具，語言是聲音的組合，所以文字也就是用一些符號來記錄這些聲音的，而不是把聲音寫成一些不相干的圖形，令人「玩味」的。方塊漢字却正是這樣，它是一個個的表意的圖形，而不是錄音的符號，所以用漢字來寫文章，作報告，往往就和口語脫離，變成紙上的、死的語言，而與生動的口語相格別。

又因爲漢字不是標音文字，所以每個漢字沒有一定的讀音，同一書面的「統一語」在北方人讀起來與廣東人完全兩樣，因之使各地方言——口頭語，越來越分歧，越少統一性。所以我們認定中國語言的統一前途，只有廢除漢字，採用拼音文字。

中國的拼音文字——新文字，正是用以記錄大衆口語、而且是極易學習和使用的文字，它也正是使中國語言走向統一道路的基石。有人覺得，中國文字拼音化會使中國語言更加分歧，這是不會的。中國各地方言的拼音化，正是創造建立統一語的基礎，所以拼音化各區方言的準則，應當是採取各地土話的精華，溶匯成一種爲此方言區各地民衆所共同了解的文字，而與其本地的土話，或多或少要有不同的地方，不能絕對一致，目的是在分歧中建立它的統一。就拿北方話新文字作例子來講，這種文字並非北方某一地方的方言，它可以通行中國北方各省，在目前雖然我們發現在一般北方人講話上有些地方與現有的方案不相同，但是這種局部的不同，會在一個標準的規則下逐漸地統一起來的，這正是拼音文字的特長，也是北方話新文字的特長，它溶匯了各地的語音，形成一種公正不偏的統一的文字。將來的中國民族統一語，也必定是循這種規律而演進的。

雖然我們不能預察未來的中國統一語的形態，可是我們可以知道，它是中國各地方言的總的匯合，正像現行北方話新文字統一了北方語音一樣。從事於新文字運動的同志們，應當努力使我們的民族統一語早日實現！

識字運動的先決問題

何 從

（一）識字的困難

據近年來熱心識字運動者的調查，似乎證明若能懂得漢字五千個，當够閱讀通常的報章函件，能讀通常的報章函件，當可算爲識字了。其實能閱讀而不能寫作，還只算一半的識字，一個識字者最低限度，必須能讀又能寫。能讀五千個漢字已不容易，假定一個文盲一天認識十個字，五千字就非五百天不能學完。寫當更難，假定認寫純熟共化兩年時間，希望未免過奢。那些初中一、二年級學生讀書已七、八年的，還多看不懂日報，不能寫一封通順的白話信，對於識字班中每日只費一、二小時的成人，怎能奢求呢？據我所知的，進過識字班的成友沒有一個能讀能寫到我所定的最低程度。辦理識字教育的朋友，談到成績，也多搖頭嘆氣。由此可知現在識字運動對於掃除文盲的效力，乃是極

有限的。

爲什麼識字這樣的難呢？原因很多，時間缺乏，教法不良，學習不勤等，都有些關係。但漢字的難識難寫，實爲主因。據我經驗，初學漢字者認字容易，寫字比較爲難；了解文句倒很容易，書寫應用那就很難。非有四、五年以上的整個時間去攻讀，總難達到能够讀寫普通應用文的地步。

（二）克制識字困難的方法

要戰勝漢字難學難用的困難，似有兩種方法：一種是延長教學時間，一種是改用拼音文字。教學時間延長，勢必影響及於識字者的自己時間、經濟，辦理者的時間、經濟、教師、場所、等等，且就經濟一項來講，像我們這樣窮國窮民，一二年的識字教育都辦不到，增加年限更屬萬難。由此可見延長時間這一條是無論如何總走不通的。

那麼，改用拼音文字怎樣呢？我以爲這種辦法很值得細加考慮。改用拼音文字則不特不要加長時間，而且反要縮短幾十倍，不特不要增加經費，而且也可縮減幾十倍。這裏容我舉出一個切實的例，來證明我的臆說。我曾娶一個不識字的妻子，因爲要她識字，我費了許多心血，不少金錢，六年多時間，還無法使她看報，她寫給我的信滿紙堆着錯字，使我讀之非常費神；而我寫信給她又須故意尋找她所讀過的字，也不能自由發表心裏所要說的話。爲要解決這種困難，我忽於一日想起發明土腔拼音快字，不及半個月竟告成功，用這拼音快字教她，不上五天她就都能讀寫了。我朋友也用這快字教他不識字的妻子，不及半個月也能讀寫了。這種快字現今還有很多人在我鄉間使用着，可惜學會的人不去轉教他人，以致通行不遠。許多教會中不識字的婦女，進入教會婦女學校還沒有幾月，都會寫羅馬字拼音信，可見拼音文字是多容易了。

根據以上事實，我敢深信，每日若用一小時學習土話拼音文字，兩月之內必能讀寫精通，聰明的，一二十分鐘就能學會。若用這種工具，來教文盲，全國動員，半年時間即可掃除乾淨。小孩子學習能力雖不如成人，然多學一個月也必足够了。政府如肯決心採用土話拼音文字，普及教育可減少二年，而成績必可比用漢字好多了。因爲兒童既易純熟拼音字，工具便無問題，教師父母當然能多多努力於指導生活知識，成績較好絕對無疑。據我前此教授初中算術的經驗，深知許多學生所以不會做算術淺題的問題，多是因爲文字難懂，不明該題的意思。如果兒童讀寫跟說話一概相同，文字的困難就自然沒有，獲得知能當然容易。此外因學習的易認易寫所節省的時間、經費、精力不知多少！

（三）究竟應採用那種拼音文字呢

我國文字於此短短的十餘年中，由文言進於白話，由白話又進於注音，實爲驚人進步。惟注音字母是根據北平話的，北平以外的人都必須先學話，然後纔能認字。困難就在讀音不同。能用注音字母的國人大概都認得漢字，甚至都躋入知識階級，倒用不着注音字母；而不識字者雖然需要注音字母來幫助識字，但若不先懂北平話，注音也是無用。須知鄉間平民許多人一輩子還沒聽過北平話，也用不到北平話，叫他們先學話後學字萬難做到。就是北平以外說普通話的各省人，應用注音字母也有爲難，例如山東、湖北人所發的口音，顯與北平人不同，但因所差不多，教魯、鄂人說眞正北平話，反比教粵、閩人更難。所以用北平話做標準的注音字母，實難通行。困難就在於要先學話而後認字。

在我的意思，羅馬字比注音字母稍勝一籌，因爲教會中所用的羅馬字可拚各地土音，且比注音字母較爲國際化。至於「國語羅馬字」就只有國際化一點較勝注音字母，而因其所根據的也是北平話，所以不能像教會所用的羅馬字那樣可拚各地土音了。

讀者至此一定會疑問，『所以可拚各地土音的羅馬字，反較以北平話爲標準的「國語羅馬字」較勝一籌？際此提倡國語統一的時候，你開起倒車來提倡土話，實屬不解！』這一點容我詳細解釋於後。

第一、各地方的文盲不通北平話，用注音字母及國語羅馬字來教他們，只能使他們稍知拚音，由拚音來學北平音的漢字，較之以土音讀漢字更加困難。以土音讀漢字既無法在短時間內使文盲識字，以北平音讀漢字豈不更難成功？這是我主張以土話拚音來識字的理由之一。

第二、若進一步說，不用漢字，專用注音符號或「國語羅馬字」，也難使文盲識字。這種辦法，在北平鄰近地方，因民衆土音還與北平音相似，當然可以通用獲得成績；而在民衆土音與北平音相差稍多的地方，就難收效，閩、粵、浙江人更不用說，他們非先學話不能識字，教本無說北平話需要的農民去學北平話已難如登天，又要教他們先學話而後再識字，豈不是要他們的命嗎？就是他們肯死心去學，也找不到許多說純粹北平話的教師。況且北平話中還有多少音爲南方音所沒有的，教舌頭已硬的成人去學習，無論如何努力總是發音不正。我常見年紀稍大的人在北平十幾年，發音還不正確。農民在本地學習注音符號、「國語羅馬字」，希望在一、二年時間能够讀寫注音符號及羅馬字的文字，實屬夢想。以注音符號及「國語羅馬字」教不會說北平話人們，可說是絕無成功希望的。這是我主張用土話拚音來識字的理由之二。

第三、拚音土話文字必與本地言文一致，說話就是作文，作文也就是說話。比較言文兩異的漢字和音字都與土音不同的國語注音及羅馬字，都來得易認易寫。土話既不必學，土話拚音又極容易學，學會後又立卽隨時就地可以應用，比較只是知識階級專利品

的漢字，和學習以後在本地仍是無用的國音，當然來得更爲實際而有效。這是我主張以土話拚音來識字的理由之三。

第四、用土話拚音來識字的辦法，是根據蘇聯掃除文盲的成功而倣效的。蘇聯所以能够那樣快的掃除文盲，全靠着這土話拚音的辦法。如果也先來統一國語，然後再用國音拚字來識字，恐怕至今還與我國一樣的沒甚效果。我國各地語言不一，正像蘇聯，我們要掃除文盲當然也可用蘇聯有效的方法。所以這種土話拚音不是徒有空洞的理論而有客觀成績的根據。這也可算我主張土話拚音來識字的理由之四。其他理由還很多，因爲限於篇幅，恕不詳述。

（四）採用土話拚音有什麽流弊嗎

據反對者的意見，土話拚音文字最少有下面三種的流弊：（一）使本來全國統一的漢字變爲各地的拚音字，豈不矯枉過正？（二）土話拚音足以阻礙國音的統一；（三）我國同音異義的字很多，漢字一看就懂不同的意義，若用拚音字則無從分別。這三種反對理由驟然看來，似很充分，其實似是而非。讓我略爲解釋如下：

（一）漢字在全國通用，雖屬事實，但能通用者只是極少數的知識階級，百人之中不過十數。其餘不識字的百分之八十餘的大衆，與漢字絲毫不生關係，看漢字與外國語無異。土話拚音字則能普及於任何人們，尤其是農工們的日常生活所需要的文字，可以於極短時間中達到精通的程度。有人必會疑問：那麽閩人要與魯人通訊各用土音，豈不發生困難？豈不反比漢字流弊爲大？這答案也很簡單：第一，閩、魯人能够用文字通訊的，都必是知識階級中的人，在漢字尚未廢除以前，儘可通訊無礙。至於農工界則多老死不出本地，與異省人往來的實在極少。他們對語言相同的人關係最切，需要土音文字來通訊的機會也最多。故在實用上他們目前並不需要像漢字那種的文字。至於關係全國的中央及各省通令電訊文告等，可由中央設立繙譯機關，譯成各地土話拚音，費力極爲有限，收效可遍全國。較之現在專用漢字，效力只及於極少數的知識階級，當然勝似多多。這是暫時的辦法。至於將來，拚音文字勢必標準化，根據標準拚成國音，便可通行全國了。這裏所謂國音，是由全國各地的土音抽出共同之音，拚合而成的，使各地的人，都能就已有之土音，來學的國音，並非指以北平話爲國音的國音。因爲北平話的音素中，有許多不是南方話所有的，南方成年人天生的許多原本音素，都因學成土話而受淘汰，教他們再學北平話實永久無望學到像北平人所說的一樣（孩子例外）。而我所主張的由許多土音共同音素集成的國音，則不特比較易學，而且比較有理。統一的國音實不應指定一個地方的土話（如北平話），應該由各種土話的共同音素集合而成。假使將來研究結果證明北平話最爲合用，最能包含各地土音，這我當然也來提倡以北平音爲國

音，但據我十餘年來努力提倡注音字母的經驗，覺得北平話未必有此資格。由上所述，可知土話拼音文字先則可用以掃除各地文盲；繼則漸趨一致，國音土音同時並存；再則標準國音統一之後，大家都用國音，最後全國言文還是一致。而各地土音寫文，開始應用拼音文字時就是一致了，不必加以討論。

（二）再說到國語統一，至上述標準音成功時自然也不成問題。國音統一是提倡用土音拼字者的極大目標之一。據我經驗，學講國語比寫拼音國語容易多多。例如湖北人與河北人講話，雙方聽懂似無困難。若湖北人用拼音字寫信給河北人則後者必難看懂。所以國語統一若只顧說得出聽得懂，則較容易，若要說的國音與寫的國音完全一樣，則難得多。我相信北平話絕難統一全國的語言到言文一致的程度，而由土音演進的國音因為比較北平話易學易寫，一定也較易統一。這當然不是一、二年時間所能達到目的的，必須逐漸進步逐漸成功。土語拼音文字最終的目的之一確是要達到標準國音的統一。

（三）至於同音異義的字，不用漢字也有方法辨別出來，就是用詞類連書來解決這個難題。據我的實驗，不識字者都能聽得清楚，不至淆亂意義。其實不識字人們說話時，同音異義的字既可聽懂，拼音字若也照說話那樣寫法，何至不懂？例如目、木、牧、沒四字同音，單獨地用拼音字寫出來，固難分別其意義，若把目前、木頭、牧畜，埋沒連書出來，便不至淆混。若再把目前狀況、木頭箱子、牧畜公司連書出來，更容易辨別了。我們把「目前」兩個字當做一個字，把「木頭箱子」四個字也當做一個字，凡能夠合拼連書的字都給牠連在一起寫出來，雖然同音，其異義自能明白了。可見不能辨別同音異義的反對理由，也是不能成立的。

隨便記起新文字的幾個嚴重問題

何　從

（一）近來有人反對新文字，其最強有力的理由是說新文字曾被共產黨用為宣傳共產主義，所以要禁止共產主義的傳佈必須禁止新文字。我以為新文字是一種工具，可用以宣傳任何主義，如果認為利器，正宜竭力提倡，藉以宣傳三民主義，使素不識漢字的大多數民衆，得知三民主義的好處。就是怕共產黨宣傳共產主義，也正宜學習新文字，才能看懂共產黨的宣傳品。否則自己不懂，根本就無法檢查禁止，因自己不懂而把所有新文字作品，無論是談教育是說家事一概予以反對禁絕，似乎未免因噎廢食，言之未能

成理。又新文字是一種東西，共產主義又是另一東西，不可混爲一談，視新文字就是共產主義。若因新文字曾被共產黨利用爲宣傳而予反對禁絕，則漢字英字以及世界其他各種文字都曾被共產黨用得更多，豈不更須反對嗎？漢字既不因被共產黨利用而禁絕，新文字何以獨遭厄運呢？我們只要研究新文字本身有否提倡的價值，人家若可用爲利器，我們何不採用來做我們宣傳主義普及教育的工具呢？這是我要與大家討論的第一個問題。

（二）又有人以爲新文字倡用各地土音，勢必破壞國家的統一，所以應力加反對禁絕，不使蔓延。破壞中國統一，是罪大惡極，作者也要竭力反對，愛國何敢後人？不過新文字却負不起這樣重責，實被門外漢所冤枉，不得不爲伸雪一下。蘇聯與土耳其都是採用新文字的國家，請問他們是否統一？牠們的統一是否日趨鞏固？如果是的，則新文字破壞國家統一的論點根本不能成立，而新文字具有促進國家統一的效能倒已顯見。再請問漢字所能統一的國民，共有多少？至多也不過百分之二十罷了。要達到全數統一程度恐怕再百年還無希望。若用新文字强迫推行，普通之人一個月時間總可精通，預料至多幾年時間全國便無文盲了。政府發號施令，各省市都以新文字轉達，便能及於全民，全民都來響應政府，這不是統一嗎？至於國音，乃以北平話爲標準，北平之外的國人，就是居住河北省內者所說的音也與北平話不完全一樣。要求全國人都說純粹的北平話，不但閩粵人無望，就是北平之外的河北人也辦不到。要全國人都說純粹的北平話，除非强迫全國兒童都輪流居住北平不可，除非北平之外的人完全死掉，再由北平人來傳種不可，除非北平在地理上爲全國中心點，交通非常便利，個個國人都能到達不可。這些辦法旣絕對不可能，則純粹北平話普及全國，便亦不可能。所謂國音統一實是一種夢想。我國地大人多，山川阻隔，語言複雜，客觀事實如此，無論政府如何努力，非經過極長時間，極難以純粹北平話統一全國的語言。就說無望，也未過言。或曰純粹北平話雖然無望普遍全國，而全國各省所說的口音，大多與北平話相似，以北平話爲標準，說來大家總可聽得懂，若用土音新文字則根本彼此不懂。這話其實並不盡然。須知未提倡國音之前，閩粵浙三省以外的各省居民，早已能够互懂他們之間的說話了。國音公布之後，並未能教山東湖北的人說出純粹的北平話，山東人仍操山東音，湖北人仍操湖北音，國音對能說與北平話相似的各省人，我看不出有何顯著的影響。最大影響還是在閩粵浙所說與北平話相差甚遠的各省人。他們這十餘年來對國語確有大進步，但由國音學來的國語至多也不過做到說得出、聽得懂、與北平音差不多的話而已，從未見過由國音能够學到純粹北平話的。這種類似北平話的口音說說聽聽可以互懂，不生困難，若各用國音符號寫出來就難讀得懂。因爲說類似北平話的各省人，滿口仍帶土腔，寫出來的符號自難免也帶土腔。但國音符號却只能用以拚出北平音，不能拚出各省類似北平的音。結果弄到北平人看不全懂，本地人也看不全懂。若用新文字來拚土音，旣可拚北平音，也可拚各省與北

平相似的音，凡國音符號能够做到的，新文字都能做到，而新文字所做到的，國音却不能做到。新文字能比國音較爲簡便地拚出北平音，國音若能統一全國語言，新文字旣能照樣拚出，當然也可統一全國語言。新文字又能正確地拚出與北平相似的音及與北平相差甚遠的音，這是國音符號所不能的，可說是國音符號所不及的。若國音能够統一全國語言，則新文字豈不更能統一全國語言嗎？若說新文字不能統一全國語言，則國音符號豈不更難統一全國語言嗎？我並不相信國音能使全國人都說純粹的北平話，我不奢望新文字來代替國音作宣傳北平話的利器。新文字的北平話與國音的北平話一樣是土話，一樣是無法純粹地普及全國的。我在這裏僅欲證明如果純粹北平話是無法普及全國的，如果可能，新文字確比國音符號較爲有效。新文字旣可拚純粹北平音，在統一語言上，假如可能，也絕對有利而無害。新文字又能拚各省土音極爲易學、易讀、易寫，在普及教育、掃除文盲上可算無上利器。所謂新文字破壞統一未免未諳中國語言情形，未免寃枉新文字。况且新文字的推行，正大有助於全國統一語的創造。新文字學者確亦努力創造統一語，但不願盲目地指定一種土音如北平音或南京音等爲標準。他們認爲必須先發展各地自然土語，從土音的科學研究進而規定統一音。如果將來發現北平音是全國最易學、最普遍的音，當然也必採之爲統一音，他們絕無成見。我們說他破壞統一豈不寃枉？這是我要與大家討論的第二個問題。

（三）又有人以爲我國漢字用之甚久，一旦採用新文字，則有斬斷過去文化的危險，所以應予反對。斬斷文化又是一個極大罪名，容我再爲辯護一下。我國文字幾經演變，歷來文化未嘗斷絕，各國文字也幾經演變，各國文化也未見斷絕。再看最近蘇聯與土耳其都採用新文字，牠們的文化還是斷絕還是振興呢？這些鐵證都足證明這種焦慮無異杞人憂天。須知新文字可以保存發揚舊文化，凡是能够存在的文化，新文字自會保存光大，也好像歷來演變的各種文字能够保存過去的文化一樣。若斤斤於憂慮後生小子不懂舊文字、不能接續舊文化，則現在初中學生幾乎全數不懂文言文，豈不也有斷絕舊有文化的危險嗎？又每一種改革都是積漸而成的。新文字學者絕對不主張立刻廢止漢字，至達到漢字廢止時期，舊文化早已都被學者用新文字選擇記載、保存、而加以發揚了。這是我要與大家討論的第三個問題。

（四）又有許多人以爲中國同音異義的字甚多，用漢字寫出都有分別，用新文字寫出便一樣，意義不明。這與中國人用字習慣不合，應予反對。我以爲同音異義的許多字能够用一字代表，不特不算新文字的缺點，反是新文字的最優點之一。應用此法不知可省多少學習時間與精力。據我屢次試驗所得結果，深信吾國語言的好處在於多用詞而不在於用單字。若把詞兒連寫起來，同音之字便可一一辨別其異義，絕無什麼困難。例如帽冒同音異義，似難分別。但若把「帽子」「冒險」連起來寫，就能分別淸楚了。又如

麗與利同音很難分別異義，但若把「美麗」「貪利」連寫起來就一目瞭然了。這是我要與大家討論的第四個問題。

有　毒　文　談

胡愈之

魯迅先生寫着「門外文談」的時候，自稱對於語文問題是一個門外漢。這也許是魯迅先生的一種謙虛罷。但是實在說起來，世間有很多的事情，站在門外的人，反而比那些站在門內的更看得清楚透澈。至少站在門外的人要更少些「門戶之見」。要是不然，現在遍地有的是那些「專家」，為什麼許多事都會幹不好呢？

我呢，自然連門外漢都說不上了。因為所謂門外漢，至少也得站在大門邊旁，相差不過數步，才配得上這樣的稱呼。而我却始終沒有望見那一座大門。我站得遠遠地，連門內外進進出出的人們，我都沒有碰到過。不但如此，我甚至不敢走到門口去張望一下，為的是我自己的意見是「有毒」的。原來在最近這幾年，我只有兩次寫過關於語文問題的文章，第一次是在兩年以前，我在「太白」上面，寫了一篇「怎樣打倒方塊字」，那時許多半官的刊物，尤其是「晨報」附刊，就提出了警告，說我提倡寫別字，就是『毒害青年』，許多學生子的作文課卷，別字連篇，就得要我來負責。第二次，是半年前拉丁化運動全盛的時候，我又在香港出版的「生活日報週刊」上面寫了一篇「新文字運動的危機」。後來，廣州的「新文字週刊」就出版了一個專號，批評我那篇文章。這專號的「緣起」中間說：這篇文章『裏面充滿了許多有毒的理論，不正確的論斷……我們從事新運的工作者實有清算有毒理論、嚴厲批判他歪曲的論斷的必要』。而不久以前停刊的「生活知識」批評我的文章，也表示了同樣的意見。這樣，似乎我的關於語文問題的文章，含有毒質，是已成為朝野一致的公論了。我原不打算再寫『毒害青年』的文章，再發表『有毒的理論』，以免『從事新運的工作者』再費了紙墨口舌，做「清算」的工作。

可是話得說回來，有毒的東西，有時不一定全無用處。一個健康的人，固然吞服了毒藥就會送命。但是一個不健康的人，有時醫生却要勸他服毒藥。中國向來就有以毒攻毒的老法子。最近醫學界發明砒霜可以當作補藥。原來一切有毒的物品，本身並不一定是壞的，壞就在人們誤服了他。雖然是毒藥，只要在藥瓶外面標明「有毒」，就不會有

「誤服」的事實發生。因此我就決定答應「語文」月刊編者的要求，再來發表一些「有毒」的「文談」，但在題目上面寫明了「有毒」。同時我得聲明，假如還有人，不是爲了治病，却把毒藥吞了下去送命，我可決不負這個責任！

生存的理由

一個生存在現實中的東西，一定有牠的 Raison d'être,就是「生存的理由」。

裹小脚和抽大烟這些習慣能够生存，有「生存的理由」。這「生存的理由」沒有消滅，任是怎樣用法律禁止，也禁止不了。一切頑固的守舊思想，一定都有牠生存的理由，等到這「生存的理由」消失以後，任是麽樣熱心衞道，也無法保衞得了。

語文自然也是一種現實的東西，每一種生存着的語文，都有「生存的理由」。只有「生存的理由」消失的時候，這語文才會消滅。

就我們現在所用的方塊字來說，牠簡直是現在世界活文字中的一種怪物。論理早就應該送進博物院或者骨董舖裏面去。可是幾千年來，我們都用着這種怪文字，直到現在，方塊字的生命還不能完全消失。這不用說一定有方塊字的「生存理由」。

現在我們先從方塊字的「生存理由」說起罷。

幽靈的文字

我想，拿語文和貨幣來比較，是最適當沒有的。貨幣是表現商品價值的工具，而語文是表現思想的工具。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只有靠貨幣的媒介，才能發展商品的交換。同樣地，在一切人類社會中，也只有靠語文的媒介，才有思想的交換。資本主義的商品制度的存在是貨幣的「生存理由」，而人類思想交換的必要，也是語文的一般「生存理由」。

資本主義社會中最初是用金子、銀子或其他金屬，當作貨幣的。可是貨幣制度發展到較高的階段，就不用硬幣，而用代表硬幣的紙幣了。我們以前用了作買賣的媒介的，是重七錢二分的銀圓，現在却改用印上花花綠綠的圖樣的紙頭。這紙頭所代表的却仍然是銀子。因爲發行銀行依法必須在庫房裏儲有法定的準備金，——金子或銀子——方才可以發行紙幣。換句話說，表現商品價值的仍然是金銀，而不是紙幣，紙幣却不過是金銀的代表者而已。沒有準備金的紙幣，就像歐戰時的紙馬克、紙盧布一樣，既然不是金銀的代表者，所以也就失却表現商品價值充分能力了。

語文發展的情形也是一樣。在最初，人類先用口頭語當作交換思想的媒介。可是因爲口頭語不能保存，不能傳達到遠方，所以後來才又發展到書寫語，這就是所謂文字。書寫文字和口頭語的不同，就其作用來說，也正像紙幣和金銀的不同。紙幣只是金銀的

代表者，所以書寫文字也只是口頭語的代表者，書寫語必須是代表口頭語而且接近口頭語的，才能起思想交換的媒介作用。不然脫離了口頭語的書寫語，那就成了不兌換的紙幣，在實際上是已失却「生存的理由」了。

紙幣要是和金準備完全脫離了關係，那就只配塞到字紙簏裏去，沒有一個人會要牠。可是在我們這現實的社會裏，另有一種紙幣，既不能兌現，又沒有任何的金銀準備，牠和金銀完全脫離了關係，却仍有人去製造販賣。這就只有那種「冥國銀行鈔票」了。

冥國銀行鈔票的「生存理由」在那裏呢？就因爲現實社會中，還有對於幽靈的迷信，以爲幽靈是和活人一樣，需要錢花的。所以人們特意製造了幽靈用的鈔票。

現在，我們的書寫語，方塊字這東西，至少有一部分已成了不兌換貨幣，而另一部分則竟成爲冥國銀行鈔票了。因爲牠一方面並不能代表活語言，而另一方面却有人在竭力支持保衛牠。

我們的文字已逐漸成爲幽靈的文字。這文字能够生存，正因爲幽靈或幽靈的迷信還生存着的緣故。

關於這，我當在下文再作詳細的說明。

文字的皮和骨和肉

一種文字，有皮，有肉，也有骨。皮就是文字的書寫形式。肉是構成文字的語彙和語法。而骨是這文字所表現的觀念形態。

皮是大家都看得見的。肉就少有人注意。骨不是經解剖，就一定被忽視了。

對於我們的文字，一向大家所討論爭辯的，大多就只是皮的問題。這皮是一張久經潰爛的、不成樣子的皮，誰都一見面就明白。因爲就書寫的形式來說，中國固有的文字是再拙笨、再不適合實用沒有的了。書寫的方法，既不算象形，又不算形聲。發音和口頭語完全脫離了關係。這和現代的拼音文字一比較，簡直就不成話。自然，除了迷戀骸骨的遺老遺少們以外，對於這樣的文字，是不會滿意的。

於是在最近二十多年來，大家都感覺到這文字要不得，要澈底地改革。但是怎樣地改革呢？最初是來了一批國語運動者。他們認爲中國文字的缺點，就只是沒有拼音符號，於是就製定了國音字母，要靠了這國音字母，把全國讀音統一起來。過了幾年，到了五四時代，又來了一批語體文運動者。他們認爲中國文字的根本缺陷，不在沒有拼音符號，而在於文字組織和口語離得太遠。於是就主張儘量採取口頭語的語彙和語法，而把一切不合口頭語的語彙語法，全丟棄了。這就成爲最近十年來我們所慣用的語體文。

國語運動者，觸到了文字的皮的部分，這是進了一步。語體文運動者，開始觸到了

肉的部分，這是又進一步。但是遙遠的很哩！

肉是附着在骨上面的，而皮是包在肉外面的。如果一種文字已經死了，那不僅是皮膚潰爛了，而且肉一定也已經腐化，骨一定也已經僵直。國語運動者想在僵直的骨和腐化的肉外面包上一層皮，藉此救活中國的文字，這是斷沒有可能。語體文運動者，總算更明白了些，但要在僵直的骨骼上面，黏着一些健全的肉，却也沒有不失敗的啊！

從這裏得到的自然的結論，就是我們必須連皮帶骨和肉都從新創造過，才能眞正產生一種活人用的活文字。不過有一件事得先明白。包上一張皮是再容易不過的。骨和肉那裏去找，就不是簡單地可以解決了。要是依然找了腐化的肉和僵直的骨，配上一張新的皮，那不是又和以前一樣嗎？

怎樣起死回生？

自然，有的人是不會承認這些危難的。他們以爲有的是現成的肉和骨——口頭語不是有現成的語彙語法嗎？口頭語不是足够表現活的現代的意識形態嗎？所差的就是皮，那麼裝上一張拚音文字的皮就得了。

我就不同意這種見解。我以爲我們固有的文字，是連皮帶骨和肉都腐朽了的。但這腐朽的皮和肉和骨，却又影響了我們的口頭語，甚至影響了我們的頭腦子，也像腐爛的死屍，把病毒傳染給活人一樣。因此我們要給未來的活文字，找尋肉和骨，並不是這麼容易的。

我們固有的文字，大多是單音的詞兒，因此也就影響到我們的口頭語。在中國無論什麼地方的方言，單音的詞兒總是佔的很多。我們固有的文字所表現的意識是落後的。這落後的意識，也在口頭語中存在着。誠然，口頭語是比現在我們的書寫文字是要進步的，但我們也不能否認口頭語因爲受了文字的影響，而帶着很多的落後性。我已經說過，幽靈的文字，能够存在到如今是因爲幽靈和幽靈的迷信還繼續存在的緣故。幽靈和幽靈的迷信還存在着，誰又能保證我們的活的口頭語，不受幽靈的影響呢？

所以怎樣根本解決中國文字問題？最主要的一着，自然是消滅幽靈和幽靈的迷信。但其次的一着却是辨別我們的文字語言中的幽靈的質素，這幽靈的質素，不僅在於皮的上面，方塊字的形體上面，而在於肉與骨的上面，文字組織和文字所表現的意識上面。

四聲是不是天然的存在

紺　弩

語言的進化，是從簡單到複雜；從含渾到精確。古人底語言不精確，有時候把相反的意思用同一的音或極相近的音來表示；這一點，不在現在要談的範圍之內，暫且不管。另外的例子就是對於親眷的名稱，常常不論男女，都以同音字或相近的音的字來稱呼：夫、婦，公、姑，叔、嬸，舅、妗，郎、娘，一對一對，音都接近得很。我們現在自然可以把夫和婦、郎和娘之類分得清清楚楚，可是這類分別都是後來的事，在最初的時候，也許簡直就唸一個音。

和上面的例子一樣，古人又常常把一個必需有兩個方面才能完成的動作，無論從哪一方面說，都用一個動詞來表示，沒有主事和受事的分別。『伐者爲主，伐者爲客』，有人說，兩個「伐」字，唸起來有「長」、「短」的分別，這也只是後人就後代的情形『想當然耳』，古人究竟怎樣，却是死無對證的。

「史記范睢蔡澤列傳」：『人固不易知，知人亦未易也，』上一個「知」字是被知的意思；「墨子耕柱篇」：『攻者農夫不得耕，婦人不得織，以守爲事，』這個「攻」字是被攻的意思；「漢書趙充國傳」：『先零首爲叛逆它種刼略』，「刼略」是被刼略的意思；至於後人所常用的被動的「被」字，古書則多用作施與的意思，如「書堯典」：『光被四表』，「漢書文帝紀」：『即被海南尉佗書』。

四聲擁護論者常常說四聲是天然的音素，常常拿買賣兩個字來非難他們的反對派。買賣兩個字果眞天然不同麼？

徐灝「說文解字注箋」：『竊謂買賣本是一字，後以其聲異而從「出」以別之』（按即在買字上加「出」作賣）。上句是對的，下句不明顯，應當說：後來語言進化了，故意使其聲異而從「出」以別之，起初是聲也不一定異的。「周禮」洋氏注：『苛察沽買過多，』釋文：『買本作賣』；「通鑑晉紀」：『楊難敵遣養子販易於梁州，私賣良人子一人，』賣就是買。和買賣意義相近的字如「沽」，「論語」：『求善價而沽諸……沽之哉，沽之哉，』是賣的意思；『沽酒市脯不食』，却是買的意思。「賈」，「說文」：『坐賣售也』，明明是賣；但「左傳」：『吾焉用此以賈害』，注『賈，買

也』，却又是買。「鬻」，通常都作賣解，但「淮南子」「說山」：『鄢人有鬻其母者』，註：『鬻，買也』。徐灝說『糶糴亦本一字』，楊樹達「古書疑義續補」說：『二字皆從糴聲……古讀亦當相同』。依拙見，古時只有一個字：買。買或者就是貿，或者從貿脫化出來，因形、音、義都很相近。在『以其所有，易其所無』的古代，只有交換，也就是貿易，却無所謂買、賣（兩方面都可以說是買或者賣），自然沒有造兩個字的必要了。那末，我們還能說買賣兩個底四聲之不同，是什麼天然的存在麼？

豈但買、賣，受、授兩字也本來只是一個音，一個字，一個意思。「周禮」：『凡授嬪婦功』，『登，再拜授幣』，注，都作『授當為受』，『以權度受之』，『使之相受』，注，都作『古書受或作授』，「儀禮」：『主婦拜受爵』，注，『今文為受』（意思是古文為授），論語集解：『授玉宜敬也』，「釋文」：『授本作受……』楊樹達說：『初民語言，受、授本無區別，加手作授，乃造字者恐溷惑而為別白耳』。應該說，後來有區別了，改字者故意加手為授才對。

豈但受、授，聞、問兩個字，古人也常常相混。聞，本有去聲一種讀法，在韻書屬「問」韻。日本人現在還把「問」說成「キク」，和聞完全一樣，問一件事和聽一件事，沒有分別。「書」「堯典」傳：『名聞充溢』，「詩」「車攻」：『有聞無聞』，「文王有聲」箋：『有令聞之聲者』，「卷阿」：『令聞令望』，「論語」「公冶長」：『聞一以知十』，「左傳」：『令聞長世』，「釋文」都有『聞本作問』的話。「荀子」：『不聞，即物少至』，注：『聞，或為問也』，「莊子逍遙遊」：『乃今以久特聞』，「釋文」：『聞本作問』，「禮記」「檀弓」：『聞喪於夫子乎』，「釋文」，『聞本作問』。「莊子庚桑楚」：『因失吾問』，「釋文」：『元嘉本作聞』。

以上的這些例子并不是說古人所用的買、賣，受、授，聞、問這些字，和後人底用法相反；依我看，是說明古人最初簡直沒有這樣的分別，後來生活比較複雜，感覺到籠統的語言不够用，才慢慢把應該分別的分別出來。雖然已經有了分別，然而究竟把哪一個字代表哪一個音，一時還沒有成為定準；或者還沒有普遍地被應用，再或應用得不熟練，所以抄書的人，還常常把那些字弄得混同、甚至於相反，要等更後代的人校勘出來。

這種人為的分別，大概也不止一種；就本文所談到的，就有從音素來分別的，像公、姑，叔、嬸，舅、妗，郎、娘之類；和從「聲調」高下、長短等關係上來表出的，如買、賣，受、授，聞、問之類。

最初有「聲調」分別的時候，大概還只知道分別而已，不一定很準確，也不一定剛剛是四聲，也許只兩三聲，也許有八聲九聲，例如婦字和夫字有分別，但是韻書上婦字是上聲，我們現在在口頭上，却唸作去聲，也許在當初縱然唸作「符」或「福」也不要緊。賣字和買字有分別，或也可以唸埋，或者沒有方塊字可表示的上平聲或入聲。並且

雖然有了分別，還不知道把這分別叫個什麼名稱，連長音短音，也還是時代較晚的說法，到了後來，這種分別逐漸定型化，才被精通音韻的人們加以規劃，稱爲「四聲」，定出「平賞去入」的標準，同時這標準也就分別地成爲四聲中間每一聲底個別的名稱。

這樣看來，說四聲是漢字底產物，的確是不對的；可是因爲不是漢字底產物，就斷定是天然的，也同樣錯誤。其實，天然不天然，不應該成爲問題。天然的東西，不一定都合理，都會永久存在；人工的東西，也不一定都不合理，都應該打倒。擁護四聲，儘可以不必拿四聲是天然的來作理由，正像反對四聲，並不因爲它是天然的一樣。

末了我們要說四聲雖然不是漢字的產物，却不能够和漢字絕對沒有關係。剛剛相反，它是因爲漢字底存在，才能够取得重要的位置，才能够在語言裏頭存續到現在。我們知道文字是紀錄語言的，它應該受語言的規定；可是在文字成了定型之後，也可以反轉來影響語言、限制語言。語言的使用者們，各有着不同的生活環境，對於另外的生活環境往往沒有了解，也就不大了解另外生活環境裏的語言；文化生活以外的人，又大概沒有系統地考慮事物的習慣，不大需要精確的語言和複雜的語言組織；就是文化人吧，雖然和一般人有些不同，然而也只在他們拿起筆的時候，才是了不起的角色。因此，日常慣用的語言，常常是範圍狹小，組織簡單，語彙也不很豐富的。只有紀錄語言的文字，只有由文字組織的文章才是語言的最高的表現。因爲他可以而且必需盡量地精確，盡量地複雜，才能收到最大的效果；這種最高表現，往往成爲語言模仿底對象，並且助長語言底發展，或者激起語言的變化。那末文字縱然不直接影響語言，限制語言，也是間接地影響或限制。中國的語言，因爲受了漢字的束縛，因爲漢字把許多不同的意義，在形態上區分了，不需要語言上的盡量的多音化，也不迫切地需要語尾變化底規則，這道理似乎大家都明白；可是和漢字用形態在書面上區分不同的意義一樣，四聲就用它這特殊的「聲調」在口頭上區分意義底不同，也同樣束縛了中國的語言，却被人們所忽視了。自然，因爲書面上有漢字底形態，口頭上又有四聲底「聲調」，中國的語言才能够在眼睛裏看得懂，在耳朵裏也聽得清，未嘗不盡了很大的任務；可是也因有這兩種寶貝，中國語言才苟安到沒有長足的進步和發展。四聲擁護論者常常說『四聲是中國語言底特性』，一點兒也不錯；不過應該記住漢字也是中國文字的特性，而且兩者一搭一擋，狼狽爲奸，幾乎已經分不開了。如果特性不就等於完美，也似乎不必拿出來作爲擁護四聲的理由。

四聲問題雜談

耳　耶

四聲在口頭話裏頭存在不存在呢？存在！它佔着怎樣的地位呢？這很難說，大概越是閉塞的地方，越是在偏僻的語言裏頭，越是在文化水準低下、領會的能力薄弱的人們當中，它底地位就越高。笑別人的話怪聲怪調，因爲怪聲怪調就聽不懂的人，往往是沒有走過多的地方，沒有碰見過多的外鄉人，沒有受過較多的教育或者簡直沒有受過教育的人。

在大城市裏，在說普通話的人們中間，在受過相當教育的人們中間，四聲並不是怎麼重要的。甲地方的四聲，並不完全和乙地方的四聲相合，然而通都大邑，甲乙兩地的人並沒有因爲四聲底不一致就無法談話；在大學或中學的教室裏，不一定每個教書的人都說着純粹的「國語」，更不一定每個學生都辨得出「國語」的四聲，他們也沒有因爲四聲問題以致教的無法教，學的無法學，這些人都不會依賴四聲來互相了解。

依不依賴四聲底分別去了解別人底話，這件事底主要的關鍵，不在語言，倒在於人們底生活和知識。

四聲不但在語言向多音化發展的過程中逐漸消失重要性，同時也在人民底生活底變動、人民底文化水準提高的過程中，逐漸消失其重要性。

四聲並不存在於每個方塊字裏頭，也不存在於語言底每一個音素裏頭。有許多的音在說慣了四聲的人聽來，自然也逃不出四聲的範圍，或者逃不出八聲九聲的範圍；可是實際上，那個音不是屬於、至少不應該屬於四聲中間任何一聲的。一切的擬聲就都是這樣。狗、貓、牛、馬、麻雀、斑鳩、蟋蟀、蟈蟈以及一切動物的叫聲，有甚麼四聲可分呢？風、雨、雷、機關槍、大砲、鑼、鼓、笛子、簫、鐘錶和無論什麼東西發出的響聲，又有什麼四聲可分呢？就說人吧，哭、笑、呻吟、嘆息、咳嗽或者別種動作的聲音也還是無所謂四聲的。是的，我們可以定一條規律，擬聲字一律用陰平或者陽平。可是雷在天空裏喊冤：『我爲什麼不能哄哄地打，一定要烘烘或紅紅？』風說：『我爲什麼不能虎虎或忽忽地吹，一定要呼呼或胡胡呢？』於是鐘錶不能『的的答答』地擺，祇能『嘀嘀他他』地擺；爆仗不能『辟辟拍拍』地放，祇能『卑卑巴巴』地放；蟋蟀一定要

「雞雞」，雞又只能叫「哥哥」了！這果眞是很合理的麽？

一切外來語也是這樣。法西斯蒂、德謨克拉西、布爾喬亞汜、烏托邦、邏輯、托爾斯泰、羅曼羅蘭、希特拉、慕索里尼以及以前的釋迦牟尼、南無阿彌陀佛、菩薩、楞迦、三藐三菩提、玻璃、琥珀、葡萄……它們原來沒有四聲，我們强爲列入陰平或陽平乃至任何一聲裏頭，又果眞是合理的麽？

不但各地的四聲不同，彼此互相衝破了四聲底壁壘，就是擬聲字和外來語也會摧毀四聲底萬里長城。

語言是活的，四聲是死的，死的四聲在活的語言裏頭並沒有像金科玉律一樣被遵守。先生的「生」是平聲，常常被說成「先悲」，上聲；東西的「西」，平聲，常常被說成「東洗」，上聲；你們我們的「們」，讀如門，平聲，人們、同志們的「們」，常常被唸成捫，上聲；眼睛的「睛」，讀如精，平聲，常常被說靖，去聲；桌子、椅子被說成桌字、椅字，忘記被說成望記，稍微被說成燒微……諸如此類，不一而足。沒有入聲的地方把入聲說成平聲或別種聲的還不在內。

有些四聲似乎分得很有道理。例如：將來的「將」，讀如漿，平聲；將官的「將」，讀如醬，去聲；因爲意義不同，所以四聲也不同。那末將軍的將，明明是將官的將，和將來的將沒有關係，爲什麽不唸醬軍，倒唸成漿軍呢？爲什麽從來沒有人說是錯誤的呢？

土話裏頭的單音特別多，四聲應該特別重要。可是以我知道的土話說，我被唸成誹或譯，刀和別的音在一起就唸成道，豬和別的音在一起唸冒，漿糊唸成醬戶，腦売唸成腦課，衣裳唸衣賞，四聲也沒有被嚴格的遵守。

六朝以前的詩，是不大講究四聲的，唐朝的律詩和絕句才有嚴格的四聲的規則。然而除了腳韻之外，也只講究平仄兩聲，有些常用的字，像聽、看、應、敎、論之類，都可以做平聲又可以做仄聲。打開韻書一看，許多字底四聲和現在口頭所說的不合。一個個字舉例太麻煩，專就韻目上的字說，所謂上下平本來和以後的上下平即陰陽平不相干，且不管它；上聲八薺、十賄、十四旱、十九皓，現在都唸去聲，十五潸現在多唸平聲；去聲的十二震、二十七沁，現在又唸上聲。如果不是古代的平、上、去是一筆糊塗賬，就是口頭上慢慢說變了。可見無論字典和韻書怎樣規定着四聲，活的語言總在不斷地擺脫這束縛。

偶然在「語文」編者那裏看到一句標語是印在一個來稿的信封上的，叫做『說腔正調順的國語』。我不知道是不是指四聲準確說的；如果和四聲有關係，我想說幾句話。

統一國語，究竟它本身就是終極的目的呢，還是要使人民獲得一種工具之後，自由地學習和表現呢？如果是前者，自然腔越正，調越順越好，或者像古人做詩一樣，雖然

平聲，也還可以是推字好還是敲字好地推敲一下子；如果是後者，那末，人民獲得了「國語」就够了，獲得了所謂藍青官話，也就够了，什麼腔正不正、調順不順這些瑣屑的事情，用不着過分地苛求。我們不反對工具的精良，可是反對工具底纖細，反對工具的學習上的不必要的麻煩，反對使人民長期地停滯在工具獲得的過程中。

所謂腔正調順，如果以多數人口頭所說的為標準，完全用不着特別規定，雖然不正不順，只要說的人多，也就變成正順，自以為正順的少數人，或者反不能不拋棄自己底正順，去仿傚那不正不順，那就很難有一定的界限。有一種書，叫做「文二十八種病」，說一個句子，頭一個字是平聲也不好（平頭），末尾一字是上聲也不好（上尾），諸如此類，有二十八種之多。這自然是極少數文人學士吟詩作賦時的玩意，大概不會被應用在語言上來；但萬一將來有精通腔調過火的人，以為非做到沒有那二十八種病就不算正順，我們也該遵守麼？

有人搜集了兩百多個字，每個字都和另外的一個乃至三四個字同音，說是如果沒有四聲就會分不清楚。可惜那些例子之中，有許多因為音素的不同——像Z、C、S、和zh、ch、sh乃至和gi、ki、xi——要打個不小的折扣；另外有些人名像西施、朱熹、莊子（按：莊子，就方塊字看，意思也不明白，是指莊周呢、還是指村莊呢？）之類，是很容易和普通字分別的；有些不懂的玩意兒，像鼻錠、忠子、虞子、數伏之類；有些明明口裏這樣說，書面上偏要那樣寫的，像「巴掌」偏寫成「手掌」、「手鐲」、「鐲頭」，偏寫成「鐲子」，「大老婆」偏寫成「正妻」之類，有些道地的文言文，像「浮華」、「秀麗」、「賢妻」、「兼營」、「綠肥」之類，你想，「綠肥」也可以拿來和「旅費」相混，豈不是「紅瘦」也可以拿來和紅手、烘手什麼的相混麼？這樣，同音字豈止幾百，幾千也會有的。

我以為我們太把自己底眼光拘限在方塊字時代的情形了。那幾百個同音字中大部分是書面語彙；這些書面的語彙，雖然不是上述的文言文，也仍舊受着方塊字底束縛，沒有盡量把字冠和字尾加上去，像「老」「子」「兒」之類。在造這些語彙的時候，又完全沒有顧慮到聽覺上的問題，像攻擊和供給甚至功績之類，就是用四聲也很難分別。這是方塊字時代的必然的現象，也是用了幾千年方塊字的必然的結果。

我們不能忘記改用拼音文字，是中國文字底一個空前的大革命，像哲學家們常常說的一樣：是一個「飛躍」。它必然會給與語言、文化乃至社會生活以一個大的影響、刺激，使它們高速度地向前發展。中國語言，在這一飛躍底影響之下，決不能靜死地毫無改變；剛剛相反，它一方面使原有的、簡單的語言多音化，一方面使沒有被寫出過的語彙都有書面化的機會，同時又因為整個文化、整個社會生活的改變發展而產生出新的語言來豐富自己。那情形是和方塊字存在的時候大大不相同的。如果，連這一點預見也沒

有，豈但不能廢除四聲，連方塊字也還是保存的好；因爲除了方塊字，再沒有適合於我們這簡單的和同音字多的語言的了。

把古書怎麼辦呢？

紺弩

記得上海文化界舉行第一次新語文座談會的時候，有人提出這樣一個問題：如果中國改用拼音文字，把古書怎麼辦呢？這問題當時曾經喧嚷過一下，可沒有展開具體的討論。我平常對於中國古書沒有什麼好感，像這樣的問題也沒有好好地考慮過；到了有人提出來的時候，讓我在這裏展示我底淺妄吧。

所謂古書，並不是指今日以前凡用文言文寫出來的東西。「太上感應篇」「文昌帝君陰隲文」，關聖帝君、純陽老祖底乩筆以及「萬法歸宗」「麻衣神相」等等陰陽五行、拆字打卦的書，縱然落在將來的歷史家或考據家手裏會成爲珍貴的材料，可是因爲怕這種書失傳而不贊成文字改革的似乎還沒有；韓昌黎上宰相書、李太白上韓荊州書和許多神道碑、墓誌銘、八股文、試帖詩之類，連勸人讀「莊子」「文選」的人也沒有說應該屬於青年必讀書之列。那末，被人給予了最大的關心，而足以爲古書底代表的是什麼呢，我以爲主要的是：被稱爲「先秦時代」的「經書」「子書」和文學書。那些書是中國最早的、也是最高的文化思想底表現，無論研究中國古代的什麼問題，都不能離開它們。它們影響着中國人底思想、乃至生活已經幾千年了，以後的無論什麼書（現代受了西洋文化影響的除外）差不多沒有一本可說是超過了它們底範圍。因此它們無疑地是我們底很可寶貴的文化遺產、也無疑地是古書問題底中心，雖然以後的書也不都是毫無價值之可言。

不用說，改革中國文字，決不是把今日以前的文化思想一筆勾消，重新再來；却是要使中國文化比較容易比較迅速地向前發展；使現有的文化思想能够普遍到此刻現在還住在文化國土以外的文盲或半文盲的人民大衆裏頭去；同時也使文化人獲得一種較便利的工具，能够更深入地研究、更自由地發揮。這任務就規定我們底語文運動不能只把古書扔到茅廁裏去三十年、六十年、或者永久。

不錯，食古不化，除了古董又不知道旁的什麼的迂夫子很多；利用古書，利用那些迂夫子，來做別有用心的所謂復古運動的人也不少；此外，爲了推銷家藏祕本，不能不

做些廣告性質的宣傳；讀了三本綫裝書，就如獲至寶地向中學生們賣弄淵博，自以爲有勸人讀「莊子」「文選」，或標點珍本叢書的資格的，又大有人在。然而這些事實，都不能證明古書應該拋棄；倒是說我們需要有健全的思想和充分的研究古書的能力的人，把古書從迂夫子、野心家、無聊文人們手裏奪過來。既然如此，談文字改革的時候，關心到那用舊文字寫的古書底運命，應該是極其自然的事。

然而說改革文字必需先把處理古書的辦法計劃得十分周到，卻又大可不必。一種改革，必然有許多問題要在那運動底發展過程中，根據實際的需要和實踐的經驗，才能得到具體的解決；離開了實際運動的懸想或預言，都不過是一種空頭支票而已。所以現在只能說：如果不是一改用拼音文字，中國人就馬上低能起來，他們會解決許多我們現在還沒有想到的問題，對於古書，當然不會沒有辦法；只要古書不是毫無價值，就決不會因爲文字改革而和未來的中國人絕緣。

可是眞正愛好古書，研究古代文化思想的人，固然應該關心到古書底未來的運命，同時更應該理解古書現在的運命。今日以前的古書，常常被一些江湖術士（就是前面所說的野心家之流）當作符呪在尊崇，給它們披上了神祕的外衣，塗上了兇惡的臉譜，不但應有的評價不會獲得，連眞正的面目也沒有被人們所了解。這應該是古書底最大的不幸。招致這不幸的，固然是因爲古書是古人寫的，和我們現在有兩千年的時代的距離，那裏頭免不了有些昏亂思想；可是，古書難讀，讀古書要作很長時期的準備，一般人沒有方法接近它們，也是個重大的原因。

打開「四庫全書」底目錄一看，可以發現一件値得驚異的事，就是解釋古書的書非常之多，有些部門簡直全部都是。姑且舉經書類爲例吧，它們底解釋書底統計如下：

經別	部數	卷數
1 易	一一六	一•七四九
2 書	五八	六六〇
3 詩	六三	九五一
4 周禮	二二	四五九
儀禮	二四	四七〇
禮記	二二	五七三
三禮總義	六	三三
通禮	四	五六三
雜禮書	五	三五
5 春秋	一一五	一•八一八
6 孝經	一一	一七

7 五經總義	三二	七二七
8 四　書	六三	七三
總　計	一•〇〇〇	八•七八八

上表應有的附註：

1 「四庫全書」成於乾隆年間，乾隆當時和以後的解釋古書的書，並不在內；清朝漢學很發達，尤其是乾嘉時代，那些書底數目一定很可觀。

2. 一千部書都是解經的，僅有白文的一本也沒有。

3. 有許多同是解經的書不列於「經部」倒列於「子部」雜家類；有許多雖然解經但不是按照經文逐句逐章解釋的書，也不列於經部；更多的解經的書根本沒有收入。

4.「四庫全書」尊崇經書、排斥別的書的氣分非常濃厚，所以解釋「子書」（周秦的子書）的著作是被漠視的。有些子書只采錄了白文如「墨子」「鬻子」之類，有些只有一種注本，如「公孫龍子」「呂氏春秋」之類，最多的是「老子」，也只有十種注本，歷代解釋子書的著作決不會這樣少的。

現在我還不知道解釋各種古書的著作究竟有多少；從上面的統計看來，「四庫全書」已收未收以及以後出版的，至少該有兩三千部。這兩三千部解釋古書的書，說明中國人在很長久的期間，沒有自己底思想，只在要求了解古人底思想；沒有自己底著作只是在解釋古人底著作；這悲慘的現象底成因，也許不止一種，而古書難讀，不能不佔很重要的位置。難道幾十種古書，需要幾千種解釋，還不足以為古書難讀的鐵證麼？

古書難讀主要的是寫得太簡單沒有把應該發揮的都發揮出來。『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何以可悅？『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何以可樂？『巧言令色，鮮矣仁，』何以鮮仁？說話的人都沒有交代清楚，要讀者憑自己底學力經驗去理解。學力經驗不同，所理解的當然也不同。於是同一的文句，解釋就成了各種各樣。至於沒有學力經驗的人，根本無法理解，不在話下。除此以外，古書還有各種各樣難讀的情形，試略舉幾條：

第一、古人常常把一個字或同出於一個語根的字寫成各種各樣的形態。例如一個「我」，可以寫我、吾、余、予；一個「你」，可以寫成爾、尔、而、女、汝、乃、若；「誰」，可以寫成誰、孰、疇、𠷎（「說文」：『誰也』）；「這」，可以寫成此、茲、是、斯、呰（「爾雅」：『此也』。「釋文」：『子爾反』或『子移反』）、些（呰底別體）；「看」，寫成觀、睹、臨、瞰；「何」，寫成何、胡、烏、惡、安、焉、奚、曷、盍、害（後三字又作「何不」解）、侯（呂氏春秋「觀表篇」：『今侯渫過而不辭。』高誘注：『侯，何也』）、遐、瑕（詩「南山有台」：『遐不眉壽』；「隰桑」：『遐不謂矣』；「棫樸」：『遐不作人』；「遐不」，都是「何不」。禮記「表

記」引詩作：「瑕」不謂矣。鄭注：『瑕之言何也』）、號（荀子「哀公篇」：『君號然也』，家語「好生篇」作「胡」然焉）；「無」、「不」、「非」，不但彼此可以混用，還可以寫成无、勿、毋、莫、末、蔑、靡、罔、毛、亡、否、弗、匪、微。王引之底「經傳釋詞」一書就是專門解釋所謂「語詞」底同音字底互相混用的。此外複合語底隨便亂寫，例子更多，像在「語言和文字底分家」一文中所舉的「匍匐」作「扶服」，「扶木」作「蟠木」之類，眞是數不盡說不完。

一個字寫成各種各樣的形態已經够麻煩了；可是那形態還往往使讀者望文生義，得不到眞正的解釋。例如：

……列子「周穆王篇」云：『簡鄭衛之處子娥媌靡曼者』，張湛注云：『娥媌，妙好也』，是娥媌二字，爲形容貌美之詞。詩衞風「碩人」云：『螓首娥眉』，娥眉螓首非並列之詞也。蛾眉（引用者按：上作娥，此處作蛾，均從原文）二字，卽係娥媌之異文，眉媌又一聲之轉，所以形容女首之美也……若唐顏師古注「漢書」謂：『眉形有若蠶蛾，故曰蛾眉』則不知娥眉之通叚，可謂望文生訓者矣。

——劉師培「古書疑義舉例補」

『望文生訓』，固然是讀者或解釋者不行，但古書本身有使人望文生訓之處也是無法掩飾的。

第二、讀古書首先要斷句，雖然這是初步的工作，但在古書面前也很難。斷句錯了，如果文義還在，倒也罷了；問題是常常斷句不同，意義就不同，有時候還簡直不通：

『令守法之官日行度必明無失經常』，尹讀：『令守法之官日行』爲句，注云：『令守法之官日行邊鄙關塞……』念孫按：尹注甚謬。「日」當爲「曰」字之誤也。『令守法之官曰』爲句，『行度必明』爲句，『無失經常』爲句。

——王念孫「讀書雜誌」管子第五

孟子「盡心篇」云：『山徑之蹊間介然用之而成路』，趙注以「介然」爲句……按然字當屬下讀。「間介」者卽「扞格」之轉音……形容山徑障塞之形，故下文云：『然用之而成路』。漢馬融「長笛賦」云：『間介無蹊』，李善注引孟子此文解之，此蓋漢儒相傳之舊讀。自趙氏不達古訓，妄以「介然」爲句，非也。朱子又以「介然」屬下讀，古訓益泯。

——劉師培古疑補

第三、縱然斷句不錯，古書也常常詞意含渾，可以容許幾種不同的解釋，有時候很難斷定那一種是對的。試引顏師古「注謬正俗」中所舉的例子：

論語「公冶長篇」云：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已矣，』蓋言夫子……所有文章，並可聞見；至於言性命之事，及

言天道，不可得而聞之。故論語云：『子罕言利與命與仁』，又曰『子不語怪力亂神』……並其義也。而近代學者乃謂夫子之言語皆悟並與天道合，所以不可得而聞……若言夫子之言，不可得而聞者，論語二十篇所述夫子語言何從而得，又不應語弟子云：『余欲無言』。

詩「魯頌」云：『新廟奕奕，奚斯所作』，蓋言奚斯監造此廟。而王延壽「靈光殿賦」云：『詩人之賦，感物而作，故奚斯頌魯，歌其路寢』；陳思王「承露盤銘」序云：『奚斯頌魯』謂此詩爲奚斯所作，既無所據，與本義乖矣。

第四、古書又常有文法不完備、而使讀者迷惑的地方。『惠公元妃孟子』，『許子冠乎』，已經有人提過；『伐者爲主，伐者爲客』，也常常被人引用。楊樹達「古書疑義舉例續補」裏頭幾條例子，正和「伐者」一樣：

墨子「耕柱篇」云：『大國之攻小國，攻者農夫不得耕，婦人不得織，以守爲事；攻人者亦農夫不得耕，婦人不得織，以耕爲事，』以「攻者」爲受事之詞。

老子第六十一章云：『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今按：取小國與或下以取之取，主事之辭也；取大國與或下而取，受事之辭也。取大國者，見取於大國也；或下而取者，或下而見取也。老子下文云：『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夫兩者各得其所欲，大者宜爲下，文義甚明，非謂小國下於大國，則能取得大國也。

第五、古書還有一個最大的麻煩就是錯字非常多，有時候是甲字錯成乙字，有時候是一個字錯成兩個字，或者兩個字錯成一個字。甲錯成乙的例子最多，像前面引用過的『令守法之官日』的「日」字就是「曰」字錯了的。這裏再舉出一點一個字錯成兩個、兩個字錯成一個字的例子：

『左師觸讋願見太后』……吳曰：觸讋，姚云：一本無言字。史亦作龍。按「說苑」魯哀公問孔子：夏桀之臣，有左師觸龍者，諂諛不正。人名或有同者，此當从讋以別之。念孫按：吳說非也。此策及趙世家皆作『左師觸龍言願見太后』。今本「龍言」二字誤合爲「讋」耳。

——王念孫「讀書雜誌」戰國策第二

淮南子「說林篇」：『狂者傷人，莫之怨也；嬰兒詈老，莫之疾也——賊心[illegible]。』陳氏觀樓曰：「[illegible]」字，當爲『亡也』二字之譌。「亡」、無也。言狂者與嬰兒皆無賊害之心，故人莫之怨也。

——俞樾「古書疑義舉例」卷五

此外，還有種種色色的錯誤，「古書疑義舉例」一書所列，就有幾十種之多，這裏不能一一引用了。

以上的例子，並不是古書難讀的全般情形，不過寫文章的時候，偶然想到，手邊所有現成的材料可用的，只是這些而已。不用說，那些例子，都是從許多例子中間選擇出來的，每條例子又都有刪節。由於筆者底學力關係，所選擇的未必恰好，所刪節的也未必恰好，甚至於未必沒有錯誤，實在值不得博雅君子們底一笑。不過我敢聲明一句：無論怎樣錯誤——或是例子本身底錯，或是我引用的錯，在我底文章裏頭，都無關宏旨；我底文章其實只有很簡單的一句話；古書難讀！

古書底作者是中國人，用的是中國語言；他們大概都不懂外國語言，也無法用非語言的東西來著書；縱然年代久遠，語言不能沒有變化，也不應該難讀到需要幾千種解釋；何況解釋古書的事發生得很早，漢朝就有了，那時候距離古書著成的時候還很近咧。那麼古書這們難讀，是什麼道理呢？一句話說完，因爲它們是用漢字寫的，漢字不是拚音文字（不是用字母拚音的）。

首先，古書寫得簡略、語意含胡和文法底不完備，固然是古人底文章底缺點或者還是古代語言底缺點（也有人說這正是古書底美點，因爲古奧精深。這，如果不是簡直不懂得什麼叫做文章，就是中了古書毒的偏見）；但裏頭不能沒有一個條件：漢字底結構底複雜麻煩。古人著書很難，連後人常用的工具——紙筆都沒有，要用銅器或鐵器在竹片木板上雕刻；縱然有比較簡便一點的辦法，也不過用油質之類在布帛上塗劃，那費力的程度是後人所想像不到的，加上漢字底繁複，一個字要刻或塗上十幾劃乃至幾十劃：這種十幾劃乃至幾十劃的字，又有幾千種形態；一面刻一面又要想着某字該用某一種形態（古人寫文章大概是無所謂「起草」的），這寫文章的過程底繁難，也是我們所難想像的。古人並不是超人，精力和時間也和我們底一樣，有限得很，那末，他們貪簡省或者不得不簡省，在一篇文章中只留下重要的話，一句話中只留下重要的字，實在是自然的趨勢。如果他們用的文字是拚音文字，只需用幾十個筆劃簡單的字母換來換去，寫起文章來就省力得多，他們底文章就可詳細明確得多，讀者就不會感覺得那們難了。

其次，把語言上的某一意義底某一個音寫成各種形態，更是因爲文字底關係。古書底作者們，不是一個地方的人，有些人不是同時候的人；那時候的交通工具非常蹩脚，甲地方和乙地方的語言底隔膜非常厲害，各地方的語言底變化又不一致、不平衡；文字呢，寫法是不統一的，也許連確定的數目也沒有（就是現在也一樣），沒有字典，很少或者簡直沒有可以參考的現成文章，不用說，更沒有開過讀音統一會議或用字統一會議；因此，他們寫起文章來，就是在用字方面，也帶着非常濃厚的創造性。有一條規律大概是共同的，就是忠實於語言也就是忠實於語言底聲音。這在後來寫慣了文言文的人看來，也許很奇怪；可是，他們還不知道怎樣可以不忠實於語言（除了省略些認爲可以省略的東西），因爲「盤古」或「三皇五帝」時代的人，沒有給他們留下一種他們底文

言文（讓我打句岔吧，假使他們認爲鐘鼎上的那種簡單的文章爲一種高古的文體，鐘鼎文時代的人又認甲骨上的更簡單的文章爲一種高古的文體，像後來的人模仿他們那樣地模仿起來，也許我們現在還只能在烏龜殼子上刻十來個字一篇的大作）。以上的種種條件，就使得他們把一個語言底聲音（自然是指他們讀的音，和現在我們底音有着距離）寫成各種各樣的形態。起初，一個人也許只會寫一種，後來受了別人底文章底影響，一個人也就會自由地運用幾種，像我們現在隨便寫于或於、若是或要是、如今、而今或於今。後人不懂得這種道理，以爲各種形態各有奧妙，甚至强爲解釋，以爲蛾眉是像蛾子的眉毛，以爲嗚呼是悲歎，於戲是贊歎；噫嘻又和嗚呼不同，在文章上大用其「嗚呼噫嘻」，都是不足爲訓的。不用說，那些各種各樣的形態，便要讀者記住許多『吾，我也』『女，你也，』『某，某也』之類的解釋，的確很麻煩；可是這不能怪那些古書底作者，只能怪漢字那東西，本來沒有一定的記音法，一個音本來有許多字。假如是拚音文字「我」就只一個 wo，你就只一個 ni（這是假定的說法，古音你我，不一定這樣拚），縱然因爲方音而稍有不同，那麻煩也一定比現在少得多了。

再其次，古書容易使人望文生義，古書本身詞意含糊，以及斷句難，錯字多等等，無一不是文字問題。望文生義就是望形生義，這是因爲漢字本來有一種特定的形可望，那形本來有時候不但表音，並且表義，在被假借的時候，會使人摸頭不着腦。形本來多，近似的形也多，很容易相混；鈔寫或刻書的人稍爲不當心或者程度稍爲低一點，就會弄得『亥豕魯魚』，錯字連篇，這是在拚音文字裏頭可以沒有或者減少到極小限度的麻煩。漢字是單個單個地存在着的，不適於詞類連寫，蛾眉不能寫成 Womei，閒介不能寫成 Gangai 或 Giangie，加以文法不完備，詞句簡略，形態容易相混，又沒有標點符號，自然就看起來顯得含糊，有時候簡直連斷句都不容易了。這又是在拚音文字裏頭很容易解決的問題。

總之，古書難讀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原因，在於它們是被用漢字寫的；所謂解釋，也大都在漢字上做工夫。這種工夫曾經被認爲種種專門學問：有一種叫做「訓詁」，專門在『某，某也』，『某之爲言某也』，像前面說過的『侯，何也』，『遐之爲言何也』之類。另一種叫做「校勘」，專門在『某當作某』，『某，某本作某』，像前面的「日」當爲「曰」，「觸讋」當爲『觸龍言』，「號然」亦作「胡然」之類。這些專門家們底努力，誠然是可欽佩的，所以也就有許多人因此而死後被認爲「先儒」，在文廟兩廡之一廡裏佔據一個牌位，子孫後世，引爲光榮。可是他們底光榮，也許正是他們底不幸，假如不是漢字底存在，以他們那種努力的精神，作算仍舊以古書爲對象吧，一定能深入地理解古書底思想內容，所得的成果，也許不僅是『某，某也』、『某當作某』而已。

然而漢字不但使僅僅解釋古書底文字就形成種種專門學問，並且使人要了解它本身

底各種問題，也非專門研究不可，研究漢字的學問，一向被稱爲「小學」，意思是在小學（舊式的說法）裏就應該弄清楚的。可是我敢斷言，如果專門研究漢字，以現在的學制說，縱然一直到大學畢業，也還只會有一知半解。專門解釋「說文解字」一書的書，據丁福保所彙編的「詁林」，卷册就非常多（我忘記了數目），定價就是二百元，然而也沒有搜羅完備；關於其它字書的書和關於甲骨文、鐘鼎文的書又概不在內。那些書弄些什麼象形、會意、指事、形聲、假借、轉注的把戲，完全是附屬於漢字的一種奢侈的學問；如果是拚音文字，那些把戲就可以完全不存在的。

和文字學密切地關聯着的還有一種所謂音韻學，是研究漢字底音韻的。音韻這東西，如果在拚音文字，豈不是一望而知麼？可是在漢字却麻煩得很。什麼見溪、羣、疑、端、透、定、泥呀，什麼一東、二冬、三江、四支呀，什麼雙聲叠韻、平上去入呀，鬧得烏烟瘴氣，結果也不過學一點拚音文字底辦法。音韻學，縱然在拚音文字也還是需要的吧，但現在的音韻學所討論的問題，就會變得非常簡單或者簡直等於零了。又有所謂古音學，專門研究漢字在古代讀什麼音，什麼古無輕脣、舌齒雙聲、娘日歸泥、魚模轉麻、對轉旁轉……又是麻煩之至。語言底變化，當然不能不反映到文字上；不過如果是拚音文字，這些問題也很簡單的。

那些小學或者音韻學專家們常常說：要研究古書，應該先研究文字，要寫文章也該研究文字，甚至於寫白話文也得認識古字。平心而論，他們底話都是經驗之談，一點也不錯。可是誰要照他們底話去做那讀書寫文章的事，就只好讓給他底兒子，因爲研究到老，能不能够把文字問題弄清楚還是問題。縱然弄得清楚，知識又不是物質，不能像産業那樣傳留下去，兒子要讀書寫文章，也還得重新從文字研究起。僥倖那些至理名言，沒有幾個人眞正相信，不然，中國人豈但不能接近現代的學術思想，連中國古書也得乾脆滾它娘，文字學一門，就是我們底一切了。

說到這裏，我們該可以完全明白：古書爲什麼和中國人民大衆無緣；爲什麼終身研究古書的人也不了解古書，中國人底思想在幾千年的長時期間沒有長足的進步；爲什麼古書只剩下幾個仁義道德等空洞的名詞給江湖術士畫符咒的作用，中國人民底實際生活沒有受到文化思想底什麼恩惠。這一切，自然不能沒有一般的社會的原因；而特殊的原因就在於漢字不是拚音文字。

現在研究古書的人，大大地減少了，以後還要更減少下去。因爲現代人底生活比較複雜，國家的情勢更爲危急，迫切地需要着廣泛的切實的知識；過去那種悠哉遊哉地在書齋裏的皓首窮經的悠閒生活，很少存在的餘地了。假如還不設法讓古書變得比較容易，讓古書紆尊降貴地遷就讀者，說不定古書想在將來成爲研究中國社會或學術思想底歷史的材料也不可能。這正是中國的文化人、尤其是關心古書的人應該加以深切的注意

的。

怎樣使古書變得比較容易呢？我覺得已經交代得很清楚了：古書害的是漢字的病，拚音文字就是對症的藥，要病好，這付藥是不能不吃下去的。自然，現在來做古書拚音化的工作，已經很遲了；也許因此而有許多問題。可是再遲下去，問題只有更多，現在，解釋古書的書，自己也要全部變成古書了；如果還不把漢字改成拚音文字，說不定在若干年之後，連我現在的文章也變成了古書。假如有一天，有人著出這樣的大作：『你者某也，讀若某；我者某也，讀若某』，『您者你們之急言，以複數作單數之尊稱也』，或者『別，一作不要；要，一作若，古音蓋爲一聲之轉』云云，也就生爲專家，一死稱「先儒」，現在的古書，除了被當作天書以外，還會有別的希望麼？因此我以爲每一個眞正關心古書的人，同時應該是中國文字改革運動底熱烈的贊助者或參加者。

文字改革，是中國底整個文化問題底基本問題底澈底解決，並不是僅僅因爲醫治古書底病症而發動，自然不會以古書拚音化爲中心的任務，也並非改革文字就非首先把古書問題解決不可。但這運動底意義底重大是空前的，可能遇到的艱難困苦也會是空前的。那末，要這運動能够大規模地展開就必需有廣大的參加者，必需有各種各樣的參加者；這就是說，縱然有人僅僅爲了古書拚音化的動機而來，也絕沒有應該被歧視的理由。我個人過去那種態度底錯誤，無論如何是應該糾正的。我相信古書問題只有爭取文字改革底實現才能够解決，這解決的時期已經不遠，說不定最近的將來，我們就有討論怎樣拚音化的具體問題的機會。

通俗文運動和拉丁化運動

平　心

新語文運動應該是一把兩面開口的刀，它一面要割去死的語文的頭顱，一面要斬斷艱澀的文字的手脚。最近漸漸向前開展的通俗文運動把大衆的文化陣容推進到一個新的階段，就是以這兩種鬥爭做主要的內容。

不過老實不客氣說，目前在文壇上顯得很火熱的通俗文運動離開大衆的需要還遠得很。寫作者很少機會跟大衆的生活相接觸是一個否認不了的原因，而誤解通俗文以爲它只是在形式上弄得軟化一點的一定也不少。當然，大家並不能因此就抹煞最近通俗文方面的收穫，更不能由此否認通俗文有最燦爛、最光輝的遠景。

一件可喜的事情引起我們一個充滿着希望的興奮，就是上海各個進步的刊物最近已對通俗文的寫作作過一番聯合的商討，由於大家的努力和督促，將使通俗文躍向一個更健康的地帶，是可以預想得到的。

而一件更可喜的事情引起我們一個更大的興奮， 就是新文字運動（即 Latinxua yndung）正在以流綫型的速度向四面八方播開。這運動是從我們一羣幸福的海外僑胞那裏開始的，此刻在各個都市受到它的光照的弟兄姊妹們也一天一天多了起來。文盲們費極短的時間就可閱讀、寫作新文字，半文盲們、知識份子們集合在這個旗幟下的依照幾何速度地日益加多。最叫人驚喜而感動的，是這一次的新文字運動不是從高貴的學者名流的文壇講壇上發動，却是從擠滿着在生活鞭撻下的青年的街頭巷尾流播開去。這許多無名的青年男女英雄正在集合他們薄弱的物質力量和雄大的精神助力來開闢一條給大衆走的文化大路，（許多小店員們捐款出版新文字書報，許多苦青年担任傳播教育的工作，就是很好的例子。）這應該是中國語文運動史上最光輝的特寫吧。

這正在向前推進的新文字運動不但要革新中國語文的面貌，還要蛻變全部的文化軀幹。如果當年的白話文運動還能號召很廣大的羣衆參加新文化陣綫，難道說新文字運動不能團聚更大的羣衆力量爲他們自已的文化前途而搏鬥嗎？自然，現在不比當年，客觀的環境沒有先前那麽平坦，然而大衆的熱辣辣的文化要求一定能透過新語文運動，突破一切艱難險阻的。

我們敢作一並不驚人的預言：現在在那裏反對新文字的人或對這運動冷眼旁觀的人，在不久的將來，會企圖利用這一武器，然而在那時候騙術是一定不值半文錢的。

是全國文化人爭氣的時候了，目前正在擴展的通俗文運動沒有理由不跟新文字運動配合起來。因爲第一，只有新文字能寫出眞正的通俗文，簡明的拚音文字是和口語合拍，排斥文言和半文言的白話的濫調的；第二，只有新文字才容易和大衆接近，他們要看新文字，是花不了許多學習的時間的。事實上，目前已有不少的亮眼瞎子重見天日了，我們拿什麽東西獻給他們，滿足他們的需要呢？

通 俗 化 與 新 文 字

姚 居 華

通俗化的需要和它在這非常時期中的任務的重大，都是無須多說的。近兩年來，

文化運動者對於通俗化的努力，更是有目共見，也無庸囉嗦了。

大體說來，白話文運動的成功算給知識階級解除了纏脚布。一陣狂濤捲過之後，加以各種社會條件的演變，又促進了人們的新覺悟。文體的解放不够，必須打倒方塊字這個撈什子才行。於是政府頒佈了注音符號第二式——國語羅馬字。但公文照例是打過官腔便偃旗息鼓的；而且文字的『新陳代謝』也好像不是一朝之功；可是國家的地位和命運却一天危急一天！大家被逼得『解不及褲帶拉屎』，於是就一面喊起「大衆語」，一面叫起「新文字」來。

這次通俗化有無成就？這我們必須從推動者的着力點來考查。來一句聲明：筆者也自願是一個通俗化推動者。目下通俗化推動者所注意的問題，不外三個：

1. 通俗化的作品應用何種文字？

2. 通俗化的作品應如何運用語彙？

3. 通俗化的作品應用何種文體？

只要我們沒有忘記不識字的同胞佔百分之八十這一件事實，就馬上會理解所謂通俗化，主要的目標就在使文字的效能滲透這一層極厚的乾土。換句話說，要通俗就不能撇開掃除文盲這個問題，否則通什麼俗呢？怎麼樣通呢？因此，第一個問題可說是通俗化的根本問題。

關於用什麼文字作通俗化的工具問題，事實上已有極正確的答案，就是拚音文字。不過因為拚音文字的推行在一般的情形上遇到了阻力，推行者的步調也不一致，就發生了好多特殊現象。

首先就是主張用漢字作通俗化的工具。作這樣的主張者并不是老頑固，老頑固壓根兒就瞧不起通俗化。他們的文字是要『藏之名山』的。那麼都是什麼人作這種主張呢？第一是說漢字還有發展的餘地，第二是說馬上用拚音文字來不及，必須用漢字來應付這個過渡期。這種說法，不必費很多話來答覆，只請他們先想想認得漢字的全人口的百分比，再想想用漢字來記錄活語言是多麼笨重困難，就明白了。壓根兒不認得漢字的多數民衆，再來一次難認、難記、難寫、難懂、難應用的漢字的學習，然後再抛掉它去學習拚音文字，這眞是何苦來？其次，漢字的意義受其形狀的限制非常之大，用來記音是非常的不便當，因之用來記錄語言就萬分的困難。譬如我們家鄉把做事不謹慎的人斥作rdang。要寫作「二當」的話，唸給他們聽，是會懂得的，若給識字的人來看這個「二當」，那敢保險他會莫名其妙。其他像「馬」和「虎」一連串作「馬虎」，就變作另一種想也想不到的意義，像 diaorlangdang 之作『吊兒郎當』， xilixutu 之作『稀里

㊀ 編者按：姚先生說的「通俗化」，從他的全篇文章看來，是包括拚音文字的，跟通常大家說的通俗化並不完全一樣。

胡塗』……，總叫人一眼看去，先不免一陣迷惘。若說可以像「勬」……等字一樣，必要時隨手添造；那麼，一部「海上花」就很够頭疼了，還要整年過這種日子嗎？况且有添造的功夫，不能學習好多好多的拚音文字嗎？

其次，有人覺得拉丁化新文字丶國語羅馬字丶簡直是太多了。改良漢字不是只有一種文字拿來替換了它就得了嗎？况且，主張不同，彼此就爭鬧起來。漢字還沒有廢掉，新文字也終於會只有一種，這是用不着寫保險單或立軍狀的。但在這樣改革期間，不，是一個開頭呢，倘如僅有某一種，那才是大笑話呢！試想有了幾千年歷史的漢字，改革起來竟絲毫不必研討，絲毫不用費力，馬到成功，那不覺成了奇蹟？所以目下才僅有兩種新文字，就是再多，也不見得有什麼壞處。而且，就是漢字的舊城堡中忽然鑼鼓喧天丶旌旗鮮明的反攻過來，那也是應有的場面，值不得驚奇，尤其用不着悲觀。不過，新的壁壘中，急謀合作，是應當丶也是必須的。

其他的特殊現象還多，似乎沒有一樣一樣去做考查的必要。我們來談談推行問題吧。

談到推行，問題就有些嚴重。一定有人逼着問到底推行什麼？拉丁化新文字？國語羅馬字？還是另造新字？——確實有另造新字的，據筆者所知，鼎鼎大名的農本局總經理陳振先氏就自造一種「傳話音標」。

另造新字固然可以，不過除拚字文字本身應備的條件外，還有一個必須注意的條件：得和國際應用的字母形體一致或接近，免得一時不慎鑄成百年大錯，原想加速并擴大文化的發展的，反會阻礙文化的發展與溝通。其次，要看有無另造的必要。倘若不必要，就是說已經有了可供應用的良善字母，便不如節省些不必要消耗的精力去努力作個推行者了。

拉丁化新文字除不分四聲及不立標準語外，和國語羅馬字差別就很小。而國語羅馬字的倡導者，多半是認爲沒有分四聲的必要的。（這，我想不用再去引證實例了。）所以彼此合作并非絕不可能，假如放棄了宗派觀念，放棄了領導權的爭奪。倘若眞不願合作，一定要各行其是的話，也不妨。一面鄭鄭重重的彼此作理論上的研討，一面各自弄個「實驗區」來實際工作一下，等事實來解決這小小的糾紛好了。只是東邊的洋樓和西邊的洋樓吵吵鬧鬧或閙閙玩笑，怕永遠是勝負未分，也永遠是不能「通俗」的！

推行拚音文字的辦法很多，大概不外由政府以命令推行和由社會團體的努力傳播兩種。由政府以軍令推行的像土耳其的文字改革是最著名的了。我國的注音符號一丶二式都是經政府頒佈了的，但已如前述是擱淺了的。就事實上觀察，政府以命令推行是較易普遍，較易收效。可是還有個先決條件：須由社會團體的試驗證明新文字的效能，政府對於這種事業有相當的認識。缺乏前者，政府自不能以政令作探險的玩具；缺乏後者，

事業雖必要而效能難期顯著。這個，從許多社會事業的推進過程上是可以得到充分證明的。

實在，就是那有些艱澀的國語羅馬字，經公佈後，若政府拚着決心加以推行的話，也許拉丁化新文字就不能或沒有必要傳播了。可惜公佈以後，文盲仍然文盲，非文盲的除以好奇或原倡導者外，對於國語羅馬字也還是文盲！就是好奇者也儘有因它分四聲和到處的四聲沒有個「準兒」的緣故，又打銷了「自修」的勇氣。政府的態度既顯得躊躇，羅馬字本身又有相當的缺陷，其他的社會工作者像合作事業、民教事業、及鄉村建設事業等等工作人員，對於它絲毫不注意，就弄成個彷彿沒有那麼一回事的狀態。

拉丁化新文字一起來，馬上受到歡迎。雖因爲某種問題，而遭到阻礙，其實倘若它是一種「利器」的話，禁止是無效的。火車發明了有人破壞牠，淞滬鐵路建成了有人拆毀牠，可是現在呢？

所以，關於拚音文字的推行問題，我以爲從紙面上高談闊論，你爭我吵是無用的！應當像其他的社會事業那樣，實地去做。若以爲另設實驗區，我却并無異意。我想，與現有的各種社會工作團體取得嚴密聯絡很可以做出些事情來。從智識份子的讀物上着想編著出版，固然要緊；尤其要緊的是作鄉村及工廠中的實際掃除文盲工作，同時即爲統一救亡的啓發工作。

關於運用語彙問題，在實際工作中實不能說不是個重要的問題，但似乎不像有些人想像的絕對重要。所謂語彙問題，就一般的說法看，可以概括爲兩方面。一個是語彙的缺乏，另一個是專門的術語如何「通俗化」。

民衆們說起話來，或文或野，你決不感到他們語彙的缺乏。智識份子若寫起普通的文章（即不是純文學或文藝批評一類的作品）來，也不感受語彙缺乏的痛苦。但爲什麼一說起通俗化，就都感到了語彙的缺乏了呢？

記得梁啓超曾以其經驗駁斥說白話文容易作的大人先生們，他說寫白話文還沒有寫文言文來得省力。這自然由於練習的多少。可是，實踐通俗化而感到語彙的缺乏，其原因似乎還不止這麼簡單。第一，語言和文字既不一致，不識文字的人的語彙，就差不多沒有變作文字上的語彙（可以說是「詞類」，上文未分開來說，姑且沿用）。識字的人逐漸和不識字的人隔離開來，一日說到通俗化，自然要覺得語彙的缺乏的，這即是說自己運用慣了的語彙中老找不到一般人口頭上的活語彙。第二，漢字是衍形的，用它來表音極不妥當。像前面說過的『吊爾郎當』之類便是。我們那兒說『某人做事很努力』是『某人 Zhuacha xen po』。若把「zhuacha」寫作「抓插」、「抓茶」、「抓差」，把「po」寫作「破」、「頗」、「潑」……都不成，而且不止是易生歧義，簡直看了不懂！但這只要用拚音文字就不可能解決而自解決了。古人的假借，小學生的別

字，其實好多都是在衍形的文字中避免不及的衍音的結果。連第一個問題在改用拼音文字之後，也可以解決大半。請能够寫寫文章的人各自仔細地反省一下看，到底是找不到活語彙的時候多呢？還是有了活語彙而找不到適當的聲音符號來表達它的時候多？

關於術語問題的難於解決，主要的是由於老百姓們的智識程度太低落，但，智識程度低落，又由於不識字。其實，就是我們這些起碼不是文盲的人，又何嘗都是樣樣精通？讀文學的對於數、理、工程的專門術語還不是同樣的生疏？就是對於文學本身還不是也離不開什麼字典、什麼詞典、辭彙？可也就因爲我們會『望文生義』，會大體上模模糊糊的了解它，必要時會去翻翻字典、詞典、辭彙之類，因而辛勤寫作的先生們就不大爲我們而感到語彙缺乏的苦惱；倒相反，他們還往往感到語彙不够恰當、不够深切的煩悶。爲兒童、尤其初度識字的幼童撰讀物的時候，也不大有語彙缺乏的感覺。特別爲「通俗化」而感到的這個問題，實在就因爲老百姓們有極豐富的生活經驗和兒童不同，同時他們是已經肩負着人生的各種責任的人也和兒童不同，因而不能純用教育兒童的辦法去作教育他們的工作。但他們是久和文字絕緣的文盲，現在想把他們都「超度」到文字的國度中來，讓他們由半聾、半啞、半盲，變作不聾、不啞、不盲、甚至既聰又明且辯，却又不能用指導我們閱讀的方法去指導他們。在這種嚴重的大問題之下，姑在寫作的立場來看，首先會感到語彙的缺乏和術語的無法運用，是自然的事。

這個問題果然嚴重嗎？仍然讓我們來問自己的經驗吧。對於各種的專門術語都需要個個了解嗎？不但誰也知道那是不可能，而且也不必要。固然誰也知道那是不可能，而且也不必要。固然誰也不反對知道的越多越好，在不妨礙自己向精深中鑽的限度內。一般的術語是需要大量的了解的。但我們有整天翻着讀字典、辭典的嗎？有先堆積了好多術語的定義在腦子中才去瀏覽出版、精讀名著的嗎？我想怕十個就有九個經過一度「冥索」，或一小階段的隨讀隨翻檢字典之類的讀書過程的。就在目下，不是爲編講義，寫「文字學」的文章，寫作或翻譯「名著」的第一章；不是爲這個術語太特別，不先有個概念，就不能繼續讀下去：怕也很少去翻檢字典之類的吧？這就是說，只要認得字，許多特別的術語是往往能由多讀體會，而漸漸得到正確的了解的。誠然，明白文法、修詞，對於閱讀、寫作都有很多幫助。但不大明白它們不見得就不能閱讀、寫作，明白了它們的又未必就是最善閱讀的和寫作最好的。寫許多「××作法」的某先生不是除了這好多「作法」之外，就只會教書（？）嗎？對於術語，我也作如斯觀。

在這兒，通俗化第一當注意的是如何推行拼音文字，卽如何讓老百姓們先認得字；其次，在寫作能够於各界各種（性別、年齡、生活）老百姓的實際生活經驗上加以特別的注意與分析，再注意到語彙尤其術語的分量多寡，予以系統的分配，也許不會有很大的問題了的。

是的，上文說拼音文字可以分頭作實驗性質的推行。那麼要先識字，再指導閱讀，那不眞正要俟河之淸了嗎？也許有作如斯想法的。我的答覆是：第一、由識字到閱讀，是一定的過程，誰也不會、誰也沒有本領讓不識字就先能閱讀的，第二、拼音文字不是兩禮拜（拉丁化新文字）至二個月（國語羅馬字）就可以學得純熟的嗎？逐層做去，譬如說先由一個有組織的團體與各處鄉村工作機關商妥辦法去訓練各該機關的工作人員，再轉達老百姓，比較推行漢字、簡字，以及只坐在洋樓上拉丁斥羅馬、羅馬駁拉丁要快得多多嗎？第三、從識字起就須閱讀，這個過程是可分又不可分的，只是識字在某種程度一定在閱讀前一步罷了。事實上不必立下五十年的識字計劃，等個個國民都識字了，再去釐訂五十年的閱讀計劃的。

至於文體，除開較能增進閱讀趣味以外，怕就不會有很大的意義了吧？戲台底下老百姓會呼哨叫好，吹鼓手的棚前老百姓會擁擠不堪，傳道師的周圍老百姓會側耳靜聽，說書場老百姓會啣着旱烟管盤膝坐地，老太太們絮絮的話起家常來會終日滔滔、口若懸河……。劇詞、歌謠、彈詞、散文、對話、小說……一切文體，他們都歡迎！只要他們會看，看得懂，適合他們的程度與生活。他們和他們都能够聽人家說書聽到入神，聽人家唸宣講拾遺聽到忘倦，而不讀彈詞、不讀宣講拾遺，不是由於愛用耳朵不愛用眼睛，是由於耳朵對於聲音不聾，而眼睛對於文字是個瞎子！拜不要挑選「文體」！

新的文字和文學結合的第一步

焦　風

拼音文字和文學之間的互相需要，已經有人有過很好的發揮了。在文學家的中間，擁護拼音文字的，我們很可以相信，也佔着絕大的多數。然而在眼前，文學家實用拼音文字來寫作的，却簡直可以說還一個都沒有。這，一方面是因爲這樣的作品賣不到錢（出得起稿費的刊物還都不肯刊載用拼音文字寫的東西），一方面因爲惰性的作用，使得各作家雖然擁護拼音文字、並且贊成用這文字寫作，而實際上却不去動手。原來所有的作家都已經學會了漢字，寫慣了白話文。從未學習過用口頭話創造文學作品。要叫他們改寫口語的拼音文字，簡直是像紺弩先生所說，成了『被繳了械的武士』。所以實在說來，要獲得這個較好的工具，並不是無需相當的努力的。

照向例，一樁隨便怎樣好的事情，有着無論怎樣明白的眞理，要其普遍地實現，終

還得有不惜犧牲的先鋒們，這些先鋒們得忍受着種種犧牲，放下最初的必要的基石，然後。後繼的人們享受着而且來光大着前人的功業。在眼前我們是很難期望每個文學家都來作這樣的先鋒的。雖然在他們一羣中間，一定會供給很優秀的人才到這先鋒的隊伍裏來，這裏的問題不是應該不應該而是可能不可能。所以這樣的說法，並不妨害我們叫他們用拼音文字寫作、並且參加到我們的隊伍裏來的要求。尤其不妨害我們叫他們每個無例外地得學會拼音文字這個最基本的要求的！

因此我們不得不承認，在極短的時期內拼音文字和文學的結合，還不能不是先鋒們的工作。而參加這個工作的文學家們，也不得不以先鋒的身份出場，就是說他們要忍受一些犧牲，不能像他們平常的文學活動，當時就可以得到相當的酬報。但是他們的勞力也不會永無報償，而報償也決不會貧乏的。最先下種的人也是最先收獲的人呢！

那末作為先鋒的人們，怎樣來開始文學的工作呢？把口頭話通過拼音文字，加以精密化、豐富化、純淨化、柔軟化而成為文學的語言，來奠定拼音新語文文學的基礎。

我以為最最要緊的是鼓勵文盲大衆的拼音文字創作 。 造成眞正出身於大衆的文學家。這類作家的產生，對於文學的重要實在也並不減於拼音文字。出身於大衆的作家，沒有漢字的遺毒，最能夠保持拼音文字的康健，保證拼音文字之決不變質，我們的文字是大衆的文字，我們的文學是大衆的文學。惟有把這文字放在大衆的手裏，由他們自己建設大衆的文字，這文字才能有最正常的生長，而大衆文學才能有最良好的發展。

當這新的文字還在識漢字的智識份子手中的時候，一切不良的傾向——像依漢字譯音，文言文白話文語法的亂用，漢字式造詞法的無批判地引入，口語的脫離，無批判無節制的外來語的採納等等——會不斷地妨害這文字的生長的。這樣的事實我們已經驗過了。所以非特別指出不可。不過我們自然並非主張拒絕智識份子的工作，事實上他們在眼前還是拼音文字主要的支持者和養育者。但是他們應該明白自己的弱點，隨時有意識地審查自己的工作。

至於怎樣鼓勵和訓練大衆的寫作 ，則最切實 、 最合宜的辦法便是發動採取報告文學的形式、速寫隨筆的形式的大衆通訊運動。這種農村通訊、工廠通訊、生活報告的作品，也是頂頂配合於當前的需要的。

除這個之外 ， 我們還要發動一個民間口頭文學的記錄運動 。 口頭文學像山歌、唱書、唱新聞、小調、撩天（故事）、俗話、謎子、講武書、灘簧、戲劇之類，本來是口頭話的文學，移到紙面上來便是拼音文字的文學。口頭文學中的用語本來就是口頭話的文學化，移到紙面上來也便是拼音文字的文學化。自然，在口頭文學中含有不少落後的東西，同樣在口頭文學的用語中，也有着許多毒素，我們不能囫圇吞下，毫無選擇。不過無論如何，口頭文學和它的用語的形式，總是我們拼音文字和拼音文字的文學的一份

不能丟棄的豐富的遺產。

這兩個工作我以爲是我們所應該丶而且可以卽刻担負起來的。每個拼音文字的敎師同時便應該是這兩個工作的發動者和組織者。要是這兩個工作獲得良好的成績，一面可以建立起拼音的文字的模範的文體，一面也可以打開各雜誌的門戶容納拼音文字的作品，那時候文學家會大批地跑到新的文字寫作的道路來了。因爲我們已經替他們斬除了荆棘，建好了寬廣的平坦的道路。

從　笑　話　講　起

任　琦

有一部「音樂詞典」，它的編者把一位大名鼎鼎的西洋音樂家，依了中文的不同的譯名，化了幾個身，分列了幾個小傳。大家當作笑話講。

有位先生在他所譯的克魯泡特金的「互相論」裏面把 Java 譯作「甲伐」。大家當作一個笑話講。

這類笑話其實很多。只是有幸有不幸，有的被人揭發了，揶揄了一番，有的被人寬恕了，或竟沒有覺察到。

音樂家貝多汶丶音樂家白曹文丶音樂家倍提火芬丶乃至音樂家口口口或×××，在熟悉音樂事情的人當然不難知道這許多音樂家實際只是一位音樂家，不過他有了許多中文的譯名而已。但是在不大知道音樂事情而需要「詞典」的人，那種網羅無遺的「音樂詞典」倒並不是要不得的罪惡詞典。假如說，一部文學詞典有嚣俄而無雨果，一部物理詞典有牛頓而無奈端，一部經濟詞典有亞丹斯密而無斯密亞丹，一部漢學詞典有高本漢而無伽爾屈倫，試問要檢雨果丶奈端丶斯密亞丹丶伽爾屈倫到何處去檢？那種詞典又有什麼用呢？

「甲伐」大家確是不知道在天下何處，「爪哇」是家喻戶曉的名稱。然而不是那本「互相論」後面附有中西名稱的對照表，這筆賬恐怕未必有人出來淸算。例如去年世界運動會的時期，上海幾家報紙的特刊文章中，有好幾個國家的名稱是譯得我們無從在地圖上找得出來的。我記得有一個「阿方尼斯坦」還可以猜詳得出它是阿富汗的「誤譯」，有些國家我簡直猜不出來。讀報的人還不是大家模模糊糊地看過了，有誰來一一地訂正呢？要認起眞來，差不多常常可以在報章雜誌上發現出一個熟地名被譯成生地名的事

情。

上面的話並不是替被人笑呵過的人代為解嘲。也不是我願意做他們的義務律師，為他們辯護。實在漢字譯出的外國人名地名太雜亂無章了。我們的記憶負担太重了 同一人、同一地有兩個或兩個以上同樣通行的譯名而外，還有舊譯與今譯的區別。像莎士比亞和托爾斯泰在屏條式的世界名人像上是譯作葉士璧和陶斯道的。日斯巴尼亞的改為西班牙在外交部還不過是五六年的事，所以三年前，中國準備施行外國貨品必須用中文標明原產國的時候，海關方面幾乎要西班牙商品標上「日國製」的字樣。

就因為鑒於譯名混亂之故罷，商務印書館出版過「標準漢譯外國人名地名表」。但是十多年來也看不出收了什麼效果。況且有些譯名總算是很通行了，還有人要咬文嚼字地加以修改。例如，周作人先生嫌易卜生有星相家名號的氣味，改「易」為「伊」；張競生博士不洽意於居禮夫人的「禮」字，改作「麗」字；戈公振先生不寫蘇聯而寫「庶」聯，意謂音義雙關。譯名是成為文字遊戲了。

雖則這種混亂現象不能誇大地說它會遺害無窮，然而總不是造福任何人的。並且我們也不宜說，等到中國文字拼音化完成的時候讓它自然地解決去。我看現在就得來補救。例如，對於已經流行的譯名，我們如果嫌「易卜生」不好，便老實寫作 Ibsen; 嫌「居禮」夫人不好，老實寫作 Curie 夫人；嫌「蘇聯」不好，可以寫作 Sovet 聯邦。我們翻譯的時候，如果不知道 Java 的中文現成譯名是什麼，我們老老實實把原文移了過來，不必自起譯名。我們知道同一個人有幾個中文譯名的時候，我們不必在雨果與囂俄之間權衡高下，乾脆寫 Hugo。對於一切不常見的陌生的外國人名地名，翻譯者無須再費腦力去替他們製造音義兼顧的譯名，樂得省事些。這樣，讀者就受惠不淺。

自然我們現在尚還不允許把這樣的辦法推廣於路透、哈瓦斯等外國通信社的譯員，請他們在國際新聞的翻譯上來實驗。但是雜誌撰稿人、文藝科學書籍的翻譯人是不妨立即試試的。怕讀者不認識 A B C D 嗎？誰看這個雜誌，誰不看這個雜誌，誰讀這本譯本，誰不讀這本譯本，那讀者羣是分得很明顯的。怕讀者的讀音不正確嗎？一則漢字本來無法把原音譯得正確。再則像貝多汶、白曹文何曾是照 Beethoven 的德文讀音譯出的。所以讀者對於一個用拉丁字母拼成的人名或地名儘可以隨便地照英文音讀也可以，照法文音讀也可以，照 Esperanto 音讀也可以，照中國話拉丁化的音讀也可以，猶如外國人把 Shanghai 讀成「向哈埃」，而不讀「上海」一樣，我們不能說他們錯。怕來源不一，拼綴不能完全相同嗎？那在我們會認識一個漢字的正體、別體、古體、今體、簡體、俗體的人算得什麼！瑞士京城寫Bern 也好，寫Berne 也好，兩者之間的區別比中文的伯爾尼、白爾拿、百倫、熊城等四個或不止四個譯名間的區別要小得不知多少。總之，我們不能把那混亂的現象作為茶餘酒後的談笑的資料，要在實踐中給它一個實際

的解決。

請不要再用新文字寫作吧！

胡繩

誰都知道，新文字是紀錄大衆的口頭語的，因此牠和文言文和五四白話文是有着本質上的不同的。新文字和漢字的不同不但只是在於形式上：一個是用拉丁字母，一個是用方塊頭字，而且更重要的是在於：前者是紀錄大衆的口頭語的，後者常是讀書人的口吻，和大衆中隔了相當的距離。

這是誰都知道的，可是有許多人往往並不這樣做。在這裏，我們試從一個熱心於新文字運動的刊物上抄出一節詩來看看：

Shelley si nis y Nan'ou,

Nier gin nis y Dungdao;

Tungji sh minzhungdi tiancai,

Rhang wobei zai tianjai tungdiao。

請問，你看得懂麽？你去試讀給任何一個工人農人聽，他能聽得懂麽？好吧，我來把原來對照着的漢字文句也抄在下面：

雪萊昔溺死於南歐，

聶耳今溺死於東島，

同一是民衆的天才，

讓我輩在天涯同弔。

啊，原來這是郭沫若的「悼聶耳」的詩的翻譯，但是這個翻譯的工作是不能得到感謝的。試問，我們假如用新文字直譯出一首「關關雎鳩」，結果將是怎樣呢？

許多人學會了新文字，就從漢字中翻譯文章，這自然是可以讚美的事。但我們應當揀那寫得最通俗、最接近口語的文章來翻譯，中間假如還有舊文言的遺毒，就得在翻譯時隨時把牠更動。我們決不能隨手拿起一篇文章逐字逐句改寫成新文字，就說，這是新文字的文章。——不，我們決不能承認這是新文字的文章！

不但在翻譯漢字時有這種情形，就在用新文字寫作時，有許多人也還是脫離不開舊文言的束縛。本刊上期就指出北調月刊中寫 Sin w-nz zh bu 是一個不可容恕的疏忽。

自然，現在一切正還在開始中。寫慣了白話文的「讀書人」，一旦改寫新文字總不免要露出老腔調來，但是我們不能不盡最大的力量來克服牠。我們敢說：到現在爲止，我們還沒有看見一篇眞正用大衆語寫的新文字的文章，在新文字月刊、北平新文字半月刊及其他各新文字的刊物中間，幾乎每篇文章都夾雜着不能令大衆理解的成分，但是我們相信，每一個作者都還是在努力求進步，努力向大衆學習他們的口頭語的。——而那只知道用拉丁字母來記錄漢字寫的舊文言式的文章的人，不但在主觀上在表示了他對於新文字運動的理解不够，而且還客觀上造成了非常惡劣的影響。

在通俗文運動剛開始的時候，陶行知先生說過：用漢字寫通俗文的作家可以把他自己寫的文章譯成拉丁化新文字，來試驗牠是否眞是通俗了。——這話就表明新文字甚至還能够領導漢字走向通俗化去；但現在假如我們的新文字的作家在寫作時倒反而刻刻忘不了舊文言，寫出些比漢字的文章更難懂的文章來，這不是明明和文言文、五四白話文妥協，向方塊頭漢字投降麼？

我們罵注音符號，說牠只是跟着漢字做奴隸，我們罵五四白話文，說牠不能使大衆接受，……——因此，我們有了新文字運動，但假如我們的新文字也是做了漢字的奴隸，也一樣不能使大衆接近，那牠還有什麼存在的價値呢？

我把我這一篇文章的題目寫做「請不要再用新文字寫作吧」，也許牠很使讀者們吃一驚。自然，我的意思並不是取消新文字，而是請那不理解舊文言和新文字的本質上的區別的人，不要再用新文字隨意地寫作，因爲他們的寫作的結果只是證明了新文字其實也不過是漢字的奴隸。

不，新文字決不是漢字的奴隸。牠的特質不只是在應用拉丁字母這一點上，而且，更重要的是：牠是紀錄大衆的口頭語的。目前，新文字的作家自然都是從漢字的陣營中出來的，但是他們不能不虛心地、努力地學習，學習，——學習用大衆的口頭語寫文章！

第　六　編

抗日戰爭時期的拚音文字論

(1937-1945)

中國語文的演進和新文字

陳望道講
倪海曙記

現在我來談談中國語文的演進和新文字這個題目。

我想把我的結論放在前面來講，那就是新文字的產生，在我個人看來，是中國語文進步的結果，換句話說，就是漢文漢字進步的結果，是漢文漢字生出來的一個小孩子。

記得幾年前，曾經有人提出過打倒漢字的口號，這猶之乎一個小孩子拔出他的小拳頭來，說要打倒老子一樣，曾經惹起了許多的反響。那些反響大概分成兩種：一種是非常認真的，就像一個小孩子說打倒老子，他就瞪起眼睛來發脾氣；另一種則是比較豁達的，只站在旁邊笑笑，認爲這完全是不知高低的孩子話。無論怎樣，這個口號是一個非常招事生非的口號。

現在大家將這個口號廢除，我認爲是非常適當的。

這是旁邊的話，我要講的不是這些。我要說的是：拉丁化新文字是中國語文進步的結果。這可以從三方面來看：

第一、從文章的形式上看——我們有許多人非常喜歡古雅，甚至家裏貼起對聯來，標明『不讀秦漢以下之書』，『不讀秦漢以下之書』的算是頭等的好古家，其次二等三等的喜歡魏晉、或是唐宋的書，認爲唐宋以下都不足道。彷彿唐宋以後是語文全退步了。這種看法，和我們的看法稍稍有點出入。我們認爲這種看法，不是錯，而是太客氣。我們以爲我們固然不要把古人故意壓低，但也不要把近代的人故意壓低，才是公平的看法。

中國的語文是有進步的，宋朝以前沒有語體文，宋朝以後有語體文，就是一個大進步。就是在文言文裏，也有許多變遷，許多進步。早期的文言文，作者寫的時候，常常造字，因此那種文章非常不容易讀懂。譬如同樣一件東西，大的和小的都各有各的字。像大的馬叫馬，小的馬就叫駒；大的牛叫牛，小的牛就叫犢。又有雌的和雄的分別，麒麟是雄的叫麒，雌的叫麟；鳳凰是雄的叫鳳，雌的叫凰；鴛鴦是雄的叫鴛，雌的叫鴦。再次，多少也有分別：如像一只羊叫羊，幾隻羊就叫羣；一個人叫人，許多人就叫衆。還有別的例子多得很。

我們的語文進步到後來，造字的情形就開始減少，改用文法上的調動來區別字義，而不用字形來區別了。更到後來，就越加進步，文章裏加進了口頭上說話的要素——就是用起複音字來了。本來的文言文中複音字也是有的，不過還不多，直到語體文出現，複音字才突然的多了起來。到了近幾十年來甚至有意去用複字了。例如病——疾病、路一道路等，把古的(疾、道)今的(病、路)連在一起。例如卡片、冰淇淋等，又把中的(片、冰)外的(卡、淇淋)合在一淘，複音詞的推陳出新，說句笑話，現在差不多已經到了不但融會古今、而且貫通中外的地步了。

複音字的構成，有很多種方法。複音字對於新文字的關係很重要，想跟大家說得比較詳細一些，單拿名詞的複音詞構成法來說，就有這樣幾種：

(一)重疊法——是把同樣的字重疊起來，譬如：餑餑、饝饝、太太、奶奶、哥哥、弟弟等。

(二)並列法——就是上面講過的把類同的字列在一起，如：道路、門戶、身體、衣裳、呆笨、聰明、學問、行爲等。

(三)聯綴法——把幾個不對等的字聯綴成一詞。如：

男人、女人、雌鷄、雄鷄，有一字是指性別的。

船隻、房間、畫幅、銀兩，有一字是指數量的。

銅盆、粉筆，有一字是指質料的。

月牙、地球，有一字是指形狀的。

茶碗、酒杯，有一字是指用途的。

白布、紅紙，有一字是指顏色的。

(四)配對法——把意義相對的兩個字配列起來，如：大小、高低、存亡、輕重、緩急、兄弟、姊妹等。

(五)拚合法——兩個字聯在一起，拆不開的，如：蜘蛛、玫瑰、玻璃、琥珀等。

(六)標音法——用漢字音譯外來語，如：紐約、倫敦、可可、咖啡、哀的美敦書。

(七)加詞尾法——在一個字的後面，加上以下的各種詞尾，如在名詞後面加：

兒——猫兒、狗兒、花兒、月兒、小孩兒。

子——兒子、櫈子、獅子、燕子……(很多很多)

頭——石頭、木頭、鼻頭、骨頭、枕頭、年頭……

又如在形容詞後面加：

子——長子、矮子、胖子、瘦子、瘋子、瞎子，多數是表示有某某性質、某某形狀的人。

頭——滑頭、滑頭，用法也差不多。

又如動詞後面加：

子——墊子、刷子、擔子、探子，大概表示跟動作相關的人或物。

頭——想頭、看頭、吃頭，這可以寫成一個公式：

動詞＋頭＝可「動」之處。　如

想頭＝可想之處　沒有想頭＝沒有可想之處

但也有像「子」一樣表示跟動作相關的人或物的，如

當頭、押頭（指相關物）、薦頭、對頭（指相關人）。

（八）加詞頭法——

（有）　有清之世（古文用）。

（阿）　阿姐、阿妹（木蘭詞）、阿大、阿二。

（姆）　姆媽。

（老）　老王、老弟、老兄、老虎。

其次，再把這些詞複合起來還可以構成更複雜的詞，如「研究院」就是先用二式合成「研究」，再用三式綴上「院」字而成。再如「舞台劇」，又是先用三式綴成「舞台」，再用三式貼上「劇」字而成。還有「跑馬廳」「跑狗場」等構成方式，則是在上列八種之外的。總而言之，複音詞的構成方式，現在已經非常的複雜。不過因為中國人作文用字一向是喜歡成雙作對的，所以複音詞現在也還是用雙字構成的居多數，像旅館、公司等等，隨處都是雙字的。三字以上的，四字以上的，雖非沒有，却還不多。

複音字對於拉丁化是很重要的，因為如果是單音字拚音，讀出來容易聽錯，例如陳、鄭在聽的時候就很難分別，所以複音字的加多，是造成新文字產生的第一基礎！

第二、從文章的內容上看——過去的時候，中國人做文章並不是急於要發表的，古人做了文章，大多不管有人看，沒有人看，他以為總會有人看的，也不管有人懂，沒有人懂，他也以為將來總會有人懂的，這就是所謂『藏之名山，傳之其人』。因此寫的方法，並不避免深奧難懂，甚至有人故意做成深奧難懂，而它的內容也就成了藏之名山，傳之其人的內容，這種態度一直到五四時代，纔被否定掉。五四時代，作者們開始希望寫出的文章能使一般人都懂，它的內容也變成了要使一般人都懂的內容，所以提倡了白話文。五四以後，又更進步到現在，文章的內容，不但要使一般人都懂，甚至還要使種田做工的人也懂，因此內容又改了。現在的內容，不只是要使大家都懂，並且還要使大家很快的懂，很多的人懂，——要使文章很快的接近大家，接近很多的人，這是新文字產生的第二個原因！

第三、從中國人對於文字研究的進步上看，——新文字的產生並不是突然跳出來的，是經過了許多人對於文字的研究才產生的，如果不是以前的人對於文字加以許多必

要的研究，使中國的文字在標音上有了好幾個階段的進步，那新文字也是無法產生的。

這裏要講到漢字的記音問題。漢字本身是長於標形、不便於記音的。要把音記出來，不能不在漢字的構成方式以外，另外籌劃一種記音的方法。從這點上看，我們可以說漢字是命定的不能不另外有一種拼音文字。那記音方法的發展大約可以分作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講雙聲叠韻的時代。在這時代大約還只是修辭上的一種作用，如以黽勉、章皇一類雙聲叠韻的字，爲語言順利或聲調諧和而使用牠，這種方法，現在也還有人講究。雖然不一定跟記音方法有直接關係，實際是後來發展出來的記音方法的基礎。就是在新文字的拼法上也還留有痕跡的。新文字不用各個字母拼音，却用一聲一韻相拼，便是以前講究雙聲叠韻的遺跡。

所謂雙聲叠韻，就是兩個字的「聲」（拼出那個字音的第一部份）同的叫雙聲，兩個字的「韻」（就是拼出那字音的第二部份）同的叫叠韻。

例如　明滅（Mingmie）兩字的聲 m 同的，就是雙聲；嚕蘇（Lusu）兩字的韻 u 同的，就是叠韻。

第二階段把雙聲叠韻用在記音上標注一個字的音，這就變出字典上的反切。反切的方法是用兩個字的音來切出一個字的音。用來反切的字，上面一個一定跟要切的字是雙聲，下面一個一定跟要切的字是叠韻。所謂反切，就是把中間的一段（就是上面一個字的脚和下面一個字的頭去掉，單把上面一個字的頭和下面一個字的脚取來做要切的音，例如：東（dung），德（de）紅（xung）切。

d | e + x | ung＝dung東

這樣對上一個字取其頭（就是聲）對下面一個字取其脚（就是韻）的反切方法，實質上是和後來的注音和拼音的上聲下韻拼成一字的方法沒有什麼兩樣的，但這裏實際有兩個困難點：(一)用做反切的字頗繁雜，不見得個個人都能够把那些字的字音讀得正，假如用做反切的字音讀不正，則切出的音也就不會正。（二）這樣用漢字來反切，也沒有拼音的直捷爽快，因爲每個漢字的讀音都有一個聲一個韻，兩個字合起來就有兩個聲兩個韻，除出要用的一個聲一個韻之外，還有無用的一個聲一個韻（就是上一個字的韻母和下一個的聲母）要臨時把它們切去，也覺得臨時忙，有些不便。因此就又產生了注音字母。注音字母的出現，可以算是漢字記音方法進展的第三階段。它的作用在乎用最少數的字而且把這最少數字的讀音都預先切好，用的時候只要用上去就得，不要再臨時去切。

例如東，你只要把它已給你切好的ㄉ和ㄨㄥ拼起來就是，而不要再自己去德紅切了。

所謂切好，就是用做標音的上一個字的只讀其聲，用做標音的下一個字的只讀其

韻。（比方ㄉ字就是刀字，刀字全字爲dao，如今只讀其聲d ，其餘類推），這就是所謂聲母（即規定放在前面的音，如d ）和韻母（即規定放在後面的音如uug）。

注音字母用的雖然是中國式的字母，但那讀法實際是外國的讀法，所以初行的時候也很有人反對，正像現在拉丁化新文字所受到的一樣。就是現在也還有些極端守舊的先生們，贊成反切，而反對注音符號。其實從記音方法上講，注音符號是比反切進步得多了。

現在拉丁化新文字用的聲母和韻母的讀法，完全和注音符號一樣，將聲母和韻母拼起音來，一聲一韻拼音的方法，也是和注音字母完全一樣，所以不同的不過字母的字形吧了。

所以總結一句，中國新文字的出現，一是因爲文章上複音字的加多，二是要使大衆都能很快的知道文章的內容，三是我們對於文字記音研究的精密化的結果。所以我說，拉丁化新文字是中國漢字進步的結果！

也許有人要說，新文字和注音字母既然是一樣的，那麼採用注音字母好了，爲什麼又要採有拉丁化呢？關於這點，有位專門研究教育的陳鶴琴先生曾經把兩樣東西都研究過，根據他研究的結果，據說是這兩件東西在普及教育上，都是一樣有效力的，但新文字學習起來比注音字母來得容易，因爲注音字母所採用的字母還沒有脫離方塊字呆板的形狀，大小長短都沒有大的差別，記起來比較困難，新文字所採用的拉丁字母，則字形參差，有的伸出一條長腿，有的揮起一條臂膊，來得更活潑，而記憶的時候，也容易記一點。

還有一位語言學專家林語堂先生在他著的一部「語言學論叢」裏說起注音字母非常的難學，據他的書上面說，他學了四年注音字母，還沒有學會。這位先生似乎是特別不喜歡注音字母的。

據我個人看來，單從標音一點看，注音符號和拉丁化實有同樣的功用，可以同時存在。不過應用起來難免不同。拉丁化字母是一種國際間公用的東西，凡是進過學校的學生都是熟悉的，我們在路牌上、店家的招牌上或仿單上接觸的機會也很多，至少在通都大縣是這個樣子的，學起來比較不容易忘記些。反正，注音字母雖然用的是中國的字形，讀的也是外國的讀法，相差是無幾的。

中國拼音文字的演進

陳望道

——明末以來中國語文的新潮——

明朝和西洋各國通商頻繁，到了萬曆年間引起一班天主教徒也憑了傳道熱忱相繼到中國來。他們爲了便利和中國人接近，大概都守中國的儀節，學中國的語文，用中國的姓名，又將他們所擅長的天文、地理、數學、理化以及論理、生理等西學，向中國人講述。我們中國的先覺人士如徐光啓、李之藻等，也因這些西人說的實在有中國所不及的，非常虛心接受。兩相配合，就在中國文化史上創出一個西洋文教東漸的局面，許多西學的著作都在公元十六、十七世紀之交的萬曆、天啓、崇禎年間次第刊行，如利瑪竇（Matteo Ricci）有「萬國輿圖」（一五八四）、「交友論」（一五九五）、「幾何原本」（一六〇五譯）等著作，艾儒略（Jules Aleni）有「職方外紀」（一六二三）等著作，鄧玉函(Jean Terrenz)有「奇器圖說」（一六二七）等著作，傅汎際（Francois Furtado）有「名理探」(一六三一)等著作。中國語文的研究，雖然不是當時的主題，偶有著作都不過爲了他們同伴學習中國語文的方便，但就爲了他們所作是爲他們同伴的方便，常用羅馬字母來注漢字的讀音，就此引起了漢字可用字母注音或拼音的感想，逐漸演進，形成二百年後製造推行注音字母或拼音字母的潮流。

從事這種注音或拼音工作最早的，當推利瑪竇和金尼閣（Nicolas Trigault）。相傳利瑪竇曾經著作「西字奇跡」一卷，於一六〇五年出版，如今還未發見。如今只見「程氏墨苑」裏面有利瑪竇做的羅馬字母注音「信而步海，疑而却沈」等四篇，也作於一六〇五年，也許這種注音就是所謂「西字奇跡」。注音四篇一共有三百八十七個不同音的字，經音韻學者就字分析結果，所有「聲」「韻」「調」，都和後來金尼閣「西儒耳目資」裏的大同小異。「西儒耳目資」是一部比較有規模的著作，作於一六二五年（天啓五年）夏月，成於一六二六年（天啓六年）春月。自稱是依據利瑪竇等草創的規模而成。書中一共用二十九個字母，把二十九個字母分作三類：「自鳴」者五，就是五個元音；「同鳴」者二十，就是二十個輔音；「不鳴」者四，就是四個「他國用，中華不

用』的輔音。實際用來拼中國字音的，不過「自鳴」元音五個，和「同鳴」輔音二十個，一共二十五個字母。他就用這二十五個字母，互相結合，上加五個字調記號，來拼切一切漢字的讀音。於是漢字讀音就顯得極其簡單，極其有條理。不但把向來被人認爲繁雜的反切，開了一條所謂『不期反而反，不期切而切』的簡易的途徑，並且立刻引起了中國好些音韻學家對於這種簡易的拼音文字嚮往的熱忱。像方以智在他所著的「通雅」裏就說：

『字之紛也，即緣通與借耳。若事屬一字，字各一義，如遠西因事乃合音，因音而成字，不重不共，不尤愈乎？』（「通雅」卷一）

「通雅」成於崇禎十二年（公元一六三九年，）離開「西儒耳目資」出版不過十三年，而那著者已經大受影響，不但再三稱引，（如書中說：『西域音多，中原多不用也，當合悉曇等子與大西「耳目資」通之，』）甚至就有所謂『合音成字』（就是拼音文字）的主張，「西儒耳目資」刊行的影響之大也就可以想見一斑。

假使我們把注音、拼音的潮流劃作三段：第一段爲西人自己計劃便於學習漢字的時期；第二段爲隨地拼音、專備教會中人傳道給不識字人之用的時期；第三段爲用作普及教育工具的時期，——「西儒耳目資」可以算是第一時期的代表。

第一時期和第二時期並不連接，而且年代相隔頗遠。第二期傳教的事業是盛行於十九世紀的後半紀，事業的中心人物也換了基督教徒。他們爲了實際的需要，非常注意於普及，曾於一八四三年（道光二十三年）在香港集會決議，『應將「聖經」譯成中國文字，比之先前所出版的，更加注重普通，以求廣布。』爲求普通廣布，就在這年以後，陸續將「聖經」譯成各地的口語體，有些用漢字，有些就用羅馬字拼音。約計「聖經」曾經譯成下列各種方言：（一）上海語，最早部分成於一八四七年（道光二十七年）；（二）廈門語，最早部分成於一八五二年（咸豐二年）；（三）福州語，最早部分成於一八五四年（咸豐四年）；（四）南京語，成於一八五六年（咸豐六年）；（五）客家語，成於一八六〇年（咸豐十年）；（六）寧波語，成於一八六一年（咸豐十一年）；（七）北京語，成於一八六五年（同治四年）；（八）興化語，成於一八六六年（同治五年）；（九）廣州語，成於一八六八年（同治七年）；（十）蘇州語，成於一八八〇年（光緒六年）；（十一）台州語，成於一八八〇年（光緒六年）；（十二）溫州語，成於一八九三年（光緒十九年）。這十幾種方言的聖經，多半都有羅馬字的譯本。他們所以用羅馬字的緣故，據賈立言（A. J. Garnier）說：『第一，爲了有些方言，有音無字，不能寫出，翻譯極其困難，甚至絕不可能的；第二，就使有字可以寫出，因爲人民識字的能力低薄，也不比用羅馬字，幾個星期裏面可以學會。』全爲進一層的貫徹所謂『注重普通，以求廣布』的決議。這樣層層推進『以求廣布』的結果，影響很大。不

但「聖經」銷數激增，就是羅馬字本身也流行一時，成爲一般不識漢字的民衆用作通信記流水帳的普通記號，爲第三期的民衆教育家的注音或拼音文字運動打下了個堅固的基礎。

第三期的運動是從一八九二年（光緒十八年）開始。盧戇章是這期的一個承前啓後的人物。他一向住在羅馬字流行最早的廈門，（廈門是在一八五二年就有羅馬字的「聖經」譯本），到一八七八年（光緒四年）又受當地教士馬約翰的聘請，助譯「華英字典」，和當時流行的羅馬字接觸的機會很多。他卻嫌當時流行的拼音文字用幾個字母拼切一個字，長短參差，很佔篇幅，想改成用一個「字母」(就是韻母)和一個「韻脚」(就是聲母)二合成音的方式。於是屏絕外務，苦心考究，經十幾年，纔選定五十五個記號，製成一套新音標，定名爲「天下第一快切音新字」。五十五個記號當中，拼廈門音只用三十六個，拼漳州音加兩個，泉州音加七個，一共四十五個；其餘十個則是汕頭、福州以及各處的腔。記號形體據他自己說，由L C O三畫推衍而成，採用半中半西的體式。他的第一部著作「一目了然初階」是在一八九二年出版，以講述廈門音爲主。在廈門一帶頗風行，據說『旅閩西人亦多傳其學，稱爲簡易。』

自從盧戇章發表半中半西的音標以後，一時想造標音文字以及普及教育者就都爭先出來，各自發抒所見，情緒之熱烈，內容之繁複，以及對於音標的形體的意見之紛雜，都爲以前兩期所未見。對於音標的形體的主張，約分兩大派：一派主張完全用中式，自造字母以標聲韻；一派主張完全用西式，沿襲羅馬字拼音的傳統，略加規定，以標聲韻。兩派之中，又各分成許多的小系，如在中體派中，有用斜正彎畫，像速記記號的，所謂速記系；有借用漢字偏旁，像日本的假名式的，所謂假名系；有採取篆文或草書的形體的，所謂篆文或草書系。此外還有象數系、音義系等各小系。在西體派中，除了沿用「聖經」羅馬字式等等的以外，也有朱式、劉式、黃式等各式。各自行用，各自推廣。這兩派各系各式，從一八九六年以後幾乎每年都有新書錯雜出版。一九九六年（光緒二十二年）有蔡錫勇的「傳音快字」，中體，速記系；又有力捷三的「閩腔快字，」同上；又有沈學的「盛世元音」，同上。一八九七年（光緒二十三年）有王炳耀的「拼音字譜」，同上。一八九九年（光緒二十五年）有沈學的「拼音新字」，同上。一九〇〇年（光緒二十六年）有王照的「官話合聲字母」，中體，假名系。一九〇一年（光緒二十七年）有王炳耀的「拼音字譜重刊」，中體，速記系。一九〇二年（光緒二十八年）有力捷三的「無師自通切音官話字書」，中體，速記系，一九〇三年（光緒二十九年）有王照的「重刊官話合聲字母」，中體，假名系。一九〇五年（光緒三十一年）有勞乃宣的「增訂合聲簡字譜」、「重訂合聲簡字譜」，中體，假名系。同年又有楊瓊、李文治的「形聲通」，中體，象數系。一九〇六年（光緒三十二年）有盧戇章的「中國字母

北京切音合訂」和「中國字母北京切音教科書」一二集，中體，假名系；又有王照的「官話字母字彙」和勞乃宣的「簡字叢錄」，也是中體，假名系；又有朱文熊的「江蘇新字母」，西體，朱式。一九〇七年（光緒三十三年）有勞乃宣的「京音簡字述略」和「簡字全譜」，中體，假名系。一九〇八年（光緒三十四年）有勞乃宣的「簡字譜錄」，中體，假名系。同年又有劉孟揚的「中國音標字書」，西體，劉式。一九〇九年（宣統元年）有黃虛白的「拉丁文臆解」，西體，黃式，又有劉世恩的「音韻記號」，中體，速記系。一九一一年（宣統三年）有勞乃宣的「簡字叢錄續編」，中體，假名系。此外還有多種中西方案，這裏不及例舉。這些方案當中，王照的「合聲字母」，勞乃宣的「簡字譜」，曾在南北各省設所傳習，引起官民極大的注意，是在「注音字母」公布以前流行最廣的一種中體音標。至於各種方案提出的理由，大體相同；我們可以借梁啓超的「沈學盛世元音序」作爲他們提案的總說明：

『稽古今之所由變，識離合之所由興，當中外之異，知强弱之原，於是通人志士，汲汲焉以諧聲增文爲世界一大事。……去歲從「萬國公報」中，獲見廈門盧戇章所自述，凡數千言。又從達縣吳君鐵樵見蔡毅若（錫勇）之快字，凡四十六母，二十六韻，一母一韻相屬成字，聲分方向，畫分粗細，蓋西國報館用以記聽議院之言者，卽此物也。啓超……竊私喜：此後吾中土文字，於文質兩統可不偏廢，文與言合，而識字讀書之智民可以日多矣。』

當時所有的「通人志士」都是十分關心語文教育，以普及文字、開發民智爲號召；以普及文字爲提高文化、振興國家的總樞紐。

同時，漢文的白話報、白話小說，也在這時很盛行，內容也和這種運動相呼應。彼此合力推進，到了民國成立以後，就有各種重要的結果產生。

民國元年（一九一二），教育部就籌備召集「讀音統一會」，公布章程，規定職務：（一）審定一切字音爲法定國音；（二）將所有國音均析爲至單至純之音素，審定所有音素總數；（三）采定字母，每一音素均以一字母表之。二年（一九一三年）春間開會，會員提出的音標字母種類很多，中西兩體都有，對於音標字母的採定曾經發生極熱烈的辯論，經時好久，終於決定採用簡單漢字，規定一種跟普通漢字不同的讀法，（就是聲母取聲、韻母取韻的讀法），製定注音字母三十九個。又擱置了些時，到民國七年（一九一八年），由教育部正式公布。

當時白話文學運動已經起來。胡適已經在上一年的「新青年」上發表「文學改良芻議」，提出『文學者隨時代而變遷者也』的主張，以爲『以今世歷史進化的眼光觀之，則白話文學之爲中國文學之正宗，又爲將來文學必用之利器，可斷言也。』「芻議」提出八種改良方法：一是『言之有物』，二是『不摹仿古人』，三是『講求文法』，四是

『不作無病之呻吟』，五是『務去爛調套語』，六是『不用典』，七是『不講對仗』，八是『不避俗字俗語』，——這就是後來所謂「八不主義」。

拚音文字方面，中體的「注音字母」公布以後，仍有人在文學革命的潮流中熱心研究西體字母，製定一套「國語羅馬字」，到民國十七年（一九二八年）又由大學院正式公布，作爲國音字母第二式。

西體的「國語羅馬字」公布以後，民間仍有人繼續研究西體字母，製定一種「拉丁化中國字」方案，依照「注音字母」先例，拚法上不標四聲，爲民衆學習簡易西體音標文字之用。到民國二十七年（一九三八年）也得中宣部認可，作爲學術研究和社會工具之用。但還沒有經過教育部正式公布。

以上的注音或拚音文字所以能够在民元逢「七」、公元逢「八」有結果，「國音沿革」曾列舉五個緣由：一、受東西洋拚音文字的觀感；二、羅馬字拚音和簡字的試驗；三、方言不通的阻礙；四、平民教育的困難；五、受新文化運動的促進。乃是三百年至少一百年語文教育經驗和現實需要結合的一種偉大產物，是中國歷史上的一種創舉。有了這種文字以後，把它注在漢文旁邊，就能使不認識漢字的人也能把漢字聲音準確讀出，把它單獨使用，又能使讀的人立刻曉得寫的人所要說的字音，假使說的字音還是讀的人聽起來有意思的說話，便連意思也完全可以懂得，和懂漢文的人讀漢文一樣，而學這些字母，無論那一種都只要幾個星期就可以學熟，對於語文教育的普及，功效極其快，極其大。

除出標音文字的主潮以外，還有文法和修辭等對於語文的綜合的研究，也是感受西洋的影響發生，隨後進入自立的發揚光大。文法方面有艾約瑟的「上海方言文法」（一八六八年，同治七年）、美國人高第丕和中國人張儒珍合著的「文學書官話」（一八六九年，同治八年）、馬建忠的「馬氏文通」（一八九八年，光緒二十四年）、陳承澤的「國文法草創」一九二二年，民國十一年）等等著作，開始在前面說的第二時期，盛行在第三時期。馬建忠是這方面的一個承前啓後的人物。修辭學方面的著作更多，但比文法起來略晚，其開始和盛行都在前面說的第三時期。這些著作也都於語文教育很有幫助，它的成績、它的進展的過程都值得細細的研究。

對於拉丁化中國字的意見

陳鶴琴

——這種運動唯一的目標，無非想出一個法子來打破「漢字難」的關頭，同時易於

使教育普及，文盲掃除，使一般人不致因文字上的難關而阻塞智識的門徑，更不使他們把一生光陰大部份浪費在文字本身方面。

——本來一國的文字應該把語言做基礎，合用的就是新，不合用的就是舊。

——先把語言統一成五個方言區，再統一成一個標準語，這並不是割裂我國的統一文字，實在是根據推行新文字經驗所得的結果。……文字分區化，對於政治並不發生分裂現象。

——「新文字與難民教育」

——在普及全民教育的便利上着想，新文字實比原有注音符號簡易便利得多，新文字的符號比注音符號省略去十八個字母，在受教育者的記憶上，無疑要省力一半，現用注音符號，在字體面積上，大小相同，難以區別主要和次要，讀者消費在字面的注意力，每個字母上完全相等，比起新文字的每個組合字母有顯著的差異和變化，當然感覺前難後易。

——與「大美報」記者談話

拉丁化中國字運動新綱領草案

這草案產生在一九三九年九月，由倪海曙起草，起草後經陳望道先生修改，並由上海新文字研究會研究委員會三次討論通過。

前　　言

我們的拉丁化中國字運動一向依據十三條「中國文字拉丁化原則」。這十三條原則起草在一九三一年，到今天已經有八個年頭的歷史了。在這八個年頭中間，中國的社會情況，已經有了極大的進展，拉丁化者也在實踐中積累了很多寶貴的經驗，拉丁化運動本身更已經從一角展成爲全面了。運動正在普遍的展開，我們的責任也就更其重、更其大。我們實在需要把過去的經驗做一個結集，把運動的形勢做一個展望，以爲今後拉丁化運動的指針。所以本運動的同人，就在熱烈討論和細密考量之下，產生了這個新綱領。

一

我們認爲歷史上任何一個民族的文化運動，都是反映這民族當時的社會要求的，我

們今天有的是空前新的歷史環境，需要每一個人都團結在一起，每一個人都能明白自己對於民族國家的責任，尤其需要迅速地、廣泛地發動一個新的文化啓蒙運動。我們必須馬上化除文盲，普及教育，使民衆都能有自覺的民族意識。因此也需要立刻解決文字工具的問題，就是怎樣從繁雜而古老的、演化出一種簡單合理、能接近民衆和適應現代科學要求的文字工具來。

我們現在正是合力建設民主自由的新中國的時候，這必然也是文字改革運動需要一往無前地進行的時候。回顧過去中國拚音文字的初形是發現在三百年前，那些初形的拚音文字散見在利瑪竇（Matteo Ricci）、郭居靜（Lazane Cattaneo）等人的著作中間，其中要算載在金尼閣（Nicolas Trigault）的「西儒耳目資」中的比較完整。至於更完整的形態和有意識的運動却是近百年來才發生的。

近百年中，因爲感受外來影響，原來封建社會的經濟機構逐漸趨向崩潰，民主革命的要求，也由發生而滋長，一天迫切似一天。這在政治上，雖因歷史條件的沒有成熟，不曾很早完成，但反映到語文運動上，却正形成了九十年以來中國一部最輝煌的語文改革運動史，給予了我們無數寶貴的教訓和經驗。還有許多外國的語文改革史實，近之像土耳其的，遠之如日本的，再遠之如西歐各國的，也都足供我們參考，並且證明一個民族的文字改革，是這民族在民主革命的過程中必然的要求，也就是民主革命無可逃避的任務。

二

我們認爲『欲教育普及，非有易識之字不可；欲爲易識之字，非用拚音之法不可』（勞乃宣）。文字是語言的記號，文字和語言，原來統一，也非取得統一不可，這在文字學習的難易上，關係很大。學習漢字，至少需要九年功夫，而外國人學習本國文字却至多不過三四年功夫。關鍵在那裏？關鍵在中國文字脫離了口語，並不像外國文字那樣語文一致。所以我們完全同意勞乃宣所說的『言文一致，乃教育普及之大原』，而堅決主張中國文字的必須拚音化。再則根據文字發展的法則，無論那一國的文字沒有不是從象形表意的階段進化到拚音的階段的。卽使漢字，也並不例外，事實告訴我們，中國的漢字早已脫離了象形表意的階段，進到形聲和轉注的那種表音階段了。此外又像複音字的普遍代替了單音字，白話文的全部代替了文言文，和九十年來拚音文字運動的蓬勃開展，無一不在指示中國文字拚音化的無可否認的必然性。

三

我們中國的文字，一方面固然毫無疑義的要走向拚音化的路。一方面也是毫無疑義

的要走向國際化的路。今天的中國已經是世界的中國，不再是閉關自守的中國；而今天以後的世界，也將是不能脫離中國影響的世界。中國和世界，世界和中國，兩者之間，將無限度地增强着聯繫性。我們因此也就需要一種跟世界不隔絕的文字記號來多量溝通兩者間的關係，使中國多量吸收世界的文化，也使世界充分了解中國的文化。所以在文字記號上，我們完全同意「江蘇新字母」的創製者朱文熊和其他拉丁化先驅者的正確主張：『與其造世界未有之新字，不如採用世界所通行之字母』。

有的人把拉丁字母看做外國字母來反對，我們認為字母是一種工具，工具只要求其美善適用，並沒有什麼國際界限之分。而拉丁字母非但在形體的構造上，記憶的容易上，書寫的便利快速上，具備其他文字記號所沒有的優點，而且又是通行全世界、幾乎各國都採用它來做本國拼音文字的記號的。即使在中國，也早在日常生活中跟阿拉伯的數目字一樣為全國大衆所熟悉了。所以除非中國還能够自外於世界，否則，這種反對不能算有充分理由的。

四

我們認為一個統一的國家應該有一種統一的語言，這是我們最高的理想，也是我們必須實現的理想。只是眼前的中國，因為版圖的廣大，生產的落後和交通的不發達，語言還是停留在複雜的方言階段上；因此，當前還會有大家焦心的怎樣產生統一語的問題。關於這個問題的解決辦法，我們是主張順着『語言從分歧到統一』的發展法則，把方言拉丁化起來，隨後利賴了各種客觀條件的具備，使方言之間，彼此口頭上和書面上的接觸機會增多，同時又盡量調查各地方言在語音上和文法上的同和異，儘可能的從事各種語音比較和文法比較的研究，來製造各種詳細正確的語音文法對照表，使今天的方言能自然地、又是受着人工促進地和合成為更高階段的民族統一語，我們認為這是中國民族語產生的最合理、最澈底的路。

所以我們並不同意用一地方言（例如北平話）來統一全國的辦法，不過我們承認北方話的確是各區方言中流行區域最廣的一種，並且在未來的中國民族統一語中，將佔着音素的最大部份。因此我們也同意把北方話作為今天中國方言中的區際語，在這過渡的時期裏，來担負起未來民族統一語的一部份的任務。

五

我們認為中國方言可以劃分成幾個方言區，像北方話區、江南話區等。區方案的草製，應該儘可能和區際語維持統一，同時，在一個方言區裏，根據了客觀環境需要的程度，我們暫時可以允許增加一部份本地最通行的特殊因素，增加這種因素有下面幾個條

件：（一）必須跟別處有同樣因素的方案維持統一；（二）必須認定它的過渡性，儘可能的避免攙入過於生僻無用的因素，多多吸收別地都通行的普通語彙；同時對於文法上也要仔細考量它的表現功能，和讀者對於普通表現方式的接受能力。

我們決不應該把這種方案的劃分看做方言和方言之間機械的對立，方言和方言是矛盾地統一着的，它們拉丁化的過程也就是它們辯證地綜合成爲最高限度民族統一語的過程。

六

在方言拉丁化過程中，我們主張同時提鍊口語中一切普通的和有價値的因素，又淸除思想上、文化上、習慣上一切有害的和生僻無用的因素，以促進語言向着統一和完密的方面發展，我們認爲也只有在方言拉丁化的基礎上，才能產生形式是方言的，內容是民族革命的大衆語文文化，而這種語文文化的建立，却是我們拉丁化者責無旁貸的使命。

七

對於中國語文改革運動史上拉丁化中國字以外的主張，我們決定採取比較積極的看法，反對極端排斥或否定的態度。我們認爲拉丁化中國字固然是中國語文最高度的發展，但它原是調伏了語文改革史上各種主張而來的，所以在今天實在沒有硬把它去跟其他拚音的中國字方案機械地對立起來的必要，只要他們眞正是志在改進中國語文，使中國語文向着統一和完密的道路發展的，他們就都可以是我們的友軍。我們和他們之間儘可以互相研究討論，根本用不到誰去排斥誰。而況拉丁化中國字的發展，並不是到這裏爲止，它還有無限的前途，還需要繼續不斷的進步下去，換句話說，它還需要更多的吸收別人家的優點來充實自己。

八

我們反對立刻廢除漢字的過左的主張，也反對把漢字看做萬古不變、神聖不可侵犯的文字靈物崇拜的頑固主張。我們認爲文字不過是一種工具，它是跟着社會經濟政治的發展而發展的。在拚音化中國字沒有產生以前，漢字也是在不斷的發展變化，以求適合發展進步的社會的需要，而拉丁化中國字和九十年來每一種拚音化中國字的方案，也無非是它一貫的發展形態。漢字本身自有它存在的歷史價値，旣用不到廢除，也決不會廢除，即使在拉丁化中國字普遍流行的將來，漢字也將依舊爲人們所學習，作爲硏究中國古代學術思想的主要工具。

九

我們要不斷地研究九十年來中國語文運動的歷史，也要不斷地結束過去的經驗和教訓，來加强自已的實踐。此外我們應當用最大的注意力來收集和研究方言中的語音和文法的現象，揭發其中隱伏着的規律性。同時還要隨時記錄和交換推行上和教學上的貴重經驗，作爲將來再進一步計劃工作的依據。拉丁化中國字本來是進步的，我們從事運動的人們，一定要永遠在理論和實踐中維持並且發揚這種進步的特性。

抗戰建國之第一問題

張一麐

自國民參政會第四次大會，通過「請政府定期召集國民大會制定憲法實施憲政案」，決議設立憲政期成會，由議長指定參政員十五人爲起草員。六中全會已決定二十九年十一月召集國民大會。是爲此次制憲之經過情形。

中山先生遺囑：『最近主張開國民會議』一語，凡有集會，聞之熟矣。其手制建國大綱第一條：國民政府本革命之三民主義、五權憲法，以建設中華民國。第二十五條：以授政於民選之政府，爲建國之大功告成。民國十二年時國民黨懇親會之訓詞云：以黨治國，並不是用本黨黨員治國，是用本黨主義治國。直至易簀時候，仍諄告國民黨同志云：我希望各同志努力奮鬥，使國民會議早日開成，達到實行三民主義和五權憲法的目的；那麼，我雖然死了，也是很瞑目的(傳記)。先生之對於國民大會與憲法，何等彌切而殷望！所謂三民主義，融合法國之博愛平等自由，美國之民有、民治、民享兩主義，爲極端民主而無絲毫獨裁！所謂五權憲法，融合孟的斯鳩之三權鼎立，與吾國固有之都察院學政主考之兩權獨立，爲憲政精神，並非每權立一院而便謂之五權。先生不滿意臨時約法，曾說，只有中華民國主權屬於國民全體一條是兄弟所主張的，其餘各條，都不是兄弟的意思，兄弟不負那個責任（五權憲法講演）。將來吾國憲法，必合於主權屬全體國民一語，爲先生一貫精神，無可疑者。

北伐成功後，國民政府本以民國二十四年爲期，結束訓政，實行憲政，先於二十年召集國民會議，制定中華民國訓政時期約法，以期完成實施憲政之條件。二十五年，宣布立法院草擬之憲法草案，五全大會並議決定期召集國民大會實施憲政。繼以抗戰軍

興，宣布展緩。此次參政會七個提案，二百數十人之署名，議決併案通過。實已較二十五年議決案展緩三年矣。

有人以爲抗戰期間不需憲法，此是誤解戒嚴法爲憲法，戒嚴法裁制人民自由，似與憲法之十大自由抵觸；不知戒嚴法本身，即須得到議院之同意或追認，如謂抗戰時代，可停止憲法，則最近歐戰爆發，英法何以提前召集國會，因戰事是全體人民的事，不是政府一部分之事。即有戒嚴法之限制，無非犧牲小我、以全大我之同一有益於全體，故曰全民政治。此次湘北大戰，即得力於民衆之自行拆毀交通，搬運糧食用品，且爲正規軍嚮導或探報，各級將領均以此讓功於人民。故憲法爲抗戰時代之必需品，安有無憲法之民主國家！安有全體國民不屬於抗戰分子，除非漢奸！

現有一大問題，比任何問題爲重大。即四萬萬五千萬人民，倒有百分之八十以上之文盲，即三萬八千萬不識字之同胞是也。美國人民一萬二千萬，日本七千萬，我同胞文盲之總數，等於美國人民三倍，日本人民六倍强，等於蘇俄人民兩倍又五分之一。如果美、俄、日三國人民全不識字，則羅斯福、史大林如何辦法？日本如何侵略我國而作征服世界之迷夢？不惟寧是，七千萬識字之智識階級，撫此三萬八千萬之文盲兄弟，譬之七位老兄，有三十八位老弟不會看書看報，如何稱書香門第？積家成國，如何稱文明國家？所以兵役法行，而老弟不知爲何事？新生活運動也，全國精神總動員也，而文盲不知爲何事？貪污土劣利用此不識字民衆，可以隨便剝削之，奴隸之，最好教育不普及，乃人民不知其爲中飽欺詐，以爲赫赫官紳，如神聖之不可計較。所以我最高當局力竭聲嘶之愛民訓言，不及於都市以外。（本月馬日委員長電各省市政府及精神動員委員會云：不僅一般民衆，對於精神總動員，尙不甚了解，即領導者亦多漠焉置之。際此抗戰軍事漸有轉機，敵僞之政治陰謀，積極活動時期，倘非全民精神動員，其何以克服空前艱危，爭取最後勝利？……至鄉村之精神總動員，尤關重要，更應竭盡全力，加緊倡導爲要。）……委員長良法美意，三令五申，而不能家喩戶曉，即爲鄉村男女無福讀書識字，雖有宣傳隊播音機，入於耳者不過千分之一二之人，必須如土耳其蘇俄之用拉丁化新文字，使百分之九十以上之文盲，皆於最短期間，自動的看書看報，而全民政治之「全」字，總動員之「總」字，乃有着落，而後若干年計劃乃能實踐，而後貪污土劣，不化爲廉潔禮讓，不能列於人世之間。

吾輩專讀漢字之人，自入學至少須十年八年，方能粗識文義，試問鄉村勞苦大衆、老幼男婦，能否得十年八年，去其故業而讀死書？反觀全世界人民，十分中九分均用拚音文字，其識字者均在百分九十以上，蘇俄在沙皇時代，識字人民不過百分之十，土耳其在凱末爾未出以前，且不到百分之十，自改拉丁化新文字以後，突飛至百分九十以外，所以蔡元培、孫科等七百餘人宣言云：漢字是獨輪車，拉丁化新文字是飛機。現在中

國新文字，上海、閩南、西安、河南、重慶、貴州、新疆、香港……等都有研究會，刊物也有百種以上(見上海文獻及生活書店版中國文字拉丁化全昆)。上海難童有十萬人，由文盲而三個月皆能看書看報。可謂不費時、不費力、不費錢而可以掃除三萬萬八千萬文盲。趁此國民大會尚有一年期限，如果當局毅然效凱末爾之方法(見香港國民日報「土耳其概況——文盲之掃蕩」一文)，所有民衆教育經費，一律作爲新文字師資之用，則全國可於三年中與各文明國識字人數相等。必能使我國文化，另有光明燦爛、不可思議之黃金世界。故以爲抗戰建國中第一之最大問題。凡我海內外明達之同胞，盍興乎來！

敬告青年

張一麐

一個國家，以國內的民德、民智、民力爲强弱的標準。我國四萬五千萬人，超過日本的七千萬有六倍强，佔全地球總人口四份之一，何故受小數人的侵略？

因爲四萬五千萬人中，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不識字的人，總計爲三萬八千萬阿斗。其他識字的諸葛亮只有六七千光景(連拆字攤或能寫數目字的店夥都在內)。如果六個諸葛亮，倒有三十八個阿斗做他的主人(民主)。而且六個諸葛亮中，有大半是臭皮匠。諸葛亮各逞其能，阿斗各爭其權，這是如何景像？

不識字的雅號是「文盲」，即如我不識外國字的人，見了英文、法文、德文、俄文如瞎子一樣。大多數瞎子，有少數明眼人管領。除了開盲校，用手擬的工具教他，尚有如何方法？所以，化三萬八千萬阿斗爲諸葛亮，要有最省力、最省錢、最省時間的工具。

土耳其民族英雄凱末爾，蘇俄大人物列寧，知道阿斗的苦衷，所以用全地球十分之九的拉丁化文字，使東方病夫及沙皇時代只有百分之十的識字人民，變成爲百分之九十九的諸葛亮。

諸葛亮食少事多，容易變爲老年。故「老亮」須使「新亮」做後盾(借用胡林翼告左宗棠的故事)。今日的青年，個個都是新亮，尤其是戰時青年。

青年須組織民衆，訓練民衆，使民衆個個明白三民主義、新生活運動、精神總動員運動。如果以口頭宣傳，安得人人而告之？如果以書面宣傳，使這種宣傳工具，普及每一角落之老太婆、小姑娘、老頭兒、小弟弟。如現在用阿拉伯字的12345 7890，而不用壹貳叁肆伍陸柒捌玖拾的明清字一樣。而欲使全國的阿斗個個成了諸葛亮，除非黃皓或

敵國的司馬懿，不願阿斗學諸葛亮有礙於他的『此間樂不思蜀』的鴉片麻雀等等工作。

有人謂諸葛亮的美術文地盤，如果變了愛皮西地的地盤，怕失掉我國固有文字的統一。則試問我們學美術文字，須多少年？何故不能普及教育？何故社會教育成了具文？何故土耳其蘇聯不用老寶貝，而偏用其新出的不統一的文字？何故不怕他作爲電報的密碼，而化爲明碼？况且在純學術的立場，在社會運動的立場，原是廿七年三月九日中宣部通令所許可的，絕非怪異文字。

中山先生北上宣言云，欲使武力與國民深相結合，——使時局之發展適應國民之需要。然後，利益歸於國民。——使國民能自選擇其需要，然後國民之需要乃得充分表現，一掃從前各派勢力瓜分利益及壟斷權利，包攬把持隔絕羣衆之罪惡（簡括原文）國民之需要莫過於文盲開眼之工具，武力與國民結合，莫過於戰時。

由抗戰中建國，一縣政治達到民選的目的，文盲倘不能寫票投票，則永遠無民選之一日。欲運用四權，文盲更不知四權爲何事？如果一二年廓清文盲，每一個阿斗四個月後都能看書看報，則訓政不必再延，貪官汚吏自然絕迹，漢奸自然革心。民智、民德、民力自然平均發達，此是何等好的現象。

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全國青年負起時代的責任！

我是一個七十三歲的青年，爲諸君致革命敬禮！

今日新文字運動所應取的路向

郭沫若

香港新文字學會成立以來竟滿二週年了，在渝的友人出了一個這樣大的題目要我寫文章來紀念。我對於新文字其實還是門外的門外，自已倒有心在今後要加緊學習，那有資格來擔負起這指示路向的任務呢？不過做文章紀念，我是十分願意，而且也應該的，有了題目比較好做文章，不妨就在這個大題目下寫些小意見吧。

老實說時，假使每一個人都存心加緊學習，恐怕就是最好的路向吧。

已經懂得新文字的人，就連新文字運動的專家，據我看來都還是應該加緊學習。學習本來是沒有盡境的，何況新文字是還在發展途上的東西，值得研究的地方一定很多。表現方法的研究，地方語拉丁化的研究，中國話和別種外國話的比較語言學上的研究，這些問題有的雖然是在新文字運動的任務以外，但要想把新文字運動做好，要想能切實

地勝任愉快，自己非眞正成爲一個語言學的專家，恐怕是不行的。

對於新文字有理解、然而實際並不懂、不能純熟應用的人，在道理上講來也應該加緊學習。我自己就是這樣的一個人，雖然曉得新文字的建立和推行是十分重要，但自己却不肯認眞學習。原因很簡單，就是因爲已經把舊文字這套工具征服了，用不着再去討厭煩學習新文字，新文字是讓不懂舊文字和專負運動責任的人去學的。再說深刻一點，便是認爲新文字的普遍推行總還有一個長遠的時期，說不定還不是我們這一代所能見到的事，不學似乎也馬虎得過去。大概不外是這些心理吧。這樣的朋友，我相信一定很多。凡是列名在新文字運動的贊助人或甚至發起人裏面的，我想總不下於百分之九十吧！這種輕鬆的、不負責任的心理，嚴格地說來，是犯着虛榮的時髦病。這對於運動本身不惟無益，恐怕反而是有害的。因爲假如連你贊助或發起的人都不懂的話，你何以去說服那大多數的反對者和根本不想懂的人？這樣巨大的一項改革運動，只讓幾位專家去撑持門面，我看這運動是難於收到實效的吧。因此我便感覺着，凡是像我這樣的人，贊成新文字而又不能運用新文字的，在目前應該放下苦工去加緊學習。要使自己成爲一個運動專家，担負起推行新文字的任務。今後凡加入了新文字學會的人而不懂新文字的這種現象，應該根本掃除。事情是很容易的，只要自己發奮和會友之間互相督勉就行了。

根本不懂得新文字乃至文字的人不用說更要使他們加緊學習，這是新文字的創生和推行運動的基本任務。我看這項工作是應該切實地多做，利用一切的時機，利用一切的地點，盡量地伸張起來。每一個懂得新文字的人都要担負起這個責任，不十分懂得新文字的人，一面學、一面教人也是容易辦得到的。總之，要不避堅苦，不怕麻煩，認眞切實地幹。最好打個比喻，要有宗教的權威未失墜時的傳教師的那種堅苦卓絕的態度。多設學會的地方分會，但這分會總要求是切實的新文字運動的細胞，由這細胞盡可能的作地方發展，是接近學生的地方便教導學生，是接近工人的地方便教導工人，是接近農民的地方便教導農民，盡力地散播種子，總有可以收穫的一天。

反對新文字的人，我們應該盡力的勸諭，能够使他們掉過頭來加緊學習，那是再好也沒有。應該是取一種不憚煩的說服的態度，吵嘴是要不得的，我看有好些年靑的朋友未免火氣太重，一提起論爭便不免是吵嘴，我覺得是不會有什麼效果的。反對新文字的人有種種立場，有的是在文字的立場以外。譬如有一批人是爲要擁護中國的舊禮教、舊道德，以爲新文字運動者是毁冠裂裳的叛逆。對於這些人我們還應該在文字的立場以外去爭取，須嚴肅自己的生活，調整自己的態度，不要裝得來就像煞一位了不起的革命家拒絕人於千里之外。中國的舊道德形式有些是不能一概毁滅的，譬如謙和、誠懇、忍耐，在任何時代都是做人的基本條件。自己的態度能够加意檢點，可以减少許多阻礙而爭取不少的援助。反對者中有些十分尊重舊文字，以爲新文字一推行，舊文字便要消

滅，連中國的文化遺產也因之而消滅，這是未免過於杞憂的。事實上新文字推行了，舊文字依然會維持它的尊貴的存在，中國的文化遺產是要被承繼得更廣泛、更久遠的。對於這種人我們應該更要用力量來說服，而且我們對於舊文字也應該要改變一下我們的看法，一味的視爲「方塊字」而加以漫罵，我看是不大高明的。其實提倡新文字還得多多研究舊文字，你的舊文字假使做得來比反對新文字的人還要好，那就是一種武器了。譬如張一麐先生和柳亞子先生就是絕好的榜樣。要做舊文字吧，無論是文是詩，那個還做得過他們？然而他們還是在熱心推行新文字！所以他們就不說話，已經就是一種力量。所以我們對於舊文字，應該不要那麼時髦地、一概的深痛惡詆。中國的舊文字也不失爲一種民族的創造，委實是凝集了不少的先人的心血在裏面，只是不容易學習，一學習會了也有它的便利處。懂得舊文字便不大願意再學新文字的也就是這個道理。將來新文字推行了，舊文字是絕對不會喪失的，反而還可以成爲我們的「國寶」。譬如殷周秦漢的銅器，唐宋元明的陶磁，我們在日常生活上雖然並不使用，但都還知道寶重，難道那樣絢爛的舊文字及歷代的文化遺產，我們還不知道寶重嗎？毫無問題，中國文化的精粹處今後還要得到兩重的保障，有舊文字的原封，還有新文字的改裝。站在羅馬字運動的立場而反對新文字的人，我們似乎應該視爲同路人，能够採取相互學習的態度，恐怕是較好的辦法。羅馬字運動眞是盡力的在推行着的話，對於新文字運動是祇有好處，絕對沒有害處的。在羅馬字運動的主張方面，恐怕也有好些值得我們學習的東西存在，我們應該加緊去學習。主張羅馬字運動的人而反對新文字，一定是學習過新文字，我們最好還要誘導他們再學習。多作學理上的探討，少作感情上的論爭，恐怕是最好的誘導方法吧？

自然，還有站在政治立場而反對的人。對於這種人我們是沒有辦法，而且也用不着和他作口舌和文筆的爭論了。答覆這種人的最好的辦法，也就是加緊我們的學習。他們的目的是要我們不要學，我們就偏要學；他們的目的是要我們不要教人學，我們就偏要教人學。假如他們要拿出最後的武器來，那我們是早把生死置諸度外了。這樣才是正確的鬥爭！

我想說的話，大概就只有這一點；總結起來還是只有一句：努力加緊學習！

對於拉丁化新文字的意見

郭沫若

新文字不應該就是中國語言文字的拉丁化，而是中國語言文字的科學的整理和建設。中國言文依象形的工具發展了來，作為表音文字便有不少同音字發生阻礙。其中有大多數應該盡力淘汰。

郭沫若

對於拉丁化新文字的意見

蔡元培

掃除文盲愈速愈妙
文字工具愈簡愈妙
新文字簡矣其有速効
蓋無可疑

廿八年七月廿八日 蔡元培

中國文字的命運

許地山

研究文字學底人都知道中國字是文字史上僅存底表義文字。文字底第一步，除掉結繩與繪畫以外，是象形字。中國文字已越過這時期，因爲我們現在寫「日」字，已經不是

日底圓形；「山」字已經變了三個峯頭爲三條直綫了。從象形字變爲表義字是文字上很大的進步，理由是表義字表示抽象的意義比象形字容易得多，不過它還不是最方便的。

文字有形聲義三個成分。最初的文字都是表形的，由形解義，造字底任務已經完成。但是形無窮盡，縱然巧者可畫，常人或不能盡解，於是象聲象意底文字出現了。六書中象形最初出現，隨着有指事。從實質上說，象形與指事沒多大的分別。畫物底全形爲象形；畫物底一端以見事爲指事。前者如日、山、田、人、鳥、馬、魚、舟、衣等字；後者有對文（上、下），反文（正、正），獨體（一、厶），合體（㗊、八），增文（牟、足），省文（召、支），變文（亾、矢），分體（采、臼），假體（示、巫），複體（疊、蜀）十類，可以說是複合的象形字。象形與指事再發展而有會意。這是比合象形與指事來顯示意義，有合體與省體二類，如（社、周）爲二合，（品、雚）爲三合，（牢、菌）爲省體。這類字已離象形較遠，但其跡象還可以追尋，所不同的祇從結合底形理會出其中意義而已。由象形、指事、而到會意，形與義雖然進步，但聲底功用還沒有顯明，於是再進一步而生出形聲字來。「漢書藝文志」列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說明指事、會意、形聲諸文也和象形一樣是取象底。鄭康成以形聲爲諧聲，取義於以聲譬形。許叔重取形聲底名目，取義於以形譬聲。所以諧聲、形聲、象聲三名，所重仍在聲音。在形聲字中有聲義兩兼底名爲「亦聲」。文字到以聲爲主才充足了它底功用。這個見解，自來學者很少體會，因爲六書不分，自唐已然，後人祇重解字，而略於說文，故一問某字應屬六書何類。間或不能置答。這在實用上本來沒多大的關係，因爲文字底趨勢在記口音，與象形時期只能表現物形大不相同了。喻昧庵先生師承王壬秋先生作「王氏六書存微」，其中有一段話講得最合理。他說：『造字之初，始於畫形。形不可象，則指以事。事不可見，則會以意。意不可通，則無義可說，而造字之法窮矣。於是古聖欲通事意之窮，乃取三者以爲主文，而譬以聲。至於聲，則無不諧矣，初不必更取其義。是故有聲無義者，六書之正也。』（卷六）有聲無義，爲六書之正，的是卓見。由此進而爲轉注，爲假借，都是重在聲義，形不過是寄託而已。依喻氏底分法，六書中最多的是諧聲字，若合形聲、亦聲算起來，說文中共有七千九百零四字，合意字佔九百六十五；指事字佔二百八十七；象形字佔一百三十五；轉注字佔六十七；假借字只有十個；闕疑文七個；共九千三百五十三文。依此推到現在，可知形聲在中國字上佔了十分之八九。

文字底功用在記事，文化越高，超象的事越多，所以形窮於應付，而不得不用聲音。可惜中國字停頓在象聲上，未能到用音標或字母底途程。此中最大的原因在歷來視文字爲聖人所作，它底本身是神聖的，寫過字底紙帛都要敬惜，更不敢談改革了。其次，中國文字是視覺型的，人一讀起來，便認得那字所代表底意義，因爲視覺與文字底

關係比聽覺較爲直接，尤其是在多用單音底語言上，如皮、脾、疲，發音一樣，而在形狀上一看就了然。中國字所以能維持這麼久，這也是最重要的一個理由。又，拼音字用字母拼音，做成底是聽覺型的字。因爲文字底本質要以形顯，形底變遷比較聲音慢得多。由籀變篆、由篆變隸，變楷，變草，其中變遷底痕跡很容易追尋，它底認識標準是比較固定的。至於聲音，每依口官各部底用舍而生變化。不但古今聲音不同，同時代的方音也大不一致。不但方音不一致，一個人少時所發底音也和老時所發底不同，甲處人在乙處住得長久，也未必能够說出純正的本土話。有時聲音已經改變，而字形仍然不改。這在英文和法文裏是常見的。如 Philosophy 現在讀如 Filosofi; Psychology 現在讀如 Saikoloji; Knowledge 現在讀如 Nollej；等等，不勝枚舉，可知字形底保留也相當地重要。但是這現象是不常有的。依拼音文字底原則，凡是聲音改變，拼法也得隨着改變。所以未變底原故，還在人們沒曾深究字學。

主張視覺型文字底人們以爲拼音字隨地隨時改變，結果會令人數典忘祖，後人不能讀先人之書。不錯，不錯。這種缺陷，不但在拼音字上發生，卽如在表義字上，也是如此。平常的中國人有多少能讀唐宋底文章呢？有多少能讀漢魏六朝底文章呢？又有多少能讀四書五經諸子百家呢？要知道讀書，不只限於字形底變遷，寄寓在文字裏頭底概念也無時不在變遷中。今日的之、也、焉、於、乎、哉，與各個字最初的意義大不相同，是誰都知道底。以今義解古書是最大的錯誤，而且很危險。研究文字學底人應以古義解古書爲是。若有人解『東家殺豕』爲『掌櫃底宰豬』，那豈不是個大笑話？看來，形聲之外，義也要顧到。『同形解義』不是那麼容易的事，多數只能『望文生義』罷了；至於聲音常隨概念，不如形狀與它那麼容易分離。例如○形表示圓底概念，但此○或只表示一個圈，或是一顆毬；口形表示四角形底概念，此口或表示一個國家，或一座城，或一顆印章，但國界未必方，城未必方，印章也未必是方的，這方底概念也已經和原來所畫底口形分離了。聲音雖然變遷得快些，但比較能維繫得概念住的，例如福建人叫「眼睛」爲「目睭」，字形完全不同，從聲音去尋求概念，仍有可能；廣東人叫「票」爲「徵」，「徵」底聲音雖然稍變，概念仍未變更。「徵章」底「徵」與「戲徵」底「徵」，仍是「憑證」底意思。

在新知識未入中國以前，中國字是很够用，很足以自豪底。但在思想猛進、知識繁多底現代，表義字就有點應付不過來了。文字以孳乳而多底話固然不錯，但漢字製作底原則是以偏旁表義底。這裏我們有了困難。拿自然科學來說，屬於草類、禾類、竹類、木類、瓜類、麥類、麻類、黍類等，都各依其類加[illegible]偏旁，但這些類別是不科學的，植物底分類不止這些，還有像「牡丹」、「玫瑰」、「十姊妹」之類，應入木部或草部，而字形上不許。推而及動物、鑛物，都有物名與部類不相侔底缺點。又表示心思動作底

字，用心部、手部、足部、走部等來做部首，以後抽象字越多，勢必至於窮於應付，是無可疑的。總而言之，現在字典底部首不能包羅萬有，減之固然不可，增之又不勝其煩。眞是沒有辦法！

現代的知識範圍比二三百年前寬廣到幾十倍，必令人人深究六書然後爲學，則勢有所不能。因此我們不能不原諒寫白字或手頭字底人。我們寫作，從時間計算起來，是比拚音字慢得多。拚音字可以用機器來寫，漢字雖也可以用打字機，但要用它來著作，恐怕沒有希望罷。假如漢字打字機底速率與面積可以像拚音字機一樣，我們便沒要求更改漢字底必要。而事實上，我們對於各種知識都要急求，慢鈍的文字，怎能滿足我們底需要呢？

漢字底命運現在已走到一個不敷應用底時期。如許多的化學名辭，借「鋊」名 Glucinum，借「銻」名 Stibium，借「鈰」名 Cerium，借「氦」名 Helium，假借不足，繼之以製作新字，或做成複合字。這樣，必會做到一形含多義底地步，與六書底原則越離越遠。我們現在所用底複合字，如「意識」、「心理」、「德律風」、「愛克斯光」等，有些是依字義選做底，但以後的趨勢必會向着概念底標準來發展。譬如說「意識」時，還留着字義；但說「心理」時，已趨向到概念的方面了。至於「德律風」、「愛克斯光」，只是從聲音了解概念，字形不過是字形罷了。新的概念越來越多，舊的文字有限，絕不能應付過來。如果要在「說文解字」或其他字書裏選做新字，同屬有限的數目，那麼，數千不如數百，數百就不如數十了。如能在漢字裏選出數十個字來做字母，像注音字母一樣，將來也得走上拚音的途程，是無可疑的。

固然我們捨不得拋棄好幾千年來用慣了的東西，但是歷來被我們和我們底祖先所拋棄底舊文化遺產也有好些。文化大部分是寄在語言文字上底，祇是要記得所寄底是由語言文字所發表底概念，而不是死的語言文字本身。若果教孔夫子復生，他一定不認得我們，因爲我們穿底衣服不同了，住的房子不同了，說底話不同了，寫底字也不同了！但是我們的文化核心還與孔子時代一樣，是屬於漢族的、中國的。所以從表義字進而爲表音字，是不足怕底。

我們不能盡讀古人底書，也不必盡讀古人底書。若是古書中有值得保留底，自然在各個時代有人翻譯出來，至於毫無價值底古書，多留一本，祇多佔一些空間而已。譬如「道藏」裏許多荒謬的記載，如鬼神的名目、符籙之格式等等，留着也沒有用處，祇因它是古人思想與宗教底遺物，不得不整理。整理完畢，把它解釋明白，後人如要知道符籙是怎麼一會事，儘可不必去看原書了。所以整理古籍是繼往開來底工作，不是文字底保留。如有研究高深的學者，要讀原書，儘也可以去翻出對對。可是這樣的工作，我們不希望個個認識中國字底人都照樣去做。文化底進步在保留一個民族底優美遺產，而舍

棄其糟粕。抱殘守闕，是教文化停頓底重要原因。

總而言之，拼音文字是比較表義文字容易學習，在文盲遍野底中國，要救渡他們，漢字是來不及的。作者自己這一輩子也不見得會用拼音字。但爲一般的人，不能不鼓勵人去採用它。至於用拼音字以後，會使國語更不能統一的憂慮，也是不須有的。假如我們有共同的拼音方法，先從專名統一起，然後統一各種名詞，那就容易多了。中國話是一種，所不同的是方音。方音底差別在用詞底不同，如能統一用詞，問題就容易解決了。我們先要統一用詞，換句話說是統一國語，才能統一國音。這一件事得等待知識底傳播才辦得到。所以我們不但要掃除文盲，並且要掃除愚闇。漢字在這兩種工作上，依我們的經驗，是有點擔當不起的。最後一句話，文字只是工具，在乎人怎麼用它。如用來寄寓頹廢的概念，就是漢字也得受咒詛。我們要灌輸知識給民衆，當以內容爲重，區區字形上的變更，有什麼妨害呢？

拼音字和象形字的比較

許地山

許多年來，我們一向沿用着漢字，因爲用慣了，對於它也就不感覺到有什麼特殊困難的地方。但是，現在世界文明的進步和科學的昌明，知識的範圍比以前寬廣了幾十倍，我們發現原有求知的工具——漢字——落後了，落後的最大原因，就是費時。

語言和文字都是表情達意底工具，有着密切的關係。古人傳達思想的方法，衹有在高地或隱蔽處呼喊，以表示『我在這裏』或此地有什麼等。一般禽獸在喜歡或驚愕時，必定發聲告訴它的同伴。世界上許多低等動物如：蟻、魚、龜……是不能發聲的。唯有高等脊椎動物才能够發聲，這些聲就是語言底起源。所以語言底起始衹是表示情感，如蛙在繁殖時常常發聲表示它的情感。再進，則有表示意志底，如馬被人强迫牽走的時候，每發出呻訴的聲音。更進，就是用聲音來傳達心思。但這是不容易的事情，必須有完備的發聲器官和能够精密的思想。有些家畜經過人們的訓練，也能够發一些表示思心底聲，我們是可以看得到的。但一般動物就很少能够用聲音來表示思想。

人類語言發展底原則和獸類相同，初時衹有一些感嘆詞如嗚呼、噫嘻這一類。學童初學作文的時候，總是好用這一類底感嘆詞，這就是在他們簡單的頭腦中，最易觸發他們要表示出來底就是這一類含有豐富情感的聲。

物我底分辨，也是語言底要素，講話全是一種抽象的概念，未必有些實物。譬如說花，則花有許多種。未必知是什麼花，但對於花的概念是有底。

在初時，不能有許多名詞就因爲沒有許多思想。

生理的關係，是語言底第一條件，口底器官，並不容易控制。動物的口大，牖小，顎長，脣闊，所以發聲不便。原始動物不易控制其脣，常以頰咽的動作來表示情感，人類常有露齒作冷笑爲鄙棄他人底表示，人種學家認爲這是原始動物惡意底表情。

動物底聲帶張弛底管制不很靈活，因爲不怎樣需要語言。人類因多需語言，所以口部底構造較爲完備，聲帶底拉弛也很自由。這也是生理對語言底影響。

語言的第二條件是社會性，生理的條件之外，就因爲社會關係。

猩猩具有與人同樣底器官，但何以不會說話？這因爲它們社會關係少，表情簡單。

人類所以能够說話，是因爲他底祖先從哺乳動物棲到樹上之後，又不滿足而再下地面來，人類就因爲下樹之後語言的需要增加起來，於是就在洞穴裏陶冶他們的言語技能（這一個過程對人類文明底意義是很重大的）。

最初的說話並非單靠以手指動作，故語言底起始是動作與聲音底混合表示，所以諧音造成文字底要素，語言底初期，實在是諧音和象形同起底。

古人記事方法靠圖畫，文字有一個時期被稱爲助記時期。當時的人遇着事情就畫些助記文字。從那些圖文上可以得到事物底概念，但沒有讀音，不能確定地說出它所表示底意義。畫人常常依着自己的意思來畫，不一定畫整個的圖形。原始的助記文字雖較結繩進步，但祇可稱爲半象形，現在美洲的紅印度人中還有用它底。

過些時代，進而爲象形，象形字以中國底比較好些，後畫者爲節省空間時間起見，所繪之形，祇取側面的一部份，但求會意，所以當時的字，實際兼有象形和會意兩個意義。以後的，又因爲應用方便而改變。唐朝以前，人多造字，唐朝以後就很少人造字，現時所存的字，多爲唐人所定，已經不是古代的字了。在宋朝，製作文字已被認爲是皇帝底專權，人民不能隨便製造，從此以後誰也不敢擅自製字了。我國通用的字約有五千左右，但字典上却多至四萬以上，這裏頭有所謂字典字，在別的書中找不到，祇有字典上存着這個字罷了。這類字以同意字爲多，所成爲字典字底道理，因時間空間底不同，當時各地底讀音日漸演變，一時找不着原字，便造一個新的，因此方音關係底字遂多。在這一類的字中，大概取諧聲造字，甲地用這個，乙地用那個，音雖然不同，意義却是一樣。這就所謂同意字。我國文字複雜的原因除了同音字之外，還有許多受外國字影響底，像「菩薩」本文是 Budhi—Sattya 應譯作「菩提薩埵」，若照意義來譯，則爲「覺有性」；初時譯者以爲不合國情，就譯它底聲。現在許多人不叫「發動機」而叫「馬達」也就是這個道理。

象形字的缺點是不能以有限的字形，記無限的意義。古人讀書少，知識需求有限，故尚不感到字少的缺點和困難。近人因爲不想將時間和精神全用在文字上，文字改革底要求因而發生。我們對於文字應用底理想，在能够於短時間中可以寫所欲寫的文章。外國人能够知識高超，就因爲所用底文字容易寫，容易用，我們要求改良文字底理由就在這裏。

我們現在需求的知識太多，絕不能仍用古代落後的工具，我們只可研究古人，却不能做成古人。科學是進步的，我想像將來的人們可以不必用文字，而用一種留聲片和符號造成會說出話來底書。我們對於舊有不易學的文字，一則暫留它以了解事物，二則因爲祖先藉着它還留下許多知識給我們，所以我們底感情上就不想去掉它。但這種心理，可以說祇是情感的而非理智的。

有社會眼光者，必知人類文化是由黑暗進入光明（怎樣去分辨人類落伍和進步，主要的在於他們所用求知工具的難易）。我國文化非不進步，但太遲慢，我們因而不滿足，想追上外國人，外國人比較我們進步的時間不過二百年左右，何以會相差這許多呢？這全在他們的表意工具底改良。

譬如活字印刷術，本來是我國發明底，但外國人在短時間內把它推行到各地方去，而且大大進步，這可以做落後底殷鑒。若更不改良，則人家愈前進，我們愈落後，相距更遠。

西人底精神、物產等等會影響我們底生活，我們對於文化的向前，並非祇因經濟和社會問題！工具也是一大原因，因爲有簡易的工具，才能便於表情達意。文字可以影響語言，語言可以影響思想，思想可以影響習慣，對於表情達意底文字，如不求合理的解決，則一切都走不通。現在頗有人用外國文字而放棄本國文字底，他們都因本國文字的困難，而學用外國字。因此，我們與其學別人的，倒不如把自己的改良。

拼音和表義字的比較，常是爭辯的中心。擁護表義字者總說『字是用來讀、不是用來聽的』。一個字不論那一處的人來讀它，音雖不同，但都可以明白它的意義，這是表義字的優點。

我以爲字有兩種，視覺型的和聽覺型的，表義字屬於視學型，拼音字則屬於聽覺型的。讀書者有近於視覺型或聽覺型的，有許多人須讀然後明，小孩也必經讀然後明，故稱爲讀書不叫看書，能看而懂的則他的程度便高了，一個對於外個拼音字和漢字有同樣程度的人，看拼音字是不會比表義字慢或不了解的。再說表義底形也是從象形字變成底，這個原因和書寫工具底應用有關，漢字由籀變篆，由篆變隸，變楷，變草都和所用來書寫字工具：刀、漆、筆、絲綢、紙，有連帶關係，多因趨向利便而改變。近來學生們好寫所謂「美術字」，墨水筆是一個最大原因，所以說，工具變遷，字形也隨着變遷。

『拚音字占地位』，這也是反對拚音字者底說法，他們以爲新文字是白話體的，比較簡潔的漢字多佔許多地位。這種說法是不對的。因爲這是語法底關係，不是文字本身的問題。古人底說話底簡單和祭神有關係，祭司在禱告或占卜時的話，意存作弊，特將言語變簡，使它有彈性以爲伸縮地步，話說了還可以辯正。古文字由占卜進而爲詩歌，仍屬簡單，不足以盡量的表情達意，已是離開了文字的作用。所以說文字以簡單爲美則可，以簡單爲上，爲正軌，則不可。

字音是常變的，拚音字因音變而形也變，漢字則不變，但漢字形雖同，讀音却無從統一。拚音訓練的目的，在加緊讀音統一的要求，使聽覺統一而入於視覺統一，因音底改變比較視覺爲快。拚音字雖人與人之音不同或易變，但因爲我們所表示的意義並非給那些和我們大有差別的人，而是給當地的、現時的人。拚音字將可逐步修正而免除表義文字底缺點，不管字形變到怎樣，祇要求所表示底是現代人所懂的話這才是眞正的語文一致。

四聲問題，常被反對中國字拉丁化者作爲攻擊的資料，他們說拉丁化中國字無四聲，意義每有含混，這個見解，總是受了漢字影響，而忽略了拚音字底形式。一般語文學家對漢字最大的錯誤是認漢字爲一字一音、一音一義的文字，反對拚音字者陷入同樣錯覺。他們不理會到中國字有許多是複音的，複音字更比單音字爲現代人所採用，這是一種進步。字音字底組織形式以表示一個概念底詞爲單位，詞底分辨能够完善，就是沒有四聲也無多大影響，更何況拚音字以紀錄活底口語爲原則，有整句底意義相綱，事實上是不成問題底。所以我們可以說，同音字祇是語言上、修辭上的關係，並不是拚音本身的缺點。

最後，我們應當知道表義文字問題的嚴重，在這知識範圍寬廣的現時代裏面，我們要跟上世界底進步，如果仍然使用那鈍慢的舊文字是不行的。所以我們對於文字改革問題，不得不把它看得這樣嚴重。除了對於三萬萬文盲需要救濟之外，爲子孫的文化着想。更屬不可忽略的嚴重問題！

論中國文字問題

許地山

中國學術不進步底原因，文字底障礙是其中最大的一個。我提出這一點，許多國學大師必定要伸舌頭底。但眞理是眞理，稍微用冷靜的頭腦去思維一下便可以看出中國文

字問題的嚴重。我們到現在用底還不是拼音文字，難學、難記、難速寫，想用它表達思想，非用上十幾年底工夫不可。讀三五年書，簡直等於沒有讀過。許多大學畢業生自從出來做事之後，便不去摩書本。他們尙且如此，程度低些底更可知。繁雜的文字束縛了思想，限制了讀書人，所以中國文化最大的毒害便是自己的文字。一翻古籍便理會幾十萬言底書已很少見，百萬千萬言底書更屬稀罕了。到現在，不說入學之門底百科全書沒有，連一部比較完備的字典都沒有。國人不理會這是文化低落底病根，反而自詡爲簡潔。不知道簡潔文字只能表現簡單思想，像用來做詩詞、寫遊記是很够底。從前學問底範圍有限，用簡潔的文字，把許多不應當省掉底字眼省略掉還不覺得意義很晦澀，讀者可用自己底理會力來補足文中的意思。現代的科學記載，把一個字放錯了地位都不成，簡省更不用說了。我們底壽命不加長，而所要知、所要學的東西太多，如果寫作不從時間上節省是不成的。我們自己的文化担負已是够重的了，現在還要担負上歐美的文化，這就是所謂『兩人鬥嚼』底現象，其實是中國人掙扎於兩重文化底壓迫下底現象。歐美的文化，我們不能不担負，歐美人却不必要担負我們底文化，人家可以不學漢文而得到所需底智識，我們不學外國文成麼？這顯然是我們底文化落後所給底刑罰，目前是沒法擺脫底。要文化底水平綫提高，非得採用易於學習的拼音文字不可。千字課或基本漢字不能解決這個嚴重問題，因爲在學術上與思想表現上是需要創造新字底，如果到了思想繁榮底階段，幾千字終會不够用，結果還是要孳乳出很多很多的方塊字。現在有人用「圕」表示「圖書館」，用「𡈽」表示「博物院」，一個字讀成三個音，若是這類字多起來，中國六書底系統更要出亂子。拼音字的好處，在以音達意，不是以形表意，有什麼話就寫出什麼話，直接了當，不用計較某字該省，某字該縮，意思明白，頭腦就可以訓練得更縝密。雖然拼音文字中如英文、法文等還不能算是眞正拼音底，但我們須以拼音法則爲歸依，不是以歐美文字爲歸依。表達思想底工具不好，自然不能很快地使國民底智識提高。人家做十年，我們非得加上五六倍的時間不可。日本維新底成功，好在他們有「假名」，教育普及得快，使他們底文化能追蹤歐美。我們一向不理會這一點，因爲我們對漢字有很深切的敬愛，幾十年來底拼音字母運動，每被學者們所藐視、所反對。許多人只看文字是用來做詩寫文底，能搖頭擺脚哼出百幾千字便自以爲滿足了。改良文字對於這種人固然沒有多大的益處，但爲學術底進步着想，我們不能那麼浪費時間來用難寫難記底文字。古人惜寸陰、惜分陰，現代的中國人更應當愛惜絲毫光陰。因爲用高速度來成就事物是現代民族生存的必要條件。

……事業上，如果着手或成功稍微慢了些，便等於失敗。所以人家以一切來換時間，我們現在還想以時間來換一切，這種守株待兔底精神是要不得底。國民智力低下，中國文字要負很重的責任。智力底高低就是發現問題與解決問題底着力底速度底高低。

我以爲漢字不改革，則一切都是沒有希望底。用文字記載思想本來和用針來縫布成衣服差不多，從前的針，一端是針口，另一端是穿綫底針鼻。縫紉底人一針一針地做，不覺得不方便。但是縫衣機發明了，許多不需要的勞動不但可以節省而且能很快地縫了許多衣服。縫衣機底成功，只在將針鼻移到針口的同一端上。拼音文字運動也是試要把音與義打成一片。不過要移動一下這『文字底針鼻』，雖然只是分寸底距離，若用底人不了悟，縱然經過千百年也不能成功。舊工具不適於創造新學術，就像舊式的針不能做更快更整齊的衣服一樣。有使中國文化被西方民族吸收願望底人先當注意漢字底改革，然後去求學術上底新貢獻，光靠殘缺的骨董此後是賣不出去底。

——「國粹與國學」中的一節

中國文字底將來

許地山

（未完成的遺稿）

（一）中國文字不進步底原因

我們底讀書人每每自誇說中國底文字是世界上最古的一種文字。不錯，它是最古，却是最不進步的。現在用從象形文改變而成的文字，只有中國字一種，其它用底都是拼音字。拼音字是最進步的文字。而中國還是墨守着舊的寫法，一點也沒有進化。這個我想有下列底幾個原因。

一、文字被看爲極神聖，文字底發明在原始民族中，都視爲很神祕的。因爲它能在不言不語中顯示所要表示的意義。在中國底傳說裏，當倉頡發明文字底時候，也驚動了鬼神，使鬼夜裏哭過，這表示文字有很大的威力，凡有文字底地方，邪神野鬼都要驚避底。這觀念發展爲道家底符咒。許多迷信者到現在還信天師符可以驅邪治病，就是由於這種原始的迷信而來底。尤其是讀書人，所有字紙必得恭恭敬敬地送到惜字爐去焚化。紙灰也不能任它隨處飛揚，必得送到清水河裏，教它能流進大海去。考察人間誰是敬惜字紙與誰不是底，是文昌帝君底一份職務，被他發覺某人不敬惜字紙，或者教他今生不能得着功名和進身之路，或者罰他來生做個瞎子。敬惜字紙成爲一種宗教行爲，它底根本心理是認定文字是神聖，進一步便覺得會寫字底人也是神聖了。

二、識字是士大夫　因爲識字或會寫字底也被看爲神聖，爲高尙，無形中造成一種士大夫底階級意識。如果一個人讀了幾年書，認得一千字、幾百字，他就會有『我是讀書人』底感覺，讀書人的肩膀是不屑挑東西底，雙手是拿過筆，再也不能做粗重手藝，指甲要留得長長的。所謂鄙賤的事他是不能再做了。在商店裏任職底夥計，雖然寫幾個字，却是被看爲讀不成書底。所謂士大夫，實際上只是多識些字和會寫一篇半篇或通或不通的文章，這樣他便能武斷鄉曲，交官結吏了。他靠文字撈得威權，當然不敢批評文字本身底缺點，也想不到它會有什麼缺點，乃至不敢想它可以被修改到較利便的地步。這樣，弄到讀書人不當文字是傳達意思底一種工具，却當它是一種撈取威權底法寶。法寶是不能輕易更換底。

三、書法是藝術　許多人宣說書法是中國藝術底特別部門。其實眞正的書家在歷史上是可以屈指數出來底。我不承認寫字有眞正的藝術價值，若說有底話，記賬、掘土、種菜等等事工，也可以當做藝術看了，飲食、起居，無一不是藝術了。爲什麼呢？文字底根本作用是表達意思，形相上的佈置，不過是書寫材料，爲紙帛、刀筆、墨汁等等關係，只要技術純熟，寫出來，教人認得它是什麼，它底目的就是達到了。凡是藝術，必至有創作性，文字自古有定形，原不能說是創作。所變底是一代所用的材料規定了一代的字體，漆筆時代，絕不能寫出隸草眞書，只能寫篆文，毫筆時代也不能寫出現代的「美術字」。現代青年多用鋼筆鉛筆，要他們寫眞楷更是不容易了。

又，一般求人「墨寶」底多是與寫字底人講交情，並不是因爲他們對於文字有特別的賞鑑心。許多人只喜歡名人字和貴人字，尤其是上款有自己底名號底。字旣名貴，擁有底也跟着「名貴」起來了。寫扇面，題書物，上者是欽佩寫字底人，下者無非是「借重」，社交藝術乘君子自比，於字寫得好壞，本來沒有什麼關係。說起來，書法是由道教徒寫龍章鳳篆發展起來底。古來有名的書家可以說多少與道教有關係，王右軍一家書法底被認爲大師，而這一家人正是信道極篤底。六朝底道士如陶弘景、楊義、傅霄諸人都是書家，唐朝底顏眞卿、顧況等，也是道教徒，唐朝又多一層關係，宋朝朱弁底「曲洧舊聞」（卷九）說：『唐以身、言、書、判設科，故一時之士無不習書，猶有晉宋餘風，今聞有唐人「遺跡」，雖非知名之士，亦往往有可觀。本朝此科廢，書遂無用於世，非性自好之者不習，故工者益少，亦勢使之然也。』宋朝廢書科，朱弁因而感覺到會寫字底人少，然則從宋以後，當然會越來越少了。明清底書家也是屈指可數底，清中葉以後，因爲金石文字發現得很多，寫字底人喜歡摹臨，一變從前臨帖底風氣而爲臨碑。雖然脫離了「館閣氣」，却還跑不出摹擬古字底圈套。不知道北朝底碑文多是漢化胡人或胡化漢人底筆法，書體和章法本不甚講究，在當時還不過是平常的刻文，本沒有什麼藝術底理想，南朝人講究寫字，被認爲書體底正宗，但眞配得上稱爲「藝術字」的到

底也不多。書法藝術可以說未曾建立到有强固基礎的地步，反而使練字底人們墮落到臨摹底窠臼，

對於以上三點，我們可以認為中國文字所以不進步底重要原因。看文字為神聖，是迷信底遺留，那不容別人批評中國文字底缺點，也是抱着衛道底精神，以為中國文字一被廢棄，中國文化也就跟着喪失了。這可說是不需要的顧慮。文字不過是形象上的符號，換符號，不必是改變文化，也不必是改變語言。從事實上說，現在的中國已不是周秦的篆文，更不是殷朝底甲骨文，所以形象上的改變是不相干的。現在的士大夫，許多不主張用拼音字，因為他們怕拼音字一流行，漢文便會丟失，中國文化也隨着會丟失了。這過慮是不需要、也是不誠實的。假如要保持中國文化，須要以保存中國字為手段底話，那麼我們應當先要禁止官僚、教授們說那些半中半日、三成國語、七成英語底話言。因為文字是根據語言寫出來底。我們不能防止語言底轉變，一樣地不能禁止文字底改易。一般闊人吃大菜、住洋房、說洋話、寫洋文、用外洋家具，他們不以為毁滅中國文化，却要反對用字母拼成底中國文字，這若不是『敬惜字紙』底迷信思想底表現，便是他們底主張不誠實。這種不誠實底根底在他們底「士大夫階級意識」。他們怕中國人都識字，拼音容易學，不需很長的時間。漢字非學上十幾年，不能用得流利，這非有餘力餘時不能辦得到。「讀書人」要保持他們底尊嚴，所以感覺到難用的漢字不可廢。新文字運動是要介紹通行的字母拼成文字，因為我們縱然目前不能不用漢文，也應為後代子孫開條方便底路。但士大夫所想的是中國文字不但不能廢，甚且要積極提倡書法，書法本是有閒者底消遣，假如用它來替代賭博、吸烟等等，我倒不反對，假如行將就木底人，輕事毋須他做，重事他做不了，用寫字來消磨他的時間，我也不反對。假如驅使一般有為的青年，費很多寶貴的時間去練字，我總覺得太寃枉，而且是一種罪惡。

中國文字因書寫的不方便與專憑記憶，所以文句上受了許多修削，結果弄成一種所謂「文章」底文字。會做文章就是擅於把文句裏作者以為可删的字眼節省掉，使讀者一讀就感覺到作者文筆底簡潔與玄奧。簡潔與玄奧未嘗不可為，但簡到使人錯會，玄到使人不了解，縱然寫得好文章，於文化有什麼裨益呢？辭不達意，起初是文字底原因，寫慣了，成為一種體格，便影響到思想上頭。中國底思想不清晰，中國文字應負起大部份的責任。所謂『讀書不求甚解』，便是使思想上不能上進底根源。弄到學非為致知格物，只為作文吟詩，有用的精力，費在未必能够成就的文藝上，這是何等可惜、何等可恨的事！

（二）中國文字所受不進步底影響

因為中國文字進化到表義的一個階段便停止，在大體上說來就影響到思想不清晰，

但從文字本身說，也有幾點可以提出來底。

一、字與文字，中國讀書人可以說是識字底多，識文底少，字是從原始的形態與單純的意識寫出來的，文字是用複合的形與聲表示一個概念，它不一定是單字拼音，也許會連合五六個音才能表示出來。在舊字典裏找不出文字，所收底只是字，多過一音底字，便使表為「辭」，不知道「辭」是不能靠單音或複音來判斷底。拼音字或者是辭，如「牛」當作「牛馬」底「牛」解，是字，當做一個性格粗野解，說『他是一隻牛』底「牛」是辭。又如說「牛馬」，分說是牛和馬，是字，合說是含有奴隸式的服役底意思，如是『他為子孫做牛馬』，如「蜻蜓」、「馮夷」、「吝嗇」是辭，說眞一點是文字，不是辭，因為這些只表示一個單純的概念。因爲從前的學者不分別字與文字，所以寫字或讀文底時候，每每弄不清楚，甚至於把意義解錯了。

二、文與文章，中國人讀書是爲做文章，對於「文」底法則好像不大注意……（原稿在此中斷）。

我對於新文字的意見

馬　鑑

我對於新文字可算是一個門外漢。我從前並沒有研究過新文字，所以，也不主張提倡新文字。原因是想教文盲都認漢字，方才是根本解決的辦法。有一個時期我對於平民千字課曾竭力的提倡，並且還非常的有興趣。直到現在我還以爲千字課是値得提倡的。一個中國人能認識我們自己的文字，能讀能寫，這是多麼榮耀的事情！況且我們國家自古至今，雖然經過好幾次的分裂，文字却是統一的；就是異族入主中國，也不能廢除漢字，並且日久同化，漢字也就變爲他們通行的文字。這種漢字實在是幾千年來團結中華民族的一件法寶，我們豈能一旦將牠廢棄？不過我們要知道漢字不是容易學的；學的日子少，識得的字也少；要識得的字多，那末學的日子也要多；字少不够應用，字多要能應用，也得費相當的時日。若在國家昇平之時，樹立教育根本大計，只要能達目的，不必期望速效，費了半年或一年的時光，識得千來個字，可算是再快沒有的了。現在呢？國家在這千鈞一髮的時候，全靠四萬五千萬的男女同胞團結起來，一致衞國，才能渡過這大難關。若是人人都有相當的知識，至少認識若干常用的字，那末全體動員就不發生困難。無奈四萬五千萬同胞中倒有三萬六千萬人是文盲，文字的功用不能達到他們的腦

海中間，這不是對於抗戰前有絕大的障礙嗎？我們爲目前救急計，刻不容緩的，應當有一種簡便快速的工具，使國家與人民呼應更加靈敏。這種工具是什麽？當然要算中文拉丁化的新文字了。

拉丁化新文字在學習上、應用上（如連寫、拚音等等）、以及排印上種種便利，在前人的論文裏都已有人提及，現在無需我再來敍述。我現在只將大家認爲不適宜的幾點提出來解釋一下，使大家對於新文字更有深切的了解：

（一）有人說新文字曾經教會利用，閩南一帶認得的人很多，現在已經不通行了，但是據我所知道的，好多閩籍不識字的教友現在還用來作通信的工具，並沒有失掉了牠的效用。不過我們識得漢字的人沒有把牠當作一回事罷了。至於說這種新文字只可用於方言，不能普及，這是在乎用牠的人如何用法，用來拚方言，就限於一方，用來拚國語，就普及全國。現在我們教的新文字分作兩種：一是拉丁化的廣東話，一是拉丁化的國語，正是要補救這種缺點。不但教材如此，就是編輯新文字書報，也是按照這種計劃去做的。若能努力推行，自必效用更大。

（二）拉丁化新文字曾被人利用來宣傳一種主義，所以不滿意新文字的人，以爲我們提倡新文字，就是替他們宣傳主義，這是萬不可行的。我們要知道，主義是主義，文字是工具。飛機的發明，可以爲人類增加幸福，同時也便利了惡魔的屠殺。這還是工具的不好呢，還是主義的不良呢？這不待智者就能明白了。漢字也被人利用來宣傳主義，難道我們就廢漢字嗎？我們若要一般人有正確的思想，正應利用這種工具，以收事半工倍之效。又何必固執成見呢？所以我們編了好多關於三民主義、抗戰建國、公民教育、公共衛生之類的新文字書籍，以備文盲閱讀。這樣，文盲可在抗戰時期，用最經濟的時間、精力、就得到了所需要的知識，來替國家効力，還有什麽不好呢？

（三）推行新文字與統一國語，似乎有些衝突。現在國語統一運動正在進行的時期，若推行新文字，勢必各省用各省的方言，甚而至於各縣各鄉都用他們的方言，是無形中將中華民族弄得四分五裂，豈非絕大的危險？其實不然。國語統一運動只推行在大城市之中，而鄉村則還未普及。所以這國語運動可說是對於鄉下人並無何種影響。現在將新文字推行到鄉村裏面，其直接的效果是教鄉民對於抗戰建國有明白的認識，而間接的使鄉民知道拚音的道理，能用新文字拚方音，再進一步，亦可以用新文字拚音的方法學習國語。不但如此，就是漢字，也可以用新文字來注音，使一般文盲更容易認識。這樣說來，新文字推行，不但無礙於國語統一，反而還有很大的幫助呢。依我個人的意見，我們所編的新文字書籍不妨將方言、國語、漢字列在一處，使讀者可以讀一而知三，這功效自然更大。

（四）有人以爲推行拉丁化的新文字，就是要將漢文廢除。試想漢字有悠久的歷

史、宏富的蘊藏，要將牠一旦廢除，談何容易？我在上面已經說過，新文字是一種最經濟、最便利的救急的工具，若要求高深的知識，尙可進而讀漢字。但是高深知識，對現在的文盲尙談不到。我們既不能在短時間使文盲認識漢字，又不替他們想一個方法，只是聽其自然，未免太忍心了罷！爲國家計，亦應用迅速的方法，掃除文盲，還能畏首畏尾的坐誤時機嗎？老實說，新文字在目前可以救急，使中國減少文盲，同時還能因注音的便利，使文盲易識漢字，那有將漢字廢除的道理呢？

以上是我對於新文字的意見，亦是我加入這種運動的原因。我希望推行這種運動的同志，用研究的態度、堅忍的精神，爲三萬六千萬的文盲謀幸福，即所以增强國家抗戰的實力。只要成績昭著，我相信社會上對新文字懷疑的人，不待我們一一解釋，自然能明瞭新文字的意義和效用了。

試從史底方面考察新文字

建　明

首先聲明，對於文字學，我是門外漢；在新文字方面我也僅僅是一個脫離了票房底票友，這是說，在我底文章裏，讀者不會得到什麼高深的理論。但是新文字運動是大衆底運動，它底中心口號是將大衆從舊文字底枷鎖中解放出來，而給以一種攫取知識底便利的新工具。這個文字底革命運動，是應該爲大衆所瞭解、所擁護底。我是大衆底一員，并且曾和它結過緣，我認爲它是對的，我要支持它。因之，我不害羞自己底淺陋，願把自己對於它底認識宣告給別人。因之，我在這裏寫下了如上底題目，想根據自己底些許知識，作一番說明。

我所看到底關於新文字理論底文章，大半都是從橫的方面說明新文字底價值底，就是說大半都是從新文字與現存文字（漢字、手頭字、注音字母、國語羅馬字等）底比較上，來論證新文字底優良的。我現在想試從縱的方面來處理這問題：從一般底、及中國底文字發展史上說明新文字運動發生底理由和它底必然性。自然，爲了參考書底缺乏和篇幅底限制，這兒只能作一個簡單的概念的考察。

歷史家大致都以西洋史爲一般社會發展史底正統，現在我們要講一般底文字發展史，也無妨就拿現在最國際化的拉丁化字母底形成過程作爲典型。

在當今橫覇全球底盎格羅撒克遜民族底祖先還在草原上放牛底時代，古埃及底帝王

已經建築了具有歷史光輝底金字塔。在這埋葬木乃伊底偉大的墳墓底壁上，以及許多記念碑上，我們看到許多圖形。其中除了表示幾千年前人們生活底繪畫而外，還有一行一行的零碎符號：蛇、貓頭鷹、書、甲蟲、棕櫚葉以及三角、正方、圓形等等。這是當時的象形文字。古人爲了幫助記憶或傳達意見，他們就畫些圖畫等，繪圖簡單化了起來就是最初的文字。像古中國人寫「日」就畫一個太陽一樣，古埃及人寫甲蟲就畫一個甲蟲。但是象形字的大前提是『有形可象』，等到人們思想複雜化了以後要進一步表示一個抽象的概念時就沒了辦法。古埃及人似乎沒有古中國人聰明，他們沒有發明形聲字（形聲字的功罪下邊要論到），而是直接以同音字來代替。例如中國人寫「淺」字從「水」「戔」聲；而在埃及，「是」字就乾脆畫一個甲蟲，因爲甲蟲和「是」字的讀音，在埃及完全同樣。此外，人底名字也是象形音是難關。要是姓李，當然可以畫一隻李子；姓王可以畫一個戴王冠的頭。但是要姓趙呢？這在中國，它可以從「走」，「肖」聲。埃及人沒有形聲字就另外想出了拼音的辦法，創造了代表聲音的字母。例如埃及人把口叫Ro，它就畫一張嘴巴代表R的聲音。這樣，嘴巴底圖畫就和原來「口」的意義完全脫離了關係，它只成了代表R聲音底符號。埃及人就用這些字母拼他們底人名。兼而有時也用這種字母拼別的音。可是埃及人只造出了代表子音底字母，沒有造出代表母音底字母，結果同音字非常多，弄得在用字母拼成底字邊還不得不用圖畫註明。後來喜克斯族底塞姆人統治了埃及，借了埃及人底象形字製出了一套新的字母：牛頭代表A(Aleph)，房屋代表B(Bet)等等。這裏有了母音，減少了同音。他們就完全用這種字母，擺脫了象形文字底束縛，來寫新式的拼音文字。這是拼音文字底正式開頭，文字史上偉大的革命。後來埃及人驅逐了喜克斯人；再後來喜克斯底國家在地球上消滅了；但是牠的字母却留在了地中海東部沿岸。其中與喜克斯同族底腓尼基人就採用了它。我們知道腓尼基人是上古時地中海上底商人，同時還是東西文化的搬運者。他們不但搬運了東方底商品到西歐去，同時還帶去了喜克斯人底字母。但是腓尼基人究竟是作買賣底，他們忙着打算盤，沒有多功夫來繪畫，爲了省時方便起見，他們把字母的形態簡單化了起來。等到字母走到希臘的時候，A和B已經不再是牛頭和房屋了，變成了几組線條底交叉。這字母在希臘又施行了簡單化的手術，然後傳佈到世界各地，旅行中再受些委屈，就成了現存的樣子。其中由希臘向西走到意大利底一支，就是現在最國際化底、我們新文字也採用了底拉丁字母。

從這個簡短的史底敍述中，我們可以看出文字隨了社會生活底複雜化以及人類思想底抽象化而由象形走到拼音，這是一般文字發展史底必然的過程。並且我們還知道現在地球上所有底國家除了中國、日本、安南等少數國家以外，都是通行着拼音文字。而我們這個文明古國，差不多和埃及同時立國底中華民族，却仍舊用着『不象形的象形；不

形聲的形聲』底方塊字；幾千年的歷史沒有推牠前進一步！這裏存在着什麼樣的原因呢？現在且讓我們從西方回過頭來，檢閱檢閱我們自己。

講到中國文字，自然我們不能不提到六書；雖然在秦朝改用隸書以後，六書已經破壞無餘，但這只是字形的改變；在字的構造上仍舊沒有脫掉六書的巢臼。大體上我們可以把六書分作表形與表聲兩大類。形聲字介乎兩者之間。象形字如「日」「月」當然是表形的，指事字如「上」「下」（古文「上」「下」是畫一條水平綫在上面點一點或在下面點一點）也是表形。會意字如「暮」表示太陽落在叢草裏（古文「暮」字是兩個「艸」字中間解一個，「日」字）也是表形，不過更加複雜化了些。轉注字大部份也都是表形字稍加變化：如「老」「考」。「考」字差不多還是「老」的樣子，而「老」字的古文是從「人」從「毛」從「變化」，是人底頭髮變白底意思。這裏我們無妨說轉注字是表形字的延長。而另方面，正宗的假借字，『本無其字，依聲託事』底，就完全是純粹的表聲文字。這裏最最普通的例子，我們可以舉人名地名字譯音：「馬克斯」不是一匹馬克服了斯大林；「露西亞」也沒有東方的太陽要晒乾了西方的露水底意思。這裏整個的方塊字僅僅盡了一個音符底作用。這裏和埃及最初的字母（如人頭代表R音）已經極相似了，可惜它沒有再向前走一步。——而前面就正是字母和拼音文字底領域。一般人論中國文字所以停留在現在階段底原因，大半都是從政治經濟方面着眼而忽略了或輕視了文字本身底構造方面。農業生產底遲滯，取消了大衆文化底要求；以及封建貴族士大夫們以身份關係把持着文字，這當然是使中國文字停止進行的基本原因。但是，從前一節的敍述我們知道表聲文字是文字發展上必然的要求；假使中國文字本身沒有一個辦法解決表聲底問題，那它底進步決不會停止的。解決了這問題底是形聲字，而後來這個形聲字就簡直成了中國文字底主體。據王筠底「文字蒙求」，說文九千三百五十三字中，形聲字有七千七百零一個，幾乎佔了全字數底百分之八十二！形聲字就是一半表聲的字體：如「河」從「水」，「可」聲；「江」從「水」，「工」聲。這確是聰明的辦法：一半你看了形符可以會意，另一半你看了音符可以讀聲。這解決了文字表聲底困難。直到現在還有許多人以此自傲，說這是中國人特創的文字奧妙，甚至於還有人主張造一半漢字一半注音字母底新形聲字。奧妙確是奧妙了，然而這也正是中國文字始終沒有走上拼音文字底本身底原因。封建貴族士大夫們把持了文字，而這文字對於他們已經够用（雖然困難而他們有閒可以長期學習），那麼他們就因陋就簡地沿用了下去，只在寫法上變得簡便了些而不想在本質上加以改變。於是農業的封建制度在中國維持了幾千年，方塊的中國文字也就在中國維持到現在。

現在，中國的封建制度，形式上是打破了，而它底殘餘勢力却還在支持着整個的社會。而它最大的勢力，我認爲就是與大衆無緣並且封鎖了大衆底知識，爲有錢有閒的人

們所把持了底方塊字。我們甚至於可以說方塊字就是封建制度壓倒大衆、統治大衆底最毒辣的工具。方塊字一天不被新的拼音文字所代替，大衆就一天停留在無知中。大衆一天停留在無知中，僅爲少數人所能享受底所謂文化，就一天不能發展。並且當前，拋開文化不談，就還橫亙着一個整個民族底生存問題。這也就是大衆的生存問題。這也應當是大衆自己的問題。而現在這些被無知困扼住底大衆，能够了解並且解決它嗎？現在已經不再是諸葛亮底時代，大衆不應該再叫阿斗；有知識的人們也不應該再叫大衆叫阿斗了。大衆的問題應當由大衆自己來解決，而在解決問題之前首先要讓他們了解問題。這需要知識。文學是灌送知識最有效的工具，所以應當把文字交給大衆。——不！『該撒底給該撒，上帝底還給上帝，』——大衆底還給大衆！（文字本來是大衆創造底，倉頡至多也不過是一個整理者）。舊文字太困難，所以大衆需要底是新的拼音底文字；是心裏怎樣想、口裏怎樣說、筆底下就怎樣寫底文字。拉丁化，恰好符合這個條件。在這裏，停留了幾千年底中國文字才開始走向了西洋文字早已走過底大路，匯進了文化底主流。新文字方案本身底缺點不是本文要論的範圍，我仍不談。而從這個歷史底縱的方面——由象普到拼音——看，新文字運動，正是歷史底必然。這是中國文字底偉大的革命運動。

論中國文字改革

吳玉章

二十年來每個大變革時代，新文化運動都起了它開路先鋒的作用。顯然的，它在提高文化水平上，是做出了很大的成績，但於促進人民教育之普及上，却未盡到它應有的責任，以致現在佔全國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大衆，仍然是文盲，這不能不說是我國文化上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其最大原因有二：一個是中國言文不能一致，一個是工農勞苦大衆識字很難。總的原因都是因爲中國沒有記音符號——字母，而只有方塊漢字、

語言文字是隨着社會經濟的發展而發展，它必然要跟着時代的進化而變化。它當然要有人力推動，但它也有必經的過程和步驟。因此我們雖主張廢除漢字，却不是說一旦就把漢字絕對不用，而是要把新文字很快就應用在大衆實際生活中去。使社會上認識新文字的人日益加多，慢慢地漢字自然沒有人用。至於現在有許多改良漢字，使大衆也易記，也易寫，如簡字等等辦法，我們也不反對。

——節錄「文學革命與文字革命」

陝甘寧邊區新文字協會組織緣起

偉大的五四新文化運動開始以來，已經二十多年了，這二十年當中，中國新文化的發展，在質量上超過歐洲的啓蒙運動，在社會科學上，一直達到了人類文化較高的水平。然而可惜的是這個發展只限於極少數的一部份先進人士，而極廣大的民衆則仍然落後於新時代不知若干世紀，這個原因由於中國政治經濟方面的落後，而中國方塊漢字的難於學習，確是最大原因之一，中國號稱四萬萬五千萬人民，但不識字的文盲，却在百分之八十以上，這就把廣大的民衆和新文化之間建立起一道萬里長城，使他們無法接觸；也正是因爲這緣故，以及科學技術文化不能得到應有的普遍發展，而使國家民族更容易受到帝國主義的侵略；也正因爲這個緣故，所以數十年來改革漢字之呼聲，響遍了全中國。

改革漢字的方案，先後繼起。已由研究試行進到實施，從官話字母、簡易識字、注音字母、羅馬字拚音，一直到拉丁化新文字出現，積歷史改革文字的豐富經驗，才開闢了中國文化改革的實施道路，拉丁化的新文字，無論它有許多優點和缺點，目前我們採取的只在它的大衆化，只在它消滅文盲上，認爲它有絕對的有效意義。

我們的戰爭，不是爭城奪地的帝國主義性戰爭，而是從帝國主義鐵蹄下讓全民族永遠獨立解放戰爭。不是一時性和局部性的抗戰和建國，而是軍事、政治、經濟、文化全面的戰爭和全民族的戰爭。假使我們停止在過去文化教育的畸形發展階段上，最後的解放將成爲問題。所以民衆迫待教育是無疑的。另一方面，在敵後鬥爭的廣大羣衆一日不能脫離生產，也一日不能放下武器。卽在大後方，大批壯丁到前綫作戰，後方工作也極迫切，在百忙之中，仍舊用舊文字、舊方法進行教育，幾成爲不可能，在需要教育缺少可能的條件之下，採取新文字作教育工具，是最實際而不待躊躇的問題。

我們並不企圖目前卽刻用新文字代漢字，也不停止進一步對於新文字的改造。我們擁護文字革命，也不妄想一舉完成。漢字雖然已經不合時宜，必須採用拚音文字，但漢字有悠久的歷史，不是輕易可以廢棄而必須使其逐漸演變，才能完成文字改革。目前我們所要做到的便是利用新文字來教育文盲，使他們在最短時間內可以用新文字學習政治與科學，也還可以利用新文字去學習漢字，但新文字必須學到能寫、能拚、能讀後，才可能再經過它來學習漢字，而同時新文字又能單獨自由應用。

我們深感於時勢之要求，有迅速推行新文字於廣大羣衆之必要，特發起「陝甘寧邊區新文字協會」的組織，凡是熱心新文字運動的同志，不問他過去是否學過新文字，也不問他現在的工作屬於什麼部門，我們都熱烈歡迎他來參加我們的隊伍，共同前進，在我們的旗幟上寫道：

爲徹底化除文盲而鬥爭！

爲創造眞正大衆化的新民主主義文化而鬥爭！

爲推廣大衆的科學的拉丁化的中國文化而鬥爭！

緣起上署名的發起人有林柏渠、吳玉章、董必武、徐特立、謝覺哉、羅邁、艾思奇、茅盾、周揚、蕭三、丁玲、田軍、吳亮平、楊松、張仲實、喬木、周文、張成功、呂驥、胡蠻、徐敬五、默涵……等九十九人。署名的贊助人有毛澤東、朱德、王明、洛甫、康生、王稼祥、鄧發、任弼時、李富春、高崗、蕭勁光、王震、陳伯達、張鼎丞、范文瀾、何思敬、張庚、肖向榮、傅連璋、董純才……等五十二人。

【附　錄】

陝甘寧邊區新文字協會成立大會盛況

龍　蘭

最近邊區政府決定以新文字試辦冬學，作爲掃除文盲的工具，邊區政府開辦了新文字訓練班，來培養下鄉推行新文字的幹部。同時，由林老、吳老、徐老、董老、謝老等，發起邊區新文字協會，得到了各方面的踴躍贊助和響應。

經過了一個多月的籌備工作，於十一月七日，正當偉大的十月革命節，舉行了新文字協會的成立大會，新文字訓練班也恰在這時舉行畢業典禮，午後四時，中央大禮堂的附近從四面來的人很多。

大會濟濟一堂，除黨中央與邊區政府各位首長外，其餘則爲各機關、團體、學校、部隊等千餘男女青年，會場不能容，在門窗外竚聽者甚衆。大會開了，通過議事日程後，推舉毛主席及中共中央全體、孫科、張一麐、沈鈞儒、郭沫若、黃炎培諸先生爲名譽主席團。林老、吳老、徐老、謝老、高崗、羅邁、肖三等十七人爲主席團。

在熱烈掌聲中，吳玉章開始了他的報告，他劈頭一句說：『三號的暴風雨使得我們

新文字協會成立大會及新文字訓練班畢業典禮不能不移到偉大的十月革命節來開會，列寧說：「拉丁化是東方偉大的革命。」這二個偉大的革命今天有這個巧合，更加深了我們大會的意義。』他很沉痛地說：『中國人多，但不値錢，不僅帝國主義强盜們賤視中國人，就是中國人自己也有看不起自己的，以致有四萬萬五千萬人的國家落到半殖民地的地位。其原因之一就在於絕大多數人愚昧無知，文化落後。』他說：『當一九三七年抗戰初起，黨派我到西歐作國際宣傳工作，當時西班牙反法西斯的革命戰爭，得到了世界人士的熱烈援助。我看見西班牙的一個宣傳畫報，封面畫一羣敵機轟炸的情形，遍地火光，鮮血四濺，旁邊畫一個極可愛的不到一歲的小孩坐在大火及鮮血淋漓當前哭着說"I died too young!"「我死得太年輕啦」！使人看了沒有不感動的。西班牙的國際宣傳機關在巴黎非常宏大，中國的抗日戰爭，同樣爲世界所重視。我們也想得到國際援助和他們一樣，但總不能趕上他們。有時我們也請人畫些畫報，總不如他們那樣動人，而且所畫的中國人都是可憐可怕的樣子，我們看了也「自慚形穢」，不能引起人有如兄弟姊妹受苦受難而願赴湯蹈火以救的同情。這是由於：一、中國鼓盯暴眼的漢字，不僅爲難了廣大的人民，同時也把世界的人關在大門之外，無法了解中國的實在情形；二、各國傳教士爲要使慈善家捐錢，把中國人形容得極其可憐，非常落後；三、中國經濟文化不進步，特別是百分之八十以上都是無知的文盲，本質上也實在不好看。所以，我們在歐洲稍微漂亮能幹的人，他們都疑爲是日本人而不以中國人相待，這是多麼可恥的痛心的事情呀！』

他歷數了帝國主義者賤視中國人、侮辱中國人、及他和這些外侮作鬥爭以後，以自責自勵的口氣說：『中國人誠然落後，但並不能說中國人是劣等民族。中華民族從有革命運動以來，出了不少優秀的兒女，特別是中國共產黨產生以來，更出了不少天才的領袖，如我黨中央毛澤東同志等，在世界和中國大事變中，都能應用馬列主義得到適當的應付和偉大的勝利。問題只在於個人能否受到眞正進步的教育。如果國家教育得宜，則改造人類是有把握的。例如蘇聯在許多落後民族、連文字都沒有的地方，蘇聯政府爲他們製定拉丁化字母來掃除文盲，進行教育，我們在畫報中頭一頁看到他們極端落後，男子襤褸，女子蒙面，在第二頁上見他們開始認字，第三頁上就有可愛的男女靑年學生，第四頁上就有派到莫斯科入高等學校的優秀兒女，第五頁、六頁以後，則各種科學技術的幹部人才都出來了，前後相比好像隔了幾個世紀，這就不能不使人感到文化教育力量的偉大。』

他說到中國要建立一個新民主主義的國家，如果全國滿是文盲是建立不起來的。如列寧說：

『每個人都在談着掃除文盲。你們知道一個共產主義社會是不能在一個滿是文

盲的國家裏建設起來的。只是蘇維埃政府發出一個命令，或者黨發出一個特別的口號或指定幾個最好的工作人員去做這工作，那是不够的，青年的一代人自己須要担負起這個工作來。

青年團所屬的男女青年們的共產主義就在於說：這是我們底工作，我們要聯合起來到鄉僻區域去掃除文盲，使我們正在生長起來的一代人，沒有不識字的，我們要使正在生長起來的一代人，把他們的能力貢獻於這個工作。』(列寧論青年學習問題)

他說：『我們要使愚昧無知的中國人變成過去，我們要掃除文盲，只有用新文字才有可能，漢字是不能担負這個任務的。中國抗戰和帝國主義戰爭的持久性，都要我們有堅韌性來作長期的鬥爭，急需要廣大的後備軍，就需要急迫地教育廣大的羣衆。』

他說明了協會的意義之後，就說到訓練班的經驗。他說：『我們在這短短一個月時間中得到了不少經驗，而且加强了信心。特別使人興奮的是延安掃聯會派來一個十八歲的農村不識字的女子周子桂，她在這一個月學習中，居然能够看書寫信了。這就證明新文字容易學會，容易應用，比漢字强百倍，而且證明我國三萬萬六千萬文盲中，有不少優秀的女兒。』他念了這個女生一封短短的用新文字寫的信，眞是令人感動。他又說『訓練班得到各方面的幫助和教職學員大家的努力，基本上已完成了它的任務。朋友們往往在口頭上和給我的信中，表示着如果不積極學習就對不住我的熱心努力，掃聯的學生在星期日回家時，是一清早就披星戴月的趕回來，恐怕誤了課對我不住。這種熱情又更加興奮了我奮鬥的精神。這種相互影響、相互策勵的作風，如果繼續和擴大到廣大羣衆中去，少則三年五年，多則十年八年，中國一定會改換一個面目』。他又說：『教學是互相長進的，在一個月經驗中，編成了新的文盲課本。我在教發音方法中得了許多經驗，編成了一本新文字發音方法。』

最後，他講到協會的任務有以下幾點：(一)幫助政府用新文字開展冬學運動和國民教育與社會教育，首先從延安市、延安縣做起，逐漸推廣到全邊區和其他地方。(二)出版新文字報和各種新文字課本、讀物、字典、叢書等等。(三)繼續開辦新文字訓練班培養新文字幹部。(四)加緊對於中國語文的研究，首先研究邊區方言、土語。(五)和邊區蒙回民族團體密切聯系，研究和擬定蒙回民族語言拉丁化方案。(六)和全國各地新文字團體、進步的語言學者密切聯系，推進全國語文改革運動。

末了，他說到張一麐先生自稱七十三歲的青年，努力推行新文字運動，在香港出有新文字學會會報，中國各地方有二三十個新文字組織，我們協會要同他們聯合起來，共同努力，爲澈底掃除文盲而鬥爭！爲創造眞正大衆化的新民主主義文化而鬥爭，爲推廣大衆的、科學的、中國新文字而鬥爭！掌聲雷動中，他的報告結束了。

接着，邊區政府林主席講話。林老是新文字創造者之一，他敍述十年前和吳老等在蘇聯遠東邊疆華工中推行新文字得到很大成績的情形。『回想到十年前的情形，使我更加相信邊區的新文字運動和協會的工作，在吳老領導之下，一定會有很大的成績。』他又說：『現在有很多人注意邊區掃除文盲的工作，我是邊區政府的主席，已經下了決心要用新文字掃除邊區文盲，提高邊區人民的文化水平，使邊區在文化工作方面也成爲全國的模範。』他把漢字比作走旱路坐牛車，水路用小船，把學新文字比作坐火車丶汽車丶輪船丶飛機。最後他對新文字的推行提出了三點極可貴重的辦法：『第一丶要說服知識份子，因爲現在還有一部份知識份子，不了解推行新文字在文化教育和政治上的意義，這是新文字推行上的一個很大的障礙，我們必須說服這些知識份子，使他們積極動員起來。第二丶要使新文字順利推行，就必須在法律上取得合法地位，邊區政府已決定給新文字合法的地位（鼓掌）。規定可以用新文字寫報告，遞呈子，記賬，打收條，通訊……一切用途，在法律上與漢字有同等效力，政府的法令公告等重要公文文件，也要一面印漢字，一面印新文字（大鼓掌）。第三丶要想使羣衆擁護新文字，協會的會員就要在各方面向羣衆宣傳解釋和做教育的工作。』

接着徐老講話了。他也是新文字運動中的老健將。他說：『我對於新文字，開始是一個「頑固份子」，在江西的時候，秋白和林老告訴我新文字的好處，我是不贊成的。在陝北推行新文字是從當時的財政部長林老開始的，當時我還在試驗，後來才慢慢積極起來的。一九三六年冬天，在延安，我開始用新文字教育殘廢軍人和小學教員，並用新文字辦學校，這樣新文字的運動，就在各處發展起來。現在我萬分相信：新文字是掃除文盲的最好的工具。在座楊柳君，他是我辦的學校裏的學生，當時他還是一個勤務員，他不多日子就會用新文字寫信，做記錄，後來他利用新文字學習漢字，現在他用漢字寫的信也寫得很好了。』最後他從語言科學和各國文字上證明拉丁化是最科學的，世界各國文字都要走拉丁化的道路。

接着，謝老用沉着的話語開始了他的講話。他說：『我們中華民族四萬萬五千萬人民身上有一個很大的負担，是我們祖先留給我們的，好像過去文廟烏龜身上的那塊石碑一樣，簡直把我們壓死了，這個負担就是漢字。從前我們認爲漢字是個寶貝，現在我們才知道漢字使得我國大多數人愚昧無知，我們要把這個問題解決一下。但是漢字是和封建勢力聯系着的，封建勢力反對新文字，還反對白話文，也反對馬克思的辯證法，這是一貫的。和這相反，在政治上眞正革命的人，在文字上也是主張革命的。』之後，他說明學習漢字和寫文言文的困難，和他親身所感受的痛苦，他說：『要想教中國人都用八年十年功夫來學漢字寫文章是辦不到的。現在我們來改革文字，這是一件大事，他的意義並不比政治革命小。我們成立新文字協會，他的任務，不僅是要消滅邊區文盲，而且

要推動全國的新文字運動。』

邊區中央局書記高崗講話：『現在黨中央、邊區中央局和邊區政府，都一致主張推行新文字，所以現在新文字就是怎樣學的問題。』他說：『要新文字順利推行，需要自上而下的來發動，要幹部都來學習，邊區中央局辦事人員，現在都在學習，新文字在各地的推行，當然要有計劃的逐漸去做。』高崗用『堅持到底』的號召結束了他的講話。

羅邁講話：『對於漢字和新文字，我都沒有深刻的研究，因此，對於新文字，過去可以說是一個「中間派」。後來我慢慢地轉變，成爲積極的擁護者。』接着他又說：『當我辦黨校時，有些少數民族的人，經過新文字再學漢字就快得多，有一位五十九歲的老人，利用新文字學漢字，在三個禮拜內學會了七百多個漢字。以前我對於漢字反切的所謂雙聲疊韻始終弄不明白，有一天晚上吳老利用新文字並畫圖解釋，不到五分鐘，我就會了，我更明白了新文字的好處。今年吳老寫信給中宣部，提出推行新文字的問題。我們經過討論後，一致贊成推行新文字，並寫信給邊區教育廳，要在今年冬學開始推行新文字。』

『可是新文字工作是不會沒有困難的，頭一個困難，就是學會漢字的人不願意放棄老工具，我希望這些人來一個轉變。要克服這個困難，除了高崗所說自上而下的發動以外，還要自下而上的來一個「逼」，這就是說要造成新文字運動的熱潮，使他們不得不學。其次，這個工作，會遭到「頑固份子」的反對，但是中國革命事業都是從部份開始走向成功，我想新文字運動也一定會成功的。我們邊區有黨和政府的保證。對推行上是一個很好的條件。』

鄧發講話：他說到大會有很重要的意義和作用，他說：吳老、林老、徐老、謝老，對這工作非常努力，這是一個革命的運動，慚愧的是我們這些年青的人對這個運動太落後了，從今天起，我們要追上去。他說：『我們黨中央和邊區政府都擁護新文字，我們要在邊區推行新文字，把邊區造成文化最進步的地區。』他指出現在推行新文字和在保安時情形不同：『……現在邊區是抗戰的後方，雖然邊區周圍有頑固份子築萬里長城，封鎖我們，但比在保安時整天打仗的環境好得多了，這是一個很有利的條件，更何況我們現在有吳老、林老、徐老幾位老先生來領導這一工作，又有好多進步的智識份子和青年作爲幹部，我相信一定可以實行吳老的志願：『使全邊區的人都認識新文字』。他特別指出新文字運動雖然會遭到頑固份子的反對，但是並不足怕，他說：『我們在軍事上、政治上都不害怕頑固份子搗亂，難道在文字改革的運動上我們會怕頑固份子反對嗎？絕不用害怕(鼓掌)。中國共產黨是贊助這個進步運動的，大家要提起勇氣去克服一切困難』(大鼓掌)。他指出我們都有惰性，用慣了漢字，就不願意改變，就成爲推行新文字的另外一個困難，我們要和我們的這種惰性作鬥爭。最後，他說：『我希望這個

大會成爲推行新文字的戰爭的動員大會。』（大鼓掌）

張成功講話。他說：『我今天非常興奮，記得新文字委員會第一次開會時，只有七八個人，今天到會有幾千人，這證明我們的工作已經有了成績，這個成績要歸功於吳老的領導。』

他說：『新文字運動不僅是文化運動，而且也是政治運動。在蘇聯的中國工人，學會新文字以後就大大的提高了他們的政治覺悟性，新文字又掃除了少數民族中的文盲，提高了他們的文化。這對於列寧、史大林的賢明的民族政策有着很大的作用。』最後，他用激昂的誓言結束他的演講：『我們新文字協會的會員要成爲新文字運動的戰鬥員，在我們吳老的領導之下衝鋒。』

講話完了，主席宣佈進行討論簡章，這時，會場中有人聯合提出一個臨時的動議，請求大會決定本日（十一月七日）爲「中國文字革命節」，這個提案立刻得到了全場一致的通過。

通過簡章後，大會選舉了名譽理事和理事會（名單列後），會後，又由全國劇協邊區分會演出果戈里名劇「巡按」，大會便在熱烈興奮中閉幕。

名譽理事：毛澤東、朱德、孫科、張一麐、沈鈞儒、郭沫若、黃炎培。

理事：林伯渠、吳玉章、徐特立、董必武、謝覺哉、艾思奇、楊松、周揚、肖三、喬木、羅邁、李卓然、張成功、周文、呂驥、丁浩川、景林、蘇華、王志匀、馬小云、黃亞光、汪雨相、莊棟、胡蠻、安波、郝一真、張織葑、馬洪、易明、董秀風、馬彬、陳琳、正義、李綿、趙大榮、李予昂、陸一剛、劉憲曾、葉方、趙鋒、劉瑞芬、趙梅生、呂良、趙安博、鄒文宣。

中國的文字變了

寧姆·威爾斯(Nym Wales)

——眼看象形文字的革命，是一件特別動人的事情。中國語正從古代的墳墓中解放出來。

——用拉丁化，無論那個能說中國話的人，都能在幾星期之內學會寫字。它是軟硬自在，而且簡單，方言可以便捷地寫下來，讀、寫、算階段的農村教育，可以立刻普及。

——這是對於重大的中國民衆啓蒙問題的最合邏輯的解答。

——實際上，對於拉丁化將驅逐象形字（漢字）的恐懼是不足道的。拉丁化將造成龐大的有智識的新人民，但有時間和金錢去受較高教育的人們，仍能學習舊文字（漢字），正好像我們在西洋仍然產生拉丁文和希臘文的學者一樣。實際上，給人民大衆一種求學的工具，將大大的增加舊文學、舊文化的智識，因爲給了他們讀寫的基本能力，還是進化爲無論何種較高教育的初步。在同樣的意義上，拉丁化將因爲刺激教育的進展速度，和增加內各省各縣的交通的緣故，增進了國語的傳播，而決不會阻止它的，這無論怎樣看法總是一種積極的貢獻。

——以前一個人化去了一生的時間，僅僅學會讀寫，如果能夠讀四書五經，在考試時寫一篇八股文，那便被看成學者了……創造思想的路途，被那麼多的十足的廢物所塞住了。

——「續西行漫記」

讚新文字

柳亞子

美矣新文字，

遐哉舊輩流；

論功參禹稷，

撼樹笑蚍蝣；

誓拯文盲厄，

寧辭壓力遒；

寄聲錢康輩，

何物是千秋？

（錢鳳董康並見晉書）

我對於拉丁化中國字的關係和以後的希望

柳亞子

我對於拉丁化中國字的關係和以後的希望　亞子

對於拉丁化中國字的運動，我是由衷地擁護的。但從另一方面講，對於拉丁化中國字的內容，我卻是一個完全道地的文盲。

這並不是謙虛話，原因是我從小便有口吃的毛病，期期艾艾們的，對於音字發音不便利，所以除了四聲方言之難落伍的象形漢字以外，對於拼音文字，都是文盲。不過我有一個思想，以為信奉象形文字的是落伍的，拼音文字才是進化的，尤其在中國，要掃除大多數的文盲，象形漢字萬萬不能勝任，更非擁護拉丁化中國字不可。

這便是我一九三六年在我們對於推行新文字的意見那篇宣言書上簽了名，和到一九四一年又參加了香港新文字學會的理由。

我贊成謝覺哉先生的話，在政治上真正革命的人，在文字上也是革命的，文字革命的意義，並不比政治革命小，所以我聽到了延安和蘇北推行拉丁化中國字的消息，心中非常高興。我相信中國政治上的革命是會成功的，那末中國文字上的革命當也必有很光明的前途了。

報紙和拚音文字

盧空了

在世界各大國中，文字依然保持着由象形文字演變而來的傳統的，中國已是惟一的國家，其餘的都已轉向拚音文字了。中國就爲了這一獨特的發展，遂使大部份的老百姓更難接近文化。遠在民元之前已有許多有識的學者，想把中國文字改爲拚音文字。但是這話一提出來，便被士大夫階級罵一個狗血淋頭，說是居心不良，想滅絕中國文化，以致辛亥革命之後，提倡拚音文字的人，也只能說目的只在「注音」，更進，連注音的作用，也不爲教育當局所重視。中國文字的拚音運動，遂又擱淺下來，雖然在民間這要求仍很强烈，但以得不到政府的支持，自然難得普遍而迅速的發展。

五四運動曾給中國提出來語言統一這一課題，胡適之等的白話文運動在中國顯然收到了相當的功效，可是白話文運動，並不能達到中國語文統一這一目的，也是很明顯的。白話文是新文言，現在已爲全國識者所公認，要想不改變方塊字，而在中國掃滅文盲，誰也曉得那是多麼困難的事。

中國的文字的發展，既差不多是把大部份民衆關在大門外的一種特殊發展，在中國辦報用的也是這種文字，那麼怎樣叫老百姓變成讀者已成問題，他們不只談不到利用報紙，連接受報紙的宣傳都有困難。所以報紙在中國，事實上和大多數老百姓都沒有什麼關係。新聞從業員只是爲小資產階級以上的智識份子而服役，這是我們有志於新聞事業的人，所不可不首先注意到的問題。否則天天口上喊着我們辦報是爲了大多數民衆，實際上却有類「單相思」，豈不成了笑話。

筆者對於在中國辦報，鑒於中國的環境特殊，素來主張辦兩種完全不同的報紙，一種是爲小資產階級以上的智識份子辦的，就是現在社會上流行的這種報。另一種是爲老百姓辦的報，這種報要完全與現在的報紙不同。這後一種報紙完全不能是營業性的報紙，而應爲政府的普及教育工作的一個構成部門。這種報紙，應採用一種在中國目前最進步的拚音文字，作爲它的報導工具，即或是這種文字尚有缺點，用爲報導工具，在實用中一定可以逐漸改進。這一工作同時自應伴隨着向民衆推行拚音文字的速成班共同進行。以一種拚音文字教導民衆會寫會讀，每天一小時，二週至四週，可以完成。跟着就

有一種讀物——報紙可以看，那一個民衆不願意用這短短的時間來學習？

這種報紙當然須完全以地方的口語寫成，民衆拚得出，讀得出，就可以懂。而且對於一切稍微難懂的詞句，都應加註解說明。報紙的新聞不求詳多，只求大事不遺漏，附帶着可以副刊介紹農業、衛生常識，言論則完全以講演的口語，解釋國內外政治經濟大勢，地方新聞要多一點，但含毒素的地方新聞不要。如此民衆教育的普及，自然可望藉這報紙而迅速推進。

在初期，這報紙是全要靠政府的經費支持的，但到相當的時間之後，牠也可以靠了營業而存在。因爲初期恐非贈閱，民衆不會要看，等到看成了習慣，『欲罷不能』，叫他們訂閱也就肯了。

這種工作決不會像某些人的誤解，以爲它會不利於中國的文化，甚至也不是不利於方塊漢字的。因爲這種拚音文字把文盲領導着接近了文化之後，他們一定希望能接受進一步的文化。在目前的中國環境中要接受進一步的文化，自然非學習方塊漢字不可，因爲不論什麼書籍都是方塊漢字寫的，不識方塊漢字就只好望洋興嘆了！過去提倡拚音文字的都以代替方塊漢字爲口號，那實在是一個錯誤的口號，事實上拚音文字決不會一下子就能取漢字而代之。舉白話文之攫取文言文而代之的例子來看，就是很好的說明。

白話文流行了，但是文言文並未完全滅亡，要進一步研究中國文化的人，不是要懂文言，這才能達成他的目的。所以拚音文字就是在中國推行成功，方塊漢字也和文言文一樣，在中國仍有它的地位。何況漢字與文言文比，漢字比文言文的地位更重要得多，所以愛護漢字者，對拚音文字的推行，也用不着懷什麼杞憂。

依著者的理想，這種報紙的建立，應在一個全國性的掃除文盲總機構之下，聯合拚音文字的研究機關共同進行，這樣不出五年，中國的文盲可以大部廓清，而素與報紙無關的民衆，至少已可接受報紙的宣傳，政治的領導如果進步，甚至已可運用這種報紙來表示他們的意見了。

著者懷着這麼一種意見，所以對於一般人喊的希望現在社會上流行的報紙大衆化這一口號，以爲是一種「清談」，根本不能實現，或者也可說，喊口號的也未想到如何去實現而不感什麼興趣，因爲很顯然的，即使你把報紙上的文字完全改寫成口語，民衆不識字，除了有人讀給他們聽，否則對他們仍然毫無裨益，如果有人讀，那他自然會譯成口語，又何用記者寫。再說寫口語，一個全國性的報，寫北方話，還是寫其他的方言？結果必然是作不通，著者曾有過實際的想大衆化而不可能的辦報經驗，所以才提出上述的主張。

漢字和拼音字的比較

呂叔湘

——漢字改革一夕談——

〔主〕下雨天留客，今天晚上你是回不去的了。只是寒齋無處不漏，累你在這裏受罪，如何是好？

〔客〕你我雖只半城之隔，彼此忙忙碌碌，也難得會面。今天就看這巴山夜雨，烹茶剪燭，作竟夕之談，倒也是不可多得的機會。

〔主〕談什麼好呢？

〔客〕你平常主張改革漢字，採用拼音字，我一向未敢苟同，今天就拿這個做題目討論一番，你看怎麼樣？

〔主〕你是客，我是主，就請你先發表你贊成漢字的理由。

〔客〕不然。漢字好端端的用了幾千年，你平白要把它廢除，改用拼音字，自然該由你先說明何以非如此不可的道理。

〔主〕那末我就不客氣了。我認爲漢字不及拼音字有四點。第一、從學習的觀點說，漢字難學，拼音字容易學。中國文化之久，世界聞名，可是文盲之多，也是世界聞名，這個，一部分固然由於國民教育的設施還沒有普及，一部分也由於學習漢字的困難，不是短期間補習或是自修就能收效。中國小學畢業的兒童運用本國文字的能力遠不及歐美各國同一階段的兒童，這個，一部分固然由於中國小學教育辦理的未能盡如人意，一部分也還是由於學習漢字的困難。

〔客〕我所聞者異於是。有心理學家做過實驗，證明認漢字和認拼音字的快慢相同，也就是難易相同。理由是無論漢字或拼音字，認識的時候都是從整個的形體去認識，認識漢字的時候並不逐一辨認它的筆劃，正如認識拼音字的時候不經過辨認字母的程序一樣。你承認不承認這個事實？

〔主〕我承認這個實驗的結果，也承認這個解釋的正確，但是我不能不說，誰要是

就此斷定學習漢字和學習拼音字的難易相等，可就犯了知其一不知其二的毛病。

所謂知其一不知其二，有兩層意思。第一、這種實驗裏邊的所謂認字是指經過教學之後的復認。教學的程序是先給予字形，然後告知字音和字義，使它和字形發生聯繫。復認的程序是先看見字形，因已有的聯繫而憶起字音和字義。大凡兒童初學認字，無論是漢字或是拼音字，都是這樣。可是若是學習的是拼音文字，經由這種方式認了若干字之後，即使教師不去有意提示，兒童也會不知不覺地加以分析，逐漸悟出各個字母的音值和拼音的條例。這以後，他就有了自學的能力，遇見一個新的字，雖然沒有人教給他，他也會讀出它的聲音。又因聲音而悟出它的意義，只要他的說話裏已經有這個字。從此以後他的文字的詞彙就自動地跟着他的說話的詞彙擴展，只有他的耳朵裏沒有聽見過的字，頭一次在書本上遇見，纔非有人教給他不可，而且他至少還能讀得出它的音。若是學習的是漢字，他就得不到這種方便，始終得一個一個地當全新的字去學，始終得有人教給他，因為每一個新的字的讀音和意義都不能預測。譬如說，一個英國或美國的孩子，頭一次看見 rose 這個字的時候，儘管沒有人教他，因為他認得 nose、rose 這些字母，他就會讀得出它的音，又因為他聽見並且說過這個字音，他就知道這個四個字母連成的字形是什麼意思。可是一個中國孩子頭一次看見「玫瑰」這兩個字的時候，雖然他家院子裏種着 meiguei，他面前花瓶裏供着 meiguei，他成天價嘴裏嚷嚷着 meiguei，若是沒有人從旁指點，他又怎麼會知道這兩個字兒就指的是那個花兒呢？

〔客〕你別欺負我鄉下人，我不信英美的孩子見了 climb，foreigner 這些字也會一讀就對，就知道是什麼字。

〔主〕當然，歐美的現行文字也有拼法和讀音不容易一拍就合的場所，英文裏頭這種例子尤其多，但是我們所設計的拼音中國字自然是有條有理，不會讓它像英文這樣凌亂的。而且就拿英文來說，到底拼法有規則的字多，不規則的字少，所以英美的兒童也往往認字一兩年之後，就會有一旦豁然貫通的經驗，拿起兒童讀物來就可以爽爽快快地讀下去；中國的兒童，就是極聰明的，也要三四年之後才能做到這一步，這就是吃了漢字的虧。

而況我剛纔說過，所謂知其一不知其二有兩層意思，我這纔說了一半，還有更重要的一半呢。文字的學習包括認字（從字形到音義）和寫字（從音義到字形）兩方面。即使認字的難易相等——我並不承認是這麼樣，只是「即使」是這麼樣——寫出漢字和寫出拼音字的難易也不可同日而語。寫拼音字，只要記得二三十個字母和有數的幾條拼寫規則，就能把嘴裏的字寫在紙上；但是漢字呢？除了一個個字死記它的筆劃或它的構成的部分和構成的方式外，沒有什麼簡便的方法。現在人筆下白字的多，這是根本的原因；或是因為字形記得不真切，多寫或少寫或誤寫了一部分，或是上下左右寫顛倒。或

是連整個字形輪廓都想不起來，自覺地或不自覺地寫個同音的字來代替。總之，寫白字是漢字先天的病根，漢字一天存在，白字就一天不得消滅。現在各級學校裏的國文教師把大部分批改課作的時間消耗在改白字這一件事情上，反而沒有工夫去指導用字和造句，可見漢字的影響語文教學還不但是在認字和寫字的方面，眞是可怕。

〔客〕照你這麼一說，西洋人都不寫白字了！

〔主〕西洋人當然也寫白字。初學拼寫，條例不熟，寫白字是不免的，尤其是像英文這種例外拼法的字相當多的文字。但是比起漢字來，錯誤的機會少多了。若是拼音的條例不太複雜，錯誤的機會就更加要少得多。

〔客〕漢字也有條理，懂得它的條理，也就不難學。漢字的條理就是六書，這是舊時稱爲小學的一個部分，現在管它叫文字學。從前的人講究小學，所以不大寫白字，現在的學校裏不講小學，所以白字就多了。

〔主〕對於你這個話，我有兩點可說：第一、這和這兒的論點無關。因爲說漢字難學習並不等於說漢字無從學習。即使文字學能幫助漢字的學習，若是文字學的訓練比拼音法式的訓練要多費時間，那末漢字仍然是比拼音字難學。其次，文字學雖然能讓咱們了解漢字的構造，但是對於漢字的實際學習究竟有多大幫助，也還是大成問題。在古時造字的原則裏頭，由於字體的變化，由甲骨金文而篆而隸而楷書，象形久已不「象」，指事和會意本來很抽象，不是一望而知，應用最廣的只有形聲一條，現在通用的漢字十有八九是形聲字。（六書裏頭轉注和假借是用字的法則，不是造字的法則）。按說這些形聲字半邊表音半邊表意，很合於文字的理想；漢字的所以停滯在這個階段，不再向拼音文字的路上發展，就是因爲這種形聲字還能對付一氣，但是這裏邊的音符在古時候應用起來就不十分嚴格，後來字音經過種種變動，這種音符更加有點名不副實。很明顯的有兩點：一、一個音符不能表示這個字的音，如「通」和「誦」都從「甬」得聲，「晚」字從「免」，「途」字從「余」，這種例子實在多得很。二、同一個音有好些個音符可用，如「時」「試」「仕」「柿」「駛」「始」「適」「室」「誓」等字同音（聲調暫且不論），而分別拿「寺」「式」「士」「市」「史」「台」「啇」「至」「折」做音符。至於意符，本來就只有類別意義的作用，不能確切指示。所以，就認字而論，假如沒有人教給你，你看見一個「試」字，只知道它的意思和說話有關，聲音和「式」字相同或是相近，可是你怎麼能猜出它是考試的試呢？講到寫，你更沒有辦法，因爲不但是音符衆多，意符又何嘗不可不用「言」而用「口」或「手」或「目」或「耳」，於是在「試」「詩」「詁」「諦」……「咶」……「拭」……「眡」……「聀」……這麼些個形式之中你又怎麼決定一個呢？

〔客〕就算拼音字學習起來比漢字容易點兒，又怎麼樣？文字的優劣是不能拿學習

的難易來判斷的啊。

〔主〕這個自然，不過你也別太看輕了學習難易的區別。文字容易學，就容易掃除文盲。掃除文盲這件事，在工業化、民主化的社會裏邊何等的重要，不用我多說。我只拿大家平常不大注意的一件事情來說說。你感覺現在的創作文學太疲弱嗎？在種種原因裏頭有一個最重要的原因是：寫作的人還是限於所謂「讀書人」，讀書人的生活大率是窄狹而單調的；許多在這個動亂的社會裏富有實際生活經驗的人，種地的、做工的、撑船的、開汽車的、當兵的、以至各色各樣的混混兒，他們有一肚子可泣、可歌、可笑的材料，他們能口若懸河生龍活虎地「擺」給你聽，但是提不起這枝筆，駕馭不了那些個方塊字。若是讓這些人在短期內學會寫字——自然只有拼音字才辦得到——你看會有多少蓬蓬勃勃、有眞情實感的詩歌小說湧現出來！這不是我瞎說，你只要看看蘇聯和美國的文學就可以知道。

〔客〕無論如何，我不承認一種難學的文字就是壞文字，一種容易學的文字就是好文字。

〔主〕好，你聽我說我的第二個理由：就文化工作的效率說，漢字效率低，拼音字效率高。

〔客〕你這個話我有點不明白。難道漢字不能担負文化工作嗎？那末咱們中國四千年來是沒有文化的，一定要等洋文字兒進來才會有文化了？荒謬！荒謬！

〔主〕我是說文化工作的「效率」，你不必裝作老頑固，連這個詞兒的意思都不懂。現在是講效率的時代，效率就是快——當然還得要正確，可是漢字容易錯誤，剛纔已經說過。要講快，漢字自然不及拼音字——。

〔客〕你是說漢字寫起來沒有拼音字快？你可知道——

〔主〕不那麼簡單。我的意思是在一切文化工作上都是用漢字慢，而用拼音字快。原故，拼音字能機械化，漢字不能機械化。

〔客〕哦，這裏頭還有機械化，越來越時髦了。你倒說說，我倒聽聽。

〔主〕拼音字的機械化可以分兩個方面。其一是和字母次序有關的——字母次序就是 alphabetical order，你別再打岔。漢字雖然也有部首，可是部首的數目太多（一般字典都依據「康熙字典」，那裏邊分二百一十四部），部首一多，次序自然不容易記牢，而且分部裏頭也有許多問題。有了一套簡單明瞭的字母次序，第一、咱們就可以有容易檢查的字典。字典這個東西，從小學生到博學鴻儒沒有一個用不着它。可是咱們中國的字典查起來太煩難了，不但浪費時間，而且許多人望而却步，索性不去理它。譬如中學生，該是請教字典最勤的人，可是現在的中學生就最不愛查字典。為什麼？你說他們是讀書不求甚解，根本懶得翻字典罷，偏偏他們又不怕查、常常查英文字典。中文字典

不但是難查，而且還有一個缺點。一個字有形、聲、義三方面，普遍查字典是由字形求聲和義（在拼法嚴密而無例外的文字，晉是不必查的），可是有時候咱們記得一個字的晉和義，記不眞它的寫法（這個情形在拼法嚴密的文字也會有的，尤其是在初學者），在英、法、德文字典都有辦法査，到了中文字典就沒辦法了。越是漢字的字形難記，越是沒有法子査，你說叫人着急不着急？說句笑話，我有時想起一個字，忘了怎麼寫，常常去英文字典裏査，譬如忘了「鬱」字怎麼寫，就去査 melancholy ，還管保十有九能達到目的，你說這豈不是又可笑、又可恨？

〔客〕得了，你別把中文字典形容得那末不堪。我承認用部首的字典確是不容易査，可是現在新發明的檢字法多得很呀，什麼四角檢字法、首尾檢字法、點綫面檢字法，還有咱們前任教育部長的五筆檢字法，以及許多我連名字都記不起的檢字法，還有些小字典用筆劃檢字法——難道這麼多檢字法裏頭就沒有一種能用嗎？

〔主〕檢字法層出不窮，這就證明漢字檢字的病入膏肓。你看見醫藥界的情形沒有？得了瘧疾吃金雞納，誰都知道；治肺病的藥就日新月異，層出不窮。爲什麼？爲的是沒有一種有特效哇。

〔客〕就只字典難査一點，也沒有什麼大不了。

〔主〕你不能小視字典，字典和辭書是傳播文化的中堅分子。不信，你去書舖子裏打聽打聽，什麼書最銷得開？「辭源」、「辭海」。比張恨水的小說還强。再說，字典只是一端而已。因爲咱們缺少一套字母次序，不但沒有容易査的字典，也就沒有容易査的書目，圖書館是智識的源泉、文化事業的大本營，但是圖書館的妙用全在乎一套目錄，圖書館越大，目錄越重要，用漢字編的目錄也越透着左支右絀。圖書館目錄之外，還有各種參考用的印本書目、出版商的書目，也都是極有用的東西。因爲缺少一套字母次序，中國書十本有九本沒有索引，一本書沒有索引就變了半身不遂（西洋書除文學作品外，幾乎沒有一本沒有索引）。尤其重要的是綜合性的期刊論文索引，這是使學術「及時」，研究者事半功倍的工具；這類索引在中國是鳳毛麟角，檢査起來也不方便。至於日報索引，簡直是付之闕如，你要査一件事情，就得捧起大本的報紙來一張張翻下去。因爲缺少一套字母次序，中國的地圖除申報館大地圖外沒有一本有地名索引，地圖的效用失去一半。因爲缺少一套字母次序，電話簿只能用筆劃排，同筆劃的字既多，頭一個字相同的商號和機關更多，打電話是求快，可是『急病偏遇慢郞中』。因爲缺少一套字母次序，官廳、商店、學術機關、私人，一切卷宗卡片之類沒有一個簡捷的排比方法，辦事的效率減少一半。

這一切，從字典到檔案，用漢字檢字，不但是繁雜，而且不能讓你確定有還是沒有：不在這一部，得換一個部首試試；九劃裏沒有，得到八劃和十劃裏去査査；這一種

筆順或號碼查不着，可能是另一種筆順、另一種號碼。用拚音字，有就有，沒有就沒有，立刻可以決定。

若是沿用漢字，我敢說咱們辦事和求學的效率至少要打個對折。全國的人一天裏頭浪費在檢查繁重的字典、目錄、索引裏頭的時間該有多少？因為缺乏應該有的目錄和索引而浪費在大海撈針裏頭的時間又有多少？因為缺乏應該有的目錄和索引，產生不可避免的重複和闕漏，我們工作在質和量兩方面的損失又有多大？這還是在識字的人佔少數、各種研究和各種新式事業剛剛萌芽的今日，若是真正現代化起來，這種種損失又將增加多少倍？我不怕你說我故作驚人之論，我竟懷疑若是繼續用漢字，咱們中國能不能真正現代化成功。

〔客〕你說拚音字的機械化有兩方面，這是一方面，我且不跟你辯，還有那一方面呢？

〔主〕還有一方面是和字母次序無關而由於字母的數目的。用拚音字，字母的數目通常不出三十，這對於文字的書寫、印刷、和傳遞都給予極大的便利。字母數目少，就可以有極靈便的打字機，比手寫又快、又清楚。漢字也有打字機，可是用起來不會比手寫快，有些字還沒有。有了打字機，一切文件很容易留副本。不錯，手寫也可以用複寫紙，但是只能作副本用，正本通常還是要用毛筆或鋼筆寫的。

〔客〕這也是現在辦公事的人的偏見，銀行郵局和商店裏對於鉛筆寫的文件就一視同仁。只要做官的人少講究一點他們所謂體統，多講究一點你所說的效率，這個問題就解決了。

〔主〕無論怎麼說，有了拚音文字和打字機之後，一個打字員能做現在兩個乃至三個書記的工作，是不成問題的。說到印刷，漢字尤其相形見絀了。用漢字排字，得一個字一個字地檢，得跑來跑去。在歐美各國，手排已經只限於標題大字，所謂 display，普通字一概用機器排。無論是 linotype 或是 monotype，檢字就是打字，打字有多快，檢字就有多快。人家排八大張的報需要幾個排字員，咱們排兩大張的報，需要幾個排字員，你不妨去調查調查。不但此也，用打字機排字，錯誤的機會少的多，又省了許多校對的工夫。甚至還有一些咱們意料不到的便利，我且拿一件小事情來做例。外國的論文索引之類常有累積式的，所謂 cumulative index。譬如三個月出一次，第二季出來的就管六個月，到了第四季出來的就把全年的都依次排比好了。這够多麼便利，可是一點也不奧妙，只是用的 linotype，一行一行的鉛字條第一次印過了放在那裏，第二次的鉛字條做好了就依字母次序和第一次的混合排列，如此繼續下去。漢字的個個獨立的字釘能够辦得到嗎？

再講打電報，人家也是在打字機上發報，打字機上收報。咱們呢，文字翻成數碼，

數碼又得翻成文字，這樣翻來翻去，把工夫都翻完了，咱們沒收發到一千個字；人家五千個字都不止了，而且管保人家五千個字錯不上五個字，咱們一千個字還得錯上三五十。現在大家鬧『電報不如信快』，雖曰人事，豈非天命哉！再還有，人家已經有所謂電報排字機，把電報機和排字機聯合運用（因爲這兩樣無非都是變相的打字機），一個打字的坐在甲地，就可以同時在甲乙丙丁幾個地方排字，這對於大報館是一大便利。

但是這種種便利都只有拚音文字才可以享用，漢字是只能望洋興嘆。這書寫、印刷、傳遞三件事的不經濟，對於全國的人力又該是多大的浪費？

〔客〕別的不說，電報這一項我還知道一點，外國有所謂電報傳眞的辦法，咱們拿來做行，那末發電可以同樣的快，而且是眞筆蹟。我相信凡事只要肯下功夫去研究總會有辦法，漢字的打字和排字也必有改良的一天。而且老哥這一番話完全是功利主義的議論。咱們不幸而生在這個時代，不能不講求一點功利，也只能適可而止，一定要把機器抬到人的頭頂上去，也就未免有點捨本逐末了。

〔主〕電報傳眞的手續並不簡單，卽使這可以解決電報問題，還有印刷和抄寫，還是無法改進。你說一定有辦法，我不敢這麼樂觀。至於對於功利主義的是非，恐怕你我的看法也決不會一致。你說我捨本逐末，我不知道你所說的本是些什麼。在我的看法，不講究本固然不必去講究末，可是不講究末也就無從講究本。而且在我看來，若是因爲改用拚音字而能減短每個中國人學習文字的時間一年，增加全國文化工作的效率一倍（這都是十分保守的估計），這就和全國人民的福利有絕大關係，不能算是微末了。

〔客〕得了，你我的看法既然不會一致，也就不必節外生枝，還是守着本題討論下去爲是。你且說你的第三、第四個理由。

〔主〕這兩項理由都是理想主義的，不是功利主義的了，你聽着。我贊成拚音字的第三個理由是從溝通中西文化的觀點出發。咱們的漢字用來標音是非常笨重的。現在外國人名地名的譯音大多數是詰屈聱牙，如「諾服給奧基厄甫斯克」「蓋德奧諾夫斯基」之類，一般人見了都直搖頭。不但難讀難記，而且我用這幾個字，你用那幾個字，讀書的人也不知道這是一個地方、還是兩個地方，一個人、還是兩個人。中國人世界知識的膚淺，這件事也得負點小小的責任。還有種種科學的術語和一般文化用語，有些是應該翻譯的，也有些是國際通行、不必翻譯的，但是因爲漢字不是拚音的文字，不得不翻譯。譯音固然是非驢非馬，譯義也有望文生義，譯語紛歧、選字生僻難記種種毛病，例如democracy翻成「德謨克拉西」固然是無聊，dichloroethylsulfide翻成「二氯乙硫醚」也還是何苦多此一舉。若是改用拚音字，譯義的字可以減少，更無所謂譯音。人名、地名當然是名從主人，許多國際通行的術語也可以直寫原文。而且用了拚音字之後，中國兒童從小認識這些字母，懂得拚音的原則，學起外國語來也要便當得多。

這一切都是便利咱們中國人接受國際文化。同時，中國文採用拼音字，外國人學起來也更加方便，中國人在文化上的貢獻也更加容易傳播到別的民族裏去。這對於世界大同這個理想的實現應該有一點幫助。最低限度也可以減少一點誤解。過去在外國拍發漢字電報，因為用數碼，要作密碼看待，平時加倍收費，軍事時期還不能拍發，這是小小的一例。

〔客〕人名、地名譯音本來是沒有必要的一件事，中國人看看翻譯書的大率都進過中學，拚拚音並不費事。不過插在漢字中間太不順眼。至於術語譯義，我認為還是一個好辦法，德文裏頭也常常譯義的。譯音不容易同化，直寫原文更要不得，妨害咱們本國語言文字的統一性。世界大同固然是崇高的理想，可是咱們也不能太屈己從人。

〔主〕若是大家不肯屈點己從點人，世界的前途也就黯淡的很。丟開溝通文化不說，單單就中國語文本身的發展說，我還有一個更重要的贊成拼音字的理由。咱們的語體文自從新文學運動到現在，快有三十年的歷史了，可是這個語體文究竟「語」到了什麼程度，你我都很清楚。趙元任先生有一段話，很有意思——諾，就在這本「最後五分鐘」的序言裏，我念給你聽：

白話文的運動到現在差不多兒有十二年了，可是隨便拿一段白話文來念念，叫一個人在旁邊聽着。

『歌德原文是很美婉的，我底譯文不足方其萬一。』問他聽得懂嗎？假如聽得懂，再聽：

『這麼好的景緻，終於又相見了！這樣幸福舊遊之地，終於又相見了！那邊為什麼這樣的冷靜呀，窗子也沒有一個開着。這般荒涼的涼台，當我們從前一同坐在那兒的時候，是何等有生趣呀。』

這懂是可以懂了，可是誰聽見過有人這末說話的？我並不是說這種半白的白話文不好，或是不應該，我自己也有時候兒寫這類不成話的白話。可是這都是用漢字寫白話的糊弄局兒。因為咱們都認得漢字，懂得文言，所以把『之乎矣焉……』改了『的嗎了呢……』，就算寫白話文了。

趙先生說這句話到現在又有十六年了，情形還是差不多；不信，我念兩段你聽聽：

『當我預備接眷來渝的時候，就背當街仰望，頗垂涎那些商店的樓房。』

『然而，既是鄰居，到底不同路人，雖平素不相聞問，却時時謦欬相通。』

『戶外看長脚蜘蛛於仙人掌籬笆間往來結網，捕捉蠅蛾，辛苦經營，不憚煩勞。』

除最後一個是極端的例子外，前兩個都是天天看見的富於代表性的語體文。所以趙先生的結論是：

『所以不用漢字則已，假如用漢字，還是寫不成話的白話文較爲便利。』

這句話咱們可以修改一下，叫做：假如用漢字，寫出來的一定是不成話的白話文，因爲漢字是管看不管聽的，寫文章的人也就只顧人看得懂看不懂，不顧人聽得懂聽不懂了。於是「文」和「語」還是打成兩橛，豈不大大地違背了當初提倡語體文的本意？趙先生接下去說：

> 『再進一步說，漢字最相宜的用處，還是用它來寫文言文，那就可以寫得恰恰不多不少，這是它的邏輯的地位。』

反過來說，要寫眞正的語體文，就得用拚音字。

用了拚音字，不但是寫文章的人不能信筆所之地濫使漢字「拆爛汚」，而且文字的運用有許多巧妙，非用拚音字沒有法子辦到。文字的作用在於代表語言，必須要能把語言的隱微曲折處傳達得維妙維肖，才算是盡了文字的能事。譬如說：口語裏有許多字一向沒有滲文言錄用，現在語體文裏要用它，寫成什麼樣兒的漢字好呢？結果是你這麼寫，我那麼寫，弄得很不一致，譬如有人寫「別扭」，有人寫「蹩扭」；有人寫「麻胡」，有人寫「馬虎」；這種亂糟糟的寫法，一改拚音字自然就歸於一律。還有許多有聲無字的詞兒，常常因爲沒有適當的漢字或是雖然有而怕寫出來引起誤會，就此犧牲了不用的，文章爲之減色不少。

〔客〕這也只要大家試寫，久而久之自然約定俗成。紅樓夢裏頭不知道有多少字是曹雪芹自我作古、後來就通用開來的。而且你說用漢字寫俗語有字形分歧之病，可是用了拚音字若是依然有人寫 byeneou，有人寫 bieniu，有人寫 mhahu，有人寫 maxu，又一律個什麼！

〔主〕你這是故意搗亂。國語羅馬字和中國字拉丁化是兩種拚音法式。將來改用拚音字，或是用這種，或是用那種，或是另外制定第三種，總之只能有一種，決沒有幾種法式同時並用的道理。至於「別扭」和「蹩扭」，「麻胡」和「馬虎」，你能說我的不是漢字，我能說你的不是漢字嗎？

除了傳寫俗語，還有傳寫方言。咱們提倡國語，可不是要消滅方言，方言是消滅不了的；無非是說：一個人除本地方言外還得學着說和寫國語，用來代替以前的文言。有方言就可以有方言文學，而且就是在國語文學裏，有時候也需要插進或多或少的方言，才可以增加文學的眞實性。這種例子在現代外國文學中多極了。這裏有一本英文小說選，我前天在地攤上檢來的，隨處翻開都找得着。你看，這是英國約克夏人的說話：

Nay, tha's got nobbut one better half, and thats' me.

這是美國黑人的說話：

Ef you do I s gwine find out 'bout it.

這是美國原來說德文的移民的說話：

vell, I vas positiff, becawss I can see de whole ting.

這是英國人學大陸上的人說話：

You onlee say that because you lak mine bettaire. Is not that so;darrling?

這不用拚音字能辦得到嗎？

〔客〕方言也還是可以用漢字寫的啊。吳語的和粵語的彈詞小曲、劇本小說，都是用漢字寫的，新文學家如李劼人、沙汀的四川話小說，劉半農的江陰話民歌，徐志摩的硤石話詩㊀，也都是用漢字寫的，又何曾聽說非用拚音字不可？像金瓶梅、醒世姻緣、海上花這些小說，若是用拚音字寫了，請問能不能還有這麼多人欣賞？

〔主〕用漢字寫方言的缺點有三。第一，會造出許多奇奇怪怪的漢字來，使認識漢字的人還是讀不出，粵語裏這種字最多，如「乜」「冇」之類。其次，只有吳語、粵語等和國語相去頗遠的方言寫出來才顯，像山東話、四川話之類用的詞語和國語大多相同，寫出來不容易顯出地方色彩。最後、也是最重要的一點，無論哪一種方言，一用漢字寫了，大家就會用自己的方音去讀，全然不是那麼一回事。你想想看，用廣東音讀海上花或是用上海音讀紅樓夢，你要笑得肚子疼不？譬如：

『我是無撥工夫去個哉，耐去阿好？』

自然是比

『我是沒有工夫去的了，你去好不好？』

能傳達地方色彩——這是劉半農在海上花序裏舉的例。可是要依照北平話說成

Woo ch wube gongfu chiuh ke tsai, nay chiuh a hao?

成句什麼話？若是當時不寫漢字，寫成

Ngu sh mbeq gungfu ki geq zae, ne ki aq xao?

就是不會說吳語的人也就能念得大致不差了。這點淺近的道理，劉半農徐志摩、他們哪裏會不知道，無非在漢字統治之下不得已而寫漢字罷了。一旦改用拚音字之後，用方言做詩、編戲、寫小說的人一定會多起來，並且那裏邊還真有好詩、好戲、好小說。

〔客〕你的要求太過分，我看漢字也就很可以對付。

〔主〕對付，對付，藝術是可以「對付」得的，還有什麼話說。——好，你要講對付，我就拿兩個極小極小的小玩意兒來請你對付一下：

Mmmeiyeon（「沒有」，遲遲而後說出）。

y-e-o-u-de sh（「有的是」，「有」字慢慢說）。

多寫兩個「沒」字和「有」字嗎？那就變成口吃了。其餘如 ng; nm（或 hng）這

㊀ 劉半農有「瓦釜集」（北新，一九二六）；徐志摩的硤石土白詩有「一條金色的光痕」。

些歎詞，平常寫成「嗯」(en)或「哼」(heng)，也都大失眞象。

〔客〕這些芝蔴綠豆大的問題我懶得跟你辯，且接着你的大題目討論下去。你說用漢字就不能寫眞正的語體文。你這也叫做知其一不知其二。你可知道語體文也有許多種，有可以接近、應該接近口語的，也有不必接近、無從接近口語的。前一種固然可以用拼音字，後一種若是改用拼音字可就糟透了。譬如現在報紙雜誌上的論文、以及一般非文藝的書刊，有用語體的，而且也有連你老哥也得承認是寫的很流暢的，可是一改拼音字就誰也看不懂了。你知道這是什麼緣故？這是因爲咱們的口語裏的詞彙太貧乏了。小說戲劇所以能比較地接近口語，就是因爲口語能供給作者所需要的詞語，只要嘴皮子薄，誰都能寫個小說什麼的。可是文章的內容一離開吃喝睡撒，牽涉到「文化」「思想」等等，口語裏沒有那些個字眼兒，你叫寫文章的人怎麼辦？他要不用些口語裏沒有的詞語，他的文章就寫不下去，這些詞語不從漢字取材從哪裏取材？這決不是寫文章的人拆汚爛，實在是口語不爭氣。咱們只該叫口語趕上語體文，可是你反而要語體文去遷就口語，這怎麼成！唯其如此，正可證明現在此刻漢字絕對不能廢，廢了漢字咱們就除了吃喝睡撒什麼文章都寫不成了。

〔主〕你這番話很有理由，不像剛才說的那些話的强辯。但是要依你的說法，等口語的詞彙豐富起來再採用拼音字，那就叫做『俟河之淸，人壽幾何？』而且要叫口語趕上現在這種語體文，那是一輩子也趕不上，因爲漢字跟文言結了不解緣，可是口語絕對跟文言親近不來——若是它們能拉到一塊兒，當初也不會分家了。中國的口語因爲一向只供日常生活應用，一切高深細密的思想都仰仗文言，詞彙貧乏點兒是有之——可是也不至於像你說的只有吃喝睡撒四件事。咱們現在要擴大這個詞彙才够應用，所以要添造許多詞語。若是這些新詞、新語只能出現在紙面上，不能溶化到口語裏去，咱們的目的還只是達到一半，「文」和「語」當中還是有一道鴻溝。可是只要還在用漢字，這一道鴻溝就永遠塡不平。第一，寫文章的人有文言詞兒可用，就不去發掘口語裏的詞兒，譬如寫慣了「慫恿」，就不想到口語裏有「攛掇」，寫慣了「癥結」就忘了口語裏說「病根」。有許多文言詞語不該生吞活剝地接受過來的，因爲寫的是漢字，就忘了說和聽的便利，例如不寫『薪水和津貼』寫「薪津」，不寫『整理軍隊』而寫「整軍」，不寫『閉了眼跟着走』寫「盲從」，甚焉者就「美婉」「巧慧」「仰望」「欣逢」「追隨」「躍進」什麼都來了。

〔客〕你不忙說下去，我且問你，你寫不寫這種文章？

〔主〕寫呀，怎麼不寫？這正可見漢字的誘惑力之大，也就是所以要反對。

〔客〕唉，天堂有路你不走，活該活該。你說下去吧。

〔主〕第二，咱們現在增加的詞彙有一大半是所謂是名詞，就是從外國傳來的新的

事物新的思想的譯語。這裏雖有許多是不必翻譯的，我剛纔已經說過。那些可以、或是應該翻譯的，因為用漢字翻譯，只顧眼睛裏看起來古雅，就忘了嘴裏說起來生硬，只顧筆底下寫起來簡潔，就忘了耳朵裏聽起來含混，使口語裏吸收起來非常困難。不錯，因為這些新事物、新思想已經深深的透出咱們的生活，所以雖然生硬、雖然含混，咱們口語裏還是接受了大量的新名詞。可是若是當初不像你老哥說的從漢「字」取材而從漢「語」取材，譯一個詞語，顧到說起來拗口不拗口，容易混淆不容易混淆，尤其重要的，顧到這個詞語裏頭是否至少有一個成分是還活在口語裏頭，這些新名詞溶化在口語裏一定更快，更多，更牢固。譬如說：假如不翻「輿論」翻「公論」，不翻「貨幣」翻「錢幣」，現在聽得懂和說得出這些詞兒的人一定更多。

第三、漢字是拿單字做單位的，複音詞的組織異常自由。悲痛、悲傷、哀痛；差別、差異、殊異；鬱悶、抑鬱、憂鬱；記敍、敍述、記述、敍寫、寫述——這種情形多極了。要叫口語接受，接受哪一個好呢？還是全都接受呢？

用漢字寫語體文，在三十年前初初提倡語體文的時候是一種不得已的妥協，並且不失為因勢利導，減少反對的力量。這個妥協的糊弄的局面應該有一個結束，因勢利導應該導到一個地方去，不能儘着往死胡同裏鑽。為了促進口語詞彙的擴大，為了保證筆語詞彙和口語詞彙的合流，換句話說：為了語體文的正當發展，為了把它從文言的黑影裏解放出來，非用拼音字不可。

〔客〕乍一改過來的時候，現在寫文章的人都只能擱筆了？

〔主〕沒有的話。文言初改白話的時候，雖然也有一部分人跟着文言同歸於盡，可是一般而論，寫文章的人只見多起來。漢字的改革也會有同樣的結果。初初改革的時候，自然要有點小困難。寫文章的人不能信筆寫去，得動動腦筋，尤其是得動動嘴，要選擇，要揚棄，不得已的時候，也許要在一個詞兒之後注上漢字，跟咱們現在在新名詞之後注上外國字一樣。困難是早就在那裏的，從語體文的立場看。用漢字是躲避困難，掩飾困難，用拼音字是把困難暴露出來，努力克服它。是的，這對於寫文章的人是一個考驗，逼他用出他最大的力量，不讓他依傍文言偷懶。若是他只會躲避，只會依傍，那也只能讓他跟着那半生不熟的語體文同歸於盡。或者索性退回去寫文言文，和他的同志們去唱和，去歎息。

〔客〕你說話真鋒利，你是一定考得過的了。承你指示我們這些老朽的出路，感謝之至。

〔主〕我個人考得過考不過沒有關係。一個人不能為了自己的方便犧牲他所見到的真理。我考不過，我就不寫文章，自然有比我們行的人出來把握這個更好的工具、寫出更好的文章。

〔客〕你的話完了沒有？

〔主〕我的話完了。要不要我把我的理由總結一下？我贊成拚音字：一、因爲要中國文字容易學習；二、因爲要中國文字能勝任現代的高速度的文化工作；三、因爲要中國的語言文字更容易接受國際文化；四、因爲要充實中國口語，解放中國語體文。現在該聽你的了。

〔客〕果了罷，吃盃茶。你且少安無躁，聽我一一道來。我贊成漢字，反對拚音字，有五個理由——我不敢說五大理由，理由强大還是弱小，一憑足下裁斷。

第一、拚音字有時間性，漢字是超時間性的。這有兩個後果：一、用漢字可以通古今之情；二、用拚音字變亂紛紜，遺患將來。拿第一點來說，咱們漢字往少裏說也已經有了三四千年的歷史。最早的甲骨金文跟現在的字體相差太遠，姑且不去說它。周秦之際是中國學術史上最光榮的時代，諸子百家著書立說，雖然已有二千多年，他們的書我們現在還是看得懂。再來看採用拚音字的民族，像英文才不過一千年的歷史，不但古英文現代人已經一字不識，連十四世紀喬叟的作品都要有專門訓練才讀得下去。這完全是因爲拚音字有一個內在的矛盾。語音要變動，拚法要不要跟它變動？跟它變動，像前半期的英文，結果是沒人看得懂前人的文字。不跟它變動，像後半期的英文，結果是拚法和語音分歧。不如漢字以不變應萬變，雖然不冒充標音正確，倒還能聚古今讀書人於一堂，使我輩還能沾潤一點古聖昔賢的遺澤。

〔主〕你這個話未免把問題看得太簡單了。咱們這一輩人能够媽媽忽忽看一點古書，不盡是漢字的功勞，主要還是因爲咱們從小就學習文言文的緣故。不必先秦諸子，就是唐宋以後的文章，你拿來給語體文出身的現代青年試試看，看他讀起來比現代英國人讀喬叟怎麼樣？大凡一種語言的變化有三個方面：一是語音；二是語法；三是詞彙。後者又有兩類，或是整個的古字死去，新字產生；或是一個字的古義死去，新義產生。漢字勝過拚音字的無非是能使語音的變化不生影響罷了，對於語法，對於字和字義的新陳代謝，又有什麼控制作用呢？你提到喬叟，這兒有他的詩集，咱們隨便找個例子：

And palmeres for to seken straunge strondes/To ferne halwes, kowthe in sondry londes.

這兩行詩不是現代人一看就懂的，可是裏邊只有 seken, straunge, londes 三個字是僅僅拚法變動，其餘的字一方面有 and, for, to, in 這些字拚法跟現在一樣，另一方面有 palmeres, strondes, ferne halwes kowthe, sondry 這些字或是整個已死，或是字義和現在有出入，都不僅是拚法問題。咱們不妨另拿兩行來比較：

Whan that aprille with his shoures soote/The drogh te march has perced to the roote.

這裏頭沒有死字和死義，雖然好幾個字的拚法跟現在不同，除 soote 外都一望而知，所以現代人讀起來並不費事。

讓咱們再在中國古書裏找一個例，是我在一篇文章裏用過的㊂，就是孟子裏的『棄甲曳兵而走』。這不是怎麼特別深奧的一句，可是分析起來，「而」字是個現代不用或不這樣用的語法成分，「曳」字是個完全死了的古字，「兵」和「走」的古義都和現代的意義不同，「甲」字的現代意義（鐵甲、裝甲）也和古代的意義有出入，只有「棄」字還活在「放棄」「遺棄」這些詞兒裏頭，雖然也已經不單獨用。一個沒有受過文言訓練的現代青年是否能一看這句書就能完全地、正確地了解？漢字是顆烟幕彈，使你乍一看好像二千多年前的文字和二千多年後的文字相同，其實相同的只是字形而已。（嚴格說：也只是漢以後的情形，漢以前字體不同，也跟拚音文字的古拚法有幾分可以相比）。眞正可以通古今之情的不是漢字本身，是因有漢字而產生的文言文。

〔客〕那末你承認漢字可以減少古今文字的隔閡至少到三分之一，不失爲一優點？

〔主〕這個我承認，不過我認爲漢字的這個優點必須和文言聯合起來才相得益彰。若是咱們中國人必須普遍地學習文言，自然應該開頭就學漢字，省得學習兩套文字。否則就沒有必要。

〔客〕可是拚音文字過了些時候就會發生拚法和讀音不一致的毛病，這是你也承認了的。若是咱們改用拚音文字，幾百年之後也變成和英文一樣的凌亂，那又是何苦來多此一舉？

〔主〕你不應該拿英文來做例。英文拚法的凌亂有它的歷史原因：一則它受了諾曼人帶進來的法文拚法的影響，一種文字裏邊有了兩種拚音系統；二則英文的拚法固定得較早，後來有過重大的語音變動，拚法却沒有很大的改變，所以特別顯得這樣亂糟糟的。拚法固定較遲而又受外來影響不多的文字如德文，就比英文整齊得多。咱們不採用拚音文字則已，若是採用拚音文字自然只唯有一種拚音法式，而且要愼重制定一套最適用的法式，同時，我要提醒你一個事實：語音的變動雖說是一種自然的趨勢，可是也和種種社會條件有關係，如交通、階級制度等等。尤其是普及教育，能大大地限制語音的變動。大家都會讀書看報，都常常讀書看報，大家的語音無形之中就受了拚法的拘束，不至於變動到太遠。近代英文裏有所謂「拚法讀音」的現象，如 bankrupt 裏的 p，perfect 裏的 c，原來都是不讀音的。有聲電影和無綫電廣播也很重要，它們維持一種語言的語音一致，而語音的變動，咱們知道，大多起源於地方性的變異。咱們提倡拚音字，最大的目的就是要用來普及教育，教育越普及，拚法和語音分歧的危險就越小。就讓三五百年之後兩者之間又有了相當的距離，咱們也不妨再來修正一次拚法。至於少數

㊂ 新中華復刊一卷三期「論國文程度低落問題」。

字的語言變動，更容易辦。一個字的意義常常在那裏變動，比了字音的變動快得多，一本好的字典時時在那裏修改，把不通行的字和不通行的意義注明（這是指大字典說，小字典就簡直抹去），把新生的字和新生的字義添上。爲什麼一個字的拚法不能讓負責的國家學術機關斟酌需要在相當時期修正呢？

〔客〕少數字的拚法修改，讀書的人可以靠字典來幫助，若是大批的修改起來，讀書的人怎麼辦？

〔主〕這個問題也不難解決 。 若是那本舊拚法時代的書，新拚法時代的一般人還愛讀，就在重印的時候照改一下，好比現在咱們念的莎士比亞，已經把四開本、對開本的拚法摩登化了一樣。若是只有少數人要去參考，揣摩一下舊拚法也不太難。這自然稍微有點不便，可是天下的事情沒有有百利而無一弊的，拚音字優點很多，這一點小小的不便也不能顧及了。而且這比了第一次改用拚音字的時候處理漢字書籍的問題簡單多了——關於這個待會兒再談。現在請問你的第二個理由。

〔客〕我的第二個理由是：拚音字是地方性的，漢字是超地方性的，因此漢字能幫助民族的團結，拚音字會助長方言的分裂。咱們中國人多、地方大，各地有各地的方言。二千年來，中國民族雖然在政治上有時分裂，在文化上始終統一，全靠漢字來維繫。若是當初用了拚音字，咱們中國也早就鬧成歐洲拉丁文廢除以後的分崩離折的局面了。就拿現在來說：一個北平人 、 一個上海人和一個廣東人到了一處 ， 若是各說各的方言，別說是三天，三年也說不到一塊兒 。 可是不怕，只要面前有一枝筆 、 一張紙，就能上天下地無所不談。這就是漢字的妙用。反過來看拚音字，既然拚音，自然只能拚一地之音——若是斟酌各地的語音，捨短取長，必然弄的四不像，哪個地方的人也學不好，第一次「國語」注音字母就是這樣失敗的。既然只能拚一地之音，就只有那個地方的人容易學會，對於別的地方的人就很不方便，和學漢字一樣，不如直接了當大家學漢字。若是給全國各地方言分別拚音，那末一國之內有了多少種文字，必定影響全國的統一。

〔主〕中華民族歷史上的團結是否全靠漢字，我不是歷史學者，不敢亂說。但是近代歐洲的分裂自有種種原因，如民族、宗教、交通等等，你要把這個罪名一古腦兒加在拚音文字身上，未免有點寃哉枉也。即使中國的情形兩樣，漢字實建立過團結的大功，現在讓它功成身退，也沒什麼不可以。現在咱們的民族會不會鬧到四分五裂，要看民族意識是否已經具有決定性的團結力，用不用拚音文字沒有關係。至於你說的北平人、上海人、廣東人到一處可以拿紙筆代唇舌，這正是一件不幸的事實，是我們正在努力要消滅它的。而且，請問全國人民之中又有百分之幾是有資格筆談的？

〔客〕這是教育沒有普及的緣故，是暫時的現象。

〔主〕你的意思是要靠漢字來普及教育？凡是對於這個問題稍稍留點心的人都知道

這是幾乎不可能的事情。退一萬步說，就算有全國人都能筆談的一天，仍然是大不幸的事情。因爲可以用嘴說的地方還是要用筆寫，是萬分的不便。與其讓漢字來統一，還不如讓一種全國性的語言來統一。

〔客〕我也贊成統一國語的呀，可是在國語沒有統一以前就不能不借重漢字，拼音字是萬萬要不得的，它一定妨害國語的統一——我這也是退一萬步說，丟開漢字的其他優點不談。

〔主〕跟你的意見相反，我認爲助長方言的勢力的是漢字不是拼音字，拼音字倒能促進國語的普及。這個話你覺得奇怪？一點也不奇怪，你知道漢字所以能通行全國是有一個條件的：讓各個地方的人拿方音來讀。若是全國只准有一個讀音，那末更加不容易跟本地口語聯繫，學習起來更加困難。許多地方分別「讀音」和「語音」，讀音比較跟官話音相近，但還是不完全相同，而且都只有一部分字有這種分別，若是全部的字都有這種分別，就苦不堪言了。所以用方音讀漢字是自然的趨勢，現在各地小學裏教的是「國語」，讀的還是方音，可見這個趨勢不容易打破。這不是漢字助長方言的勢力、妨害國語的統一嗎？若是改用拼音字，自然得按照拼法學習讀音，國「文」和國「語」再也分不開，必得一塊兒學習，豈不是國語更容易普及？

〔客〕不是有人主張各地拼各地的方言嗎？不是你也贊成有方言文學嗎？那還統一個什麼國語？

〔主〕這一件事情不能混爲一談。拉丁化派主張顧全事實，把全國分成幾個方言區，暫時各拼各的方言，等它互相溶合產生一種全國性的語言。國語羅馬字派以及一些對拼音法式還無成見的人，主張選定一個有力量的方言做國語，事實上都贊成用北平話，拿來推行全國。無論哪一派，都沒有主張永遠各地拼各地的方言的。至於國語之外，方言是否存在，是客觀的事實，不是咱們能作得主的。既有方言，即使你不給它制定字母，也自然會有人拿國語字母加加減減去拼寫，跟現在英文裏的情形一樣。總之，即使有方言拼音字，對於學習國語也有益無害，因爲從方言拼音字裏學會了字母的音值（也許有幾個字母要稍稍調整），又學會了拼音的原則，學習國語自然更加容易。譬如廣東人讀「科學」是 fohok，在用漢字的時代，若是沒有人教給他，他怎麼樣也不會知道這兩個字在北平話或一般北方話裏怎麼讀。若是用了拼音字，無論寫成國羅式的 keshyue 或是拉丁化的 koxyo，他就都會讀得出來了。

〔客〕我的第三個理由是漢字細密，拼音字粗疏。咱們中國文裏同音的字太多了——你不是有一本國音常用字彙嗎？拿來我翻一翻。你看，「之」字音不分四聲有六十個字，裏邊光是去聲就有廿六個，「魚」字音不分四聲有六十八個，裏邊光是陽平聲就有廿八個。若是採用拼音字，請問如何分別？只有用漢字，清清楚楚，絲毫不亂。

〔主〕不錯，中國字裏頭的同音字太多，這該是制定拼音法式時候最頭疼的一個問題。可是我要先反問你一句：爲什麼咱們說話的時候沒有同音字的問題？除了說到人名、地名的時候有『弓長張』、『舞陽、跳舞的舞、陰陽的陽』的情形而外，平常說話裏頭可需要『什麼什麼的什麼』這種說明不需要？既然說出來不至於誤會，何以寫下來就要誤會呢？咱們知道，古代漢字的同音字並不多，後來語音變化，許多古代所有的語音分別都消滅了，同音字就增多起來，但是說話是人生不可須臾離的一件事情，同音的字多了說話怎麼方便？於是或是加添詞尾，或是聯合兩三個字當一個字用，漢語漸漸由單音詞走上複音詞的路，這是語言上的代償作用，正如生物的有代償作用，像瞎了眼的人他的聽覺和觸覺就比普通人發達一樣。以現在而論，漢字的「同音字」雖多，漢語的「同音詞」並不多。就拿你剛才說的「之」字音的字來說，六十個字裏頭，現代語裏用到的只有半數，這裏頭當作單音詞用的陰平只有「織」和「擲」（限於擲骰子一義），陽平只有「直」和「值」，上聲只有「紙」和「只」，去聲只有「治」和「置」（限於置產業一義），這四對單音詞一有上下文決不會相混；其餘支、枝、肢、知、蜘、隻、汁、脂、植、殖、職、質、姪、止、旨、指、志、至、膣、稚、智、制、製、痔、秩這些字都只用在複音詞裏頭，「之」字只見於成語，更不成問題。「魚」音字的問題更加簡單，六十八個字裏頭只有廿六個字是現代語裏用得着的，這裏邊，迂、揄、榆、愈、於、盂、餘、娛、語、宇、羽、喻、裕、禦、譽、慾、預、遇、獄、寓、育、域、芋等字都只見於複音詞或成語，只有陽平的「魚」、上聲的「雨」、去聲的「玉」是單音詞。像這種情形，只要詞兒連寫就都不成問題。拉丁化、國語羅馬字、以及任何其他拼音法式，沒有一個不主張詞兒連寫的；國羅並且主張拼出聲調，更加保險。請問你還有兩個什麼理由？

〔客〕我的第四個理由是漢字簡便，拼音字繁重。用漢字寫文章，簡單明了，用拼音字就囉嗦不堪。一頁漢字書用拼音字來印，非兩頁不可。這種浪費人力、物力，我實在不敢贊同。

〔主〕想不到你會說出這種糊塗話。漢字何嘗簡便？要是真正簡便，誰也不會贊成拼音字了。我懂得你的意思，你說的簡便是說可以不照實際語言寫，例如嘴裏說『今兒個晚上』，筆下却寫「今晚」，嘴裏說『大門外頭』，筆下再寫「門外」，簡便確是簡便，可是這只是文言的簡便，不是漢字的簡便。現在語體文流於半生不熟，一半就是因爲貪圖這種簡便。

〔客〕只要是簡便就成，什麼叫做生，什麼叫做熟！

〔主〕若是拿字數少算簡便，那末文言比用漢字寫的語體文更簡便，繞了這麼個大圈子，又回到文言白話的問題上去了。剛才咱們討論語體文的正當發展的時候，我的話

已經說了不少，我想可以不用再說了。

〔客〕可是你別忘了你並沒有把我說服。

〔主〕那是另一問題。你我現在討論的是漢字本身和拼音字比較起來哪個簡便的問題。一個字對一個字，拼音字比漢字簡便，除非准許用漢字的時候大量地用簡字。拼音字的一個音段最多不過六個字母，平均只是四個字母光景，漢字十幾劃的很多，平均也總有八九劃。譬如「中華民國」四個字在漢字裏頭不算繁的，「中」字只有四劃，「民」字只有五劃，可是四個字加起來還是有三十二劃。拼成國羅式的 Jonghwamingwo 只有十三個字母，拼成拉丁化式的 Zhungxuaminguo 只有十四個字母（一般說起來，拉丁化的拼法還比國羅式短些），你說是哪個簡便，哪個繁重？

〔客〕你不能拿拼音字的一個字母來抵漢字的一劃呀。

〔主〕你也不要忘了拼音字是蚯蚓似的一筆寫下去，漢字是一劃一劃的分開的呀。就讓放寬點兒算，一個字母抵一劃半，不，抵兩劃，也還是不會比漢字繁重的。其實咱們這種錙銖較量根本是不必的，用了拼音字就可以打字，用漢字只能手寫（中文打字機的無用，不用再說），比較起來倒是哪一種節省人力？至於印刷起來漢字所佔面積較小，這倒是事實，可是也不至於像你所說有一與一之比。再說，這是拿中文常用的五號字跟西文常用的印書字母比較，可是中文五號字有這種大小的字母的疏朗醒目嗎？恐怕只有四號字的清晰程度才可以相比，那末所佔的篇幅也就差不多了。用漢字，節省的不過是少許紙張，可是寫起來多費許多時間，讀起來多費許多目力，請問紙張寶貴，還是時間和健康寶貴？

〔客〕我還有一個理由，這是你怎麼樣也駁不倒的。漢字美觀，拼音字就讓不算醜陋，反正也談不上好看。漢字的形體能引起咱們的美感，譬如「鴛鴦」「玫瑰」等字，看起來多美，寫成 iuaniang 和 meiguei，多麼索然寡味？而且用漢字，字字整齊，做詩做對，有一種均齊的美，拼音字絕對辦不到。再要講到書法，這是咱們中國獨有的藝術，連洋人也佩服得了不得的，一改拼音字，不成問題，毀的乾乾淨淨。我不信你全身二百多根骨頭裏頭就連一根雅骨也沒有。

〔主〕你這個理由更加乏了。你的話分三點，讓我一一答復。第一、文字的美完全是由聯想而生。你看見「鴛鴦」二字覺得美，你看見「垃圾」二字還覺得美不覺得？看慣了「鴛鴦」覺得「鴛鴦」美，看慣了 iuaniaug 也會覺得 iuaniang 美，無非是看見字形，聯想到它的聲音和意義，因而生出美感。若是一個不識字的人，他見了 iuaniang 不生美感，見了「鴛鴦」又何嘗能生美感？若是只有漢字才引得起美感，那末西洋人是在文字上一點美感也得不着的了。

第二、對聯這個玩意兒是要有文言才玩得起來的。詩，語體的也有，自然不是你所

說的詩，你所說的詩，幾言幾句，整整齊齊，那也是要有文言才玩得起來的。這種詩和對，若是用語體來做，縱然寫的是漢字也美不到哪兒去。

只有書法一項，確是一種藝術。但是這是要有寫字的天才的人，再加上十年臨池的工夫，才會有成就的，並不是會寫漢字的人寫出來的字都是藝術。現在人沒有閑功夫去練字，早已談不到書法。時勢不同，這一項藝術注定了要衰落，關拚音字什麼事？西洋人用拚音字，早先也講究書法，雖然不成為一種藝術，也還有優劣美醜可分，可是現在也不講究這一套了，因為沒有練習的工夫，因為有了打字機，一句話，因為時勢不同。要是就少數藝術天才而論，就是在拚音字通行之後，還是會有人高興練習寫漢字，當它一種和實用無關的純粹藝術；或是轉移方向去學畫，學雕刻等等。附帶我還想到一點，關於印書的字體：現在通行的宋體字（其實哪裏是「宋」體，實在醜得可以，倒是外國印書的 a b c d，有時候還倒真有很美的字體呢。

〔客〕洋迷，洋迷，其愚不可及也。照你看起來，拚音字是絕對的好，漢字是絕對的壞，中國非改用拚音字不可？

〔主〕天下的東西就它本身說無所謂好壞，有批評的標準才有好壞可說。用這個標準，這樣東西比那樣好；換一個標準，也許是那樣東西比這樣好。文字是一種工具，批評它的好壞要拿它的用途做標準，要問拿來寫哪一種文章。從我一路而來說的話，你應該已經明白我的看法。我的看法是漢字的優點和文言分不開，語體文的長處也必須用拚音字才能充分發揮。漢字配文言，拚音字配語體，這是天造地設的形勢。事實上，中國會有「文言」這種文體，主要地就是因為用的漢字，我在一篇論文裏討論過㊂。現在社會上文言和語體並行，這種局面是不會長久的，將來的勝敗也是沒有人懷疑的。但是若是用漢字寫語體文，勝利來得慢，而且不完全。還有，這種文言語體並行的局面把大量的困難加在現代青年的身上，是整個社會的損失。尤其在復興建國的今日，不能容許忍受這種損失。催促這個局面的了結是咱們的責任，改用拚音字是釜底抽薪，可以使這個局面快快了結。

〔客〕你且慢來「咱們」！我對於文言和語體的看法根本就跟你不一樣。我認為為了接受四千年來的固有文化，做一個真正的中國人，必須學習文言。語體文的用處主要在於推行國民教育，使沒有資格深造的人獲得一種可以供他應用的文字（我說的資格是智力的不是金錢的），對於有資格深造的人也不失為一個學習文言的階梯。在文藝上，多一種文體就是拓寬一點園地，添植幾株花草，也可以湊湊熱鬧。如此而已。我不能像你那樣把語體文學當作聖經看待。

〔主〕圖窮而匕首見，你把你的真正的主張捧出來了。你不是要保存漢字，你是要

㊂ 國文雜誌三卷一期「文言和白話」。

恢復文言，至少是恢復文言的主子地位。你的話裏頭的漏洞很多，譬如，要接受四千年的文化做眞正的中國人必須學習文言，你可知道固有文化是不待接受，只要你生活在那個社會裏，那個社會的文化就會鑽進你骨頭眼兒裏去的？你可能否認那些種地的、打鐵的、打仗的、造飛機場的人是眞正中國人？你把中國人分成兩種：一種是只配使用一種次等的工具的，一種人是應該學習兩種工具，一種供給自髣兒裏頭用，一種供給和另外那些人交通用的。你認爲語體文學是湊熱鬧的，不配做聖經看待，你可知道聖經是用語體文寫的？像這種閉起眼睛來認爲，我也優爲之。我能模倣你的調子說：『我認爲爲了便於接受世界的文化，做一個現代的中國人，必須學習語體文。全國的人一律只學習語體文，可以使幸而有深造機會的人不必曠日持久去學習另一種文體，不幸而沒有深造機會的人可以看得懂各式人的文章，不受別人的蒙蔽。在文藝上，拿語體文學來替代文言文學，等於把花園裏盛時已過的枯花敗葉拔了，種上些新鮮花草。』

〔客〕你這個話就沒有漏洞？

〔主〕我說明了是模倣你的調子，這裏邊自然有許多 half truths——半眞理。這個文言語體的問題本不在今天討論的範圍之內，我也不想跟你絮叨下去。我只打算指出一個顯明的事實，再說幾句不入耳的題外之言。我要指出的事實是現在的年輕人，大概說，三十以下的，他們的閱讀趨向：除了看報或是爲了職業上的需要，他們很少跟文言接觸。大學生和中學生，都只有在教室裏被動地讀一點文言——這當然是讀不好的，不用說——教室之外，求知識，找感動，他們都只在語體的書刊裏周旋。現在中學生不大看報，大率只看看標題，爲什麼？不但是因爲報紙的內容沉悶，也因爲大多數的記事還是用的文言，雖然是卑之無甚高的文言。總之，咱們得坦白地承認，現在的一般青年已經跟古書絕緣。

〔客〕對於現在的青年以及趨奉青年的人，這種重語輕文的現象，我是只有惋惜。有心人應該起衰振敝，不應該推波助瀾。

〔主〕現代的年輕人跟古書疏遠，不但因爲文字上有隔閡，也因爲內容上有隔閡，古人的生活經驗和他的生活經驗，相同的固然不少，相異的可太多了，古代的作品決不能像現代的作品那樣和他『心心相印』。我承認古代文學裏有一部份是能讓、並且值得讓現代人欣賞的，但是必需除去文字上的障礙，要翻譯一遍——即使翻譯的時候不免有點損失，還是非翻譯不可。這是提倡語體文的時候早就應該做的一件事，一向誤於認得漢字就讀得古書的錯覺，就就擱下來了。

總之，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需要，文學、文體、字體都得要適應這個時代要求。我剛才說過，文字是工具，批評工具的優劣要拿用途做標準。字體是如此，文體也是如此。在過去的中國社會裏頭，漢字和文言是很適用的一種工具。因爲那種社會是、至少

是它的理想是、由少數才能出衆的賢人來管理人民大衆的事情，這少數人既然才能出衆，學習這種繁重的工具不至於太難，人民大衆是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根本不必讀書，文字的艱難或容易跟他不生關係。同時那個社會是相當固定的，幾百年都沒有大變化，古代的經驗和後代的經驗相差不遠，博古就是通今，那末那種相當固定的漢字和文言倒是很合宜的工具。現在的時代不同了。大家的事情要大家來管理，大家都得讀書、看報、寫文字。同時，社會變動非常快，博古未必通今。尤其是現代各種事業，沒一樣不要講效率，處處要快，要能機械化。在這種社會裏頭，自然是用拼音字寫語體文最合式。簡單地說：漢字加文言，配合封建社會加官僚政治，拼音字加語體文，配合工業化社會加民主政治——這就是現代化的兩面。中國正在從前一種社會往後一種社會轉變，，這是不可避免的，也是於民族生存有利的一種轉變。倘若咱們要、並且咱們能挽狂瀾於既倒，把中國拉回封建社會去，或者是世界的形勢有改變的一天，重復走上封建社會和官僚政治的路——你相信會有這一天嗎？——倘若有這個可能，我一定跟在你背後搖旗吶喊保存漢字、並且提倡文言。若是咱們明白、只有隨着天然的趨勢、好好地講求如何適應的辦法，那末我勸老哥把小弟的意見再平心靜氣地去想想。這就是我要說的幾句不入耳的題外之言。

〔客〕你現在拉扯上工業化、民主化、現代化這些大帽子來壓伏我，我也沒有法子跟你辯論下去。你我的出發點不同，三天三夜也說不到一塊兒。我閒嘴饒閒舌，有一個問題姑妄問之：你對於一旦改用拼音字的過渡時期的困難考慮過沒有？這種困難克服得了克服不了？

〔主〕你既姑妄問之，我也就姑妄答之。不過這種困難我形容起來決不會有你形容起來動聽，你且說說看。

〔客〕我問你，改用拼音字是緩進呢、還是急進？若是暫時不廢除漢字，只是逐漸推行拼音字，那就一定推行不開。因爲社會上還在通用漢字，學了拼音字的人讀不了書，看不了報，有什麼用處，學起來就不熱心了。若是採取急進的辦法，一下子就把漢字廢掉，全國的報紙書刊都改用拼音字，又使已學漢字的人大大不便。據說中國只有百分之二十的人識字，有百分之八十的文盲。這百分之二十的數目雖不大，可是已經三十年來費盡九牛二虎之力的成績。現在這九千萬識字的人，包括全國的知識份子、官吏、作家、記者等等在內，一夜睡醒，忽然都變成文盲了，而同時那三萬六千萬原來的文盲又有幾個已經開了眼了呢？這是一。其次，就讓短期間之內，無論已經認識漢字的、或是沒有認識漢字的，都學會了拼音字了，你又拿些什麼書給他們讀？那些古往今來、汗牛充棟、用漢字寫的書又怎麼辦？是不是一概束之高閣，因爲已經不合你所謂時代的需要？你剛才好像也提到這個來着，我倒要聽聽你的高見。

〔主〕你所說的緩進的辦法是行不通的。可是你所說的急進的辦法也未免過急，這自然是你爲了你立說的方便而設。一夜工夫就把全國書報改用拚音字，請問那些寫書編報的人、以及排印書報的人是哪兒來的？照我瞎想，在定期改革之前，得有個預備時期。這又可以分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研究和實驗的時期，在這個時期之內制定一種最適用的拚音法式，編一本拚音字字典——或者應該編兩本，一本小一點，只收口語裏、或至多是相當有知識的人的口語裏通用的詞兒，裏邊不附漢字。一本大一點，包括許多現在只見於紙面、可是也還有希望通行到口語裏去的詞兒，詞兒後頭要附漢字；小字典的用處在教學，大字典的用處在參考，是帶幾分臨時性、需要常常修訂的。第二個階段是造就推行人材的時期，凡是將來要教人識字的人，如各級學校裏的教師，以及職務上要寫文字發表的人，如作家、記者、官吏等等，都得在這個時期學習拚音字，這個時期應該有少數拚音書刊，供他們練習。到了實行改革的時期，也可以分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造就拚音字讀者的時期，小學裏完全改用拚音字，大學、中學要設補習班，同時舉行大量的成人識字教育，爲教育原來的文盲用，以及各種講習會，爲原來認得漢字的人用。這個時期的一切書報都可以只出拚音字版或兼出漢字版，但是除特殊的文史研究刊物以外不准出漢字版。政府的公告在這個時期之內可以兩種文字並列。這當然多費一點事，可是在通行兩種或三種語言的地方，例如比利時的一部分，加拿大的一部分，以及印度、爪哇，新加坡等處，都有這種情形，那還是多種語言，咱們還不過是一種語言的兩種寫法，而且還是暫時的，不是永久的。到了第二個階段，除了經過登記的研究刊物外，一切書報都不准再用漢字出版。各級學校除大學裏研習語文的課程外，不得再用漢字教學。政府公告只用拚音字，各種任官的考試也都限用拚音字。大功就告成了。

還有你說的讀物問題。爲了供給拚音字的讀物，應該設立一個編譯館。它的第一步工作是編印拚音字教本和補充讀本，第二步工作是編譯中小學的各學科的教本，這都是要在預備時期做了的。第三步是翻譯亟需的普通書籍，包括大學用書在內。我所說的譯，不僅是把漢字改拚音字，是兼有普通意義的翻譯的，因爲一般的漢字語體書不是譯音可以了事的。第四步是翻譯古今文言書籍，當然也得有選擇，有些書不是現代大多數人需要的可以不譯。編譯館的工作不限於館內的人員，要和作家及出版商合作，它本身只是一個調整的機關。尤其第三四步的工作需要多方面合作，不能草草了事。

〔客〕眞是一個美麗的夢。美是美極了，可惜是個夢。雨也住了，漏也止了，咱們也該睡了。

〔主〕我相信有一天你能看見這個夢變成事實。

民主與語文改革

曹伯韓

一

民主政治需要普及教育，反對愚民政策。在民主運動的過程中，人民大衆的知識也就自然跟着進步，同時人民大衆對於知識的要求亦跟着積極起來。所以民主運動促成大衆文化水準的提高。另一方面，大衆文化水準的提高，又促成民主政治的進步。

過去我國有些人故意藉口人民智識水準低下，爲反對民主及主張專制的理由，那是很荒謬的。因爲，假若不喚起人民大衆一齊參加民主運動，他們的知識要求就無從啓發，他們的知識水準就不容易進步。而且，專制政治是需要愚民政策的，它不但不會替民主政治準備着有智識的人民，而且要阻止人民智識進步的。只有民主政治建立以後，人民文化水準才會飛躍似的上昇，蘇聯就是最近的例子。在民主政治下，不但政治自由，還有經濟繁榮，亦是促進大衆文化提高的一大因素。

在專制政治沒落時期，農工平民生活困苦，終日勞動不得飽，不但出不起學費，也就騰不出時間來受教育。在那種閉塞空氣之中，他們也不會發生求知慾。但到了經濟向上發展的民主時代，農工平民生活改善，他們已有餘力餘時來求知識，而且隨着地位的提高而產生了求知的興味。這是大衆文化發達的一個重要因素。另一方面，民主的經濟亦如民主的政治一樣，需要有許多自動自覺的生產份子參加進去，精密地分工，廣泛地合作，在這裏，木頭木腦專靠鞭子抽着而工作的奴隸，和那種死守祖傳方法，不肯、也不懂得接受科學技術的落後農民都是不能勝任愉快的。因此，自從市民階級建立現代經濟以來，普及教育便成爲工商界竭力支持的一種運動。而在機械生產制度之下，因爲分工過細，每個工人一生拘束在一種單純的動作中間，却又更容易使腦子麻木，這就更非用一種包括各方面身心修養的基本教育來調劑不可。此一因素也是我們所必須知道的。

就普及知識而說，語言文字，尤其是文字，是一種主要的工具，而這種工具的簡易化、通俗化，也是必要的要求，首先人們就打破那種離開口頭語言而去學習一種艱深古奧文字的傳統習慣，而創造各種符合當地人民口頭語的新文字，具體地說，這種運動就是歐

洲各國創造英文、法文、德文等等的新文字，用這種新文字來創作新文藝，給各國人民大衆閱讀，至於過去唯一流行的拉丁文、希臘文的古文，便只有少數知識份子去閱讀了。

自然，這種運動包含了一個建立市民階級爲領導的民族國家的因素，這也是不可忽視的。因爲這樣，所以這些分區創造的文字和文學，倒不叫方言的，而叫國語的。

可是我們不能認爲這種和民主革命有關聯的語文一致運動的主要意義是在乎建立標準國語以統一方言。不，不是這樣的，它的主要意義乃是造成語文一致；乃是使文字遷就活的語言，而推翻那種犧牲活語言去遷就死文字的辦法；乃是依照活語言創造文字，而無意於禁止方言書面化的產生，比方羅馬化蘇格蘭語的童話也可以登在倫敦報的副刊上。（至於蘇聯的有意助成各民族語言書面化的運動，那更是衆所周知的事）。關於這個問題，「中原」雜誌二卷一期上有一篇 John De Francis 原作的「論中國文字改革」講得最好。他說：『文字的首要性不能夠只像數學似地探索出來，而反對其他公認的因素，如種族的接近、疏濟制度、經濟的關聯等』。又說：『瑞士和蘇聯就可以告訴我們，不管面積或社會經濟的組織如何，一個國家也可以鍊成十分堅强的環帶，用少數以至幾十種不同的文字，把人民聯繫在一起。這種例子指出達到統一目的最好方法，並不要通過文字的力量。』

文字對於民主政治的主要意義既然不是促成統一，而是普及教育，那麼它不僅要能夠表達人民的口頭語，而且應當要能夠用最便利於學習、便於記憶的形式表達出來。因爲一般農工大衆，他們忙於生產工作，不能像那些富貴的有閒階級，花費十年八年的功夫來學習一種求知的工具。所以土耳其革命後，凱末爾就領導着一種字母改革運動，把傳統的阿拉伯字母廢棄不用，改用羅馬字母(即英文、法文等所用的字母)。原來用前一種字母所寫成的土耳其文非常難以學習，而後一種字母寫出來的則學起來很容易。凱末爾利用政治權力來推行這種新文字，果然在短短期間，就肅清大量文盲，使愚闇閉塞的民間呈現活躍的新氣象。蘇聯革命後也曾把俄文拚法簡化了一些，而且對於各小民族語言的書面化，都採取了比較簡單的羅馬字母而不用俄文字母。

二

我國近幾十年中民主革命運動過程中也產生了同樣的語文改革運動。我國通行的文字，在文體上向來是和人們口頭語隔離很遠的，在字形上也是非常難以學習、難以記憶的。這種文字只有那些不從事生產的人，經過十載寒窗的苦讀，才可以學會。大多數農工生產份子是無法享受的。因此我國的文盲佔人口中百分之九十以上。清朝末年，梁啓超等創造報館文體，把傳統的古文語句構造和字彙逐漸改變，稍稍接近於現代語言。勞乃宣等又把字形簡化，創造一種字母拚音的新字來代替舊式的會意字，作爲民衆教育之

用，他們用這種拚音字寫出的文章也把文體徹底改成口頭語的體裁。自然，他們這種拚音字語體文的讀者對象限於農工平民，而經營超等的文字，限於士大夫智識份子。

到了辛亥革命以後，政府有國語統一籌備會的設立，很顯然的，這種措施的着重點並不在乎普及教育，而在乎統一語言，或者可以說在乎推行官話。即在推行官話這一點上，也並沒有成績，因爲要推行一種語言，只有像英、法諸國一樣用拚音文字來寫這種語言的文字，但我們中國的辦法，則只是用注音符號來編撰方塊字的國音字典。五四運動以後，在文體上起了一個大的革新，那就是把接近口語的白話文學抬高到文學正常的地位，使過去的古文、文言文退居次要的地位，這可說是很有意義的一次語文改革。可是，由於字形的仍舊，這種白話文運動就僅能達到有限度的發展。而用白話寫成的文學，雖然也被叫做「國語的文學」，但他並不能像喬叟之類的著作一樣，確有推行一種較普通方言、使之成爲一種標準語的效力。因爲這些文學作品都是用方塊的會意漢字寫的，而不是用拚音字寫的，雖然漢字有了國語的規定，但誰肯翻字典來讀我們的白話文學呢？還不是大家憑着自己的方言字調來讀的嗎？所以國語云云，只是一種空談。

因此在白話文運動起來不久之後，大概是民國十年左右，又產生了漢字改革運動。主要的內容是漢字拚音化，即漢字羅馬化，當時由中華書局出版的「國語月刊」出了一個漢字改革專號，發表了錢玄同、趙元任的兩個羅馬化方案，錢式是不分平上去入的聲調的，趙式則用不同的拚法來表示不同的聲調。後來民國十七年政府頒布的注音符號第二式，就是趙式羅馬化方案。這就是一般人所稱爲「國語羅馬字」的。

雖然這種方案爲政府頒佈，但是它的用處已不是什麼漢字羅馬化了，它只是第一種注音符號，在字典中注一注國音，一般通用的文字甚至於寫給農工平民看的通俗文字也都還是用舊式方塊漢字；從此以後，民間雖然也有些中國語拚音書面化的嘗試，但始終搞不起來。

總而言之，辛亥以來我們的語文改革，除「五四」以後短短時期外，始終沒有走上普及教育爲主要目標的道路。這是什麼原因造成的呢？因爲我們的政治還沒有走上民主的坦途，我們的社會仍然是封建性的地主官僚士大夫佔勢力，他們用絕大權力維護一切封建傳統，對於任何普及民衆文化的事業都是極端阻撓妨害其發展。他們連白話文都非常憎恨，阻止其侵入應用文範圍，以致官廳文告、報紙新聞、社會應酬文字等，至今還不能脫離文言的窠臼。拚音文字之被他們嫉恨，更不待說。

三

我們的語文改革運動，是不是應該繼續下去呢？我以爲，我們不實行民主政治、民主經濟便罷，否則語文改革運動是決不能不再度向前邁進的。

我們今後的語文運動，主要着眼點無疑是在於普及教育，提高大衆文化水準。主要內容不只是要肅清文言，使白話文打入應用文範圍，而且必須把漢字逐漸變成歷史上的文字，而另外創造新的拚音文字供日常的應用。這種拚音字方案是不是就用國語羅馬字呢？還是尙待研究的問題。我以爲至少要經過改良之後，它才便於應用，因爲現在國語羅馬字方案實在是不容易學習。而且把聲調固定在拚法上，是不大明智的方法。因爲中國語言發展的趨勢是以多音節結合起來區別同音異義的單字，靠聲調分別的辦法是一天天失去其重要性了。高元「國音學」上面老早就指出了這點。卽使說爲了目前聲調分別還有點用處的緣故，我們也只應該採用從前注音字母另加聲調符號的辦法，因爲這種符號到了不需要時，可以隨時丟掉的，所以 John De Francis 所介紹的耶魯羅馬化方案，也是採用聲調符號而不用拚法上的分別。總而言之，不管方案怎樣，拚音字的創製與推行是十分必要的。由於漢字的歷史久遠及其與拚音字距離太大的緣故，我們的文字改革過程比較土耳其要來得長，拚音字的推行並不能够在短時間之內就完全代替漢字的用處，新舊文字並行的階段是必不可避免的。但拚音文字最後必然能够完全代替漢字，則毫無疑義。

拚音文字對於標準國語的推行是一個很有力的工具。但熱心於標準語的人們，大可以不反對方言書面化，因爲這兩者並不衝突，方言文的學習恰正是學習標準語的基礎。爲了普及教育，適應廣大中國各區域的數種方言書面化是不可少的。過去注音符號也有閏音符號的創始，正是一樣的用意。從統一觀點而言，今天的漢字至多不過統一了全人口中的十分之一罷了，到了拚音文字通行的時候，雖然國語與方言並行，也能够把那些過去永遠是文盲的大多數人民統一起來，因爲用拚音文字，同時學習國語和一種方言，也比較用漢字光學國語容易百倍。

眞正熱誠於民主的文化的同胞們，請大家注意這個問題吧！配合着正在到來的民主高潮發動新的語文改革運動，是有迅速成功的最大可能的。

第 七 編

抗日戰爭時期的拚音文字問題研究和實際工作討論

(1937-1945)

中國字拉丁化與國語的統一

焦　風

——中國字拉丁化和國語羅馬字同樣是拼音文字，它們最基本的原理便是口頭話通過拼音字母而書面化。但是中國的口頭話本來沒有統一，因此書面化之後依然不統一，是非常自然的事情。可見國語沒有統一的毛病，並不是出在口頭話書面化上面。我們應當從社會構造、自然條件、歷史關係、種族分歧、和政治經濟等形態上面去尋覓它的原因。倘使因爲中國字拉丁化者寫出不同的土話文來，便說他們是妨礙國語統一而加以取締，那末更應該取締的，倒是全國說土話的人民。因爲土話才是土話文的根原。但是有誰來主張取締說土話呢？……人們不取締說土話，不取締對孩子教土話，並非因爲不熱心於國語統一，祇覺得這裏需要着的東西，比統一的國語更加急要！統一的國語雖好，但是遠水救不得近火。這裏需要的是什麼呢？是一個現在的、事實上立刻可以獲得的語言工具，通過這個工具，人們可以進行日常生活，接受最基本的文化。假使在這裏堅持於統一，那末結果因事實的限制，不統一於國語，却是統一於無聲——無言語了。在文字上也是這樣的情形。

——說到國語的統一，我們先得問一問什麼是國語？是一種全國人民個個都能够說、個個都應該說的統一語呢？還是作爲全國說着不同土話的人民中間的一種補助的共通語？

假如說，所指的是前一種，它的統一辦法有三種：（一）讓土話有自由發展的機會，使它們互相接觸，互相影響，使彼此共同的成分日漸擴張，最後形成一種統一的國語。（二）指定一種土話作爲標準，普遍推行（照國語羅馬字的辦法是指定北平語，但同時也吸收別的土話成份，這樣更和第一種辦法相接近，可以說是殊途同歸的）。（三）一面指定一種土話作爲標準，一面也讓土話有自由發展的機會（國語羅馬字似乎較近於這一種）。照這三種辦法，其所得的結果，大概是差不多的。而無論那一種土話的書面化對於他們不但沒有妨害，倒是祇有幫助的！因爲有了文字這個工具，學起標準語也祇會更加方便、更加容易的。拉丁化從來不曾主張過大家學會土話文之後，再莫去學別地的土話的所謂標準語。拉丁化倒是主張更進而學習別地的土話和所謂標準語或補助語

的，甚至學習外國語或國際語。不過不主張放棄最緊要的文字工具，却去等着學國際語罷了。從這裏看來，拉丁化不但不妨礙國語統一，倒是幫助它的。

假使所謂國語指的是後一種，即土話中間的一種補助的共通語。那末如上面所說拉丁化既未反對進而學習這樣的語言，而土語的書面化，也祇有使這一方面的學習更加容易，它自然也是祇有幫助而沒有反對的。

每一個誠懇的人，學過拉丁化的，或是研究過拉丁化的，都知道拉丁化並沒有加强土話分歧的傾向。倒是因爲它主張擴大各個不同的土話中間的共通的成份，不拿某一個土話做標準，而把各土話中間的有一般性的東西作標準，而淘汰太僻的土話成份，使它的被廣泛接受的可能性更大，因此土話的統一也更大，因此土話的統一也更容易、更迅速。即使從統一語言的觀點來看拉丁化，它也决不比國語羅馬字遜色！

——所以所謂中國字拉丁化妨害國語的統一這個斷語，不過是一個誤會。這個誤會的來源，一半由於對於語言統一問題缺乏較深刻的瞭解，一半由於上了某些人故意曲解的當。

（節　錄）

從『詞兒連寫』說到語文深入研究

張　華

『詞兒連寫』是一個時常說起的口號，但這口號實有種種可議，應當從新商討，

第一、『詞兒連寫』字義含胡，很容易使人誤解以爲詞兒應該連寫起來。詞兒連寫起來不是一句一節會連成一片嗎？這决不是所謂『詞兒連寫』的本意。

第二、拋開這樣的含胡不說，「詞兒」也不是一個對一般人容易說得明白的名字，現在普通的說法，是說『詞兒是思想中的一個獨立概念』，這種說法理論上是否妥當，姑且不談，至少中間含有種種不容易使一般人明瞭的地方：一、概念一個名字就很難說明；二、語文上的所謂概念又不同於論理上的所謂概念，論理上只以虎、走獸等等爲概念，而語文上却連表示這等概念的關係的字語如「是」「嗎」等字也算是概念，其說明比論理上更難。對一般人說，恐怕非有幾點鐘說不明白。

第三是「詞」或「詞兒」這個名字的本身也不是頂妥當的。不妥當處約有兩點：一

點是跟其他的名字不聯貫。現在都稱 a b c d 等等爲字母，而於字母拼成的却不說「字」而說「詞」或「詞兒」。不是字母的「字」字落空，便是詞兒的「詞」字突起，兩下裏不相關顧。第二點是跟文法歷史上的別種用法相交錯，說明上或者思想上平增種種麻煩。文法史上是以所謂『意內言外』謂之詞，略當於所謂虛字，如「經傳釋詞」一部書名裏的「詞」字就用此義，而現在所謂詞，並却不是虛字。所以如果還要說歷史，就得細細剖釋方會明白。

考「詞」字現今用法的形成，大約起於一九〇七年。文獻是章士釗的「中等國文典」。文典開卷第一節就說：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共九字，而自文法上觀之，則孟子、齊宣王、雪宮、皆名詞，見、動詞，於、前置介詞，名詞三、動詞一、介詞一，共五詞也。是一字可爲一詞，而一詞不必爲一字，泛論之則爲字，而以文法規定之則爲詞，此字與詞之區別也。

一般人大多依據此說爲字和詞的分別。但也有不採此說的，如胡適、唐鉞等，都仍用「字」字，而把「字」改作章氏所謂文法的看法。

胡適氏說：『我們可以說，單音字變成複音字，乃是中國語言的一大進化。這種變化的趨勢起得很早，左傳裏的議論文已有許多複音字，如「離散我兄弟，撓亂我同盟，傾覆我國家……」。漢代的文章用複音字更多。』（見「胡適文存」卷三，「國語文法概論」）

唐鉞氏說：『中國話的雙音字發達很早。盤庚已經有「嚮邇」、「撲滅」、「殄滅」、……等說。至荀子時雙音語尤其發達。論語說：「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荀子、戰國策、管子都以「比周」當「比」字。論語、孟子「性」「情」都分用，荀子正名篇也分定界說；但他的非十二子篇有「縱情性」、「忍情性」的話。可見當時的白話已經有這種言語，故荀子不覺用他。』（見「中國史的新頁」第八篇「現代人的現代文」）

說「字」不能不分單複或單雙，故有所謂「單音字」「複音字」，或「單音字」「雙音字」；說「詞」也不能不分單複，故也有所謂「單純詞」「複合詞」。其繁簡正相等。而所謂「詞兒連寫」，恐怕還是改成「複音字連寫」容易說明得多罷。即不然，採用唐鉞氏所謂分用合用說法也好。說『合用字連寫』，也比之說『詞兒連寫』明白而且妥當些。

或者有人以爲「字」字的形體性太强，不主張用「字」字。這種說法很有討論餘地。即使承認爲有理，「詞」或「詞兒」也仍然可以取消。因爲現在還有一個「語」字和「詞」字並用，而且用「語」字比用「詞」字比較普通、比較通俗。如說「現代語」、

「術語」、「新語」等等都已用「語」字。如果不主張單用一個「字」字，儘可以再用個「語」字。字語兩字連用，很自然；字語兩字的字音也比字詞兩字更加容易分別。語字又沒有文法歷史上的糾纏。就是所謂詞類，改作語部也更適合原義。實在沒有仍用「詞」或「詞兒」的必要。

假使決定用「語」則我們可說「語」有單字構成的，有複字構成的（此時「字」字意即指音綴），要說書法可說『複字語連寫』，不必說『詞兒連寫』或『語部連寫』。要說語部只有說分寫，叫做『語部分寫』。

這是說『詞兒連寫』的。再說「語」的界說也實在應該革新。無論為通俗起見，或為理論上的需要起見。但此說來話長，這裏只能單提我所贊同的說法——語是辭句的單位，供大家參考。

總之，我覺得有些現今大家以為沒有討論餘地的地方實在很有討論餘地。討論時雖然覺得麻煩，但為討論能有較合適的結果，則很可以省却以後無數不便。我們似乎不應該將不便就不便。以上評的不過是最簡單的一個例。

我們假使想有前人同樣程度的成就，必得要有前人同樣程度的深入的研究。研究應當沒有先入為主的成見。研究結果也許更加證實前人的說法不錯，也許發見前人的說法不對，都當依照事實下判絕，不應以成見為轉移。對於前人如此，對於自己也應當這樣。自己假使發見有跟自己以前所說不合的，也應當捨舊從新，唯恐不及。這纔會有進步，會有前途。

我們面前擺着的語文問題，真不知有多少。有些老問題到今還未得到合理的解決，有些新問題到今還沒有巧妙的提出。如今流行的舊體系還沒有從根的批判，將來可行的新體系也還沒有多少人盡力探求。我們決不應當俯仰於原有的小天地，自滿自傲，以為世界之大盡在此矣。

語文研究往往因與不同的文字接觸而有新發展。原因在乎與不同的文字接觸，語文得到比較的資料，而知彼此所以同，所以異。但人類心理往往精於求同而疏於別異。求同雖在初期的下愚也優為，別異非到更高階段的上智不會幹。俗語所謂『少所見，多所怪，見駱駝說馬駝背』，就是透露這個道理。說明少見多怪的，多是見同不見異。心理上有見同而不見異的錮蔽，形諸工作上便只有機械的模仿，而不知靈巧的取法。我們中國語文自從跟西洋語文接觸以來，所謂機械的模仿的例是很多的。即如「自己」「自家」等字，如今的文法書上都說是「複稱」，就是『複指上面的名、代字』。其例是舉『他自己送到車站』。這就是一個極顯明的機械的模仿的說法。模仿的是西洋的所謂「複合身稱代名詞」(Compound personal pronouns)的說法，說的對象是 Myself, yourself, himself 等字，而不是「自己」「自家」等字。「自己」「自家」等字，並不是什麼

「複合」或「複稱」的代名字，也不是「身稱」的代名字，乃是另外一種代名字，身稱代名字是以「說話」上的地位做標準，說話的是第一身，用「我」，聽話的是第二身，用「你」，被說到的是第三身，用「他」或「她」或「它」；而「自己」「自身」等字却是以「作爲」上的地位做標準，發動作爲的是主體，就用「自己」「自家」等字，除出主體都是客體，就用「別人」「人家」等字。故用「自己」「自家」等字，常是人已對稱，如說『自己不好，還怪人家』，『害人反害自己』。其在古文亦然。例如論語『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禮記『君子貴人而賤己，先人而後己』，都是極普通的說法。都並不和「我」「爾」等等或「我」「你」等等身稱代名字「複合」或「複稱」。複稱在中國語文只用在一個特殊的情境上，就是那主體確定是說話上的哪一位的時候。譬如確定是第二身，就可以說『你自己不好，還怪人家』，確定是第三身，就可以說『他自己送到車站』。除此之外，就都不用所謂複稱的。然而我們的語文界自從馬建忠在「文通」第二卷說過一句『身、親、自、已四字，皆重指代字』之後，多只沿襲他的說法，一沿襲就沿襲了四十多年。可見所謂見同不見異的鋼蔽，實在是很可以阻止語文事實的眞正認識的。如今總算已經有一部分人醒過來了，已經有人提醒我們：『別人家的沒有的東西，我們家裏不見得就沒有』。應該認清事實，從事實上去研究。但該留神的是不要走進另一極端：見異而不見同。依然不肯靈巧的取法。

說到靈巧，好像很玄妙，其實是很科學的。所謂靈巧就是不機械。機械的是不顧一切條件，單只知道抄襲人家的結論的。不管人家是三寸金蓮，也拿了高跟鞋子給他穿，不管人家是多愁多病身，也拿了露胸西裝給他着。靈巧的是計較一切條件的，在種種條件中運用人家的方法，利用人家的成績。其事極爲難能，但也極爲可貴。我們不敢說，誰已能够這樣做，但是我們不該不想這樣做。

在這中外文化匯合的大時代，這是一個唯一可取的態度，我以爲。

追　　記

篇中只說到對於外國說法的機械的模仿，實則機械的模仿也可以見於別的情境。例如對於古人說法的機械的模仿。這也有礙於語文事實的眞正的知識，跟篇中說的害處一樣。有些人一發見了見同不見異的特點，立即走入見異不見同的另一端，而其依憑往往是古人；這從內容看來，好像彼此不同，其實還是同在一個圈套裏，在對說法的態度上同是機械的模仿，在對事實的態度上同是不尊重事實　一樣是企圖以意見塗飾事實，曲解事實，一樣是非科學的。科學的基本態度是尊重事實，以事實檢證學說，從事實締造學說。卽使想要改革事實，也從事實出發，從事實裏面探求改革的方案。

「語」和「語團」論略

張　華

（一）文法單位——語

講究語文，如果不注意單位，很容易把單位上的現象和單位以下的現象牽合，或把單位上的現象和單位以上的現象牽合，甚或把單位以下的現象和單位以上的現象牽合，形成交錯雜亂，不能顯出語文上可能得到的簡單條理。

所謂單位就是標準個體，就是我們站定立場，逐步分析對象，分到極限所得的個體。立場不同，分析的方法和分析的極限都就會有彼此不一致的地方。譬如同是一篇演說辭，論理學家可以有論理學家的分析法，語音學家可以有語音學家的分析法，兩面分析的極限也可以彼此不同。論理學家大概先分析為論式，再從論式分析為命題，更從命題分析為辭端。語音學家或者也從相當命題的句子分析起，而隨後却要分析為呼吸羣，由呼吸羣分析出重讀羣，再分析為若干音綴，再由音綴分析為若干音素。論理學家普通分析到辭端為止，就以辭端為單位；語音學家普通分析到音素為止，就以音素為單位。

文法學上却以語（word，以前譯作「詞兒」）為單位，以語為標準個體。語是什麼，文法學上必須有所說明。但這是極難說明的東西。在文法學上至今還沒有一致的說法。現在國內流行的說法，大致有下列幾種：

一、語是意義的最後的獨立單位。（劉復「中國文法通論」四十四頁）。

二、語是具有單純觀念、而文法上有語部關係的獨立作用的語素。（周辨明「詞的界說」，「科學」第八卷第四期）。

三、語是言語中間一個一個觀念的表示。（黎錦熙「國語文法」三頁。）

四、語是表示整個觀念的。（中文拉丁化研究會編，「中國話寫法拉丁化」二十九頁）。

這些說法中間顯然有彼此不一致的地方，如有人提出「獨立」，有人不提出，又有人提出「單純」，也有人不提出。語究竟是獨立的還是不獨立的？究竟是單純的還是不單純的呢？倘沒有補充說明，就可以發生疑問。何況疑問還可以更進一層涉及語究竟可

不可以從意義上去辨別，要從辨別的標準上重加考量。

（二）語的三方面的說明法

語是什麼？回答這個問題的話是無數，却大體可以分作三個傾向：（1）從聲音上說明的傾向；（2）從意義上說明的傾向；（3）從功能上說明的傾向。這三個傾向的說法，據現在所已得到的知識看來，前面兩個傾向似乎都有難以站定脚跟的地方。

試從聲音上說罷。聲音上可以立說的論據不過兩點：一是聲音多少，一是聲音節落。但成語不成語並不與聲音的多少有關。如「紙」一音綴是一個語，「玻璃」兩音綴也是一個語，並不能依據聲音的多少判定是一個語是兩個語。再如「戒嚴」和「戒烟」，「織補」和「織布」，不但聲音多少相同，而且非常近似，但也是一邊是一個語，一邊是兩個語，並不能依據聲音多少，判定是一個語是兩個語。從聲音多少上判定既有難點，這就有人轉而從聲音節落上判別。想從聲音節落上來維持從聲音上說明的傾向。但這傾向在這方面也仍然要遇到難以支持的難點。例如古文『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普通的讀法都把「之」字連下作一頓，共計四頓，我們也不能因為是四頓，就認為四個語。所以從聲音說明的傾向始終有難點。聲音方面，無論是聲音的多少，還是聲音的節落，都不能作為判別語的標準。從聲音方面探索的結果當然不是完全沒有貢獻，但那貢獻是消極的，不過證明語是文法單位，但並非就是聲音單位。語可以是單音綴的，也可以是複音綴的；音綴多少，或音節斷續，跟語之為一為多，並沒有必然的關係。

再試從意義上說罷。結果也只有消極的貢獻，不過證明語是文法單位，但並非就是意義單位。語可以是意義簡單的，如「馬」如「牛」，語也可以是意義複雜的，如「駒」，意為「小馬」，如「犢」，意為「小牛」，「粥」意為「稀飯」，「飯」意為「乾飯」，「三角形」意為『三條直綫圍成的圖形』，「憲法」（在英文是兩語，在中文好像只能當作一語）意指『一個國家的根本法律』，『規定統治權的所在及其運用形式的法律』。語也不好以意義是否單純做決定的標準。

語既不是聲音的單位，也不是意義的單位，當然不能從聲音上或意義上去下語的界說。賸下來的一條路就是從語的功能上，就是從語的活動能力上去尋覓語的界限。

從功能上判別，並非撇開聲音或意義，乃是從包含着聲音又包含着意義的個體上去判別。從這方面看來，語就是自成個體的，可以在單位以上的辭例（syntax）中活動的分子。不論它的聲音是單音綴的，還是複音綴的，也不論它的意義是簡單的，還是複雜的，甚至不論它的意義是有自主性的還是沒有自主性的，凡是可以在辭例中活動的，都可以算做一個語。語中最有自主性的是名詞，最沒有自主性的要算到語助詞，倘把語助詞也認作語的一個部類，就是一個語部（part of speech），獨立或自主就不能算是語

的必要條件。

所謂自成一體、不自成一體，大概決定在功能的認識。對於功能的認識不同，判別也就不能一致。所以往往有這處不認為自成一體的，在別處認為自成一體；或在古時不認為自成一體的，在今時認為自成一體；又或這個文法學者不認為自成一體的，在別個文法學者却認為自成一體。一排起來看，就覺得五花八門，毫無條理，像托爾斯泰的眼中所見的美的界說一樣。所以周辨明先生要說『語就是印刷上、書寫上的風尚和習慣，全是時髦，毫無理性』（見「詞的界說」）。但在毫無條理中間却也還有一點條理。那條理就是當地人意識中的統一感。凡被認為一個語的必定是當作一個統一體記在心頭。

（三）語和語團

現在國內有許多學者從意義或觀念上下語的界說，這很容易把語的個體放得太大，把許多自成個體的語連成的語團，也認作語。如周辨明先生說「趙元任」應看作一語。『雖然咱們總覺得姓和名是要辨認的』。我以為既然要辨認，就不如看作兩語，不必看作一語。因為既然要辨認，在別處必將拆開用，例如說『他姓趙』，這「趙」就祇能認作一語。再如『走進去』，周先生也主張應看作一語，我以為也不如看作三語連成的語團。我們可以認定語團也可以在文法上有單一作用，不必為了有單一作用就認作一個語。

三連的動語團如『走進去』之類的組織，用法極繁，三連之間任何一處都可以拆開用：(1)在第一個字和第二個字之間拆開來用，如說『走了進去』、『走不進去』；(2)在第二個字和第三個字之間拆開來用，如說『走進門去』、『走進教室去』；（3）如果「走」字換了個推移性動詞（transitive verb，普通譯作及物動詞，但及物二字略嫌含義太狹，不能包括推移的全部意義，所以改用「推移性」三字，對推移性而言，不及物動詞如「走」之類則稱「非推移性」動詞 intransitive verb）如「搖」，構成『搖進去』語團，則第一個字和第二個字之間，及第二個字和第三個字之間就同時可以拆開來用，如說『搖船進港去』；(4)這樣可以同時雙拆的語團，如果只用單拆，而拆開的地方又在第二個字和第三個字之間，則拆開的地方可以隨便取用雙拆時候所可插加的任何一個字，或是「船」，或是「港」。我以可以用「港」，說『搖進港去』；也可以用「船」，說『搖進船去』。說『搖船進去』，是說『搖……船』，「搖進」兩字中間重在「搖」，「進」不過是一個補助字；說『搖進港去』，是說『……進港』，「搖進」兩字中間重在「進」，「搖」不過是一個簡別字。我們對於『走進去』『搖進去』之類語團，不能一律把「進去」兩字看作補助詞，至多只能把第三個字「去」（有時用「來」也一樣）當作襯詞。再『搖船進港去』一類辭例和『贈書給他』極相類似，『贈書給

他」一類辭例是否需要特設一格，如一般文法所說，也是大可調查研究。

據我觀察，語和語團是現在需要留意的一種辨別。有些小問題可以在這辨別上解決。例如我們可以說「打倒」、「不打倒」，也可以說「打不倒」，但我們可以說「擁護」、「不擁護」，却不能說「擁不護」。這可以說由於「打倒」是個語團，「擁護」是個語。又如我們中國的好多地方只能說「曉得」、「不曉得」，不能說「曉不得」，而廣西、雲南，却還可以說「曉不得」，（記得宋儒語錄上也有這種說法），這也可說由於一地認作語，一地認作語團的差異。在這種地方，就見得書法連寫的重要，連寫可以把語的是一是二顯在語面上，不連寫就含胡了。於語文閱讀的難易和構成的精粗上都不免有相當影響。

最近「中國語文」有「的」「底」「地」「得」四個字應該分合的討論。「的」字用法也很多，倘不釐定單位，「的當」「的確」的「的」，以及「目的」「標的」的「的」，也會牽入。這些「的」字是單位以下的語素，當然應當提開。但把這些提開之後，「的」字用法也還很多。如「老殘遊記」第一回：『他的父親……做了二十年實缺，回家仍是賣了袍褂做的盤川』，這裏「做的」的「的」字，功能只在提重「做」字，論實義可以除開解，論辭旨却仍應該併入解。再如趙元任先生編的「留聲片課本」中有一例：『這本書是六寸（寬）的九寸（長）』。「的」又等於「跟」「和」。楊樹達先生所以認一部分的「之」字為連詞就由於文言的「之」字也有趙例的用法的緣故。像趙例的用法，的確可以判定它是個連詞。像「老殘遊記」的一例，却又的確是個助詞。語的部位要從它的功能上去認定，無法可以硬派。（「的底地得」的分化是由民國日報的「覺悟」同人提出，何晚成先生說是「學燈」，實係誤記）。

（四）說到語部及連寫

這些「連詞」、「助詞」、「動詞」、「襯詞」等等都就是所謂語部（parts of speech，舊稱「詞類」）中間的分目。有人以為獨用的「詞」或「詞兒」既然主張改稱「語」，「詞類」的譯名又主張改作「語部」，這些名稱上附合的「詞」字似乎也就應該改作「語」字。關於這個問題，在研究語文的人中間曾經有過小小的討論。丏尊先生主張這些附合的「詞」字依舊不改，我覺得很有理由。語部名稱下的這個附合字，從西方文法學輸進來以後，已經有了幾度的變更。最初大多附合「言」字。如「文學書官話」中對「連詞」「助詞」等等就叫做「接連言」、「語助言」等等。到「馬氏文通」，終又改附「字」字。後來就有人仿附「字」字。但到了章士釗先生的「中等國文典」却又改附「詞」字，以後照用的更加多。使用既久，幾已成為跟所附各字拼合的合成語的難分難離的一部分，從語作單位的觀點看來，自然可以不改。再文法學上現在對於語要

說到的約有兩方面：一方面是語制成（word-formation），這方面所有的語的種類，如「合成語」、「推出語」等通例都用「語」字做附合字；另外一方面就是語部，適用「詞」字附合，使得兩面有分別，也覺方便。

關於連寫，我們過去愛把虛詞（注意：所謂虛詞是指功能上不能單獨成「辭」——主「辭」、賓「辭」等等的），跟實詞連寫。這個方法，決不能通體貫澈，要看情形而定。以文法論，馬建忠認定介、連、助、嘆爲虛詞的一面是正當的，因爲這幾部語詞確鑿都不能單獨成辭。試取連詞來說，「我和他研究文法」一例，「和」這連詞就不能單獨成辭，必得和實部的「我」「你」合同，纔成一個主辭，而「和」却不能跟「我」「你」連寫。

對於連寫，我提議採取『可以分就分』的原則。這似乎有四種便利，請大家酌量一下：（一）當地被教育者普通是長於分、不長於連的，採取可分就分的原則。分得多，可使被教育者容易學上；（二）別地學習方言者，將來有辭典可查時容易查；拚合太多，却不容易查；（三）還是當地被教育者。採取儘分的原則時可以省記些忽合忽離的花色，也少煩雜些分音寫法的辨認。（四）可以使語形比較固定，不但有音可讀，也有語可看，每個語的面貌容易認熟，每個語的功能也更容易抓住。

上海話當中的「頭」字

王　弦

「頭」字是一個很普通的字眼，大約讀過年把書的人，都能認識。牠的意義，據「王雲五大辭典」告訴我們，是(1)人體的最高部分，(2)物的兩端，(3)牲畜的個數，(4)一羣的領袖。這樣的解釋，同普通字典上其他漢字的解釋一樣，只表示了在文言文和白話文中的意義。牠非但沒有註明在上海話中的意義，並且連牠在北方話中的意義也沒有完全說明。「頭」在上海話中，雖然不能用來表示牲畜的個數，但是上海話中的dheu，並不因此而比北方話中的 tou 推扳（遜色）。如果我們不嫌麻煩，把上海話中的「頭」研究一下，會發現 dheu 底意義，實在比 tou 豐富得多多。下面就是我的研究報告。

上海話當中的「頭」(dheu)，像在北方話中一樣，也可以解釋作『人體的最高部分』；（其實也可以解釋作一切動物底頭部）。牠在這個意義上和別的音段結合成許多詞兒，舉例如下：

和形容詞結合：　歪頭

和動詞結合：　蹺頭　低頭　剃頭　出頭　梳頭　殺頭　搖頭

和名詞結合：　人頭（＝人口）　野人頭（竇野人頭）　頭衡　癩痢頭

其次，上海話當中的「頭」，像在北方話中一樣，也可以解釋作『物的兩端』；牠在這個意義上和別的音段結合成許多詞兒，舉例如下：

筆頭　鋼筆頭　鏡頭　額角頭　報頭　綉眉頭　筍頭　龍頭　箭頭

大蒜頭　舌頭　脚頭　燈頭　底頭　梢梢頭　鼻頭

以上的「頭」都可以解釋作事物的頭子。這解釋的流轉，就變成「開端」「第一」等解釋。這在上海話中例子很多：

頭一個　頭等　dheulong　頭家　頭牌　頭挑　初頭　齊頭

頭七　頭里　開頭　過頭

第三，「dheu」像北方話中的「頭」一樣，也可以解釋作『一羣的領袖』，這樣的例子有：

領頭　頭腦　作頭　頭目　工頭

上面三種例子中的「頭」，是在不同的解釋上，以字根地位，和其牠字眼結合成複音詞。

除上面種種解釋外，我們要補充「王雲五大辭典」說「頭」在上海話中，同樣也在北方話中，還有另一種解釋是：牠還可以做名詞的詞尾。在這種情形之下，牠可並沒有意義，僅僅使原來的字眼加了一個音段；這樣的例子是：

紙頭　布頭　肉頭　鐲頭　牆頭　骨頭　罐頭　枕頭

木頭　城頭

上面那些字眼所表示的東西，雖然都勉强可以說有一個「頭」，但是却沒有在原來的字眼之下再加一個「頭」的必要，加了「頭」意義也並沒有受什麼影響。再像：

ghoqdheu　牌頭(kiq bhadheu)

口頭　鋒頭(fungdheu mae ghie)

風頭(fungdheu mae gin)

苗頭(mae hiu miaodheu)

影頭(indheu ha mmeq)

號頭（一個月）　月頭　年頭　期頭　勁頭　號頭（號碼）

花頭(hodheu mae teu)

（講）斤頭　搭daedheu

上面這些，都是抽象的名詞，因此那個跟着的「頭」更沒有什麼意義了。

以上四種「頭」的用法，都是北方話和上海話共通的；可是下面的幾種，在北方話中比較少見，有些更是上海話所特有的用法。

首先，dheu加在性狀形容詞後面，可以使形容詞成為名詞，意思是某種性狀的人或物：

老實頭　木頭　Sheudheu　ghongdheu　滑頭

（以上人）

重頭　ngindheu　清頭　多頭　甜頭　苦頭　錯頭　空頭

（以上物事）

這種用法，在北方話中用得很少。

再作進一步研究，就發覺 dheu 如果加在動詞後面，這動詞就變成名詞，意思是某種動作所涉及的物事，這種例子是：

吃頭＝食物　押頭＝抵押品

行頭＝服裝　找頭＝餘找

當頭　和頭

放頭（加三放尺之放）　ngiaodheu

想頭＝念頭＝思想　姘頭

不過這樣的方法，究竟不能普遍適用於一切動詞，譬如寫的字，不能叫寫頭；唱的歌，不能叫唱頭；做的事，不能叫做頭等等。

但是任何動詞，都可以加 dheu 而成為名詞的情形，却是事實。不過牠的意思同上邊的不同，而是表示「某種價值」、「某種作用」、「某種必要」、「某種意義」……舉例如下：

吃頭＝滋味　看頭

想頭　話頭（如：嘸啥話頭）

做頭　弄頭

白相頭　研究頭

打頭　爭頭

尋開心頭　擺七廿三頭

這是dheu底很特殊的用法。但是在日常應用中，似乎有幾個特點：(1) 牠主要的只用在疑問句和否定句中，用在肯定的述說句中的較少。(2) 牠不能再加形容附加語，但也不是絕對不能加。(3)牠經常用在「有」和「嘸沒」底後面，但也不是絕對沒有例外。這種用法，在北方話中是沒有的。

dheu 底又一種特殊用法，就是做表示單位、種類等的名詞詞尾：

表示種類：

一塊頭＝一塊的那一種

＝一元鈔票

五角頭＝價值五角的那一種

＝五角鈔票

角頭＝角票　　分頭＝分幣券

五十本頭＝五十本的那一種

一斤六兩頭＝一斤六兩的那一種

三道頭＝上海捕房中巡官，有三道標記

表示單位：

瓶頭　本頭　張頭　鐘頭

『表示單位』和『表示種類』沒有大差別，所以歸成一類。「瓶頭」有時表示計算單位，譬如在這樣的句子中：

『女工laq（在）藥房裏裝藥，是照瓶頭算工錢呢？還是照鐘頭算工錢呢？』

但是也可以表示種類，譬如：

『你要瓶頭呢？還是匣頭？』

dheu 底又一種特殊用法，就是做表示方位的詞尾：

床横頭　一横頭　外頭　下底頭　屁股頭　角落頭

前頭　後頭　末脚頭　上頭　下頭　跟頭

高頭　xaedheu

dhiqdheu　halidheu

這種「頭」，是從字根的『物體的兩端』那意義上轉化而來。

dheu 底最後一種特殊用法，就是他還可以做副詞底詞尾，隨便想到的兩個例子都是表示「數量」的：

iqdhadheu（一埭頭）

iqgidheu（一記頭）

nggidheu（五記頭）

iqgadheu（一家頭）

lianggadheu（兩家頭）

saegadheu（三家頭）

這種用法，又同那表示種類的詞尾有些相像。歸納上面所說的各種情形，「頭」在上海話中一共有十種用法：

(1)字根，作人體的最高部分解；

(2)字根，作物的兩端解；

(3)字根，作一羣的領袖解；

(4)沒有意義的名詞詞尾；

(5)形容詞＋頭＝名詞(表示某種性狀的人、物、事)；

(6)動詞＋頭＝名詞(表示某種動作所涉及的物)；

(7)動詞＋頭＝名詞(表示某種動作的價值、意義……)；

(8)名詞＋頭＝名詞(表示種類、單位)；

(9)名詞＋頭＝名詞或副詞(表示方位)；

(10)名詞＋頭＝副詞(表示數量)；

名詞化形容詞的語尾「子」和「兒」

斯　平

口語裏的單字的「兒」和變形語尾的「兒」音不同，前者讀做er，而後者讀做r，且將原音改變。此外口語裏的單字「子」和推出語尾的「子」音不同，前者永遠讀上聲，且和另一個音素等重；而後者沒有一定聲調，且不讀重音。在「國語羅馬字與威妥瑪式拚法對照表」中，趙元任先生稱它做「輕聲」。

「兒」的用處在「語文週刊」上，張世祿先生已經舉出了一部份，其中之一就是『形容詞的名詞化』。「兒」在改變語部的作用上，在這一方面比較的最大。後面所述也是偏於這一方面的。

「子」也有跟「兒」同樣的用處，也能改變語部，後面所述是它改變形容詞爲名詞的作用。

我所以要把形容詞和動詞分開，而僅述形容詞，是因爲動詞藉「子」「兒」而名詞化的極少，大都用「頭」來代替。(這裏所謂的「形容詞」和「動詞」是以劉復先生所說的「永久品態」和「變遷品態」來分界的)。而在形容詞中差不多每一個都可以加「子」或「兒」而變成名詞。

這些「子」或「兒」在黎錦熙先生所定的『中等社會以上的人』的口語中並不十分發達，而愈往「下」則愈發達，這也許因爲「兒」太「俗」了。所以甚至在「標準語大

辭典」裏，還落掉很多以「兒」和「子」爲語尾的單語。我這裏所說不一定是字典裏有的，還包括口語所有、而字典中所沒有的。

A. 子　部

一、形容詞加「子」而有「人」的意義的：

短子　矮子　胖子　老子　小子　花子　聞子　癲子　瘋子　高子　浪子　麻子
聾子　瞎子　瘸子　瘦子　硬子　軟子　三子　傻子　獃子　呆子　好子（好好先生）　忙子　亂子　懶子　慢子　糊塗子　啰子　直子（直心人）　虛子

二、形容詞加「子」而表示爲物品的：

定子（鎮壓物、拘束物）　對子　偏子（篾器）　本子　淺子（試深淺器）　片子
單子　辣子　方子（藥方）　尖子　圓子　團子　散子（一種食品）

三、形容詞加「子」而成爲抽象名詞的：

鬧子（鬧事）　冷子（不防備時）　空子（空隙）　累子（累贅）

四、形容詞中之素不加「子」的：

鹹　大　窮　闊　薄　厚　爛　苦　眞　假　光　寬　文　新　晚　武　臭
淨　熟　熱　閑　焦　煩　狠　獨　甜　生　橫　死　香　俗　近　遠　晚
早　順……

B. 兒　部

一、形容詞加「兒」而有「人」的意義的：

糊塗兒　可憐兒　小兒　可恨兒　小討厭兒　嬌兒

二、形容詞加「兒」仍保存原意的：

長兒　短兒　空兒　累兒　老兒（老年）　胖兒（例：虛胖兒）　香兒　俗兒
辣兒　近兒　遠兒　鬧兒　臭兒　淨兒　淺兒　熱兒（例：趁熱兒吃）　熟兒(例：見熟兒）　開兒（例：燒頭開兒）　焦兒　狠兒（例：發狠兒）　獨兒（例：吃獨兒）　甜兒　生兒（例：假生兒）　瘋兒（例：一陣瘋兒）　橫兒(例：打橫兒睡）
死兒　犇兒　煩兒（耐心煩兒）　早兒（例：一大早兒）　晚兒（例：下晚兒）
癲兒（癲狀）　高兒（高低）　大兒（大小）　忙兒　窮兒（例：他苦窮兒）　闊兒（例：耍闊兒）　厚兒（厚薄）　新兒（例：抱新兒）　懶兒（例：躲懶兒）
好兒（好處）

三、形容詞加「兒」成爲另一義的抽象名詞的：

順兒（一排）　片兒　單兒（少穿衣，例：耍單兒）　亂兒（亂事）　好兒(喝采）

定兒（定禮） 對兒 尖兒（尖端） 悶兒（謎語） 扁兒（扁形物） 文兒（文章、文句） 光兒（光綫） 冷兒（例：抽冷兒）

四、形容詞中之素不加「兒」來改成名詞的：

虛 歪 眞 假 軟 硬 散 傻 薄 爛 苦 浪 瘦 饞 醜 乖 兇 武……

歸納出來的定理是：形容詞加「子」所成的大都爲實體名詞，相近於英文的 -or, -ure。形容詞加「兒」所成的大都是抽象名詞，相近於英文的 -ness, -ship, -cy（在A的第三類中的「子」都可以改用兒，在B裏第一類中的「兒」偶然也都可以改用「子」）。

A和B的第四類是經常不加尾的，其不加尾的第一個原因大約是沒有相當的事物來接受那些名稱。不過這不加不是絕對的。倘使你要造新語，這樣加出來一樣十分自然，因爲這已成爲使形容詞變成名詞的兩種方法。譬如，「甜子」可以用來代表「甜味素」，「順子」可以用來代表『柔順的人』。「兇兒」可以用來代表「兇樣」，「苦兒」可以用來代表「痛苦」。都非常可能而且極容易了解。

第二個原因，卽是「子」「兒」大多數給大衆用的，他們語言心理簡單，用不到那些名詞。譬如「淨子」很可以當做 Cleaner 或者 Cleanser 用。「硬兒」很可以當作 firmness 用。這些於他們都無甚大用，卽使有時候用得着，也是偶然的。我現在住在上海，和北平土人接觸的機會很少，且這裏所舉僅是一時能想得起來的，所以也許有些遺漏，就如在第四類中也許有好些是已經很普遍應用了的。這些遺漏，我希望能在將來發現後再補充。

又，這裏所舉，僅是一時可以找得出來的，最普遍應用的形容詞；至於那些「朦朧」「美麗的」「高等」形容詞，在大衆看來可以算是「外來語」。照習慣，「外來語」是不服從本國語言的語尾變化規則的，所以那些「朦朧」「美麗」一類字也不隨同變化。

全尾形容詞與截尾形容詞

Angz

也是「的」的話

中國話形容詞後面的「的」，近來很有人說它不是形容詞的什麼詞尾。爲什麼呢？

因為這個「的」有時有，有時沒有，如果是詞尾，便不能可有可無而非有不可。這種論據我不大信服。

譬如英語，-tive, -ful之類通常稱為形容詞詞尾，然而英語形容詞的末尾並不個個都有他們。大概只有由動詞或名詞轉成的形容詞才加詞尾，而原本的形容詞並沒有這類詞尾。可見，所謂詞尾不一定以『非有不可』為必要條件。

有些印歐語，打開他們的字典，每個形容詞都有顯明的詞尾，然而在辭句裏，詞尾倒也『有時有，有時沒有』。在文法上，有詞尾的時候叫做全尾形容詞（adjective with full termination），沒有詞尾的時候叫做截尾形容詞（adjective with apocopated termination）。俄文便是其中的一種。如：「年青的」在俄文是 molodoj,「oj」是俄文形容詞詞尾的一種。如果要說『他是一個年青的人』，便是：

On 〔molodoj〕 cheloviek.

他　　年青的　　人

如果要說『他是年青的』，便要把詞尾 oj截去，而作

On 〔molod〕.

他　　年青

上面的「molodoj」是全尾形容詞，「molod」是截尾形容詞。在俄文裏，（正如上舉例中所見），形容詞做附加語用的時候是全尾的，做述語用的時候則是截尾的。

中國話形容詞後面的「的」，什麼時候有？什麼時候沒有？有與沒有是任意的？還是規律的？這些問題，研究中國口語文法的人也不妨去研究研究。拿『有時有，有時沒有』單單作為否定詞尾的理由未免把一個研究對象失之交臂，多麼可惜？

（從中國話的見地看，「全尾」和「截尾」的稱呼也許不便『張冠李戴』。那末對於末尾有「的」的形容詞稱之謂「加尾形容詞」，以別於原生的沒有「的」的形容詞，亦無不可。當前的問題，正名還在其次，首要的是要不要接受這個啓示。）

統一語完成前的北方話新文字和字形問題

剛　君

形、聲、意，是文字的要素。形和聲是最基本的，有了形和聲，才產生出意義；——才能成為文字。譬如，有形無聲，雖然也有意義，祇是標記而已，不是文字。

huah 讀非ㄏㄨㄚ，有聲音；可以解作「畫」、「化」、「話」……，但沒有各別的拼法形狀，於是也沒有一定的意義，所以它是音符，也不是文字。

漢字的長處是形狀清楚，在閱讀時易發生聯想。不過因為分配得不優良，有時不够用，如「節」可以解作「節氣」「貞節」「節約」等不同意義。但有時又太多餘，如「酆」「樑」，因為它們決不和「豐」「梁」衝突的。

在新文字中，後面的缺點是不會有的；而前面的缺點，則非常之多，因此在目前，新文字祇能算作「音符」。所以要使新文字真正成為文字，第一要增加必需的字形。

國羅擁護者認為祇要照四聲分出卽可解決了這個問題。其實這樣並不成。如這樣呆板的一分，會變得和漢字一樣，有時不够用，如 Shuhmuh 可以解作「樹木」和「數目」兩個不同意義；有時太多餘如 neu（女），for（佛），因為「女」決沒同音字，「佛」決不會和「縛」纏混。因此我們分別字形並非完全分別四聲，並且分別字形要在必需時。

漢字字形太多，新文字字形太少。我們應當採取的是折中辦法——字形不過剩，也不缺乏。但是不缺乏到怎樣一個程度呢？可以回答：要達到明顯得和漢字一樣或超過漢字的程度。

漢字可以明白地寫出，『媽騎馬，馬慢，媽罵馬』。新文字不應寫『ma ki ma, ma man, ma ma ma』而也應明白地寫作『mma ki mea, mea man, mma ma mea』。

英文不把 love, rose 拼作 luv, roz, 因為 love 和 rose 已用了很久，歷來習慣心理認為它「美」；如果改變了，該字的神韻就喪失了。漢字之不應改作簡筆字的原因也在乎此。因此字形的次要點是美觀。錢玄同把「上」拼作 caq 太不美觀，因為不合習慣。

也許有人要說了，文字最大原則在乎簡便易學，如果這樣複雜起來，還不如仍用漢字來得乾脆。

其實，字中有了特別拼法也並不困難，拼音文字不會十分困難的，試看英法德文，拼法很不一律，他們的教育仍舊普及，學習仍舊便利，何況新文字中祇有極少數的特別拼法呢？漢字的應被廢自然不僅在於這一方面，其他各種應用方面，它都是不及格的，新文字卽使紊亂得和英文一樣，也及不上漢字的不便的百分之一。因此，卽使分別字形，還是以用拼音文字為佳。

用世界語，可以把歐洲古代優美文學作品完全譯出，而原文精華不失。若用新文字翻譯中國作品（自然不能譯古代的，因為語言殊異）。如淺顯的宋元詞、明清的小說，我曾幾次試驗翻譯它們，結果都失敗了。求其最大原因，是 (1) 詞彙貧乏 如果直譯，許多詞兒若沒有特殊拼法，非但會誤纏，且有時簡直令人看不懂。(2) 字形不顯明

在原文中往往一兩個字可以表明的，而用新文字非累贅地寫一大套不可。 大衆語雖然是表達口語中簡單思想或情緒的工具，若用來寫作或翻譯，則必須大量加入大衆語以外的語彙才够。若祇爲了配合大衆語，遇到「大便」改「拉屎」；遇到「炫眼」改『照得眼睛睜不開』，未免太削足適履了。

又如遇到「嶢峨」「懸崖」「蕩漾」怎樣翻譯呢？怎樣避免呢？如果語詞這樣貧乏，怎樣寫韻文呢？問題很多。

總之，我們提倡新文字的目的是，把文字簡便化來提高大衆文化水準；而不是把文字簡化來壓低固有文化水準。文字是文化中最重要的成份，所以要避免貶抑中國文化，先要注重文字的優美。文字的優美是「够用」和「易用」。所以要使文字優美除掉用拚音方法之外，還要不損失語詞。中國語詞單音和二音的最多，同音字也很多，所以要保存一切有用的語詞而不發生不便的問題的話，必須要注重字形。拚音文字的字形卽是特殊拚法，所以我們要制定若干不同的拚法。

我所規定的特別拚法，第一是：不規則法：

(1) 重疊法 aa, ee, ii, oo, uu, yy…………

例A： daban 打扮　dabaan打板
zhez 摺子　zheez 褶子
iz 椅子　iiz 胰子
bo 撥、駁　boo播
zhuz 珠子、主子　zhuuz 柱子
y 雨　yy 魚

例B： bianz 鞭子　biaanz 辮子
giejan 戒嚴　gieejan 解嚴　giejian 戒烟
bied 別的　bieed 癟的
cai 猜　caai 採　ceai 裁
baowei 包圍　baaowei 保衛

(2) 靜音法 第一或第二個母音沒有聲音，這是爲了第三個同音字或美觀而設。
ea=a ji=i eo=o uo=o oa=ua ain=an ein=en aing=ang eing=eng
oung=ung oei=ui uei=ui oi=ui uen=un

例： chang 廠　cheang 場
chuai 揣　chueai 踹（或 choai）
chui 吹　chuei 搥
dengz 橙子　deingz 戥子

gan 幹、乾 gaan 敢 gain 趕

(3) 粵音法 同音字中有入聲的，照粵音將入聲字加 k, t, p 尾，發音否無關。

uk=a ek=e ik=i ok=o yk=y uk=u

例： zhuz 珠子 zhukz 竹子

litfa 立法 lifa 理髮

tea 牠 tap 塔

gudung 股東 gukdung 骨董

(4) 加 j 法 在 zh, ch, sh, z, c, s 後用作特殊音或界音。

例： shje 失業 shjje 事業

shz 獅子 shjz 柿子 （shtz 蝨子）

s 死 sj 撕

zhdao 知道 zhjdao 指導

此外，關於美觀問題的，ne 在北方話方案中沒有，它可以借作 ng 用。

例： gudung 股東 gudune 鼓動

rhang 讓 rhane 嚷

rh 簡作 r

例： Reuter 不作 Rheuter 路透

ruiki 不作 rhuiki 瑞氣

zhurhen 主人 zhuren 主任

h 代 x；以 x 用同英文，是代江南話的 sh。

例： shanghai 上海 不作 shangxai

zjhao 字號 不作 zxao（zjhau 紫毫）

xenon 氙 不作 shenon

xantat 黃酸鹽 不作 shantat

關於古代單音字，有時可以改變爲多音字，如：

軾 sh 改作 cheshbaan 車軾板

鉞 ye 改作 dayefu 大鉞斧

纛 du 改作 liweidu 鶩尾纛

字形是很重要的，我寫這篇東西來拋磚引玉，望大家賜給更好的意見，以使新文字能在各方面的優點在漢字之上才好。

下列所附，爲已發現的同音字表（僅指容易纏混的）：

一、單音的：

曖、挨、呆、凝　安、按　拌、絆、扳、扮、辦、搬、　綁、磅　抱、刨　逼、比

變、貶　鈸、鑣、　冰、兵、餅　簿、部、步　青、晴　搓、銼、錯　啐、摧　遲、吃

搽、査　吵、抄、炒　扯、拆、撤　撑、稱、盛　醜、臭　簞、擔、胆　當、擋、盪

凳、戥　掉、調　跌、疊　定、釘　躲、奪　門、抖　毒、堵　短、斷　堆、隊、對

動、懂　反、翻　吠、費、飛、榧、痱　付、扶、服、孵　縫、封　改、蓋　鋼、缸

糕、膏　記、寄　加、夾　教、叫、澆　解、戒、結　近、緊　擱、割　掛、刮　乖、

怪　闔、管　橋、局、句　壓、軋　壓、押　演、驗　搖、咬、要　陰、淫　鷹、鷹

看、砍、嵌　考、烤、靠　氣、器　旗、棋　敲、翹　科、課　苦、哭　筐、框　劵、

權　牢、老　稜、楞　禮、理　涼、亮　流、溜、遛　鹿、路　蔴、馬　埋、賣　慢、

蠻　毛、貓　捫、燜　米、蜜　眇、瞄　摸、抹、磨　剃、踢、剔、替　泥、呢（賊）

捻、唸、碾　牛、妍　怕、爬、扒　拍、派　排、派　拋、刨、跑、泡　批、披　片、

篇　忍、認　撒、洒　騷、臊　笑、小　卸、寫　星、猩　詩、屎　篩、晒　扇、刪、

閃　裳、觴　少、燒、梢　射、捨、赦　剩、省　守、收　書、樹　刷、耍　拴、閂

他、它　炭、痰　糖、湯　掏、討、逃　挑、跳　托、拖、馱、脫　吐、塗　推、退

筒、桶　玩、翘、彎、煨、喂　丸、碗　問、聞、吻　很、狠　閑、賢　響、想　會、

匯、揮、毀　雨、魚、玉　賊、髒　祭、擠　尖、賤　坐、做　痣、紙　隻、支、枝

站、蘸　張、章、丈　照、找、招、罩　摺、遮　棹、鐲　猪、主　做、坐　鼻、考

絲、死　劍、鐧　繭、鹹

二、多音的：

姑子、股子、穀子　灰心、回信　鞋子、蝎子　媒人、美人　施設、施捨　蔫子、耗子

攤子、探子、毯子、曇子　暑伏、舒服　智慧、指揮　攻擊、供給　政府、征服　出

家、出嫁　一班、一般、一半、一片　烙餅、癆病　橙子、呈子　一代、一帶　釘子、

頂子　冠子、罐子　土地、徒弟　桂花、鬼話　知覺、直覺、直角　衣服、姨夫　藝

術、遺書、醫書　數目、樹木　桃子、套子　稻子、刀子　戰壕、戰號　住址、竹紙

片子、騙子　出去、除去、鋤去　開堂、開膛　調和、跳河　理髮、立法　宗旨、總之

異議、意義　猪肝、竹竿　開花、開化　上課、商科　種豆、種痘　職人、銅人　工

科、功課　樹枝、樹汁　剃頭、提頭　膀子、梆子　鼻子、篦子　布丁、補釘　單的、

淡的　担子、撣子　到了、倒了　達到、打倒　笛子、底子　墊子、電子　丁住、頂住

定住、釘住　架子、夾子　監察、檢查　鴿子、個子　進攻、進貢　戲劇、喜劇　一

心、疑心　一邊、一遍　合一、合意、和議、合宜　鴨子、啞子　有孕、有癮　器官、

氣管　義氣、一氣、一起、儀器、遺棄　水禽、水芹　戰時、暫時、戰事　寬待、款待

歷史、力士、理事　練子、簾子、籬子、蓮子　翎子、綾子、領子　倫理、論理　人

心、仁心、忍心　想像、相像、想想　相思、相似　砲車、跑車　包圍、保衞　沙子、餃子、痧子　生人、聖人　經手、經售　出手、出售　受課、授課　梯子、履子、蹄子　花房、畫舫　禿子、兔子　突然、徒然　誤會、汚穢　自問、自刎　語言、寓言　土話、凋話　俚語、鯉魚　利益、離異　飛機場、飛機廠　手杖、手掌　主人、主任　中心、重心　琵琶、枇杷　册子、測字　椅子、姨子　牙蟲、蚜蟲　衙役、牙醫　樣子、褻子　神氣、神器　圓子、原子　天資、天子　工資、公子　知道、指導　支使、指示　節制、截止　大事、大使、大師、打食　一致、一支、一直、一隻、一枝、意志　鴿子、鴿子、腰子　十字、獅子、虱子、柿子、式子　時時、事事、時事、事實、誓師、逝世、失事、詩史、史詩、世世、時式、試試、視事、實施　世故、事故　公事、公使、工事、公式　試驗、實驗　實際、事跡、濕潰　指數、質數　文字、蚊子　徽章、會章、會長　報服、包袱　蒲包、鑰保　愛情、哀情　青天、晴天　拍子、牌子　木排、木牌　意識的、一時的、一世的、遺失的　出納部、出納簿　漫話、漫畫　經歷、敬禮　停止、停滯　沿襲、演習　王國、亡國　不幸、不行　人事、認識　隱憂、引誘　原因、遠因　現世、現實　心裏、心理　站開、展開　發展、罰站　事業、實業、失業　同一的、統一的　組織、阻止　私刑、死刑　沒理的、美麗的　死人的、私人的　死屍、私事　上海化、上海話　有利的、有理的　報仇、報酬　補簽、不簽　驗屍、厭世　懲罰、乘法　處罰、除法　處理、出力　軍事、軍師　自治、自制　饒上、繞上　疲乏、批發　語言、預言、寓言　家法、加法

談談「字形問題」

上行

所謂拉丁化底「同音字」問題，過去到現在，一向被作爲反對拉丁化底主要理由。國羅專家王玉川先生，在過去「語文月刊」上發表的那篇指摘拉丁化的文章，內容也是譏笑拉丁化無力解決這個所謂的難題。拆穿了說，這樣的論調，也並不包含多少高深學理。因爲在毫無語文常識的人，受了幾千年來方塊漢字的影響，一聽到中國文字底拼音化，差不多都會異口同聲地發出諸如此類的懷疑。不久以前，我還聽到有人說起，拉丁化究竟不能翻譯像「資本論」那樣高深的著作。

「中國語文」第二期上，剛君先生，站在擁護拉丁化的立場，爲了要使『新文字能

在各方面的優點都在漢字之上』，提出了「字形」問題和改進的方案。就動機來說，我是十二分的欽佩；所提出的方案，尤其富有研究的價值——他揚棄了國語羅馬字標聲調的方法，提出很合理的、有創見的、擴充字形數量的制度。但是剛君先生發表的對於「字形」問題的意見，我覺得還有加以檢討的必要。我很希望，對這問題有興趣的先生們，都來參加這次討論，使「字形」問題得到澈底的、完美的解決。下面是我個人底意見：

一　音符和文字

什麼是音符？音符是標音的符號。一翻開一本英語的辭典，我們就可以看見在每一個字下面，註着一些符號，譬如在 love 下面，註一個 luv，這 luv 就是音符。同樣在一本中國的字典裏，一翻開來，在「愛」字下面，也註着一個「ㄞ」，那麼這「ㄞ」也是音符。什麼是文字呢？我們有一個很簡單的定義：文字是書面化的語言。因此音符和文字，在其功用上說，前者是記錄讀音的，後者是記錄語言的。在其關係上說，前者是後者底一個助手，因爲文字本身，不能準確地表示牠的讀音，所以需要音符來標註。

但是，理想的拼音文字，却要避免這一種不必要的麻煩，而使文字同音符統一起來，使語言通過音符而表現，如此則文字和語言之間，不再需要音符作媒介，文字本身，即明確地指示了牠自身的讀音，人造的國際語 Esperanto, 就是根據了這個原則，因此在 Esperanto 辭典上，就不再有音符，人們讀 Esperanto, 也就一望而知牠的讀音了。我們的拉丁化新文字，正也是有着這樣的優點的。

對於音符和文字底分別底解釋，存在着另一種意見。這意見說：音符只是標音的，文字是標音而且標意的。這樣，就把聲音和意義硬生生地分開，好像聲音本身，有有意義的聲音和無意義的聲音兩種區別。但是我却認爲，聲音本身並沒有意義，無論怎樣的聲音，不論平葉音也好，翹葉音也好，拿到物理學家、化學家的試驗室裏去，都是辨不出意義來的。聲音底能否表示意義，全看牠有沒有社會的基礎。xua 這個聲音，在英國話裏或許全沒有意義，在中國北方話裏，就可以有「畫」、「化」、「話」等等意義。同樣英國話 Picture，在中國語中，不論說出來也好，寫出來也好，也沒有人能够懂得。如此，「意義」，既不是「形」產生出來，也不是「音」產生出來。上面所說的那種『音符只是標音的』說法，就不能成立，因爲如果牠所標的音是爲够表出意義的，即在語言中是存在着的，那麼牠就不但能標音，也能够標意了。音符 luv 所表示的音，既等於 love 所表示的，那麼 luv 所表示的意義，也就等於 love 所表示的。這樣看來，音符和文字的區別，並不在有無意義上，而在有沒有語言作基礎這點上。

可是，對於音符和文字底分別底解釋，也還存在着另一種意見。這意見說：音符底目的只在標音，所以同樣的音就用同樣的形；文字是標意的，而同音的却不一定同義，

因此同音而異義的，就必須有各別的拼法形狀。這樣，就把『沒有各別的拼法形狀』的拉丁化，降級而『祇能算作「音符」』。這樣，就必須把文字和音符區別爲：字形够者是文字，字形不够者是音符。

把語言和文字硬生生地分家，而文字必須具有足够記錄語言的拼法以外的特別拼法的說法，是還不能完全排除漢字的影響底結果或者是認爲中國話除聲音外還有其他分別意義的因素存在着底結果。可是拿這些理論來證明拉丁化只是音符，也並不合理。因爲只有音符才把語言中聲音之外的部份記錄下來，（譬如英文字底每一個字眼都不註重音，在音符中才註重音記號），這點剛好說明拉丁化只是文字而不是音符。我認爲，目前的拉丁化方案，已足够記錄言語之用。如果還有「同音字」問題或「字形」問題沒有解決，也不能說拉丁化只是音符，牠們根本同音符沒有關係。拼音文字，如果沒有口語作基礎，儘管字形既複雜又優美，牠也只是音符而已。

拼音文字，如果沒有口語作基礎，儘管沒有一個同音字，牠也只是死文字而不是新文字。

這是音符和文字底根本區別所在。

二　同　音　字　問　題

『拉丁化就是用拉丁字母，把漢字照字音翻譯出來』。這是爲了侮辱拉丁化、故意曲解拉丁化的定義。可是這定義，也爲誤解拉丁化者所接受，而反對那正確的定義——拉丁化是中國話寫法拉丁化，就是把中國人底口語，用拉丁化字母寫出來。他們的理由是：大衆底口語結構簡單，語彙貧乏。而漢字却似乎是一種結構精美，語彙豐富的文字，因此拉丁化就非照漢字文翻譯不可。然而漢字却有好幾萬，而拉丁化的「字形」却只有幾百個，要拿拉丁化音譯漢字文，這不是太可笑嗎？於是就發生所謂同音字問題，或者字形不够問題。可是他們却不怪自己弄錯了拉丁化底本意，却怪拉丁化不能解決這種難題，這是大大的誤會了。

結構簡單，語彙貧乏，這或者可以作爲我們口語底先天缺陷，可是如果因此而把拉丁化去依賴漢字，這就非但不能改進口語、充實口語，反而使拉丁化走上絕路，而使漢字這死屍，借新的形式還起魂來，如果爲了讓漢字還魂而使拉丁化犧牲，這實在是自殺政策。

依賴漢字，不足以改進口語、充實口語，這是明明白白的了。可是我們還要進一步說明，拼音文字要依賴漢字，結果非但不能代替漢字，到頭來，會反而做了漢字底附庸。我們試把任何一篇漢字文用國羅來按字翻譯，或者用『足够字形的』拉丁化來按字翻譯，其結果怎麼樣呢？在字形上，能否『達到明顯得和漢字一樣或超過漢字的程度』

呢？我想，如果死拉住漢字不放，拉丁化將永遠不能進步到在字形上『明顯得和漢字一樣或超過漢字的程度』。只有揚棄漢字，從口語去着想，那麼一個漢字「節」才能改成 zieki, zieyo, zhenzie 等等各別的字形；如果把「嵯峨」、「懸崖」、「蕩漾」按字直譯成拼音文字，那麼不管「蕩」字譯成 dang, dane, ddang, daang 等等，牠們也無論如何沒有「蕩」那樣既「明顯」又「優美」的。

語彙貧乏，是大衆口語底缺點，而不是拉丁化底過失。字形不顯明，是按漢字直譯才發生的現象，口語底拉丁化，其字形底顯明正不在漢字之下。

三　問題底解決

『語彙貧乏』，這問題既然不能由依賴漢字而獲得解決，那麼倒底將如何解決呢？我認爲必須從大衆口語去着想。第一是發掘口語，第二是充實口語，第三是鍛鍊口語。口語事實上並不像我們知識份子想像的那麼貧乏，有許多思想，在習慣漢字的人，一旦用口語來寫時，就不免要非『累贅地寫一大套』不可，或者甚至發生『怎樣翻譯呢』的困難。但是在本來不會用漢字書寫的人，恐怕也『往往一兩字就可以表明』了。這就說明了發掘是必要的。口語底語彙也需要充實，不過這種充實，非但是應該依賴漢字，並且要抱定甯缺毋濫的決心，才不至於把腐臭的詞語混進了純粹的口語。牠所需要的是新鮮的、有活力的語彙。牠的來源很多，譬如各地方言、外國語等等。漢字中固然也有可以吸收的詞語，但是要格外謹愼。『字形不顯明』在這裏担當了考驗的任務，不嫌『字形不顯明』者來，否則就去掉牠。最後，口語也還需要鍛鍊，使語法精密。達到一切優點在漢字之上而後止。

經過了改造過程的口語底拉丁化，將不再爲反對者用「同音字」問題來非難，至少「同音字」將成爲毫無重要意義的問題。但是，這問題還將存在。在這點意義上，剛君先生所建議的增加字形的方法，是有建設性的值得研究的。

這種特別寫法，當然是越少越好，因爲特別寫法底增加與學習困難底增加是正比例的。因此在制定特別寫法之前，必須規定嚴格的限制，才不至於濫用特別寫法而引進不必要的語詞。我定四條規則如下：

(1) 沒有口頭語可以代替的才採用非口頭語的詞兒。

(2) 沒有辦法複音化的才採用單音節的詞兒。

(3) 發生混淆的可能太經常時才用特別寫法。

(4) 容易發生混淆的兩個詞兒，如果所屬詞性也不容易分別時才用特別寫法。

在何種條件之下，採用何種特別詞兒底寫法，也該是規律性的。剛君所提出的方法，都很有見地，我覺得重疊法、界音法、加 j 法最好，其餘的還值得研究。重疊法

中，似乎可以不限於韻母底重叠，聲母重叠在形式上也美觀，不過 z, c, s, r, zh, ch, sh, j, ng 十個應例外，而韻母中的 y 也應例外。粵音法底加 p, t, k 最好規律化，並且不限於p, t, k三聲母。加 j 法完全用於zh, ch, sh, rh, z, c, s, r後面，這辦法很好。

最後，我應該說明，這篇短文，雖然是讀了剛君先生一文而作，但剛君先生與我之間，意見並沒有十分大的差異。剛君先生主張在大衆口語之外要吸收其牠的語彙，我也有這意見；剛君先生認爲要規定特別寫法來分別同音字，我也同意。所以根本上沒有什麼大區別，不過是一些小小的不同意見吧了。

北方話新文字字形問題雜感

Zo Siu

「中國語文」第二期上剛君先生的「北方話新文字和字形問題」，是一篇非常值得注意的文章。接着第三期上又有上行先生的一篇文章，在理論上多所補充，貢獻了很可寶貴的意見。本來在改革漢字、採用拚音文字的中國文字革命運動史上，曾經不斷的辯論着四聲的問題。拉丁化者，認明了分別字形不卽是分別四聲，從字音問題轉到字形問題，實在是拚音運動史上一大進步。我對於語文科學雖則毫無研究，對於新文字的字形問題倒不無興趣。所以很願意把我個人的雜亂無章的感想，寫在下面，請大家指教。

I 拚音文字爲什麽必須ABCD化

要改革中國文字，必須採用拚音方法，已無待細說。不過所謂拚音文字，並不是只要「拚音」就行。否則，注音符號也是拚音的，我們爲什麽不要借它來作成文字？速記式的改革方案，可以說是最前進的拚音方案，我們爲什麽不願研究？這無非因爲他們所創的字母過於陌生，沒有拉丁字母那樣面熟。所以拚音文字又必須ABCD化，才易於接受，易於推行。

國語羅馬字是ABCD化的，我爲什麽偏偏愛上拉丁化呢？一句話，G.R.的字形比不上Lat.的優美簡潔。隨便舉兩個例，「我」字和「你」字，在Lat.是wo和 ni ，但是照G.R.寫，要作 woo 和 nii；「可以」和「所以」在 Lat. 是 Koji 和 Soji，在 G.R. 却作 keeyii 和 suooyii，癰腫累贅，在一百個國語羅馬字裏恐怕倒有九十九個是如此的。至於它所以比不上Lat.的優美簡潔，最大的原因是受了區別四聲的累。

2 所謂「同音字」問題

拉丁化新文字的字形，雖已優美簡潔，多少還有問題。常常提起的便是「同音字」問題。同音異義的語詞有的固然需要在字形上有區別，有的却無需區別。地球周圍無限的空間，我們稱之爲「天」；地球自轉一次的時間，我們也稱之爲「天」；宇宙萬物的主宰，是「天」；風雲變幻的氣象也是「天」。語音上同是一個「天」，意義上則各各不同。它在老漢字——世界上字形最豐富的意符文字——也只有一個兩劃一撇一捺的「天」字而毫無區別。這並不是老漢字對老tian特別慳吝，實在是文字的經濟辦法。這是我們在區別同音字之前所要知道的一個要點。

要不要區別某一同音語詞的字形，先要問够用不够用，在彌君先生的文章裏已經說得明明白白。不過怎麼知道够用不够用，是很不容易回答的。我們只能說，要經過相當人數，相當時間的實驗之後，才能逐個逐個的解決。至於怎樣區別必需區別的同音字倒不妨預先籌劃，從長計議，以便完成「易用」的條件。

3 怎樣製造特別字

(1)aa, ee, ii, oo, uu, yy的重疊法一向幾乎被人看做製造特別字的唯一方法。不過這個方法有一個很大的缺點，就是它很容易破壞拉丁化方案音段清楚的優點。如 maai 字，爲什麼是個單音綴字而不是雙音綴字呢？Shaansi 爲什麼要讀作 Shan-si 而不讀 Sha-an-si 呢？現在有的這一類的特別字中，恐怕只有「婦」作 fuu，不犯這個毛病。

(2)子音字母重疊當然也可以。英文in跟inn的榜樣並不壞。不過英文as跟ass的例，却不可援，因爲 z, c, s 等字母，在我們是可以獨立構成音段的。像英文 lama, llama 式的區別，我看不大便利。(彌君先生把「媽騎馬」裏頭的「媽」寫作 mma,不能看作重疊法。它是江南話新文字 mma, mmeq 一類縮韻的寫法。)

(3)複合韻 i 又在拉丁化有兩個拚法——iou 和iu。有的人說，iou 是特別字。其實是同一音綴的兩種寫法。不過用途上一個較廣，一個較狹罷了。從 iou＝iu 這個等式，我們可以連類而得一種等式法。彌君先生提出的靜音法，跟等式法是相似的，只因爲他用了第一或第二個母音字母沒有聲音的法子，所以有些等式似乎還須斟酌。像 ea＝a, eo＝o,uo (?)＝o, oa＝a, oi＝ui 等等，我不很贊成。(「媽騎馬」的例子，我以爲「馬」不必作 mea, 可以倣「媽」作 mma 的方法，用 mar, 寫成 mma ki mar, 也能清楚)。ein＝en, oung＝ung, uei＝ui, uen＝en 幾個等式，我完全贊同。至於其餘的，我還不敢表示意見。在重疊法中，上行先生以爲 y應例外，我想等式法中似可添一 yu＝y 來替代。

(4) 粵音法適用的範圍既屬入聲字，我想與其照粵音分為 k, t, p 三種字尾，可否借用江南話的促音符號 q 來一個替代三個？

(5) 在 z, c, s, zh, ch, sh 等後面加 j 是一個好方法。我看，這個 j 不必當作特別界音，簡直可以把它當作 z, c, s, zh, ch, sh 等音段的賦形韻母看待。我常常感到，這幾個可以獨立的聲母需要一個掛名的韻母，在某種場合，出來擺擺樣。實在 shsh, shsh, shsh, shsh 的太不成「文」了。所以剛君先生的加 j 法最引起我的往復思量。

(6) ne 借作 ng 用，「鼓動」寫 gudune,「讓」寫 rhane, 我極端反對。ng 是一個聲母，用兩個子音字母來寫是合理的，用一個子音字母和一個母音字母來寫，不但不合理，並且又破壞了拉丁化方案音段清楚的優點。就美觀而論，英文的 love 與 rose 固然是美的，然而老漢字的「愛情」與「玫瑰」也是美的，新文字通行了 "aicing" 與 "meigui" 也一樣是美的。英文字末尾的 e 不見得是一朵鮮花。就是寫外來語或國際字的時候，那末尾的 e 也往往可省。例如，「星加坡」儘管可以寫 Singapor（不必 Singapore），「戳司淋」儘管寫 gasolin（不必 gasoline）。為適應我們拉丁化方案起見，英文式末尾的 e, 只能看作贅疣，割去為妙，斷沒有顛倒過來，借重它的理由。

（北方話方案基本音綴中所沒有的 ne, 我個人一向借它作為語助詞的「呢」用，因為我覺得，如果照規矩寫 "Ni-ni, zhengzai kan wodi wenzhang, Wo-ni, kanbugian ni." 似乎不如寫 "Ni ne, zhengzai kan wod wenzhang. Wo ne, kanbugian ni." 要見得清楚些。）

(7) 用 h 代 x, 我以為不必。倘若用 h 放在母音字母後面做特殊界音，倒也可以作為區別字形的一個方法。 ah=a, eh=e 一類的單母音可以； iah=ia, ieh=ie 一類的複合母音也可以。

4 採用特別字的條件

製造特別字的方法雖多，上行先生所謂『在何種條件之下，採用何種特別詞兒底寫法』也必需考慮。不過「規律性」的規律，不可以太簡略、太呆板。國語羅馬字用區別四聲的方法完全是規律性的。然而 G.R. 的失敗與它的規律性也很有關係。漢字語詞「新運」，作為新文字運動的縮寫，因為跟新生活運動容易發生誤會，於是改作「拉運」(拉丁化運動)。這麼一個歷程該是產生 Lat. 特別字一樣的途徑。我想特別字要屬於最常用或極罕用的語詞，以便減低筆誤的頻率。好比現有的特別字，iou 字，zaai 字，maai 大家都很熟習，因為他們都很常用。但是 baanz, yaanz, liiz 等字就要在下筆之前加以思索了，因為這幾個字不很常用，又不十分生僻。總之，這件事得慢慢兒

來。欲速則不達，茫茫滄滄定規律是危險的，要有流弊的。並且無論怎樣，它決不能一下子全部解決，只能局部的、個別的來解決的。

5 中國語數量名稱的副作用

文言『一衣一食』，在白話是『一件衣裳、一頓飯』。像「件」字「頓」字等等中國話裏的數量名稱是很值得注意的。寫新文字的時候，尤其要注意。因爲名詞前面的數量名稱是有區別同音字的作用的。剛君先生的同音字表裏頭，像「冰、兵、餅」，「鹿、路」「凳、戥」「魚、玉」「旗、棋」等等算不得嚴重的同音。一塊冰、一個兵、一張餅；這頭鹿、這條路；一張凳子、一桿戥子；那條魚、那塊玉；一面一面旗子、一只一只棋子。靠了「塊」「個」「張」「頭」「條」「桿」「面」「只」一類語詞的輔助，這些同音字都不至於纏混了。

6 當心 "Ladingxua"!

有過一位細心的人，學了拉丁化之後，寫信問當時的新文字月刊，拉丁化的「丁」字，照漢字音讀，應當拚作 ding，「拉丁化」一詞爲什麼不寫 "Ladingxua" 而寫 "Latinxua" 呢？對於這句問話，我想「中國語文」的讀者人人都會正確的回答它。遺憾的是一本北方話新文字 420 個基本音段檢漢字的檢字，加入了些「磅」「鎊」「噸」「氖」「鎳」一類的漢字，口頭上「國際化」、筆底下「Ladingxua」。

拿「布丁」作爲「補釘」的同音字，也是很可憾的。「布丁」是從英文而來的外來語，照它的原形 pudding 寫，哪會跟「補釘」的 buding 發生糾葛呢？

「磅」字，照它的字義，或寫 pound，或寫 point，或寫 pint，或寫 volt，「鎊」作 pound，「噸」作 ton，「氖」作 neon，「鎳」作 nikel。只要當心 "Ladingxua" 就可以增加不少新字形。

7 學術名詞和它的 Ortografie

「墊子」跟「電子」、「圓子」跟「原子」，固然都是同音詞兒。但是在新文字裏頭，「電子」和「原子」大可寫作 elektr n 和 atom，並且還似乎應當採用國際化的形式。試想講電子和原子的漢文本子，大多數都還附着西文原名的時候，我們拉丁化者更不必替漢譯盡推行的義務。學術無國界，學術名詞應當國際化。所成爲問題的，是它們的 ortografie 要怎樣才適應我們的方案罷了。

「氙」要寫 xenon，不作 shenon，我以爲理當如此，不待 h 代 x 而後可。否則新文字也要像漢字似的，先用「鱷」，後改「氳」，再改「氙」那樣無謂的多繞圈子。實

在國際字的字形，比字音爲重要。

「論理」在漢字也有稱「名學」的，也有稱「邏輯」的。在我們新文字者看起來，當然推「邏輯」最爲入眼。「邏輯」在英文作 logic, 在法文作 logique, 在德文作 Logik, 在 Esperanto 作 logiko, 內中德文和 Esperanto 的方式跟我們拉丁化方案最爲接近。不過我們的名詞，開頭不必像德文似的用大寫，結尾也不必像 Esperanto 似的加語部標記。「邏輯」寫作 logik, 再合式沒有。嫌「倫理」與「論理」同音，很可以改作 etik 和 logik。

我贊成 ABCD 式的拼音文字而不贊成速記式方案的另一個緣由，就因爲 ABCD 在世界上有許多現成的國際字可以供我們的取汲。如果我們對於國際字避之惟恐不及，那末何必拉丁化？至於國際字的 ortografie 問題，只要大家稍稍破費一些功夫，定一些準則，造一些字例，便可解決。它是新文字字形問題中最易解決，可以首先解決的一種。

8 數目字的字形

漢字的數目字，有「一二三四五……」，又有「壹貳叁肆伍……」。後者是適應事實要求而產生的。我覺得現在拉丁化的數目字裏頭，"i" "s" "u" 這三個還只能做「一」「四」「五」的用處，而不能發揮「壹」「肆」「伍」的功能。（ i 可以竄改成 ci, s 可以竄改成 sh. u 可以竄改成 liu 或 giu ）。即使把它們用大寫字母寫，一個 "S" 還是成問題的。我常常想，趁早把新文字的十個基本數字改作 ji, er, san, sj wu, liu, ci, ba, giu, shj,免得重演老漢字雙套數字的悲劇。並且這個問題如果能得解決，那末 z, c, s, r, zh, ch, sh, rh 的賦形韻母問題也可以連帶的得到解決。（ sj 和 shj 用 "j" 是從劉君先生的加 j 法的。是否一定用 j ，我並無成見。如果認 er 不好，那末可以用 liang 。總之，我只要求，缺陷是要彌補的。）

還有一千銀子的「千」跟一錢銀子的「錢」同用一個 cian, 似乎不大好。銀子現在雖則不用了，但是基數和名數都是指明數量的字，用同音而又同形的字，恐怕不十分清楚。我想，「千」改作 cien ，要好些。

如果上面所說的幾個數目字都能改良一過，那末『一千年以前』不至於再寫成 "ician nian ician"那種可憐的樣子了。

9 區別形容詞與副詞字尾的新法

形容詞與副詞在字形上能有區別當然比沒有區別爲好。不過副詞用-dii 以別於形容詞的 -di, 我從不願意跟着學樣。自從有人把形容詞的『的』改寫 -d 之後，我曾經跟着

試驗，並無流弊。並且從此新文字的字形可以脫離老漢字的陰影而獨立。

「我們」大家本來寫作 womn（不是 women），「我的」自然可以寫作 wod（不必 wodi），正是同一原理。有人以爲只有北平話說 -d 而不願意更改，我有點兒奇怪。北平話是中國話，也是北方話，我們絕對沒有排斥它的理由。何況何嘗只有北平話說-d 呢！

如果形容詞末尾綴 d，那末副詞就可以用字樣兒自然的 -di，不必再寫過於觸目的 -dii 了。

本來在副詞末一音綴的 di 後面多寫一個 i，無非要有一個詞性的標記罷了。現在把形容詞末一音節的 di，省寫一個 i，只剩一個 d 作爲形容詞的標記，可以說再明顯沒有了。並且附帶的「大的」(dad)、「大地」(dadi)、「小的」(siaod)跟「小弟」(siaodi)從此都有區別。在我看來，還是很上算的。

10 詞彙貧乏的由來

文字固然是紀錄語言的。但是一種語言有了文字來紀錄以後，它的發展就大受文字的影響。就詞彙而論，打開任何一種文字的字典，字數最多的總是名詞。名詞數量的增加多半是筆尖上造出來的，不是口頭上生出來的。一切法制上的名稱、學術上的名稱、以至現代新出商品的名稱，都是如此。這些名詞在製造的時候都是依據當時習用的文字推敲出來的。所以在習用漢字的現在，新文字的詞彙當然比不上漢字的豐富。像「戒嚴、解嚴」「會章、會長」「知覺、直覺、直角」一類的同音字，我們根本沒有製造特別字、特意接受他們的必要。新文字文章裏寫幾個漢字也不要緊，好比漢字文裏可以夾寫英文字，英文裏可以夾雜拉丁字一樣。照漢字音讀寫出來也可以，給它一個機會，看它有沒有生存的能力。總之，語言文字是善變的。新字新語時時在生長出來，過時的語詞成爲古稱或舊名。明白了這一點，我們對於詞彙貧乏可以不必耽憂，而怎樣豐富語彙，也不一定要完全依賴漢字了。

從前老派的學者，研究方言，喜歡考證出最初的漢字根據。譬如，口語的bi(屄)，他們要說，歷來是「牝」。現在新文字研究者似乎也有一種風氣，字字但求有漢字的「原文」可舉。流弊所至，我曾經在 Sh. S. W. I. 的會報上，看見他們的宣傳部向會 "xuaxua" 的同志徵求 "xuixui" 的圖案。"xuixui" "xuaxua"，煞是好看。所以我對於字形問題的最後一點感想，是：我和你，習於漢字生活的，大家筆下留神。消極的不要不擇字面，積極的要培養新的表白方法。

11 要區別的同音字

我用新文字寫作的時候極少，所看的書報也極少，所以發覺急需區別的同音字也就不多。在剛君先生所發現的同音字裏頭，下面的幾組我附議要有區別。

單音的：堆、隊、對　搖、咬、要　看、砍、嵌　剩、省　書、樹　推、退

多音的：出去、除去　達到、打倒　想像、相像、想想　包圍、保衛　突然、徒然　中心、重心　知道、指導　試驗、實驗　同一的、統一的

（第一音段是 i 的詞兒暫不列入）

後記——這篇雜感是在二月裏寫的。寫好了，我等着，想看到了第四期「中國語文」之後，寄給編者。不幸三月初患了白喉，我在工部局隔離醫院與外界隔離了五個星期。出院回家以後，看到第四期上的拉運情報，我得以知道 Sh. S. W. I. 已經動員會友 30 餘人，購置卡片十萬餘張，積極做同音字研究的工作。這樣實幹的精神，叫人眞是感動。我這篇說空話的文章一時也不想發表了。祇是在醫院裏所得的印象還在我腦子裏打迴旋。工部局隔離醫院的院址本來是在虹口，八一三之後搬在格致公學的校舍裏。「格致」這個詞兒的意義，和我同病房的幾個中學生都不曉得。那所「格致公學」的「格致」雖則是英譯 polytechnic 的漢譯，一般地說，「格致」是 science 的舊譯，是「科學」的舊稱。還有醫院裏的員役稱他們的 matron 爲「當手」，我想工部局的華文公報上也許是作「院長」。一般也說，「當手」是「經理」的舊稱。新陳代謝，有時髦的詞兒、有腐朽的詞兒。我在上面『詞彙貧乏的由來』一節裏說到過 neologism 與 arkaism 的消長，形成語文的生長，這兒又得到了具體的證明。因此我更覺得，一切語文的設計決不能一勞而永逸。我所謂字形問題亦已不限於同音字的範圍，所以終於又寄給「中國語文」了。

再談字形問題

剛　君

兩三年以前，我曾下了一些功夫將語詞調查過一番，因受個人能力所限制，不能像目下上新會研究部那樣大刀闊斧地幹，然而所統計得的同音字也有一千之譜。其中包括普通語六百上下；人名二百左右，和地名二百强。後來約有一年不理，將此統計擱在一邊逐漸忘了。八一三戰事發生後，拉運又蓬勃了起來；同時也把我研究拉丁化的興趣重

新掀起。再去翻閱舊稿，已散失不少。人名的一部份只剩了最後一張，僅二三人。地名的全在。普通用語方面尚存的也還不少。我把普通用語的整理了一下，在「中國語文」第二期批露了出來。該文較舊文少：分寫法、引用法、古音法三種。中間一種已由 Zo Siu 先生在第六期補充了，所遺漏未佈的還有兩種：分寫法，如「種痘」作 Zhungdou，而「種豆」作 Zhung dou；古音法，如「停止」作 tingzh，而「停滯」作 tingdei 。分寫法至今還覺可用，至於古音法已自動反對了。

我對於字形問題有很多偏執的地方，很需要向大家請教 。 為了明顯 ， 我分段來說明。

（一）論字音和字形

提到字形給予人的感覺問題，總要涉到美學上去，因為印象問題本是在美學範疇之內的。

我所談的形聲意是字組成要素，是從應用方面來觀察的。上行先生在第三期『談談「字形問題」』：一文中說：『意義既不是「形」產生出來，也不是「音」產生出來。』換句話說，就是，我們不說話不寫字也同樣能表示複雜的意義來。此話是否合理也不須辯論了。

現在的問題是，聲音本身有沒有意義，和字形的美由什麼而產生。

我反對「音義說」，我否認聲音本身有意義的理論，正和上行先生的意見相同。我們稱「圖」為 xua ，這 xua 就代表「圖」；稱「言語」為 xua，這就代表「言語」；稱「變」為 xua ，這 xua 就代表「變」。我們若要確定指明它是一件什麼東西，「社會基礎」並不夠，還需要「上下文」。 要看這 xua 和句子中的其它的關係如何，由語意的關係上來領悟牠代表什麼。所以意義雖不即是聲音，但它的「產生」確需要聲音的表現，需要由許多連接的字音表達出來。上行先生的理論似乎稍微歪曲了一點。一個是本身性質問題，一個是表達方法問題，二者是不能混亂的。

意義既然須許多聲音來表達，那麼單獨的音就表達不出了麼？我的回答是「不錯」，我們若祇說 xua ，沒人能了解。那麼，當我們需要用一個字（如「xua」）來做字典注解或做小說的標題時候怎麼辦呢？例如高爾基的「海燕」不會被人誤解作「害眼」（北方話，「生眼病」的意思）。關於這個問題 ， 目前的 L. S. 解決不了， G· R. 倒可以解決了 。至於「畫」同「話」， L. S. 和 G. R. 都解決不了 ，祇有漢字能解決 。 至於「水牛」（有「天牛」、「蝸牛」和「會泅水的一種牛」 三個解釋）、「太陽」（日頭、顳骨），連漢字也解決不了了。在這個時候，就要用用字形了。第一個「水牛」得寫「蛛蚌」，第二個「水蚌」，第三個照舊。那麼，在應用方面講來，這時候字形就可

以「產生」意義了。所以，我們需要字形。（漢字中同音機會少，所以不必再分了）。

如果有倆人都生得一樣的面孔，着了一樣的服裝，縱使某甲是「楊虎」，某乙是「孔丘」，你對它也分不出好惡感的。一件事物外表給人的印象由它本身對人的關係來決定，但若兩件不同事物具有同一的外表時，本性往往卽被人錯覺了，因爲人的眼祇會觀察外表的。那時候，也許孔丘會挨人打而楊虎反受人禮待。同樣「畫、化、話」若祇有一個面孔，人受到的印象也不固定了，它所令人產生的聯想作用對象也不固定了，卽是該字的表現力減弱、不明晰、而缺少了文字的美。初創的文字雖不急求美，而不浪費讀者思索並幫助悟性的字形至少是需要的。Aicing 和 meigni 也許美，但其他不清楚的字，如 Meilidi,（沒理的、美麗的）Weiwudi（威武的、唯物的）等，Zo Siu 先生，我想總是分一分好吧！

（二）關於利用定準詞

Zo Siu 先生在雜感中提出「天」字來比喻，我認爲不很適當。因爲那許多意義乃是由一個意義引伸而成的相近的意義，和「畫、話」「包圍、保衛」等截然不同。

我上次所舉出的同音字是選而又選，挑而又挑，剩下來的，並且是曾再三做句子試驗過，覺得必得分清的。就是加定準詞的方法，我也曾想到過，如「一尾魚」「一塊玉」「一陣雨」等。但這不是解決的正途。在字典上固然可以用，而在一般應用上確確「使不得」。譬如 Y limian iou y.（雨裏面有魚）你決不應寫作 izhen y limian iou gitiao y。『他身上配着一條小白 y，』你知道這是「玉」不是「魚」？『來了一輛 bing 車，上面有很多 bing』。試問這個 bing（兵、冰)的定準詞怎樣加法？『你的 bing 好了，這 bing 太凉，你別吃。』第一個 bing 是「病」呢還是「餅」？第二個 bing 是「餅」呢還是「冰」？定準詞可以加麼？請將「姨子、胰子、椅子」，加在下面的句子中去：

『他坐在椅子上替他的 iz 洗衣服，iz 一滑，iz 跌下一交。』

在這裏要加定準詞麼？似乎不大好。因此 Zo Siu 先生所說的『這些同音字不至於纏混了』一句話祇能用於編字典時，作文時若要這樣對付，未免太不像話了吧！

在說話的時候，除掉用上下文來決定字義，並且還要手勢和表情來幫助。字面上沒有手勢和表情，但我們又不應和『城頭上出棺材』似地兜大圈子說。那樣祇靠定準詞終嫌費事，並且有些『削足適履』因此我想，與其注重定準詞的功能，不如注重字形的功能來得可靠，而直截了當。

（三）爲什麼不利用四聲

我所調查得的同音字中，有十分之八九是因爲四聲不分而纏混的。最初我曾想和黎氏說的『兜了一個圈子又回到了原地方』似的仍採用標四聲的方法。但經過考慮之後，便又改變了態度。我不用四聲的理由有三：

一、四聲規則沒法定　若用一地方方言，可以就該地的四聲來標。現在的所謂北方話是包括很多方言的，方言間四聲變化的不規則，就是大障礙。例如「跑」字還是依河北音標上聲好呢？還是依長江官音標平聲好？若還硬規定一個規則，豈不又『請君入甕』入了『國音京調』的老圈子？

二、分法太複雜　四聲祇是就北方話而言的，過了長江就成了五聲、七聲；再到珠江又加到了八聲九聲。那麼拼法就要制定八九種；而同音字（除 shsh 一例）平常不同是兩三個。要那些贅疣幹嘛？

退一步說，我們且尊崇北方話，祇標四聲或五聲。結果不是成了「滿臉麻子」便成了「牽絲攀藤」，文字成了實驗室裏的錄音符，豈不討厭。

三、四聲可以自然讀出　許多上海人並沒研究過「京調」，可是他們拿起「大衆報」來，也能讀他一個八九不離十的。書上的字就是嘴上的話。嘴上的話天天說着，誰還不知道哪字讀多高？一定要勞您「四聲符號」老人家的駕來指教麼？

至於新字呢？新字就是嘴上不大說的字，新造的或新借來的字。既然是未曾普遍用過的新字，不如乾脆來個平仄不分、愛怎麼唸就怎麼唸、豈不是個無罣礙、無上等等咒？

有這幾個理由，我就覺着，標四聲法太笨，不如標字形。

（四）也可以利用四聲

話雖如上所說，我們不主「拼」四聲。但此不過是偷懶之舉，終不是理直氣壯的事，我們終是委曲了事實。爲了做的好一點，我認爲有時可以利用四聲。

我認爲我們所做的工作，應比較國羅更合乎事實。譬如 an 的去聲，a 音的長度等於 n 的二倍，在國羅中却寫作 ann，豈不荒唐之至，可見他們並未標四聲，不過借四聲的分類法來識別同音字罷了。而在拉丁化中呢，有幾個特別字拼得非常好。如 ai 的上聲，i 短於 a，「買」字便拼成 maai；iu 的平聲、去聲字較上聲爲合口，所以「油」「又」作 iu 而「有」作 iou，這都是國羅中所絕對沒有的合語音學的優點，在可能範圍中，我們應當去發揚牠。

此外南方的入聲（促音）和江南的濁聲（下平、下去）都可在注字形時利用。如「獅子」作 shz 而「虱子」作 shetz。「上海化」作 Shangxaixua，而「上海話」作 shangxaihua（h 兼作二音用，在北方話中單獨用時，可以和 x 發相同的音。）

這樣，一方面可以塞住攻擊者的嘴吧；另一方面還可以加速促進語言之統一。

（五）小小技術問題

我之所以將「馬」拚作 mea，是因爲在華北有若干縣份將 a 的上聲字讀得不那樣開口，後來我閱到瞿秋白先生的文章中，見到他也規定如此，我便這樣決定了。至於妥當與否，還要請大衆討論定奪。

至於利用重疊聲母，我覺得非常好，不過有時要發生困難的，如 zz，ss，cc，將要被人讀成兩個音；sh, ch, zh 也跟本不能重疊，而 z, s, c, zh, sh, ch 的同音字特別多，我想除 j 之外，再造一個無音字母，如意大利的字形字母 h，好否？

我絕對不贊成以 h 代江南話的濁音，此音應另設法標出，因爲我在標音時，常常發生困難，例如寫湖南話的「城」時就討厭了。h 在一字中既要代舌上音，又要代濁音，成什麼話？h 的用法在各國中，合計不下二十種，所以在中國拚音字中，也可盡量利用 h，但須顧到唯一的條件（用法不衝突）才成。

北方話的 ch, sh, zh, ng 極不美觀，如一個「爽」字要寫成 shuang，既累贅又難看，因此我主張另造 ẑ, ĉ, ŝ, ŋ 四字母（即使用英法打字機，也可以換字模）。如「爽」可以拚成很好看的 ŝuaŋ。

什麼是同音字問題和怎麼樣解決牠

上　行

同音字問題到底是一個怎麼樣的問題？這問題怎樣才能得到合理的解決？這兩個疑問，是今天關心拉丁化的人們所急於要瞭解的。堅持中國文字不應該改革的最後一個堡壘，就是漢字一旦改成拚音文字之後，不管拚音的方案是國語羅馬字也罷，拉丁化也罷，什麼什麼也罷，只要是拚音文字，就免不了要發生同音字問題。國語羅馬字也曾經被人拿同音字問題責難過，可是等拉丁化一起來，國語羅馬字居然拿牠當作進攻的武器了。同音字問題，由來已久，現在已經到不得不作一番總清算的時候。

我在本刊第三期寫的一篇短文裏，曾經大略的談起了同音字問題和牠的解決方法，現在覺得我所要說的話還沒有說清楚，有再加補充的必要。另一方面，我們在討論中，出現了一種新的見解，認爲拉丁化的同音字問題，就是字形不够的問題，解決問題的主

要方法，就是規定特別寫法，擴充字形。這種新見解，我以爲有考慮的餘地，上次雖然也曾加以批評，但說得太不透澈。現在都想來說個痛快。

拉丁化字形不夠？

我們現在先說字形够用不够用的問題。爲什麽說拉丁化字形不够用呢？因爲拉丁化的字形『太少』，沒有能够『明顯得和漢字一樣或超過漢字的程度』，因爲拉丁化同音字『非常之多』，因爲拉丁化不能翻譯「嵯峨」、「懸崖」和「蕩漾」！

拉丁化字形『太少』，這『太少』兩個字的根據，大約是因爲北方話拉丁化只有四百多個音段，而漢字通常用的就有四萬多個單字的原故。可是拿漢字的一個單字同拉丁化的一個音段來比較，是太滑稽的。漢字是用眼睛看的象形文字，因此牠不得不靠繁複的字形來表達意義；拉丁化是本質跟漢字完全不同的拼音文字，因此在原則上，牠只要有了足够的字母，來拼寫語言，就能够盡善盡美的表達意義。拉丁化只有四百多個音段，那是因爲牠只可能也只需要四百多個音段的原故。

把一個音段作爲一個字形，這是很大的錯誤。拼音文字的字形是無限制的，如果需要的話，四百個音段可以造成十六萬個兩音段的字眼，六千四百萬個三音段的字眼。並且字形的增加，一點也不會引起學習的困難，這是拼音文字的奧妙，象形文字望塵莫及的地方。

北方話拉丁化只有四百多個音段，絲毫沒有可以批評的地方。漢字的四萬多個，除了使中國人永遠沒法掃除文盲外，除了讓少數文人學子去舞文弄墨外，沒有半點好處。

眞正白話文中的漢字，跟四書五經中的漢字，本質上完全不相同。眞正白話文中的一個漢字，跟拼音文字中的一個音段，並沒有多大差別。因此過去文化界曾經提倡過別字運動。別字運動的最高理想，就是使漢字無形中變成方塊的「拼音文字」，把四萬個漢字改成四百個，每一個充當一個音段的職務。漢字如果是爲了寫古文，四萬個還是太少了；如果是寫眞正的白話文，眞是太多了。拉丁化的四百個音段呢，却是不多不少，剛剛好。

然而字形也會有不够的時候，這就是把四書五經，把林琴南、梁啓超等等的文言文，把胡適之、徐志摩等等的白話文去按字「拉丁化」的時候，因爲他們的文章，不管文言文也好，白話文也好，總之，都是眼睛看的漢字文，而拉丁化要寫的却是大衆語文。

歸根結底，問題不在字形够或不够。問題是：怎樣辨別或避免口語中的同音字？怎樣辨別或避免從漢字字彙中吸收來的同音字？歸併起來，仍舊是同音字問題而不是字形不够的問題。

或者有人問：同音字問題跟字形不够問題不一樣嗎？當然是不一樣的。只有在把同

音字問題看作是字形不够的結果，把擴充字形即制定特別寫法看作是解決同音字問題的主要方法的前提之下，才可以說這兩個問題是同樣的。可是誰曾經證明這個前提是正確的呢？

同音字問題是一個過渡階段的問題

全世界沒有一種沒有同音字的拚音文字，而且同音字彙的數量也未必比中文拉丁化較少，就是人造的世界語，也不免有同音字：由此看來，只要混淆的可能不多，同音而異義，正是文字的經濟辦法。有些人往往喜歡費盡腦筋，找出一些同音字來，編成什麼「買媽」「賣媽」的狗屁句子來譏笑拉丁化；譏笑之後，還揚揚自得；可是受譏笑的却不是拉丁化，而是譏笑者自己。

從眼睛看的文字一變而爲拚音文字，同音字問題是這過程中必然產生的問題。眼睛看的文字在造字的時候，只管眼睛看了順眼不順眼，不管聽了明白不明白，同音字就糊糊塗塗的「戒嚴、解嚴」，「原因、遠因」，「漫畫、漫話」，「意義、異議」地產生出來了。可是產生的時候儘管糊塗產生，一經口語的考驗，這些字眼能不能立脚，就成疑問。混淆的可能太多的同音字，經口語的經常應用，就自然而然的淘汰了。所以現在存在同音字最多的不是口語。拉丁化要吸收他們的語彙，就不能不面對着這個同音字問題。

拉丁化的同音字問題，就是在過渡階段、怎樣吸收漢字語彙、而避免或辨別同音字的問題。

在漢字爲主、拉丁化爲副的階段，同音字可能繼續產生。

在漢字失掉主宰地位之後，在拚音文字的世界，同音字就不會再產生了。

特別寫法是解決同音字問題的主要辦法嗎？

拚音文字旣然有同音字問題？怎樣解決牠呢？國語羅馬字用標四聲的方法，可是這方法已經不止一次的被批評過，並且事實上標四聲本身，已成爲國語羅馬字的致命缺點。我們不必再白費功夫來嘵嘵不休。

拉丁化採用了什麼方法而且應該採用哪樣的方法呢？有些人說了：『這就是規定特別寫法，擴充字形。拉丁化已經採用過這方法，而且是應該把牠看作主要的方法來採用。』這話對嗎？不對！拉丁化一向在同音字問題上說的話是：在口語中，因爲上下文的關係，同音字發生混淆的可能很少。如果有成問題的同音字，可以換一個同意義的複音詞或別的詞兒代替。最不得已的時候，才用特別寫法。這就是爲什麼特別寫法至今只有十個左右，而沒有大量生產的原因。

特別寫法只能算是一個救急的臨時辦法。牠的缺點非常多：第一、牠不能根本解決同音字問題，即使在書面上解決了，但口語中的同音字仍舊繼續存在。譬如「山西」和「陝西」這一對同音字，本來在口語中也是要纒夾二的，現在雖則字形有了區別，在口語中還是要纒夾二下去的；其餘的例子像「李子、栗子」，「園子、院子」也都是如此。第二、同音而不同形，用不同的形狀來代表不同的意義，形、義之間又沒有自然結合的規律，於是一個特別寫法就等於一個漢字，我們要瞭解這個特別寫法，就得記住在背後扮鬼臉的漢字。每一個特別寫法，加重學習者一分負担，這樣的方法，還可以認為是理想的方法嗎？第三、用特別寫法作為唯一的解決同音字的方法，我可以說，決不能貫徹到底，因為牠有實際的困難，使牠不能肅清所有的同音字。Shsh 一個音，代表了十四個同音字（當然連死了的文言詞兒在內），可是誰有本領把 Shsh 扮成十四個模樣兒呢？就算相信誰有這個本領吧，那麼記住這十四個同音字的漢字寫法不是更乾脆些？最後，規定特別寫法的最大缺點，就因為牠是一個使漢字借屍還魂的方法。牠讓拉丁化永遠坐在漢字的懷裏咬住了漢字的奶，非但不能脫離漢字成長起來，而且連漢字的毒汁都吮吸進了肚子，除了一天天瘦弱下去外，沒有別的前途。而漢字呢？却可以藉此大踏步刺進拉丁化的陣營！

總之，同音字問題決不是因為字形不够才產生的，擴充字形，不可能也不應該用來作為解決同音字問題的主要方法。

同音字問題到底怎樣解決？

大衆在口語中怎樣解決牠，我們在拉丁化中也怎樣解決牠。這是我們解決問題的原則。口語中不是靠字形來解決的，因此我們也不靠字形；口語中靠字音解決問題，我們也靠字音來解決。

有人說了，口語是靠四聲來解決的，我們還是學國語羅馬字吧。可是事實上四聲眞解決得了同音字問題嗎？大衆在口語中是靠四聲解決的嗎？我看事情不是這樣，靠四聲解決問題，只是咬文嚼字之流而已。「李、黎」，「劉、柳」都可以分四聲的，但當我們請教尊姓大名的時候，光靠咬準四聲，够不够了呢？我看是不够的。而且將來在民族統一語中，也不能靠四聲來分辨的。我們不妨再舉一些例子：「買、賣」是可以分四聲的，一個是上聲，一個是去聲，可是聲調的區別，只有在故意纒夾二的時候才利用，在市場上，一會兒賣，一會兒買，而賣與買的進出很大，這時候靠聲調就決不够。分辨法是這樣的：

製造新字眼：

買——收買、吃進

賣——出賣、拋出、脫手

加補助詞，變成多音段：

買——買進、買到、買來、買回來、買進來

賣——賣出、賣掉、賣去、賣出去

同音字〔戒嚴、解嚴、戒烟〕在口語中是這樣分清楚的：

戒嚴——戒嚴

解嚴——取消戒嚴、不戒嚴了

戒煙——戒雅片煙，戒掉雅片烟

這兩個例子，說明口語中解決同音字問題的方法。把這種方法歸納起來不外下面這幾種：

（1）單音段的改多音段的：

我們拿 i 這個音段來舉例：

衣——衣服、衣裳、穿衣、穿衣服

依——依賴、依靠、依照

醫——醫治、看病、醫生

一——一個、一次、一下子（加定準詞）

移——移動

姨——姨母、姨父、阿姨

宜——合適

疑——懷疑、疑心、疑問、疑難

易——容易

益——益處、好處

異——兩樣、不同

議——商議、議論

譯——翻譯

憶——回憶、回想

縊——上吊

……………………

（2）多音段的掉換：

種豆、種痘——種豆、種牛痘

一心、疑心——一心一意、疑心

鴨子、啞子——鴨子、啞吧

突然、徒然——忽然（或 turhan ）、徒然（或沒用）

報酬、報仇——酬勞、報仇

疲乏、批發——疲倦、批發

自問、自刎——自己問自己、自己用刀子殺死自己

利益、離異——利益、離婚

飛機廠、飛機場——飛機製造廠、飛機場

工資、公子——工錢、公子

大事、大使、大師、打食——大事情、大使、大師父、找東西吃

……………………………

（3）文言詞兒改口頭詞兒：

不得意、不得已——不稱心（不高興）、沒法兒

無理、物理——不講理、物理

誤會、汚穢——誤會 angzang

受課、授課——上課（或聽講）、教書

保衛、包圍——保衛（或保護）、圍困

（4）譯名改用原文：

論理、倫理—— logik、etik

布丁、補釘—— pudding、補釘

質子、電子——質子、elektron

圓子、原子——圓子、atom

上面這些，具體說明了口語中辨別同音字的方法，這種方法，最可靠，也就是最配拉丁化採用的方法，值得我們作仔細的研究。即使是一點小現象，也很重要。譬如口語中往往爲使口齒淸楚起見，把一些虛字眼輕輕略過，這就是讀輕聲字的現象；又如說話，有時說得快了，會把音合起來，變成另一個音，這就是『部位的同化作用』。我們爲了使文字生動活潑，這些變化都可以在文字中用特別寫法表現出來。我舉一些例子在下面：

的	改作	-d	例如	xuangd（黃的）
了	改作	-l	例如	liaol ig'an sinsh（了了一件心事）
呢	改作	-ne	例如	ni-ne（你呢）
個	改作	-ge	例如	ige（一個）
那	改作	ne	例如	nege（那個）
那麼	改作	neme		

怎麼　改作　zemê
甚麼　改作　sheme
沒　改作　mej　例如　mej lai（沒來）
沒有　改作　mejou
沒得　改作　mede
一點兒　改作　idiar
一會兒　改作　ixuer

中國語文的整理和發展

迭　肯

（一）漢字對於中國語言的影響

文字本來是語言的符號，每一個字代表一個口語的音和義。照理，二者應是平行進展的。可是漢字由象形而會意而指事，都只在圖畫文字或圖案文的一個圈子內發展。而可以用圖案或符號來表示的「實象」、「虛象」、「變象」或「借象」，到底有限，所以所造的象形字、會意字和指事字也不多。照許氏說文中九千三百五十三個漢字分類起來，上述的三種字還不到全數的百分之二十。表形字的發展既然受了限制，則只有向表音方面另找出路，於是又發明了「形聲」一格。形聲一發明，漢字的發展便有了廣大的範圍，所以在許氏說文的九千三百五十三字中，形聲字倒佔了百分之八十以上。「形聲」的發明，使漢字走上了一條新的大道，可是這條大道一走上，便永遠走不到拼音文字的領域，因為漢字的表音只是「諧聲」「轉注」和「假借」而已，卻不是拼音。既然不是拼音，漢字只得永遠成為單音字，而口語卻有多音節的，於是中國的文字和語言便分了家。

漢字不但為了是單音節和口語分了家，而且因為是有形無音的「啞字」，所以它的發音便隨着各地不同的方言而發出不同的聲音來。同樣一個字可以隨各地的方言而讀成不同的音，不但中國人可讀，而且外國人也可照他們的語音讀出來，這確是漢字的特點，正如阿拉伯碼子的1234，英國人可讀為wʌn: tu: sri: fo:，法國人可讀為 œ̃ dǝ trwa katr，德國人可讀為 ain tsvai drai fir、。中國人可讀為 i r san s，所以山

東人和廣東人，或上海人和福建人，面對面不能通話的時候，一把話語用漢字寫出來，認識漢字的人大家都能看得清，讀得出，且能明白各人的意思。但是在另一方面，也正因漢字有這個特點，害得中國的語言永無統一的希望。所以中國的文字和各地的語言又因此永遠不得重圓。

漢字既是單音，單音的範圍自然是極狹小的，誰有本領能發出幾千幾萬不同的單音呢？即到今日北平音也不過四百個，這怎麼够用呢？那末這同音的問題怎麼解決呢？語言方面便採用了「複音」的方法，例如你說"i"，我自然不懂，便問你什麼"i"，你便說"ifu"的"i"，"ikao"的"i"，或說"ibing"的"i"，"iz"，的"i"。漢字却不必用複音，它可改變字形來解決同音問題，同是一個"i"音，可有「衣」、「依」、「醫」、「椅」等不同的字形。這樣幾百個單音可有幾萬個字形，這又是漢字的特點。然而口語（雖可用手勢）却不能像漢字一樣地自由發展「音形」，中國的文字和語言，在發展的過程中又因此只得分道揚鑣。

一切的發展照理應當向外擴充，例如單音語擴充而爲雙音語、三音語甚至四音語，這樣的發展才有無窮的前途。而漢字和漢字所寫成的文章，在發展的過程中却取了一個相反的方向，它不是向外擴充，而是『向內鑽』 四個音節不如三個音節，三個音節不如兩個音節，兩個音節不如一個音節。同樣的一句話，用五個字不如用四個字，用四個字不如用三個字，最好能只用一個字。『你到那裏去』不如『汝何往』來得簡老，『把自己的女兒許配給他』不如『以女妻之』來得古雅。所謂「簡老」、「古雅」便是『鑽得緊』的意思。漢字不能用拼音的方法向外擴充，於是只得向內鑽，向內鑽自然會鑽入末路。單音字的發展，到了四百個單音爲限，已是鑽入死路了，却還想死裏逃生，再鑽進去，於是鑽入了四聲的絕路，再也不能鑽下去了。

中國的語言和文字既已分道揚鑣，則漢字雖已鑽入了絕路，而中國的口語既然採取了複音制向外發展，到了今日應已走上了光明的大道罷。然而不然，中國的口語只走上了「微明的」大道，却還未踏進「光明的」大道。因爲中國的語言和文字雖然早已分了手，各走各的路，而二者之間却繫了一條繩索，口語要向前走去，漢字的繩索却把它拖住了。因此，中國的口語不能大胆地採用複音制，所採用的只是「半複音制」或「近複音制」而已。而且因爲受了漢字的牽制 ，在向外發展的進程中 ，有時也有向內鑽的事實。因此，即在口語中還留着很多的單音語和同音語。許多同音的單音語在口語中已變爲雙音語，而同音的雙音語還不敢再改爲三音語或四音語。這種事實在採用或翻譯外來語時更可以看出來，例如口語也跟着漢字說「種痘」、「戒煙」、「飛機廠」，而不大肯淸淸楚楚地說「種牛痘」、「戒雅片烟」、「飛機製造廠」。"Sandwich"，"ice-cream"'steam"，譯成中文變成「三泥治」、「冰淇淋」、「水汀」。William

Shakespeare 到了中國，變成「莎氏比亞」像煞是姓莎名比亞字威廉，於是再變而爲「莎翁」。William Shakespeare 怎麼會稱做「莎翁」呢？因爲我們既用漢字翻譯，便依照漢字向內鑽的一貫作風，把 Wi-l-liam Sha-ke-s-pea-re 這許多聲母和韻母縮成了兩個音。如能縮成一個音則更好了。你如不信，且看"Gone with Wind"不是縮成了一個「飄」字麼？這「飄」字雖是漢字，但當我去買那本書時，不是要說買一本飄麼？這樣一來，那本書的口語名字不也是「飄」麼？語言天天在發展着，外來語也越來越多，但是若以漢字爲媒介，則將來新增的語言，尤其是外來語，勢必照樣會「水汀」下去或「飄」下去了。

可是中國語言的不能統一和複音的不發達，以致不能立卽改用拼音文字，大半是受了拼音制的啞字的牽累，而中國語法的不精密，也是漢字向內鑽的一種結果。因此，我們如果希望中國語言統一，複音發達，語法精密化，非設法把中國的語文從漢字的束縛中解放出來不可。

（二）拼音文字的難關

推行漢字拉丁化的先生們常引土耳其和蘇聯採用拉丁化的例子來證明拉運成功之速，以爲他們一採用拉丁化，文字問題便解決了，文盲也掃除了，中國如果也能採用拉丁化，則中國的語文問題亦必能在短時期立可解決。其實，這是一個似是而非的推論。漢字拉丁化的成功決不會像土耳其或蘇聯那樣容易，因爲我們的問題不在拼音字母的好不好，而在中國語言的精密不精密。我已說過，不但漢字是單音的，便是中國的口語也只是「半複音」或「近複音」的而已。複音不發達，同音字和同音語便難免，同音字和同音語不解決，拉丁文字決不能成功。阿拉伯文和俄文本是拼音文字，土耳其語、蘇聯各民族的方言本是複音，他們採用拉丁化只是改換一種字母而已。正如穿草鞋的人換上了一雙皮鞋；或開舊式汽車的人改開新式汽車，並無多大的困難，而在中國，問題不在草鞋或皮鞋，而在穿鞋人的「三寸金蓮」；不在汽車的新舊，而在街道的狹小彎曲。所以我們的先決問題是「放足運動」或「築路運動」，那便是中國語文的整理和發展。

假如當初的注音字母或國語羅馬字，眞的被採用了，而且代替了漢字來寫文章，假如到了某時注音字母或國語羅馬字已成爲中國通用的文字，到了這時，中國的語文才始可和土耳其或蘇聯在未採用拉丁化的前夕的情形相似。然而所謂「某時」，還須待諸將來，注音字母和國語羅馬字都沒有盡其使命，來整理中國的語文得以成爲可以改用拉丁化的狀態。注音字母一逢到同音字的難關，便縮回了頭，撕破了原來的旗號，改稱「注音符號」，專作注讀漢字之用，到了今日變成了『一個可有可無的裝飾品』（吳敬恒語）。國語羅馬字一逢到同音字的難關，根本沒有胆量來整理和發展中國的語文，也不

想攻破這道難關，却投入了漢字的懷抱，一同『向內鑽』，鑽入了四聲的牛角尖，再也回不出頭來。『有人問我：國語羅馬字多咎可以通行？我說：如果代替漢字，總得五百年後。這是一個理想的中數，因爲疑古先生以爲只要一百年，而吳稚暉先生曾經說要一千年。』（黎錦熙語）

所謂可有可無的裝飾品，所謂一百年、五百年、或一千年可以通行，這些文字改革家所鬧的是什麼呢？還不是鬧着草鞋、皮鞋麼？還不是鬧着車子的新舊麼？拉丁化若不着着實實地幹些「放足運動」或「築路運動」，將來也不過在中國多一種注音符號而已。

我並不是拉運同志，也不一定主張以拉丁字母來代替漢字，因爲我的數年來的研究不得不使我相信：主要的問題不在用什麼字母，而在如何整理和發展中國語言。換言之，我們的語言不應停滯在單音節的原始階段，而須向前發展，擴充複音語來攻破同音的單音語的難關。至於採用什麼字母倒是次要問題，注音字母也好，羅馬字也好，韋特注音也好，甚至豆芽字母、草鞋字母無一不可，只要它是不附屬於漢字的拼音文字都可試用。因爲足放大了，便可走路，什麼鞋都可穿得。路修直了開闊了，便可通車，什麼車都可行得。而且即使覺得這雙鞋不好，或這部車太舊，則再改換一次亦不過像土耳其或蘇聯採用拉丁化，一年半載便可成功。不過注音符號既已做了漢字的小廝，而且在書寫方面既不方便，又不國際化，我們也不必再從他的主人家裏去拉他出來。國語羅馬字自已已在牛角尖裏回不過頭來，也只得讓他和一同向內鑽的母親享着天年罷。現在中國的拉丁文字中最有希望的還算是拉丁化。它雖然有時也會徘徊在字形的陷穽旁邊，但它所走的路是向外發展的光明大道。所以我卽以拉丁化爲工具，來研究中國語文的整理和發展的方法，希望有了方法我們或能逐漸解決同音字的困難。雖然我的研究工作尙未完畢，現在不妨先把研究的經過約略報告一些，這無非是拋磚引玉的意思。

（三）主觀的整理法

在四年以前我把拉丁化檢字的稿子，幾種關於中國文字改革的書籍，以及字典字彙等到美國，想在科侖比亞研究院中國文字系裏從事研究中國語文的整理方法。單字拉丁化是極容易的，只把一本國音常用字彙翻譯過來便完工了。但是一見到“i”有五十九個同音字，“y”有六十一個同音字，“fu”和‘zh”各有五十二個同音字，“sh”有五十三個同音字，使你無從譯起。若以單字譯單音，拉丁化文字便碰了壁。好在中國的語言不全是單音節的，而且單獨的漢字“Character”不全是“Word”，於是我便着手編集可以連寫的複寫字，卽所謂『詞兒連寫』。凡不能連寫而可單獨使用的字和連寫的複音字，才可算是單字。例如英文的“a”，是一個單字“Excommunication”也是一個單字。同樣，拉丁化的“rh”（日）是一個單字，“Laotour”（老頭兒）也是一個單

字。像這一類的單字，在中國的語文中到底有多少呢？誰也沒有統計過，而且也無從統計的。莫說是統計，便是瞎猜猜，也無從猜起。不過在無辦法之中，我們必須想些辦法做一些整理的工作，即使是極簡陋的辦法總比永不動手好些。假如我們以白話文中所見到的單字（或稱詞兒），和口語中所用的詞兒爲入選的標準，則逐漸收集起來，不是可以編成一本初步的中國語拉丁化字彙麼？於是我便根據幾本漢字字典和英漢字典，從"a"，"ai"，"an"，編起，憑着主觀的判斷選取字典中的詞兒，再把第一個單音去配合其他的單字，例如把一個"an-"音依次拚成 an'an-danean（安安耽耽），an'an-zingzing（安安靜靜），anbu-ziuban（按步就班），ancing（案情），ancyan（安全），andan（安耽），andi（暗地），anfang（暗訪），anfen（安分）等等，這樣下去直至anzho（案桌），anzhung（暗中）爲止。我這樣編下去有兩個用意：第一、想以此法整理出幾萬個有用的詞兒，第二、要查出同音的詞兒多不多，最容易混淆的到底有多少，然後再設法去分化這些同音的詞兒。

我這樣編下去，便看出絕對不致混淆的詞兒固然是佔多數，但是同音的詞兒却也不少。例如"ansh"一字有「暗室」、「暗示」、「按時」各種的意義；"bash"可作「八十」或「罷市」解。這種有兩三種解說的同音字簡直觸目皆是。我只摘一段從"ba"到"ibiao"這十個接連的單字，便可明白了：

iba,一拔；一把。

ibai,一百；一拜；一擺；一敗。

iban,一般；一班；一斑；一版；一半。

ibang,一磅；一棒；一綁。

ibao,一包；衣包；一抱；一飽；一刨。

ibei,一杯；一輩；一倍；一悲。

iben,一本；一奔。

ibi,一比；一逼；一避；一壁；一筆。

ibian,一遍；一邊；一變；一鞭。

ibiao,一鏢；一裱；一杓；一標。

有人以爲外國語也有同音異義的字，所以拉丁化也不妨容納這一類的字。那裏知道拉丁化決不能以此作爲藉口，外國字的同音異義只可比作漢字的同字異義，却和拉丁化的同音異義大不相同。第一，外國字、漢字的同音異義沒有像拉丁化那樣多；第二，它們總有一兩個主要的意義，其他的各種意義大多是從這主要的意義上假借出來或引伸開去，而拉丁化的同音字却是絕無關係，各自獨立的單字。例如英文的"Company"可作「同伴」、「交誼」、「集會人數」、「公司」、「社會」等解，漢字的「勉」字可作

爲「勉强」、「勉勵」、「勸勉」等解。但是拉丁化的" ibai" 可作「一百」、「一拜」、「一擺」、「一敗」解，"ibao" 可作「一包」、「衣包」、「一抱」、「一飽」、「一刨」解，則與上述的兩種性質不同。爲辨別起見，外國字和漢字的『同音異義』可稱爲『同字異義』，而拉丁化的『同字異義』應稱爲『同音異字』。例如英文的 "tail" 可作「尾巴」、「後部」、「錢幣的反面」、「追隨」、「減縮」等解，這叫做『同字異義』，而 "tail" （尾巴），"tale"（故事），"tael"（銀兩），才是『同音異字』，拼音文字不重字形而重字音，所以『同音異字』的例子是極少極少的；漢字不重字音而重字形，所以『同音異字』不妨無限制地發展，而現在中國的拉丁化在一個單字中却旣要包括『同字異義』，又須包括『同音異字』，這是雙重的負担，於是弄得「同音字」混淆不清，無從整理起。

最容易使我們想到的一個辦法，自然是把「同音字」改爲『同音異字』卽所謂『字形區別』。正如英文的 Night（夜）和 Knight（武士）字形不同，拉丁化也可以把「股東」、「鼓動」，寫成 "gudüng"，"gudune"。不過未採用這辦法以前，我先把同音字照詞類（parts of speech，或稱語部）分別出來，因爲如果詞類不同，則同音字混淆的弊病，決不會像一般人所想像的那樣大。例如 "ansh" 一字，名詞爲「暗室」，動詞爲「暗示」，副詞爲「按時」；"bash"一字形容詞爲「八十」，名詞和動詞則爲「罷市」。再以上面的十個單字爲例，可以分列如下：

iba,（動）一拔。（名）（副）一把。

ibai,（形）一百。（動）一拜、一敗、一擺。

iban,（名）一般、一班、一斑、一版、一半。

ibang,（名）一磅、一棒。（動）一綁。

ibao,（名）一包、衣包。（動）一抱、一刨。（副）一飽。

ibei,（名）一杯、一輩、一倍。（動）一悲。

iben,（名）（形）一本。（動）一奔。

ibi,（動）一比、一逼、一避。（名）（副）一壁。

ibian,（名）一遍、一邊。（動）一變，（副）一鞭。

ibiao,（名）一杓。（動）一裱。（形）一標（副）一鏢。

這樣一分，比混亂地放在一起好得多了。於是我便照此編下去。但是一寫到"ish"使我斷定單靠詞類的分別決不能解決同音字問題。你看"ish"之下，用作名詞的有「一世」、「一詩」、「意識」、「衣食」、「衣飾」、「儀式」、「醫士」、「醫師」、「醫室」、「軼事」等；用作動詞的有「一失」、「一試」、「一視」、「依勢」、「依恃」、「遺失」、「已是」、「議事」、「譯詩」等；用作形容詞的有「一十」、

「一式」等，而文言的詞兒還不在內。在這種情形之下，不但詞類的分別無濟於事，便是字形的區別也是不可能的。誰有本領把三個字母變成幾十個不同的字形呢？便是憑空再加幾個字母也不能造成這許多字形，卽使造成了，誰記得牢呢？不是比記憶不同的漢字還要麻煩麼？

本來我早就該放手或改變方針了，但又怕在研究時，如果方針改變得太快，便不能得到正確的結論，因爲我的目的並不是一定要得到一個『肯定的結論』，便是能得到一個正確的『否定的結論』也能使我滿足了。因此我便盡我的耐心費了一年工夫（當然不是全日的），照原定的計劃繼續下去。但是一編到"ish"，我便斷定我是在鑽牛角尖，於是我便把這根據字典和拚湊單音來收集詞兒的工作停了下來。但是我並不灰心。而且我也有了相當的成績可以交代。因爲我已憑着長時期的實際研究，得到了一個『否定的結論』，現在約略報告出來，也可指示別人不必再費時間去鑽牛角尖了。

在1938年的夏季，我和科侖比亞大學研究院語言系的教授們作了多次的私人討論。討論的結果使我得到下列的幾個原則。

（四）整理詞兒的幾個原則

1. 須撇開漢字。在收集拉丁化詞兒的時候，不但文言文和白話文中所用的字不應搬運過來，卽以漢字所寫成的大衆語或口語亦不可作爲根據，因爲一用漢字便不免受了漢字的影響。拉丁化不應寄生在漢字上，而應撇開漢字，另尋發展的途徑。

2. 單字須有自己的身分。每一單字自然不能只有一個用處，但總應有一個主要的職責。英文中一字而有多種意義的莫如"take"和"get"兩字。但是懂英文的人一看到"take"一字便會呈現「拿」的概念，一聽到"get"便會呈現「得到」的概念。漢字也是這樣，一個「節」字上下可連用許多不同的字，可有各種不同的意義，但我們見到「節」字，便會呈現『竹節的節』的概念。拉丁化的詞兒如眞的要代替漢字，而不是用以去注讀漢字，或『止限於最粗淺最狹隘之用』，則自己須有獨立的身分。所謂『須看上下文』，所謂『須和其他的字連讀』，這無非是掩飾自己的弱點的懦夫的藉口。弱點愈掩飾，愈不能改正。一個兵士在隊伍中是一個兵士，難道在獨自站崗或單獨作戰的時候便失去了兵士的面目和身分(identity)？

3. 須向外發展。漢字的創造同音異形字，國語羅馬字的採用四聲，也都是『向內鑽』的辦法，已如上述，拉丁化如果也"gudung"（股東），"gudune"，（鼓動）"guddung"（古董）地鑽下去勢必和國語羅馬字一樣，鑽入死路。所謂向外發展便是另用現成的同義的詞兒，或採取義同音不同的方言，或發展複音等等來分化同音字。

4. 須盡量選取短音節的詞兒。這似乎是『向外發展』的反面，其實是並不矛盾的。

絕對不致混淆的單音字或雙音節字當然要繼續使用，便是有混淆可能的短音節的詞兒，亦當保留那些最通用的，而去分化那些比較不很通用的。據語言學家的統計，凡字愈通用則其音節愈短，且常縮成單音，如英文中的I, you, he, she, it；德文中的ich, s e, er, es；法文中的 je,vous il, elle, ce 等便是例子。即使原來是多音節的長字，亦因多用而減少其音節，或另用一單音字，例如automobile改為auto或改稱car。漢字亦如此，愈是常用的漢字，筆劃愈少，即使原來的筆劃是多的，大多都有簡體，因比拉丁化一方面要發展複音，一方面還須盡量選取不至混淆的單音字或短音節的詞兒。

5.須以拉丁化讀物為收集詞兒的材料。要整理中國語文，須先收集詞兒；要收集詞兒，消極方面，須撇開漢字的束縛，積極方面，須以拉丁化的讀物為根據。不然，難免不遇到類乎『溪西雞齊啼』或『媽媽罵馬』的字句。因為用拉丁化寫文章的時候，既然不能借助於字形，自然盡量地避免同音字的混淆。這便是說，每一個拉丁化的作者已下過一番整理中國語文的工夫。所以拉丁化讀物是收集詞兒最可靠的材料。可是拉丁化讀物已出版的並不多，怎麼辦呢？我以為這也不妨，第一，用拉丁化寫成的書籍已有數十種，內中至少可選取數百萬的單字，即以此數作為統計的材料，已有相當的可靠性。第二，誰能一次便完全收齊所有的中國詞兒呢？我們只能夠脚踏實地，有多少材料便盡量地做多少整理工作，將來材料逐漸增加，整理的工作便可陸續做去。

決定了這五個原則之後，我便拋棄了主觀的整理法，預備費三年工夫來做客觀的整理工作。

（五）客觀的整理法

我於1938年回到上海，便開始統計拉丁化讀物中所用的詞兒並記錄每一單字所遇見的次數(frequency)，以作將來選取或淘汰的標準。這求次數的工作比求外國字或漢字的次數更為麻煩，因為現在有許多拉丁化單字只是『隊伍裏的兵士』，一散了隊，便無從斷定其身分。例如一個"go"字，見了上下文，我們才知道它或為「個」、「各」，或為「歌」、「哥」、「割」，但是一被分散，你知道它是那一個"go"呢？因此我得先把拉丁化書中的每一個單字，除絕對不致混淆的詞兒和有幾本已有漢譯的小書以外，都注上漢字。這第一步的工作等於把拉丁化書籍逐字譯成漢文，而這注字的工作却比翻譯更麻煩，因為印刷品的字裏行間沒有多大的空隙，所以只能耐心地注上蠅頭細字。當初因為人手不够，時間有限，所以先注單頁的。這是為了在同等的情形下統計單頁的二十冊書總比統計雙頁的十冊書，更為準確(valid)。

注了漢字以後，第二步再把每一頁書裱起來，第三步把單張逐行逐字剪了下來，剪成了幾大罐細細碎碎的單字。第四步，照每字的第一字母分成二十六罐。這二十六隻罐

頭放在桌上頗像一架排字的字盤。但字盤應當如何排列才能便於「還字」呢？當初自然照 a b c d 的次序排列，後來覺得放在手邊的幾隻罐頭太空，而遠在邊角的幾隻卻太忙。過了一個相當的試驗時期之後，便把最「熱門的」放在手邊而把最「冷門的」放在較遠的地方，如下圖。

A	E	O	P	R	U	Y	
	L	M	N	W	C		
	Ch	X	Rh	F	K	T	
B	D	G	I	S	Sh	Z	Zh

這樣的排法，只合乎我個人的實用，自然不能算是標準的排法。不過連帶我又想起有幾位推行拉丁化的先生以英文打字機的固定形式作爲反對增添符號的理由。這種理由是不充分的，因爲拉丁化如果通行了，這打字機上字母的排列非重行修改不可。這是一個附帶問題，今且不談，現在再說我的數字工作。

第五步，把第一字母已分好了的單字，依全字的字母次序排列，編成「字彙」(vocabulary,)，並記錄每字的次數。這樣，便編成第一批「字彙」的初稿。以後第二批、第三批……照第一批的手續，陸續補入新字和舊字的次數。從注漢字起至編成「字彙」止，不過是收集單字的工作，還談不到整理和發展。

當我編完了第一批單字後，(這已是我動手後的第三年了)，逢到了許中先生，他覺得這種工作非常有意思，便很興奮地約同他的兩三位朋友，幫我做注漢字的麻煩工作，於是我把從前已注了單頁的書籍再把雙頁也注起來。到現在爲止我已着手在編第三批詞兒。合三批所用的拉丁化書籍共有下列三十二種：

1.各國的故事　　2.阿Q正傳
3.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　　4.五年計劃的故事
5.窮兒苦狗　　6.救亡課本
7.民衆課本第一冊　　8.民衆課本第二冊
9.中山先生(陳鶴琴編)　　10.班超
11.武訓　　12.岳飛
13.文天祥　　14.花木蘭
15.諾貝爾　　16.林肯
1 .齊柏林　　18.倍爾
19.瓦特　　20.史蒂芬生

21.富蘭頓	22.愛迪生
23.弗蘭克林	24.鄭成功
25.中山先生（孫拓林編）	26.偉大的領袖
27.政治經濟學ABC	28.一個瘋子的日記（狂人日記）
29.鼓	30.小彼得
31.大衆報第一卷全份	32.大衆報第二卷全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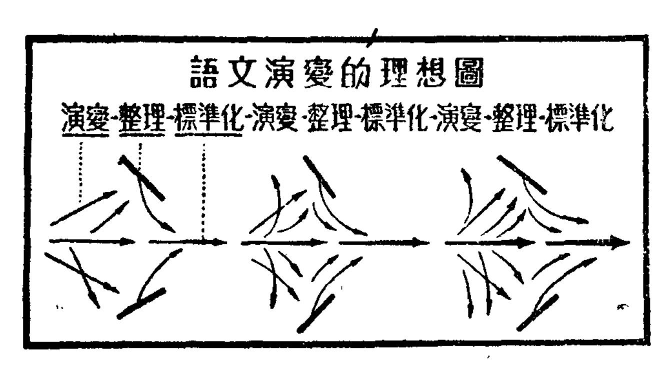
這大小三十二種書籍和報紙，已可代表六年來中國拉運著作的成績。我的研究材料暫以此三十二種書籍爲限，編集完畢，可以告一段落。

以上說明收集詞兒的手續和工作的大概。這種工作怎能有助於中國語文的整理和發展呢？我也不敢自信，因爲語文的整理和發展須賴多數人的合作和長時期的演進，決非一時所能成功，也非一人所能計劃的，除非再來一個强迫書同文的秦始皇，而秦始皇又是我們所不容的。不過我以爲中國話寫法拉丁化雖有了原則和暫行的方案，而單字的取捨和詞兒的寫法並無一定的標準，更無實例可舉。拉運者沒有像白話文運動者那樣便利，可以引用唐人的白話詩或「水滸」「三國演義」等白話小說作爲例子。所以當時不但沒有標準，且也不應有標準。因此卽以上述的三十二種書的作者而論，他們對於單字的取捨和詞兒的連寫，只憑着主觀的判斷，却並沒有客觀的材料可作根據或參考，實是苦得連一本小字典也沒有。然而他們並不是隨意亂寫的，各人却有他自己的標準，雖然是一種模糊的標準。各人雖有他自己的標準，却都有一個共同的趨向，那便是盡量採用的語句，分化同音字，和試用複音。這一個共同的趨向便是我所說的中國語文向外發展的一條生路。

各人在寫拉丁化的文章時，他自己的標準是主觀的，然而我所說的那個共同的趨向却可用客觀的方法研究出來，而且集合了多數作者的主觀標準便可找出一個客觀的標準來。這客觀的標準並不是一二人預先議定，却是從實驗中自己演化出來的。有了這客觀的標準，則以後的作者以及以前自定主觀的標準的作者，也可以此作爲根據或參考。這正像一切的文法，當初莫不是由主觀的文章中歸納出來，却又可由文法演繹出其他的語句來。

中國並沒有現成的拉丁化寫成的單字或詞兒（連用漢字寫成的也沒有），每一個單字和詞兒須一一開始拚起來。根據什麼拚呢？自然是國語（卽所謂北方話）、白話文、比較通行的各地方言、和外來語。六年來的拉運作者已做了不少拚製和試用詞兒的工作。我認爲這是語文發展的第一步。不過若沒有客觀的標準，而只憑試誤(trial and erro)的程序，不但進步較慢，而且有時會誤入歧途，甚至時間一久會弄得無法回頭的。所以經過了相當的演變時期之後，最好有一番客觀的整理工作，整理之後才有標準

化的可能。演變是發展中的「動態」，整理是發展中由動至靜的「外力」，標準化是發展中的「靜態」。標準化之後須有新的演變，不然便會停滯下來。這語文演進的過程略如下圖：



把上圖應用到拉丁化的發展上來，可以說明如下：第一，我所選取的三十二種書籍，可說是六年來拉丁化詞兒演變的成績。我說演變，不說創造，因為拉丁化詞兒是中國語、白話文、方言、和外來語演變出來，而不是無中生有地創造出來的。第二，在我們統計的每一單字或詞兒後面已注上它被用的次數，我們便可看次數的多少來作分化同音字的客觀標準。例如“bei”用作「被」字的佔極大多數，用作「北」字的極少數，而且尚有“beibu”（北部），“beibian”（北邊），“beifang”，（北方）等字；“fei”用作「飛」字的極大多數，用作「非」字的極少數；“siang”用作「想」字的比用作「像」的次數多，而且“xaosiang”（好像）的次數也很多；“wenz”用作「文字」的次數比用作「蚊子」的次數多，而且尚有“wenchung”（蚊蟲）一字。這些都是客觀的實例。那末我在整理詞兒時，以“bei”專作「被」字用，以“fei”專作「飛」字用，以“siang”專作「想」字用，以“wenz”專作「文字」用；而於「北」字下注『見 beibu, beibian beifang』於「非」字下注『見 bush』，於「像」字下注『見 xaosiang,』於「蚊子」字下注『見 wenchung,』不是很合客觀的科學方法麼？其實，這並不是我所整理的，客觀的實例已擺在那裏，我不過把它們指示出來罷了。

第三，照這個客觀的方法把詞兒整理出來以後，便可編成一部初步的中國語拉丁化字彙。如果以後寫拉丁化文章的人因此把“bei”專作「被」字用，“fei”專作「飛」字用，“siang”專作「想」字用，“wenz”專作「文字」用，而另用“beibu”，“beibian”，“beifang”以代替“bei”，另用“bush”以代替“fei”，另用“xaosiang”以代替“siang”，另用“wenchung”以代替“wenz”，（這不過是幾個例子），那末拉丁化或說中國的語文不是逐漸標準化起來嗎？

第四，當然同時另有新的試驗，新的演變，再過了一個相當的時期，自然另有不怕

麻煩，不計成敗的人出來，再作一番整理工作，再得到一大批新詞兒的收穫。這樣繼續下去，中國語文的發展不是很有前途的嗎？

（六）總　　述

綜上所述，可得幾個結論如下：

1.每一漢字只有一個音節，比任何文字都簡單；四百個單音能寫成幾萬不同的字形，又非任何拼音文字所能辦到；漢字雖不標音而字形不變，因此可以有隨各地方音讀出音來的自由。——這些都是漢字的特點，誰也不能否認。可是這些特點也正是漢字的致命傷。一字一音節，各自獨立，複音便無從發展；同是一音而寫成各種不同形狀，自非長時期的學習和記憶不可；有字形而無字音，則即使全國沒有一個文盲，漢字的讀音和中國的語言決不能統一。要想改正這三個弱點無異去毀滅漢字的特點。因此，漢字的特點便成為漢字的致命傷，不但不能補救，且亦不容補救的。

2.中國的語言和文字雖然早已分途發展，但因漢字是惟一的「書面語言」，且為傳授中國文化的主要媒介，所以語言的發展也受了它的牽制，以致口語的發展亦僅僅達到「半複音制」或「近複音制」的階段。這只要一看愈是『通文達理』的讀書人，其所用的複音字愈少和中國口語的音節以單音節和雙音節為最多，這兩個實況，便可明白口語受了漢字的影響的道理了。因此要發展複音、非脫離漢字的束縛不可。

3.任何拚音文字在中國都逃不出同音字的難關。這並不是拚音文字本身的缺點，而是中國語言上複音不發展的結果。因此，要解決同音字的問題不應在字母或拚法上『變把戲』而應在發展複音上着想，才可得到一條生路。若說字形，有那一種拚音文字可和漢字來比呢？

4.拉丁化要想發展，須向國語、方言、和外來語等幾方面收取養料，決不應寄生在漢字裏面，也不能從漢字中企圖脫胎。因此，要想以漢字所寫的書籍為根據來繙譯詞兒或編輯拉丁化字典，勢必鑽入牛角尖，永不會成功。繙譯不成功，還不過徒費光陰和精力，為害尚淺。萬一成功了，則這種拉丁化的詞兒或字典非被打倒不可　因為它是化裝的漢字，只使拉丁化的發展多一個障礙。

5.拉丁化尚在幼稚時代，寫文章的人不妨憑着主觀的判斷來選用詞兒，而且這種書籍應盡量產生。不過要整理詞兒，必須採用客觀的方法，那便是統計已出版的拉丁化書籍和求出每字使用的次數。只有用這種客觀的研究方法才能整理出一個客觀的標準來，有了一個客觀的標準，拉丁化才能標準化，才能更迅速地發動新的演進。

「詞兒連寫」的研究

林迭肯

1 詞兒連寫的標準

詞兒連寫的標準（見「中國拼音文字的出路」第五章）摘述如下：

(1) 單音段而又常用的詞兒，不論名詞跟名詞，形容詞跟名詞，動詞跟動詞，或是副詞跟動詞都可以連寫而為專屬字。例如：「飯碗」（複雜名詞）、「複音」（形容詞跟名詞）、「閱讀」（複合動詞）、「胡說」（副詞跟動詞）、「跌傷」（動詞跟副詞）。

(2) 單音段而不常用的詞兒，設法改為複音。例如「華股」改為「中國股票」，「僞沙」改為「假沙票」等。

(3) 其他連寫太嫌生疏，分寫又不自然的單音段的詞兒可以用短劃連起來。例如「羊」—「奶」、「筆」—「店」等。

(4) 介系詞跟名詞分寫。例如「三」「年」「後」、「大路」「上」、「田野」「裏」等。

(5) 數字跟後面的名詞分寫。例如「六十」「歲」、「兩」「本」「書」等。

(6) 動詞字尾跟動詞連寫。例如「研究着」、「走過來」、「出走了」。多音段的動詞跟多音段的字尾，為了閱讀的方便起見，不妨用短劃連起來。例如「長大」—「起來了」。（這正像一組數目字，太長了不妨用逗點點開，以便閱讀，如8,472或8,873,261，這裏面的逗點原來是沒有的。你若寫成8472或8873261或「長大起來了」也可以，不過似乎太難讀些。）

(7) 及物動詞跟受詞應當分寫。例如「關起」「門」「來」，「寫了」「字」，不可寫成『關起門來』『寫了字』。

2 標準的檢討

以上七條（「中國拚音文字的出路」裏原文共有十四條），大體雖可應用，但是總嫌太籠統，所以在編詞彙的時候仍有許多地方前後不能一貫。其中只有第(5)條和第(6)條是最具體的，只要記住數字跟名詞分寫；動詞跟動詞字尾連寫便可一一照辦，不致有何矛盾。其次比較具體的是第(4)條，介系詞跟名詞分寫；但有時也難完全適用，例如「船上」、「田裏」，似乎作爲一個副詞寫成「船上」「田裏」比分寫爲「船」「上」、「田」「裏」更爲簡便。但有時却又覺得還是分寫合理，於是弄得模稜兩可，前後不同。改了又改，結果還是改得不滿意。最後我覺得詞兒連寫其實不能刻板地規定公式，有時候一個詞兒寫成兩種樣式也未始不可，例如「船上」、「田裏」，連寫了，就作爲一個副詞，「船上」、「田裏」等於英文 aboard, afield; 分寫了，就作爲一個副詞片語，「船」「上」、「田」「裏」等於英文的 on board, in the field. 連寫了就是專屬字，分寫了就是說明字。這樣一規定，寫法雖不一律，却並不矛盾。

其他的連寫問題，完全是在名詞和動詞兩類上面。這兩類詞兒最難規定，而又是最主要的詞兒，因此研究的工夫也費得最多，分述如下：

3 名詞和動詞連寫的困難

雙音的名詞不外由四種不同的單字組合而成，就是：

(1)名詞與名詞，如「羊毛」、「牛奶」；

(2)形容詞與名詞，如「大山」、「小石」；

(3)分詞與名詞，如「笑容」、「哭臉」；

(4)動詞與名詞，如「臥車」、「吊床」；

雙音的動詞不外由六種不同的單字組合而成，就是：

(1)動詞與動詞，如「毆打」、「尋找」；

(2)動詞與名詞，如「吃飯」、「騎馬」；

(3)動詞與副詞，如「打碎」、「炸傷」；

(4)副詞與動詞，如「亂跑」、「速寫」；

(5)名詞與動詞，如「口試」、「面談」；

(6)形容詞與動詞，如「暗殺」、「冷笑」。

以上十種單字如果一一分寫，則中國的拚音文字不但將永遠停滯在單音的階段上，而且單字的字形也不能確定，同音字的混淆和閱讀的困難都無法解決。所以詞兒勢必連寫。然而詞兒一連寫，中國單字的數量必至大得使人吃驚！例如一個「牛」字與另一名詞連寫，就有下列一大批單字：

牛頭　牛筋　牛腿　牛油　牛尾　牛耳　牛皮　牛背

牛毛　牛眼　牛肉　牛肚　牛血　牛角　牛奶　牛糞

牛蹄　牛足　牛骨　牛尿

這些還不過是牛身上直接的字，此外間接的還有牛痘、牛房、牛欄、牛繩、牛黨、牛郎、牛鞭、牛排、牛軛等等。請問那一國的文字在「牛」字底下有這許多獨立的單字？牛字如此，其他馬、羊、豬、狗、鹿、貓等等，各個又有類似的一大批單字，這裏也不必再舉例子。

形容詞與名詞如果一一連寫，也會發生同樣的情形，例如「小」字底下，我們就有：

小人　小狗　小虎　小姐　小樹　小鹿　小雞　小妹

小鳥　小兒　小鴨　小床　小貓　小女　小鵝　小帽

小牛　小兔　小叔　小脚　小羊　小狼　小哥　小山

小馬　小獅　小弟　小屋

許許多多名詞前面幾乎都可以加上一個「小」字，其他如大、老、好、壞、新、舊等等形容詞，各個又有一大批單字，如果一一連寫而爲獨立的單字，中國將變成單字世界了。

名詞如此，動詞也如此，例如一個「喫」字加上一個名詞，那末凡是可以喫的東西都連得起來，如：

喫飯　喫蟹　喫糖　喫藥　喫麥　喫蝦　喫酒　喫糕

喫肉　喫雞　喫筍　喫餅　喫魚　喫鴨　喫糊　喫湯

喫菜　喫豆　喫糞　喫麵　喫醋　喫奶　喫蛋　喫粥

此外，還可以加上喫虧、喫驚、喫硬、喫軟、喫癟等等。這是說動詞與名詞連寫。動詞與副詞連寫也會發生同樣的情形，例如一個「打」字加上一個副詞，我們就有：

打破　打勝　打中　打光　打碎　打敗　打開　打沉

打壞　打痛　打落　打倒　打傷　打歪　打下　打翻

打死　打癟　打好　打亂　打爛　打盡　打殺　打斷

再說副詞與動詞連寫，結果也是如此。例如一個「亂」字幾乎與任何動詞都連得起來如：

亂喫　亂跳　亂交　亂飛　亂唱　亂爬　亂撞　亂畫

亂喝　亂肥　亂擠　亂用　亂跑　亂動　亂殺　亂鑽

亂奔　亂坐　亂撈　亂弄　亂走　亂罵　亂放　亂彈

以上只舉出五個單字（牛、小、喫、打、亂）而且每一單字只限於一種用法，已經有了一百四十多個詞兒，如果再把別種用法加進去　如「打」字加名詞，就有「打人」、

「打狗」等，詞兒還得增加。我爲什麼不怕麻煩地寫了這許多例子呢？爲的是要證明詞兒不能一概連寫。幾千漢字拼拼凑凑，可以組成幾十萬的詞兒，學習非常困難（見「中國拼音文字的出路」34—38頁）。拼音文字如果把幾十萬個詞兒都連寫而爲單字，也未見得容易學習，因爲單字實在太多了。因此，我們必須在這兩個都走不通的極端之間找出一條可走的路來。那便是可連則連，可分則分。這句話自然無可批評，可是在實際上等於一句廢話；因爲我們仍舊不知道何者可連，何者可分。這眞是使研究拼音文字的人感到苦悶的一個大問題。

我在苦悶之中研究出一個解決的步驟：

(1) 先找出絕對應當連寫的是那幾類名詞？那幾類動詞？

(2) 相對地應當連寫的是那幾類名詞？那幾類動詞？

(3) 連寫分寫都可以的是那幾類名詞？那幾類動詞？

(4) 這幾種寫法在理論上有何根據？

4 名詞的連寫

(1) 同義的名詞絕對連寫。

同義的名詞是由兩個意義相同的名詞組合而成，例如「房屋」並不是一所房子和一間屋子，而是同一的建築物，房就是屋，屋就是房，所以應當連寫而爲一個單字。這一類的詞兒再舉幾個例子如下：

房屋	兒童	病症	光輝	道路	婦女	利益	廟宇
泥土	仇敵	損失	衣裳	樹木	思想	圖畫	書籍
花卉	階級	睡眠	土地	店舖	眼目	碉堡	權柄

(2) 分拆而無意義的名詞絕對連寫。

這一類的詞兒，是由兩個音段組合而成，這兩個音段分拆開來便無意義，例如漢字中也沒有獨用的「葡」或「萄」字，所以「葡萄」兩個音段非連寫不可。又如「麵包」並不是『把麵包起來』。「機關」也不是『關上機器』，所以應當連寫而爲一個單字。這一類的詞兒再舉幾個例子如下：

蟑螂	機關	牢騷	蝙蝠	葡萄	襁褓	瑪瑙	橄欖
傀儡	孑孓	珊瑚	丈夫	蟋蟀	荆棘	翡翠	和尚
垃圾	蜘蛛	玫瑰	尼姑	蓓蕾	蝦蟆	麵包	菩薩

(3) 分詞或動名詞與名詞連寫而爲專屬字。

分詞是動詞當作形容字用的詞兒，例如「笑」字本是動詞，而「笑容」的「笑」字卻作爲形容詞了。動名詞是動詞當作名詞用的詞兒，例如「弔」字本是動詞，而「弔

床」的「弔」却作爲名詞了。拿形容詞來形容名詞或拿名詞與名詞連用而爲複合名詞，都是通常的用法；拿動詞來形容名詞或拿動詞與名詞連用而爲複合名詞却是變格的用法。變格的詞兒是特殊的詞兒，特殊的詞兒可以連寫而爲專屬字（見「中國拼音文字的出路」第85頁）。這一類的名詞再舉幾個例子如下：

笑容	騎兵	操場	請帖	哭臉	飛魚	紡車	坐墊
行星	浮筒	防綫	搖籃	回信	流彈	呼號	堆棧
幫手	插畫	補藥	划槳	打手	駁船	走狗	動力

(4) 名詞與名詞連寫而爲複合名詞。

這一條與上述的第一第二兩條不同，前兩條是絕對的連寫，這一條是相對的連寫。所謂相對的連寫是這樣的：雙音段的名詞以連寫爲原則，但是比較生疏的詞兒則界以短劃。例如：

連寫	用短劃
「牛奶」	「馬」—「奶」
「牛肉」	「鹿」—「肉」
「鷄蛋」	「鴨」—「蛋」
「飯碗」	「油」—「碗」
「皮鞋」	「女」—「鞋」
「電燈」	「電」—「兔」
「茶杯」	「茶」—「瓶」
「鐵鏈」	「鐵」—「椎」
「門框」	「門」—「神」
「銀杯」	「銀」—「婿」

日常聽慣了的雙音段的名詞一律連寫，尙無問題，那些比較生疏的雙音段的名詞最討厭，正像一班程度不齊的試讀生，有的可以升級 有的仍要留級，有的還要開除。例如「鴨蛋」等多用了可以連寫而爲專屬字，「油碗」等最好改爲『盛油的碗』作爲說明字，其他如「電兔」等或許用短劃最爲適宜。

(5) 形容詞與名詞分寫而爲片語。

拿形容詞來形容名詞原是通常的用法 照理應當分寫而爲片語 (phrase),但是日常聽慣了的單音段的形容詞與名詞不妨連寫而爲專屬字。例如：

分寫	連寫
「小」「兔」	「小狗」
「紅」「紙」	「白紙」

「黃」「馬」	「黃牛」
「大」「漢」	「大衣」
「黑」「影」	「黑夜」
「西」「門」	「西裝」
「左」「眼」	「左派」
「毒」「草」	「毒藥」
「平」「台」	「平房」
「長」「袴」	「長衫」

這裏附帶說明一句：名詞與名詞以連寫爲原則，比較生疏的則界以短劃；形容詞與名詞以分寫爲原則，比較生疏的則改爲複音，最好不用短劃，使有短劃的詞兒一知而爲名詞。至於常用的詞兒或連寫而爲專屬字或分寫而爲說明字，不必嚴格地規定，例如「小狗」一個詞兒連寫了卽爲專屬字，等於英文的 puppy，分寫了卽爲說明字，等於英文的 small dog，這樣，「小狗」、「小」「狗」都可用，寫法雖不一律，却不矛盾。

(6) 常用的名詞附尾字作爲字尾而連寫。

所說的附尾是指雙音名詞末後的一個單字，不論是字尾或非字尾，不妨都連起來。我在整理名詞附尾字的時候，發現了一件可喜的事。本來中國語文中同音異義的字是極多的，但是一做爲附尾字，大多只有一二種意義，例如 biao, che 等音各可代表十幾個漢字，而可以作爲名詞附尾字的，biao 只可作「表」，che 只可作「車」，所以在事實上不妨作爲字尾而連寫。我又發現凡有名詞附尾字的詞兒，不是由名詞與名詞所組成，便是由分詞或動名詞與名詞所組成，所以在理論上也可當作複合名詞而連寫。這一類的字尾列表如下：

名詞字尾表

本	訂正本	表	寒暑表	病	傳染病
餅	大麥餅	部	教育部	簿	日記簿
廠	兵工廠	場	網球場	車	救護車
券	優待券	船	汽油船	處	辦公處
蟲	米蛀蟲	單	報告單	黨	國民黨
燈	電光燈	店	烟紙店	隊	便衣隊
法	歸納法	費	車馬費	局	郵政局
機	打字機	家	科學家	匠	泥水匠
界	教育界	金	獎勵金	鏡	望遠鏡

軍	救世軍	管	熱水管	館	圖書館
國	共和國	果	無花果	行	水果行
畫	鉛筆畫	花	百合花	會	音樂會
貨	進口貨	話	外國話	油	機器油
欖	航海欖	科	必修科	器	消化器
類	軟骨類	力	記憶力	論	唯心論
們	同志們	派	古典派	票	電車票
品	化裝品	人	介紹人	日	紀念日
色	保護色	社	出版社	生	練習生
形	三角形	學	天文學	數	百分數
書	教科書	稅	印花稅	術	化裝術
水	蒸餾水	樹	楊柳樹	師	工程師
室	會客室	式	西洋式	心	愛國心
性	可能性	所	印刷所	體	透明體
團	代表團	文	白話文	丸	補血丸
炎	腦膜炎	魚	熱帶魚	院	博物院
員	招待員	長	委員長	者	獨裁者
證	通行證	主	所有主	制	單軌制
紙	有光紙	劑	殺蟲劑	節	中秋節
精	香水精	罪	重婚罪		

5 動詞的連寫

(1) 同義的動詞絕對連寫。

同義的動詞是由兩個意義相同的動詞組合而成，例如「代替」「尋找」等。「代」就是「替」，「尋」就是「找」，所以應當連寫而爲一個單字。這一類的詞兒再舉幾個例子如下：

代替	爆裂	販賣	摟抱	尋找	崩潰	感激	描寫
毆打	產生	購買	飄蕩	罷免	侵犯	檢查	站立
組織	把握	改變	看見	罷休	等待	遷移	喊叫

(2) 複合動詞絕對連寫。

凡是兩個單音段的動詞都應當連寫而爲複合動詞，其連寫的絕對性和同義的動詞相等。例如：

幫襯　教導　擁護　推想　補救　叫做　贊助　玩弄
勸止　救護　批評　挽留　勸化　織造　收買　動搖
訂立　排擠　提煉　收拾　悔改　排洩　偷看　運動

(3) 形容詞與動詞連寫而爲專屬字。

拿副詞來形容動詞是通常的用法；拿形容詞當作副詞來形容動詞却是變格的用法。變格的詞兒是特殊的詞兒，特殊的詞兒可以連寫而爲專屬字，例如「暗」字本是形容詞，而「暗殺」的「暗」却作爲副詞了，這一類的詞兒都可以連寫起來。例如：

暗殺　活捉　橫坐　孤立　白費　急救　冷笑　密談
獨立　假造　高漲　平賣　反動　堅持　低落　私通
倒裝　直立　同居　瞎說　厚待　中立　粗製　小喫

(4) 名詞與動詞連寫而爲專屬字。

這一條的理由和前一條相同，例如「筆」字本是名詞，而「筆談」的「筆」却作爲副詞用。這一類的詞兒再舉幾個例子如下：

筆談　夢遺　目覩　風行　口試　拳打　眼見　火葬
血戰　腳踢　耳聞　意會　鞭打　刀劈　手創　心照
面談　砲轟　鬼混　秋收　路過　瓜分　蜂擁　鼓動

這一類的詞兒本是由副詞片語縮成而爲專屬字，這是動字的特點。在拚音文字中也可酌量採用。但是比較生疏的詞兒不如改爲複音而爲說明字，例如「砲轟」可改爲『用大砲轟擊』，「手創」可改爲『親手創辦』等。

(5)動詞與自身受詞連寫而爲專屬字。

單音段的動詞與單音段的受詞的寫法也是一個不容易解決的問題。我曾經說明過動詞與直接受詞必須分寫而與自身受詞必須連寫。但是另一個問題又發生了，那便是有時候直接受詞也可以作爲自身受詞，自身受詞也可以作爲直接受詞，你怎麼能够分辨呢？我經過幾次嘗試以後，覺得連寫分寫都可以，不過意義有些不同，若是你把一個受詞當做具體的或確有所指的東西，那末就當分寫而爲直接受詞；若把它當做抽象的或無定的觀念，那末就當連寫而爲自身受詞。爲了便於說明起見我便杜造了兩個名詞，前者稱爲「有定受詞」(definite object)後者稱爲「無定受詞」(indefinite object)。例如「喫飯」可以連寫爲「喫飯」，或分寫爲「喫」「飯」。若是「喫飯」只代表一種抽象的喫的觀念，所喫的不一定是飯，那末就當連寫，例如『你要喫飯，必須工作』。若是所喫的實的是具體的飯，那末就當分寫，例如『你喫麵，我喫飯』。同樣，「喫醋」一個觀念也可以有兩種寫法，若是抽象的『爭風喫醋』，就當連寫爲「喫醋」，若是所喫的實的是酸醋，就當分寫爲「喫」「醋」。其他如「念書」、「寫字」、「騎馬」、

「喝酒」等等，都可連寫或分寫（如果是多音段的就當分寫）。寫法雖不一律，却不矛盾。不過若不特意注重具體的單音受詞還是以連寫爲是。例如：

罷工	告假	做夢	搬場	抱屈	過活	騎馬	結冰
吹牛	喝彩	走路	拜客	喫醋	化緣	讀書	請客
担憂	站崗	寫字	做壽	搗蛋	談天	把風	唱歌

(6)副詞與動詞分寫而爲片語。

拿副詞來形容動詞是通常的用法，不過我們的語法和英文不同，英文裏副詞大多放在動詞之後，例如：run quickly, walk slowly, 中文裏副詞大多放在動詞之前，例如：『快快跑』、『慢慢走』。於是我便以副詞在動詞之前爲常例，在動詞之後爲變格。照常例副詞與動詞應當分寫而爲片語或說明字，但是日常用慣了的片語不妨連寫而爲專屬字。例如：

分　寫	連　寫
「也」「去」	「多謝」
「再」「來」	「少有」
「常」「來」	「再會」
「同」「坐」	「沒有」
「早」「起」	「不是」
「亂」「跑」	「都是」
「纔」「到」	「就是」
「都」「說」	「只要」
「忽」「見」	「却說」
「又」「有」	「大笑」

這一條裏面有一點與前面第（3）條（就是形容詞與動詞連寫而爲專屬字）有些重複，例如「多謝」、「大笑」等，照第（3）條的說法也應連寫，重複的原因是爲了中文裏面有許多作爲副詞的詞兒本來是形容詞。例如我們一見「大」字就會想到大小的大，一想到大小的大，就以爲下面一定是一個名詞，那裏知道「大笑」的「笑」却是動詞，因此索性連寫而爲專屬字「大笑」更爲簡潔。其他除純粹副詞（如也、又、再、都、等是專作副詞用的）外，其他可以兩用的詞兒最好改爲複音的副詞，例如「同坐」、「常來」改爲『一同坐』、『常常來』，這樣使副詞有副詞的專責，文字就更有定型了。這裏我附帶說一句，英文裏也有許多形容詞可以轉作副詞的，但它們大多加上 ly, 例如 quick, quickly, slow, slowly 而漢字的「快」「慢」或拚音文字的 kuai, man, 不論作爲形容詞或副詞，字形沒有變化，這未始不是一個缺點，但是我們也有一個類似加

ly 的辦法，那便是重複一個音段，例如「常來」、「快跑」、「慢走」等，我們可以改爲『常常來』、『快快跑』、『慢慢走』，這也是使詞兒定型化的一個辦法。

（7）動詞與副詞連寫而爲專屬字。

在中文裏副詞放在動詞之前是常例，放在動詞之後是變格，依照前面的辦法，凡單音段的副詞在動詞之後的就連寫而爲專屬字，比較生疏的改爲複音。例如：

打倒	割斷	看齊	帶回	打破	喝醉	敲歪	理清
敲碎	炸死	做錯	立穩	擦乾	救活	叫醒	弄糟
拗斷	看清	保全	貫通	喫飽	救醒	變壞	逃散

（8）常用的動詞的附尾字作爲字尾而連寫。

這一條是第（7）條的另一應用，把常用的副詞作爲字尾而連寫。動詞的字尾大多是表示地位、時間、和情形的。分別舉例如下：

表示地位的動詞字尾

出	走出	出去	走出去	出來	走出來
過	走過	過去	走過去	過來	走過來
開	走開	來	走來	上去	走上去
上來	走上來	下去	走下去	下來	走下來
進去	走進去	進來	走進來		

表 示 時 間 的 動 詞 字 尾

起	做起	起來	做起來	過	做過
過了	做過了	了	做了	着	做着

表 示 情 形 的 動 詞 字 尾

不起	拿不起	不出	拿不出	不動	拿不動
成	做成	成功	做成功	起來	拿起來
到	看到	得起	拿得起	得出	拿得出
得動	拿得動	掉	拿掉	定	拿定
動	拿動	好	做好	完	做完
住	拿住				

——「中國拚音文字的整理」中的一節

人名地名的拉丁化

Zo Siu

「山」和「陝」分明是兩個不一樣的漢字，所以「山西」和「陝西」分明是兩個地名。現在要把他們拉丁化，「山」跟「陝」同音，「山西」和「陝西」拚出來都是 Shansi，一點兒分別也沒有，好像是兩地同名了。因此新文字裏頭有把「陝西」拚做 Shaansi 的特別寫法，在拉丁化演進史上創了一個先例。後來江南話新文字出世，就援用這個方法區別「河北」跟「湖北」，「湖南」跟「河南」（不過，Huuboq 是指「河南」還是「湖北」，Huunoe 是指「河南」還是「湖南」，我可記不得了。）最近讀到「中國語文」第七期，又方始知道「唐山」跟「湯山」也已經有了『如法泡製』的特別寫法，而同時呢，又在剛君先生的一篇文章里，得以知道，他個人所統計得的同音字中，有人名二百左右和地名二百強。雖則到第八期剛君先生的文章完篇的時候，他並沒有把同音的人名、地名在字形問題裏提示出來，我倒覺得人名、地名拉丁化的問題也相當的迫切，有討論的必要。

I 要不要製造特別字？

假如同音的地名只有「山西」和「陝西」一對，那末我們自然可以容忍，把 Shansi 讓「山西」獨占，而「陝西」呢另外給它一個特別字，當它是特別行省看待。然而「湯山」與「唐山」來了。「惠州」與「徽州」怎樣？據剛君先生的統計，同音的地名有二百多，難道我們就照例來二百多個特別字，作為唯一的解決方法嗎？我想，誰也不見得贊成罷。況且「湯山」寫作 Taangshan 算是跟「唐山」有了區別，但是這個 Taangshan，是北平西郊外的「湯山」呢？是南京東郊外的「湯山」呢？是安奉鐵路綫上的「湯山」呢？還是一個不明白！這種區別只不過區別漢字，並不真正的區別地名。真要區別地名的話，特別字也不濟事，所以用不着什麼特別字。

（正本清源，Shansi 和 Shaansi 這一個先例首先要打破，好在「山西」和「陝西」的區別原本也是紙面上的成份多，拉丁化要在紙面上去區別他們，儘有其他的方法，譬如把「山西」寫作 Shansi（Zin），把「陝西」寫作 Shansi

(Cin)」，也一樣可以看得明白，是兩地而不是一地。)

講到人名，它在原則上跟地名完全一樣。並且天下同名同姓的人簡直是數不勝數。不過多數人『名不見經傳』，有其人也當作無其名了。陳君先生調查的人名，大概都是「名人」，所以同音的不過二百左右。可惜他搜集的材料已經散失，不能給我們做參考。我打開「辭海」隨便在「王」字下面查了一下。有「王邑」和「王翊」是一對同音的人名，還有兩個「王莽」、兩個「王衍」、兩個「王珪」、兩個「王筠」、兩個「王肅」、兩個「王履」、兩個「王褒」、三個「王健」、三個「王嘉」，都是同音而又同姓同名同漢字的人名。可見就人名而論，更無所謂同音字問題，也就更談不到什麼特別字。(好在到如今還沒有人名特別字的先例)。

2　一個專名一種拉丁化呢？幾種拉丁化？

「上海新文字研究會」會名的拉丁化寫法，在北方話新文字是 Shangxai Sin Wenz Iangiuxui，在江南話是 Shongxe S'n Vensh Ngiegiuhue，地名「上海」一寫 Shangxai，一寫 Shongxe，他們是一個地名用幾種拉丁化的。「香港新文字學會」的拉丁化名稱，在北方話和廣州話「香港」都寫 Hongkong。他們是一個地名用一種拉丁化的。

我想，一個地名用幾種拉丁化，彷彿是在漢字的掌心裏翻觔斗，無非是受漢字的愚弄。一個地名實在只要一種拉丁化。

拿一般的趨勢來說，譬如「上海」，在法文裏本來是拉丁化作 Changhai 的，可是上海唯一的一家法文日報，它的名字都叫做 Journal de Shanghai (不用 Changhai)。

拿現行的所謂西文的中國地名來說，像「汕頭」寫 Swatow，是照當地的方音拚的；「張家口」寫 Kalgan，是照蒙古話拚的；「西藏」寫 Tibet，好比漢字寫「吐蕃」，是依照藏語音譯的。所謂『居夏語夏，居楚語楚』，某一地名用某一種拉丁化不是沒有標準可尋的。

人名跟地名一樣，一個人名也只要一種拉丁化。如果「屈原」既可以化作 Ky Y n 又可以化作 Kyoq Ngyoe 當然愈弄愈亂，很是不好。如果古人的名字，研究音韻學史的學者能够替我們指出幾部韻書做準則，就可以有一個一致的寫法。至於現代的人，只要他的姓名自己已經拉丁化為一定形式的，別人就用不着再去代他拉丁化。換句話說，只有從他的 ABCD，不從他的漢字，做書寫和稱呼的根據。譬如「香港新文字學會」名譽理事長 Sun Fo 先生，只要他自己不更變他的拚法，我們不論寫哪一種新文字，都得照着寫：Sun Fo 如果有人把他寫做Sun Ko 算是北方話新文字那無異替Sun

先生改了名。如果把他寫做 Sen Ku，算是江南話新文字，那無異連名帶姓一起都替他改了。試問，這樣的拉丁化，荒唐不荒唐？

所以我們要建立一個原則：一個專名一種拉丁化。

3 同志們自己姓名的拉丁化

過去 Dazhung Bao 有一個時期是北方話和江南話合刊的。那時候有幾位同志，兩種拉丁化的新文字都寫，而署名呢，往往把自己一個姓名也用兩種拉丁化化裝起來。譬如說，一位作者假使姓「文」名「華」，他寫北方話的時候就自署 Wen Xua，寫江南話的時候就自署 Ven Ho。他們那種隨「字」變化的拉丁化姓名，與其說是隨着所寫的「新文字」而變的，還不如說是隨着所依據的「老漢字」而變的。他們跟老漢字依依不捨，很有點兒一步不惜離的樣子。其實假如我姓的是 Hoe，在江南話新文字裏固然寫 Hoe，在北方話新文字裏也仍然可以寫 Hoe，用不着爲了漢字是「袁」而改做 Yan，漢字是「韓」而改做 Xan。我們的「百家姓」，用一個方言區的音來歸納起來，姓數不免嫌少，同音不免見多。倘若依照各人自己家裏的口音拼綴起來，我們的姓數馬上比「百家姓」的漢字更多，同姓的也就更少。這正是拉丁化者方音論的副產物，值得利用的一種收穫。這也是『隨地增撰通其變，有增無減統其同』的一個步驟。

所以我希望同志們大家自己寫定自己的拉丁化姓名，好讓別人知道，某同志某同志的姓名是怎樣怎樣寫的。至於某人的姓名用的是某一種拉丁化，並沒有關係。一個人的姓名只要有了一種拉丁化的寫法，就可以用在世界上任何一種ABCD寫的文字上，正是拉丁化文字便利的地方。

間接的新文字運動

Angz

「上海新文字研究會」在它的會刊上常常報告附加拉丁化報頭或書眉的刊物名稱。推測他們的用意，不外(一)表示拉丁化運動在出版界有不斷的同情者產生；(二)鼓勵新刊物都來做法，間接擴大新文字的宣傳。這是不可厚非的一件工作。不過，這件事也不必過於重視。例如，民國成立前所鑄的銅元上面都有幾個滿州字，這種銅幣直到去年還

是流通着，天天跟我們見面的。然而滿洲文字早已死亡，就是能够挾持 Hen y 溥儀，製造什麼「滿洲國」的日本能手，也無法使它復活的了。再如，各處賣牛肉的，他們是回教徒，都有一塊阿拉伯文的招牌。試問有誰因此而引起學習天方文字的念頭。又如注音符號，有一時，機關學校的牌子上非有它點綴不可，到後來，任憑風吹雨打，剝落淨盡，也就完了。總之，集古式的『長毋相忘』，在一般人眼裏，不過視若無睹，只有在迷戀着它的人看了，會覺得吾道不孤。所以實在說來，還是空歡喜的成份居多。

我覺得，我們拉丁化者對於老漢字出版界的要求，第一是請他們橫排右行起來，第二是中國文裏夾雜外國字起來。

橫排右行，在新文字是必然條件，一定不變的，在老漢字又是有此資格，完全可能的。老漢字書報雜誌——橫排右行起來，過渡到新文字，也就如順水行舟，便利得多。並且橫排右行是科學的。我可以提出兩個證據：(1) 中國最先採用橫排而到如今橫排的定期出版物，是「科學」雜誌；(2) 算學是科學的基礎學科，不論大中小各級學校的算學課本沒有不是橫排的。從來有些書報雜誌，橫排右行而試驗失敗，它的緣故大概只有一個，就是原稿往往是直寫的，出版人橫排起來，在排工和校對方面不免較費時間，較費金錢。過渡的辦法，我以爲，有心的出版人，在他的出版物上，直行和橫行參雜起來。原稿直寫的直排，橫寫的便橫排。這在讀者並無不便，反見活潑，而對於作者倒是一個測驗。爲實現出版物能逐漸橫排起見，同時我們不得不希望同情新文字的名作家，他們能够首先實行橫寫，堅持橫寫，不問將來印出來是橫的或直的。只要他們這樣做，效果要比我們的呼聲大得多。

漢字文裏夾雜外國字，由來已久，不必細說。不過，向來是譯名後再附原文爲多數。現在我認爲有些場合，大可不必再起譯名，尤其是像外國人名地名之類。再則我們與其多寫幾篇刻板文章的新文字宣傳，倒不如自己筆下留神，再不要什麼「莎翁」之後再來什麼「蕭翁」才好。

出版界而外，我們對於文化界還有一個要求，就是提倡英、日語以外的外國語學習。拉丁化方案所以能超越前人的種種方案而過之者，雖不一其因，它捨棄了向來爲英文所蔽的某種影響而吸收了他種西文所有的因素，不能不視爲一大緣由。例如界音清楚，與方案起草人通曉俄文，就很有關係。將來對於詞兒連寫問題，德文的參考恐怕有其必要。國際字的引用，英語式和我們的拉丁化方案最不調和，在在需要比較和選擇。像「幾何」這個詞兒，英語式的 geometry 自然不比法文、德文的 geometrie 跟我們新文字較爲接近。去年耶誕節前幾天，Cyma 錶廠在上海各大報登載大幅廣告，廣告上有一幅明顯的統計圖，表示他們初創時廠基佔多少地，雇工多少人，每天出產多少隻錶，現在佔多少地，雇多少人，出多少錶。廠基佔地多少的單位是 m^2，精通英語的廣

告掮客把它譯成中文，則爲「畝」。其實，m是meter底縮寫，右角上的²是算術上二乘冪即平方的寫法。所以m²便是平方公尺，km²便是平方公里，都是我們新文字裏頭很用得着的簡略寫法。那位廣告掮客鬧的笑話，實因爲他缺少了一點兒英語以外的西文小知識的緣故。通常我們說「歐化」，實在多份是英美化。國家和船隻的代名詞要用「她」，連我們初小學生用的「國語」書上也這麼說，眞是荒謬得可以。"Sin wenz"底代名詞也要用 taa，我更百思不得其解。像 m²，km² 那種形式才是道地的歐化、科學的寫法，才值得抄襲和倣傚。總之，拉丁化新文字根本是中西文字發生接觸之後的產物，多拿幾種西文做參考是天然的要求。

『通 Roma 的路不止一條』。到新文字的路，我們也得多多開闢。

怎樣組織新文字講習班

化新

一

有些人以爲新文字很容易學，祇要買一本課本，稍爲自修一下，五分鐘就能學會。因此，他們反對組織新文字班子，以爲是浪費時間，浪費精力，不必要的。

這種看法是完全不對的，新文字固然很容易學，知識份子雖然能不費多少力氣可自修懂得，但是學習和推行新文字應該是一個配合當前形勢的要求的廣大的新語文運動，不應是手工業式的散散漫漫的推進，所以今天的新文字運動需要放開脚步，大規模地開展。廣泛地在各個部門裏組織拉丁化講習班、研究班，是集體學習、集體研究、集體工作、集體推進的最好方式，而且是廣泛地在各部門裏組織小型的新文字研究會的第一步工作。

二

現在先來談談組織新文字講習班前要做的幾件工作。

組織一個講習班、研究班，不是十分簡易的工作，不是佈告板上貼一張通告，就能夠組織起來的，它需要工作人員的大無畏的熱誠，不怕挫折的苦幹精神。

首先要在週圍做普遍深刻的宣傳工作，要用各式各樣的方式，進行一切可能的宣傳，使羣衆在報名參加之前，就能明白什麼是新文字，爲什麼必須學習新文字，以及新

文字在現階段的任務等基本問題，這樣，來學習的人，就不是盲目的，而是有初步認識的。同時可以造成學習的空氣。

第二、要抓住熱心的份子一同工作，在一個部門裏，發起組織新文字班子往往是極少數人，甚至於只是個人在單槍獨馬發動，那麼，他或他們必須多找幾個熱心的人，一同工作；這在做宣傳工作時，就要留意積極的份子，首先跟這些人作個別談話，個別保存聯繫，起一種核心作用。這樣，就好像先產生了一個發起會似的，基本的力量就擴大了。

第三、要及時提出組織，這是說，我們把組織新文字講習班的要求，不要隨便提出，不要隨便貼出開班的通告，而要在宣傳工作已得到羣衆的某種反應，在羣衆間新文字的空氣已相當熱鬧的時候。一句話說，要在本部門內新文字成爲高潮的時候，才提出組織班子。還有最好利用人多的時候，或者集會的時候當場簽名參加，再發出通告。這樣，羣衆情緒高漲，可以有始有終。

三

現在要說的是，準備第一次上課的幾件工作。

發起人在第一次上課前，要作充分的準備工作。最重要的工作之一，當然是找新文字研究會去接洽導師。

請導師，不僅要得到那位導師的同意就算，發起人在上課前先應和導師作詳細的談話，使導師能熟悉這個班子的一切情況，學生是什麼份子，多少人數，他們的文化水準和對新文字了解的程度怎樣，以及籌備的經過和主管當局的態度如何，甚至於同學中誰是比較積極，那幾個是胡鬧來的，都應該使導師深切明白。這樣，導師可以適宜的分配課程，選集適合的教材，才會提高學習的成效。一句話說，班子的負責人要跟教師取得密切的聯絡，他是導師和學生之間的聯繫帶。

預備好「課程表」也是必需的，這是等於起草一個計劃，沒有計劃是無目的的幹。沒有課程表，也是無程序的學。

選擇書本當然也是必需的，有些人想不費一本書，就學會新文字，有些人肯化幾塊錢買一本洋裝英文書，但是學新文字却只肯化二分錢買一本「北方話新文字ＡＢＣ」或「江南話新文字五分鐘」，這些都是不對的，小冊子決不能用作講習班的課本，這是宣傳用的材料。如果上課不選擇課本，那是一定會失敗的。

課本之外，讀物也極重要，在初級講習班上，必須讀完一本課本和一本讀物，才能告一階段，才能結束。

還有一句話，切不要使有一個學生不知道第一次上課的日期和地點。

四

最後再談談組織講習班應該注意的幾點。

第一、（略）

第二、在團體或學校裏，應避免「拉夫」的現象，往往有些負責者，看到學生不多，就東拉西拖，拉到教室裏，塞滿了教室，就以爲是光榮，是成績好。這完全是錯誤的，這對於講習班的成功並沒有幫助。這些拉來的人，聽了一次，無味，下次再拉也沒有用了，這在推行上，反而是一種損失。

第三、講習班上要啓發自覺的紀律。本來無論上什麼課，都要遵守上課的秩序，不能隨便缺席。但是，有些人以爲拉丁化無妨隨便些，特別在學校裏，因爲拉丁化不是必修的科目，是自由參加的，於是有空就來坐坐。遲到、早退、缺席，好像對課程不生影響，負責人不能干涉，教師無也無權說話。於是上課不像上課，流動性十分大。這是十分不好的現象。這裏，形式就十分重要了，像點名簿、民主推舉正副級長，都應該做的，使學生對班子有一種尊重的感覺。

第四、上新文字課不光是聽導師講授，還應是集體的學習。今天健全的拉丁化教師是十分少的，請來的導師，不一定對語文學有深的修養，這是不能完全責備導師的，更不應該因此就對拉丁化失望，這是今天拉丁化運動迅速展開時期所不能避免的現象。我們要提起大家的注意：開辦新文字班子，是集體的學習、集體的研究，責任不僅在導師一個人身上，而在每個同學和班子負責人的大家身上。

第五、開班上課，並不是組織工作的結束，而是組織工作第二階段的開始，發起人或者負責人決不要以爲第一次上課了，新文字班子就算是成功了，組織工作也就結束了，這是錯誤的，這不過是組織工作走完第一階段、跨上第二階段的開始，而且這正是組織工作最重要的時期，一個班子的成功與否，是決定在第二階段的組織工作上的。這個階段的組織工作大概有：怎樣領導同學做課外研究，怎樣聯絡同學間感情，怎樣組織經常性的研究團體等等，不過，在這個時期的組織工作中，決不要再發動新的同學中途插入。這個時期做的宣傳工作，應該是下一班開班的準備工作。

拉丁化運動的組織問題

輔　之

組織的目的在於集中所有力量而分別給予適宜的工作。如果以這個標準來衡量我們拉丁化運動的過去和現在的組織，我們很容易發現，它們並不能完全達到此項目的。工作者常常有用力不進、動彈不得的痛苦。看來，我們好像有着不少的、多方面的力量，可以利用；但是眞正要用時，却又覺得到處不够。歸根究底，組織方法的不十分妥當，實在是大原因之一。現在筆者把平日想到的和跟其他同志討論而得到的意見寫下來，請大家批評討論。或許可以由此得到較妥的結論，把運動的組織方法改善一下。

運動所需要的工作大致約有下面四項。即：（一）籌款工作，（二）出版工作，（三）推廣工作，（四）研究工作。每種工作都有其特性，每個工作人員又各有其不同的個人興趣、生活環境和社會地位。彼此很難互相替代，也很難一律結合在一個組織裏面。過去和現有的組織大致由適合於做推廣工作的同志們所組成，而同時兼做其他三項工作。結果便是焦頭爛額一團糟。所以以後的組織方法應取分工合作的方式。四項不同的工作，可以在密切聯系之下由四個組織來分別負担。譬如說：（一）拉丁化運動經費籌募會，（二）拉丁化書店，（三）拉丁化教育促進會，（四）拉丁化學會。其組織和任務大致如後：

（一）經費籌募會由有地位、有聲望的名流組織而成。各地得設分會。其任務專在向外捐募並向政府或公共機關請求津貼。捐款之支出祇限於：（1）本身的開支，（2）贈送書籍文具給各地講習班或拉丁化學校的學生，（3）購贈拉丁化書籍給各地普通圖書館或拉丁化圖書館，（4）支付各地拉丁化教師最低限度的車費或生活費，（5）津貼拉丁化中心刊物。

（二）書店應商業化，祇賣不送。但其編輯部應在學會和促進會監督之下。使盈利有一定的限制，超過限額的利潤，應用之於擴展出版業務及資助運動。

（三）促進會的主要工作在開辦講習班和拉丁化學校，兼做宣傳工作，並舉辦各種有利於運動的事業，如拉丁化圖書館、拉丁化讀者會之類。這個組織是運動的骨幹，也是聯繫其他三個組織的中心。

（四）學會担負的是研究工作。其主要任務爲充實拉丁化的內容。解決拉丁化在實際應用上所發生的各種問題。舉行各級考試，檢定師資，劃一各種講習班學校的程度，以及辦理各種競賽、獎金等。

照上述組織方法，至少有下面幾種優點。（一）出錢的人可以有充分的把握，知道自己所捐出的錢一分一厘都是用在實際教育工作上面的，絕無虛拋的危險。（二）經費籌募會方面的工作相當簡單，而且易於統計其經手支出的費用之實際效果，按時報告社會，並募集新的捐款。（三）做推廣工作的同志可以放手幹去，不必再如過去之常常被經費和書籍問題所困擾。（四）做研究工作的也可以有他們自己的組織，不必有名無實的附在做推廣工作的機關裏面。

怎樣做一個拉丁化宣傳員

士　心

宣傳是爲了要把一種運動向前推進和擴大。拉丁化運動是一個需要普及全國的廣泛的運動，顯然需要宣傳工作來突破今天狹窄的圈子。可是，拉丁化運動者太天眞了，他們往往忽略了這麼一件重要的工作。

有的人說：『宣傳工作要錢，必需有很多的錢，我們是窮小子的團體，所以不可能做宣傳工作。』這是不對的，有錢當然最好，但是，沒有錢也能做，也有辦法做。

還有人說：『環境太壞了，環境不允許你大吹大擂，也不允許你開會或演講，目前是不能做宣傳工作的！』這也是錯的。宣傳工作不僅是開會演講，開會演講之外，還有其他的工作

那麼，怎樣做法呢？爲了篇幅關係，我祇談怎樣做個別的、口頭的、在週圍熟人中間的宣傳工作。別的方式，不在這裏提出。

一、誰是我們宣傳的對象？什麼人都是我們的對象。不只是文化人、教育家、前進青年。一切人，只要你認識他，就是很好的對象。你能說服自己的經理、老板，那麼，拉丁化團體不會再鬧經濟困難。你能說服年高的爺娘，那麼，你可以自由自在的去幹拉丁化的工作　多一個人相信拉丁化，就是多一份運動的力量。

二、你不要以爲自己的經理、老板、爺娘是固執的，就首先懷疑你的宣傳效果。你要他們相信拉丁化，首先，你自己要對個別宣傳工作有確信。也就是你對新文字要有確

信。拉丁化是世界上最科學、最合理的文字，只要你說得清楚，對方即使是孔夫子老爺，也會同情。對方不同意你的意見的時候，你切莫立刻斷定他是拉丁化的反對者，最多，他只是拉丁化的誤會者。你要有耐心、熱誠，繼續不斷地、百折不回地解釋。詳細回答對方的問題，使對方滿意。但要避免論爭，當形勢快要發展到爭辯的時候，應該趕快結束，不妨留待下次再談。

三、宣傳的對象旣都是熟人，你可以找尋最適當的機會提出，當對方在不快活的時候，在忙碌的時候，都不宜提出，更不能在人多的場所。因為，他在沒有明瞭一切之前，必然有許多固執的意見的。人多的地方，是最不願收回自己的成見的。你要找適宜的機會，使得對方不知道你是在向他宣傳。

四、你要虛心，自認只是一個幼稚的拉丁化者，而不是一本正經、老氣橫秋的專家。譬如，你可以趁便在對方的旁邊，朗誦拉丁化「大衆報」，使對方驚奇你的成績，對方問你的時候，首先要說明：『學拉丁化很容易，沒多久就能看報了！』還要說明，並非因為聰明，無論是誰，都能在最短期內學會的。再可以一連串舉出許多難民所裏、工廠裏、學校裏、最多只化幾十小時、就能用拉丁化書寫的奇績，講得愈具體愈好。然後再引起他要說的話和問題。

五、你要預先準備好各種可能的問題的答案，這是預計得到的。（因為你是認識對方的，你是知道對方的性格和文化水準的）。而可能發生的理論問題，也都在拉丁化理論書本上指出過的，預先準備一套完整的答案並不難。

六、有的時候，不一定先談理論。陳鶴琴先生做宣傳工作時，開始是不談理論的。一開頭就翻開新文字「民衆課本」來教你。等你學了字母，能夠拼了以後，再談理論問題。這種方法很好，大家可以摹仿採用。

七、個別的宣傳，不是上講台教書，所以，對方提出的問題，只要抓住中心解釋，不必全盤回答的。比方，問你拉丁化有什麼優點，你不必逐條像背書似的第一條怎樣，第二、第三條又怎樣的。你只要抓住對方的性格，對方的特殊條件，找着『一擊即破』的道路。如果對方是印刷工人，你只要說明拉丁化排字的簡便，就能夠引動他的興味了。

八、做這樣一位宣傳員，不必有高深的修養。但是，必須是拉丁化運動的一員，就是說，你是參加拉丁化團體的，因為，你和拉丁化者們保持了聯絡，可以得到許多新的情報，這些，是你所需要帶足的宣傳用的資本。

再重複說一句，這裏談的各點，是指個別的、口頭的、在週圍熟人中間的宣傳方式。是不需一錢，而能收效的方式。是到處可能、到處行得通的方式。讓我們來結合起巨大的力量——展開個別的宣傳運動！展開廣泛的播種運動！

想望中的拉丁化書店

上 行

中國字拉丁化運動，早在一九三六年，已經有自己的書店了，到今年五月四日，它要紀念它的四週誕辰。這四歲的小孩，已經在運動中盡了很大的力。它看到運動底蓬勃發展，出版物的增多，一定要笑顏逐開，歡迎它的賀客哩。

但是最使它高興的，恐怕要算規模較大的拉丁化書店，正巧在它四週紀念日前不久成立的這件事吧。新文字書店，一向最懊惱的，就是因為當初創立時環境的限制，沒有能够更廣泛的徵求許多熱心份子的參加，因此力量微薄，開辦後不久，就不能大量出書，到現在已經滿足不了運動的要求。而拉丁化書店呢？它是上海和香港兩地的拉丁化者集體籌劃的，資金預計要收足五千元，這兩點就遠勝過新文字書店。

對於未來的拉丁化書店，誰都抱着一個很大的希望。希望雖然不盡相同，但是大家都希望它能够在運動中多貢獻一點，多起一點作用。怎樣才能達到目的呢？

我覺得拉丁化書店要完成它的任務，無論創辦者（股東）和工作者（職員）都要把它作為一件事業去經營，一般的拉丁化運動者也必須把它作為運動中的一件事業來維護。如果創辦者把它當作一件普通的營業來看待，不但這書店不會有光輝的前途，在運動中也失掉了意義。書店的組織章程中應該明白規定，營業的盈餘，大部份要拿來發展事業，只有極小的一部份才給股東作紅利。這樣一規定，就決計不會有人為牟利而投資了。書店的每一個股東，將被認為是運動中的一個光榮者。同時書店創辦的本意，也就很容易被人瞭解了。書店的職員，不要把他的職務當作職業去幹。因為職業的涵意，就是『傭傭、被動和敷衍塞責』。書店應儘可能減少開支，對於職員的待遇也只能是最必要的很低的待遇。但是每一個職員，都不能因為不是職業而不守紀律、自由主義，恰恰相反，要充分發揮自動、積極、負責、守紀律等好的作風，這才能叫人欽佩，被人看待作獻身於運動的模範戰士。讀者呢？也要把書店看作運動中重要的一部份。首先不能漠不相關。每一個讀者，都要經常注意書店的工作，鼓勵它，糾正它，幫助它——推銷出版物，對出版物作批評，幫助招股等等。這樣的讀者，才是運動的支柱。講到作者，也是一樣。作家同書店的關係，比讀者密切。因此作者要首先來幫助書店，做讀者的榜

樣。我們要把一般書店和作者之間時常發生的糾紛一掃而空。書店要盡一切可能好好出版作者的著作，作能對於書店，也不要有過分的要求，要明白事業還在初創，基礎沒有穩固，一切不能同大書店去比較。總之，一切人都認識書店是運動中的重要事業，書店就能夠建築在股東、職員、讀者、作者四者的緊密團結的基礎上。這樣的書店，就是理想的書店，能達成任務的書店。

其次，是營業方針。我們這書店應該不應該賺錢？創辦人說：『我們開店不是爲了賺錢，所以不應該賺錢。』讀者說：『我們受商人的剝削也够了，當然希望不賺錢，尤其是拉丁化書，讀的人都是窮措大，所以書愈便宜愈好。』又有人說：『書店就是蝕掉點本也不礙事，因爲在經濟上雖然蝕了些，在文化上却賺得很多了。』這樣，似乎我們應該作結論說，不應該賺錢了。

可是我却認爲不是這樣。在目前的社會中，錢愈多，事業就愈大。因此對於運動的貢獻也愈大。爲了事業，賺錢是必要的。蝕本是要極力避免的。因爲店蝕光了。我們運動還要繼續進行，運動需要店存在。因此必須做到拿營業來養活事業，拿營業來發展事業。

但是賺錢並不是要加重讀者負担。我們的書要儘可能便宜，至少不能比一般的貴。書店要用擴大發行網、推廣銷路、減低成本等等方法，來爭取營業發達，多多賺錢。

要做到這一點，就要靠讀者的協助，靠職員、編輯、作者的努力。

因此我想到，書店要有堅强的編輯部。編輯部要有堅定的計劃，不受感情衝動，不爲情面所轉移。也要有嚴格的標準，杜絕粗製濫造，欺騙讀者。當事業剛萌芽，拉丁化出版界還很幼稚的時候，尤其應該如此。書店出版的書，要每本都有價值，有意義，要有可能繼續銷售好幾年的價值，要有對運動發生重要的影響的意義。

目前我們缺乏完善的初中級課本，詳備的檢字，最起碼的眞正的詞典，眞正是大衆看得舒服的讀物。我們也缺乏深入的理論著作、方言研究、文法研究、寫法研究、教學法研究等等的專著。我們也缺乏眞正的大衆語文學作品。我們也缺乏拉丁化速記、電報、旗語、手語等等技術問題的著作……。一切一切，都在等待拉丁化書店的建立。

拉丁化書店的任務是大的，我們盼望它成功！

怎樣開展新文字底實際工作

吳玉章

關於新文字運動發展的歷史和它理論上的一些問題，我曾在「中國文化」第一、二、三、四期上發表了兩篇文章。關於現在我們必須在廣大羣衆中推行新文字的種種理由及其必要性，也已經在我們發起「陝甘寧邊區新文字協會」的緣起中大略談到了。因此，我這裏不談這些問題，而只談現在我們在邊區應當怎樣來開展新文字工作的一些實際問題。

一、培養新文字幹部　無論什麼事情，沒有幹部，不但做不好，而且根本就不能實現。所以幹部是決定一切的。因此，今年我們邊區政府決定要在延安附近鄉村用新文字試辦掃除文盲工作，首先就注意到培養幹部的問題。現在教育廳已開辦了一個月的新文字訓練班，訓練一大批幹部專爲今年冬學作鄉村中掃除文盲工作的教師。此外，想要新文字廣大發達起來，還要設立經常的新文字幹部訓練班，以備作訓練各地方師範、中學、小學等的教員之用。至於加深新文字的研究，除設有專門研究班外，還要在各地方、各學校、各機關廣泛地發展起來，使新文字的工作幹部增加起來，使新文字的改造日趨完善。這是我們應該努力的第一個工作。

二、編輯教材與書報　新文字的字母只有二十八個，拼音的方法也很簡單，學起來是很容易的。但是只是學會字母與拼音，如果不把它來應用，則它的好處也不容易發揮出來。所以不僅教的時候要編輯好的教材，而且要有經常地讀的、看的東西供給識新文字的人，使他常常能練習，漸漸深入到他的生活中去，這樣才不至於生疏、以至於忘記。因此，我們必須編輯新文字本身的及各種科學的教材，尤其要編各種應用的字典，如由漢字翻新文字和由新文字翻漢字的字典、各地方音對照的字典、及各種詞類的字典。文法也是不可少的東西。此外，還要經常出刊物。以上這些工作都在新文字運動委員會計劃中，正在逐漸進行。新文字報在今年十二月（編者按：一九四〇年的十二月）就可出版，這是供給各地方工作人員及新學新文字的人用的，不但在這報上可以得新文字的練習，而且也可以得到學習新文字的方法，它可以作廣大羣衆的教師。至於邊區「羣衆報」，不久後，每期也將有新文字一欄，以使民衆學習和練習新文字。

三、有計劃的進行工作，從我們的經驗看來，不識漢字或識字少的人，對於新文字有更高的興趣。因爲它們需要它作求得知識的工具。然而我們過去往往是要一般知識份子或各學校教師一律學習新文字，這自然有時會遇到阻礙，因爲這不是他生活中所必須要的東西。現在我們應當改變從前工作的方法，主要的注意力要轉到廣大不識字的羣衆方面去。在邊區我想要分幾個方面來推行：第一，是用新文字掃除文盲。從前我們每年都在鄉村辦冬學識字班，用漢字來教，很少成績，今後我們用新文字來教不識字的人，有計劃的來進行，先從鄉村工作人員起，一直到廣大羣衆，五年、八年，一定可以一般的消滅文盲，第二，是國民教育中把新文字作爲一主要科目。擇適當的時期把新文字學會後即應用到生活中去，因此，必須在小學、中學、師範學校中，好好的配合教授新文字的時間，並應用新文字的各種科學課本，使學會新文字就能求得各種科學智識。第三，政府必須制定法令，規定新文字的合法地位，這就是說：政府要明令規定，一切法令文告，新文字與漢字並載。一切報告、呈文、契約、狀紙等用新文字也與用漢字有同等的效力。

四、用組織力量來促進新文字的實行。中國有百分之八九十不識字的文盲，誰都感覺到必須設法使文盲消滅，然而這一廣大而困難的任務，決不是少數人的提倡空談就能做到，必須依靠廣大羣衆的組織，有一班堅忍勤毅的人，百折不撓地勇往直前去作，才能有成功的希望。現在我們陝甘寧邊區發起了一個新文字協會的組織，得到黨政軍民學各界的熱烈贊助，從此新文字得到羣策羣力的推動，必定有飛躍的發展，希望各方面的同志多多加入這個協會來共同奮鬥。

凡事不在多說，重在切實執行。今年冬學是我們試驗的第一步，希望我們工作的同志特別努力，希望各方面的人士多方贊助。

第　八　編

抗日戰爭勝利後三年中的拚音文字論

(1945-1948)

論為甚麼要用拼音字

周建人

我是澈底相信與主張用拼音字的人。這種信念差不多已二十年，沒有一刻動搖過。這種主張不是空想，也不是獨斷，是有非常堅實的理由的：為了中國的加速進步和趕緊實現民主，用拼音字有很大的幫助。但還要儘先聲明一聲，我不是說要廢止漢字，要用它時，還是要學習它，因為如果要研究古代歷史及古人的思想等等，必須用到這種文字。

我相信漢字：——

一、難學，意思不容易記住，讀音不容易記住，寫法不容易學會。如用拼音字，意思多數容易記，讀音很容易，寫字很容易，它祇要字母會寫就都會寫，不像漢字的須一個個分別學過。漢字單是一個口字，有為國字外圍的大口，有為圖字裏面的小口，此外，因地位不同，須寫作長形或扁形。

二、打字不便，試拿漢字打字機與西文打字機一比較便知。

三、排字不便，把西文的排字與中文排字一比較便知。

四、查字的不便，是人人都知道的，因此想出四角號碼來了。然四角號碼不能解決這困難。因為現在已不是祇查單字的時代，常常須查幾個字相聯的辭，辭源辭海便是應這要求發生的。單字之後，還有二字、三字、四字……相聯的辭兒。第一個字，可用四角號碼來查第二、第三、第四等字，就不能利用四角號碼了。用四角記號祇找到了第一個字，找以下的字還得依次一個個的尋下去。有時候三字或四字、五字相聯的辭兒很多時，找起來仍然很麻煩。並不是偷懶，因為時間就是生命，可省之處浪費掉是可惜的。現在拿辭海等查辭兒時與查西文字典的快慢比較一下看，不說也會明白的。（減筆字的不便利相同）。

以上三種不便利，差不多已是『老僧常談』，不再多講了。現在我想到的還有：——

一、口語與漢字矛盾得太利害。漢字因為各種原因，寫與刻及排的不方便也在其內，力求省縮，力求把一個個的字減少。例如從前譯音叫亞莫尼亞的名辭今寫作氨，如它像金屬原子的化合物時則寫作銨、氨與銨是甚麼東西，用眼睛看字是可以分別的，但

嘴裏講起來就不容易分辨了。而且另外還有「安」、「鞍」等字，就非常容易混亂了。講話時還是叫亞莫尼亞及亞莫尼姆的明白。因爲講話的時候，音多則容易分辨，音少就不容易分辨，然而一個名辭如音多，用漢字寫起來很不方便，最好把它縮成一個字，或者很少的幾個字。可是講起來又聽不清楚了。這種永遠不能解決的矛盾，祇能用拚音字來解決的。

這種文字與口語分開，寫的管寫的，講的管講的，二者分家，中國因爲弄慣了，也許不覺得，其實害處之大，非言語可能形容，這裏所謂害處，便是阻礙文明的進步。十八世紀到十九世紀初的德國哲學家赫智兒曾經注意到中國文言文與口語的分離。曾在「歷史哲學」裏說中國這種文言的方法是發展各種科學的大障礙。（當然不是根本的唯一的原因）。近代雖然普通已改良的成份很少，主要的害處仍然存在，如上述的氨、銨等與口語的矛盾也存在。

漢字不單妨礙學術的進步，還妨礙言語的進步。我感覺到我們說話的簡單也與寫漢字有關係。如果言語與文字是統一的，那麼互相影響，互相助長，能正常的長發起來，繁榮起來。現在方塊頭漢字能夠幫助言語的祇是幾個「虛字」及若干通用的成語之類。（如古書上的句子採用愈多，講話愈不明白）。所以，就我個人來說，我有時也聽錯對方的意思，我講的話也常被對方所誤解。因爲說的話太簡單，不够明白，含胡處不容易分辨。用了拚音字以後，文字與言語就都會有進步了。

二、還有我以爲很重要的是文字與民主、專制等的關係。原因當然不全在這裏，但它的影響却很大。社會上的人們都在發表思想的，從言語，或寫成文章，把意思傳達到可能傳到的各個人們。現在如果用方塊頭字來表達思想，既不能照要說的寫下來，遂不能不去找從前人用的辭句、字眼等等，來表達我的意思。從前的書上的東西是專制的舊社會的產物，雖然由寫的人選擇過的，但很可能在無意中流露着陳舊的思想或帶有專制的色彩，（這與看古代人的作品不同。看古人的作品時是知道古人的作品，如從今人筆下寫出來的舊意識，變爲今人的意見了。）所以我覺得正向民主的路上走去的現在，通用的文字如果能够用拚音字，必定非常之有利。這問題非常重要，但說起來話很長，這裏祇能說出大意，以後如有機會再講了。

至於反對用拚音字，即羅馬字拚音、或稱拉丁化之類等等的反對意見，據我許多年來所感覺到的，不外二種：——

一、是說漢字古樸或古雅或因無論甚麼可愛的性質而可愛，所以不贊成用拚音字。對於這一問題，實在是不成問題的，因爲照前面所說的話講來，我並沒有要想廢除漢字的意思，不過說爲了便利上及求進步與民主化早點實現上，使多數人能够識字上，是可以使用拚音字的。實際上現在是、或者向來如此的，識漢字（指能看書寫文）的僅祇是

百分比上很少的少數人。

二、有一種反對意見是說漢字對於中國的統一有極大的幫助，這便是說如果不用漢字就怕國家要不統一，要分裂。這一反對，照我上面說的並不是廢止漢字的說明來講，已不成甚麼問題了，如果再討論下去，國家受文字的聯繫力本來並不大（言語亦然）。比方英國與美國，文字是一樣的，但是二個國度。此外，如瑞士的學者，有的用法文寫書，有的用德文寫書，國度却是一個。祇要把這等情形詳細考察一下，這等反對意見自然會平息下去的。做書寫文章當然儘先用普通話即所謂「區際語」來寫，還能幫助言語的統一哩！

祇要翻開西洋的發明史來看，大的發明如火車，較小的發明如縫衣機之類，初期使用時無不受反對，經過一個時期就會覺得它的便利了。我的相信拚音字與主張把它通用起來，實在出於良心，知道這樣一來，必定能够增加人民的幸福，真是有百利而無一害的。

談拚音字

周建人

文字開頭時寫象形字，本來是很自然的事情。但它的用途有一個狹小的限度，到文化發展到某一個程度，就不够運用，非改造不可。便是指事、會意之類，仍有一個狹小限度的，到了文化較高，必須用字母來拚音，才可以繼續發展上去。祇是中國奇怪得很，到了現在，還在用方塊頭漢字。這種文字的排字、打字、查字等的不方便，已經說得很多，不用再說，再看漢字寫時的麻煩與口語的不相容這一點來說，已經足够阻礙文化的進步了。口語須聲音愈多變化，意義才分辨得愈清楚；漢字則因為寫起來麻煩，總想少寫幾個，兩者大相矛盾了。我隨便舉一個例，近來已常用圕字來代替圖書館三字，為的是想簡便一點，少寫幾個字。但是說起話來，如念圖字音或書字音都不能明白是指甚麼，仍非叫圖書館不可，說話遂與眼睛看的圕字分家。此外如化學上的氮、銨、氧、氫等以及還有許多奇離古怪的原來名字，都是供眼睛看的，說起來非加添聲音不可，否則聽不清楚，祇有用拚音字可以解決這個矛盾。不必再寫圕字、銨字等……老實拚寫圖書館的讀音、就寫亞莫尼亞的聲音就行，不必縮成一個字了。我想，為了中國將來的發展，為了使現今比例數極大的文盲變為亮子，都非急謀通用拚音字不可的。過去還有一

部分人在反對，現在好像多數已經覺悟，不再反對了。如果有人有志於學習漢字，當然儘管研究，我想，贊成用拼音字的人是不會反對的。

因爲把音拼下來是最便利的辦法，所以便是專供眼睛看的漢字也不能阻止這一種傾向，例如「費話」，近來一般都寫作「廢話」，「倜儻」一般，都寫作「倜黨」，「瘼病」通常寫作「毛病」，「愜意」常常寫作繪畫中工筆或寫意的「寫意」等等，祇要稍微留心看看，實在很多。雖然寫的並非本字，我們憑了它的音，意義也不致弄錯，可見拼音字實在是合於一般的需要的。又如「祗」字，通常寫作「祇」字，加了一點，變爲「神祇」的祇字了，諸如此類的事情也很多，如用拼音，倒反正不會弄錯。過去家族制度下面的中國人好爲子孫打算，甚至有人看不過去，用『兒孫自有兒孫福，莫爲兒孫作馬牛』的話去勸他們。現在如能把這種爲兒孫作馬牛的努力推廣一點，用到大衆的將來的幸福上去，一定會熱心推行拼音文字的，而且會很快的進步和有成效的。還有，拼音文字雖含有便於學習的意思，但更重要的是利於將來的發展。所以不必單求學習快速，稍微麻煩一點也無妨礙，況且決不會比學漢字更麻煩的。（這意思是說規則不必過求簡單，複雜一點也沒有妨害）。

說到最後，我是希望趕快把拼音字寫起來，拉丁化已有好幾年的歷史，便把它寫起來，印起來，最好有一種刊物，能登一點拼音字的短篇，無論故事、小說、消息、議論之類，都是好的，供愛好的人閱讀，傳播是快的。我覺得既已有了原則，重要的是實做，就是拿來應用，遇到困難的問題，再來研究和解決。如果不去實行，想先定好一種的細則，是盡善盡美、一勞永逸的，恐怕是不可能的。我不懂語言文字這門學問，單有推行拼音字的熱心，如果有人想一想中國的前途，大概都要想到文字改革的重要的，——雖然不過是許多事情當中的一部分。

論拼音文字的急須提倡

周建人

我雖然不是研究文字學的人，但我知道拼音字急須提倡。因爲文字的好壞（大家使用起來是否便利），給我們的影響實在太大了，關係太密切了，使我們不能不關心，不能不說話。正如我們雖然不專門研究政治，可是知道某一種政治是好還是壞；雖然對於營養化學懂得不多，但是領來的戶口糧不是陳年的碎米，便是拌和灰沙的麥粉；總是不

願意吃下去。我們對於文字也是這樣，因爲對於我們的關係太密切了，生活上的影響太大了，雖然我沒有研究文字學，但我究竟知道它好不好，便利不便利。

中國的漢字的不便利中，最容易叫讀書人感覺到的是查字的困難。生活與文字隔離（人的生活應該是不與文字隔離的，現在有這種情形，是特具的）的人不必說，便是有些接近的人，常常遇到一個字要查但不知從哪一個部首去查。因此在過去的若干年內，人們曾經想出許多種不同的檢字法。從創造出許多種檢字法裏，可見查字典困難這一問題的嚴重。結果，那些方法都不能解決這困難，更其顯得這問題的嚴重。

比較的流行得廣一點的檢字法是有的，便是「四角號碼檢字法」，用這方法來檢查，的確省事些，即比較的快些（與查西洋文字還是不能比）。不過漢字的時代落後性，問題還不僅在這裏，即使使用四角號碼能够比較快些查到要查的字，可是在現代社會上單查得單字是不够的。我們不但要查「內」字與「外」字，還要查「內綫作戰」與「外綫作戰」。我們不但要查「原」字與「磁」字，還要查「原子能」與「磁性水雷」。諸如此類，不勝枚舉。如「中山大辭典」裏的「一」字部有四百幾十面之多。便是查得第一字，再要找見幾個相連的一個名辭還是不大容易的。查西文字典怎樣呢？便是含幾十個字母的名辭也極其容易查得。（數年前，有一個同事，他查普通英文字，用慣一種查自公司裏出版的字典，一翻就查着，不用轉手的）。還有，用四角號碼來查即使能快一點，但查字要這樣兜一個圈子，足够證明不適用了。

因了漢字檢查上的不能克服的困難，有一個時期有人曾經主張過採用一種外國文字來代用，但經過幾次辯論，覺得不可能，結果沒有實行。

其實，漢字的不便利，不祇是查字困難的一端，也不僅是讀音難記與書寫不易這一端。還有更其重要的是與口語的分離。近來雖然採用白話文，但受漢字固有性質的限制，與口語還是相差的地方很多。至多名辭，外來的本可照原文來寫來唸，但是如用漢字，寫「德慕克拉西」非常不便，因此就去找了「民主」這二字。此外如你叫出「福爾麻林」、或「哥羅仿」、或者「亞莫尼亞」等等名字，大家都懂，藥房也一說便能買到的。後來爲了遷就漢字系統之故，書上却寫作「甲醛液」、「氯仿」及「氨」等等了。說出去店員不懂，市上買不到，此外也沒有甚麼意義。原因是祇有用拚音字，才能够用原來的音，或寫原來的字。不用拚音字，便不便於寫音。不但因爲漢字筆畫多，總想少寫些字，還有一層原因，因爲方塊頭字不能連寫，如果一連幾個意義不明的字寫在一起，讀起來往往意思弄不清楚的。漢字主要是象形、會意等製造成功的所謂表意文字，是特別供眼睛看的文字，因此遇到外來的名字，譯名總想取出一點意思來，比方普通，我聽到一個學電工的人說，他書上所讀的名辭、術語與實際上工人所用是兩套的。初時彼此都不懂。講話要音多複雜，才愈分辨得清楚；漢字因爲筆劃多，力求少寫幾個字，

結果辨不清楚。比方我教書的時候，講堂上講到「亞莫尼亞」就叫「亞莫尼亞」，學生聽得很清楚；但書上寫「氨」的，如口上說「氨」，學生便聽不清楚，因爲祇有一個音，便滑過去了。（又祇有「安」、「鞍」等字同音，容易混過去，不容易分辨）把看的文字與口說的如此分家，實在非常不便，非常阻礙進步。

反過來，因爲寫的文字與口講的話離開，有時有話想寫，但寫不出，祇好向漢字印的文字上去找，但找到的文字寫下來，與自己的意思並不十分相合，也祇好算了。這種情形是常有的。

又因爲方塊頭的漢字，一個字有時候可以連在上一句或連在下一句，意思都講得通，不過意義却不相同，因此從前有些給不大識字的市民及婦女看的木刻書，常常是每一個句子離開一些、留一些空處，叫人看了意思可以明白些，但是在複雜的文章裏，一句離開一些還是不够的，一句之中的有些字如把它連起來或拆散，意思可能大不同，因此過去有些譯文裏，把容易混的辭兒用「」括起來，這不是引用記號，祇是表明這幾個字是應該密切聯在一起的。如果一用拚音字即表音文字，一切這等困難都解決了。

這種爲傳達思想的工具之文字由於它能够傳到爲聲音所聽不到的遠處與將來，這種性質，使它成爲促進文化的重要工具。我的熱心想望早點實行拉丁化，並不是認爲文字比較不重要，如有些人所設想，我却從文字也重要的觀點上出發。口語固然重要，但文字也有它的重要的任務。如果沒有它，文化是蠳積不上去的。（這當然不是說要廢除漢字，不過請它退位到祇讓幾位研究古代歷史及古文學等的專門家去學習、研究。）如果一般應用上，不採用語言學上公認爲最進步的用字母拚音的表音文字，如果文字不改革，我想，新的進步的文化必定要受到極大的限制與阻礙。

開始用拚音字來作一般通用的文字，當然是艱難巨大的工作，我以爲先須編一本字典（註解初期仍用漢文），最初恐怕祇能編普通話，即區際語的。這種字典當然不希望一次就編得很成功，以後當然還要修改的。同時編印許多有進步性的故事、小說、淺近的科學之類的小冊子，能出小型的報章更好，供學拚音文字的人去看。等到再進步一些以後，便是古代的歷史、以及古人的思想現在還須批評的，經過科學地研究之後，也可以用拚音的新文字寫出來，使需要知道這些的人去看。如果有志於去看原來的文字，當然並不妨礙他們，不過我眼看過去一到初中便大讀古文，要費許多心力，後來不再與這等文字發生關係，如果把這等心力用於有用方面，實在有益得多。

如果救人生命及做於人有益的事情是一種善行，那麽有人實行提倡拚音字是最大的善行之一種，是沒有疑惑的，因爲這事情對於極大多數人有極大的利益，也是等於救許多人的性命。我的有這種信念，係從非常公正的想頭出發。開手通行拚音文字對於我個人，反正要多學一些東西，雖然不煩難，究竟總要多化一點時間，可說反多一些負担，

却沒甚麼明顯的利益。 我因爲相信這改革對於現在的大多數人以及將來的人們非常有利，所以非常贊成，有拼音字的書報出來，情願費些時間去讀，去學習寫。倘已認識若干漢字的人，肯抱定祇要於大家有益，便是犧牲一點自已也不計較，也就是與現在求文字上的解放的人們（因生活壓迫與漢字難學成爲文盲的人們）站在一起，與把將來的進步看得比現在個人的便利重要時，拉丁化的推行一定阻礙少得多，倘若不，祇好大家努力打通的。

補註：講到漢字的不便利時，竟把啞子及瞎子忘記了，還應加上一段，怎樣能够使啞子能說話，使瞎子能識字。稍遲（這文章發表後），有幾位朋友到上海盲啞學校裏去參觀，益發覺得採用拚音文字的不可緩。從前講起漢字的不便利，單說難讀、難學、難寫、査字典煩難，排字、打字、打電報也不方便等等。又因爲漢字寫起來不便，力求省縮，而口語則音愈多意義愈明白，矛盾太大，不能兼顧，沒有提及啞子瞎子。如果能用拚音字，便可有突起的符號以代字母，做成書籍報紙給瞎子去摸，他摸過去就知道是甚麼意義。如用漢字，就無法可想。據說上海盲啞學校對於盲童曾用注音符號拚成漢字之音，叫瞎子用手摸認，但其困難可想而知。豫日本假名似的注音符號實在毫無用處的，不久必定淘汰。至於啞子，用拚音字後，就可用手裝字母代口講話，非常便當，如用漢字，就無法可想，這是指瞎子、啞子還沒有方法醫好的時候的辦法，如能醫好，當然不必說了。

關於掃除文盲

郭紹虞

在建國途徑中間大家喊出了教育第一的口號；而在教育第一的呼聲中間又提出了掃除文盲的主張。這主張不可謂不正，可是怎樣掃除文盲，尙不見到有什麼具體的計劃。

這原因不是具體計劃的不易規定，而是在規定具體計劃之前，尙有幾項根本不易解決的問題。

第一點，是中國文字本身的問題。中國文字的難學與難記，即是推行普及教育的絕大障礙。假使僅僅喊掃除文盲，而不顧到文字的改革，恐怕無論如何推行平民教育，或規定基本漢字，總不會有什麼良好的結果的。

只有改爲拚音文字，然後易學易記，纔可收掃除文盲的功效。然而現在在國內尙不

聽到有什麼對於這一方面着手研究的機關，與怎樣推行的準備。那麼掃除文盲之不易收實效是可想而知的。

第二點是中國社會組織的問題。中國到現在還停留於農業社會的階段，內地許多偏僻的鄉村，往往隔了十多里纔見有一個四五家的村落。『一去二三里，煙村四五家』，以這樣散處的居民，如何能推行教育。所以這也是掃除文盲的絕大障礙。在中國建設過程中，無疑地必須傾向於工業化一方面，只須傾向於工業化一方面，只須眞能做到工業化的國家，那麼掃除文盲自然就不成問題。否則在現在的狀況之下，而欲掃除文盲，總是事倍而功半的。

關於第二點，玆事體大，我們可以不論。關於第一點，我以爲在高叫掃除文盲的呼聲中間，是必須注意而且必須着手預備的一件事。因爲拼音文字一日不推行，則文盲永遠沒有掃除的日子。 即因中國的文字不是拼音文字， 所以口頭的語言 ，與筆底的文辭有截然的不同，而中國的文學遂有語言型的文學與文字型的文學之分。語言型的文學爲語體是。文字型的文學爲駢體是。恐怕在任何一個國家中間斷沒有像中國的駢文這般遠離於口頭的語言了 。 這即因爲中國的文字適於這般特殊的組織故。 這種現象， 不僅造成了與口語絕不相同的駢體，卽近於語言化的散文也爲文字的牽掣而與語體不同。不僅爲此 ， 卽使語體言、 語錄體在明代或爲駢四儷六的對偶句， 而戲曲中也居然有駢儷的說白，這豈不又是中國的文字在中間作祟嗎？再退一步卽就現在的語體文而言，有古化的、雜以文言句調的語體，也有歐化的、類似翻譯句式的語體。這些語體文，本於推行平民教育的立場而言，都是掃除文盲的障礙。然而拼音文字一日不完成，我敢斷言這些語體文也一日不絕跡。這並不是作這些語體的人故意賣弄他的技巧，實在也是受了文字本質的牽制，因爲既是目治的文辭，何必一定要絕對符合於口頭的語言呢？

因此，我們可以這樣說，拼音文字不完成，卽駢體文也不會有進步。這並不是故作驚人之論，實在也因爲中國的文字的魔力是太大了。他可以隔離文辭使遠於口語，他再可以阻礙口語之正常發展。正因文字是單音綴的方方的方塊，所以口齊的演進也常常停留在單音綴的階段，卽使有些演變爲複音語詞而或爲雙聲或爲叠韻、或則成爲重言，其基礎依舊建築在單音上的。至於有些意義相近或相反的複合語詞，那更是文字組合的玩意兒。這些複音語詞可以伸縮不合，又可以顚倒變化，以使文字、文辭成爲整齊勻稱而對偶。所以中國的複音語詞在文辭中的應用其流動性也極大。假使現在要推行拼音文字的話，這些複音語詞就得從此新加以審定和釐訂。再有，眞要推行拼音文字的話，不僅口頭的語彙極端貧乏，不够應用，卽口語的語法，也是粗糙拙劣，遠不如文言的精密。這只須把周秦人的文辭與唐宋人的文辭兩兩相比，就可看出其關係。實際上周秦人的文辭反近於口語，所以前後聯綴之間，常有似斷非斷、似續非續的地方。只因時代隔得太

長久了，所以後人學來，不易體會到古人說話的神情，生吞活剝，硬加摹倣，以是就變得脫筍而不合拍。唐宋人的文辭，儘管與口語遠，但是能在從前不用標點符號的時候，不分行寫的時候，使人讀來覺得文從字順，段落分明。這即是文法上進步的地方，明代文人學秦漢的所以不及學唐宋的。其原因即在這一點，我們看到這兩重困難，所以推行拚音文字的前夕，除掉審定語彙之外，更須從事於語法的研究，使之不致前後混淆，發生意義上的誤解。

這些工作，都不是一兩個人的意見所能決定的，必須由教育部聘定國內對於語文素有研究的專家共同商討，然後纔能見之實施。我所謂必須有相當的準備者謂此。

如其能先化上多則十年、少則五年的預備工作，以從事於拚音文字之研究，則將來推行的結果，自然容易掃除文盲，否則即使像晏陽初先生這般熱心推動平民教育，猶且要十年爲期，始可掃除文盲，然而十年以內或在十年之後：萬一國內有什麼變動，政治混亂、社會不安，那麼晏先生在十年中間所耗的精力，可以使之消蝕得一乾二淨。

總之，文字不改革，文盲似乎沒有掃除淨盡的可能。所以我在大家呼喊掃除文盲的時候，貢獻一些意見。

維持乎？改造乎？

郭紹虞

語言可以決定文字，同時，文字也可以決定語言。語言文字可以相互決定，所以又可以決定文學、決定思想，所有文學的種種體制與風格，差不多可以說沒有不被決定於語言與文字的。

近來人很多主張語言與文字協調，以使筆底寫出的語體即是口頭說出的語言。這種主張不能說錯誤，而且照這主張以進行的，也很有些人從事於這方面的試驗而得到成功。但是由推行的成效言却不能說廣。報紙的社論，可以是語體，但不一定符合於口頭的語言；新文藝的創作，也可以是語體，但也不一定符合於口頭的語言。這些並不是一般作者故意要在語體中間再有語文之分，實在因爲這種現象都是受了文字的牽制。所以我以爲文字不改造，則將來的新文藝雖則是語體，但是可能會形成語文之分的。因爲在文字未改造以前，有些語體文雖不合於口頭的語言，但並不妨礙它的存在，這只須看諺語就是一個堅強的證據。這即是所謂文字決定語言。只有索性改造文字，變爲拚音，然

後口語所說與筆底所寫始能取得眞正的一致，然而到此地步，口語所用的語詞一定又會與現在所用的不盡相同。這也就是所謂文字決定語言。

使中國文學富於詩的美、音樂的美，這是文字；使中國文字遠離於語言，尤其是當時口頭的語言，這也是文字。因此，使中國文學隔開了民衆，使中國民衆變成了文盲，這也就是文字。我們討論音節問題，抉擇出中國文字的種種優點；但在民衆教育上却顯出了種種弱點。文字可以決定文學，我們於論述古文學時，固然覺得可以高興，可以自傲；但是，文字又可以決定文化，我們於遠望將來的文化時，却又不免有些自餒。維持乎？改造乎？願與關心此問題者一商榷之。

（節錄「語文通論續編」自序）

中國文字也應該趕快民主化！

齊滄田

除去少數漢奸和發國難財的以外，大多數中國人都是直接或間接多多少少地經過了生命或財產上的犧牲後，才不容易地得到了今天預期的勝利。現在和平了，一切一切的現實並沒有像一般人所想像的那樣如意，反而在某些方面，平民的生命竟然受到了嚴重的威脅。可見將來和平的保持，名副其實地（不只是在地大人多方面，而也是在人民生活智識程度各方面）列爲三大國（中蘇美）之一，比起抗戰來所費的努力，恐怕還得多多地加油才行呢！

談起現在所應該努力進行的事情，眞是一千零一件，大有不知從何說起之感，可是靜靜地想來、中國人名和甚麼甚麼「家」連在一起的數目，也不能說少了；衣食豐足，還要現代化、奢侈化者流的總數，雖沒有可靠的統計，想來總也可觀吧！可是一個民族文化程度的高低，不是以少數代表多數，而是以全民族總數的平均分配爲準的，若這樣說來，把我們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文盲民族，列入熱帶海島未開化的民族中，我們也沒有甚麼强詞和人家去奪理吧！

人類文化高度的發展，在整個人類的進化過程上，不過佔極短的一個時期。他何以到最近（數千年來）才急劇地發展起來，自然原因很多，我們若說一大部分歸功於文字的使用，也不能說是太過吧：人類自從產出了高度表情達意的語言這種工具，「大我」的「人類格」才算奠定了相當的基礎。後來創造出來了文字，更加補助了語言的缺點，有

時代表它，更進而有時起了促進的作用。可是語言受到阻礙作用的，也是有的，像中國語音這樣地貧乏，國語裏只有四百多個聲音，可是中國語音原來并不這樣貧乏，曾經有過字首子音羣，如 gl, bl, ml, 等和字尾子音，如 b, d, g, p, t, k 等，大約是後來受了這缺乏伸縮性笨拙的語言代表——方塊漢字的束縛，才鬧到現在這種境地。漢字自從進展到「形聲」的階段，就好像跳到了五里霧中的迷魂陣內，東碰西闖，可憐得怎麼也跳不出來了，中國文盲所以佔了這若大的成分，不求進化笨拙的漢字，實在也負了很大的責任。

到了現在人民的世紀，原子的時代，除非甘心苟延殘喘，不求進步，否則要想永保和平，維持頭等國家的國格，眞地作到民有、民治、民享的地步，先決的條件必須是：人民非得是有現代化的智識交通工具「文字」不成，一定得來個一百八十度急劇的轉變，趕快用容易學習的國際字母寫出我們的國語和各地方言來，也就可以說是文字民主化，才行！

漢字已經呈現了病態，大概已經沒有甚麽異議，不過一談到診斷，那就見仁見智，各執一詞了。據已往諸前輩研究的成績，大多數都是要把它從「形聲」階段的迷路裏，引渡到系統化、科學化的路上，具有豐富的適應性和創造性，換句話說就是要國際字母拚音化。這樣才能够和其他現代進步的文字見面拉手，并駕齊驅。

關於拚音的方式，已經有了「國語羅馬字」和「中文拉丁化」。前者以北平話爲標準語而每「字」或說「音節」都帶上蝌蚪尾巴的聲調；後者却好像是從蝌蚪進步了的蛙，跳到陸上來，變成功了兩棲動物，其適應性，當然是大多了，沒有標準語，而以各地方言爲準，將來互相起一種交流作用，自然地發展成一種統一的語文。

從歷史的發展看來，聲調是在漸漸地退化着的，如現存最古的方言——粵語有九種多聲調，閩語和吳語也都有六七多種，而進步的國語却只有四種，在中國古文化發祥地陝西更進一步發展着最近化的語言，只有三種聲調；同時音節數量的擴大，却是在漸漸地進化着，並且詞尾的變化也有了相當的發展：這些都是想要擺脫聲調限制而更進一步自然的發展。再者文字不過盡可能地代表語言，并不是語言學家所用的表音符號，恆等於語言。音色如聲調這種東西，在文字裏，實在也沒有必得表出的必要，如果弄出來，反到有畫蛇添足之嫌。旁觀世界各國語言，只有北歐瑞典語、中歐羅馬尼亞語等還保持着聲調的遺跡，可是在文字上並沒有甚麽異樣的表示。現在世界因了交通工具日新月異的發達，已一天一天地在縮小互相的距離，接觸一天比一天地多了起來，我們不愁將來我們的語音是不會輸進新血液來的。所以我同意聲調在拚音文字裏的滅跡，在實行方面更是有莫大的方便。

所謂國語既然有了這壓倒的勢力，席捲東北、華北、華中北部、西南諸省，實在有

作爲標準語的資格。至於只能說本地方言的人，不妨在先學習了本地方言的民主文字，可能時再學一種比較普遍的語文，想也不至太難吧！國語和其他方言的關係，有一點兒像俄羅斯語和烏克蘭語和白俄羅斯語的關係一樣的。俄羅斯語文既然能够被採爲標準語在蘇聯全國普遍通行，難道我們就不能爲了自己的方便，出幾分人力趕快意識地創造出一種工具來爲我們使用嗎？我希望贊成的人不再只是紙上空談，只是講游泳術而永也不到水裏去親自實習游泳樣的，而應該趕快地去實行！

我以爲我們這次抗戰的勝利，除去盟邦協助以外，我們自己所以能够支持這樣八年的長久，差不多每人都曾或多或少地負了一點責任，這種民族的自覺心，實在一大部份是導源於民初五四運動後所謂中國文藝復興時代所受的洗禮，那個時代最大的成就是從文言進展到白話。到了現在我們還應該有五四時代那種進取的精神，要把白話再推進一步，脫去漢字的硬殼，進展到富於適應性和創造性的拚音的階段。一切教科書、雜誌、報章等都要像中國行路規矩從明年元旦日起改從國際化右行一樣，也來一個國際化向右書寫的國際字母拚音化！將來民衆的腦子裏要是都武裝起來，還愁政治不民主化嗎？還會怕有內戰嗎？一切一切的與大家自己有關係的事，還不得都由我們親自來主持嗎？

談到中國文字拚音化的技術問題，自然相當複雜，我在下面只是簡略地提出幾點，請讀者不客氣地加以改正、擴充、試驗，爲的達到一個比較完美的地步，因爲我們永遠不會絕對完美的，這才有所謂進步。

（1）字母的選擇，第一要顧慮到語音的相當程度的代表，第二要注意到對於目力的方便，因爲文字所代表的聲音是由眼官傳達到腦子裏去的，第三要盡可能地國際化。

（2）不加聲調符號（理由見前頁）。爲辨別一些常用的同音異義詞時，大多數陽平和上聲母音後，加長音符號h。

（3）詞類連書在不背文法原則下，盡可能地擴大，這在中國語言裏是一種自然的趨勢，以抵消聲調的喪失。不可倣照英文，因爲英文詞類的離合太不自由了。可參照北歐語文像德文、瑞典文等，其詞類的離合完全以表明一個單獨的觀念爲準，像德文的：「das Bewustsein des Sichfreigemachthabenes」（曾經使自己自由了的那種意識）。

（4）不只專有名詞的詞首字母要大寫，代名詞中的第二身和名詞的詞首字母也都要大寫，可參照德文、丹麥文，這是一種對於目力容易區別的方法。

（5）詞尾變化雖然顯示着某種程度退化的形跡，像英語，可是牠結構的準確性實在是使語文高度發展表達能力的一種力量，像法、德、俄等文語尾變化的複雜。中國語言雖被列入孤立語的範疇之內，可是仍有一些語尾變化，我們應該設法扶持牠。如名詞詞尾「兒」簡寫爲「r」，「子」簡寫爲「z」，「們」簡寫爲「mn」。形容詞和名詞所有格的詞尾「的」、「底」都簡寫爲「d」。副詞詞尾「地」寫作「di」。動詞除已有

詞尾變化，如「了」簡寫爲「l」，「着」簡寫爲「j」，表示下接亂詞的「得」寫作「de」。

(6) n 和ng 在同詞類內，兩母音間時，要和前面的母音相拚，像an, ang等；要和後面的母音相拚時，前面母音的後面和 ng 中間加長音符號 h,像Huhnan, Lanhgan. 母音連接時，盡可能地拚成一個音節，像piau; 需要分開時，前面母音的後面，加長音符號h, 像Pihau

(7)要多用活的語言，這個口號在民初文學革命時已經高高地唱過了，可是仍然沒有很大的成績，緣故是文字沒有澈底地改革過。若是拚音化了，一切眼裏認爲好看的死字，一定都給不客氣地加以淘汰淨盡，而把所有活的耳朵裏認爲好聽的語言，都搬到紙上來，自然地增多聚集起來，演成一種高度發展的文字，爲人民手中有力的武器。

(8)國際化的詞類，要盡可能地都搬進來，爲的好豐富中文的語音和詞彙。

民主政治與拚音文字

耘　舜

民主政治的基礎大半建築在輿論上面，中國文字如果不趕快走向拚音文字的道路，那末，絕大多數人民的眼睛是瞎的，耳朵是聾的，嘴巴也是啞的。他們會被險惡的統治者壓迫得更長久，欺騙得更厲害。中國之所以弄成這個局面，我覺得中國文字的缺點也是原因之一。

中國方言極其複雜，我很担憂，將來在實施民主政治的過程裏，大總統競選時，是否像美國一樣的赴各省發表演說，如果是，不懂各地方言的候選人是否需要帶用方言譯員，否則，若仍用國語，就不能爲眞正的人民（如廣東人民大多數是聽不懂國語的）所接受，識字的人既少，能聽國語的也不多，難道總統競選演講的對象僅爲少數所謂知識階級？我認爲這是一個值得研究的問題。由於這一點，使我聯想許多已成事實的問題。例如以往參政會在重慶開會時，很有些參政員是不會說國語的，滿口土音，使其他在會者無法領教他的高見，無形中剝奪或減低了他的發言權。上次南京舉行的國大，也可以說是各地方言的大集成，當不習慣說國語的廣東代表起來發表意見時，非但不受聽者歡迎，而且叫以「廣東官話」表示『不敢領教的意思』，而這位廣東代表也就不好意思再往下發表他的高見了（見某日廣州建國日報「國大花絮」），類似這種例子，眞是不勝

枚舉，這個問題的結癥不在國語或方言，而是中國現存的文字問題，因爲這種以象形爲主的視覺文字（拚音文字，則爲聽覺的文字）阻礙各地方言的溶合。

語言是隨着一切社會現象在不斷地變動和發展的，它們的發展方向是由分歧走向統一。這次抗戰，四方八方的人都退到大後方，又從大後方復員到各地，這種語言的對流現象對促使語言統一和融合是具有着不可忽視的力量。到過四川的人或多或少地帶了一些「啥子」、「略啷的」、「要得」等回來了，戰後的四川話也或多或少地受了外來話的影響，這點由於交大在重慶時校內可以通行上海話（當時交大江浙籍同學約佔二分之一）足資證明。所以，當去年開始復員時，我曾對川籍的同學說過這樣的話：

『下江人不但把你們的榨菜、銀耳等帶回去，同時也把「啥子」、「要得」等帶去了；他們帶不走笨重的箱籠，也帶不走已經留在四川的方言。』

這說明語言的對流溶合是最自然不過的現象。

前面已經說過，語言是隨着一切社會現象不斷地變動發展，由分歧走向統一，但這是一種趨勢，縱使它的統一就是最近的將來，我們也不該坐着等它統一的到來，而必須加以人爲的力量，使其加速，當然，我是反對不尊重地方性的强迫的國語運動，如陳儀任福建省主席時的國語運動，使不懂國語的人簡直不能在中上社會生存，如不懂國語不得爲中小學教師，不得爲公務員等等，因爲這種手段，首先就違背了民主精神，同時我也懷疑北平話是中國方言中最優秀的一種，而有些所謂「土話」不見得沒有它們的精華（在文藝深入民間的今天，我們更應該注意到這點）。

爲了要說明人爲力量之大，我還是要把陳儀在福建時的國語運動的效果介紹一下，筆者五年前途經福建，發現成年人（甚至警察也不懂國語），而小學生（十之八九）則都能說得一口相當流利的國語，所以凡遇語言不通時往往找小學生來做義務譯員，他們都樂於担任，這一方面當然由於孩子的好勝性，同時也說明語言的保守性是很容易打破的。至少，他們對和他們不同的語言感到興趣。

人與人之間的隔核不知多少是由於語言不同的而起的，老百姓的痛苦，他們中間之不能匯合成一個更强大的力量，也源之於語言不通，而語言不通則源之於現存中國文字，中國文字不但阻礙了語言的對流溶合，而且不能爲大衆所接受，它的難於學習已爲一般語文學者所公認，而中國人的生命和時間又這樣經濟，要用漢字來掃除文盲是萬不可能的事情，漢字使大多數人民擯棄於無知之中，使大多人民產生一種『人（識漢字者）優於我』的自卑感，他們在無形中彷彿覺得自已只配做奴隸，他們也無法喊出他們內心的悒鬱，久而久之，他們便馴服得像一羣綿羊（指某部某有奴性的這種奴性當然源之於漢字），任統治者的宰割和欺弄，他們怎麼能更進一層地了解民治！

綜上所述，中國必須要有一種拚音文字伴隨着中國民主政治的出現，中國的「民

主」才有保障，否則我認爲民主政治還是懸空吊着，沒有穩固基礎的。

中國字拉丁化也好；國語羅馬字也好，總之，中國急需要有一種能爲絕大多數所能運用的拼音文字，注音符號是行不通的，它決不能代替漢字，這在二十餘年的運用上已可證實，顧名思義它是單爲注音用的，它只會使漢字的壽命更延長，拉丁化、國語羅馬字一定行得通，前者已曾出過許多書報，確能爲大多數人短時間來學會、應用。也曾有過具體的實驗（陳鶴琴氏於卅四年前在中央大學舉行學術演講時，謂渠曾於八一三後在上海辦難民教育，敎不識漢字者以新文字，三個月後即能讀能寫矣），證明確是行得通的，在這裏，我深感我們識得漢字的所謂知識份子，應有責任，我們不應該自己會了漢字，不願再化功夫去學另一種文字而自私地歌頌漢字，希望不識字的同胞也化四五年的光陰來學漢字，我們應該拿出良心來，爲了幾萬萬的大衆，爲了民主政治，我們必須要積極提創拼音文字，至於提創的技術問題，我想以後再撰文討論，我希望有人響應我這篇文字，更希望國內外語言學者，對中國拼音文字加以積極提創和扶植。

另開一條文字的出路

周辨明

世界大戰結束，國際國內種種關係，益發使我們感到漢字的笨重不堪。打一通電報，比人家要加倍的時間。寫一封信，磨硯蘸墨，結果只能寫成一份。打字機不適用，自動排印機不能使用，直接電文打不出去，基本教育的時間過長，做事樣樣遲鈍，都是因爲漢字的緣故，中國怎能於最短時間現代化呢？可是目前的口號，不是打倒漢字，因爲漢字若不適用，可以叫它自然淘汰。我們目前的工作是要另開一條文字的出路，完成新文字的使命。

（節錄「八年抗戰，中國文字國際化的進展！QR」）

書同文

周辨明

「中庸」有句話說：『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這裏所指的天下，乃就當時的中國而言。其疆界自然並不十分廣大。可是以兩千年後的今日之中國來說，雖然疆土擴大了，人口增多了，而「天下」的觀念依然僅指中國的本土，並沒有超出本國的疆域之外。兩千年來，在漢字統馭之下，『書同文』的目標可以說是完全達到了，但其範圍依然局限在本國的版圖裏面。而實際上也只有百分之二十的人民跟這種文字發生了直接的關係，據說其餘百分之八十的人民都是文盲。這就是素稱為東方古老文明之邦所致力於『書同文』運動者，其成就不過如是而已。

二十世紀的時代裏，「天下」這一觀念已大大的不同了。尼采曾說：『在人類悠遠的將來，必定有一種新語言產生，正如航空是人類遲早必能的事。這新語言，開始作為通商之用，繼乃普及於萬民。若其不然，則語言學家費了全世紀的心力，去研究語言的定律，而且估量了各種語言中必需的、寶貴的、奏功的成份，做什麼呢？』這就是說：二十世紀的「天下」，乃是人類，乃是世界，不是一家的天下，或是一國的天下，而是國際的天下了。這麼着，世界上在許多族語之外，必須有一種共同的語言，但那共同語的文字，是由那些族語的文字產生出來的。現在要促成天下各種族語的shu tung wen，以為世界大同語文的準備，我們預測在大同世界裏，一、二、三、四等，必須將改為1, 2, 3, 4 等，同樣地，如『書同文』，亦應改為 shu tung wen 了。（節錄）

橋

應昌期

『橋，是把道路帶過河流或者溪澗的建築』

——譯自英文牛津袖珍字典

全部人類的進化史，簡單看來，簡直就是人類所使用的工具的改進史；歷史上，因為生產工具的改進而推進人類的文化，這種例子不勝枚舉。文字是人類思想上的主要交通工具，我們要從農業國家進化到工業國家，要在封建的廢墟上建立三民主義的新中國，都需要提高人民的智識。『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要提高人民的智識，應先來檢視一下灌輸智識的重要工具——文字。我們目前所使用的文字，是方塊漢字，牠在各種文字中，正像轎子在各種交通工具中一樣落伍；我們要四億五千萬人民都能使用漢字，也正像要把轎子作為四億五千萬人民人人能够享受的交通工具一樣的困難。

我國文盲多，我國文化落後，這種現象的形成，漢字多少也有些罪過。因此近幾十年來，不少明哲有識之士，爲創造和推行拚音國文而奮鬥，因爲拚音文字有易學、易寫、易記之妙，爲漢字所不能及。雖然漢字在我們已有數千年應用的歷史，幾千年中國的歷史也是用漢字寫的，有無數用漢字寫的書籍典章，而且現在至少也還有一億中國人還能用漢字來表達他們的意思，和從別人用漢字寫的文章中來了解寫者的意思，事實不可否認，漢文比目前任何一種拚音國文來得周密，來得豐富，漢字不可即廢，也不能即廢；但是漢字限制我國文化的進展，漢字阻礙掃除文盲的工作，是罪無可逭的，牠的讓位和沒落是必然的。拚音國文目前雖還在幼稚的階段，但牠的前途未可限量，她一面可以吸收漢字的寶貴成果，一面還可以自已結出豐美的果實；拚音國文之必須建立與推行，正像寫壞了的筆尖，應該換一個新的一樣合理。記得林語堂先生在「注音符號及其他」一文裏，劈頭第一句就是：『中國不亡，必有兩種文字：一、漢字；二、拚音文字。』這是科學的推論，並非江湖星相家的預言。

一切事物的改變，不是突變，就是漸變；文字的改革應該是漸變。但目前漢字與拚音國文還是在兩個不同的領域裏活動着，牠倆之間有一條鴻溝，而且漢字領域的四周似乎還築着堅固的堡壘似的，牠防着拚音國文的進攻；民國六年頒布的注音符號推行至今已經三十年了，書報上有注音符號的，還是寥若晨星，就是一個例。然而中國文字實在需要把漢字專有的天下，分些給拚音國文，再慢慢地讓給拚音國文。那末，我們需要築一條橋越過這條鴻溝，攻破那些頑固的堡壘，把拚音文字帶進漢字的領區中去。

萬斤重的小毛錐

俞 敏

一、夜半醒來，覺着右胳膊有些酸疼，在半醒半睡的狀態中自己下了個斷語——壓的好！翻過身來！這似乎該重新入睡了吧。然而不然，壓是不壓了，而酸疼如故。再說手腕子決壓不着，而偏是他疼得上緊，把胳膊伸到被外邊去，冷空氣帶來了清醒的頭腦——這都是那兩三千謄寫板小楷所賜，當時頗覺得不無憤慨。『他媽的！』我想，『從四五歲弄到三十歲，整天筆不離手，而寫字還是我一個重担！如果生在印度日耳曼語系的國度裏，打字機一響，反正要不了兩個鐘頭。我亦不是大夫，亦說不出來寫這些字得消耗多少加洛里的熱，反正憑那分雖非九牛二虎可亦够瞧的勁兒來說，決非半個饅頭所

能補償是可以斷言，把一天精力的幾分之一浪費在上面！每天半個饅頭，一年二百來個，吃下肚去，變成力氣，足頂四十個人的力量，五匹馬力！而且，如果用打字機，省下一點鐘來作些有益於國的事，譬如說罷，學甘地老先生的紡棉花，足可以紡個一兩半兩的。一年十斤，每斤挽回十塊錢的利權，全國識字的，以百分之二十計，八千萬，好勁，八十萬萬！文盲掃淨之後加五倍，五八四……不行，再算就別打算睡了。況且，中國文字本身就是掃除文盲的一大障礙，不先掃他，又能掃得了誰？這方塊字真不是個玩藝兒！可又說回來了，這方塊字倒底算個甚麼玩藝兒？』

二、據洋人說：他們的文字是拼音文字，我們的方塊字則是、或曾經是表意文字（ideograph）。這話根本欠通，文字是記載語言的符號，語言是傳達意義的符號，識字的人看書報，都是先把文字繙譯成語言——熟練的在腦子裏繙，不熟練的採取『口中念念有詞』的方式——再從語音中繙出語義來，世上那有直接表意的文字？不錯，紅印度人有一種用連續的圖畫傳達意義的辦法，如先畫一帳蓬，次畫一人右手放在嘴上，次畫一人雙垂手，來表示『家中食絕』之類，但是那是畫兒啊！那麼我們的方塊字究竟是甚麼呢？這就須要一番歷史的稍稍專門化的檢討了。世上沒有不明病人身體現狀就開方子的大夫，似乎亦不該有不研究對象就大叫改革的改革家，是不是？

三、從漢朝到清朝的小學家，都說中國字是倉頡開始造的，造字的法則是象形、指事、會意、形聲、轉注、假借六書。倉頡這人和他的事蹟，我們無從考證，亦犯不上那麼浪費精力去考證。六書的解釋亦頗多，轉注一辭就有好幾十種說，我們更犯不着去翻那個二千年陳糞坑，只就古文字之存於現代的——安陽出土的甲骨文和一些殷器銘文——來推測，文字起源是由於圖畫的。最早的文字是『畫成其物，隨體詰詘』的。例如𠆢𠂆之為人犬的側面輪廓是也。還有些是代表抽象的概念的，如丄丅之為上下是也。這也算是畫，如果我們願意沿用舊名詞，便可以把這些字叫什麼「象形」字。這些雖然同最幼稚的圖畫差不多，但是與圖畫有一個異點：在看一副𠆢畫的時，我們可以得到「人」「立」「側」「伸臂」幾種概念，而看𠆢字時我們却不約而同地不注意後三者，這是為什麼呢？因為文字是個社會的工具，如果沒有這個『不約而同』或『共諾』，他就不會存在的緣故。但是這個共諾由那裏產生的呢？答案是：由於大家都把𠆢這個符號代表「人」這個語詞，這組語音的，習慣而來。却便𠆢這個字由某人造的，當他教給他的第一個弟子的時候，換言之，當𠆢不再是一個私人的產品而是一個社會的工具的時候，他已經和「人」這組語音牢結不解了，換言之，最原始的象形文字亦有是「表意」的。

四、到後來，經過社會的使用，每一個「字」——圖形——常有代表一個以上的同音「詞」——同樣成分構成的兩組語言組——的事。例如十這個字本來在周初的器銘中

是代表『在』這個語詞的，但是由字形看來他却是爲「才」而造。及至社會上覺得這種辦法失之混亂的時候，便在旁邊加上一個偏旁，來分辨一下，所以在西周中葉的盂鼎裏就有了加土的「在」了。這種用一字表原詞以外的詞的辦法，便是一部分學者如朱駿聲等所認爲「假借」但是並非造字之法。必得加偏旁的方法通行之後，我們才又有了一種新的造字法：「形聲」。此法旣行，隨便取得兩體一配，便得一新字，所以字就孳乳而孔多了。

五、此外還有些字是用二字配合，連續以成義的，如衞恆所云『止戈爲武』『人言爲信』之類。這兩例是說文所舉『會意』的例字，但却都不確實：信本是從言千聲，武字之止亦不過是人走的略圖，正如涉字中一樣，實在是畫「武步」的概念而已。眞正的會意字如「二手下」爲「拜」，則是秦漢人所作，爲數又極少。還有用現成的字予以增減如人加二爲仁；減如木減頭爲朩；變，如反从爲比，倒才爲屰等，則是一種間接的造字法，數又極少。所以我們說古代的造字法主要只有「象形」「形聲」二法，是沒有大語病的。

六、經過書寫工具習慣的演變，中國字現在已經是僵化了的傳統的工具，誰亦說不出來「鳥」爲什麼會是四條腿的動物，「月」形狀有如梯子，「米」頗令人想起十字街頭：至於「肉」則更無從辨其爲肥瘦兒爲五花兒與夫裏脊了。形聲字多到五六萬，同一種偏旁的，意思可以差到無限，如「矯」和「矮」，「蝸」和「風」等等。又有些部首，因爲字多，意義可以複雜到驚人，如口部裏的「吋」「呎」是無論如何不易了解的，而清末地圖上的「猰㺜㹢」恐亦非我盟友不列顚所願聞者也。號稱主諧字的聲旁和全字的聲音全無半點相像，如「其」之於「斯」、「奴」之於「帑」是也。象形旣不像，諧聲亦不諧，於是絕大多數字之構成失去理性，在這種狀態之下，有何意之可表？所以我們說：現代的中國文字，只是一套書寫的單位。每一單位的結構是由傳統來規定的，對於非言語學者，毫無意義與道理可言。每一個字，大體是用來代表一組語音和發這一串音的時候的腔調的。因爲現代中國語的非複合語詞絕大多數是單音綴的（monosyllabic），而一字所表之音亦只有一音綴，所以我們可以說『每字代表一語詞』是不大錯的。中國語裏的同音語詞頗多，經瑞典珂羅倔倫教授統計，北平語的不同結構的音綴約有四百，用四種不同的腔調說起來，約一千五。但是報紙上常用的字足有五千或更多。因此我們憑着傳統的賞賜，竟能大體上供應每一詞以一字了。現在我們回答『方塊字是甚麼玩藝兒』這個問題就比較容易了。我們可以說『現代中國字是以形異來分別同音異義詞的音綴音標』。這才是他們的眞定義！梵藏文所用音標，都是每音綴一個。

七、現在我們可以進一步來討論他們的優點和劣點了。先說優點。一班替他們辯護的人常說中國字好處是，卽便是黑龍江人和廣東人相遇，雖然言語不通，但是可以藉筆

談達意。這個優點誠然不小。不過我們應當看看這好處來自那裏。我們爲了明白起見，可以先由別的語言借個鑑鏡。比方說，拉丁語系吧：現在的意、法、西、葡和羅馬尼亞人都是古羅馬人的子孫，他們的語言都是拉丁語的子孫。經過長久的分居，這些兄弟之邦的語言各有變化，弄得彼此不能互相了解了。但是隨便由那一種語言裏取出一個字來，去和二千年前的母語拉丁語的原字相較，却總有幾分相像。所以雖然意、法等人彼此不能了解，可是如果把他們的共同老祖宗拉丁人請一位來談談，大約他們都可以聽懂一部甚至於全部。同樣，取一個拉丁字來給他們看，他們亦大半會說出這個字怎麼講，在他本處的方言唸什麼來。再進一層，如果他們現在仍然寫的是他們的老祖宗所用的字，——這自然不可能，因爲他們使用的主要是拼音文字——而用現在的意、西等語音來讀的話，那末每一個拉丁字在意、法、西、葡、羅人唸起來自然是各各不同，但是他們都能了解，因爲他們所讀的正是同一個語詞的變形的原故。那麼這類的例子究竟有沒有呢？居然有幾個古羅馬人用 I II III IX 等字來記數目，——請注意 I II III 和一二三相類似，這幾個亦非拼音文字。——他們的後人現在還用着。所以當一個葡萄牙人寫 IX 的時候，法國人、意國人、西班牙人、羅馬尼亞人都能懂，雖然他們唸得滿不一樣，甚至於彼此聽不懂，至於拉丁語的 IX 原是怎麼唸，他們別說不知道，簡直的就管不着！現在我們用這把鏡子照照自己罷！我們都是炎黃的子孫。我們所說的話都是古漢語（Archaic Chinese）的子孫。我們沿用殷周時代的文字。我們用同字代表同語詞的各種變型。廣東人寫一個「三」，黑龍江人、甘肅人都能懂，雖然他們唸得滿不一樣，甚至於彼此不了解。至於殷周人把他怎麼讀，我們不但管不着，簡直亦無從斷定！回到本題。究竟這優點從何而來呢？曰：從『我們的語言出於共同的母語』和『我們使用同一套非拼音文字』這兩件事而來。何嘗是『中國字的優點』？阿拉伯人的數目字，普天下都懂——亦非拼音文字——那是因爲他們結構異常簡單的原故。我常想：假使由語義學家和教育家依 Roget的 Theaserus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規定幾千抽象的概念，加上草木虫魚鳥獸器物之名，共得若干，由圖案畫家配上幾千極簡單不混亂的符號，發動幾千萬同道，傳給全世界的人，那麼一個人就環遊全球永不會有不能達意的痛苦了。這眞是一套極有用的工具，無量的功德，天下一家的門徑！如果中國字眞就是這套東西，退一步說，和阿拉伯數字同樣簡單的東西，我亦就不寫這篇文章而去從事於以夏變夷的豐功偉業去了，無疑，洋人亦會放棄他們一部份文字而採用些中國字，如同他們對於阿拉伯數字一樣——他們並不管拼音不拼音，他們只問省事不省事——無如其不是何！

八、現在我們再來看看中國字的劣點。第一個劣點就是書寫困難。我們的文字實在是太難寫了。別國的文字，尤其是印度日耳曼系的，大體上只有幾種用筆的方法；我們隨便取一個英文字寫寫看，全字的總趨勢是由『自左下向右上』形的綫來規定的，保持

着一個總的和諧。部份的形態則由許多曲綫、直、和點三種基本筆法構成。我國的文字則基本的部分形態旣繁——如王雲五所分的十類號碼所代表的有幾十種，至少有「永」字之八法——而每一字中用筆，忽左忽右，忽自上而下，忽自下而上，更是不可捉摸。用這種綫條組織成的字寫起來有許多麻煩，第一是時時變換用筆方向，例如「必」字雖然止有五筆，而需要至少六次變方向。第二是每一筆自成起訖，雖然寫在紙上是十筆，如果把從第一筆末到第二筆首的手在空中的活動算進去，那至少是共十九次動作，這九次空中動作，純粹是精力的浪費，換言之，寫中國字須浪費一半精力在空中動作！第三是每字所佔的空間大致相同，二十九筆——五十七次的動作！——的「鬱」字和「一」佔同樣大的格，對於初學寫字的兒童實在是一種苛酷的要求，注意力的浪費！——事實上我們並不大感覺此苦，正有如小脚婦女忘了初纏足之苦一樣。除寫殿試卷的超人們以外，連王右軍亦不能把這個要求澈底實現。——有了這三種困難，再加上毛筆和墨，無怪乎老百姓不寫，不學寫，不想學寫，不敢想學寫中國字了！古人常以「如椽」來形容「大手筆」，其實對於老百姓，一枝小毛錐何止如椽簡直重逾萬斤！中國果然工業化了，小毛錐自會為自來水筆所代替，我們現在用不着討論這死刑已宣、不打自倒的工具。但是如果想淸掃文盲的話，文字本身的麻煩非取消不可。

九、第二個劣點是字數太多，我先請讀者不要誤會，我所謂字，是書寫的單位，並非語言中表義的語言單位，世人對此頗有誤解，如云英語有三五十萬字而漢語只有幾千字之類，英語之三十萬，乃是語詞，其書寫單位只有二十六，外加 I II ﹠ $ @等非拚音字，共計不過五十。漢語之詞，複合者頗多，如朋友、交情之類，假如以北平語的一千五百單詞，配成兩音綴、三音綴（口香糖）、四音綴（話劇演員，宋四六文）的複合詞，其最多的數可以到下列式：

$$1500\times1499+1500\times1499\times1498+1500\times1499\times1498\times1497=?$$

如果重疊字（輕輕、偷偷）亦算在內的話，數目還要大些，我們當然不能用這許多字來記這許多可能的詞，我們只能供給每一音綴三五個字。請看，我們省下了一個十三位數之多的書寫單位！不過以五千御若干萬萬總還不如以二三十御若干萬的省事罷！北平話四百音綴不過是十七個輔音和十三個元音組成的，如果把這三十個音，每一個給他一個符號，此外再加上四個調號，那末千言萬語無不可寫了。假使記元音用『每「音位」一符號』的原則（one letter per phoneme）那就還可以省去五個，我們何必要粘滯在五七千上呢？

十、第三個劣點是字數太少。這話乍看好像和(九)正矛盾，我的眞意是說我們並沒有能眞正供給每詞以一字：我們有好多『有音無字』的詞，這使我們不能寫出生動的口語，而只可遷就用些文言成分，這些詞有一部份，本來是有字的，不過因為讀音有些變

了：如北平話之「別扭」實在即是「悖謬」。或語義引申了。如『小大姐兒裁褯子』之「褯」，小兒尿布，實即「藉」（席）字。或是根本從未見人用過，所以未學會。如『拐灣抹角』之「抹」即釋名之「陌」，常會變成『有音無字』。有一部份言語學者把他們的應有的寫法找出來再用古代的字典來加以證明，亦獲了若干成功，這種工作是他們稱爲「考本字」的工夫之一部，最多得成功是章太炎先生的「新方言」，經此法探知的字自然該復其本位。但是往往即得不到社會的通行。除去這些以外，就得靠着新造，最著者化學之氧氫是也。但是仍然還有些能說不能寫的，如魯南人謂談話爲「/la˘kuar」，却是無古字可考、又無新造，只好認爲『不登大雅之堂』，不以入文了。所以中國文學內容之枯窘亦有一部是由字之劣點促成的，好多人之不敢爲他的女僕寫家信，職是之故也。

十一、第四個劣點是排列困難，自從小學開始發達以來，對於中國字之分類與排列，就是一個惱人的問題，許愼、第一位字典學者，從史游的急就裏採取了『分別部居不雜廁』的辦法，把五百四十數部首來統率九千三百五十三文，可以說是巨大的成功，不過即使在說文中亦有不規則的字，非部首所可統攝的，例如「豌」在「豆」部，就與全部的別的字衝突，還有從蜀從聲的「蠲」字放在「虫」部亦是無可奈何的事情，這都顯示出來一個事實；中國形聲字的形旁異常複雜，多虧許君的天手與三四十年的功力，才勉强從一團稀糟裏整理出頭緒來，但是這五百四十部的排列又是個大問題，許氏的解決方式是『據形繫聯』，這一點他亦勉强作到了，但並不十分圓滿，因爲這五百四十部根本並不能安排成一個『甲像乙，乙像丙……』的次序。所以段玉裁注部首次第時常說：『無所蒙』，其意若曰『聯不上了』而已。一個非專家查說文的時候，極不易知道某在那一篇，這是他的一個大短處，到明末耶穌教士金尼閣又發明了一套部首，爲康熙字典所沿用，直至今日，這一套部首的短處亦頗多，詳見王雲五和吾師洪煨蓮先生的『中國字庋擷』的解釋文字中，王的四角法的分類與排列據洪先生說尙有三十餘字號碼相同之病。而洪先生之庋擷亦還是有十餘字同號，所以中國字的排列和分類的困難可以說還沒有徹底解決，至於他所給予編查的字典的人、收藏圖書和卡片的人的麻煩，實在是不可勝計的。

十二、第五個劣點是教學不易，我所以把這一項放在最後的道理是因爲在廿四五年之際有些教育專家會聲言兒童學習一二千常用字並不比學拼音文字困難，我旣沒能用若干兒童作一次實驗，所以不敢對之加以駁辨，而且像英語之拼法毫無準則，時常困惱兒童三五年之久，亦是事實，至於法語之拼音與讀音之不相符合——如「O」之一音，據Jesperson 統計，竟有五十三種寫法！——竟可以作爲專書討論的材料，則尤爲彰明較著。但是這並不是拼音制度的壞處，事實是，英、法的文字已經變成一種由印刷機僵化

了的傳統書寫單位，同中國字是一樣的東西，不但此也，惟其一度曾代表語音，而構成的部分仍是現在通用的字母，英、法的字常有不但不能表示出這個詞的正讀，反而領你到誤讀的路上去的，簡直比中國字還討厭，足值一「damn」了，如果那些教育學家所謂拼音文字是指此而言，我自無話可說，但是如果像意大文、西班牙文、丹麥文、瑞典文那種『一音只一字母，一字母只一音』，或近乎此的拼音文字呢？那難易之比就未可知了，況且即使說學漢字和學拼音文字的難易完全相等，還有一件重大的意義區別存於二者之間，這就是說，學中國字時沒有不教即會寫的字，而學會了一套完美的拼音文字後就會寫念許多從未學過的字，這一個要點竟爲專家所忽略，實在不勝遺憾之至！好多高中生學不好中國文字，不爲不難矣，有人說，這是學生的不是，理由是『我們上學時並不如此』。但是他們怎麼不談現在的學生用了大部分精力在理科上，只把一部分時間用在這套使「我們」不能作工程師、自然科學家，使「我們」只會作建國時代的廢人的把戲上呢？

十三、現在的中國字既有這五大劣點，而其優點乃是依於中國人的用字習慣和語言來源而間接存在的，其需要改革是不待言的。（節錄）

談中國語文改革

陸志韋

改革文字的原因，乃在要普及教育。普及教育的原因有三：（一）要平民易於接受宣傳，所謂宣傳包括政府的宣傳、主義的宣傳、教會的宣傳等等。（二）希望平民能以文字爲生活的工具，例如寫信、算賬等。（三）要平民能用此工具來自己發表思想、言論，實行他的政治的權利。民國以來，直到現在，一切語文改革至多只達到（一）（二）兩目的，老百姓從來沒有實行過自己的政治的權利。

文字改革，方法雖多，舉其重要者不外三種：第一，簡化漢字，中國語文改革在國際宣傳最普遍的是定縣千字課運動，此即簡化漢字的第一種辦法，企圖使農民認識一千個字，就可以運用漢字。實際上，編輯這類課本時，並未認眞考察農民的日常的生活談話，僅由少數學者坐在屋子裏編成，所以結果不合實用，使用時，需要一再修正。

簡化漢字能否實行平民教育呢？我覺得，從文字技術方面說：用漢字作教育工具始終有他的難處。最大缺點是使用文字的人自己不能創造新字彙，只許因循，不許創造，

結果終必僵死。在現代社會裏，人的生活思想均已複雜化，文字不但要用來應付生活，還要用來應付思想的需要，所以漢字決不够用。

有人認爲從前中國文字是普及的，現在退化了，所以人們不能使用漢字。這話絕對不確，從人口比例上看，中國歷史上從未有過像今天這樣多的認識字的人。並且從古以來，從詩經起直到現在，從未有過眞正以文字記載口語的白話文。

因此，我們可以說：漢字，不論在過去和現在，都不是一個良好適用的工具。

仔細分析起來，漢字有三大缺點：（一）用漢字作文章，與我們的眞實思想永遠有隔閡，漢字根本不能用來發表眞實的思想。（二）學漢字太困難，太費時間，卽使學一千個簡化漢字也非容易，一般老百姓決負不起使用漢字所需的經濟的負担。（三）文化的負担太重，使用艱深的漢字，必致影響一般文化的發展，學術思想的發展永遠跟不上別的國家。

有這三個原因，所以，我覺得，漢字必須根本廢掉，簡化漢字的辦法行不通。

第二，簡筆字，現行各種簡字流弊很多，因爲大家都仍存有漢字的觀念，所以，簡化得不澈底。要用簡筆字只有一條路可通：就是用音來分字，凡音同的，卽用一個同樣的簡筆字。比如，北平話只有一千二百多個音，如用此法，只需要一千二百多個簡筆字就够了。這樣，打字、電報等，都可以省事，方便得多。但廣東話、上海話等就不行，因爲廣東話有三千多個音。所以，如用此法，必須先用普遍的統一的國語。

普遍簡筆字也有難處，因爲已認識漢字的人們仍然死抱着漢字的舊觀念，不肯使用別字。只有根本廢棄漢字，改用拼音文字，這才大家無話可說。

以上兩法既不行，則只有根本廢掉漢字。廢漢字可能不可能呢？根據我仔細研究的結果，我認爲可能。

廢掉漢字以後，不論用注音字母或拉丁化文字，都有兩個問題：

第一、什麼樣子應該連寫、什麼樣子應該分寫，很難劃分。例如：火車自然應該連寫，但是今天、木頭等，是應該連呢？是應該分呢？過去主張拉丁化的人以及編輯注音字母教科書、國語注音報紙的人，都是隨便寫，沒有一定標準。但此問題相當嚴重。

第二、四聲問題怎樣辦？十多年以前，我曾研究拉丁化，因四聲合不上，試驗成績不好。因爲一切東方語都以聲調爲根基，聲調的問題，不能避免。

另一方面主張用注音字母國語的人則主張每個字都要分出聲調；這我也不能贊成。

我的意見是：完全廢除四聲，不可能。

如果用拉丁化文字，照方言來分，是不是要分成九種方言？如用統一的拉丁化文字。例如，以北平話爲國語，編國語課本，由能說眞正國語的人去講，則凡官話區域，大致都可以講得通。不過，以北平話作標準國語，不一定好。我覺得山東話也許比北平

話更適宜。從實用方面看，拚音文字能否普及，包含有教員問題在內。

有些人担心，語言的不統一，對國家的統一有影響。其實不對。生活上有共同利益，國家就能够統一，語言的統一不統一，關係很小。在一個統一的國家裏不妨有許多種不同的語言文字。例如，瑞士即一例。從另一方面看，文字的統一只能達到認識字的人們的統一。中國從前文字的統一只是傳達皇帝旨意到全國士大夫階級的文字的統一，大多數人民根本沒有文字，更從未有過文字的統一。

總之，我主張用拚音文字，老老實實跟老百姓學習，寫土話。用漢字這工具决不能統一國語。一面保存漢字，一面用注音符號更是白費錢。廢除漢字，而使用統一的文字，這事也可以辦到。因為大家都用拚音文字，所以，使用方言的區域學國語也容易。就好像，學會英文再學法文容易，用漢字注音來學英文則困難。

我認為中國人認識漢字，經濟的負担、文化的負担太重了。所以，必須改革。中國人要發展新文學也非廢漢字不可。以下我略談一談這個問題。

過去的新文學運動雖然提倡白話文，但因作者們都認識漢字，所以，不敢用眞正的口語寫國語，一般新文學作家都是從水滸、紅樓夢找材料，這是數百年前一部份北平和山東地方的語言，與現在的口語大不相同，所以一般新文藝因此弄得半死不活。例如，『我說他來，他便來了』和『我說他不來，他却來了。』這裏的「便」字和「却」字絕對不是現在人說的話，而是抄自水滸、紅樓夢的。

所以，我認為必須廢掉漢字，新文藝才能有前途。漢字不廢，則一般作家的思想很容易跟着舊的詩詞歌賦走，寫文章一定是半文不白。

大家不要看輕這個問題，中國語文改革是中國新文化運動很重要的一部份，正如歐洲一切國家在文藝復興時期的努力一樣。十幾年前一位有名作家，作文章不嚴肅，當時我就預料到這人臨難沒有操守，後來果然作了漢奸。我們現在如果不認眞，不肯跟老百姓學習，認為這問題不嚴重，前途一定危險。

中國文人的惰性太深，有些文人寫對話極好，但敍事就不行了。例如，兒女英雄傳的作者卽如此。這就因為太懶惰，同時，我們知道，一個人如果已經念了多少年漢字的書，一下子要他改過再來寫新文學也不大好辦。

目前的口語，因為沒有文化人來寫，全靠老百姓的嘴，說來說去，結果越說越土，有些方言淨是罵人的話，粗俗不堪，但，這在外國也是如此，我們在這些方言中仍然能建立新文學。就是土話罵人也好，讓他罵來罵去，自能罵出個道理來，而抄死書是絕對抄不出道理來的。

所以，我們應該用土話寫文章，以老百姓的土話為根據，慢慢由作家們加以修正，這樣發展下去，必能產生眞正的新文學。

怎樣解決中國的文盲問題？

Francis Corta

一、這是一個很明顯的事實，就是根據中國政府所公佈的數字，中國的文盲人數，至少佔全人口的百分之八十（見一九四〇年三月十九日的 Shanghai Times）。教育部在一九二九年給我們的文盲統計是 348,874,962 人，這和一九四〇年的百分比是符合的（見一九二九年教育年鑑全國教育會議報告）。

二、再有，依照中外教育家絕對一致的看法，中國的文盲之多是在於中國表意文字的艱難，而這也是中國的政治、經濟以及科學所以落後的重要原因。W. Pennell 先生在一九二九年這樣寫道：『我們深信，遲早終會有一種有效力的新文字產生出來……中國的民衆教育必須建立在羅馬字拼音的基礎上，卽使這種運動將遭遇比土耳其的文字改革更大的困難，但是任何困難都會克服。』（見一九三八年五月十八日 The Peking and Tientsin Times）

三、目前的文字教學雖然不應該停止，但是我們堅決相信它決不能解決中國嚴重的文盲問題，除非有另一種更簡易的文字產生，能够深入到文盲人民和廣大的羣衆中間去。

這是中國和外國很多、很多的教育家或從事教育事業的人的堅定不移的看法。

四、我們應該向所有推薦簡易文字給人民的教育工作者們指出建立一個啓發的、健全的、統一的文字體系的迫切需要。因爲他們應該知道在日本最近已發生了一種怎麼樣的改革（見一九四六年一月十九日的 Shanghai Herald，一九四六年五月三十日的 The China Press；一九四六年六月十三日的 China Daily Tribune）。

五、這是一個適合時宜的建議，在目前或最近的將來組織一個解決文盲問題的純學術團體，這個團體應該得到所有關於遠東各國化除文盲運動的活動和方法的消息，應該接觸所有關心這一問題的專家。

六、語文問題中最急迫需要解決的是怎樣去獲得一個拉丁字母拼音的統一方案，這個方案必須簡易、完備、而且眞正是適合民衆實用的。

這個方案只能由一個熟悉語文智識和人民需要的學者們所組織的委員會上產生出

來，同時邀請外國的專家來參加這一工作。（倪海曙譯）

論中國的拼音文字

Francis Corta

從中國拼音文字的歷史上看，任何一種標注四聲或五聲的羅馬字拼音方案，都很難促成重要的拼音文字運動。趙元任博士和周辨明博士的學識是了不起的，但是他們的拼音文字方案也無濟於事。國語羅馬字是已經失敗了，其他的標注聲調的方案為一般人也都是難學的。聲調的區別，只是在有時候便利於避免同音字而已。

我也曾經研究過林迭肯博士的著作，他的見解我是同意的。他的方案已把同音語區別到相當少的程度。但是有誰能為了文盲的利益而來實施這個拼音方案的？要立刻學會它，在我覺得太難了。他所用的方法似乎跟英文中所用的很相似。我認為要學習他所規定的那些同音語之間的微小的區別，實實在在是不容易的。

我承認同音語在中國語文中所造成的困難。中國的漢字是使中國語言不能成為多音節語的主要原因，它迫使中國的語言停留在單音節的狀態。林博士的方案為了能立刻被採用，於是規定了過多的細枝小節。

在英文中我可以舉出四百以上的同音語，現在略舉數語如下：

Ate，Eight; Be，Bee; Been，Bean; Blue，Blew; Ant，Aunt; Ceiling，Sealing; I，Eye; In，Inn; New，Knew; Cent，Sent; Know，No; Male，Mael; Buy，By; Hole，whole; Knight，Night; Made，Maid; Meet，Meat; Our，Hour; To，Too，Two; Right，Rite，Write; ……

這些同音語，英國的作家們是怎樣把它們區分成功的呢？毫無疑問，決不是一下子就完成的，而是一點一點完成的。現在林博士、趙博士以及別的幾位所定的辦法，却是一下子就把許多同音語加以區別，強制大家採用。這我認為在語文的演進上犯了極大的錯誤。

我可以提供歐洲各國民族語文演進的偉大史實（如英文、法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歐洲各國最早的作家們用拉丁字母拼寫他們的語言時，在拼寫法式（Orthograph）上有許多的錯誤，如果把他們所寫的文字跟今天的相比，那末我們不但可以看出詞兒的不同，也可以看出拼寫上的顯著差異。在那時候，倘有一位作家或文法學家要

把我們的語言用今天的拼寫法式來寫，沒有一個人會同意的，因爲這樣爲他們太複雜了。所以拼寫法式乃是許多年演進的結果，這是語文法最重要的規律之一。拼寫法式的形成，先是作家們不拘如何的寫些簡單的詩、有趣的故事，引起讀者的注意。後來，漸漸的許多人都開始讀和寫了。作家們盡他們所能的寫得好，經過許多年以後，口頭的語言被時間所定型下來，於是完美的書寫規則也確定了。

對於中國話寫法拉丁化我是怎樣想的呢？第一是把 Latinxua 的方案，用最好的方法鞏固起來，這個方案是歷來經驗所產生的最簡便、最成功的一個方案。當然，它也有必須修改的地方，但據我想，並不十分多。經過這一步以後，最重要的事情是開始用拉丁化寫簡短的故事，寫許多許多的故事和詩。多多的從文盲方面去獲得經驗。讓語言發展；讓語詞都有複音化的最清楚的表現力。一切試驗都實行過以後。教育部應盡它應盡的責任，去推廣由這個運動的前驅者們所擬定的計劃。在起初，只要一種像Latinxua那樣的簡單的方案，就能得到極好的成績。

從戰前 Latinxua 運動如此成功的這一經驗看來，我們不必等待一個十全十美的方案產生之後再來開手做。否則我們永遠不會開始的。這也是那些保守份子的最大的錯誤。人類對於航空事業感到興趣，並不是等到超級空中堡壘造成後，才開始在空中飛行的。在那些偉大 Hurricanes 式、Liberators 式、和長距離的四引擎飛機計劃成功之前，遠在四十年或五十年前，人們已經用不完備的小飛機在飛行了。要使一件事情完備，不是一天兩天，而是長時間的問題。所以這是我的忠告：『馬上開始做去，工作下去，出版小冊子，把方案發表出來，人們在等待一個決定。』

這工作當然不是一個人能做得起來的。必須聯合所有對於這一事業感到興趣的人。也許最迫切的事情是怎樣組織團體。首先應該擬定一個組織的大綱。然後不必再等待什麼，馬上開始又開始的去做。現實的困難是怎樣得到一筆必需的經費，這是問題最痛苦的方面。中國政府人員應該干係這件事，他們可以撥出一筆經費來幫助，因爲他們一定關心如此多的文盲人民的幸福。這裏有點麻煩，但這麻煩是可以解決的。（倪海曙譯）

我們需要中國語書法簡單化

李壽岡

——向中央研究院進一言——

最近，中央研究院評議會在首都一度召開，雖然匆匆的便結束了；但是議決了博士學位授予的辦法。我們同意這賢明的建議，我國認爲最光榮而高尚的博士學位，向來寄託在外國學府裏。今後，我們學術可說是進了步了。

誠然，我們需要產生大量的博士，來推進這古老而落伍的文化，達到與世界科學發達國家的比肩、甚至超過的地位。這是向上的追求、徵發優越的智識份子的措置。但是，我們普遍的文化之發展，其重要性並不次於此，提高智識水準，減少文盲，這些似易實難的問題，我們文化權威的中研院，對此覺得是否有研究之必要呢？我們不要單是去瞻望那果樹上的花朵、果實，而忘記了根本的培植、灌溉。我們全人口總數中，不識字人數的百分比佔得多些，至於受過高等教育的，和受過外國大學教育的人，只是一個很小的數目。少數智識份子，固然是我們的精萃，不識字的大衆、在文化水準以下的大量的人們，却是我們的根本。

目前，各省、縣參議會相繼成立了。國民代表大會也擬在最近召開。雖然內戰烽烟冲淡了對光明前途的憧憬，但是，若即若離的和談，尙在盡力進行。無疑的，整個民族已準備走入憲政時期的大門，我們的國家卽將披上最新的民主政治的時裝。但是，我們廣泛的各個地區裏，每個保甲長和鄉鎭民代表、保民代表、這許多人裏面，誰能担保沒有文盲？據說：有某縣參議員，不認識字和不能塡寫選舉票的事實，其言雖近謔，但却不可抹殺其爲絕無之事實。那麼，像這樣智識尙未普及的時候，來施行民主政治，不見得我們的每個公民，都能自如的運用職權。然而，大衆都迫切的在爭着要民主，似乎什麼問題，民主政治開始都可解决，但是，這嚴重的問題却無人注意到。我們豈可不推行提高國民智識水準的辦法，來解決目前的大問題，讓國家的主人——每一個老百姓，都受到文化的灌輸。並且，除了徵求超越的人材外，更應該把不識字的大衆，一起帶入智識的領域裏，讓他們中甚至也站起一個博士來。徵取少數的精粹固屬重要，但開發大衆，培植多量的人材，却不會不重要些。

近年來，政府對減少文盲、提高智識水準這些問題，似乎盡了最大的努力。但是實際情形，却遠不如理想中的滿意。我們盡可說是戰爭凍結了我們的文化，但現行文字學習之難，實爲一根本原因。任何人化上八年工夫，對文字上之使用，並不能完全通達。讀完六年小學學程的小孩，現行白話文之運用，並不能十分淸順。何況還有更深的文言文，古人畢數十年之力，以致力於文字尙難成名家。而今人所待學習者，多至十數部門，倘仍步古人後塵，單在文字裏打圈子，那麼，簡直不用談科學了。據說：明淸兩代之牢籠士大夫，八股時文，卽是一大利器。弄得有些人一輩子昏頭昏腦，結果尙不能博一科第。可知文字不僅今人所難能，卽古人亦正未敢易視咧！

近代白話文學的提倡，是亦有見及此。所謂活的文學，使言文一致，因爲容易學、

容易懂，現在已很流行的了。但我們仍嫌其不徹底，方塊字之難於學習，仍未減少。任何事物，一經比較，優劣即見，拼音字較之現行之方塊字認識和學習都容易得多了。拼音字看了便可讀出音來，學會了字母和拼法，便很容易了。但方塊字呢？必須牢記其形、聲，甚至有些字極易混雜，寫、看均得特別留心。既經比較，難易即分，我們何不取其易而去其難呢？當然我們古人製字，並不愚蠢，他也是求易認識的。最古的象形字，月亮便畫一個「夕」，鳥兒便畫一隻「鳥」，這原是容易辨識的。但加上描繪抽象事物的其他的五書，便頗有些難了，然而，却猶是形聲、假借會意等原則，尚易記憶。及至以後幾經革命，篆書而隸書而楷書，其間千變萬化，猶有跡象可尋。一再亂真的楷書，識別便很不易了。古人也有改革的動機，但完全爲了不易書寫的原故，故有草書行書的創體，雖然寫的方面容易些，但辨識却更難了，草書其所以革命未成，原因大約爲此。近代也曾有人提倡「簡體字」和「標準行書」，那仍不是走了行書草書的途徑。至於，有人說國粹必定要保存，必不可移易，但是，這書法上的革命原是古已有之的。倘泥於孔老聖人，或倉頡先生的一番心血，必不可廢，但是倉頡和孔子已不復能識楷書了，他們時代所流行的，還是象形字和古籀文哩！

近幾年來，已有很多人在推廣和研究這新的傾向。羅馬字拼法的研究，拉丁化新文字的研究，這些已經給啓示了新的途徑。但是，都沒有統一性，所以經過相當久的時間，仍沒有顯著的成功。民國初年，那時的教育部製造了「注音字母」。三十年進化之後的政府，製造了什麼？無怪二十八日的社論：「向政府要文化」了！湖北省教育廳現在正通令各中大學校，附設夜校，以期徹底「掃除」文盲。如果我們單靠夜者日之餘這點點時間，讓不識字的去學習那繁雜的方塊字，以求徹底減少文盲，那眞是舍「掃除」之外，別無良策了。

因此我們廣泛的呼籲，我們需要使中國語書法簡單化。並正確的指出其途徑，應爲一拼音化的新文字。創製若干字母，以拼音方式，寫出我們普通的口語，那麼，認識和使用都大衆化了。讓不識字的大衆，容易的學會了；這對於減少文盲，提高文化水準，將是一種新的、容易的實施辦法。尤其對當前邊疆民族統一的嚴重問題，此更是一新的貢獻。我國幅員寥闊，散處邊疆之各民族，如回教徒、蒙、藏、苗、傜、倮倮等許多複雜的小部落，都各有其語言、文字，如果我們求統一，必須從此着手，倘中國之新型的文字易於學習是一絕大便利。並且我們面臨着的繁重的科學時代，此後之發達，其繁重將益加劇，我們下一代將更遭受嚴重的困難，我們不妨替下一代節省學習現行文字的時間，不要讓這不便利的攫取智識的工具，再遺留下去，我們要供給下一代新的配備，惟一的是理想中的新型文字之成功。讓他們不復爲文字吃苦，多給他們研究科學的機會，那麼或許要多出幾次博士的授予來，才不辜負中研院評議會的一番討論。如果新型文字

推行了，達到減少文盲的理想境界，那麼，智識水準即將普遍的提高，我們民主政治的推行，將獲到更良好的結果的。

我們的現行文字，無疑的是智識階級的惟一武器。古人很老實的說出，士為四民之首。今人故意抬起「農」字來，把「讀書人」屈居第四位，但這特殊階級，實際上仍佔絕大優勢。一般人心理，惟一需要的是發財，但是發了財的人，多要送兒子去讀書，雖然，他們世兄不一定有出息，但那想做特殊階級、要高踞別人頭上的心理，却暴露無遺。現在要倡行新文字，無異說，要供給不識字大衆新武器裝備，而繳了特殊階級的械。當然反對最力的是佔優勢的智識階級。但是，我們的文化權威，賢明的中央研究院，是不是覺得需要解放不識字的大衆？如果認為這是沒有錯，那麼，新型拚音文字是不是有提倡、製造、推行之必要？如果說這洋化文字不合銷路，是不是已經有更高明的打算？那都是我們所樂聞的。

以前關於這運動的提倡，大有人在。中研院也有語言學研究所，以前可以諉責於戰事，現在正該加緊努力了。關於「標準語」的選擇，字母的創造，拚音法的確定，這些都需要綜合的國家性的統一，我們文化權威的中研院不負起責任來，更有誰能作全國性的討論？現在北方的文化陣壘胡適博士，過去提倡白話文學的熱誠，令人嚮往，如果白話文學運動，果是為大衆便利而如此奮鬥，那何妨再作更徹底的解放而努力，為不識字大衆而努力。

我們大聲呼籲，我們要使中國語書法簡單化。我們更貪婪的向文化權威的中央研究院伸出手來。為了讓不識字的大衆，不永遠埋在黑暗裏，我們的呼籲是對的。

從頭再說新文字

馮裕芳

人類在開始經營社會生活的時候，就需要精神上的交通工具：最初產生語言，繼而產生文字。文字是補助語言能力之不足的工具，牠是經過許多人的努力和很長久的時間才產生出來的，並不是某一個聰明人（或尊稱之、神聖之為「聖人」）所創造的，關於倉頡的傳說已經是完全不可靠的了。

在文字未產生以前還有過「結繩」的辦法。用一條主要的繩子，結上各種顏色不同的較細的繩子，每一條細繩子都有相當的距離，為了特殊目的而變化牠們的樣子，每種

顏色各有意義：紅繩表示「兵」，黃的「金」，白的「銀」，綠的「穀」等等，所以一個單結表示「十」，兩個單結「二十」，一個雙結「一百」，兩個雙結「二百」等等。古代比魯（Peru）人設有結繩官（Quipucamayocuna: knot-officers），專門管理結繩的結法和解法的事情。

在中國，雖然沒有結繩的遺跡，可是『上古結繩而治』的傳說是大家都聽到過的，後來由「河圖」「洛書」和「八卦」演變到「文字畫」，再由繁雜的「文字畫」進步到簡單的圖形，那就是表形文字的開端。埃及文、巴比倫文、腓尼基文都和中國的古文字相類似，不過到後來埃及超越了這個階段而進化到拚音文字去，祇有中國還保存這種古風。

中國文字太注重字形了，依照字形的組成可以分作六種，就是「六書」：象形、指事、會意、形聲、轉注、假借。有人誤認「六書」是古人做字所規定的六種法則，是教童蒙的基本學問，這自然是過於崇拜古人的錯誤觀點。我們試想想；以有限的字形來配合無限的事物是絕對不够的，所以演變得非常複雜，學習起來也極不容易，這的確是中國文字發展中的大不幸。中國文盲佔全國人口百分之八十，也就是表形的方塊漢字的罪惡。至於「六書」中的「形聲」也不過祇拿象形或表意文字隨時使用來表示聲音，並沒有發展到拚音階段上去。

歷來中國文字改革，都祇顧到書寫的便利，把筆劃調整一下就算了，如籀文、小篆、隸書、楷書、行書、草書，都沒有從表形文字超脫出來。反過來看看埃及文，牠給腓尼基人和薩巴安人學會了之後，他們就盡力把它向標音方面改進。

腓支文字大都是「字母制」，而薩支文字大都是「音綴制」，「音綴制」的文字的單位多，不及「字母制」的文字簡便，因此應用薩支文字的民族大多數已改用了「字母制」的拉丁字母。腓支文字中以卡德馬斯（Cadmas）系的爲最優良，應用它的大多數是現在的强國，甚至有完全拋棄了原來的文字而採用它的，那就是土耳其。

在土耳其，國民黨首領凱末爾，刷新內政，首先廢除舊文字，改用拉丁化新文字，兩年之後，識字人數大增，報紙銷路比較從前多了三倍，以前學習舊文字的最少要讀三年書，現在六個月就可以把新文字學會了。那給與我們中文拉丁化運動者以很大的鼓勵。

至於在東方的國家：像安南、日本、朝鮮、也已經有採用拉丁字母來拚音了。

中國的拚音文字開始在幾百年以前。明朝萬歷和天啓年間有意大利人利瑪竇（Matteo Ricci）和法國人金尼閣（Nicolos Trigault）先後到中國來傳教，他們各自用他們本國的字母來拚切中國字音。

鴉片戰爭發生以後，外國教士到中國來的愈多，用拉丁字母來拚寫蘇白、上海白、

寧波白、廈門白……等等方言的聖經、福音宣傳品就連續出現。他們只照單字譯音，沒有使用「詞兒連寫」的方法，所以還不能作爲新文字用，只可以作爲音標用。

1892年有盧戇章的切音新字，是最早的中國人自擬的拚音文字方案。1896年有沈學的盛世元音、蔡錫勇的傳音快字、力捷三的閩腔快字，都是屬於速記性質的文字。到1898年又有王炳耀的拚音字譜、1900年王照發表官話合聲字母。1905年勞乃宣補充王照的字母，完成簡字全譜。

1913年國語讀音統一會成立，議定了注音字母，1918年由教育部正式公布；「五四」運動以後，錢玄同、趙元任，製定了國語羅馬字方案，這個方案在1928年由大學院正式頒行。

1934年大衆語問題被提出討論之後，拉丁化運動就引起了社會的注意，中文拉丁化研究會在上海成立。1936年，蔡元培、孫科、柳亞子、陶行知、李公樸、沈鈞儒、鄒韜奮、魯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胡愈之、金仲華、艾思奇、沈志遠、狄超白，……等七百多人參加簽名發表「我們對於推行新文字的意見」，裏面有漢字是獨輪車，國語羅馬字是火輪船，新文字是飛機的妙喩。

1939年本會（香港新文字學會）成立，主持人爲蔡元培、張一麐、許地山、馬鑑、陳君葆、黃新彥及作者等十餘人，於那年三月三日蒙得香港政府准許立案，曾開辦民衆識字班、工人新文字班、師資訓練班、中國語文講座、人文學講座等等，曾出版教師訓練班用書、民衆識字班用書、廣州話讀物叢刊等等。到1941年香港淪陷，會務也停頓了，香港光復後，到今年才籌備復會，七月七日在華商報發出登記會員通告，九月十九日蒙香港華民政務司准予再度備案。

現在趁着會報復刊，謹以十二萬分的誠意，向着全國文化界和有志青年們，特別提出一點愚見：

八年來艱苦抗戰，我國文化受盡敵人的摧殘，現在勝利了，而獨裁者在高位，特務橫行，言論出版，受盡了箝制，搗毀和封閉了文化機關，拘禁和殺害了文化人，貿貿然名列五强（甚至說「四强」）之一，還是文盲遍地，還是文化低落，我們親眼看看這樣情形，眞是欲哭無淚！人民遭逢着歐洲黑暗時代（Dark Ages）在中國的重演，大家奮起鬥爭，需要知識，需要識字，然後可以產生力量，戰勝强暴，建立和平、團結、民主、統一的新中國。

其次，文字不過是一種工具，適應環境的需要，隨時演進，在人民的世紀裏，應該有人民的文字，它（文字）並不屬於某一部份的人，或某一黨、某一派。現在人民已經覺醒了，大家都要求馬上識字。最簡單、最合理、易寫易讀和學習最快的就是拉丁化新文字，到現在還沒有第二種文字要比它更好的。『漢字一定會遇到它自然的死期』（許

地山：中國文字底命運，於1940年曾在大公報發表的）無論何黨何派、或無黨無派，凡是中國人都應該負起推行新文字的責任，這是關係中國文化前途的問題，和中華民族盛衰的問題。希望大家破除成見，很客觀地來學習、寫作、宣傳、和教授新文字！

現階段的新文字運動

陳君葆

拉丁化的目的，在於掃除中國的文盲，這在抗戰勝利後的今日，跟在抗戰中的過去一樣。在一九三九年，我寫了一篇「拉丁化與現階段的中國」，在那裏我說：『抗戰的中國，意識着兩個互相表裏的目標，即對外爭取民族的獨立自主，對內要求民主政治的實現』。我又說：『民主政治的實現，要以人民能否運用參政權爲先決條件，而人民能否參政，又要看他們的教育和知識的高下來決定』。抗戰勝利後今日，中國人民不識字的仍然佔百分之八十或以上，這便是說幾年來沒有一點兒改進。這是一件最痛心的事。在抗戰期間，大家認識掃除文盲是急切需要的，可是在抗戰時期掃除文盲的工作做得怎樣呢？這工作若果不能如大家所預期、所想像的推行，原因又何在呢？這是值得檢討的。我總想「新文字學會」若果能從各地搜羅一些關於過去幾年掃除文盲工作的材料，這對於參考是非常有用的。在目前中國要做成一個眞正民主的國家——我們暫且不談那些『四强之一』或『五强之一』好聽的名字——脚踏實地的去實現民主政治，要達到這目的仍要自掃除文盲做起。並且在目前這需要比以前任何時期都更迫切。

在香港淪陷於日敵手裏時期，這裏許多拉運的同志都先後到內地去。還有許多是在環境條件許可下仍繼續努力的。日敵投降後，剛開始復員，那時周天健同志便和我商量過恢復拉運工作。其後木樺先生也和我講過這需要，講起木樺來，我們要表示很深的哀悼，因爲像他對於拉運那種精神、那種努力，眞是值得欽佩的，他的逝世是學會一個無可補償的損失——現在學會在馮馬諸先生領導之下是恢復了，但本人到現在纔能和大家敍首談話，抱歉得很。

在今日對大家講，我仍得重申以前的話。便是說：（一）新運目的仍在掃除中國的文盲，在希望短期間內，實現全國人民都識字，都能寫、能讀。（二)我認爲這是達到民主的唯一路徑，人民要識字、能讀、能寫，才能够運用參政權。民智不開通，人民百分之八十是文盲，那末結果終太阿倒持，授人以柄，縱使你甚麼議會憲法都有了，也是空

的。現在已沒有人不以為普及教育是實現民主的先決條件了，而在目前的中國，作為普及教育初步工作的識字運動又的確沒有比拉丁化更為迅速的方法。（三）我們要鄭重聲明的，新文字並沒有「分化」的作用。持這種看法來反對新文字不是誤解便是誣衊。這便是方言拉丁化的問題。本來方言是和「統一國語」運動背道而馳的。但對於掃除文盲和這一個問題的關係，我們應該在討論的時候把事實分別得清清楚楚，不要混淆不清。統一國語是應該的，但國語統一不可以一蹴而幾的。換句話說，方言不是可以在短期間消滅的。一般地講，方言將與統一語言運動並存着直至相當長久的期間，不管你在「統運」方面怎樣努力，並且縱然到了言語眞的統一了，但在那時統一了的言語，決非和現在的國語一模一樣，這是可以想像的。我且把這一點分開說一說。

從一方面說，方言拉化，如廣拉、北拉等的運動也的確有使我們應加顧慮的成份存在着。對於這，我個人五六年前的見解和現在也改變了多少。老實講，一個方言的發展是無可遏止的，它走的是需要和習慣的路綫。政治的力量雖然可以左右一些，但不能抑制一切。我且舉一個現成的例子來說明這一點。當香港淪陷期間，有一個朋友托人介紹和我相識。他說，他知道我曾提倡過新文字，因此要和我談談拉運。我說：現在非其時，也非其地，情勢已變過，我們不能更談那一套了。他說，他却不覺得這樣。我舉出理由說，（一）日本人不喜歡新運，他們在上海曾禁止過新文字，現在的態度未必變過。（二）汪氏政府也疾視新文字，以為是共產黨的宣傳工具。他說這無妨，他認得日本海軍部的人，如果我繼續提倡新文字的話，儘可取得他們的諒解，給我便利。我心裏懷疑着說：有這樣的事？後來我和這人又多見面幾次，才知道他和日本海軍人員不但有密切的關係，並且簡直是日本人叫他來和我說話的。他曾在日本留過學。在我們幾次談話當中，他不但表示贊成方言拉化並且還舉出甚麼「南越國」或「廣東國」等驚人的主張來。他提出了南越國的理論和歷史根據，列舉好幾家日本的學者的言論來佐證。他又說這「廣東國」以南嶺山脈以南各地域為對象，東起福建，西至於越南都包括在內，眞十分壯觀。他又數列越南王趙佗的事跡，中述五代南漢的文化，在近代史實，則指出廣東人並沒有比不上北省人的地方，所以够得上建設偉大的事業。因此，他主張廣拉，他要加入新文字運動。這眞是異想天開，別有存心！很明顯的，這人是代表日本海軍部來談話的。但畢竟他只是貪圖利祿，抑或眞相信這理論，我是來不及調查了。不過在那些年頭，就我所知，也的確有不少人與日海軍勾結企圖在海疆一帶招編軍隊，練兵十萬來達某種目的的，我當時表示了態度以後，力駁他的「南越國」的主張，跟着那人也就與我日漸疏遠了。這是一個實例。但是那人也未免枉費心機，因為在我們的見地，統一與分治這事實是依據需要和環境來決定的。政治趨勢要團結的話，則便以日本人的軍事力量也不能使之分裂，反之若果政府破產、分崩離析起來，你便拿金元來鑄成一條鎖鍊也不

能把頹勢維繫得住。

拉丁化的最大目的，在於企圖把中國文字拼音化。音標原是文字發展的正當途程，可是中國文字發展到某一階段便停頓下來，這是我們的努力所以需要。不過我們要注意到這一點：人爲的文字只能在自然的語言基礎上建立起來，而決定自然發展的因素，並不因爲人爲的規律而減低它的作用。這一層很要緊，但這也是方言拉化不可忽略的地方。批評方言拉化的人們也應該、並在這點着眼。

其次，個人對於一種言語的成長，具有很大的力量。個人在於他自己語系社會當中發生兩種作用。一部份是積極的，一部份是消極的。所謂消極的便是說，個人對於他認識的、或者所聽得來的，並不完全拿來應用。若是在積極方面說，他不但運用，還創造、發明、還嘗試。此外，則當集合的團體的各份子運用語言時，對於言語的成份有些人用這個，有些人用那個，各绮其所好，各爲去取。這一點也是十分值得注意的。因此，語言的變化常依個人而發展、而完成語言的變化既依個人，而個人與個人之間，常有無限的變化因素和差別，所以，所謂眞正統一的語言只能理想的存在，只是「抽象底地」存在。方言日在轉變中，自然統一的語言也日在轉變當中。而當你想到中國之大、地域的遼闊和四萬五千萬人口分佈的廣闊，你便會感覺這方言拉丁化一問題的重要了。

語言文字不能太呆板地遵依一種規律，否則它將變成一種死文字。這一點也是提倡語文運動的人們所應注意的。語言文字多少總要依着習慣的指示去發展，它不能脫離現實而獨立。不但如此，它也不能說是要以全體社會的習慣或習尙爲依歸的，因爲這是不可能的。雖則在語言最一致的團體中，個人與個人仍有很大的差別。甚至語文一致的社會，口講的便是手所寫的，在極力求一致的，仍有不一致的地方存在。並且縱使舊的差異去掉，弄了不久仍有新的差異出來。所以在此情形中，祇能以一部份、並且是一小部份人的行動作爲去取的標準。這有兩方面：（一）少數人的語言（如廣州西團語），（二）少數人的寫作法（如當代作家多出江浙）。在外國，舞台話的力量頗受到獎勵。在中國，話劇雖尙幼稚，但將來力量實不可侮，我以爲拉丁化者們應特別注重此點。利用話劇來推廣拉丁化，來普及教育，不但可能，並且應該。

舊文字和新文字

胡仲持

具有兩千多年文化歷史的我們這個四億五千萬人口的大國，近百年來一直做着帝國主義侵略的犧牲者。二次大戰以後，日本强盜算是給趕出去了，可是前門拒虎，後門進狼；共同作戰的一個患難朋友，忽然也露出帝國主義的鬼臉打我們的主意了。全國人民要和平、要民主，內戰還是打個不停，民主人士還是一個個被打死、被抓去，這不是帝國主義在背後作祟是什麼？

這樣的外交，這樣的政治，這樣的經濟，在全世界頭腦清醒的進步人士的心目中間，簡直是丟醜到無以復加的。我們有什麼話好說呢？一切不爭氣、沒出息的現象歸根結蒂，都是因爲我們中國人在工業呀、農業呀、教育呀、各種方面都落後，帝國主義野心家也就錯認爲我們眞正同牛一樣，是可以牽了鼻子走的。

兩千多年的文化的效果哪兒去了呢？爲什麼別的國家進步得那麼快，僅僅幾百年、甚而至於幾十年的努力就追上了我們、還在我們的前頭呢？

這是一個絕對重要的常識問題。我想還是可以用一句極簡單的話來回答的，我們的文化歷史走了冤枉路了。

幾何學上的一條定律是點和點之間，直綫最短。別的民族的文化歷史雖然也沒有依着直綫向上走，但是我們不能否認，中庸保守的哲學思想所支配的我們的文化歷史是比別的民族更容易走彎彎曲曲的路綫。

最顯著的實例是在文字方面。文字是傳達經驗和思想的工具，在文化歷史的進路上，有着決定性的效用，如果這種工具是每一個從事實際生產的工人和農民都能够自由運用的，那麼它所集合所散播的經驗和思想就和實際生產密切關聯起來，從而足以促成一般人民生活的進步，只有這樣才說得到全面文化的進步，但是在我們中國，文字這一種重要的工具却一向控制在脫離實際生產的士大夫階級的手裏，當然也就和社會生產進步的要求脫節了。所以儘管世界跨進了原子時代，別的國家已經用機械化工農業大量生產了，我們還只好靠鋤頭和斧頭的手工業生產來維持苦惱的生存。

和口語脫節的、又難寫、又難讀的中國方塊字，其實一向是不但沒有推動着、而且簡直阻礙了全面文化的進步的。譬如說，中國文化傳統中間不是沒有值得世界尊重的因素。羅盤針、火藥、和紙的發明、商周的銅器、漢代的玉器、唐宋的繪畫和瓷器、清代的絲織品等等的技巧，都是足使近代的西洋專家也不得不驚賞佩服的。但是這些發明和技術上的成就却和文字全不相干。控制文字的中國士大夫階級一向看輕着匠人的行業，不屑用「貴族」的文字來傳達那些「平民」的經驗。於是那些知識和技巧發展到相當程度，就停滯了、退化了，因爲不用文字單靠口頭的傳授總是受着時間和空間的限制的。

文字逐漸變成了社會寄生階層的獨占工具，走上了彎彎曲曲的歧路，除了歌功頌德，吟風弄月，似乎什麼用途也沒有了，於是絕大多數的平民和文字幾乎完全絕了緣，

他們看不懂衙門的告示，而且簡直連自己的名字也寫不來。

但是在二千年的封建專制，加上百年來的帝國主義的雙重壓迫之下，苦難的中國人民終究日益急切地要求着文字工具的開放了。大家要求着這種工具的共有共享。事實上逗留在手工業生活階段的中國人民，天天在生活掙扎中間，是不會有多餘的時間來記住而且學通這天下最難學的、形態各個獨立的方塊字的。要共有共享，首先應當把各個獨立的、不容易記憶的形態打破，把口講和文字澈底地統一起來，使文字的任務只限於口語的紀錄。

這就是新文字所以產生的根由，中國的語言，有着本身發展的規律和體系，只是給不合理的方塊字弄得十分混亂了。如果用近代語言學研究的科學方法，從新清理出明確的頭緒來，其實中國語也決不是特別難學的。譬如我們現在看到一個「東」字，早就用不着想到從一株樹的中間看到太陽的意味了。我們看到一個「西」字，也不必想一想，太陽下去了，兩隻小鳥進了窠。我們認一個「母」字，大可不必想像兩點就是兩個奶。看到了「毋」字，尤其不會想到這個字象徵着一根棒攔在一個女人的前面，叫外國兵不要來强姦。現在我們早已沒有了這一類原始時代的意識，偏偏硬是保存着倉頡之流根據那些意識隨意塗抹出來的形態，無謂地來消耗學齡兒童的精神。要知道「東」字、「西」字的聲音是孩子們在母親懷裏就學得會的，要記住「東」字「西」字的古怪的寫法，實在非支取幾倍的吃奶勁兒不可。

新文字是依照中國語發展的規律，借國際通行的二十多個拉丁字母，把一個個活用的單語記錄下來的新的設計。新文字本身的體系和中國活生生的口語的體系完全融合起來，不識字的只要認識了幾十個字母，學會了拼音方法，就可以看新文字書了。因爲誰都會講話，講出來的話，和新文字拼出來的聲音是一致的，懂了話也就學了文字。

新文字運動在中國已經有十餘年的歷史，在中國全面文化的進步上，這種運動所可發生的意義的重要，是誰也不能否認的。我們已經看到了蘇聯少數民族語言和土耳其語拉丁化的驚人成效。等到中國踏進了眞正和平民主的時代，我相信這一運動一定會有蓬勃的發展。

只有到中國人民普遍地運用新文字的時候，中國文字才會從化石似的形態獲得了解放，算得人民共有共享的、傳達經驗和思想的工具。

新聞記者對於拚音文字的想法

劉思慕

最近在香港某報上看到一篇高論，以「日本會再起嗎？」爲題，條陳幾項阻止日本再起的辦法，其中最使人莫測高深的一項是這樣的：

『政治雖不妨寬大，惟教育問題則必須嚴格的改造。首須執行者，當爲使其全部用回漢文，同時灌溉仁政眞理於彼，務將其黷武思想，根本滅絕。』

第一、在這一位主筆先生的心目中，方塊字的神通眞是比「金剛箍咒」或「神仙繩」還大，儘管是嗜血的魔王，只要方塊字一念，就馴服如羔羊，動彈不得。

第二、怪不得中國的士大夫馴服如羔羊，好容易從日本帝國主義鐵蹄下翻了身，現在又惟美帝國主義之命是聽，原來是拜方塊字之賜。

第三、聽說日本在敗降之後，還有人（包括統治日本的一些美國人）主張索性連漢字片假片都拋掉，而改用羅馬字拚音，當然爲的是使日本教育更加普及，以便於民主化。而我國呢，敝帚自珍之外，還沾沾自喜地要向日本推行「仁政」！

第四、可是話又說回來了，方塊字對於專制君主的愚民政策曾有不少的功勞，如果日本眞的被迫『全部用回漢字』，文化開倒車，倒可以跟咱們做兄弟之邦呢。

話是扯得太遠了，不過，我總可以這樣說，這一年來在香港重做新聞記者的經驗，倒使我較認眞地想到方塊字和拚音文字的問題。上述的僅是一個較有趣的例子。

又如我們自己辦的報紙，雖然費了不少力氣，但總未能深入和普及到廣大羣衆去，報紙所用的方塊字——而且是智識份子用的方塊字，是一個原因。再看一些小報，內容縱然惡劣，但在下層市民中，銷路却不小，文字多用廣東方言是一個原因。由是，我想，如果拚音文字能普及，報紙也用拚音文字（北方話或廣東話）排印，報紙所能得到的讀者必會大好幾倍。

再次，最近筆者曾寫了一些關於廣東語言文字的雜文，寫時感到有一個困難，就有好些廣東方言俗語（如「咸崩𡃁」xemblang、「論盡」loenzoen等等）就不知用方塊字如何寫法。我因想起，如果廣東話拚音文字能普及，我也懂得廣東話拚音文字，這問題就不成問題了。

拼音文字之何以值得提倡，至少上頭所說的是一些理由。

對於新文字的意見

千家駒

新文字是掃除文盲的重要武器，是智識大衆化的橋樑，因此凡願智識爲大衆所享受的，無不贊成它，只有固執着『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少數，才對新文字抱着仇視的態度。

對於新文字的意見

朱學範

新文字運動是中國新文化運動中的最基本和最重要的一支．新文字運動的推廣和實踐是意味着將中國文化推進到一個嶄新的階段，文化大衆化和文盲的清除，乃是建設新中國的基本條件之一。

朱學範題

對於新文字的意見

狄超白

新文字是大衆的文字，是掃除文盲和普及教育的基本武器。中國的新民主運動和新文化運動是息息相關的，人民的醒覺和積極行動，俱有賴於新文化運動的傳播和推進，作爲一個新文字的工作者，應是一個普及教育家、一個新文化的傳播者、同時是一個新民主運動的鬥士！

文字革命的問題

施翊之

漢字的進化，由古文而籀文而小篆而楷書而行草，可以說是一個漸進簡化的過程；可是因了語言的進化，漢字與語言間的矛盾將益呈尖銳化，所以到了今天，牠確是已達到了進化的極限，此後再演進下去，便必然表現爲否定自己的東西，這將爲中國的語文另闢了一條新生的出路，而牠必然是再續繼演進下去的，否則一停滯了，便只有死滅。因了牠本身的進化既已到達了最後的階段，那麼想在方塊字裏求一個合理的改良，那簡直是緣木求魚，過去已證明此路不通了。什麼簡體字啦、手頭字啦、唯聲字啦、新體形聲字啦、複合字啦，（前期還有人主張有限度的採用複音字，但我不贊成。第一、是因爲詞兒數多於漢字數，假如一字是多音的，換言之一字一詞，那麼方塊字的個別字體起碼非增至兩萬以上不可。第二、既是複合字，那麼其組合的成份仍成一獨立的個體，先要認識此獨立的成份，然後始能認識複合字，所以這種的字與大衆教育無關，充其量只是多認識幾個新字，省寫幾個筆劃吧了。第三、詞兒連書習慣的養成，並不需要經過複合字這個階段，所以這種的改革方案我認爲破壞力雖有餘，建設力則不足。）……形形色色的改革方案，老是在方塊字的圈子裏翻觔斗，不都證明了他們的失敗嗎？所以我們

可別要迷戀着漢字的殘骸，妄想在牠的廢墟裏重建起宏偉的殿堂。此後唯一的出路便只有拼音文字這一條路了，只有這樣，語言與文字間的矛盾能獲得眞正的解決；這個覺醒，並不是最近代的事，明代方以智在其所著「通雅」卷一裏所說：『字之紛也，卽緣通與借耳。若事屬一字，字各一義，如遠西因事乃合音，因音而成字，不重不共，不尤愈乎。』可見遠在明代便有人這樣覺醒了。不過到了光緒年間才形成一個較大規模的文化運動吧了。只是在這封建反動勢力極爲濃厚的中國社會裏，一切的革新運動都變了質，五四運動雖宣告了白話文的成功，但文字革命的呼聲却微弱到了極點，論理這個問題應曾有過白熱化的鬥爭，但可惜得很，那只是噏嚹一陣吧了，這難道不够證明中國文化運動的落伍嗎？但這個落伍是社會條件所決定的，我們也無可奈何了，我們儘管踏着先烈的足跡跑，成功只是時間的問題，我們應認定文字革命是整個社會變革的一環，但也應當視爲是一個極重要、姑且可以獨立的一環，否則這問題的提出不又是太早嗎？

關於中國語文革命的問題，曾經有兩派對敵的主張，一派專從語文合理化的立場着想，一派却從普及大衆教育的立場着想。因爲動機不同，結果便分道揚鑣了。第一派的非但否認了漢字的存在價值，而且强調了中國語的落後性，所以他們不但主張廢棄漢字，而且主張通盤的放棄漢語：吳稚暉先生不是曾經有過這樣的主張嗎？（雖然他也發明了什麼豆芽字母！）漢語的落後性我們是無法否認的，但我們要曉得這也是漢字的惡作劇，牠絆住了語言的進化，在漢字的本身裏不許有多音綴的，否則反而增加了文字數而加重了牠的困難，日文因爲有「假名」倒克服了這一點的困難。

同時在漢字裏也不許有尾輔音的（如古字「蝨」念爲 sis 卽「蟋蟀」，但此種尾輔音早已淘汰了）不許有複輔音的，弄得字音貧乏到了極點，充其量只可能有：輔音數×總韻母數＝發音數，而事實上有音沒有字的現象却是常有的，像北平的字音根本只有四百左右音，於是不得不在四聲裏求出路，然而結果又碰了壁，因爲頂多只能把發音數增爲四倍（福州語只有十四個輔音，結果弄出了七個聲調來），我們若不否認文字與語言交互的作用，那麼漢字對漢語進化的阻力便也很容易理解得來，但當漢語從漢字裏解放出來後，牠便可以前進了，牠便可以表現出新生的姿態了，所以牠的落後性並不是永久的，只要扶植牠，便可以發展、可以繁榮滋長了。至於想用 Esperanto 來代替漢語，理想是理想極了，我們固然也承認 Esp. 是現存語文中最合理的一種語文，但我們只認定中國的La movado de Es-.只算是國際語文革命的一環，而不是單獨的中國的問題；也許學習 Esp. 是比學習國語還容易，但絕不會比學習方言的拼音還容易！所以想用 Esp. 來取消漢語，歷史已證明他們的失敗了。這一派人的動機只在語文的合理化，而却忽略了普及教育的作用；事實上我們主張文字革命，却完全以提高大衆文化來作爲出發點，文字若不在大衆裏生根，這種文字早晚便要夭折的!!

凡一種愈健全的文字，因爲牠愈合邏輯，便也愈容易學習，Esp. 只有十六條的文法規律，再加「合成字」及「接頭語」、「接尾語」的妙用所以是科學化極了，便也容易極了。漢字因爲缺乏科學的系統，致形成漢字特別難學，所以創造新文字第一個的原則：就是怎樣使一般大衆學習得更容易？只有最容易的，才可以變爲最健全的；同時因爲文字是國際文化交流的工具，那麼文字的國際化原則與最易學習原則是並行不悖的，把握了這兩個原則，那麼我們拚音文字的出路，便可以摸索得着了。

在眼前文字改革的許多方案中，能够滿足上面兩個原則的，還可算是拉丁化新文字了，在專家學者的眼光中也許還認牠太粗製濫造了、太遷就大衆了，但牠毅然的取消四聲異拚法，這點確比國語羅馬字優越得多了，固然牠的缺點也許還有，如採母問題、詞兒連書原則問題、詞兒定型化問題、文言渣滓問題，……但在技術方面我們只定下了幾個原則：（一）採母要國際化（如把X換爲H），（二）徹底取消四聲，（三）詞類連書的原則，（四）儘量口語化，（五）發展複音詞，（六）確定特別寫法之一般原則。有了這幾條，那麼技術上的困難大體也算是解決了，反正在這過渡期裏我們也絕不能過份苛求了，而我們眼前排行困難的焦點，倒不在於文字技術的本身，而却在於：（一）歷史封建的惰性，阻礙了上層文化過急的變革；（二）方言的紛歧，遲緩了眞正國語的統一，這却是兩種最大的阻力了，而第一種不在我們討論的範圍，那麼我們就談談方言問題吧！

第一個前提我們應該確定以北方話爲領導語，一切的方言均應向那個目標集中；換言之，牠是形成將來統一語的主要成份，方言的精華部份，同時大量容納了外來語、或傳統的文字語，所以牠也是可變的，如其認牠爲一種已成熟的國語，不如認牠爲一種正在成熟的標準語，我們只能積極加速的誘導各種方言，使牠們向這個目標集中，那麼在相互同化滲透的過程中，方言便慢慢淘汰了，而新生的國語將更形充實了。

方言是統一國語的阻力，但我們可以化阻力爲助力；在過渡的時期裏我們無妨主張『先分化後同化』的政策，因爲方言既是現成的存在物，那麼一變成拚音文字後，方言文也是必然的副產物，我們既無法消滅牠，那麼我們就只好利用牠，反正也只有利用方言才能普及國語，這裏沒有任何的矛盾。因爲在學習過程中，練習方言音的寫作，非但不妨礙國語的學習，而且更可以幫助我們對國語的理解，成千成萬的詞兒，方言與國語却是一樣的拚法。就拿我們福州語音來說吧，可說是跟國語差得最遠了；俗語說：『天不怕，地不怕，最怕福州人講官話』，可見福州語與國語是差得怎麼遠。但我們有無數的詞兒却跟國語一樣的，如：應該 inggai、動機dunggi、明天 mingtian、地理dili、改革 gaige、出路 chulu、拚音 pinjin……等簡直是無法統計了，所以學習方言拚音寫作，可以算是學習國語的初步教程，而且方言既是人們都會講的，那麼單學習拚音也是

極簡易的一種事情，一個目不識丁的老頭子，頂多一個月便可以學得好的，那麼從普及大衆教育的立場來說，方言與方言文不能不說是一種方便的工具，大衆的文化水準提高了，國語便也隨之普及了。所以我主張假如人們只有一兩個月受教育的機會，我們便教他方言的寫作，他起碼也懂得一種方言文了。假如人人都有機會受過三四年的義務教育，那麼他便可以寫得一篇很流利的國語文了，因為用拚音文字學習國語，實在不知比漢字要容易得好幾十倍呢！三四年的工夫確是很够了，何況方言與國語之間却可以研究出變化的一般法則呢！所以方言與國語在教學上倒可以相輔而行的。

末了因為篇幅的關係，我只提出我們現階段應做的工作如下：

（一）儘量提倡北方話拉丁化的寫作，大量生產文學的作品，並以集體的方式從事創造。

（二）組織方言研究會，編纂方言詞彙及標準語詞彙。

（三）廣泛的展開理論的鬥爭，並儘可能的向民間傳播。

（四）再來一次國語運動或大衆語的運動。

表意字與中國語的特性

施效人

一　語言與文字性質上的異同

人類是理智及情感的動物，同時也是營社會生活的動物；而其理智及情感，也只有在社會關係裏始有發展的可能。語言和文字便是表達人類理智及傳遞人類情感的工具。初期的語言是發生在勞動過程裏，是勞動的吶喊；其後的摹擬自然聲，那是發音能力發達以後的事，所有擬聲字眼，都只是語音發達以後的產物；至於感歎說學者已嘲笑其為poon poon theory 很可以與 bow bow theory 等量齊觀了，絕不能用以說明語言的起源。那麼勞動既為人類與其他動物的分界綫，而研究語言的起源與發展，便應該向勞動過程裏找尋了。人類的語言經過一定發展的階段，便達到了象形化的時代，這時便產生了文字，而文字其實只是語言發展連續的產物，文字是語言的符號，語言是文字的靈魂，其作用是一樣的，兩者同是表達理智及傳遞情感的工具吧了。但是語言易受時空的制限，傳遞的效力只能及於一時一地，缺乏保存性，要使其超脫時空的限制，自然須與

符號或繪畫結合起來，那便成爲文字了。初期的文字是起源於繪畫的，所以諸民族的太古文字，形體上都極近似的。書寫的形體一經和語言結合，也就可以隨着諸民族的社會習慣任意發展，雖然繪畫的原形儘管喪失，而和語言的關係反愈加密切了。甚至字義變遷而字形還可借用，總不失爲代表語言上意義的符號，於是會意字便從此產生了，這時文字的進化便由象形的階段而進到表意的階段了。語言和文字一經結合之後，文字便因語言的發展而擴充了牠的內涵，而無限的擴大了它的表現效力，語言的進化是促成文字變革內在的原動力，表形文字所以變爲表意文字，那完全是語言進化所促成的結果。語言既有了書寫的符號，脫離了圖畫的羈絆，那麼這種語言便可以較精密的記錄下來，可以永久的保存而推廣它傳達的力量，同時更加速了人類文化的進步，所以文字對於人類文化繼續傳播的作用，更具有偉大的性能。這樣看來，語言與文字的進化是形影相隨的，是交互發展的，是統一的，是一致的。但是因爲語言受時間及空間的制限較大，文字受時空的制限較小，所以語言流動性較强，文字固定性較大，兩者在事實上便不能絕對的符合了，換言之，便是語言的可變性强，文字的可變性弱，同時文字也只算是語言的精煉品複製物，絕不是語言的原型，兩者雖同爲表達人們觀念的工具，但却包含有這矛盾的性質，這種矛盾也像商品裏邊包含有價値與使用價値的兩重性一樣，這個矛盾要求其統一，便是我們今日語文改革的契機，五四以來的白話文運動，大衆語的提倡，拉丁化的推行都是這一矛盾統一運動的具體表現，我們對這一問題應該要這樣認識，否則我們便摸不清運動的方向了。

語言可變性强，文字可變性弱，這樣便形成了語言與文字間的矛盾：像中國文字中大部分的形聲字，還是依照周漢時代的語音的，後來音符變了，便喪失了形聲的效用；卽在現今各國拚音的文字中，往往也有拚法相同而音讀不同的，也有音讀相同而拚法不同的；在同一語言當中，也難免有複雜的方言，要是文字與語言絕對一致，那麼文字就失了統一的效用；卽使是同一個人發出同一種音，也常有不自覺的變異，這些就不能藉着文字很煩瑣的表現出來了，所以語言與文字畢竟有多少的距離，其一致性是有個界限的，也像它兩者間的差異性（矛盾性）也有個界限一樣的。不過中國的語言與文字間的矛盾，是比任何一個文明的民族都厲害，到了今日確已達到尖銳化的階段，逼使我們不得不提出澈底解決的方法了。中國語音已達到極端單純化的階段，而中國字還停滯於表意的階段，這樣便造成了文字與語言絕對的脫節，語言與文字是孤立分離開了，是平行的成爲兩個體系而發展了；我們爲要解決這種的矛盾，對於中國語言的特徵及文字的進化與缺點不能不加以考察，否則我們便無法把握語文改革的策略，那麼第一步容我先來研究一下我們國語的特性，然後再進以國字的探討。

二　今日中國語的特徵

依據形態學上的分類，世界語言的系統可以大別爲三大類，那便是孤立語 isolating、接合語 agglutinative、及變形語 inflective 三種，我們若用R代語根，a 代接尾語，: 代變化，那麼三種語言其語詞 Word 構成的公式便爲：

	（公式）	（示例）	（翻譯）
孤立語：	W=R+R	Wusiandian	無線電
接合語：	W=R+a：	Tabe-masita	吃了
變形語：	W=R:+a：	Mang {as, is, os, u}	吃

中國語是孤立語系中典型的代表，許多語詞都是單綴音的，文法上的詞性尚未達到分工的狀態；我們知道在印歐的語言裏，凡是同一個語詞意義的變異（文法詞性的變動）多是用形式變化上的各種附添語表明出來的，而我們中國語完全沒有採取這樣的方法，所以一個語詞不管牠詞性怎樣不同，總是沒有變化的，因了這樣，對於語詞序次的排列便很重要了，絕不能隨便顛倒的，譬如我們說：Mi (s) legas (p) libron (o) en la domo (b)『我在屋子裏讀書』，這句子裏包含有主語（我）述語（讀）賓語（書）及補足語（在屋子裏）四個要素，可是在Esp.中可以有二十四種的說法，而在中國語中其正規的說法便只有：

s+p+o+b　　s+b+p+o　　b+s+p+o

三式了，而且賓語一定緊跟在述語之後，所以中國語的序次是極其重要的，一般說來，中國語是沒有形態學上的現象，而只有措詞學上的現象，這點的特徵是極其明顯的，就是最粗心的人也都可以看得出的。

今日中國語中的複合詞雖佔相當多量，但其中的每個部分都有獨立存在的資格，所以畢竟不失其爲單綴音的語言，這些複合詞絕對不能視同轉成語，因爲中國語根本沒有形態學上的變化。關於這些的特徵，瑞典語言學家B. Karlgren 已爲我們說得極透徹了。

單綴音及沒有變形，是今日中國語最明顯的兩個特徵，但是否中國語自古而來便是這樣的呢？關於這點，古音學家的意見是極爲分歧的。據章太炎先生說：『中國文字有一字二音者如「鵕鸃」讀曰「私鈚頭」二字三音也。「蟹」讀曰「蟋蟀」。「焦僥」僥本字也，焦則借音字，何以不兼造僬？則知僥字兼有焦僥二音也』。漢字因拘於一字一音的原則，所以連字頭、字尾都淘汰淨盡了，原來在語言上爲雙綴音的，在文字裏便都化爲單綴音了，如胡蘆之爲壺，鞠躬之爲芎，丁甯之爲鉦，僻倪之爲陴，不可之爲叵，何不

之爲巷，如是之爲爾，而已之爲耳，之乎之爲諸；這裏很明顯的可以看得出，漢字因藉着表意的作用，迫使中國的語音愈加趨向於單純化的道路，可是語言本身在某一限度內還有獨立平行發展的可能（尤其是大衆語），這樣便愈造成了語言與文字間的矛盾。所以想藉漢字來證明中國語自古以來都是單綴音，恐怕便會得着極危險的結論。我們只能肯定一個極重要的事實，便是在語言進化的過程中，漢字的確是加强了語音單純化的程度，這樣耳治的活語，便與目治的死語分道揚鑣而各自發展了。語言與文字的矛盾便愈形尖銳化了。

關於中國語原始是否孤立語？抑或是變化語？這也是古音學上論爭不決的問題。B. Karlgren 則主張中國語古代有語尾的變化，且古代的代名詞，確實保存有位格的形式變化，他以爲論語、孟子、左傳等書裏的「吾」「我」「爾」「汝」等字代表古代魯國的一種方言，據他研究的結果是：『主位的吾，相當於英語的 I，六世紀時讀爲兀ㄨㄛ。賓位的我，相當於英語的Me，六世紀時讀爲兀ㄚ。主位汝，相當於英語的 thou 。賓位爾，相當於英語 thee。』這些都是變形語留下的遺跡，但 H. Maspero 却提相反的意見。不過無論中國古語爲孤立語也好，爲變化語也好，而中國語單純化的現象却是極明顯的，如六世紀時歌讀爲ka，蛤讀爲 kap，割讀爲 kat，各讀爲 kak，都可以分別得極清楚的，但後來因爲語尾喪失了，於是這幾個語詞便都變爲k a了，其後元音 a 又變爲o，於是這幾個語詞便都念爲 ko 了；又如古音的南nam 與難nan；古音的狸 li、離lie、禮liei 現在也都統統單純化了。所以證明中國古代有尾子音倒不是一種很難的事情，許多方言裏的確還保留下很多古的尾子音，福州話兩個入聲均以半k收音，廣東話聽說有m，p，t，k 收聲的。日語的漢讀更足反映中國古音的模型。至於廣東語的藍 lam與暹羅語的kram，均由古音gram轉變而成，這樣便也證明遠古時代有gr或 gl 兩個子音羣的。不過遠在西元後五百年時中國語詞已不容有子音羣的存在了。這樣便造成中國語音特別貧乏的現象，漢字因爲是表意字，所以更加强了這種的傾向。像現在的北平語一共只有四百十一個的音綴，其同音異義的詞兒便多到不可勝數了，這簡直是一種惡作劇的現象。

三　語音單純化之結果及其與表意字之矛盾

漢字以單音爲原則，致喪失了子音羣及尾子音，這樣使漢字的字音極度貧乏，這是數學上必然的結果。設以 c 代單子音，v 代韻母，k 代子音羣，那麼單音節綴法之組合數當爲：

音綴公式	例
v	iou

vc	at
vk	its
cv	ka
cvc	kat
cvk	kats
kv	kna
kvc	knat

北平語有 v 及 cv 兩式，至於尾子音則僅有 n 及 ng 兩個，所以 vc 及 cvc 便也是主要的音綴式了；其他的五式可以說是完全沒有的。（中略）

所以儘管語言向複音詞發展，而文字方面還可以保留單綴音的原則，明明口語是「螞蟻」Maji 而在寫時却省了一個「螞」字，反而覺得簡省方便得多了，那麼問題就是，為什麼一個「蟻」字不讀為 Maji 只讀為 ji 呢？為什麼漢字只保守着單音的原則呢？日語中的漢字豈不是念為多音的嗎？這問題的解釋法當然很複雜，第一是因為每字的字義可以有多種的解釋，尤其是孤立語的中國字，一字多義那是經常的現象，要是一字多音，換言之即是一字一詞，那麼字數的增加便會達到可驚的數量，我們日用四千個單音的漢字便足够應用了；但由這四千字所組成的詞類便達到三萬以上（日用的），因為一字多義，逼使漢字只限於一音的原則，日語中漢字的音讀是繁瑣到了極點，肌字念為 Hada，而膚字也念為 Hada，諸如此類亂得一團糟，這便是漢字借用於複音的結果；所以一個漢字在表意立場，固然很多可以視同一個詞兒，但在語言立場，却只可視為一個音節（即一個語詞的構成部份）了。蛛字、蚓字，……在表意立場，的確已很完整的代表了一個概念，即已是個詞兒了。但在語言立場，牠却只是「蚯蚓」、「蜘蛛」兩個詞兒中音節構成的一部份呢！表意的文字與實際語言間的矛盾，在這裏是更明顯了。

語言既為表達觀念的工具，那麼此工具當然愈簡易愈好，所以語音的變遷，總是趨向於單純化這一條路的。有的是音素和音綴的失落，比如中國語入聲收音本來 b, p, t, k 的，但現今除少數方言外，差不多都失落了，法國語聽說也有這種情形；有的因為相鄰的音素起着同化的作用；有的却相反的起着異化的作用；有的增加了音素，變成流音的發展，這些都是語音單純化及簡易化的道路，同是適合於發音方便及節省勞力的原則。在語音單純化的過程中，很可以找出音變的一般公例，一八八二年 Jacob Grimm 取拉丁、希臘、英、德、各國的語言，比較其字音之異同，證明濁音常變為清音，響音常變為氣音，一切音變均由難變易，茲列一表如下：

Aryan		Germanie
K T P	——	H O (th) F
G D B		K T P
GhDhBh		G D B

福州語保留古音很多，像ㄍㄎㄫㄏ今日在國語裏，幾與ㄧㄩ結合的都變爲ㄐㄑㄒ了，這也是音變合法則性極顯明的一個例子。

漢字既爲『一字多義』，那麼保留單音制便爲其必然的原則。漢字既非標音的符號，那麼字音的單純化，當更比語音爲甚；語言及文字既可發生交互的作用，那麼語言單純化的過程，亦將受漢字的影響而加速。語言單純化的結果，便必然的逼出了複音詞的產生，而漢字因爲是表意字，且爲單綴音的，故複音詞的發達與漢字存在的根本原則是相牴觸的；總而言之，語言流動性強，文字可變性弱；表意單綴音的文字與今日的活語言，已大大的不相適應了，語言與文字間的矛盾已更形明顯，取消漢字代以標音文字，將是解決這一矛盾的唯一出路，所以單從語言進化這一立場來說（由語音單純化逼出複音詞的產生），漢字早晚是要被語言所否定的，而且眼前的確已到達成熟的境地了，五四以來白話文的運動，大衆語的提倡，都可以說是這一過程的準備。我們只要把握住這一基本矛盾的特質，（漢字與活語言間的矛盾），那麼將來運動的趨向及目標，也將很鮮明的展開在我們的眼前了。

四　文字的進化史

國語的特徵我們既大體的明瞭了，現在且進入國字的探討吧：

語言及文字同爲表達人們觀念（思想及情感）的工具，這種工具是人們經營社會生活所必要的，失掉了這種工具，那麼人與人間的交通便中斷了；在原始時代，當語言還沒有發生的時候，人與人間的意思交換，可以以姿勢來傳達，那時勞動生產方式極單純，思想也極幼稚，而簡單的姿勢表示也足夠發揮其效力了；同時繪畫在人類文化萌芽的時期，便已很發達了，我們從石器時代所留下許多壁畫及雕象，還可考見一斑，這些繪畫絕非單純美術上的裝飾，除了圖畫的記號及日用傳示的應用以外，還當爲歷史的記載，現代美洲澳洲、和南非洲有些土人還是用繪畫作爲文字之用，總之，當人們有思想的時候，便應該有語言有文字了。所以各民族在發展的某一階段上，都有他們特殊的原始文字，到了今日，固然他們進化的程度有遲速之不同，但一般說來，今日文明各國所通用的拼音文字，都是經過三個階段而演成的，牠們都是由象形的到表意的再演到標音的；中國的文字固然有牠的特殊性，可是牠發展的動向，和其他諸民族比較起來也不過大同小異吧了，在純科學的立場上，我們不該過份誇張中國文字的特殊性，也像我們在語言

學的研究上，不該過份強調國語的特徵一樣的。我們可以設想原始人的刻木，便是所謂符契，迄今苗民還有採用，非洲和澳洲的土人，還有在竹片木板上刻劃條痕，用來記數的，便具有初期文字的意義了。雖然那時語言還未發達，但用一種符號去表現一種觀念，或幫助記憶，顯然那種刻劃的標記，便已具有文字的效用了。還有像中國古代，琉球、台灣的土人、及美洲印第安人，都是用結繩來記憶事物的，而每個結子即是代表一種應該記憶的事物，或代表一個意識，而非代表一個字義或一個字母的，許多現代的未開化民族，還以結繩的染色去代表更多的事物，像南美的秘魯土人就是這樣的，在我們文明人看起來，也許覺得太幼稚、太可笑了，其實我們的祖先何嘗不是這樣的呢？所謂結繩而治的傳說，不是我們所熟聞的嗎？許愼「說文序」裏追溯文字的起源，認定結繩始於神農，而造字始於軒轅，這兩個人已無可考了；而現存中國最古的文字，一爲殘缺的金文，鐫刻於鐘鼎彝器之上，乃係紀元前二千年的產物，一爲甲骨文，係一八九九年河南安陽縣所發掘的，再古的文字便無可考了。不過我們今日沿用的漢字，結繩的痕跡，還是可以考察得出的；我們知道原始時代，人類勞動的生產力是處於極低微的狀態，高級抽象的思想及語言都是無從產生的，語言既這麼幼稚，那麼結繩的法子便足够處理日常生活了，眞正的符號文字當然也無從產生了。到了後來因生產繼續發展，勞動方式更加複雜化，人與人間的社會關係也複雜化起來了。初期的文字再也不够應用了，結繩的法子便被象形文字所代替了。如古埃及和現代半開化民族的文字，我國的伏羲本河圖畫八卦，倉頡觀鳥獸的足跡作書契，還有傳說中的什麼龍書、鸞書、穗書之類，都是本期文字的雛形，牠與圖畫極相似，所以諸民族的原始文字都極近似，這文字盡可以說是表形文字的先驅，但象形文字不但麻煩、而且不能表現抽象的思想，爲克服這樣的困難，指事字便應運而生了，這自然只是一種表意的符號、再不是象形的了，同時把象形字簡化起來，演繹了牠的含義，把牠推廣應用起來，於是發明了許多合體字，或是論理上的合體字，如日月合爲明字，止戈合爲武字，女執帚曰婦，力田之謂男，都是很明白的會意字；或爲音標的合體字，那便是形聲字了。

紀元前二千年時，這種結合二個以上的象形字，以代表一個新意義的會意字，便已可尋出演變的痕跡，說文解字中這類會意字就已有一一六七字之多了。紀元前一千年間形聲字便大量的出現了，許多原始字（非複合字）到了紀元前後年代便增至最高率，紀元前二百年時，大約不過千數的單字，到了紀元後便驟增了好幾倍，此後歷代雖仍在增加，但也不過本原來的古文字加以新聯合罷了，中國的文字便從此停滯不前了，標音文字便難產了，這基本的原因當然是中國物質生產力停滯所造成的結果，社會文化操縱在少數士大夫階級手裏，漢字是統治階級實行愚民政策的好工具，一般大衆與文字是絕緣的，文字從此變成少數人的專有物，漢字的神秘性便也與日俱增了，誰會還想把整個的

文化遺產交給大衆呢？文字愈難，便也愈顯出『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了，漢字從此便成爲大衆的禁物，文字便也這樣的停滯不再進化了。奇怪的是許多國粹主義者，還主張用人爲的力量去維持漢字的傳統勢力，他們視六書爲金科玉律，認爲是神聖不可侵犯的，他們視文字革命如同洪水猛獸，認爲是危害文化，是非常要不得的；同時爲適應新事物、新需要，每年寧願創造了許多新字，魯迅先生曾說過：『現在最會造字的是中國化學家，許多原質和化合物的名目，很不容易認得，連音也難以讀出來了。老實說我一看見就頭痛的，覺得遠不如就用萬國通用的拉丁名來得爽快。如果二十來個字母都認不得，請恕我直說：那麼化學大抵也學不好的。』這的確是一針見血的話！漢字造字原則的進化，到了形聲字已算是登峯造極了，此後新字雖歷代有增加，但總跳不出表意形聲的圈子，而此種形聲字又因語音、字音的單純化，結果愈弄愈難了，其缺點我在形聲理論的應用及評價一文裏已說得很詳盡了，結果中國字因長期纍積，加上年年的新創，總字數竟超出了四萬以上，而日用的學生字典及王雲五四角號碼字典字數也將近一萬了，雖然古字已被淘汰了，而新字的生殖率似乎是超過了古字的死亡率，而且漢字存在一天，文言便也存在一天（白話文可以說是新文言），那麼漢字便根本只有生殖而沒有死亡的現象了，一切的舊典籍，可比是一個宏富的堆棧，一經收納進去，便永遠保存着爲後世之用，絕不會有廢料而不用的，結果漢字愈積愈多，而學習與記憶便也愈難了；假如依詞類連書的看法，那麼因語言向複音詞發展，詞兒的增加率恐將百倍於新字的增加率呢！中國的文字完全停頓於表意的階段(形聲字毫無標音的效用)。雖然在民元以後教育部曾頒有注音字母，其後還有第二式的國語羅馬字，但不久就取消了字母的稱呼，而代以注音符號了，改革的逆流由此便也可以看得出了。雖然在小學裏還有旁注國音的讀本，但試問幾個小學教師會注意這些呢？老實說這四十個奇形怪狀的符號，恐還有許多小學教師不認得的呢！記得故鄉有一位在高級中學念過兩年書的小學教師，曾對學生們發過一篇高論，說那課本裏旁注的音符(國音符號)，是日本的假名，是日人實行文化侵略的政策，這眞叫人啼笑皆非了，未知國語運動的專家們對此有何感想否？中國今日的文字完全重演了印第安人的經驗，漢字非澈底的放棄不可，否則標音文字的實現，恐怕還遙遙無期呢！最少在過渡時期裏，文字要實行兩軌制，即是承認新文字與舊文字有同等法定的價值及應用的價值，其實這並非新創見，在隸書剛產生時，豈不是與篆書相輔應用的嗎？奉勸國粹主義者還是多讀一點人家的文字史，要曉得歷史進化的路徑畢竟是大同小異的啊！

五　漢字的缺點與改革的必要性

『陽光底下，並無新事』(舊約傳道書)。這話可以代表觀念論者的愚蠢，事實上宇宙

間沒有不變的事物，文字當然也不能例外的，中國因生產力的發展，民主運動的膨脹，對外關係的密切，以及普及新文化的必要，中國的文字與社會的進化已感覺得大大不相適應了。建立標音的文字體系，放棄方塊的表意文字，已成為今日文化運動主要的一大奔流。否則你不犧牲了漢字，而漢字便犧牲你。試問中國的文化要不要加速的跟上人家呢？這種笨拙的文化工具要不要加以革命呢？凡是眼光遠大一點的人，對於這問題當不致過份漠視吧！雖然過去曾經有人提出這樣的口號，日本早也主張取消漢字，但幾千年來精神上的惰性總是懶得改起來；有人說：文字改變的困難，跟文獻的多寡成正比例，土耳其文獻貧乏，故拉丁化運動一帆風順，而伊蘭因為文獻眾多，改革便困難了，這其實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謬論，這些頭腦頑固的國粹主義者，有意無意的幹着文化革命反動分子的角色，這完全是淺識及惰性的結果，但他們都担當了愚民政策的任務呢。對於這些分子，我們須要一個徹底的革命，徹底的追擊，不讓他們躲藏在任何文化的角落裏，免得毒害了整個的國民精神。

健全的文字至少應具備下面幾個條件：（一）語文一致，（二）易於學習，（三）國際化。傳統的方塊字對於這三個條件顯然都有缺點的。因為文字是表意的、而非標音的，所以語言與文字的脫節是必然的結果，而中國文所以變為自治的，變為望文主義的，便是方塊字所造成的、最具體的惡果，語言與文字既分離而脫節了，那麼學習的人便需要二重的學習，換言之，除了學習活語言之外，還須要學習奇形怪狀的鬼話文，那裏談得上什麼普及教育、提高文化呢？我們曉得活語言對於理智及情感的傳達是比死文字來得有力的，尤其是用方塊字所寫成的文章，其表現力當更有限了。為的是工具限制了表現力，形式束縛了內容的發展，新酒當然裝不上舊囊的呀！中國固然有典雅的貴族文字、士大夫階級的文學，但却沒有大眾的高爾基、羅曼羅蘭、蕭伯納，這恐怕也是最大的原因吧！大眾的天才已被文字所格殺了，試想那裏會有眞正來自大眾的作品？文字因為不是標音的，所以記憶、書寫都覺萬倍的困難，記憶四五千個的方塊字，比記憶二三十個字母那種困難？那種容易？讀得幾千個漢字，比拼得二十餘個字母那種困難？那種容易（拼音是天籟的，不是學習的）？這樣難能而不可貴的文字，是否大眾所能接受的？因為大眾並非有閒階級呵！至於介紹外來語及吸收方言的精煉成素，方塊字簡直是沒有辦法的，古典可以代替了方言，曲解的意譯可以代替了外來語，弄得許多奇怪惡作劇的音譯，眞叫人如入五里霧中了，什麼「英士披里純」，什麼「布爾喬」……亂得一團糟了。這裏又有一則笑話，某天有個教師跟我談時事，他說『艾德禮（閩音為 Ngaidele）眞倒霉，滾了邱吉爾的蛋，自己做了幾天首相，却也被阿特里（閩音為 Odekli）滾蛋了。』我聽了不禁大笑，原來這位先生把艾德禮和阿特里誤認兩個人了，固然這位先生的政治常識也許太差，但譯音漢字的惡作劇，難道還表現得不够嗎？許多外來名詞的翻譯

其不統一的狀態已達到可驚的程度；至於消化方言，漢字不但沒有辦法，而且有意的拒絕，許多古典詞彙足代方言而有餘了，著作者的偷懶，更擯方言於門外，同時像上面所說的字音單純化更比語音爲甚，許多方言便無法寫下去，就是連假借的原則也難於應付了。所以無論從任何觀點來看，現存的漢字是許多文明國中最壞的一種文字了。許多科學理論的文字，用漢字寫便覺得有表現不足的樣子，外國人學習漢字其困難更可想而知了。記得有一個英國頂頂有名的漢學家，研究了幾十年的漢學，却把蘇秦譯作蘇泰，這到底是誰的責任呢？要想世界中國化，非先中國世界化不可，方塊字的存在是一座無形的萬里長城，牠阻礙了文化的交流，阻礙了人家對我的認識，阻礙了中國教育的普及，我們要想對舊文化下一個澈底的革命，那麼消滅方塊字便是一個先決的條件，有人若是輕視工具（文字）變革的重要性，那麼這人便根本沒有把握住問題的核心。（勞動生產工具變革的重要性人們都容易理解。但對於文字這一工具却不甚明瞭，這也許是因爲在勞心勞力分化的社會裏所造成的普遍的錯覺吧。）

六　新舊文字優劣之比較：

國字進化的停滯性及其缺點，我們都大體的明瞭了；而今日國字與國語間的矛盾，已逼使我們不得不提出根本解決的辦法。這基本的矛盾，便是語言因單純化的結果，逼出複音詞多量的產生，而文字還停滯於單音的表意階段，反而妨礙了複音詞的發展，那麼要解決這一矛盾，便只有直接採用標音的文字了。在許多的標音方案中，我是最贊成拉丁化新文字的，二三十年來拉丁化運動已風起雲湧，土耳其、阿爾巴尼亞、及蘇聯諸民族都已實行拉丁化了，日本也正在掙扎，據一九一二年統計世界上有三萬萬七千六百萬人用拉丁字母寫作，那麼這三十多年來因上列諸國文字革命的結果，當有六萬萬人用拉丁字母寫作了。畢竟這種新文字比起舊漢字來有什麼優點呢？

(一)舊文字是特權有閑階級的文字，而拉丁化新文字却是勤勞大衆的文字。牠是最簡易、最便於學習的一種活文字。繁難的文字無論牠結構怎樣的完善，怎樣的合理，終不是大衆所需要的、不是大衆所會應用的文字，便失丟了存在的基礎，而變爲士大夫階級的玩物了。據教育家莊澤宣先生說：『一個人要看懂書報，最少應認得漢字三千個，識一千字要四個月，三千字就要一年了，比注音字母的學習要多費十個月，就掃除文盲一項而論，全國三萬萬以上的文盲共計要多費三十萬萬個月的總時間，至於教授人員設備用具等還不計在內』。莊先生還低估了漢字的困難，事實上漢字早已與大衆脫離關係了，它變成了統治階級愚民政策的工具。但新文字第一個的基本原則是簡易，這簡易的原則與合理化原則是一致的。如錢玄同曾經提倡國際音標，莊先生也曾提倡過科學字，合理是合理的，但一般大衆却不敢問津了。拉丁化新文字固然也是專家們研究的結果，

但能够深入淺出，牠是根據社會條件與大衆需要而產生的，只因牠是最便於學習，所以才能够普及，而我們正可以藉此作爲撲滅文盲、普及教育的唯一的武器了。

（二）舊文字是死文學的，而新文字是活文學的；拉丁化新文字是最適合口語文學的文字，只有它才能克服了語言與文字間的矛盾，發揮它表達語言工具的效能。否則如國語羅馬字只是文人學者們的玩具，而注音符號只能拚官話不能拚方言（只限於三拚法），而方塊字更無代表語言的資格了。像我們福建的方言，無論聲調、詞兒根本與外省完全不同，福建是語文最不合一的省份，想用漢字寫福建方言文學，那恐怕是絕無辦法的；如水滸傳用山東方言，西遊記用明代兩淮方言，紅樓夢用清代的京話，廣陵潮多引江北俗語，九尾龜多屬吳儂軟語，對於方言的寫作可以說是有着部分的成功。但用閩語寫文學，却從來沒有人敢嘗試了，但拉丁化新文字却能克服這種的困難，教會裏羅馬字的聖經翻譯，豈不是初步的嘗試嗎？所以新文字是提高大衆文化最重要的一種武器，牠是解決東方語文問題唯一的工具。

（三）拉丁化新文字是國際化的文字，而漢字却是閉門主義時代的舊文字。語言文字同是人類文化思想交流的工具，但舊文字却起不了這種的作用，而拉丁化新文字可以直接引用外來語，容納牠，消化牠，以充實本身的內容；更能適合於翻譯，助長中國語國際化的過程，使中外文化急劇的起着交流的作用，尤其是在廿世紀的大時代裏，人我間相互的認識是極必要的，方塊字築成了一座人我間無形而强有力的萬里長城，我們正需要澈底的破壞牠！

（四）拉丁化新文字是與現代科學技術結合的一種文字，而方塊字却是與現代技術脫節了的一種文字。廿餘年前出版的國語月刊漢字改革號中舉出了漢字的九大缺點如次：一、難認；二、難寫；三、不便於音譯；四、不便於檢查字典；五、不便於印刷；六、不便於編電碼；七、不便於打字；八、不便於速記、旗語；九、不便於盲啞教育；有人想在漢字方面力求眞正能與現代科學技術結合，如王雲五之四角號碼、林語堂之中文打字機，但其成果總有一個限度，縱使你學上了人家，但人家又向前跑了，結果恐又是徒費心機，趕人不上。中文打字機，縱然能够像報紙上的吹牛，可以跟西文打字機一樣的迅速，一樣的方便，但技術上的繁複恐將百倍於西文打字機吧！這般困難的技術尙且有辦法解決，而比較簡單的西文打字機怎麽不會再進步呢？所以方塊字始終是無法與進步的技術配合得起來的，這樣便阻礙了文化的生產力，聽說從前西文排印比中文排印困難得多（也許是逐字母拾取），但自從新印刷術發明後，西文排印便不知快過中文幾多倍了，而我們的排印工人還是日行斗室千里，過着艱苦非人的生活；拉丁化新文字是現成的採取了人家的科學成果，永久與高度的科學技術配合一起，牠將加速了文化的生產力，克服了文化生產工具的幼稚性，使中國文化可以趕上人家，不被人家所淘汰。

（五）拉丁化新文字是最合理而適合經濟原則的一種文字，因爲牠是標音的，而非表意的，加上詞類連書，所以發音容易，且詞有定形，不像漢字全看上下文始能確定詞義，有人以爲漢字都是單綴音的，若採用拚音文字之後，同音異義的字太多了，這完全是以漢字的眼光來看新文字的，事實上我們今日的口語已進化到複音詞的階段了，與單音制的漢字已不相容了。所以詞類連書之後，詞兒將更定型化，比起方塊字全看上下文不知要明顯得幾多倍呢！我們只要大胆的寫出活生生的口語，不要以漢字來作繭自縛，那麼新生的語文將更表現出其剛健清新的姿態了。同時因爲牠是純拚音的，所以閱讀寫作都很經濟，又因牠與高級工業技術配合，所以又經濟了無數的金錢與勞力，這樣便解放了漢字對學者精力的浪費，使人們剩餘的精力可以放在更有實用的科學研究之上，幾千年來因方塊字的束縛，不知榨取了幾多學子的精力，浪費了幾多學者的心血，時候已經成熟了，我們應加速的從漢字的桎梏裏解放出來。

以上五點，是一切健全的文字所必備的條件，注音符號對於（二）（三）（四）（五）都不大適合，尤其是奇形怪狀的符號，那裏會國際化呢？國語羅馬字對於（一）（二）兩條却不適合了。最適合的却只有拉丁化新文字了，這裏是解決語言與文字矛盾的唯一出路，已容不得我們再有什麼懷疑了。

總之：表意的舊文字已不適應於今日的活語言了，它已失去了代表語言的資格。語言由單純化的結果，跑上了複音詞的道路，而漢字雖加强了語音單純化的速度，但其本身却停滯於單綴音表意的階段，這樣使語言與文字間的矛盾更形明顯，它的缺點，將愈增愈多了，爲解決這些缺陷的，唯一的一條路，便只有努力推行拉丁化新文字的運動。

這裏因爲篇幅關係，我可不再多寫了。末了我願意介紹B. Karlgren的「中國語與中國文」（張世祿先生譯）一書給讀者參考，假如諸位對語文問題有興趣的話。

給中國拉丁化工作者們

Mosley

親愛的中國拉丁化工作者們：

你們漢字拉丁化的理論和原則是沒有懷疑了，而且不應該再有懷疑；因爲漢字拉丁化的理論和原則，不是空洞的，而是根據了中國具體的環境，和中國廣大的人民的需要。

這就是說：中國廣大的農民需要漢字拉丁化，特別是將來你們新中國廣大的無產階級需要漢字拉丁化。中國的智識份子也需要漢字拉丁化，因爲你們中國智識份子如果要幫助中國各種的科學發展，漢字拉丁化是一定需要的。

可是你們中國的漢字現在到處的用着，這就是說：漢字有很長的歷史，這就是說：你們拉丁化的工作者更應該實際的、堅決的和勇敢的去推進你們的偉大而困難的工作！

我是一個美國人。

我相信拉丁化是你們新中國的新文字。

Clinton H. Mosley

附　錄

編者先生：

我是一個美國人，我學習中文拉丁化是幾年前抗戰時在中國內地學的，通過這個工具，我能够使自己懂得中國話，而且經過口頭上和書寫上的日常訓練後，我已經能够很正確、很清楚的用它來表現思想。有時我還用它來寫我的論文。

這裏是我爲你的刊物所寫的我對於中文拉丁化的意見。

Clinton H. Mosley

答覆美國John de Francis君關於中國文字改革的問題

倪海曙

（一）中國將怎樣澈底化除文盲？

答：中國要澈底化除文盲，文字改革是一個重要的前提。

（二）中國文字跟這個問題有些什麼關係？

答：如果用現行的漢字來化除文盲，所得到的結果是極有限的。這種古老而艱難的文字需要太多的學習時間，而中國極大多數的人民完全不可能專門化費四年到六年的時間來學習讀和寫。他們的時間是太寶貴了。再退一步說，即使化了幾年的時間學到一千或兩千的漢字，也不能使一個人有智識，這個數目是絕對不够用來閱讀一般的書報雜誌的。爲了澈底化除文盲，一種建立在拼音基礎上的新的書寫方法是必要的，這種新的書寫方法將比漢字容易學習和容易理解。

（三）中國的書寫語將來會繼續使用漢字嗎？

答：不會的，大衆日常生活中所應用的文字必然是拼音文字，漢字的使用將限制在一個狹小的專門研究的範圍內，頂多作爲高中或大學裏的一個科目。

（四）如果用漢字來除化文盲，漢字本身應作怎樣的改革？

答：過去所有過的努力，是向這三方面改進：一、限制漢字字數：制定基本漢字，或以一千字爲學習的標準。二、減省漢字筆劃：採用俗字、簡體字或手頭字，甚至採用草書或創造以詞（Word）爲單位的複合字（如「圖書館」作「圕」）。三、便利漢字發音：創造新形聲字、唯聲字、或提倡別字（只求音同，不問義異），或在漢字旁邊附註注音符號，所謂注音漢字。但這些努力都只是過渡性的，因爲它不能澈底解決問題，只是『頭痛醫頭，脚痛醫脚』而已。

（五）如果用漢字來化除全國文盲是不可能的，那麼新的書寫方法將是什麼？

答：用拉丁字母拼音，創造中國的羅馬化或拉丁化拼音文字。

（六）一般人對於使用拼音文字，如國語羅馬字或拉丁化的態度怎樣？

答：在原則上，絕大多數的智識份子都是同意的，即使有所懷疑或責難，也只是一些技術上的問題，這些問題在拼音文字的實踐過程中遲早可以解決的。至於守舊派的頑固偏見，那是偏見，不是理論，它們並沒有多大的價值。

（七）除了一部份古代文獻之外，拼音文字最後是否將整個的代替漢字？

答：是的，最後。

（八）爲了把書寫方法過渡到拼音制度，目前面對的步驟是什麼？

答：除了制定簡易合理的字母方案之外，還應該整理語彙，調查中國語言中的同音語、同義語、成語、外來語、專門名詞、術語……等予以拼音化的處理。所謂拼音化的處理，是給語彙以獨立的、固定的、有表現力的拼音文字的形態。而不是無原則的隨意依據漢字的語彙拼音。此外改變社會心理也是實施拼音文字的重要步驟之一。這有賴於拼音文字理論的普及和運動的擴大。

（九）拉丁化的優點和缺點是什麼？

答：拉丁化的好處是很明顯的，它將促成中國眞正的進步。解決文盲問題只是一端。此外又能便利接受西方的經驗和科學，減輕兒童學習文字的時間和精力，便利各種現代技術的使用，以及解放被單音節的漢字所束縛和扭歪了的語言（如同中國古代婦女被野蠻的綁脚，阻礙了足部的自由發展而成爲畸形一樣），使它能向多音節的、精密的方向發展。至於說壞處，從一字不識的、佔全人口百分之八十五的文盲人民看起來，它有什麼壞處可說呢？說一種新制度的推行必然產生種種不便，而這就是它的壞處，那麼我們能不能因爲一個小孩子的長大，必須遭遇種種麻煩，而就把自己的子女拋入海中

呢？說它拚寫方言而妨礙中國的統一，那麼拉丁化主張有條件的拚寫方言、創造方言文；可是同時也主張拚寫北方普通話，把北方普通話作爲方言與方言之間的國際語，這樣能說妨礙統一麼？再者，方言是本來就存在於人民口頭上的東西，不是有了拉丁化才有方言的。倘說用拉丁化拚寫方言使最大多數的人民都有智識是妨礙統一，那麼使用漢字而使百分之八十五的人民成爲文盲，倒是幫助了統一麼？（從封建統治的觀點看，也許是的）；而最重要的一點，是拉丁化也是主張統一語言的。不過它反對用一地的方言（如北平話）强迫全國人民學習，而是主張把一種勢力最大、區域最廣的語言（如北方普通話），加以最彈性的規定，漸漸推行到全國去，成爲一種共通語。同時整理和發展各地的方言，靠了交通和書面化的力量使數量極多的方言，漸漸消失它們之間微細的區別，融合成爲若干種地域較廣的地方共通語文，這些地方共通語文又跟北方話的共通語產生有機的聯繫；最後，也許一兩個世紀以後，使中國可能有一種眞正的「國語」。這樣的主張和辦法，不管在現在或是將來，都能說是妨礙統一麼？至於說實行拉丁化，將使中國舊文化湮滅，則尤其不通。廣大的人民並沒有人人去讀四書五經的必要，研究古代哲學，欣賞古代文藝，不妨作爲專家們的事業。即使不推行拚音文字而仍用漢字，事實上也沒有多少人在讀古書，更沒有多少人懂古書。而即使懂了又怎樣呢？叫原子時代的我們，重新回到牛車時代孔子的意識形態和生活習慣中去麼？這正是二十世紀最有趣的時代錯誤，也正是中國某些復古的人們所想望的，但稍有頭腦的人都會痛斥這種觀念的荒謬！

實現拉丁化後眞正的不便，是一些技術上的一時無法週全，以及心理上和使用上的不習慣。但這在一種文字的草創時期是無法避免的，尤其是文字技術上的不週全。中國語言久經單音節漢字的束縛，雖然一方面仍舊向多音節發展，可是由於文字的牽掣，終究未能發展到百分之一百，因此一下子就要實行拚音化，難免遇到種種過渡時期的困難。不過如果我們不用顯微鏡而用望遠鏡來看問題，那麼這類問題的嚴重性就不大。歐洲各國文字演進的史實，可以給我們一個很好的借鏡。只要這種文字是有前途的、有發展的、而它發展的方向是正確的，它遲早會得成長。在目前有些方面，拉丁化也許不及漢字，但漢字已有幾千年的歷史，而拉丁化只有一二十年；一個田徑賽的選手，幼年學步時未必走得比他的祖父快，但二十年以後，他所得到的是世界的錦標，而他祖父所得到的却是墳墓。

（十）拉丁化是成功的，還是失敗的？

答：從三百種左右的出版物，五十萬份以上的出版數量，以及雖無確切統計，但至少可有跟出版數字一倍多的學習者看起來，它在中國拚音文字運動史上的成就是空前的。

（十一）爲什麼現在不再蓬勃發展？

答：由於內戰局勢的嚴重，生活的艱難，以及那些有形無形的取締和束縛。

（十二）將來它會重新被提出嗎？

答：是的，必然的。

（十三）在怎樣一種條件之下？

答：政治開明，國內實現眞正的民主和平，也就是主宰中國命運的將是中國人民自己的時候。

（十四）是否有團體經常在提倡拉丁化？答：是的，抗戰以前，全中國至少有七十個以上的拉丁化團體，抗戰初期還留有一部份。後來因爲戰事的擴大的延續，逐漸減少。但是在惡劣的條件下，從事個別的研究或推行的，依然大有人在。目前在上海、香港、廣州、桂林、南寧、北平、天津、台灣、廈門、蘇州、蕪湖、安南西貢、美國舊金山、以及南洋馬來亞等處，都有拚音文字者在從事研究和推行。至於反對拉丁的團體——把反對拉丁化作爲主要任務的，到目前爲止還沒有。一九四〇年香港有過一個「國語推行會」，提倡「糾正怪異文字運動」，只發表了兩篇漫駡的文章，就無聲無息了。

（十五）爲什麼有人要反對拉丁化？

答：眞正能看到拚音文字對中國的貢獻、而理智地來考慮問題的少，出於偏見、人云亦云、或有特殊動機的多。

（十六）這些反對者可能在將來改變他們的態度嗎？

答：只要不懷成見的人，終會接受眞理的。

（十七）政府人員對於拉丁化的意見怎樣？

答：過去蔡元培、宋慶齡、柳亞子、孫科等都是贊成拉丁化的。蔡元培和孫科是「香港新文字學會」的名譽理事長，柳亞子是理事。此外胡適、傅斯年、彭學沛等雖未必贊成拉丁化，但過去都有文章發表，絕對贊成中國文字用拉丁字母拚音。

（十八）反對者所持的理由是什麼？

答：左右不過是保存國粹，誇張漢字的優點，鼓吹狹隘的民族意識，給拚音文字戴紅帽子等這一套。

（十九）過去拉丁化曾主張把中國分成好幾個方言區，這主張還堅持嗎？

答：是的，但後來又補充一點，就是把北方普通話作爲方言與方言之間的區際語，也就是假定的全國共通語。

（二十）那末究竟有多少方言應該建立文字的？

答：還沒有作具體的規定。不過在原則上是只爲各方言區建立方案，而不是替每個特定地方的方言建立方案。各個特定地方的方言，可以用它所屬的方言區方案加上當地

的特殊音素來拼寫。所以方言拉丁化方案的數目是不會很多的。

（二十一）如中國有幾種書寫語，將來是否會有這種可能，就是地方文字促成地方觀念，最後如廣東人等提出建立廣東國的要求？

答：不會的，在將來的世界上，人跟人的關係只有更接近，不會更疏遠。中國眞正進步以後，由於交通發達，教育普及，以及工業化所造成的都市人口集中，都將使封建時代的地方觀念越來越淡薄，決不會有地方分裂的可能。何況地方的拼音文字之外，還有全國共通語的拼音文字在同時推行，而廣東人在血統上也百分之一百是漢族的，他們沒有獨立的理由和需要。

（二十二）即使政治上不成立廣東國，但會不會在語言文字上將成立廣東集團，跟其他的語言文字的集團對立？

答：如果中國政治能够做到眞正的民主化，這種可能性也是沒有的。目前存在的地方觀念是封建意識的殘餘，不一定全由語言的關係。關於這一點，蘇聯各民族的情形，可以提供我們一個具體的例子。

（二十三）是否西藏、蒙古、高麗以及其他中國少數民族的語言文字也將拉丁化？

答：是的。

（二十四）苗、傜等民族的語文前途將怎樣？

答：保存各自的語言，用拉丁字母拼音，成爲拉丁化的苗文、傜文……等。

（二十五）這些民族將保存自己的語言和文化呢，還是接受中國的？

答：幫助他們在各自的語言和文化的基礎上所發展，而不是强迫他們接受漢族的語言和文化。

（二十六）拉丁化能不能記科學載和技術？或僅如反對它的人們所說的，只能表現一些爲兒童或無智識的成人所有簡單的概念？

答：科學和技術都是世界性的東西，唯有世界化的拉丁化中文才能合適的表達它們。至於說今天的拉丁化只能作尋通俗的用途，那是欺負拉丁化的年青，抹煞它將在實踐中逐漸精密和完備起來的可能。等到拉丁化的表現方法或文字技術進步到某種程度時，事實會給反對者很好的答覆。

（二十七）拉丁化怎樣解釋同音語的困難。

答：同音語的困難，的確是拉丁化的一個過渡時期的問題，爲了文字的精密起見，拉丁化者目前正集中全力在解決這個問題。我可以預言，不久的將來，我們一定可以得到初步的、合理的解決。我們將站在語文革命的進步立場上，來靈巧的來處理這個問題，如固定基本語彙的字形，淘汰在拼音文字中不需要的同音語，整理同義語來代替一部份同音語……等。總之，這只是技術上的問題，是過渡時期的困難，而不是永久的困難。

（二十八）拉丁化還有其他技術上的困難嗎？

答：有的，例如詞類連寫的標準。

（二十九）跟其他的方案比起來，拉丁化最大的優點是什麼？

答：跟其他的方案比起來，拉丁化最大的優點，是『合理的簡易』，因此而能得到廣大的羣衆，又因爲有羣衆，才有發展。它的方案的富有彈性，以及條例的寬泛，在學者們看來也許認爲是簡陋，其實却正是將來在實踐中逐漸改進的動力。

拉丁化中國字理論大綱

倪海曙

（一）一個民族的文字改革，是這民族在民主革命過程中必然的要求，也就是民主革命無可逃避的任務。

我們現在正是合力建設民主自由的新中國的時候，這必然也是文字改革運動需要一往無前地進行的時候，我們需要立刻解決文字工具的問題，就是怎樣從繁雜而古老的漢字，演化出一種簡單合理、能接近民衆和適應現代科學要求的文字工具來。

回顧過去中國拼音文字的初形是發現在三百年前，那些初形的拼音文字散見在明末西洋耶穌會傳教士利瑪竇（Matteo Ricci）、郭居靜（Lazane Cattaneo）等人的著作中間；其中要算金尼閣（Nicolas Trigault）的「西儒耳目資」中的比較完整。至於更完整的形態和有意識的運動，却是近百年來才發生的。

近百年中，因爲感受外來影響，原來的封建社會的經濟機構逐漸趨向崩潰；民主革命的要求，也由發生而滋長，一天迫切似一天。這在政治上，雖因歷史條件的沒有成熟，不曾很早完成；但反映到語文運動上，却正形成了一百年來中國一部最輝煌的語文改革運動史，給予了我們無數寶貴的敎訓和經驗。還有許多外國的語文改革史實，近之像蘇聯各民族和土耳其的，遠之如日本的，再遠之如西歐的，也都足供我們參考；並且證明一個民族的文字改革，是這民族在民主革命的過程中必然的要求，也就是民主革命無可逃避的任務。

（二）『欲教育普及，非有易識之字不可；欲爲易識之字，非用拼音之法不可。』（清・勞乃宣）

我們認爲『欲教育普及，非有易識之字不可，欲爲易識之字，非用拼音之法不可』（清•勞乃宣）。文字是語言的記號，文字和語言原來相當統一，也非取得相當的統一不可；這在文字學習的難易上，關係很大。學習漢字，至少需九年功夫，才能初步熟練；而外國人學習本國文字至多不過三四年功夫，關鍵在那裏？關鍵在中國文字過份脫離了口語，並不像外國文字那樣語文相當一致。所以我們完全同意勞乃宣所說的『言文一致，乃教育普及之大原』而堅決主張中國文字必須拼音化。雖然語言是聽覺型的記號，文字是視覺型的記號，在表現方法上各有各的特點；但在基本上，文字必須接近口語，必須以語言爲基礎，所以應該拼音化，已不容懷疑。再則根據文字發展的法則，無論那一國的文字沒有不是從象形、表意的階段進化到拼音的階段的。即使漢字也並不例外；事實告訴我們，中國的漢字早已脫離了象形的表意的階段，進到形聲和轉注的那種表音階段了。此外又像複音辭的普遍代替了單音字，白話文的全部代替了文言文，和一百年來拼音文字運動的蓬勃開展，無一不在指示中國文字拼音化的無可否認的必然性。

（三）『與其造世界未有之新字，不如採用世界所通行之字母。』（清•朱文熊）

我們中國文字，一方面固然毫無疑義的，應該走上拼音化的路，一方面也是毫無疑義的要走向國際化的路。今天的中國已經是世界的中國；不再是閉關自守的中國；而今天以後的世界，也將是不能脫離中國影響的世界。中國和世界，世界和中國，兩者之間，將無限度地增強着聯繫性。我們因此也就需要一種跟世界不隔絕的文字記號來多量溝通兩者間的關係；使中國多量吸收世界的文化，也使世界充分了中國的文化，所以在文字記號上，我們又完全同意「江蘇新字母」的創製者朱文熊和其他拉丁化先驅者的正確主張：『與其造世界未有之新字，不如採用世界所通行之字母』。

有的人把拉丁字母看做外國字母來反對。我們認爲字母是一種工具，工具只要求其美善適用，並沒有什麼國際界限之分。而拉丁字母非但在形體的構造上，記憶的容易上，書寫的便利快速上，具備其他文字記號所沒有的優點；而且又是通行全世界，幾乎各國都採用它來做本國拼音文字的記號的。即使在中國，也早在日常生活之中跟阿剌伯的數目字一樣，爲全國大衆所熟悉了。所以除非中國還能够自外於世界，否則這種反對是不能算有充分理由的。

（四）漢字本身自有它存在的歷史價值，既用不到廢除，也決不會廢除。

我們反對立刻廢除漢字的過左的主張，也反對把漢字看做萬古不變、神聖不可侵犯的文字靈物崇拜的主張。我們認爲文字不過是一種工具，它是跟着社會經濟政治的發展而發展的。在拚音化中國字沒有產生以前，漢字也是在不斷的發展變化、以求適合發展進步中的社會的需要；而拉丁化中國字的方案，也無非是它一貫的發展形態。漢字本身自有它存在的歷史價值，既用不到廢除，也決不會廢除；即使在拉丁化中國字普遍流行的將來，漢字也將依舊爲有些人所學習，作爲研究中國古代學術思想的主要工具。

漢字既不會消滅，中國的舊文化當然也不會失傳。相反，中國舊文化的精粹今後反而可以『得到兩重保障，有舊文字的原封，還有新文字的改裝』（郭沫若語）。它不再只供文人學士欣賞，而且還要通過的大衆化和拚音化的處理，給廣大的人民享受，永存在人民中間。

（五）『語言從分歧到統一』（馬爾）

我們認爲一個統一的國家應該有一種統一的語言，這是我們最高的理想，也是我們必須實現的理想。只是眼前的中國，因爲版圖廣大、生產落後和交通不發達，現實的語言還是停留在複雜的方言階段上。因此，當前還會有大家焦心的怎樣產生統一語的問題。關於這個問題的解決辦法，我們是主張順着『語言從分歧到統一』（馬爾）的發展法則，把方言拉丁化起來；隨後利賴了各種有利於語言統一的客觀條件，使方言之間，彼此口頭上和書面上的接觸機會增多；同時又盡量的調查各地方言在語音上和文法上的同和異，儘可能的從事各種語音比較和文法比較的研究，來製造各種詳細正確的語音文法對照表；使今天的方言能够自然地、又是受着人工促進地和合成爲更高階段的民族統一語。我們認爲這是中國民族統一語產生的最合理、最澈底的路。

所以我們並不同意用一地方言（例如北平話）來統一全國的辦法；不過，我們承認近百年來，中國社會經濟的發展勾通了向來差不多是隔離的區域，已漸漸產生一種中國各省人大致可以共同懂得的北方普通話。這種北方普通話的形成，是在一些五方雜處的地方，大家自然而然的避開自己土話之中的特別說法和口音而來的，而這種北方普通話的擴大和發展、以至於普及全國，也是中國語言演進的自然的過程。正如魯迅所說：『在交通繁盛、言語混雜的地方，又有一種語文，是比較普通的東西，它已經採用着新字彙；我想，這就是大衆語的雛形，它的字彙和語法，即可以輸進窮鄉僻壤去。』『中國究竟還是講北方話——不是北京話——的人們多，將來如果真有一種到處通行的大衆語，那主力也恐怕是北方話吧。』因此，我們也同意把這種北方普通話作爲今天中國雛形的共通語，作爲方言與方言之間的區際語，在拚音化的實踐中來發展它、充實它、使它在這過渡時期裏，担負起未來民族統一語的一部份任務，同時在語言的統一過程中，

起主導的作用，使方言的和合更爲具體。

（六）方言的劃分不是方言和方言之間機械的對立

我們認爲中國的方言，各處很不同；單給一個粗枝大葉的區別，就有北方話、江浙話、兩湖川貴話、福建話、廣東話這五種。而這五種中，還有小區別。所以中國的拉丁化拼音文字也可以劃分成以上的幾個方言區。不過區方案的草擬，應該儘可能和北方普通話的方案維持統一；同時在一個方言區裏，根據了客觀環境需要的程度，區內各地還可以允許增加一部份當地最通行的特殊因素。增加這種因素有下面幾個條件：（一）必須跟別處有同樣因素的字母維持統一；（二）必須認定它的過渡性，儘可能的避免攙入過於生僻無用的因素，多多吸收別地都通行的普通語彙；同時對於文法上也要仔細考量它的表現功能，和讀者對於普通表現方式的接受能力。

（七）拼寫方言是解決文盲問題最合理和最直接的道路

拉丁化拼寫方言的原則是決不容許改變的。拼寫方言是解決文盲問題最合理和最直接的道路，這條路也是前人所走過而獲得了顯著效果的（如教會羅馬字以及盧贛章、勞乃宣、力捷三、王炳耀、朱文熊等各派拼音文字家）。中國的語言現實既然還是處於方言土語階段，而中國拼音文字運動的意義又是以使大多數人民獲得文字工具爲主的，那末堅持這個原則是十分應該的。不過我們並不把拼寫方言和建立共通語這兩件事機械地對立起來；我們認爲在拼寫方言的過程中，同時可以建立起一種共通語來；根據是：（一）方言書面化以後，由於接觸機會增多，可以使方言中的優良因素，大量的被吸收到已具雛形的共通語中來，使它加速成長。（二）人民學會拼寫方言後，由於已有的拼音訓練，可以很容易學會共通語。

（八）只有在方言拉丁化的基礎上，才能產生形式是方言的，內容是新民主主義的大衆語文文化

在方言拉丁化的過程中，我們主張同時提鍊口語中一切普通的和有價值的因素；淸除思想上、文化上、習慣上一切有害的和生僻無用的因素，以促進語言向着統一和完密的方面發展。我們認爲也只有在方言拉丁化的基礎上，才能產生形式是方言的、內容是新民主主義的大衆語文文化；而這種語文文化的建立，却是我們拉丁化者責無旁貸的使命。

（九）中國的語文改革，不就是文字符號的改朝換代，而是語言從單音節漢字束縛下的解放和發展

中國的語文改革，不只是文字符號的改朝換代，而是語言（包括「口頭語」和「筆頭語」）從單音節漢字束縛下的解放和發展。表意文字和拚音文字是兩種不同性質的文字記號，在表現方法上各有各的特點。所以中國的拚音文字一定不能是漢字的呆板翻譯或口頭語言的機械記錄。它必須脫離漢字的影響，整理口頭語言，建立獨立的拚音文字型的表現方法。這種表現方法的特點是：它是文字，但以多音節的口頭語言爲基礎；它接近口頭語言，但不喪失精密、細膩、簡潔的文字性；它是調伏了漢字的表現方法而又整理了口頭的語言。倘不能把握這一點，那在語文改革中必會犯過左或過右的錯誤；過左，使拚音文字成爲口語的記音音標；過右，使拚音文字成爲漢字的注音符號。過左的結果必會在口語的拚寫上表現『愈土愈好』和忽略了提高羣衆語言的任務。過右，必會竭力追隨漢字，把表意文字的特徵，如「形符」「四聲」等，也加到拚音文字身上去。這些都是違背中國語文革命的大原則的。

拚音文字中的同音語問題以及其他拚音文字實踐中的困難問題，大多跟幾千年來語言所受漢字的逆影響——單音節化——有關係。我們解決這些問題時，應該堅持語文革命的進步立場，我們可以允許各種靈巧適當的變通辦法，（如有條件的採用特別字和標注聲調等辦法來區別一部分必要的同音語等），但基本的革命立場是不能放棄的。

（十）對於中國語文改革運動中拉丁化以外的主張，只要他們眞是志在改進中國語文，使中國語文向着統一和完密的道路發展的，他們都可以是我們的友軍。

對於中國語文改革運動中拉丁化中國字以外的主張，我們決定採取比較積極的看法，反對極端排斥或否定的態度。在拚音化的大前提之下，我們是同志；在不同的拚音方法上，我們尊重彼此的優點，批判彼此的缺點。而且我們永遠不放棄交換意見、求取一致的願望。卽使在方法上距離太遠，毫無合作的可能，我們也尊重個人的勞績，不隨意抹煞它。我們認爲拉丁化中國字固然是中國語文最高度的發展，但它原是調伏了語文改革史上各種主張而來的；所以在今天實在沒有硬把它去跟其他的中國拚音文字方案機械地對立起來的必要。只要他們眞是志在改進中國語文，使中國語文向着統一和完密的道路發展的，他們就都可以是我們的友軍。我們和他們之間儘可以互相研究討論，根本用不到誰去排斥誰。而况拉丁化中國字的發展，並不是到這裏爲止，它還有無限的前途，還需要繼續不斷的進步下去。換句話說，它還需要更多的吸收別人家的優點來充實自己。

遠　景

倪海曙

今天的拉丁化運動是很少有人注意的，很少人參加的。

今天的拉丁化運動從表面上看來非常沉寂，非常沒有生氣。

今天的拉丁化運動在國內沒有一個研究推行的團體，沒有一張用新文字排印的報紙，沒有一個講習的班子，沒有一本新出版的書籍。

許多人要學習，無處可學；許多人要找一點材料研究，無處可找材料；許多人要聽到一點關於運動的消息，難得能聽到一點。

今天的拉丁化者大多不大高興承認自已的身份，因爲「拉丁化者」這名字人家不熟悉，不當一回事；即使當一回事，又容易和別種觀念聯繫起來，那便是硬要你作他偏見的犧牲品，替你戴上了一頂紅帽子，因此，有些人簡直就不敢承認自已是「拉丁化者」。

這種情形再加上一片內戰的砲聲，人民的哭聲，「戡亂」「剿匪」的喊殺聲，配合起來，格外顯得運動的形勢是陰慘慘的，是多麼難和曲折的。

於是也有人動搖了、冷淡了、消沉了、低下頭去了，儘管千山萬水的後面，正是一條廣闊的大路，儘管我們運動輝煌的遠景，已經完成最初的圖樣，但是既然低下頭去了，當然不會再看到這些。

其實我們的運動一點也不沉寂，一點也不是沒有生氣；它正在打下穩固的基礎，正在萌動新的生機；爲了創造一百年來中國拼音文字的新局面而深深的鋤土，默默的挖泥；地下的根基掘得深，地上的高樓站得穩，地下的泥土挖得多，地上的建築造得高；現在隱沒在地下，正因爲將來要矗立在高空中。

一百年的歷史，千千萬的種籽，這決不能是『不算什麼一回事』，這決不是歷史倒轉的車輪所能碾得掉的。相反，我們置身於運動中的人，却時時覺得一種新的顫抖在掠過我們的神經，我們血液的速度已漸漸增加，爲了迎接運動的新階段，我們拉丁化者挺起身來的時候快要到了。

儘管還有『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的方案上的瑣碎爭執；儘管還有同志只想摘一塊

前進的招牌，不肯投身於繁瑣、艱苦的實際工作；儘管還有同志自我作古，隨意批評，不作半點調查研究，而以最高指導員自居；儘管還有名人專家之流，把我們的運動看得半錢不值；儘管反動派的壓迫，內戰的影響，使我們運動的限制多到叫人喪氣；儘管技術上、理論上還有許多欠缺，還有許多超越主觀力量的困難一時無法解決；儘管許多人惡意曲解，許多人熱嘲冷罵；但是我們的運動却必須排除一切困難障礙，大踏步的前進了。

爲什麼呢？因爲我們已經完成了推進運動的先決條件，那就是我們拉丁化者對於運動已有了不同於十年前的更爲具體、正確、深刻的瞭解。

今天許多拉丁化者都已懂得這一歷史事業的長期性、曲折性、和無比的艱巨繁瑣，知道必須運用集體的力量，造成廣泛的運動才能做得起來；今天許多拉丁化者也懂得了加强自身學習的重要，知道必須深入到語言文字科學的各部門，嚴格訓練大批幹部，加深羣衆的瞭解，組織中國文字革命的先鋒隊，建立完密正確的理論體系，而不應單憑一點熱情和常識，俯仰於原有的小天地中自滿自足。

在獲得這些最基本的瞭解以後，於是我們運動的遠景就可以打下最早的草樣了。這草樣的大概情形，我現在作一簡單的描寫如下：

內戰的砲聲雖沒有停止，拉丁化運動在表面上雖然還是非常沉寂，但是中國第一個拉丁化學校却在非常艱難的局面與非常堅決的意志之下成立了。這個學校規模是不大的，由於物質條件的限制，它最初甚至只能開函授班，但是不管函授也好，面授也好，它的課程是嚴格的、充實的；它的態度是嚴肅的、認眞的；它决不單是教會你運用方案爲止，它還要教你熟悉運動的歷史，研究運動的理論，學習語文科學的基本知識，懂得運動的做法，……就是說它要把你訓練成一個合格的拉丁化者，一位有教養的文字革命家，在各種考驗都够標準以後，它給你一張文憑，這張文憑上的號數，也就是拉丁化運動發展過程中的標誌，號數的增加越多，拉丁化運動發展越快。

跟學校同時建立的，還有一個拉丁化的出版機構，這也是在很艱難的情形之下、集得有限的一點資本而成立的。這出版社最初雖不能出很多的書，但是一本接着一本，却是不斷的出着，當然在可能範圍內還應該出一張拉丁化的星期報。

第一階段的任務，便是集全國拉丁化者的力量來完成、支持和鞏固這兩件工作。學校將給我們產生許多新人，產生許多拉丁化的教師、組織家、研究工作者。這些拉丁化的花朵，他們自身結成甘美的果實，而又散出新的種籽。至於出版工作則可以擴大羣衆中的影響，一本書平均讀十個人，一千本就讀一萬個人，一萬本就讀十萬個人。羣衆影響的擴大與積累，工作幹部的培養與增多，這便是我們運動發展的基礎，是巨大的拉丁化建築物的三合土，我們必須要有耐心、有遠見的來完成這一最底層和最無光彩的工

作。

這樣過了一年兩年，可能在表面上還看不出什麼顯著的成效，但是實際的力量却增强了，至少已有了一支意見統一、力量集中基本的隊伍，有了比較深入的羣衆基礎，隨時可以迎接大場面的到來，担負更艱巨的工作。

這以後便是我們運動的新局面了，那時我們的幹部學校將擴大爲第一流的專門學院。我們的出版機構將是全國規模最大和出版數量最多的一個。全國各地都要有拉丁化的學校、拉丁化的團體、拉丁化的報紙、拉丁化的圖書館、拉丁化的編譯所。「拉丁化者」這個名字已成爲三歲小孩都知道的、最深入羣衆的光榮的名字，「拉丁化者」的行蹤遍及全國各地，不管是通都大邑，窮鄉僻壤，凡是有文盲的地方就有他們的教育工作，凡是有方言的地方就有他們的研究工作。他們到處都有家（拉丁化的團體），到處可以得到招待。他們之中源源不斷的產生着新的作家、新的教育家、新的語文學家。拉丁化的名著一本一本的產生，拉丁化團體的建築物成爲每一城鎮光榮的標誌。每年的全國拉丁化代表大會是國內盛事之一。每年的拉丁化展覽會中許多天文學的統計數字象徵了今天所難以想像的我們民族文化上的進步，同時也表現了拉丁化者在化除文盲、統一語言、通俗化和整理國故等工作上的偉大貢獻。政府對於拉丁化運動最初雖未必命令推行，但一定會同情它，贊助它，允許它自由發展，承認它與漢字有同等地位，甚至同意在小學一律教授拉丁化，頒佈命令用拉丁化對照，一切公共設施都加注拉丁化的標誌或說明。等到拉丁化的推行有了更顯著的成效，在學習和應用的比例上遠超過漢字時，政府一定又進一步承認拉丁化是實用性的文字，漢字是研究性的文字，規定某些場合，必須以拉丁化爲法定文字。……

這樣的遠景在有些根本反對拉丁化的人們看起來，是會當作夢囈的，但是我們拉丁化者決不承認這是夢囈，我們確信這是必然的眞實，因爲中國社會生活的發展，已經到了非解決這個有關最大多數人民的求知工具問題不可的時候了，而一百年來許多拼音文字家的理想和努力，也已經得到了正確的方向，在沒有路的地方踏出一條路來了。這已是遲早之間的事情，中國文字的命運是決定了。

同志們，抬起你的頭來吧！挺起你的胸膛來吧！加緊學習，努力準備，我們拉丁化者快要有節日了，一百年來無數拼音文字家爲人民服務的理想，將在我們這一代的手裏完成，『嘔心事業無生死』，先驅者的精神，後繼者的呼聲，正包裹着我們，感召着我們，我們寂寞些什麼呢？長夜將盡，晨曦微露，民族的新生如黎明旭日，如沸海金波，充沛着壯闊的生命力。我們應該忍耐最後的一點曲折，鼓起最大的勇氣，流着快樂的眼淚奔向前去，去迎接我們運動的新階段！

第 九 編

抗日戰爭勝利後三年中的拚音文字問題研究

(1945-1948)

拼音文字的字母問題

Angz

在主張拼音文字的人中間，對於中國拼音文字該當採用那一種字母，意見似乎還不能一致。大概主張就拿注音符號作爲拼音字母的人已經是沒有了。大多數的人是主張採用 ABCD 的字母的。不過有些人因爲 ABCD這套字母並不盡善盡美，爲了追求理想的完美的拼音文字起見，或則主張自己造合適的字母，或則主張採用國際音標，或則主張在ABCD原有字母之上加些符號，或是在ABCD原有字母之外添幾個字母。對於這些主張我願意表示一些我個人的見解。

自造符號怎樣？

自造符號可以分兩派來說。一派認爲ABCD是歐洲人爲歐洲的言語所造的字母，跟我們中國話的語音很難配合起來，與其勉强搭配，削足適履，不如自己來造一套專爲拼中國話的字母。另一派的動機認爲現在所有的拼音字母，那怕是語音學家所用的國際音標還不够科學，不够完美，他們的企圖不單要拼寫中國話，並且還要能够拼寫任何一種人類的言語。拿前一派來說，或則成爲速記式的別體，或則成爲變相的注音符號。「語文」第五十五期上的一種「自造符號」，不完全自造，可以說是個雜拌兒。像「語文」第五十二期上登載的「科學新文字」是後一派的一個標本。我看「科學新文字」彷彿在一個「米字格」上伸縮屈折，給人一種『文字始於八卦』的印象。是演繹的，不是歸納的。在西洋曾經有人依照人類發音器官在發各種不同的音的時候所呈現的不同的形狀設計過某種理想的字母，使得字母的形狀和言語的聲音發生一種聯繫，實在是很科學、很有意思的，這也可以說是聾啞教育上看嘴術的更高發展，照理是應當受人歡迎的。然而這種器官字母還是成了發明人的個人的榮譽，推行不起來。我想照現在的「聲光化電」的程度，一定還會有人摹倣聲浪經過電流在某種化合物的光裏所呈現的波狀曲綫來創造一種更象徵、更理想的字母。這種追求是文化進步的原動力。我們不能以成敗論英雄，我們應當崇敬這種種的嘗試。我覺得我們所要考慮的是這個問題的一個外在的因素。個人的進步和社會的進步速度是不相等的。一個人從只會吃奶、不會說話的時期，到不但能

說、能讀、能寫、而且能創造文字的時期可能不到二十年。但是人類社會的進步，別說在發明文字以前經過了幾千或幾萬年，單說有了文字以後，從刀刻到筆寫再到印刷，其間又經過了幾多千年。漢字固然顯得衰老了。它比不得當年被日本、高麗、越南迎接去的時代了，它已經進入被他們一個一個所遺棄的時代了。然而拉丁字母現在還不過纔踏進它的黃金時代的開端。我們不要時代落伍，我們也不能超過了時代。Jespersen 雖則也創造過他的文盲字母，可是他還是脚踏實地的參加了前國際聯盟的「智識合作委員會」當了「拉丁化組」的主任委員，從事拉丁化的運動。

採用國際音標怎樣？

國際音標是現今舉世公認的科學家們所使用的一套錄音符號。它的優點就是一個準確。言語學家調查方音用它來記錄。有些教師教授外國語也用它來注音。可是這套音標有幾個是把拉丁字母顚倒反置充數的，寫起來不會方便，也不容易快。用它來寫中國話的時候，中國話的音素裏多送氣的子音，國際音標對於送氣子音但有通用的送氣符號，沒有個別的字母；中國的北方話裏多翹舌音，國際音標對於翹舌音又只有通用的符號，沒有個別的字母；所以卽使是寬式的國際音標寫的中國話也給人一個拖泥帶水不明快的感覺。(在我們外漢看來，國際音標對於有聲子音不用符號而有字母，對於送氣子音沒有字母而用符號，也不能不說是有遷就歐洲言語的嫌疑的)。主張採用國際音標的人往往同時也主張標注聲調的。因爲這班人的語音學知識迫使他們把聲調看做中國話語音上的主要成份，非標出不可。國際音標加了聲調符號之後，書面上更是愁面苦臉，可憐極了。也許我這些話不過是顧慮，不過是推想，還沒有習慣的緣故。可是我對於國際音標能不能當文字使用還有一個疑問。聽說「國際語音學會」所出的國際音標的機關報 Maître Phonétique 上一切人名、地名等等私名，還得用 ABCD 來寫，這是什麼道理呢？我總覺得拚音是拚音，文字是文字，拚音文字但求準確的拚音是不够的。錢玄同曾經是主張採用國際音標的一個急先鋒，但是後來他改變了意見，還是支持了國語羅馬字的運動。

在 ABCD 之上加幾個符號，在 ABCD 之外添幾個字母怎樣？

ABCD的字母既不是十全十美的字母，也不是天造地設的字母，要修改有什麼不可？要增加有什麼不可？在字母演進的歷史上，G字是把C字的脚鈎了一鈎添出來的，J字是把 I 字拖了一條尾巴添出來的，R是把 P 加了一條腿（所以希臘字母 P 的名稱叫 reo，俄文字母的P讀作R音），U是把V的尖底改成了平底；英文裏叫做 doube u 的W就是把兩個V 併在一起而添出來的。難道我們就不能添字母嗎？在母音字母的頭上，法文裏有左撇（ ´ ）右撇（ ` ）尖帽（ ^ ）式的附加符號，德文、芬蘭文裏有並點（¨）式

的附加符號，北歐某國文字裏有小圈兒（ 。）式的附加符號，葡萄牙文有曲線（ ～ ）式的附加符號。在子音方面，法文裏有坐椅子（ ㄅ ）的C，捷克文裏有頂尖角（∨）的 C，波蘭文裏有佩劍（ ノ ）的L，西班牙文裏有眉曲扁担（ ᴗ ）的N，世界語 Esperanto 裏更有常常被中國拼音文字著所提起的帶帽子（ ∧ ）的 CGHJS等字母。難道我們就不能加符號嗎？那末爲什麼直到現在對於添字母、加符號的主張我還是抱着保留的態度呢？

第一，我覺得從衍形的方塊兒的老漢字要改變爲拼音的ABCD的新文字是一個大大的改變，要累積很多很多的力量纔能成功的一個大改變。從現在英文用的二十六個字母變爲 Esperanto 式、北歐式、東歐式的帶符號的拉丁字母，那是輕而易舉的小改變。如果這種小改變能够跟着大改變一起完成，自然是好的。但是一起完成不一定需要同時開始。不然的話，這種小說改變可能拖累了大改變的進程。

第二，我們並不像Robinson Crusoe似的流落在荒島上過生活，一切工具都要靠自己的一雙手做出來纔有。我們不想充分利用社會上已有的打字機和印刷所，而把自己的命運寄託在爭取政府的合作，等政府來大量製造新的機器、新的字模。不管我們這一班子等得到等不到這麼一天，在等待的時間內我們幹不幹實用新文字的工作呢？爭取政府的合作是今天聯名上一個手寫的條陳，明天聯名上一個手寫的方案呢？還是繼續不斷的向朝野各方、一般社會發行宣傳的、實用的書報印刷物呢?假如後一辦法是必要的，那末適應現有的印刷條件也連帶的成爲必要了。我沒有出過國門，我在中國所看見的俄文打字機都是美國的出品，我又看見過上海蘇聯僑民回國的時候往往喜歡買一架Remington牌的手提俄文打字機回去。我們加符號添字母的新文字如果能够成功，即使政府不製造，美國廠家也會來做這筆生意的，問題是在如何做到成功。我很欽佩一位印度加爾加答大學的教授對於 Hindi語用拉丁字母來書寫的設計。他主張取消大寫字母，在專有名詞前面加一個星號（asterisk），來減輕印刷所的設備。林迭肯在他的「中國拼音文字的出路」裏有一個 u頭上點兩點表口音的字母，到了「中國拼音文字的整理」裏他不用它了。我曾經問過林先生，他告訴我是爲了打字太不方便。是的，他編「國語拼音詞彙」的時候，前後換了幾次稿子，都是他自己用英文打字機打的。在現實條件之下遷就一些只要值得。倘若堅持了枝節上的改良和現實條件奮鬥，弄得焦頭爛額，結果恐怕還是長嘆一聲罷了。我們寧可節省這份精力來應付更重要、更基本的問題。

第三，俄文字母和拉丁字母是希臘字母一母所生的兩個女兒。俄文字母的相貌更像娘一些。雖則有人不主張一成不變的拉丁化而主張不妨容納一些俄羅斯化，但是具體的提議還沒有，我也用不着說具體的話。我想問：蘇聯當局爲境內文化落後的各民族計劃文字、改良文字的時候，爲什麼不俄羅斯化而要拉丁化呢?俄文字母是姓Cyril的兩弟兄要用斯拉夫的言語翻譯希臘文的聖經而造的。這套字母不但俄文用它，保加利亞文和塞

爾維亞文也用它，統稱起來叫做 Cyril字母。現在南斯拉夫的塞爾維亞人和克羅地亞人說的是一種言語，寫的却是兩種文字——前者用 Cyril 字母來寫，後者用拉丁字母來寫。不過塞爾維亞人現在用的 Cyril字母比俄文用的有點兒變更了。比方南斯拉夫的國名，照俄文寫是Югославия，照南斯拉夫的兩種文字寫是 Jугославиjа 和 Jugoslavija。我們知道 J是一個拉丁字母，現在跑進 Cyril字母裏去了。我也想問：南斯拉夫為什麼不把拉丁字母 Cyril化一點，而偏偏把 Cyril字母拉丁化了一點呢？

第四，Wade 式的拚音是有符號的，但是我們通常所見的姓氏拚音，「俞」先生總是拚作 Yu 沒有在u上面點兩點，「馮」先生總是拚作Feng沒有在 e 字上加一頂尖帽子。這兩種符號加不加雖則沒有關係，無論如何總是沒有遵守 Wade的體制。「孔」先生拚作 Kung，沒有在K字後面加一個送氣號，變成和「龔」先生一樣；「童」先生拚作 Tung，漏了 T 字後面的一個送氣號，變成和「董」先生一樣；「常」先生拚作 Chang，也不道道在 Ch 的後面加一個送氣號，變成和「張」先生一樣；像這種情形正表明了中國人對附加符號是起的什麼反應。

第五，有人嫌 shuang, chuang 一類的拚法不美觀，意思是不是認為一個音綴裏用的字母太多了。假如說是這樣，那末我覺得 ch sh 之類比德文裏很多的 sch 總還簡短些。我們的拚綴裏固然還有許多複合母音，但是比起荷蘭文來也還不算累贅。

再為 ABCD 說幾句

一切自造字母、改造字母的動機，都是因為ABCD這套字母有缺點。這套字母的缺點有兩點。一點是各個字母的音價沒有一定，另一點是所有字母的音素並不完全。可是它有一個大好處，就是實用。國際音標雖則沒有那兩種缺點，可是比不上它實用。它的實用是有保證的。一個用着ABCD的各種文字，已經開始採用ABCD的文字，都是有資格的保證。自造的字母能用不能用是沒有保證的。改造的字母大家樂用不樂用也是沒有保證的。唯其是實用的，我們得用它。像英文的拚法固然是夠壞的了，可是它吸收別種語言的語彙的自由也是可驚的。我們的拚音不要像英文那麼壞，吸收外來語的方便不許比英文低，這就夠標準的了。雖則因為音值的不確定，音素的不完全，引起了中文ＡＢＣＤ化方案上的困難和各家意見的紛歧，但是『觀異知同』，在辯論中，尤其在實踐中，困難自然會克服，缺點自然會解決的。比方國語羅馬字誕生的時候，參加擬訂方案的林語堂對於用 BDG 表ㄅㄉㄍ極端反對，怕人把「東單牌樓」唸成了「銅壇牌樓」。又如第一次推行的上海話拉丁化方案，也批評北方話拉丁化的BDG不國際化，曾經改用過PTK來表ㄅㄉㄍ。但是過後上海話拉丁化改為江南話拉丁化，重新跟北方話拉丁化一樣，仍舊用 BDG表ㄅㄉㄍ了。近來的新方案沒有例外的都是用 BDG做ㄅㄉㄍ的字母。就這樣一

個困難不是克復了嗎？一個爭點不是解決了嗎？再比方大家不滿意拉丁化用X表厂音，拉丁化沒有堅持用X的充分理由，新的方案大都用H表厂音，這個爭點可不是也接近解決了嗎？其他的困難，其他的爭點，也會像這樣的一步步達到解決的途徑、化異即同的地步。

爲了化除文盲，中國文字有拚音化的必要。但是拚音文字首先必得成爲智識份子自己的文字。倘若自己使用着老漢字，教沒有福氣認識老漢字的人學拚音文字，那是無異說拚音文字是比老漢字低一級的次貨，是欺騙文盲的把戲。文盲學了拚音文字仍然是個文盲，因爲他除了你教他的課本以外，還能「看見」些什麼呢？要拚音文字能够逐漸逐漸的建立起來，我們先得爭取知識份子的參加。必須有了種類繁多的新文字的讀物，纔能保證新文字的前途，纔能得到文盲大衆的信任。在全國人口之中，知識份子的比數雖則小得可憐，但是絕對的數字不能說怎麼小。受過大學、小學教育的人對於注音符號或則沒有學過，或則學過又忘了，可是對於 ABCD 不會有誰沒有學過，也不會有誰已經忘了，其中也不會缺少對於ABCD的文字覺得比『言身寸謝』的文字來得便利的人。不過他們或則沒有想到文字可以改革，或則想到了沒有試驗。如果改造中國文字用的是自造符號或是國際音標，那就引不起他們的關心。唯有採用ABCD纔能號召他們，在沒有從頭學起重做學生的感覺之下，來參加我們的運動，增厚我們的力量，共同担負起建設新中國文字的使命。

結束符號，建立文字！

倪海曙

——向全國研究拚音文字的朋友們呼喊——

中國的拚音文字研究，今天無論如何應該跳出符號的圈子，走向文字建設！

近年來除了一位林迭肯博士已經注意到字形問題之外，研究拚音文字的人大多還是停留在符號的問題上，不是爭執符號的羅馬化和非羅馬化，便是討論符號音值的合適和不合適；說起來都是新意見，聽聽看全是老辦法！一句話，是在東方的筆劃和西方的綫條之間循環不息的兜圈子！

我們希望全國研究拚音文字的朋友，大家把視綫轉移一下，中國拚音文字運動史上

已經有過很多樣式的字母、很多種類的拚法，不要再妄費時間和精力去設計新符號了！朱文熊說得好：『與其造世界未有之新字，不如採用世界所通行之字母』（一九〇六年「江蘇新字母」序）。拉丁字母經過歐美資本主義先進國家長時期的應用，已經和現代的科學、技術以及文明分割不開。它不但容易認，容易寫，而且國際化；光是這些優點就已有足夠資格被我們採取為新的文字符號。當然我們未嘗不可以創造一套更理想的新符號，但是這種理想的新符號並不一定能符合我們現實的文字要求；目前我們所需要的是向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學習她們的科學和技術，爭取她們所已達到的文化水準，拉丁字母在這點上是完全能適合我們要求的。而且這套字母年青得很，它還有一段極長的時間要在人類生活中應用，我們採用了它是決不會成為時代落伍者的；相反，倘然我們現在就要來否定它，那倒是超時代的空想！我們拚音文字者所走的道路應該是現實主義的道路，我們反對落在時代後面的保守和陳舊，也反對跳在時代太前面的急進和空想；拉丁字母是能夠切實幫助中國進步的，我們不必再在它以外去找尋新符號了。

在另一方面，我們也不要太為幾個字母的音值爭執不停，字母的音值只要定得大致不違反國際習慣、而又能夠適合本國音韻體系的就可以了。如果憑了各人的主觀和各人所接近的外國語文來斟酌每個字母的音值，那麼變來變去無非是這幾種方式，而那爭論可以重複又重複，永遠沒有一個完。我們要說：沒有一種拚音文字的方案可以使每個人滿意（只能使較大多數的人滿意），而拚音文字的成功也決不在幾個字母音值的吹毛求疵。如果一種不大理想的方案推行出去，已經獲得一部份人的擁護和運用，那它就比任何一種閉門造車的理想方案更有存在的保證。王力先生的話是有理由的：『一個方案之能否成功，不一定因為它造得好或不好，先說文字只是語言的符號，本無所謂好不好。』『文字是約定俗成的東西，是社會的產品，只有社會的大力量才能改造它。它的成功條件就是勢力（編者按：就是社會力量），好壞的程度只是次要的問題』（「漢字改革的理論和實際」見「獨立評論」第二〇五期」。

記得一九三八年陳鶴琴先生在上海推行拉丁化，他曾經把所編的北方話新文字讀物「岳飛」的「岳」照國語的拚法拚作 Ye，並且主張用h代x；但是後來陳望道先生為中國語文展覽會寫會刊「中國拚音文字的演進」，要把他那本讀物的第一頁打鋅版作插圖時，他就向望道先生說：那個 Ye 字要改一改，應該照拉丁化拚作Yo，當時就自己用毛筆來改了，所以「中國拚音文字的演進」中的那張插圖，上面的Ye字是改過的，那個e已改成一大大的 o 還是陳鶴琴先生親筆改的。至於把 h 代x 的主張，他始終沒有實行。還有林迭肯博士早期研究拉丁化方案時，改動是很大的，幾乎從拉丁化走向了國語羅馬字；但是在後來幾年中，他把那方案改了又改，又一點一點走回到拉丁化來了；上次我們徵求他對於拚音文字的意見，他來信說：『憑我過去研究語文的經驗，中國三種拚音

方案中，只有拉丁化是有前途的。注音符號、國語羅馬字和拉丁化都有缺點，但是拉丁化在本質上沒有致命的缺點，反而在現階段的缺點上可以看出它生長和發展的可能性和活力。』『我對於拚音方案修正的意見，已經發表在「中國拚音文字的整理」裏，但不堅持把所提出的立刻都修正，却主張逐步試行，例如把 x改爲 h 等。』（「時代雜誌」第33號）這兩位著名教育家對於拉丁化方案的態度是非常值得我們玩味的，他們對於拚音文字都有深刻的研究，他們在文化界都有崇高的地位，他們都出版過很多拚音文字的書籍，在一羣推行拉丁化的青年中並沒有一個像他們那樣的權威，對他們的修改有所抗議；但是他們對拉丁化的態度是這樣謙虛，這是爲什麼呢？我想主要是因爲拉丁化是有許多人學習過的，是有羣衆的；他們因爲尊重羣衆，所以也尊重這份方案，即使他們的意見如以 h 代 x 等事實上是不會有人非難的，但是他們也非常愼重。

因爲我們的拚音文字研究一直停留在符號的問題上，所以我們的拚音文字到現在還沒有建立獨立的文字體系；拚的是漢字的語彙，用的是漢字的表現方法。漢字是衍形的文字，它有它的文字體系，現在我們把它的語彙和表現方法應用到拚音文字來，那等於寫白話而用之乎者也，穿皮鞋還裹三寸金蓮，勢必格格不入，因此造成拚音文字的新文言腔和無數同音糾紛，其實只是漢字的翻譯，漢字的拚音，那裏是什麼文字！

因爲我們所研究的只是拚音，不是文字，所以許多屬於拚音而不屬於文字的問題都被當作拚音文字的問題提出來了；第一就是四聲問題，聲調的正確不正確是學習語言的事情，它跟表音的音標離不開，但是跟拚音文字沒有必然的關係；四聲平仄的推敲是杜甫、李白的專長，不是現代拚音文字家的任務。拚音文字是「文字」，不是「音標」，它也是「尙形」的，也是『望文生義』的（不是「拚音生義」的）。趙元任先生在「反對羅馬字十大疑問」中說：『歐西的文字雖然大多可以從字形上讀出聲音來，但不必定要拚出音來才認得出字來，非但不必拚，而且平常用字的時候，沒有人像初學的慢慢拚着念的。』『西人看書認字的時候，一點也不拚音，一個字有一個字的「面孔」，看見了同時就想到意思，叫出聲音來，和中國人認漢字一樣的，並不是先讀出聲音，然後想到意思的。西人當中看書快的，是用「視覺讀法」Visual reading，把眼睛沿着字，一行一行地晃過去就能領會意思，連字音都不必清楚地想到的。由此看起來，拚音和不拚音的文字的分別大半在學習的時候和遇見生字的時候，前者比後者容易認識學習；到實用起來的心理，兩樣都是見面就認得的，實用上羅馬字比漢字的優點不是拚音文字的優點，乃是字母文字的優點。』（「國語月刊」漢字改革號）可見在實用的時候，拚音文字的「形」「音」「義」的關係也是：「形」→「義」→「音」，而不是如一般人所想的：「形」→「音」→「義」；在實用時拚音文字也只有引起你「生義」的責任，而沒有教導你「發音」的義務；所以它只要一張乾淨的「面孔」就够，不必添上什

變聲調的符號或字母來兼做你的國語教師的，過去我們對於拚音文字的看法是只見到拚音，而不及文字；我們所謂的拚音文字只是「國語音標」或「注音符號」；所以不得不跟着國語和漢字來平上去入的鬧個不清，失盡文字的資格。拿「我們」這個詞兒來說，我們在注識漢字和拚唸國語時，固然可以寫作 wo-men 或者 woomen ；但是我們寫拚音文字，那乾脆一個 womn 就够了，不管你讀什麼聲調，打什麼土腔， womn 就是 womn ，決不會弄錯的。

由此可知我們過去的拚音文字課本，那種先教方案和拚法，然後由你自己去隨意拚寫詞兒的方法是錯誤到什麼地步！拚音文字有拚音文字的語彙（ womn 就是一個例子）；我們學習的時候也應該記認語彙，把它們在意識中定型起來；而不是憑着各人的主觀、去自由拚寫分合。過去『三個月』、『一個月』、『兩星期』……就能學會文字的話是應該修正的，雖然記認拚音文字的語彙跟記認漢字的語彙那性質是兩樣的，所耗費的時力和難易的程度也依然不能比較，即使拚音文字需學一年兩年才能正確應用的話。

如果拚音文字可以自成體系，如果每個拚音文字的詞兒都有獨立的、固定的、一見就認識的面孔，那麼還要那國文教員和國語教師的四聲來作什麼用？把它還給國文教員和國語教師去罷！這不是我們的事情！

其次是同音語的問題，由於現階段的中國語言還沒有完全脫離單音節狀態和受有漢字衍形的影響，中國語文中的同音語是相當多的；但是在語言中因為有語調、姿勢、重複、譬解以及語言情境的幫助，可以解決一部份的困難；在漢字中因為音同字不同，也可以完全不發生困難；但是拚音文字既沒有語調、姿勢、重複、譬解和語言情境的幫助，又不可能如漢字的音同字不同；倘若自己沒有獨立的體系和表現方法，而只是跟着語言和漢字去拚，那結果是每個詞兒都無法定型，每個詞兒都有發生同音語的可能和恐懼，眞正所謂焦頭爛額，不可收拾；這種淒慘的情形又是只顧到拚音而忽略了文字的原因所造成的。

所以我們必須大聲呼喊；中國的拚音文字研究決不能再停留在符號的問題上，我們應該結束符號，建立文字！文字怎樣建立？（一）固定拚音文字的語彙，使它們各有一個獨立的、固定的面孔；（二）創造拚音文字的表現方法，使它們自成體系！

拚音文字必須吸收漢字的某些因素，接受語言的某種影響，但它決不是漢字的「注音字母」，也不是語言的「記音符號」！它是一種建立在現代的、羣衆的、語言基礎上的自成體系的文字！

我們提出三項具體的建議：

（一）馬上成立一個委員會來審查拚音文字（拉丁化）的語彙，先審查基本的、常用的，再審查專門的、特殊的；審查的結果，隨時分批公佈，最後集成一本分類語彙草

案，供給各方面參考研究，到相當時期召開代表大會正式通過。

（二）訂定詞兒連寫的細則，制定同音語的區別法（一本極詳細的北方話拼音文字的同音語調查，聽說已經完成，希望不久卽能發表好使大家明瞭同音語的實際情形，從而尋求解決方案），這類規則和區分法，先由大家分頭研究擬定，然後再由一個委員會綜合各方面的意見作最後的決定，決定後作爲草案發表。

（三）我們必須集中一切力量、忍受任何困苦來出版書報；沒有出版，就沒有運動，沒有實踐，一切理論都是空談。目前最最需要的是一張拼音文字的報，儘管它的篇幅是多麼小，可是它的意義却非常大；它可以告訴人家中國拼音文字是活着，是被實際用着。它可以使中國的拼音文字在實踐中發現缺點和獲得進步。實踐是最好的審判官，各種意見的爭執，如果老是憑空談是談不出什麼來的，只有實踐才能顯出它們的是非曲直。這份報在目前的情形之下，只能募捐來出，但必須一直出下去，永不停刊；爲了表示拼音文字不管被歡迎或是被冷淡，它將永遠存在下去，奮鬥下去，至少它已成爲中國文字的一種，不是任何偏見和暴力所可以抹煞的。

最後我們要說：「拉丁化」雖不是一份十全十美的拼音方案，但是不論在理論上、實踐上，它都是現階段中國拼音文字運動的最高發展；中國的幾種拼音文字方案中，只有它是在羣衆中實際推行而得到了成績的。不但它過去所出版的幾十萬份書報以及遍及全國各地和深入社會各階層的學習者可以做我們最有力的保證，而且唯有它是產生於人民和屬於人民的；等到人民可以做主人的時候，它是必須受到重視的。如果現在有些人一定要自造字母另擬方案，我們當然沒有權利可以干涉，但是我們決不應因此鬆懈自己的努力。過去世界語者中也曾經有人不滿意柴門霍甫的方案，而提出修改的意見（尤其是法國的一派），但是有一次在倫敦的一個集會上，一個小故事把各種異議平靜了下去。那故事是說：有三個工人拿了鏟子掘水溝，一個工人說：這鏟子不够大，是不便當掘土的。一個工人說：這鏟子不够長，是使不出力氣的；兩人議論紛紛談個不息。而第三個人則不聲不響用那不够大、不够長的鏟子把水溝掘好了。所以世界語中就流行着這麼一句成語，叫做『掘我們的溝！』我們研究和推行拉丁化的人在今天也應該叫出這句『掘我們的溝！』的口號來，不管意見是怎樣的多和不同，我們做我們的文字建設工作！『掘我們的溝！』

我們要再一次的向全國研究拼音文字的朋友們呼喊：『結束符號，建立文字！』

「北方音常用漢字同音語調査」說明

倪海曙

「拚音」和「拚音文字」是兩件事。

爲了注識漢字，用一套拚音符號來拚出漢字的讀音，和爲了學習語言（例如「國語」），用一套拚音符號來拚出那種語言的發音（甚至於聲調），這些都是「拚音」，而不是「拚音文字」。

「拚音文字」可以吸收漢字的語彙，但並不就是漢字的拚音化；「拚音文字」必須以實際語言爲基礎，但並不就是某種語言的留聲機片。

「拚音文字」是一種獨立的傳情達意的體系，它有它的適應自己體系的語彙和表現方法，

直到現在爲止，還有許多人把「拚音」和「拚音文字」混爲一件事，他們以爲有了一套拚音符號就等於有了拚音文字。於是有的人拚文言，有的人拚白話，有的人拚漂亮的北平話，還要標注四聲。我們認爲這些都不是「拚音文字」，頂多只能稱爲「拚音漢字」和「國語音標」。

「拚音文字」是一種自成體系的文字，不是符號；它是有獨立性的，不是附屬於漢字的，也不是 Copy 語言的。

它接受漢字的語彙，但須在拚音文字的觀點上加以整理，使它們有固定的獨立的形態；它接近實際語言的表現方法，但須在拚音文字的觀點上加以改變和擴大，使聽覺型的語言成爲視覺型的文字。

語言和文字，表意文字和拚音文字都是各成體系的。

中國的拚音文字還在很幼稚的階段，它的體系還沒有確立，直到現在，還是在跟着漢字和實際語言走；不是遷就漢字，便是遷就語言，成爲一種支離破碎的無政府狀態。總之，還只是「拚音」，而沒有成爲「拚音文字」。

今後的工作是在確立文字體系，『沒有一本詞典和語法，拚音文字只能算沒有成立。』（胡愈之語）

我們必須結束語彙和表現方法上的無政府狀態，固定自己的語彙，創造自己的表現

方法。爲了完成這樣的任務，最具體的工作是編輯辭典和語法。

這一工作離不開廣大的實踐，也離不開專門的研究；研究的結果可以在實踐中考驗，實踐中的困難可以在研究上解決。

「北方音常用漢字同音語調查」便是爲編緝拼音文字詞彙或詞典的一份預備工作。它除了給我們在編輯詞彙或詞典時作參考之用外，還向我們提出一個嚴重的警告：便是中國的拼音文字決不能是『漢字的拼音化』，過去林迭肯在「中國拼音文字的整理」中說：『拉丁化要想發展，須向國語、方言、和外來語等幾方面收取養料，決不應寄生在漢字裏面，也不能從漢字中企圖脫胎。因此，要想以漢字所寫的書籍爲根據來繙譯或編輯拉丁化字典，勢必鑽入牛角尖，永不會成功。繙譯不成功，還不過徒費光陰和精力，爲害尙淺，萬一成功了，則這種拉丁化的詞兒或詞典非被打倒不可，因爲它是化裝的漢字，只使拉丁化的發展多一個障礙』（中國語文叢刊第一輯）。這些話是有見地的。

但是這也不是說，中國拼音文字的詞彙可以脫離漢字去憑空創造，中國的拼音文字是漢字的發展，它必須從漢字接受大批詞兒和一部份表現方法；但漢字是表意文字，表意文字和拼音文字屬於兩個不同的體系，它們之間有矛盾存在；問題是怎樣解決這些矛盾，使中國的文字從表意的體系發展爲表音的體系。

這裏就需要如郭沫若所說的：『新文字不應該只是中國語言文字的拉丁化，而是中國語言文字的科學的整理和建設。』

但是這一工作是極端繁重的，是千頭萬緒的，它不能只由一兩個人在書齋中閉門造車的決定，而需要許多人來思想、討論、研究；它也不能光是思想、研究，還得經過廣泛的實踐；一切研究的成果，都得受實踐的考驗，由實踐作最後的決定。（中略）

也許有許多拼音文字的同志（尤其是拉丁化的同志）見了這份調查要嚇得一跳的；他們想雖然有許多詞兒從拼音文字的觀點看，是可以淘汰的，但也有許多是淘汰不了或一時還無法淘汰的，這不是宣佈了拉丁化的死刑嗎？而許多反對拼音文字或反對拉丁化的人，那一定尤其得意，認爲這是拉丁化行不通的不打自招，因此更要誇張他們的中國語文不可拼音說或强調標注四聲的重要了。

但是我要對拼音文字的同志們（特別是拉丁化的同志們）說：拼音文字中的同音語問題只是拼音文字發展中所遇到的困難，而漢字所有的缺點却是漢字老朽的生命無藥可救的病根。用走路來作比喻，拼音文字的同音語問題是一條新路上的石塊或樹根之類的障礙，而漢字的缺點却是山窮水盡的絕路；開闢一條新路，障礙是免不掉的，但並不是去不掉的；那怕橫在前面的是一座山岳，也可打個山洞，穿通過去，只要前面有路可走。如前面路絕了，面臨的是汪洋大海，不可能再往前走，那即使這條路，走到現在已被許多人踏得非常平坦，也終究是一條絕路，已沒有前途可言了。又如以人生作比喻，

拼音文字雖是一個稚弱的小孩，但是它有遠大的將來；漢字雖是一個健康的老者，但是它沒有多餘的生命；一個面對生活，一個面對死亡。如果我們對於中國文字必然和必須拼音化這一原則確信不移（不是憑感情，是憑理智），那麼不必為了碰到幾塊石塊和觸着幾個樹根而動搖了我們的信念。中國語文中同音語之多，正是單音節的表意漢字所賜，中國拼音文字要承繼漢字的事業向前開拓新路，也就必須承繼這一份漢字的債務，加以清理；清理的結果就是中國語文的發展。沈有乾說得好：『很多人對於拼音文字的最大疑慮，是同音字辨別的困難。但拼音文字的好處，就在淘汰同音字，排除現行漢字「音無專形」的缺點。』（「漢字的將來」「教育雜誌」廿七卷五號）我們實行文字拼音化，正是為了要消滅同音語，而不是增加同音語；是為了促成中國語文的精密，而不是造成中國語文的含混。這點基本認識，我們不能不有的。

其實我們對於拼音文字同音語問題的過份恐懼，主要還是因為我們對於這一問題認識得不清楚。許多人還存有拼音文字只須用字母去拼寫現存的漢字詞彙的幻想，這種幻想受到語文現實的打擊，於是引起悲觀。還有是我們不曾把同音語來個詳細調查，同音語的實際情形看不清楚，都是在憑想像或臆測下斷語，因此只是說同音語多，而並不知道怎麼多法和在怎麼一種情形之下的多。現在我們有了這份調查，正好使我們對這一問題有進一步的認識，我們從此可以決心放棄『企圖從漢字中脫胎』的幻想，確立「拼音文字」是「文字」，而不是「拼音」的原則，不論在研究或寫作時，都可以用正確的觀點來把詞兒加以選擇和整理，漸漸的在拼音文字的實踐中，創造新的表現方法和固定大部份詞彙的形態；即使有真正的同音語（在拼音文字中也有勢必至於同音的），也可以得出一個確切的數目，由大家來考慮解決方案。所以對於這份調查的發表，拼音文字或拉丁化的同志們是沒有悲觀的理由的。只有面對困難，才能解決困難。

對於拼音文字或拉丁化的反對派，我也要告訴他們三點：（一）這份調查是「常用漢字同音語調查」，不是拼音文字或拉丁化的同音語調查；這許多同音語是屬於漢字的，不是完全屬於拉丁化的。（二）拼音文字中雖然有同音語，但是還是可以一樣的應用，我們今天提出這個問題，目的在求技術上的改進，並不是動搖它的存在理由。有一位在台灣推行了六十年教會羅馬字的基督教傳教士 Thomas Barclay 曾經說過這樣的話，這話可以給你們作參考，他說：『經驗告訴我們，所謂同音語問題，這純粹是一種理論上的困難，實際上是不會碰到的。……假使口頭語是可以理解的，那麼書寫語也可以理解；假使口頭語不可理解，那麼書寫語也將不可理解。可是倘屬於後者，那末毛病是在語言本身，把它寫下來的方法是無罪的』（Chinese Recorder 1926）。（三）拼音文字的同音語問題，是拼音文字在發展中所遭遇的困難，而漢字的種種被人家作為改革理由的問題，卻是它沒落中所暴露的弱點；發展中的困難是可以克服的，但沒落中的

弱點是無法補救的。所以現在誰要嘲笑拚音文字，不妨嘲笑，可是不要忘記：『誰笑得最後，誰笑得最愉快』。

名詞首母大寫的效果

雨　笙

在拚音文字中有一條極普遍的規則，那就是每一句話的起頭一個字母必須大寫，這是大家都熟習了的。在德文裏，除每一句話的起頭一字母必須大寫以外，還有一條很重要的規則，那就是每一句話裏的每一名詞，無論是特有名詞也好，普通名詞也好，它的首母（起頭一個字母）必須一律大寫。我不懂德文，也不知道德文為什麼都這樣辦，但是我們不妨把這辦法應用到中國新文字裏，研究研究它有什麼效果沒有？

第一、先就句子構造上來看，我們知道句子的主要成份是主語和述語（任何句子構造裏都一定有），次要成份是賓語和補足語，（有的句子有，有的句子沒有），附屬成份是限制語。主語好比人的身體的頭部，述語好比軀幹部份，賓語、補足語好比肢部，限制語好比衣裳、帽子等裝飾品。做主語和賓語的一定是名詞，做補足語的也多半是名詞。所以名詞首次大寫以後，句子的頭部和四肢就明明顯顯地由軀幹上和帽子衣飾中間區別出來了。這對於構造複雜的句子是極方便分和了解的。

第二、就詞類的類別上看，我們知道中國詞類除形容詞有詞尾－di 和副詞有詞尾 dy 外，別的詞類就很少具有足以自我區分的字形上的一定標識了。假如用首母大寫做為名詞的一定標識，而代名詞、介詞、連接詞和感嘆詞又因數量有限，容易識別，那麼唯一剩下的數量最多的動詞，雖然在字形上不一定有固定的標識，也就很容易別出來了。

有的人以為中國拚音文字若不標示四聲，同音同形異義的辭兒就很多，就主張仿照世界語那樣，使每一詞類各有一定標識（即類符）。世界語是純粹的人工語，製造類符當然便當，中國拚音文字就很困難了。現在把詞類中佔絕對多數的名詞首母大寫以後，這困難就無形中減輕了十之七八了，就不必機械地去吃力不討好地製造這累贅的類符了，同音同形異義的毛病也就因詞類的容易識別而自然消滅了，標示四聲的要求也就不致於抬頭了，避免因不標示四聲而發生的同音異義的毛病的有效辦法，雖然還有好幾種（如特別拚法、重疊音段代替法等），但詞首母大寫法，可以說是當中效果最大的一種

辦法了。

第三、就『所有格名詞（首母大寫）與完全形容詞化的名詞（首母不大寫）』間的區別上看，名詞首母大寫的效果更是從來沒有的顯著的。記得在五四以後的白話文中，有的人用「底」表示名詞所有格，用「的」表示形容詞；有的人則相反地用「的」表示名詞所有格，用「底」表示形容詞。這種混亂的現象攪得人們頭昏，後來就有人主張無論名詞所有格或形容詞都一律用「的」去表示。本來所有格名詞和形容詞在詞類的大分類上同樣是一種限制詞，而且它們的語尾也是同一種發音，這表示着它們的語尾在形式上也應該是沒有兩樣的，它們兩者間只不過是在內容上（在含義上）有一點點差別罷了。比如說：

（一）Rhen di Zuilian xo Xoux di Zuilian ijiang, Rhen di Tounao ziu bu xo Xouz di Tounao ijiahg la.（人的嘴臉和猴子的嘴臉一樣，人的頭腦就不和猴子的頭腦一樣了。）

（二）Xouz suirhan iou rhendi Ziulian dansh meijou rhendi Tounao。（猴子雖然有人的嘴臉，但是沒有人的頭腦）。

在（一）裏，Rhen di 在含義上是『人所具有的』的意思，所以本質上是所有格名詞，首母大寫；在（二）裏，rhendi 在含義上是『像人那樣複雜的』的意思，所以本質上是形容詞，首母不大寫。

從前因為「的」「底」的應用上的混亂，而在中國新文字中又一律表現作di，以致許多翻譯家都無法把英文的 The spirit of democracy 和 The democracy's spirit 適當地表現出來。假如名詞首母大寫以後，這問題就解決了，前者可以用新文字譯作 Minzhu di Zingshen，後者可以譯作minzhudi Zingshen。

從以上三點看來，名詞首母大寫的效果是很大的，它有沒有什麼不好的效果呢？我想是沒有的。

名詞首母大寫的惟一缺點就是不習慣，但用久了就慣了，這缺點也就克服了。

名詞首母大寫以後

Nitu

雨絃先生曾在本刊二十七期上發表過一篇「名詞大寫的效果」，他指出在拼音文字

中名詞首母大寫後有三種明顯的好處，就是：（一）在句子中做主語和賓語的一定是名詞，做補足語的也多半是名詞，所以名詞首母大寫以後，句子的頭部（主語）和四肢（賓語）就可明顯地從軀幹（述語）上和帽子衣飾（限制語）中間區別出來，這對於構造複雜的句子是極方便分析和了解的。（二）中國拼音文字的詞類，除形容詞有詞尾 d 和副詞有詞尾 di 外，別的詞類就很少具有足以自我區分的字形上的一定標誌。假使用首母大寫作爲名詞的一定標誌，而代名詞、介詞和感嘆詞又因數量有限，容易識別，那麼唯一剩下的數量最多的動詞，雖然在字形上不一定有固定的標誌，也就很容易區別出來了。（三）所有格的名詞（首母大寫）和形容詞化的名詞（首母不大寫），更可以清楚分別，如「民主底精神」和「民主的精神」可以寫成：Minzhu di Zingshen 和 minzhud Zingshen。

我也是素來贊成拼音文字首母大寫的，雖然覺得困難還是有，例如動詞、形容詞有時都可以作名詞用，那末一會兒大寫，一會兒小寫，爲文盲是否方便？還有名詞前面的「定準詞」（數量詞）如「一條」「一片」「一根」……之類的「條」「片」「根」等是否也算名詞？是否也要大寫？大寫以後是否會影響後面的名詞？不過我總認爲這方法是值得試驗的，至少在區別同音語的效果上，它遠比標注四聲、增加特別寫法或改動方案等來得大；標注四聲沒有普遍的標準，也太繁雜。增加特別寫法，是走英、法文的舊路，加重學習者記憶上的負担。改動方案，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容易引起無謂的爭執，而且把已經有相當數量的羣衆和出版物的一份拼音文字方案否定掉，也是得不償失的。此外，北歐各國的文字以及日本的拉丁化日文，都是採用此法的（齊滄田的「國語民主文字」也用此法），我們在世界語文中並非無先例可援，所以也並不顯得特別。

這三個月來，我正在着手編輯「拉丁化中國字分類語彙」和「高級拉丁化中國字課本」，在編輯過程中，我試驗了這個「名詞首母大寫」的辦法，覺得的確有很多方便，至少實物名詞的大寫可以毫無問題，我的試驗還沒有得到最後的結論，現在先提供一些零碎的報告：

（一）下列一大批的單音節名詞，以後字形可以固定。

岸、壩、板、蚌、報、北、筆（屄）、匾、鏃、冰（兵、病）、布、刺、菜、蠶、草、漆、鎗、（牆）、醋、村、葱、泉、尺、茶、柴、車、城、仇、櫥、船、床(窗)、虫、蛋、黨、島（刀）、燈、地、電、調、爹、釘、舵、豆、毒、洞（東）、恩、法、飯、房、肺、粉（糞）、福、風、肝、鋼（缸）、糕、根、鷄、家、碱（劍）、江、蛟、街、筋（金）、經、臼、歌、狗、鼓（轂）、瓜、官、光、鬼、弓、國、鋸、捐、軍、角（脚）、芽（鴨）、烟（鹽）、羊（秧）、腰、夜、音、鷹、油、炕、客、坑、气（旗、棋）、腔、橋、琴、磬、球、口、苦、礦、區、拳（權、圈）、

裙、蠟、籃、狼、雷、犁(力、理、梨)、臉、裂、鱗、鈴、榴、鑼、樓、路(鹿、櫓(驢)、馬(麻)、麥、毛(猫)、煤、門、米(蜜)、面(麵)、命、墨、幕、夢、奶、南、泥、年、娘、鳥、牛、膿、鵝、牌、盤、砲、盆、皮(屁、脾)、瓶、譜、棚、八、肉、絨、絲、傘、色、西、綫、簫、心(信)、星(姓、性)、銹、筍、松、序、雪、詩(事)、紗(砂)、山、傷、蛇、神、省、手(壽)、書(樹)、霜、水(稅)、塔、台、痰(炭)、糖(湯)、籐、天(田)、鐵、廳、頭、土、腿、銅(桶)、霧、瓦、碗、網、胃、窩、海、汗、行、核、戲、蝦、縣(弦)、香、孝、刑、河、湖、花(畫、話)、環、謊、灰(會)、魂、火(貨、禍)、血、熊、魚(雨、玉)、緣、月、雲(韻)、漿、字、災、賊、箭、醬(獎、槳)、節、井(精)、酒、座、租、罪(嘴)、紙(汁)、閘、站、帳、爪、針、桌、豬、傳、莊、鐘。

(二)中國的語言文字,目前還只發展到「半複音」的階段,有些詞兒的構成份子,固然只能合起來才成意義,一分開便不知所云,如「環境」「犧牲」「寂寞」「當然」「而且」等。但也有好些詞兒的構成份子是能分能合的,如「讀書」「識字」「吃飯」「做事」是一類,「小狗」「大狗」「新書」「舊書」又是一類,還有「牛皮」「牛毛」「牛腿」「牛角」「牛尾」「牛頭」「牛肝」「牛筋」「牛肉」……等亦是一類,這種「動+名」「形+名」或「名+名」式的詞兒,在拚音文字中頗難處理,因為連寫不大自然(「讀書」、「吃飯」等都可以拆開用的,如『讀什麼書』『吃過飯』。「新」「舊」「大」「小」等形容詞可以加在任何單音節名詞上。「皮」「毛」「脚」「尾」……等屬類或部位名詞也是任何動物名詞都可以有的)。而且將使拚音文字的字形單位多到不可勝計。分寫呢,又不甚方便,把它們拆成單音節的獨立詞兒,字形更不明顯,在理解上有困難。現在名字首母大寫,這些困難便多少解決了,除了最常用的詞兒如「牛肉」等外,它們可以分寫或用短橫相連,不必再成為「新詞」或「生字」,如:

〔動+名〕:du-Shu(讀書),sh-Z(識字),ch-Fan(吃飯),zo-Sh(做事)。

〔形+名〕:siao Gou(小狗),da Gou(大狗),sin Shu(新書),giu Shu(舊書)。

〔名+名〕:Niu-Pi(牛皮),Niu-Mao(牛毛),Niu-Tui(牛腿),Niu-G o(牛角),Niu-Wei(牛尾),Niu-Tou(牛頭),Niu-Gan(牛肝),Niu-Gin(牛筋),Niu-Rhou 或 Niurhou(牛肉)。

有人問:「讀書」「識字」「吃飯」「做事」這一類的詞兒,倘作為形容詞用時,又怎麼辦?我的意思,如可以分,還是不妨分,如:

du-Shu-de Shxou(讀書的時候),ch-Fan-de Shgian(吃飯的時間),zo-Sh-

de Xiaoiy（做事的效率），sh Z-de Fangfa（識字的方法）。這樣更適合中國語文的特殊性（半複音化）。或者只把最常用的那些詞兒連寫起來，其他的則照舊用橫劃。

早期拼音文字的寫法，的確有連寫得過分的地方，這「過分」也就是『太歐化』，像歐洲文字那種連寫，在原則上是對的，但我們不能忽略了本國語文的特殊性，人家是健美的天足，我們是解放的金蓮，脚型不同，鞋樣有異，至少在過渡時期還得取過度辦法，否則便是『機械模倣』，而不是『靈巧取法』了。

因爲篇幅所限，我只能作這樣兩點報告，以後試驗如有所得，還當隨時提出來供同志們研究討論。

關於「名詞首母大寫」

Padma

在本刊第二號 Nitu 君所寫的「名詞首母大寫以後」那篇文章裏，我雖然在原則上同意；不過有些地方却應該討論一下，現在我分別提出來：

第一、名詞首母大寫，對於動詞、形容詞作名詞用時的『一會兒大寫，一會兒小寫』，倒不算是困難，而困難的是在書寫上要消耗許多評定那個是形容詞或動詞變來的名詞，那個是動詞或形容詞的時間，因爲中國的文法上這種情形很多，而不像歐洲語文似的每個字有固定的詞性。

第二、「定準詞」的「一條」「一片」等可以作形容詞用，把牠們連起來寫。

第三、Nitu 君說『……這方法是……至少在區分同音語的效果上，它要比標注四聲、增加特別寫法或改動方案等來得大；標注四聲沒有普遍的標準，也太繁雜。增加特別寫法，是走英、法文的舊路，加重學習者記憶上的負担。改動方案，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容易引起無謂的爭執，而且把巳經有相當數量羣衆和出版物的一份拼音文字方案否定掉，也是得不償失的。』

我認爲名詞首母大寫的區分同音語的效果是狹義的，並不像標注四聲或特別寫法來得廣泛，因爲名詞大寫只能區分和名詞不同詞性的同音語一點上起作用，而不能像標聲或特別寫法那樣能兼籌並顧。如「貨車」和「火車」等還是沒有辦法。特別寫法也確有陷入英、法文舊路的危險，使同音語有不同的寫法後永久停留在同音階段而不能分化。標聲的辦法雖有印刷技術上的困難，還勉强用得過，至於『四聲沒有普遍標準』的問題，

我却不認爲是困難，不論什麼地區的人他在讀『同音不同聲』字的時候總是有分別的，雖然各地區嘴裏所讀出的聲在聽到耳朵裏的時候不一致；但是即以黃河以北論，不論嘴裏如何發聲不同，却一致的知道「火」是上聲，「貨」是去聲，我們爲什麼不利用這一點呢？何況名詞首母大寫以後既可避免一些同音語，剩下來一部份無法解決的，利用聲符來區別也未嘗不是一種補救的辦法。

關於改動方案，似與同音詞問題無關，因爲方案是拼「音」的，無論如何改動也沒有法子現出比「音」次要的「聲」。不過在標聲的問題外討論改動方案，我倒以爲有說幾句話的必要，以「北拉」論，雖然誰亦不能否認它是具有空前的優越性；但是在枝節上却也存在着不少應該修訂一下的地方（如 x 不如 h 適應習慣，c s z ch zh rh 沒有母音，rh 和 r 的重複，gi ki xi「几」「起」「希」障礙吸收外來語音 。逐字注音和承受注音字母時代非驢非馬的拚法）。以歐洲已經通行的文字尙且隨時有修訂（挪威就是一個例子）來比較，就是尙未普遍的時候來修訂還算有病早除，說不上『否定掉』，如果現在姑息成了習慣，豈不更是『得不償失』？

第四、在可能範圍內最好少用橫劃 ，「讀書」「識字」不妨連在一起 ，『讀什麼書？』也不妨寫作 Du shenmo Shu？新詞或生字在語音進步的過程上是沒法不增加的，這到無需考慮。除了帶形容詞的應該分寫以外，如「牛皮」等也似乎連起來比較不刺目。

第五、爲了區分詞性不妨規定形容詞連寫「d」，副詞連寫「dy」，領有格後單用「de」，句子或一個字（不是漢字的一個音）以上的後面單寫「dj」。

上海與平津之間的拚音文字通信討論

容　易

一年來上海和平津的拚音文字者經常在用通信方式討論拚音文字問題，最近一次的討論，包括有下面幾類問題：

（一）關於字母方案的：有 x 和 h 的問題，zh ch sh rh z c s 的韻母問題，gi ki xi 和 zi ci si（就是尖音團音）的分合問題。

（二）關於別區同音語的：有標注四聲問題、特別寫法問題、名詞首母大寫問題。

（三）關於共通語的：有北方話拉丁化和全國共通語的關係問題。

（四）關於修改方案手續的：有拉丁化方案是否可修改和怎樣修改的問題。

這次參加討論的有楊眞、倪海曙、Angz、上官公僕和齊滄田五人，現把討論經過作一最簡單的報告如下：

（A）x 和 h 的問題：這是一個不知有多少人提出過的老問題，這次楊眞又以 h 比 x 容易寫和更國際化爲理由，再度提出，主張用h 代 x。其他各人在原則上都不反對。Angz 認爲『應該之至』，但主張『跟 zh ch sh z c s 的韻母問題同時解決』。倪海曙個人不反對，只等大多數的拉丁化者通過。齊滄田也認爲應該的。

（B） zh ch sh rh z c s 的韻母問題：這也是一個老問題，這次楊眞主張用 j 來作這兩列聲母的韻母（就是韻母币），這主張以前也有人提出過的，例如 Angz 過去就是主張用 j 來表币母的，但現在他覺得用 j 不如用 y 而將ㄩ音改爲 yu ，有時仍縮爲 y ，其例如下：zy 字，cy詞，sy四，zyu疽，cyu娶，syu續，kyu去，hyu 許，zyan 鐫，cyo 雀，syn 馴，kye 缺，hyng 兄，yuan 遠，yuo 躍，yun 韻， yue 月 ，yung 用。這辦法楊眞也表示同意。倪海曙對於添這麼一個韻母原則上也不反對，他說：『這些聲母後面不用韻母，是反對者們所指拉丁化「簡陋」的一端。當時制定方案的委員會所以有這種舉措，我想還不致是他們修養不够，見不及此；千句併一句，仍舊無非是爲了人民的方便！因爲這幾個聲母的韻母實在是太隱微了。不過既然大家都主張有，有了更合理些，我個人決不反對，只要將來各地拉丁化者都同意，在拉丁化的方案內，我們就添這麼一個韻母。』不過他後來又補充一點，就是作語尾用的 z（「子」），希望仍舊保持單用，例如「識字」可寫爲 sh-zj 或sh-zy， 但「獅子」仍作shz而不是shzy。至於齊滄田則另有方案，他是用 z（用在ㄗㄘㄙ後面）和 r（用在ㄓㄔㄕ後面）來表币母的。

（C）gi ki xi 和 zi ci si 的分合問題：這又是一個老問題！ 楊眞主合不主分，認爲『北方除了一部份不大開化的地區外，都是不分別發音的，何苦自尋苦惱的舉行嚮的復古呢？』他說：『再說北拉裏的gi gy ki ky xi xy讀若「鷄、曲、起、去、喜、許、」那既無法表現膠東一帶的發音，而且對於接受外來語上有很大的不便，所以不如利用 zh ch sh 來代替它們，因爲整個兒的北方可以說絕對沒有把這三個字母和 i 或 y 拚合發音的。』倪海曙是主張分的，但認爲『這在目前還只能是一個懸案。』他答覆楊眞說：『我的意見，這事情要解決，大概總得犧牲一面，不過現在還決不定應犧牲那一面。如果分的話呢，同音語可減少很多，使北方話區域以外的人學習北方共通語比較便利，這是事實。我是主張分的，我認爲把分的不便看得太嚴重，或者還是由於那種以爲拚音文字可以隨意拚寫、或說的和寫的要絕對一致的心理所使然，其實文字跟語言是可以允許有一定距離的，語言也未嘗不可加以人爲的努力，多少使它改變……或者以後不

必把這分別規定得太嚴格，原則上是分的，但在不能分的地區允許按照當地的發音唸。如能勉爲其難的分一分，當然最好。』Angz 也是主張分的，他說：『我不夢想「國語統一」，我覺得談到言語的統一是一種錯覺。我們應當說中國人要有一種共通的言語。我在共通語的觀念上不願意把北方話的範圍看得太狹了。一部份北方人要分別 zi ci si 出來確實是件苦事。但是每一個吳語區的人，假如他願意北方話做我們的共通語，要分別出 zh, ch, sh, ing, eng 也是苦事。』他說：『民二讀音統一會審定的國音，經過各省代表的舉手，是相當民主的。後來的新國音，經教育部聘請的一批專家摹倣各國以首都所在地的語言做標準的成例，完全以當時的首都北京的言語的語音，做國音的標準。北京話就是國語，國語就是北京話，不免惹起父母語非北京話的人中間要有些反感。你因爲是北方人，所以不滿意拉丁化的語音系統，要歸併 zi ci si 於 gi ki xi，林迭肯因爲是浙江人，所以他在他的「簡體羅馬字」時期曾把 eng ing歸併於 en in。我們不要太主觀、太自私。有些人不是還在主張用 m p t k 收聲嗎？你不要說他們復古，因爲在中國有許多地方的方言中至今有這種分別的……我雖則主張共通語，但是我不主張憑26個拉丁字母訂一個能表全國音素的共同的方案，因爲那是事實上不可能的。你爲了不能紀錄膠東語音而非難用 g k x 表ㄐㄑㄏ，我認爲這理由遠不如你先前的一音一母的主張。倘若照你的理由，勢必上海人要全力反對拉丁化用 z 表 p，用b d g 表ㄅㄉㄍ，因爲這幾個聲母正是他們的濁聲字母。……關於這一問題，海晖兄給你的信上寫得非常明白。我們不要求嘴去遷就文字，文字也不遷就嘴而是選擇嘴。』至於用 zhi chi shi 代 gi ki xi，Angz 認爲 zhi 遠不如 chi 和 shi 來得通行，不如仍用 gi，雖然不整齊，但應用上很便利。上官公僕也是主張分開的，他完全同意倪海曙的意見，他說：『這點意見，我是完全贊同你的，像我，對於 in ing en eng分別不出，我只好硬記，我從來不叫寃，因爲拿這一點不方便來和漢字比，算得什麼呢？而且，久而久之，也許會分得開，音素從簡單到複雜，總是一個進步，否則退步到鳥叫一般簡單，那還能說話麼？因爲文字是拚「音」，但同「音」而技窮，那末總得在「形」上想辦法，何況文字，誠如你所說是視覺型的東西，總得偏勞視覺，來彌補聽覺上的缺陷了。』齊滄田是「二元論者」，主張目前不加規定。他說：『關於這兩組音，我以前是合併論者，不久的已往，曾經是分化論者，現在却變成二元論者了。就河北省說，籠統地說來，南部分，北部合，由他們各自去自由地發展好了，現在這種無政府的狀態，想來還得維持一個不長不短的時期。』

（D）標注四聲問題：楊真主張單把同音的詞兒，標注四聲符號來區別。他說：『四聲是中國人嘴裏的天籟，而不是文人們的。』他指出標注四聲有幾項好處：（一）省得各隨己意的拚寫。（二）使學習的人有路可走，不用像唸漢字似的死記；（三）代

替特別寫法，因為特別寫法妨礙文字的進化，現在所定的特別寫法，將來同音語逐漸淘汰後，都要重改的，否則，就成新的方塊字。他這意見過去也有人提過的(如陳耐煩)。倪海曙並不絕對反對用四聲區別同音語，但主張『不妨同時用幾種辦法，看那一種方便就用那一種。』他說：『我反對拚音文字標注聲調，為的是一標聲調，就得有標準；一有標準，就苦了標準區域以外的人。……北方話拉丁化是大家希望它成為全國共通語的，因此它的規定不能不稍為寬泛些，以便於各地人的學習和使用。還有些委曲平津一帶的人，也是事實。但為顧全大局……只好遷就些，忍耐些。還有一點，我始終認為文字是語言的代用品，而不即是語言。學語言非學聲調不可，因為這是語言的要素之一，但學文字則不必一定要學這種屬於語言範圍以內的東西，所以時常這樣想，寧可一城苦惱，不要一國苦惱。不過關於這一問題的意見，我看今後還不易統一。當然，我也不强求統一、讓它討論下去，遲早終可得到一個解決。大致北平話區域的人、音韻學者、以及把國語和拚音文字混為一談的人，主張標聲調的居多。你的(指楊貫)「除同音語用四聲符號外，其餘絕不加符號」的意見，已是很大的讓步，我希望將來在合理的讓步和合理的堅持下，這個問題能得到合理的解決。』Angz 的意見，也和倪海曙有些相似，他答覆楊貫說：『你對於四聲認為有充分利用的價值，我也承認。可是你能「數來寶」似地很輕易的辨別陰陽賞去，我却自己儘管或許能够唸準一個音，也說不出這個音是那一聲，所以我不會在新文字上利用聲調做區別同音字的幫助。……我眼睜睜看着 Gwoyeu Romatzyh 的誕生，而始終不能勉勵自劾，就因為我不會辨別怎樣是陰，怎樣是陽，怎樣是賞，怎樣是去。』齊滄田同意楊貫的意見，但『對於最常用的同音詞兒，尤其是單音節的』，他『贊成不太違背一般拚音規則的一些變體詞兒』。此外他又提出了一個『按着聲音的長短去分化』的辦法。上官公僕很賞識這個辦法，認為『這是區別同音字可能採用的方法之一』，但不主張在每個詞兒上，去『下區別的功夫』。上官公僕對於四聲的看法是『一般大衆口頭雖然會說，腦子裏却並無四聲的觀念，也不大會分別，如果要把它表現在文字上，恐怕也是一種苦刑』。最後楊貫修正了自己的意見，說他『只是想用四聲符號來代替北拉加字母或林迭肯先生變體字的兩種方法，每個字都加符號的辦法，亦決行不通。』

(E)特別寫法(或變體字)問題：楊貫反對特別寫法或變體字，認為『有陷入「洋漢字」的危機』，『還不如國羅有規則』，它『增加平民學習的困難，而又提高了文字的專利性』。倪海曙認為『有條件的「形態法」未嘗不可用，』但『堅決主張用得極少』，他認為『林迭肯就用過了份』。Angz 也認為「形態法」可用，他向楊貫說：『Zamenhof 在他的 unua libro 上有句題詞：『Por Ke lingvo estu indernacia Ne suficas nur nomi gin tia』，(國際語不是單單稱之為「國際」語，就能成為國

態語，拼音文字也不是單管拼準了音就能成爲文字）。他說：『拼音文字的拼音方法可以有三種，一是純粹拼音的，一是形態式拼音的，一是歷史式（或語源式）拼音的。英法文是歷史式的，歷史式的拼音往往距離實際的語音太差，不足取法。我們的途徑惟有純拼音和形態法並用。你不贊成林迭肯的變體字，我也不完全贊成，可是他的-d（形容詞的「的」），-dy（副詞的「地」），-ly（副詞格名詞詞尾的「裏」），我想是値得考慮吧。』（關於這點，楊眞後來同意『七分拼音，三分形態』，又表示『林迭肯先生的 -d -dy 的辦法，我絕對接受。』）上官公僕也是贊成變體字的，在標四聲、分長短音、定變體三種辦法中，他投變體的一票，但也主張『不宜用得太多，太多了，會限制文字的發展』。至於齊滄田的意見，則已見（C）標注四聲的問題那一項中，他不反對標四聲，但主張有一部份最常用的單音節同音語，可用不太違背拼音規則的變體字，此外又提出了用長短音區分的辦法。

（F）名詞首母大寫的問題：楊眞反對名詞首母大寫法，認爲是『學者坐在屋子裏看着好的辦法』，他說：『如果用打字機或者你是一個排字工人，我保險你不贊成那種費時間的辦法。』倪海曙的答覆是：『我試驗名詞首母大寫法，也是爲了在基本上不動搖方案，不走英法文的舊路，而能在目前多少減少一些同音語的「慘狀」「窘狀」！說是過渡辦法也可以，你認爲打字、排字不便，我可以補充一點，就是書寫上和區別專有名詞上，也有不便的，但是與同音語的不便相較，我覺得這買賣仍是做得。凡事有利必有弊，取捨抉擇，在乎權衡輕重，用名詞首母大寫法的德國、瑞典、挪威、丹麥、日本諸國中，尚未聞排字工人及打字員爲此事而提出抗議的，不過這事我也只是認爲値得試行，並非自我作古，一定要這樣做，最後決定還得由大家試驗了再說。』上官公僕的意見，認爲名詞和動詞有時區分很難，名詞首母大寫最好只限於實物名詞。Angz 也同意上官公僕的說法，認爲『中國語有些詞類很難分辨，很費腦筋，「有酒有肉」這句話裏「酒」和「肉」自然是名詞，但是「有吃有喝」裏的「吃」和「喝」是動詞？是名詞？就很難說了』。但認爲有試驗的價値。最後楊眞也向倪海曙表示：『名詞大寫確有一部份道理，我也只好一部份向你投降。』

（G）北方話拉丁化和全國共通語的關係問題：Angz 和倪海曙都主張把北方話作爲全國共通語，因此標準要定得寬，他們頗稱許民國二年「讀音統一會」用民主方式表決的「舊國音」。認爲稍加變通，便可作爲全國共通語的拼音標準。楊眞、上官公僕認爲北方話區域中仍舊應該有方言方案，楊眞主張『北平還應該有它的方案』，爲了使『說的和寫的一致』。他說民二所訂的是『四不像子』，『是死的』，『而且是沒有地方發那種音的』。他說：『最好是各地想自己的辦法，然後再求綜合的「共通語」，否則一定都弄得非驢非馬。』『共同的標準語是應該有的，但必須在方言之後，』上官公僕

也主張不妨多製幾種方案。齊滄田認爲『關於方案的分區，我以爲咱們現在還不能算已經得到了確切的答案，這件工作底完成，大約還得在和平以後，才能够實現，更談不到什麼國際語了，至於比較民主一點的第一次「國語」的字音，表決方式是拿着行政的單位——省，爲單位的，可是有幾省到開完了會還沒有派代表來，那個時候在白話文運動以前，一切字音想多是根據讀書音的，所以也不能作爲標準，現在咱們只要每人就自己能力的範圍以內，做一點兒工作，作爲將來的參考』。這樣討論又引到語言和文字的關係上去，倪海曙提出：『說的和寫的要絕對一致是不可能的，文字只能接近語言，以語言爲基礎，而不能跟語言絕對一致，語言屬於聽覺，文字屬於視覺，接受的方式既不同，表現的方法自有異。這卽使在西洋文字中亦是一樣的。語言和文字是兩個範疇，兩個體系，不是一個東西。不過我並不是在提倡文言文，爲了使文字接近人民，我們一定要使說的和寫的「接近」，書面的文字應該以口頭的語言爲基礎，但這是它們的「合作」，不是它們的「合併」』。齊滄田同意這說法，他說：『說到語言和文字的關係，尤其是一般人通用的，我也是以爲它們中間應該保留相當的距離，需要相當的人工標準。』楊眞也承認應該是「合作」，而不是「合併」。他說：『我說說的和寫的要一致，正是你所說的「合作」，不過我近來因爲有失眠的現象，所以有時候詞不達意。雖然不是「合併」，但我主張絕不能離題太遠而需另費心思。』此外 Angz 替「共通語」下了一個比較具體的註解，他說：『所謂「共通語」，決不是一種「統一」的言語。統一的意思是幾種言語變成一種言語。猶如 Wundt 說的『一個國家，一種言語』和 Schlejer 在他的 Volapuk 上所標榜『一個世界，一種言語』那種說法。共通語的骨幹可能是幾種言語中的一種，可是它決不蔑視了其他的幾種而唯我獨尊起來、獨霸起來。共通語的基本要求是實用和方便。文字在起初是紀錄言語的，其後影響了言語的進展。一般地說，先有言語，後有文字。但如 Esperanto 就先有文字，後有言語。今日無綫電廣播，無分中外，是大多捧了稿子唸文字，不是隨口說話。所以我有一種妄想，我們費心費力要建立一種中國拼音文字出來，同時也就是要培養成一種中國的共通語出來，這個共通語的主要成份，不但是「語音」，還有「語彙」和「語法」兩個方面。』

（H）拉丁化方案是否可修改和怎樣修改的問題：倪海曙在「語文」五十七期「結束符號，建立文字」一文中，曾讚美陳鶴琴改Yo（岳）爲 Ye，後來又收回原議的那種不自我作古而尊重公意的風度。楊眞被認爲這是崇拜Yo拼「岳」，是『新的拜物教』。於是倪海曙解釋說：『我舉出這個例是讚美陳氏的那種「風度」——就是不獨斷獨行、而以公衆意見爲重的虛心態度——這裏就有克制自己、顧全大局的意味。Yo 未嘗不可以改 Ye，只是還沒有經過大家通過，他就不願破壞方案的完整性，這是眞正的民主風度，是不以私見爲重、而是把運動放在頭裏的態度。我認爲對於方案的意見，大家儘管

提出，但不要不經過大多數人的同意，就付之實行，甚至强迫人家來實行。你只能試驗，不能決定。決定是大家的事，否則你就得聲明是個人的方案，而不是「拉丁化」，「拉丁化」是一份羣衆的方案，它不能由個人來隨意改變的，就像民主國的憲法不能由個人來隨意改變一樣，民主國人民尊重憲法，你能說他們是拜物教麼？「拉丁化」必須保持它對羣衆的約束力量，就像憲法必須保持它對人民的約束力量一樣。「拉丁化」的產生，雖只由於一個委員會的工作，但它既有羣衆，就已爲這些羣衆所承認，你要改變它，應得大多數人的同意。站在「拉丁化」的立場上，我們不反對有修改的意見提出，但決不允許個人來隨意修改。」關於這點，楊寘後來表示：『完全擁護！』『接受你的意見』。

（I）總結：以上幾個問題，以這五個人來說，經過幾次交換意見以後，雖談不上已得出共同的結論（他們五個人的），但對於問題的看法已有相當一致的地方，現作一總結如下：

一、x 改爲 h：五個人中四個人同意，一個人沒有意見。

二、zh ch sh rh z c s 應有韻母：五個人中四個人同意，一個人沒有意見。至於表那韻母的字母，有人選 j，有人選 y。

三、gi ki xi 和 zi ci si 的分合：一個人堅持不能分，三個人同意分，一個人分合兼用。這個問題似乎可跟方言與共通語的問題同時解決，將來在共通語的方案中分，在北方語區的有些地方方案中不分。

四、標注四聲的問題，特別寫法的問題和名詞首母大寫的問題：大家在原則上都同意「有條件的」使用。

五、方言與共通語的問題：一部份人主張建立以北方普通話爲基礎的、跟北方各方言稍有距離的全國共通語，但並不否認在北方話區域的有些地區，應有地方方案。有些人主張在北方話區域的有些地區，建立地方方案，但也不否認應建立以北方普通話爲基礎的、跟北方各方言稍有距離的全國共通語。

六、拉丁化方案是否可修改和怎樣修改：似乎大家都認爲可修改，但須徵求大多數人的同意。

最後要說的，以上幾個問題，這次參加討論的五個人希望繼續徵求國內國外各地拉丁化同志們的意見。

關於新文字的幾點意見

曹伯韓

近來讀了林迭肯先生的「中國拼音文字的出路」及「新語文」上面「名詞首母大寫以後」「上海與平津之間的拼音文字通信討論」諸文，頗有些零星的意見，現在一點一點的寫出來。

（A）我不贊同名詞首母大寫的辦法，其理由：（1）中國語抽象名詞和動詞形容詞往往不容易分別，學過外國語的人頭腦裏有一個外國語的文法觀念做基礎，還可以從詞兒在句子中的地位分出詞性來，普通一般人是不容易分別的，一定要把名詞首母大寫，反而多了一層不必要的麻煩。（2）爲了分別私有名詞和普通名詞，首母大寫的方式應該留給私有名詞用。（3）分別同音字，沒有把名詞首母大寫的必要，因爲詞性不同的同音字在寫法上並沒有分別的必要，例如英文裏面的 can 是「能」又是「罐」，train 是「訓練」又是「列車」，固然不感混淆，即使 rain, envelop, traffic pay, laugh等無數的名動同形的字也從來沒有鬧過別扭，倒是詞性相同的字比較容易混淆，例如「栗子」和「李子」，「貨車」和「火車」，都是同類的東西，如果不加以分別，是不免混淆的。而這樣的問題，首母大寫並不能解決，我以爲分別這些同音字的辦法有幾個：（a）用符號在母音字母上面標注四聲，其形式和德文的 ö, 法文的 é，è 一樣，並不怎樣難看和累贅；(b)採用特別拼法，如過去已經用過的方式；(c)改造語彙，如「貨車」改稱「貨物車」（例果我們承認新文字應該一個字一個字規定字形的話）；(d)採用不同地方的音，如「火」照北方音寫 xuo，「貨」照南方某地音寫 xo；(e)名詞酌量添上語尾「兒」，例如「文字」寫作 wenz，「蚊子」可寫作 wenzr，「馬」（名）「罵」(動)「嗎」（助）都可寫作 ma，但「蔴」寫作 mar，這個 r 音念不念出來可以聽便，但寫的時候必須寫上。（4）如果說爲了文法上容易分析起見，名詞的形式也不必用大寫，儘可以規定「子」和「兒」兩個音做名詞的語尾，比方「蚊子」的「子」是語尾，不必再加 r，「文字」就要加 r；還有所有格的名詞和形容詞化的名詞的分別，那更不成問題，所有格的「的」字獨立，形容詞化的「的」字做語尾，便解決了。（ zh 類加韻母後，語尾的 z 可以不加，也是一種分別）。

（B）我贊同把 x 母改成 h 母，並且用 y 做zh，ch，sh，rh，z，c，s 自成音段時的韻母。這兩點，正如那次討論中所說，是有聯帶關係的。如果 x 改成了 h 而 zh 等不用韻母，像 shao 就不知道是「少」還是「哨號」了。林迭肯先生說 x 是採自俄國的，有蘇聯化之嫌，我却認爲不然，因爲明代的「西儒耳目資」就用過 x，國際音標也正是用 x 表示舌根的「厂」音，與聲門音的「h」相區別。不過在目前的中國，英文比較通行，接近英文的拚法的確更適於國際化的條件。我曾試用「國羅」的基本拚法來編詞彙，把若干外來語參加進來，覺得比拉丁化更來得合式，再酌量採用林迭肯氏的修正案，如用 y，w，爲「一」「ㄨ」頭母（我的辦法是：凡遇一音段以 i，u 開始而其後有其他母音者，即改用頭母，i，u，in，ing 自成音段而在第二以下諸音段者，另加頭母，「ㄨㄥ」自成音段時寫 weng ），那就更像樣兒了。假使採用「國羅」的「一」「ㄨ」形式，兼用以上所述頭母拚法，則和用 y 做 zh 等韻母的原則可以貫通，因爲 z 和 i 的聲音既相近，就可以借它來表示方言的關係和音韻學上的系統，不必再在 i 上面加撇了，同時這樣修改之後，對於拉丁化的 y 音形式仍然大致相似，如自成音段的 yu（ y ），yue（ ye ），yuan（ yan ）；yuen（ yn ），yong(yng)，只有繁簡的不同，不過在子音後得用 iu，而使表「ㄡ」音的字母非改爲 iou 不可，再則 j 改代 zh 及 r 兼表 rh 音，似乎也得連帶解決。

（C）gi ki ki 和 zi ci si 我贊同在共通語裏面分開，而在北方話不分，因爲南方人能分開讀的多，而且藉此可以區別同音字如「妻子」「棋子」之類。我還主張把gi，ki，xi，gy，ky，xy 改用 zh ch sh 來拚，因爲後者的音較爲接近 i 和 y，而且也較爲適合國際化原則。

（D）我贊同把普通話作共通語，北方話可以另外來一套。那個共通語的常用字彙最好有人趕快選定 5000—10000 個陸續在「新語文」上面發表出來。大家根據這個字彙寫作及通信，在試用之中求改進。（普通話大致從書面化了的北方話中採取，再拿各地口頭語補充）。

（E）拉丁化方案似乎可以修改，最好在修改以前充分的討論一下，然後用通信的方式由各地同志投票決定。字母表也值得修改，最好照「國羅」一樣，把不常用的「q」「v」等也包括進去，並且把ch，ng等複母通通拆開，仍照英文一樣廿六個。至於ch，ng 等應和 ao，on一樣列在聲韻表中去。這樣在學習字母的讀音和書寫時，比較明晰，同時又便於國際化。

（F）我贊同照德文辦法承認一部分複合詞兒可分可合，如 nakilai 和 naki dungsi lai，chfan 和 ch sanwan fan 之類。在文法上可以把 nakilai 當做一個字而說它有時可以分開寫。至於外動詞和目的語合成一個字，林氏說是不及物動詞(分動詞)是

很對的，但他說『並不特別注意到動作所及的對象……是一個獨立的單字，根本無所謂連寫不連寫』，那在拚音初創時期實在難以令人接受，分明是可分可合的，我們還是說它可分可合的好，不過要分清楚合寫的變成了不及物（內動），分寫的就是外動（及物）帶着目的語。那變成了不及物動詞的字當然是整個兒的，沒有目的語了。有人以爲可分可合會使字形不固定，其實只要分合不是漫無規律的，就無所謂不固定的問題，德文就是這樣，又有以爲連寫太多會使單字多得無限，字典不好編的，這也是過慮，只要文法書上把連寫的規則說明了，字典上只須載明那些分開來的成分，不必管合起來的字了，例如數字和後面的單位名詞連寫，像 liangben shu 之類，字典上當然不必載着 liangben，sanben 以至數不盡的 -ben，只須載一個語尾 -ben，說明它可以作數字語尾，表書的單位，就行了。當然連寫還是應有限制，有規律。林氏所謂專屬字連寫，說明字分寫的原則，尤其正確而重要。

H 和 X 是 同 音 麽

Eltunko

非常偶然地看見了「新語文」第六號，其中最近一次的上海與平津之間的拚音文字通信討論很引起我的興趣。我曾經從事過新語文運動，這裏所討論的問題也正是我不斷思索過的問題；只可惜沒有看到「新語文」第七號，不知道這次通信討論的全部。現在想只把H和X的問題談一下，首先是H和X是否同音的問題。

我第一次看到拉丁化北方話新文字的方案是在一九三四年，當時也才開始學習着世界語，不久以後認識了俄文字母。

確實，我起初也以爲新文字的X是依俄文的發音採取過來，並且便於不和 ch sh zh 的 h 相混的；我對於它也有一段時間很不習慣。

同時在世界語裏存在着一個H和Ĥ的問題，和中國新文字的H 和 X 的問題極相像。爲了便於說明起見，我先介紹一下世界語的H和Ĥ的問題。

柴門霍夫創造 Esperanto，是以一音一母爲字母發音原則的，而且他避去了很多可能使國際人民感到困難的音，例如英文的 th 就沒有採用。可是偏偏他採用了一個 Ĥ，直到現在還使不少人頭痛。他們認爲這個音很難學會，他們寧願用 kaoso 來代替 ĥaoso，用 kemio 來代替 ĥemio，用 cino 來代替 ĉino，甚至 koruso 來代替

ĥoro（因爲 koro 是不能用的）。許多認爲柴門霍夫手訂的「世界語基礎」不可侵犯的人，居然對Ĥ的改換默不作聲；甚至美國的一位世界語女教師在 Digest Review 上面發表介紹世界語的文章時根本刪掉了 Ĥ，把二十八個字母刪成了二十七個，然而誰也不提出抗議來，可見他們對於 Ĥ 是怎樣的不習慣了，但是另一方面也有許多人毫不動搖地使用着 ceĥoslovaka，anarĥiismo，ĥolero 這些字，他們自然屬於贊成 Ĥ 這一派的。

大概，隨便舉出幾個歐洲民族做例子，德國和斯拉夫各族可能接受Ĥ，西班牙也可能接受，因爲德文的 ch（Buch），俄文的 x，波蘭文的 ch 和西班牙文的 j（Don Quixotte）都就是世界語的 ĥ。英國人是可能反對的，因爲英文只有一個H的音；至於法國人更不用說了，因爲法文連H也是從來不發音的！

可是另一方面我們也看見，英國人和法國人自有其轉譯俄文 x 和和西班牙文 j 的方法：Kharkov 的 Kh 和 Don Quichotte 的 ch 就是例子。這裏ch是承襲 chemistry 等源出古希臘拉丁語音的轉寫法而來；kh 是用以表明介乎 k 與 h 之間的子音的。至於ch和 kh 的發音，大概英國人和法國人還是搞不好的。法國的一本工人世界語讀本對於 Ĥ 的注音說：『像漱口水在喉嚨裏打滾一樣』，這就像中國的許多世界語者注音說：『像喀痰一樣』，把Ĥ 的發音法弄得非常困難，不像是語言的發音了。難道日耳曼人、斯拉夫人甚至西班牙人的語音裏經常有喀痰和漱口水在喉嚨裏打滾的聲音嗎？眞是笑話！

事實上，世界語的Ĥ和俄文的X是同音，其發音法是：在呼氣通過舌根與軟顎（即小舌）之間的狹縫時，氣流與軟顎發生摩擦，卽成此音。這和氣流通過聲帶時所發的摩擦音H是大不相同的。

現在可以回到中國新文字的 X 上面來了。

在北方話和江浙話裏面有一個相同的「哈、赫、喝、呼、荒、烘、漢、海」的子音，其發音法正是軟顎舌根間的氣流摩擦，而在國語注音字母表中寫成ㄏ，在拉丁化字母表中寫成 X的。

雖然現在通行的英文拼寫法把「上海、漢口、田漢」都寫成 Shanghai，Hankow，Tien Han，但在發音上英文的 H 卻是氣流摩擦聲帶，而不是氣流摩擦軟顎。因之外國人說「上海、漢口、田漢」的發音法也跟我們不同。至於中國北方人學習英文或德文的時候，其所發的H音，我敢斷定絕大多數都錯成俄文的X音，也就是拉丁化的 X 音和德文的 ch 音去了；因爲在我們在北方話裏差不多是沒有聲帶摩擦音而只有軟顎摩擦音的。江浙人和北方人發「胡、寒」諸音的時候，北方人用軟顎摩擦音而成爲xu，xan，xung，但是江浙人卻不然，另成一種濁音的H。廣東話裏是存在着淸音的和濁音的H的，包括海南島的廣東人在內，可惜我還不能分辨出哪一部份廣東人專用淸H，哪一部份又專用濁

H，我只是籠統地聽出了廣東人確用這兩種 H，而他們的英文發音裏面，H 是正確的聲帶摩擦音。（我自己之能清晰地聽出和發出H 和 X（世界語H）兩種子音來，並且在語音學上把它們徹底分清楚，開始於一九四三年冬天；以後在教世界語發音時，才發現，在普遍存在着X音方言的中國人中間，教會H音，簡直比教會震顫音R還要難。

我想，看了我以上所寫的，再去作一番正確的發音檢查，大概不會再以爲新文字中的 x 等於英文的 h 了吧。

* * * *

於是現在應該不是同一個音而用 x 不國際化、用 h 才國際化的問題；倒是究竟用 x 來代表軟顎摩擦音呢還是用 h 來代表它。

軟顎摩擦音在俄文是x，在國際音標也是 x，在其他語文中則有 Don Quixotte 的例子，所以用 x 作爲中國拉丁化新文字的軟顎摩擦音的符號，是一點也不能算違反國際化的。保留着 h 作爲介紹外國詞兒、特別是專有名詞（Hamburg Hamlet）以及勞動呼聲（Haj，Ho）和歎息聲的聲帶摩擦音的符號，並且藉此使大家把語音分辨清楚，未始不是一件好事情。

我願意聽聽更高明的意見。

中國人的名字

倪海曙

有一個很有趣的問題，是值得中國的拚音文字運動者們去注意的，就是中國文字實行拚音化以後，中國的專有人名將怎樣的處理法？

普通的專有人名，大概分四類：（一）單姓單名；如孔丘、孟軻：（二）單姓雙名：如孫中山、蔡元培；（三）雙姓單名：如諸葛亮、司馬遷；（四）雙姓雙名：如司馬相如、歐陽予倩。

這類人名如果用拚音文字寫，問題還簡單，大致是姓和名分寫，開頭的第一個字母都用大寫。不過應該根據北方音的方案拚，還是根據本人籍貫所在的方音方案拚，過去仍舊有所爭執，孫科是廣東人，他的名字應該寫作 Sun Fo？還是 Sun Ko？現在外國報紙上大多是拚作 Sun Fo的，可是廣東人以外的中國人很難知道 Sun Fo 是誰。

不過最有趣的是特殊的專有人名，它的種類很多，我現在把它們歸納成兩大類：一

類是特別的名號；一類是前後附字的姓名。

特別的名號有（一）筆名：如魯迅、丁玲；（二）綽號：如豆腐西施、假洋鬼子；（三）別號：如天虛我生、我佛山人、不問世事樓主；（四）外號：如黑旋風（李逵）、浪裏白條（張順）；（五）法名：如妙靜、悟空；（六）西文名字如 Wellington Kou（顧維鈞），Paul Liu（劉保羅）；（七）教名：如張彼得（Peter），王若瑟（Joseph）；（八）西文化名字：如許曼麗（Mary），陳佩佩（Baby）；（九）劇名：如麒麟童、白玉霜；（十）花名：如小桃紅、紅樓老七、鶯鶯老九；（十一）借代名：如紅拂、虬髯客（人物的特徵代人名）；袁項城、黎黃陂（地名代人名）；（十二）兩姓或兩名連寫：如洪楊、孔孟（兩姓連寫）；堯舜、湯武（兩名連寫）；（十三）廢姓人名：如疑古玄同。

前後附字的姓名有前附的；（一）附老字：如老張、老毛；（二）附阿字：如阿李、阿陸（姓前附字）；阿桂、阿香（名前附字）；（三）附大字：如大徐、大喬；（四）附小字：如小青、小楊月樓；（五）附帝字：如帝堯、帝嚳；（六）附后字：如后稷、后羿。

後附的：（一）附老字：如張老、林老（姓後附字）；相老（即馬相伯，名後附字）（二）附公字：如周公、濟公、陶朱公、黃石公；（三）附翁字；如龔翁、趙貴翁；（四）附父字：如尼父、亞父；（五）附生字：如張生、賈生、冷紅生；（六）附君字：如李君、沈君（姓後附字），孟嘗君、昭君（名後附字）；（七）附郎字：如周郎、潘郎；（八）附子字：如孔子、孟子；（九）附師字：如印光師、弘恩師；（十）附聖字：如孔聖、孟聖；（十一）附氏字：如吳氏或吳稚暉氏，盛馮氏（於婦女往往和門字連用；例如盛門馮氏）；（十二）附女字：如孟姜女、花魁女；（十三）附娘字：如紅娘、徐娘；（十四）附婆字：如王婆、薛婆；（十五）附媽字：如張媽、李媽；（十六）附王字：如周王、楚王（國號後附字）；文王、武王、懷王、莊王（帝號後附字）；（十七）附帝字：明帝、清帝（國號後附字）；武帝、哀帝（帝號後附字）；（十八）附皇字：如秦皇、漢皇（國號後附字）；玉皇、始皇（帝號後附字）；（十九）附祖字：如明太祖、漢高祖；（二十）附宗字：如唐玄宗、宋仁宗；（二十一）附侯字：如晉侯、齊侯；（二十二）附后字：如齊后、趙后（國號後附字）武后、賈后（姓後附字）；（二十三）附妃字：如梅妃、珍妃；（二十四）附姬字：如妲姬、虞姬；（二十五）附僧字：如唐僧、濟顛僧；（二十六）附某字：如王某、陳某……等等。

這些特殊的專有人名的拚音化，將是一個很值得考慮的問題，決不是一兩條籠統的原則所能解決的，例如魯迅和巴金，同樣是筆名，可是人家拚寫起來一定會把魯迅寫成 Lu Sin，巴金寫成 Bagin，一個分寫，一個連寫，好似魯迅眞的姓魯似的。雖然「吶

喊」」「孔乙巳」中有：『魯鎮酒店的格局……』，「社戲」中有：『母親便安慰伊，說我們魯鎮的戲……』，「兔和貓」中有：『迅兒，你又在那裏打貓了！』「故鄉」中有：『你們先前不是哥弟稱呼麼？還是照舊：迅哥兒』，似乎魯迅的確把「魯」字作為他的「筆姓」，「迅」字作為他的「筆名」的。但是過去有些拚音文字者却也有把Lusin 連寫的，例如拉丁化的「一個瘋子的日記」（狂人日記），再有魯迅自己設計的封面上好像也是寫 Lusin 而不寫 Lu Sin。可見寫法仍不統一。

又如電影女明星「白楊」的名字，可以有三種解法：（一）姓白名楊；（二）借用北方的一種樹木白楊的名字；（三）姓楊，以白形容之，譯成英文是 White Yang，那麼寫成中國的拚音文字時是連寫還是分寫呢？又如「藍蘭」、「夏霞」都是一樣的例子。

再有「茅盾」，如作「矛盾」，一定可以連寫，但是偏叫「茅盾」，「茅盾」雖不姓「茅」，而「茅盾」合用，也不成為意義，那麼連寫呢？分寫呢？

筆名是比較容易解決的一項，其他的特殊專有人名更麻煩，姓和名分寫以及開頭字母大寫這兩句話說來簡單，可是實際應用起來，却並不簡單。

研究拚音文字的朋友們，你們中也有人有興趣來想想這些小問題的嗎？

談談詞兒連寫和字典編輯問題

程　亢

關於語彙和文法的整理問題，有人贊成放在文字拚音化之後再解決，而我則贊成在拚音化之前要解決掉。贊成後解決的無非因為拚音文字是『詞兒連寫』的；詞和字的界限劃分得清楚，不會產生出詞品上的誤會。其實，文字的拚音化非先定立連寫的規則不可；同時要定立連寫的規則又非先明瞭語言的性質不可。要明瞭語言的性質就得先在語彙上和文法上下一番研究功夫，因此，我贊成語彙和文法的研究在先；而文字拚音化在後。

語言現象的研究必先採用歸納法的，兩年來我就自己所長，搜集了許多北平方言的語彙，逐字研究其性質和用法。我曾經發現了很多有趣的現象。我希望什麼時候在歸納得稍許有些成績之後再發表。在這搜集工作中所感到最難解決的也是連寫問題。

我所暫時擬定的連寫規則和林迭肯先生的很有些出入。就如動詞連寫的規定，林先

生是以意義爲出發點的，像「吃飯」二字，他認爲，在意義作爲「吃熟米」解時分寫；作「進餐」或其它解時便連寫。而我則以形式爲出發點。不管它的意義如何。像「吃飯」二字有時可以分開作『吃過了飯』『吃得飽飯』『吃教會飯』等，它便是兩個詞，或是由兩個詞連成的「習語」(idiomatic phrase)。像「組織」「大便」一類絕對分不開的纔視作複合詞。

因此，在辭典的編排方面和林先生的也不能完全相同。舉例如 Re 項(參看「國語拼音詞彙」三一七頁)。照我的意思是這樣的：

Re〔re〕sh. f. m. 熱(編者按：sh，形容詞；f，副詞；m，名詞；d，動詞。)

——-de, -d〔複型〕re're d. rere'd sh rere'dy f.

rehunghung, -d

relala, -d

reshiue, -d

reshuidai,

reshuiping,

retian,

原書「弄堂」裏的「熱茶、熱鍋」諸項取消，字典裏如果有解釋，可以作「舉例」用。

「起來、下去」等，我否認是語尾，衹能當作副詞看待。

「得、的」等語尾不妨附在語根 (radical) 一項的下面，表示「可以接用」。

「熱水」和「熱茶」一樣可以取消，而「熱水袋」和「熱水瓶」改列作「門面字」；至於應當連寫或分寫暫不決定。沒有「熱水」而有「熱水袋」正和沒有「自來墨水」而有「自來墨水筆」一樣，並不矛盾。

「熱熱的」也附在語根下面，表示由單音複化而成，並且無須另作解釋。單音詞重疊的用途說明本來是文法課本的任務，但是也可以放在字典的前面專文解釋而不必在詞項內單立一項。

再如「亂」字和「每」字下面的「弄堂字」都可以取消。還有許多「詞兒」實際上是習語，不過這些習語是由文言詞兒組成的，像：因守、諒必、笑容、空談……這種習語可用另一種字體來印 (和外來語用斜體字印一樣)。即是在文章裏也最好用另一種字體直到它成爲現代詞兒之後。

照這樣改組之後，我猜想，語彙的總數至少要減少十分之三。

歷來治理中國語彙的，不是把中國話誤作單音語；便是把它誤作和西洋語言一樣的複音語。這種誤會若是不取消，文法官司是永遠打不清的。英文的 power temple 組

對不能單說 pow, tem；而中文的「力氣、權力、廟宇」却有時可以單說「力、權、廟」。中國話的複音語實際只是複合語。複合或單用全視修辭上的需要而定。因此我贊成整理語彙也要注重這種現象。如果編纂字典，我提議增加 D.（單音型）和 F.（複音型）兩個略字。在詞項的定義後面附加其另一型，例如：

mai(mai)賣，拿東西去換錢〔F. 賣出〕

maichu(maichu)賣出，「賣」的F.

binn(bing)病，生理現象反常〔F. 病症、疾病〕

bingzheng(bengzheng)病症，「病」的 F.

zibing(zibing)疾病，「病」的F.

maiu(maiu)廟，寺院〔F. 廟宇、廟堂〕

fangz(fangz)房子，一種建築物，待人的〔D. 房〕

fangwu(fangwu)房屋，一種建築物，待人的〔D. 房、屋〕

定義常註在習用的詞項的下面，而不問它是單音型或複音型。這樣，在字典上，不必要排列的詞兒可以大量減少；並且寫作的人也可以拿來作爲修辭上的參考。

如果無法決定，那些詞兒的複音型習用或那些詞兒的單音型習用的話，則應當看情形能分即分。

也許有人認爲分寫得太多會影響到字形的清楚。其實字形的清楚與否的關鍵在拼音形式的本身，而不在於連寫或分寫。像英文的night club, night-club和nightclub 三種寫法都是很清楚的。所以我們只消把「字形」規定了，連寫和分寫儘可依照中國語言的正確特性來決定。若是一方面堅持不肯多用「變體字」；另一方面不肯先研究語言特性硬要抹煞事實，不顧一切地把單音詞胡亂連寫，結果也許越寫越糊塗，連寫規則越定越多，於是中國的拼音文字就越變越奇怪；筆墨官司也越打越打不完了。

廣州語文改革問題的再提出

于逢

廣州語文改革問題的提出，是早在一九三二——三三年間，那時候上海文藝界正展開大衆化問題的討論，新文字運動，亦即拉丁化運動，似乎尚未正式開始或者只是剛剛開始，廣州和上海原是不特有空間的距離，所以當時廣州語文改革問題，還沒有能及到

地方語文的改造，即是把漢字本身只當做一種標語音的東西，而用它去記寫廣州的口話。這在現在已經成爲常見的事了，但在當時却可算是一大革命。直到一九三五——三六年，以上海爲其展開的核心的拉丁化運動，才慢慢波及到廣州來。廣州文化工作者，於是提出了廣州話新文字（廣州話拉丁化，簡稱「廣拉」）的最初方案，組織新文字的研究社團；但似乎只止於研究的範圍。待到正式展開了運動，把新文字送到羣衆裏去，却已是抗戰開始後的一九三七——三八年間的事了。然而不到幾個月，就爲當局所窒息。從那時候到勝利的今天，已經足足八年。在這八年中我們祖國面臨着一個前無比擬的軍事政治鬥爭時期。新文字一向爲一些保守派、頑固派所歧視，而當時戰鬥的文化工作者又有許多更重要、更急切的工作要做，似乎無暇提起這事了。在淪陷七年之久的廣州，在一切進步的文化都爲敵人的野蠻落後的法西斯屠刀所殺滅之下，所謂新文字問題，所謂語文改革問題，自然是無從提起的了。

中國語文的必須改革，漢字的必須廢棄，新文字的必須提倡，已是經過歷年激烈論戰得到了一致的結論，現在再來說述漢字怎樣落後，怎樣妨礙中國文化的發展，怎樣殺滅了中國文化的人民性；中國怎樣需要一種新文字，始能担負以後的文化建設的使命，和新文字怎樣便利，怎樣容易普及，怎樣適於文字國際化，實在已是多餘的了，現在的問題是：怎樣展開這個運動，怎樣使這個運動和人民的鬥爭與建國的工作聯系起來，怎樣使這個運動擴大而爲整個文化改革運動的尖兵而爲其礎石。

語文改革運動，是啓蒙運動的一個最有力而又最基本的部份，中國的歷次文化革命，都是隨伴着語文改革運動而展開的。現在抗戰勝利，建國開始，中國革命步入了一頁新的歷史。這歷史的標誌是：民主的時代、人民的世紀。人民要做自己的主人，人民要從士大夫的手裏爭回自己的文化，和用自己的手創造新的文化。漢字却在這裏起着最大的妨礙作用——漢字用它的妖術蒙蔽了人民中百分之八十的眼睛，分裂着（驟然看起來似乎是統一着）各地人民語言的交融，窒息着廣大人民的文化思想的創造。但在這時候，漢字也正面臨着它的墓穴了。

列寧說：『拉丁化是東方偉大的革命！』這革命是隨伴着人民的覺醒而展開，同時又作用於人民的覺醒的。

廣州話語文改革問題，是中國語文改革問題的一部份，但由於廣州語文的特殊，所以它的改革帶着較複雜的性質。外省人有一句話說：『天不怕，地不怕，最怕廣東人說官話』。這裏指的「廣東」，其實是「廣州」。廣州人所說的話和官話差得太遠，所以總說不好，叫人不易聽懂。——原來廣東共有三種話：就是潮汕話、客家話和廣州話，廣州話一般人常誤爲廣東話，其實廣州話只流行於廣東的一部份地區：大概是東至增城，北至清遠，南至防城、西至封川，越過省界，以達廣西的南寧和柳州。在新文字運

動上，潮汕話和客家話似乎都可以分別歸併在福州話區和北方話區來解決。但廣州話却必需有自己的話區，因爲它的發音和一些語法，和其他話區相差很遠。

廣州語文的改革，大約可以歸納如下列兩個主要問題：

（一）用什麼東西才能把廣州話最確當地寫出來？

（二）要怎樣才能把廣州話和其他話區的話、特別是普通話加速交融起來？

一九三二年到三三年間在廣州出版的「廣州文藝」，恐怕就是一份最先把廣州語文改革問題正式提了出來的刊物。創辦和支持這份刊物的人是羅西（即後來的歐陽山）、草明、龔明、易鞏、和趙×等，這份刊物以報紙的形式出版，是週刊，可是出不到二十期就給禁掉了。他們於是另外出版「大家新聞」繼承「廣州文藝」未完成的任務，可是也是出了幾期就被迫停刊。在當局的摧殘下，當事者有的出亡異地，有的被捕下獄，有的竟被加上什麼名義、非法地暗殺害了。

「廣州文藝」提倡廣州人應該用廣州話寫自己的文章，這在中國語文改革運動上並非一個新的課題。原來中國語言和文字不一致的現象，實在由來很久了，據考證，就連四書五經也未必言文一致的，言文的分裂跟着年代而加深，最後言語再不能忍受文字屍殼的窒息，於是掙脫了出來。這就是歷代流傳於民間的白話文字、白話小說。廣州人在很早以前，就已經在舊方塊字之外，創造許多新方塊字，拿來寫自己的口話，寫出許多故事、「木魚書」和「唱本」。然而在智識界，這些是一向被看成落後和低級的東西，「不登大雅之堂」的。「廣州文藝」最初的幾期，討論這個方言文學問題，用的還是白話文，但後來却逐漸刊載用廣州話寫的小說，甚至理論。這在廣州智識界引起了異常的驚異和注目，因爲不料被視爲「不登大雅之堂」的東西，現在竟能寫成進步的文學作品和理論，而且這樣嚴正和富有生氣。

當時新文字運動亦即拉丁化運動尙未傳到廣州，所以廣州語文改革只能止於這麼一個限度上。當時的提倡者只能找到漢字亦即方塊字作爲紀錄國語的工具，倘現成的不够，則盡量採用民間所流行的新字，又倘仍不够，則斟酌再加創製，這些新字，都是只採其音而不採其義了，他們不只空口講理論，而且也實際寫作，作爲一種試驗，羅西寫了中篇「單眼虎」，草明寫了中篇「纏絲女失身記」都出了版，可是，無論創製多少新字，方塊字這東西本身的限制，却是永遠難免的。

從「廣州文藝」到「大家新聲」是企圖把語文改革運動放在羣衆運動的基礎上的一種雜誌，然而最後在當局的摧殘下，這個運動被窒息了；到了一九三六年前後，才再次被提出來。但這已不是前者的反覆，而是跨進了一大進步。即把方塊字連其僅只標音這任務也取消了，而代以新的文字，就是拉丁化字母。起初停止在方案研究的範圍，到一九三七年底才發展成爲一種運動。

當時的熱烈提倡者是陳原、陳木樺、熔爐、歐陽山、于逢、胡濂等，但他們起初本擬組成一個團體，作爲提倡運動的一個中心，可是後來因爲對於方案的意見不同，分成了兩個部份，陳原、陳木樺、熔爐等以「廣州話新文字協會」作爲中心，歐陽山、于逢、胡濂等以「廣州文化界救亡協會宣傳部新文字組」作爲中心，各自展開工作。前者曾出了一些新文字課本和書籍，辦過新文字班若干班，後者常在「救亡日報」上出版特刊，公布廣州話新文字寫法的研究，辦過新文字班初級和高級各一班。因爲雙方在方案上的意見始終不能協調，以致在工作上亦不能取得一致的步驟，影響了主觀力量的削弱。這是一個莫大的錯誤和損失！所以後來經不起當局一禁，這個運動又被葬送了。

當時的工作者的最大失策是把主要力量不放在羣衆教育的展開上，而放在方案的鬥爭上。大家都認爲自己所擬的方案較完全、較合理，務必以它爲惟一推行的標準，否則不能、也不願展開工作。但其實當時兩方所擬的方案，大致都相同，所不同的只是兩三個字母和一些寫法的問題。而這小小的不同，最後却連用新文字首倡者之一的葉籟士的努力，也仍不能挽救最後的分裂，實在是一件使人痛心的事！

原來所謂新文字方案，並不是欽定的東西，也不是永遠一成不變的東西，它乃是人民的活言語的紀錄，而在大衆的實用中日益變得完善，固然簡陋和錯誤，在開始是不能免的，問題在於不應以此爲滿足，而要求不斷改進。以爲把它擬定了出來，就可傳以之永久，通行無阻，乃是智識份子的一種主觀的幻想，這於實際工作永遠是無益而且有害的。

關於語文改革的第一個問題，到現在已有了公認的結論。用什麼東西才能把廣州話最確當地寫出來？無疑地用新文字亦即拉丁化，拉丁化是一種最富彈性的進步的文字，能以自身的無限變化紀錄任何豐富和任何靈活的言語。現在擺在面前的課題，只是怎樣去做和怎樣做才得着效果。

據個人私見，以爲我們首先應該注重新文字的人民性；新文字是由於人民的覺醒要求而被創造出來的一種文化產物。它不是書生手裏的玩品，而是廣大人民的文化覺醒的鑰匙和政治覺醒的武器，它必須成爲全體人民的所有物和恩物。它要紀錄的是人民的口語而不是士大夫的符咒，其次應該注重新文字的實踐性：新文字造出來不是拿去做書齋的擺設，而是拿去實用，給全體人民實用。它必須放到大家不斷的實用中，才能獲得不斷的改進，變得日益完善、固定，沒有一點不合乎大家的應用，最後應該注重新文字的戰鬥性，新文字是一種革命，而不是一種改良，在中國文化上，新文字出現以前是一個世界，出現以後却又是另一個世界，以前的一個是士大夫的世界，現在的一個却是人民的世界。藉着新文字，人民要把曾經失落在士大夫手裏的東西爭回來，要把曾被士大夫的手攪壞的東西弄好來，要把自己的新東西創造出來，它批判了過去，着手創造未來，

它以文化的覺醒武裝了政治的覺醒，並且作爲一種物質的力量來參與民主世界的激烈鬥爭。——這裏所謂人民性、實踐性和戰鬥性，其實是一件事情的三方面，這三方面是密切關聯起來、永遠結成一體的。

上面僅就新文字本身所具有的意義來說。至於涉及中國文字將來發展的問題，則是一種複雜的事情了。就以擺在我們面前的廣州語文改革而論，就不是簡單的課題。廣州話拉丁化，只不過做了初步的解決：即是找到把廣州話確當地、活生生地紀錄下來的方法。這只是通用於一個特定地區的東西，很有限制。怎樣把廣州話和各語區的話加速交融起來呢？這是要我們前進一步了。

原來要把廣州話和其他語區的話，特別是普通話加速交融起來，並不單是新文字才能担負得起的，即使漢字也可以。雖然很有限度，在一些好的白話小說裏，其中就時常夾雜着方言，特別是對話，但我們也看得懂例如「水滸傳」，其中就充滿了山東話，不過我們根據上下文的語氣，很快就了解它的正確意義，這樣我們讀得慣了，也就把他當成自己的話了，大概一切文學作品，都是或多或少帶着作者的方言的。日子長了，壞的就被淘汰去，好的就被保留下來，作爲一種財產加進了白話之中。現在的普通話就是這樣形成起來的。一些學者們，尤其是想用北平話來「統一」全國的學者們死也不肯承認它將來就成爲中國的「國語」。因爲它本身包含着夾七夾八的東西，除了北平話外，各省、各地的話都有一點，發音也不是純粹「官腔」，雖然是差不多，各省、各地的人，都容易聽懂。

然而普通話不只在理論上被證明將是國語，而且實際上也已成爲各省、各地的人互通意見的國語。以寫文章給人讀來說，那些方言較接近普通話的人是較佔便宜的。但在廣州話不特發音上差得很遠，而且詞兒也有許多差異，語法也有一些不同，『天不怕，地不怕，最怕廣東人講官話』。其實不是話，即使是寫文章，廣東人（爲了方便，這裏姑且把說廣州話的人全部都叫做廣東人吧）也遭遇加倍的困難，首先是漢字，其次是方言。後者是一般寫作者的一個關。過去和現在，有不少廣東作家在尋求解決的途徑。然而他們却走到兩極，他們的言語和普通話相距太遠，不能寫出運用自如的普通話，所以不是兼進外省人難懂的偏僻方言，就是流於歐化。能够運用方言在普通話裏，叫人看得懂，覺得自然感到豐富，乃是一件異常困難的事，這是應該加以詳細研究的，然而已不屬於本文的範圍，這裏只好從略了。

其實這個難題的澈底解決，只有等到新文字普遍推行以後。新文字本身就帶着最高度的區際化（全國性質），只要推行得廣大、普遍，叫各省、各地的人都易於互相學習不同的語言，因之就能够慢慢交融起來，日漸形成一種全民族的統一語。這是一定能够交融嗎？是的，能够。然而這是一定需要其自然而然地慢慢交融起來，而不能用主觀的

勢力使其加速嗎？不，那不一定如此，現在社會進化的過程，可以由主觀的勢力依科學方法使其縮短，語言交融，也實在可以如此。依據個人私見，以爲可分下列三點：

一、在方案上，所用的字母，要儘量使其國際化，即是說，要儘使其和北方話新文字（北拉）方案取得一致；

二、在用詞上，除了廣州口語外，要多多採用已經流行於廣東人口頭上的普通話；廣州口語中，也有許多過偏而爲一般人所不易懂的和過舊而失去表現力的詞兒，應該加以淘汰，這樣一天天使廣州話普通化起來。

三、在語法上，要用普通話的語法（文法）做根據，整理廣州話的語法，因爲它本身原來存在着許多文言渣滓和殘缺，倘不着意改進，則很難把它發展爲一種進步的和適於國際化的語言，但廣州話中也有好些自己的特殊語法，能够表現普通話不易表現的意思，就應該加以科學整理，多多應用，使其日漸和普通話語法交融，而把對方豐富起來。

廣州話新文字使自己國際化，同時是意味着使自己變成一種財產，是艱巨的工作，這工作需要全體人民的努力、工作，是建國工作的一重要部份，而語文改革運動則是它的基礎。新文字運動在廣州剛剛開始就遭了窒息，現在正是重新興起的時會。我們已經蹉跎了八年，現已在已經不容許再等待了，否則是一種罪過。路是長的，但必須開頭，三千五百萬的廣東人民正等待着自己的東西。我們相信老的和新的新文字同志是能够摒除一切成見，親密地聯合起來，展開他們的巨大的、富有意義的人民事業的，因爲天職使他們如此。

廣州話複音辭的分合省略作用

任以奇

最近爲了收集廣州話所特有的字彙，發現廣州話文法中有一個特點，就是複音辭的分合作用比北方話自由得多，用法也多得多，不但複音的動詞、形容詞可以分合，連名詞、代名詞等詞類的複音辭間也可以被一個別的字插進去硬硬分開。我收集字彙初時的衡量標準，以爲只要一個音節在一個句子內能够獨立於別的詞類之間，便應得到成爲單獨一個詞兒的資格，可是給這情形一來，我便不得不考慮考慮了。

現在我試舉一些例子在下面：

一、名詞——名詞的分合作用極少，其用法也很特別。

問：『你眞係大「士頭」嚕！』答：『「士」鬼「頭」嚕，飯都嚟有得食咯。』（問：『你眞是一個大老板啊！』答：『還說什麼大老板呢，連飯也快要沒得吃啦。』）

問：『你眞係大「士頭」嚕！』答：『「士」都唔「士」吓嘞！』（你眞是一個大老板啊！』答：『那裏是什麼老板！』）

二、代名詞

『「乜」鬼「嘢」都係假嘅。』（什麼都是假的。）

『「邊」鬼「個」我都唔肯。』（誰我都不答應。）

三、形容詞

㈠ 複詞中間插字

『呢件衫點解「汚」咁「糟」架？』（這件衣服怎麼這般骯髒的？）

呢件事「弊」晒「路」咯。』（這件事可全弄糟。）

『睇見佢個樣，眞係「可」鬼「憐」嘅嗜。』（看見他的模樣，當眞極其可憐。）

（註）口語中最普通的是插入骯髒字眼以加重語氣，例如『你個嘢眞係「抵」gau「死」』。（你這個傢伙眞眞該死。）

『「容」乜「易」俾佢騙咗吖！』（多麼容易被他騙了！）

㈡ 先道出整個複詞再重複其首字

『你話佢「鹹濕」唔「鹹」？』（你說他色迷迷不色迷迷？）

『你睇佢「鹹濕」「鹹」得個樣！』（你看他色迷迷的樣子！）

（註）多數形容詞，像「汚糟」（骯髒）「辣撻」（骯髒），沒有這種式子而只有㈢式。

㈢ 先提出複詞的首字，再道出整個複詞

『你話佢「汚」唔「汚糟」呀？』（你說他髒不髒？）

『你估佢「鹹」唔「鹹濕」呢？』（你猜他色迷迷不色迷迷呢？）

㈣ 上文提到過整個複詞，下文便只複述其首字

問：『你話佢「鹹濕」哇？』答：『唔「鹹」，重好甜添。』

（註）見㈡註

四、動詞

㈠ 複詞中間插字

『「擁」親「護」佢就弊咯。』（一「擁護」他就糟糕啦。）

『我地來「傾」下「偈」啦。』（我們來談談吧。）

（註）傾這個字可以獨立，但「偈」一定要依附「傾」字。

『重「調」乜嘢「査」吖！』（還「調査」幹什麼呢！』

㈡ 先道出整個複詞，再重複其首字

『「擁護」唔「擁」呀？』（擁護不擁護？）

『「傾偈」唔「傾」呀？』（談話不談話？）

『「拍拖」「拍」咗去邊？』（手攜手到什麼地方去？）

『「拍拖」有乜好「拍」了』（手攜手有什麼意思？）

㈢ 先提出複詞的首字，再道出整個複詞

『「擁」唔「擁護」呀？』（擁護不擁護？）

『「知」唔「知道」呀？』（知道不知道？）

『「傾」唔「傾偈」呀？』（談話不談話？）

㈣ 上文提到過整個複詞，下文便只複述其首字

『大家都「擁護」，係我唔「擁」嗜。』（大家都擁護，只有我不擁護罷了。）

問：『「擁護」唔「擁」呀？』答：『唔「擁」。』（『擁護不擁護呢？』『不擁護。』）

五、副詞

㈠ 複詞間插字

『點解的嘢擺得「亂」晒「龍」㗎？』（怎麼那些東西放得亂糟糟的？）

㈡ 先道出整個複詞，再重複其首字

『你話我走得「快趣」唔「快」呀？』（你說我走得快不快？）

㈢ 先提出複詞的首字再道出整個複詞

『你話我走得「快」唔「快趣」呀？』（你說我走得快不快？）

『你睇佢做事「穩」唔「穩陣」呢？（你看他做事穩健不穩健？）

六、介詞

『我來遲咗都係「爲」鬼「咗」你咋！』（我來晚了也是爲了你。）

從這些例子看來，可見我是不能因爲複音辭有了這種分合省略作用而把它們一個個音素個別地作爲獨立的單音辭收集，這些音素一經分拆開來便不成其爲一個辭，或者失去了原來的意思。這種情形我覺得純然是中國語所特有的文法現象，其產生原因與漢字的用字可詳可略和中國語音的講究音步有密切關係。（業師郭紹虞先生在開明「語文通論」中「中國語詞的彈性作用」一文內早經詳細論及。），這種現象若歸之於文法現象，便不致懷疑這些複音辭是不是完整的詞兒了。

區際語和語文統一的問題

上官公僕

信仰基督的人，要向我宣傳他們所謂復活的天堂；信仰佛教的人，要向我宣傳他們所謂報應的地獄；我信仰拚音文字可以救救中國的文盲，可以救救中國人已經不大長壽的生命；因爲它能够使我們在獲得和使用這一部文化工具的過程中，可以節省不少寶貴的時間——也就是生命。因之，我見了我的朋友，只要是已經認得幾個拉丁字母的，也就不免要宣傳宣傳中國的文字需要拚音化。

宣傳的結果，所得到的反應，把贊成的和反對的除外，那便是懷疑。那懷疑的理由，不外乎兩個問題：一個是同音字的問題，一個是語文統一的問題。關於前一問題，比較是容易解釋和說服的；雖然從事拚音文字運動的人們，對於解決同音字的技術問題和詞兒定型問題，到今天還是一個巨大的負荷。關於後一問題，我們的理由，總是說因未來交通工具的日益發達，人與人之間的交往和接觸，將日見其頻繁，就有可能逐漸交溶成爲一個全國統一的語言和文字。這理由是對的，但顯然不够使人滿意，因爲這至少尙是幾世紀之後的事情。目前怎麼辦呢？如果我們再說我們的漢字，並不立刻就廢掉，還要讓他存在一個時期，那末試問我們讓漢字用什麼樣的身份來存在，難道讓他存在着作爲正式的區際文字，而使拚音文字和白話文同樣地遭受着淪爲附庸地位的命運嗎？再說我們將讓漢字存在多久呢：難道讓他存在到中國已形成了全國性的統一的口語以後嗎？

對於這種見解我們似乎不該『不屑一顧』，因爲這之間包括了兩個問題，那就是：一、在全國性的大衆語沒有形成以前，要不要有一個區際語、或標準語、或共通語，對國際作標準，對國內作區際，二、拚音文字破壞了中國漢字意符的統一，然而他又將怎樣負起促進中國語文一元化的責任來。

關於第一個問題，我的答覆是肯定的。我們知道蘇聯是包括了二百多個民族的國家，所使用的語文，有五六十種，一本文學作品的出版，常要用到八十種以上的文字。然而他們在國際之間，所用的是俄文，因爲說要俄語的人，在蘇聯是佔有絕對的多數。在中國，最廣大的語區，便是北方話語區，所以在全國性的大衆語還沒有形成以前，現

階段的區際語，不能不以北方話作底子，似乎是無容否定的事實。雖然這一語區裏語音大同小異的地方，是很多的。例如尖音團音，有的地方分得開，有的地方分不開。同一「的」字，有的地方唸成 de，有的地方唸成 di。天津一帶把 an, en 那兩組音唸成 nan 和 nen ……等等。然而這些分別總只是小異。果同一語區的人民，還不肯捨小異而就大同，硬要遷就大衆的嘴唇；那末拼音文字對於大衆的口語的作用，將成爲尾巴的性質，而放棄了領導的任務。很明顯的理由是北方人也唸英文的，然而他們並沒有把 dog 唸成「刀格」，god 唸成「高得」。如果一個文盲根本不知道集會和機會是什麽，而我們今天教他們什麽叫做 zixui，又什麽叫做 gixui；縱使發音不十分清楚，也許有一點分別的可能。總之中國的拼音文字，一方面固然要依照着活的語言分爲若干區，另一方面却又要盡可能地少分，使文字對於語言的融化，起一點領導的作用。同時我們還應該記得拼音文字的任務，將是漢字拼音化和口語書面化這兩件工作的綜合，如果純以口語爲標準，其困難將不僅是語彙貧乏；如果純以漢字爲標準，其困難將不僅是同音字問題，因爲中國人的語言和文字由於幾千年來分家的結果，弄得文字呢，『沒有血色，只能達意而不够傳神』(茅盾先生語)。口語呢，簡單、散漫、粗疏，和藝術性的語言——文字，距離了一大段。記得魯迅先生也曾說過這樣的話，大意是中國的文字，殘破不全，唸起文章來，須用說話來解釋。中國人的口語，也是殘缺不堪，說起話來，又非借重文字來幫忙不可。從這幾句簡單的話裏，已經完全指出了中國文字拚音化的必要，同時也指出了中國拚音文字的出路，是漢字的拚音化和口語的書面化。所以如果我們永不希望中國語文的統一則已，否則，第一步工作我們就得用拚音方法來填平中國語言和文字之間的鴻溝，先要使語文合一，然後才能使各語區經過融化、吸收而形成眞正統一的中國的語文。而區際語之需要，似乎是促進語言融化的橋樑。

關於第二個問題，爲什麽不統一的拚音文字能够促進中國語言的交溶，而統一的漢字，倒反而不可能呢？這些理由，凡是研究語文問題的人，似乎覺得簡單到不必解釋。然而絕大多數的人，却還是疑惑着，因而重複的解釋，也許不會是多餘的。誰都承認，漢字的統一性，只是牠的意符。可是牠最大的毛病，是因爲牠本身沒有音符，而又不適於標音，因之牠不但是語言融化的障壁，是吸收外來語、方言土話的障壁，同時也是語言的紛歧的主要原因。信不信由你，反正眼前事實是這樣。

且說中國這一歷史雖然攸久的古國。可是牠的社會階段却走得最短。人家已經由奴隸社會而封建社會，而資本主義，而社會主義，但近一世紀的中國，却還只走到封建制度，連資本主義還在胚胎孕育時期中。而外來的高度的資本主義文化，却衝破了這閉關自守的古國，湧進了許多新奇的商品和事物，同時也帶來了許多新奇的用語（我們可以相信語言的變化，是跟着社會諸種關係的變化而變化的）。但是我們的漢字用怎樣一種

方式來接待新客人的呢？那就是在一切的東西上，加上一個「洋」字。如洋煙、洋布、洋燭、洋燈、洋學堂、等等。但是這只能限於我們封建制度文化下所已有的東西如燈、燭、烟、布之類。對於根本未曾有過的東西，却不得不另想辦法。洋燈以後，又來了電燈，於是就從效用去想出合成字。如電報、電話、電車，那樣搞下去。然而畢竟是不濟事的，新的花樣越來越多，越翻越新。如電燈以外，又有了 Neon，不好洋電燈，只好音譯爲「霓紅」了。洋烟以外，還有雪茄，也就只好雪茄了。洋布不够應付，只好卡其、嗶嘰、派力斯、海力蒙、麥爾登了。stick 譯做洋棒或洋杖都不合適，因爲既不是專用以打狗，又不僅是老年人用，於是只好「司的克」。總之因爲音譯太難寫，所以可能意譯就意譯，一定要意譯技窮，才肯音譯；同時還要用偷懶辦法，如外國人名等，常常截取其中半截，弄得伊里奇是一人，列寧好像又是一人。而且這樣音譯的結果，大家還是照著各自的方言唸漢字；翻譯的人，又照自己的方音例任意亂譯。把原來可以統一、應該統一的口語全變成不統一了，例如鄭曉滄先生在「小婦人」裏，曾把 sofa 譯爲「蘇芝」sufa，他說以蘇州話讀起來，音義兩符；但是能有多少蘇州人呢？最普通的譯法是「沙發」，這當然是上海人譯的，可是我近來初到北方，才知道北方人把「沙發」sofa 這東西說成 shafa，你想糟糕不糟糕？實在令人啼笑皆非。近來我又碰到一個英文字 demmurrage，中文把牠譯爲延期費或過期費，意義很含混；如果我們用的是拼音文字，對於外來語的處理，決不會那麽彆扭。所以漢字是中國語言統一的障礙，其罪狀是坐實了的。因之，中國語文的拼音化，是越早越好，越拖越彆扭。什麽鐳、鈾、原子、電子，凡事凡物一到中國，全變成一個字、一個半（如原子）或二個字了，如果再過一個世紀，再要使中國語文拼音化的話，那恐怕比今天的困難，還不止百倍呢。

假如我們的語文一經拼音化，不僅可以大量吸收外來語，同時也可大量使包括方言土語的口語書面化，以補充其貧乏，來滋長新生的血液。講到這裏，我又以爲南方話的音素、音節、語彙要比北方話强得多；因爲北方話因歷來政治性影響，特別受漢字垂青；今天的中國，北方話的聲勢之大，是他便宜的地方；可是單音節之特多，却是漢字害了它的地方。比如誰？我。嗎？尿。這兩列對話在江南話裏至少是啥人？我。做啥？撒尿。所以總結起來說，中國拼音文字的區際語是需要的，應該以北方話作底子，然而同時得大量地吸收外來語和方言土語，這不僅是中國拼音文字的出路，同時也是促進中國語文統一唯一主動性的辦法。

外來語在拚音文字中

上官公僕

現階段拚音文字的惟一缺憾，就只是爲了中國人的口語長時期受了漢字絆脚的影響，和單音節特多的現象所糾纏而引起的同音字的處理問題。這一問題，在已經化了許多墨水及唾沫以後的現在，雖然還沒有得出一致的結論。但至少已經可以斷定：中國的拚音文字是一定能成長的。先天不足的同音字問題，是可以用後天的營養和調補來解決的。那方法比較已經公認的，不外乎發展複音字、吸收方言土話、和吸收外來語。在這兒，筆者只想談談外來語的吸收問題。

用拚音文字比用漢字容易吸收外來語，這是瞎子也會承認的事實。而吸收外來語，多少可以減少並避免若干同音字。叫漢字吸收外來語，窘相已經畢露，不但原來一個統一的詞兒，會因漢字方音的不同而分歧。如sofa shafa, pass pais 等，即使原來多音節的詞兒，一到漢字中，也變了單音和半複音而引起同音的麻煩。比如磅和鎊，鈾和油，孑和墊子等。而外來語在拚音文字中，自然不會如此尷尬相，不過我們也得有一個吸收的原則和方法，因爲我們字母的音值和人家的並不一樣，我們既然稱之謂「外來語」，當然該把它們當作中文來處理，不再是中文裏面夾着外國文。只是這些語彙的拚法，在任何一種方言方案裏，應該是統一的，來表示它的外來的身份，我們不能如此偷懶，把一個外國字隨便搬了進來，就算吸收了外來語。自然，外國字還是可以以外國字的身份夾進中文來，不過這是另外一回事了。現在就我個人偶然想到的一點意見提出來和拉運同志們商量一下，希望大家能够給我作一種補充和糾正（因爲這只是我學了僅僅一點兒的世界語所引起的感想，自己並沒有堅持的成見）。

一、外國的人名和地名，都以原文爲準，音值不一致者在括弧裏面注音，非拉丁語系的人名、地名，以國際通用譯法爲準。

二、已由漢字音譯、或在口頭上已經僵化了的外來語，應一律重新譯過，音值一致的，當然可以連形帶音搬過來，音值不一致者，如原文的拚法是規律的，那末我們取其字形，以我們自己的音正其音。如果原文拚法是不規律的，那末我們應以自己的字母來音譯。例如原子、鈾、鐳、鎊等應一律恢復其本來面目爲 Atom, Uraniun, Radium

Sterling 等，Motor, Sofa, Pump, Radio, Model 等可以照原樣搬過來，如 Polish, Meter, Gram 等儘可依照中文發音，Stick, Modern, Pass 應該改成 Stik, Moden, Pas。

三、如 democracy 等，應該當作外國字看待。

總之，如果我們有理由反對用變體寫法區別同音字，那末我們同樣地不該把拼法上有毛病的外來語無條件地吸收進來。

還有一點，因爲中國近代文化的落後，對於外來語的吸收，非但無法避免，而且大量需要，雖漢字也無法閉關自守。所以今天的中國人，從各階層到各職業圈，從公事房到大菜間，從學校到商店，從醫生到看護，從工程師到工人……所吸的外來語，已經數不在少。即使是一個小學生，也會「奈脫」「塔夫」說上一大套。所以我們如能從各方面搜集一下，對於我們語彙的豐富和同音字的區別，一定是大有幫助的。比如在保險業中，有 Risk 一個字，它的含義是指被保險的標的物包括在一個危險區域裏的單位的意思，所以可叫做一個 risk、兩個 risk，這種說法絕不是夾着外國字用來出風頭的意思，而實實在在已經是一個外來語了。

搜集外來語，整理外來語，是不是有其必要和價值呢？在今後的拼音文字中，是不是應該大量地吸收外來語呢？要不要在我們的字母表裏添一二個字母如V等，聲明專爲吸收外來語的特別用途呢？

怎樣擴大S. W.（新文字）運動？

曹伯韓

新文字的推廣和改進，要靠多數人的力量。我們要儘可能使得這個事業成爲羣衆運動。雖然在目前的環境裏，這個運動還不可能開展，可是在海外有不少數目的華僑，他們會贊助乃至參加這個運動，使得它在海外蓬蓬勃勃地發展起來。假使這個運動在海外獲得相當的成就，那麼將來我們就可以憑着在海外所造成的基礎，迅速展開全國範圍內的 S.W. 運動。

我們怎樣使得大多數海外同胞參加這個偉大的事業呢？我以爲從事於 S.W. 運動的同志們首先應要認清兩個原則：第一、新文字運動也需要用民主的方法來推動它。文字是一種工具，本來是隨便什麼人都可以使用的，不論什麼宗教的派別或政治的傾向。自

然新文字這種工具太便利於大多數人民的使用，它不會爲有些人所歡迎。但是，一切思想開明的人都將或遲或早地歡迎這個工具。因此我們要廣泛地引起一般社會人士的討論，徵求他們的意見，歡迎他們的批評，很耐煩地解釋他們的懷疑，答覆他們的質問。只要人家願意參加這個工作，我們儘量地歡迎。我們希望教會拿 S.W. 來傳教，我們更願意從事教育的朋友拿 S.W. 來實施教育，這樣，我們的事業就可能到廣大人羣中去。

第二、是要使得 S.W. 馬上在社會裏成爲實用的東西，也就是說，使得它和日常生活相配合，尤其要特別注意適合社會上一般人的需要。所謂日常生活不但指關於衣食之類的經濟活動，同時也包括文化娛樂在內。比方廣東人要學國語，外省人要學廣東話，這是爲了日常生活的需要；廣東人願意讀用廣東話翻譯的水滸傳，北方人願意讀用北方話翻譯的廣東民間故事，這也是日常生活的要求。因此 S.W. 運動者得從多方面來滿足人們的實際需要，比方編印 S. W. 的書信範本、「廣拉—北拉」和「北拉—廣拉」的詞典；用各種方言創作或翻譯的小說、劇本以及散文、詩歌，開辦國語學習班、粵語學習班等等。在香港這種特殊環境裏，適應外國人需要的「粵英指南」一類的東西也不妨編一編。這樣的書，也許中國學生用它作學習英文的工具，比方「粵英字典」就是廣東人的「漢英詞典」，「北拉英語詞典」就是說普通話的學生的「漢英詞典」。

爲了實現我們的理想，我們「學會」的組織似乎應該採用「研究小組」的基層機構。凡同在一個區域的會員有了三個人，便可編成一組，經常開會，集體研究，集體宣傳，分途編譯各種讀物，這樣，工具便容易展開。

讀物非常要緊，尤其是文藝讀物。英語之成爲這樣流行的文字，就是由Chaucer和Wiclif等用英國中部方言翻譯聖經或寫詩歌搞起來的。

我們現在固然印刷費不够，出版家又不注意這種還沒有普遍通行的文字的書籍，但編寫工作還是刻不容緩。因爲，倘使一旦環境允許新文字的自由推行，我們如果沒有預先編寫稿子，一時就無法應付事實上的需要。

而且，有了一種容易讀而內容好的書，即使沒有印刷出來，也還是有它的讀者的。在古代印刷還未曾發明的時候，書籍都是彼此傳抄着來讀的。即使在今天，偏僻的地方，也有同樣的現象。我聽說雲南的擺夷，借用緬甸某民族的字母拼寫他們的口語，將「水滸傳」「三國演義」等書翻譯出來，傳抄的來讀，差不多家家都有這樣的書，而人民也普遍地識字，都能讀這些書。根據這個理由，我認爲我們絕不要爲出版困難而推延編著工作。

因此，我認爲研究小組的中心工作就是編譯。其次才是教育和宣傳。

再補充一點意思。就是用新文字來翻譯外國的作品，用新文字來創作一般人喜聞樂見的詩歌、小說或劇本，我相信會有更多的人要讀，而有眼光的出版家也會願意出版。

因爲，人家爲了要讀書，連英文、法文那些非常難學的外國文字都拚命去學習，難道這種很容易學習的拉丁化本國語的文字都不願意學習嗎？，問題是看有沒有一些有價值的讀物引起多數人的學習。

自然，我們的同志不是沒有感覺到這一些，只是爲了應付生活佔去了大多數時間，還沒有足够的人力做這些事。然而，我不是說過用集體力量來做嗎？假使每個人抽出一小部份時間聯合十個、八個人，也就抵得一個專人了。我們若是有一百個同志，不就等於有十個專人來做這種工作嗎？集體地有了計劃地來做，一定可以做出來一點驚人的成績。

〔附錄一〕

一九四六年七月上海時代日報「語文」週刊徵求各界對於中國文字拼音化的意見

【徵求信】

敬愛的先生：

語言文字是主要的文化工具，要使文化大衆化，語文的改革是十分必要的，五四文化運動對於白話文的倡導雖有了相當的貢獻，但是民族語文問題的解決，在目前還離得很遠。白話文運動到今天爲止，只是便利於少數智識份子而已，在一般人民大衆，依然視方塊字爲畏途。因此漢字的改造，中國文字的拼音化，地方語的書面化，大衆語彙的搜集和整理，語文教育的改進等等，仍舊是現階段文化運動所應該解決的主要課題。

我們現在想就中國文字的拼音化這一點上，請先生發表一些意見，我們知道先生是素來留心這個問題的，一定能給予我們滿意的答覆，同時先生的意見也一定能引起廣大羣衆的注意，使中國的拼音文字運動今後可能展開一個新的局面，這跟當前的民主運動也有密切的關聯，希望先生一定不要拒絕或者於冷淡我們這個熱誠的請求，意見長短不拘，爲了便利先生答覆，我們暫且擬定幾個問題在下面：

（一）中國的文字改革，在原則上你認爲是必要的嗎？

（二）改革的途徑應該怎樣？實現拼音化是不是所有的方法中最合理、最正確的一種？

（三）中國的拼音文字方案，大致可分兩類：一類主張用國際化的拉丁字母，一類主張模倣日本假名或自造符號，你贊成哪一類？

（四）目前在實際推行的拼音方案，你比較同意哪一種？「注音字母」？「國語羅馬字」？「拉丁化」？或者其他？

（五）對於這些方案，你有什麼修正的意見？

（六）你認爲中國文字改革可能遭遇些什麼困難？這些困難應該怎樣解決？

（七）你認爲中國文字改革在目前所應該做的有哪些工作？

（八）文字拼音化以後，原來的漢字可能有怎樣的前途？

（九）對於各種反對改革的意見，你的看法怎樣？

（十）如果目前需要成立一個全國性的拼音文字團體（包括各種主張、各種方案的拼音文字者在內），是不是可以請你做「發起人」或者「贊助人」？

我們希望在兩星期之內，就能得到先生的答覆，意見收集起來以後，除在本刊發表外，我們將募捐出版單行本，同時經過翻譯介紹到國外去，因爲有好些關心中國文字問題的國際友人也在委托我們收集這方面的材料，他們願意知道中國文化界人士對於這一問題的眞正意見。

先向先生致懇切的謝意，並致

中國語文革命的敬禮！

時代日報「語文」週刊啓

【答　案】

一　中國的文字改革，在原則上你認爲是必要嗎？

林迭肯：中國的文字改革在原則上不但是必要、而且是必然的。現在是人民世紀，民主運動已演變而爲國際的大潮流，孤立的、專供獨裁者用以阻止人民啓發智識的漢字必隨中國的反動階級而垮台。繼之而起的一定是易學、易讀、易寫、可以作爲人民大衆自己的工具的國際化拼音文字。

周建人：中國文字有從速改革的必要。

馮賓符：我承認中國文字改革，在原則上不僅必要、而且非常之迫切。我當過中學的國文教師，深深感到中國文字確乎太難。普通中學生學了十年以上漢文，結果還是寫不通一篇文章，這是一般習見的現象。如果拿這些功夫放在外國文上，我想早已『行文自如』了。這主要的癥結，顯然在於中國文字太難、太不科學化。

潘梓年：對中國文字的拼音化，我是極端同意、而且竭力主張的。

蔡尙思：中國文字改革，在原則上我認爲是必要的。

安娥：中國文字的困難，眞是『難如登天』，一個小學生，至少要費六年功夫，剛才能够說『認得字』，就是說自己能够查查字典，看一些兒童讀物，稍微難一些的就不

懂了。

中國普通的字典，雖說有一萬字，日常用的不過三四千，中國人要說能够認識五千字，已經不是件太容易的事。

普通一個人認識三千字，平常够用了，可是眞正的認識三千字，已經不是小學六年級的時間可以辦到的，這實在是太浪費了。因此我很主張中國文字能够改革。

范泉：中國的文字改革，在原則上我認爲是必要的。而且爲了要掃除中國的絕大多數的文盲，文字改革非但是必要，而且還是急需的工作。

林煥平：中國的文字改革，在原則上我認爲是絕對必要的。中國文字不改革，難期文化進步。

S. Y.：中國文字改革有必要。

鄭雨笙：中國的文字改革是極端必要的。

勞榮：中國文字的必須改革，在原則上似乎已經沒有疑問的餘地。

冀魯：五四爲中國近代文化開了新紀元，介紹進來了德賽兩先生，但滾來滾去，中國依然是中國，沒有表現出他的進步來，原因就是五四革命的不徹底。這個意思是在說：五四僅只使中國文語體化，而沒有能使中國語書面化。中國語書面化是要把中國話用簡易的文字書寫出來，這不但文章語體化了，而且更解決了它那認識與書寫的困難。五四僅只作了後半部的工作，而最重要的一個基本工作却擱置在一旁，這是它的最大失策。

這也就是要談的中國文字革命問題。

乾脆說來，中國文字的改革，這已成了一件必要的事實，只要是担心着中華民族存亡的人們，不會有一個來反對的。

辛丁：中國文字改革，在原則上是必要的。

齊滄田：態勢語的進化爲有聲音的語言，又因了空間和時間的限制，再進化爲書面化的文字；雖然不能說是完全地代表語言，說是以可能的近似爲最高的理想。說到漢字，一向被人誤解爲象形的，其實絕大多數都是代表聲音的，就是那一點點兒的象形字也老早跟所象的形都脫節了。不過漢字表示聲音的方式，是最笨拙、最沒有系統、不實用、不科學的罷了。俗語說得好：『好男不承祖業產，好女不穿嫁妝衣』。現時代的中國人不要竟妄想承受現成的遺產，也要負起時代的任務來，就是使那沒有系統地表示聲音的漢字，再進一步系統化起來，這是每一個現時代的中國人，尤其是咱們不會說鬼話、只能講人話的老百姓們所應該盡的義務。所以漢字的改革，在原則上，是必要的。

史存直：中國文字的改革，不但必要，而且急不可緩。

周照：中國文字的改革，在原則上是必要的，在實現文化和教育普及上，更爲迫切的需求。

上官公僕：我不是一個做「口耕」和「筆耕」的文化工作者，我是一個被人家僱用了扳扳算盤珠，寫寫數目字的名實相符的「守財奴」——帳房先生——罷了。但是我不是文盲，因之，我不能不享受一點文化；我天天看的、寫的是中國文，講的、聽的是中國語，中國的語文無時無刻不和我發生關係，所以我不甘心放棄這一份「徵求各界對於拼音文字運動的意見的信」的覆信權。

我認爲中國文字的改革，在原則上不但是必要、而且迫切得很，爲什麼呢？我的回答是因爲現在已經是原子時代了。

申功庸：我是一個中學生，本來對於中國文字的改革，在學識上說起來是不配發表什麼意見的。但是一、這是關於整個兒中國民族文化教育的問題，那麼中學生也是中國人，並且現時還在受教育，對於這種切身問題，那能漠然不關心呢？二、以一個中學生的立場來發表意見，我想或許能引起社會各界人士的注意，他們想：『一個中學生也會關心中國文字改革，那麼難道我們領導人民的可以默默無聲嗎？』三、我是一向很關心文字改革問題的，時常和同學們談論各種拼音文字方案，如「注音字母」「國語羅馬字」「北方話拉丁化」「江南話拉丁化」「簡體羅馬字」等我都學過，這次有機會，也想說幾句話。因爲上面三點，所以不顧怎樣的才疏學淺，也要講講我的意見。

我認爲中國的文字改革在原則上是必要的，理由盡人皆知，簡直不必多說。

陳原：誰都不會否認中國文字必須作一種澈底的改革，這是民主化過程必要、而且急需的事情。

楊寘：在原則上中國文字一定要改革。

周炎衡：中國的文字改革不但是必要、而且還需要澈底。

楊仲和：中國的文字改革、在原則上是必要的。

龍志霍：中國文字改革完全必要，除非我們不願減少文盲不願意提高大衆的文化水準，不願意普及教育。

沈豈默：絕對的必要！

胡大章：中國的文字是必須改革的。

緺：我不敢說中國的文字的改革是必須的(Necessary)，我只說這是好的(Desirable)。

水行：中國文字的改革運動實爲中國廣大人民爭取民主運動之一部份，鑒於目前全國爭民主浪潮之洶湧，深感中國文字改革運動未能積極展開，配合這一偉大鬥爭，這當然另有其特殊原因，但自不能動搖中國文字改革爲絕對必要之原則。

王平：為了建設民主的新中國，中國的文字改革在原則上是必要的。

張學文：毫無疑問，絕對必要。

李仁堂：中國的文字改革從各方面講都有必要。

靜子：在原則上中國文字非改革不可。

二　改革的途徑應該怎樣？實現拚音化是不是所有的方法中最合理、最正確的一種？

林迭肯：語言是有聲無形的交通工具，代表語言的文字自然應當注重聲音。重形不重音的漢字使中國的人民變成文盲和啞吧，要使人民大衆能看、能讀，非採用拚音文字不可。

周建人：實現拚音化是最合理、最正確的方法。

蔡尙思：改革的途徑，實現「拚音化」，是所有的方法中，比較合理、比較正締的一種。

安娥：改革的途徑該該怎樣？我沒有研究過這門學問，我不敢武斷。不過除掉實現拚音化，我想不到別的更好的辦法；而且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都是這麼樣行的，我想中國話一定也可以。記得人類在有字之初，有些人羣也採用過「象形」，可是後來他們改成了「拚音」並不是不可能的難事。

范泉：改革的途徑，實現拚音化確是一種最合理最正確的方法。

林煥平：拚音化是所有改革的方式中，最合乎語言發展法則的一種，改革的步驟先可以拚音字漢字並用。

S．Y．：拚音化是改革方法中最合理的。

鄭雨笙：拚音化是唯一合理的正確的辦法。

勞榮：改革的途徑，在我看來，拚音化當然是最合理、最準確的一條路，廢除方塊字是改革中國文字的澈底辦法。這裏我想不妨引一段魯迅先生底話：『中國人要在世界上生存，那些識得「十三經」的名目的學者，「燈紅」會對「酒綠」的文人，並無用處，却全靠大家切實的智力是明明白白的。那麼，倘要生存，首先就必須除去障礙傳佈智力的結核：非語文和方塊字。如果不想大家來給舊文字做犧牲，就得犧牲掉舊文字。』

辛丁：改革的途徑，應該實現拚音化，它是所有方法中最合理、最正確的一種。

齊滄田：文字既然是代表語言的，而語言又是人的聲音化了的，所以改革的途徑一定得從人的聲音這方面找出路。根據現在已經知道了的知識，牠可以有系統地分析成有限的一些個母音和子音以及各種發音的變化，如音質、強度、音高、時間。經過一

般老百姓們的視覺的（聲韻學家的除外）表聲符號，只有這些有限的母音和子音符號就够用的了，至多再加一點兒時間的成分，如長音，所以拚音化是所有方法中最合理、最正確的一種。

史存直：拚音化是順應歷史發展的。

周照：改革途徑應該從大衆語拚音化做起，逐漸完成創造中國現代的民族語言文字。實現拚音化是最合理、最正確的一種。

上官公僕：如果文字就是語言的書面化，那麼中國文字的改革，除了拚音化的方法以外，難道還有其他更好的方法麼？

申功庸：實現拚音化是所有方法中合理正確的一種，其改革的步驟我認爲應先把普通常用的字拚音化，施之實用，再慢慢兒地把漢字減少到完全拚音化爲止。如一下手就拚音化，恐怕不大容易吧。

陳原：時至今日，大約只有一條路可走，那就是拚音化的實現。

楊實：改革的途徑以拚音化爲正確。

周炎衡：改革的途徑不但要實現拚音化、而且文法和字彙的缺點都應該徹底改革。

楊仲和：改革是途徑是要「科學化」才對，實現拚音化，就是近於科學化。所以認爲方法中之最合理和最正確的一種。

龍志霖：拚音化是現在最合理最正確的方法。

沈豈默：打倒方塊字，實行拚音化爲最合理、最正確。

胡大章：改革的途徑不妨從簡體或手頭字等做起，最後達到拚音化。

緺：我不知道文字改革除拚音外還有什麼辦法，中國字是意符（「象形」是起源，現在普通用起來，「意符」的作用很明顯），西洋字多少總是音符。言改革即討論拚音，別無他途可循。

水行：中國語文改革，不僅要求漢字本身的改革，而且應該走向國際化的路，所以必須拚音化，尤須拉丁化，（兼答三四兩條）。

王平：實現拚音化爲最合理、最正確的方法。

李仁堂：拚音化是所有方法中最合理的方法，因爲唯有它才能眞正的、澈底的解決中國語文問題。

張學文：拚音化是最合理想的路。

靜子：如果要改革中國文字，實現拚音化是所有的方法中最合理、最正確的一種。

三　中國的拚音文字方案，大致可分兩類：一類主張用國際化的拉丁字母，一類主張模做日本假名或者自造符號，你贊成那一類？

林迭肯：我絕對主張用國際化的拉丁字母。

周建人：用國際化的拉丁字母。

蔡尙思：中國的拼音文字方案，大致可分兩類：一類主張用國際化的拉丁字母，一類主張模倣日本假名或者自造符號，我贊成前一類。

安娥：爲着國際化，爲着容易學習其他外國語，爲着國際間互相易於了解文字起見，如果拉丁化是最合適的文字，那麼我贊成用拉丁化。

范泉：在拼音文字方案中，我主張用國際化的拉丁字母，不主張模倣日本假名或自造符號。因爲，第一、用了國際化的拉丁字母，可以使外國人學習中國字和中國人學習中國字同樣的方便；第二、中國字國際化了以後，就可以讓外國人多多理解中國，不致於以爲中國人至今還拖着一條豬尾巴；第三、日本假名式的改革，根本就不是改革，是一種要不得的妥協性的「中庸」之道，在日本人自己也在提倡拉丁化運動的今天，這道理已是不待說明；第四、如果說國際化的拉丁字母在語文的改革上變動太大，容易遭受久經方塊字薰陶的智識份子的反對，那麼我以爲，讓他們反對去，因爲我們畢竟是爲了要解除那些佔有中國總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文盲的痛苦，而決不是爲了要保持那些絕少數智識份子的養尊處優的環境。而事實上，這些絕少數的智識份子雖然能夠玩弄方塊字，在絕大多數的人們不識字的一點上看，中國却還是等於沒有人識字，等於每個人需要從『人之初』教育起。現在國際化的拉丁字母既然可以減少教育的時間，可能使中國的文化國際化起來，那麼我們不妨毅然決然地丟開了『人之初』，來學習科學化了的『ABC』吧。

林煥平：中國的拼音文字方案，我贊成國際化的拉丁字母。

S.Y.：拼音文字方案，我贊成用拉丁字母。

冀魯：文字改革的事件，並不起自今天，而是在老早以前就有人在提議了。在最初提議的人們，只是見到了漢字書寫的困難，而才提出了簡體化或者是自造新文字，那種新文字根本沒有解脫了漢字的靈魂，拐來拐去，還是沒有走出魔王的掌心，結果只不過是雲雨、凄凄熱鬧而已。其後大家注意到了中國話的拼音化由於它本身的不健全，從字母的地位一落而爲「注音符號」了，這樣根本就算不上是一種文字。

拼音文字中比較健全些的是國語羅馬字和拉丁化，在這兩項中，我認爲後者較前者更進步。

史存直：我贊成用拉丁字母。

辛丁：中國文字拼音化不必自造符號，索性採用國際化的拉丁字母，是很方便的。

齊滄田：國際化的拉丁字母，最初是重實行、務商的菲尼基人從 Sumeri 人學來的那種笨拙的文字，用起來，太不經濟了，彫刻兩三個字就得花上好幾個鐘頭；所以他們

從埃及人借過來了一些文字畫，又簡化了一些 Sumeri 人的楔形文字，爲了時間經濟的利益，犧牲了舊文字的美觀，結果成千成萬不同的象形字竟然縮小到了二十二個簡單便利的字母。後來這種字母經過了愛琴海，進入了希臘；希臘人加添了幾個他們自己的字母，又帶到了羅馬帝國；羅馬人把這些符號變更了一下，又傳給歐洲西部那些未開化的民族：經過了多年實踐的經驗和改進才演化到現在這種人人都能使用的階段。在現在人民的世紀裏，除非是仍然夢想極少數天之驕子才能夠享受文字特權，自然不必去改進漢字。不然的話，咱們一定得改用這種人人都能夠使用的國際化的拉丁字母。

說到咱們現階段的文化，不管在哪一方面，都毫無疑問地遠遠地還在人家的後面，好多好多新事物的觀念，咱們根本就沒有夢想過的。咱們假若還想着不被淘汰的話，對於這些新的觀念，一定得清清楚楚地認識他們的。這樣，只有直接地把拉丁化的原形輸入過來才算是一種比較經濟的辦法。

採用了拉丁字母，在實用上還有好多的方便，如便利的打字機，用打字機排字的印刷，在打字機上收發的電報，並且更進一步，已經有了電報排字機，把電報機和排字機聯合運用，一個打字的坐在甲地，就可以同時在甲乙丙丁幾個地方排字，這對於大報館是多麼便利。

說到日本假名，就是日本自己也深深地感覺到了用羅馬字拼寫日本語的重要，從一九四七年起，要在全國小學校裏，都教授羅馬字，可見假名的不中用了。假名雖然有了比拉丁字母幾乎多一倍的數目，却是因了絕大多數都是每個子音和五個母音的結合符號，要表示濁音、次濁音和次清音，還得前者加兩點兒，後者加圓圈兒，又多了三十個字母，音值仍然缺乏，如 r, f, 造起新字來，也不方便；沒有大寫小寫的分別；不容易連寫；適於直書，不便於橫寫，對於橫着的兩個眼睛，閱讀起來，要吃力得多了。至於日本的文化，除了牠從中國輸入過去和牠原有的一些封建遺產外，也都是最近幾十年從歐美運了來的，牠的外來語數目的巨大就是一個很好的證明。所以不論從哪一方面說，假名也是沒有拉丁字母好的。

說到自造符號，還跟一向一些有閒階級的談中國本位文化是一樣地無聊，讓他們酒後茶餘，享受足了西方最現代的物質文明以後，換換口味，深談他們所謂東方精神文明的把戲去吧！這根本是跟咱們老百姓不相干的。

由上面的比較看來，我當然是最贊成國際化的拉丁字母的。

周照：中國的拼音文字方案，我贊成用國際化的拉丁字母。

上官公僕：我贊成用拉丁字母，並不是因爲我已經識了幾個 ABC 的關係。主張模倣日本假名的，最好請他們知道日本的文字，也許將比我們更快地拉丁化。主張自造字

母的朋友，讓他們自己去欣賞吧。

申功庸：我贊成用國際化的拉丁字母，因爲，如模倣日本假名，在漢字之外還要添符號，又累贅，又難看：那種文字改革是有限的。自造符號也可不必，因爲既有了世界通行已久的拉丁字母，何不因利乘便，就把它來利用呢。

楊貫：我贊成國際化的拉丁字母；不過拉丁字母並不是十全十美的，因爲牠的大小寫、印刷和手寫四種形式有些不一致的地方，這很是增加學習者的困難（雖然在知識份子中這並不算了不起；然而我們要顧慮文盲大衆）。而且「i」「j」「t」三個手寫體對於連寫的時候，那種回過筆來補一點或一橫是不合理的。但是一直到現在爲止，還沒有人能創造更合理化的字母的時候，我們是應該利用拉丁字母的。

周炎衡：我贊成國際化的拉丁字母。

楊仲和：我贊成自造符號，因爲國際化的拉丁字母和模倣日本假名，兩者對於大自然的發音方面是不够用的。

龍志霍：拉丁字母是語文發展現階段上最普遍、而又在使用上最方便的字母，土耳其文字已拉丁化了，日文、俄文等的拉丁化也會有研討（俄文拉丁化自然不很急切，而日文拉丁化，不管美國的建議後面還有甚麼其他意念，原則終究是對的），而我們反而一定要抱住那方塊字的偏旁，認作寶貝，不肯放手，這雖不免有國粹鬼在作祟，但客觀上卻是故步自封，又常常是惡意地阻礙文字改革和社會進步的勾當。

沈豈默：我贊成國際化的拉丁字母。

胡大章：我贊成用國際化的拉丁字母，但注音符號在文字改革的初期，也可以起誘導趨向拚音化的作用。

王平：中國不能脫離世界而存在，爲了便利吸收外來文化，我們應該採用國際化的拉丁字母。

李仁堂：我贊成國際化的拉丁字母。

張學文：當然採用國際化的拉丁字母，自造符號等於是叫大衆無謂的多繞圈子。

靜子：我贊成用國際化的拉丁字母。

四　目前在實際推行的拚音方案，你比較同意那一種：「注音字母」、「國語羅馬字」、「拉丁化」、或者其他？

林迭肯：憑我過去研究語文的經驗，中國三種拚音方案中，只有拉丁化是有前途的。注音符號、國語羅馬字、和拉丁化雖都有缺點，但是拉丁化在本質上沒有致命的缺點，反而在現階段的缺點上可以看出它生長和發展的可能性和活力。

周建人：拉丁化。

馮賓符：我贊成拉丁化拚音文字，但我有一點不懂，就是中國的方言這樣多，這個困難將如何來克服？

潘梓年：拚音化的方法，以拉丁化較為合理。

蔡尚思：我對於一切，都認為愈合乎時代，愈利於大衆的愈好，目前在實際推行的拚音方案，我比較同意拉丁化。

安娥：拉丁化如果最能合適中國語言，而且也最適合於其他國家，我同意拉丁化。

林煥平：目前在實際推行的拚音方案，我同意拉丁化。

S.Y.：實際推行的拚音方案，我同意「拉丁化」的一種。

鄭雨笙：中國拚音文字方案中，我以為拉丁化方案最好。

勞榮：俗話說：『不怕不識貨，只怕貨比貨』，在「注音字母」、「國語羅馬字」和「拉丁化」三種方案中，我是同意拉丁化的。注音字母不能獨立應用，只是方塊字的音標。國語羅馬字複雜得很，費了很大的氣力，還不見得能弄清楚。我是到今天還弄不清牠的四聲的，這是我天份過低，但也就證明了牠比「拉丁化」繁雜。

齊滄田：在目前實際推行的拚音方案中，我比較地贊成「拉丁化」。

辛丁：目前在實際推行的各種拚音方案，以「拉丁化」較為合理和實用。「注音符號」（即注音字母）書寫麻煩，仍然是方塊的形狀，漢字的缺點大部份還遺留在它裏面；而許多單母音實際上是複母音，並不是純粹的單母音。「國語羅馬字」硬把母音作種種變化以表示聲調的高低，使得同音不同調的字往往會唸成不同音的。實際上聲調的高低祇在字典上用一種聲調符號表明就可以了。

史存直：注音字母決無法當作文字使用，只能成為漢字的附庸，「國羅」和「拉丁化」缺點都太多，必須在新原則下重新擬定方案。

周照：我同意拉丁化。

上官公僕：最好用林迭肯先生的國語拚音方案，暫作正式國際語，同時以拉丁化方案（稍加修正，如H代X）作為方言書面化的基本方案。

申功庸：目前在實際推行的拚音方案，我同意「拉丁化」。因為「注音符號」只能作為注音之用，而不能作為文字，「國語羅馬字」用國際化的拉丁字母來拚音，比「注音符號」進步多了。但是要根據北平音標注四聲，弄得很繁雜，對於知識階級或許還可以學學，但為一般人就不容易學了。「拉丁化」用拉丁字母拚音，可是不標四聲，不勉強用北平話作標準，所以易學易識，而且經過實際推行，團體和出版物很多，是有了社會基礎的。此外林迭肯先生的「簡體羅馬字」，也相當容易學習，它是把拉丁化中不大國際化的字母換上國語羅馬字中比較國際化的字母，這一點我認

爲拉丁化應該採取的，但這個方案不大普遍。

陳原：在這些方案當中，就我個人而論，我是贊成拉丁化的；理由很簡單，國羅太學究氣，不談；注音字母和拉丁化所用的音符，都是漢字的讀者所不知的，對於不識漢字的讀者更是陌生，同樣是陌生的東西，我寧願取國際通用的拉丁字母做我們的文字基本拼寫的工具。

楊眞：在目前推行的幾種方案中，我認爲「拉丁化」最好。

周炎衡：比較同意拉丁化。

楊仲和：我同意我自己新造的「科學新文字」的拼音法。第一、對大自然的發音方面，是沒有欠缺的。第二、比較其他的字母簡單得多。它自身可以獨用，還可以作爲別種文字的注音，而不覺得累贅。第三、字樣的形態改變，與音韻的自然改變，彼此有着密切的聯繫的好處。第四、有着速寫、拼音、形象、示意、文法、韻律等的性能。是最現代、最科學化文字的一種。

龍志霍：注音字母至少在今日已經落伍了，牠不但是可憐的「國粹」的殘餘，而且是文字改革向前發展的障礙物，單從注音來說，牠只會保存所謂「聲」和「韻」的舊東西，不會區分科學的元音和輔音（其實，中國話要注音的話，何不用最精確的國際語音符號 International Phonetic Synbols 那比注音字母高明萬倍），採用注音字母是在改革的開始就加以桎梏，還和直接反對改革只有程度上的區別。其他的方案，鑒於是否比注音字母進步，至少比起拉丁字母來是昧於世界語文發展的現狀的閉門造車，大約無論甚麼人也想不出比拉丁字母更適用的方案來　因爲拉丁字母的國際化是歷史進展的果實，我們能想出比歷史更有力的東西來麼！

沈豈默：「拉丁化」！

胡大章：比較贊成「拉丁化」。

鍋：我贊成國羅。

王平：同意「拉丁化」。

李仁堂：「拉丁化」。

張學文：「拉丁化」較完善。

靜子：在目前實際推行的拼音方案中，我比較同意「拉丁化」的一種。

五　對於這些方案，你有什麼修正的意見？

林迭肯：我對於拼音方案修正的意見，已經發表在「中國拼音文字的整理」（世界書局出版）裏，但並不堅持把所提出的立刻都修正，却主張逐步試行，例如把「x」改爲「h」等。

周建人：拚音文字雖然是拚音的，但有時似亦不能完全放棄形，比方如遇幾個同音語，是否需要有一點分別。不過我雖非常贊成用拚音文字，對於這方面却沒有研究，這問題似可以後慢慢再討論。

安娥：中國語言文字，樣子雖多，而聲音很少，又加上有四聲，聲音就更少了，在拚音方面，必須有方法把一些同音字的區別分別出來，把四聲也分別出來，這是需要一本很好的字典，把許多成語、習慣語、術語等集合分別起來，把日常最容易碰到、並且最容易相混的同音字也分別出來。

S. Y.：拉丁化的老方案，有人主還有許多地方要修改，當然是應該的，逢適當的時候可以改，現在也許是改的時候（我並不確切知道應怎樣改），我希望非絕對需要就少改，而改過以後又不去常改。工具的日新月異，在試驗室裏是自由的，在工場裏要顧到工人。

勞榮：我沒有修正的意見，我認為一切方案，過去在實用中已經經過考驗，現在與將來，當然還要經過實用的考驗，是否需要修正，甚或能否存在，在實用中，我想自會獲得具體的答案。

鄭雨笙：我因為是南方人，對於北方話中 zh, ch, sh, 和 z, c, s,的區別，eng 和 en, ing 和 in 的區別，以及 zi(y), ci(y), si(y),和gi(y), ki(y), xi(y)的區別簡直不容易把它辨別清楚，因此贊成把 zh, ch, sh, eng, ing,各字的拚法一律簡化為 z, c, s, en, in 把 zi(y), ci(y), si(y),一律拚作 gi(p), ki(y), xi(y)。後來我愈學習愈感覺到（一）在南方音中並不是完全沒有 zh, ch, sh 和 z, c, s, eng, ing 和 en, in 以及 zi(y), ci(y), si(y)和gi(y) ki(y), xi(y) 的區別，只是有很多南方人不容易區別罷了；（二）中國拉丁化文字雖然不像方塊字那樣難學，然而也並不像一般帶有急性症狀的贊同者或初學者所了解那樣的容易，他們以為只要學會二十幾個字母和它的拚法，就可以任意拚來拚去，應用無阻了。他們對中國拉丁化文字的這種如意算盤是不對的。譬如嬰孩吃奶，雖然無需牙齒去咀嚼，却也少不了一個胃去慢慢的消化；我們的急性病者想把中國拉丁化文字嚥下去不經過消化就全部當作營養而直接吸收了。

此外是四聲的問題。起初我討厭國語羅馬字拚寫四聲的辦法，我尤其討厭某幾種拚音文字方案中用符號標示四聲的辦法。在表現四聲沒有良好辦法的條件之下，我很贊同拉丁化方案根本不表現四聲的辦法，繼後因為主張廢除 zh, ch, sh 和 z, c, s, eng, ing 和 en, in 等的區別，我感覺到同音異義辭兒有用四聲表示法去加以區別的必要。那時候，我認為對於四聲最值得參考的是國語羅馬字提案人之一的趙元任先生的辦法，現在摘要抄幾條看看：

(陰平)	(陽平)	(上)	(去)
a	r	aa	ah
i	yi	ii	iy
ai	ai	aai	ay
ao	ao	aao	aw
an	an	aan	ann
aq	aq	aaq	aqq(q=ng)
uai	wai	uaai	uay
z	z	zz	zb

在這方案中，陰平和陽平的表現法大致都是相同的，我就想假如只是爲要區別同音異義的辭兒，那麼只要像詩韻那樣區分爲平（包括陰平陽）仄（包括上去入）兩種就够了：

(陰平陽平)	(上去入)
a	aa
i	ii
ai	ay (或作 ae)
ao	au
ua	oa
an	aan
uai	uay
z	zh

（其他沒有列舉的可照此類推）

我用這個修改後的四聲方案拚寫了很多的辭兒，一時認爲非常如意。

我又繼續學習，又漸漸感覺到表現四聲的任何方案是決不能供給所有贊同用拚音文字的人們去普遍地套用的，因爲它的流弊將會很多，何況常常會使人把一條不應該有脚的蛇畫上了脚呢！我想到這裏，我又覺得四聲的方案在原則上是不應該有的。

各省人的聲調常不一致；即使是同一個人，他語言中所表現着的聲調也常常因爲語氣的不同或辭兒的不同而有差別，例如我的家鄉口音說『睡睡覺』時，並不完全把「睡」字這個音說成去聲，而是自然地要把第二個「睡」字說成陰平聲；說『理理髮』時，第一個「理」字說上聲，第二個「理」字說陰平聲；說『玩玩球』時。第一個「玩」字說陽平聲，第二個「玩」字說陰平聲；說「營盤」、「經營」時，「營」字是陽平，而說「大營街」（地名）時，「營」字就普遍地自然而然地

說成陰平了。假如聲調不同而辭兒的寫法也就兩樣的時候，那不是要使人憑空添上許多不必有的煩攪嗎?!

又後覺先生把國語聲調作了一個詳細研究之後，他也結論說：『咱們根據這個意見，舉幾個京（即北平）音的例來證明：

1.「髮」讀音是上聲，而它在語音中，「頭髮」是輕音，「理髮」是去聲。

2.「蝴蝶」之ㄉㄧㄝ是陽平，而語音則變爲上聲之ㄉㄧㄝㄦ。

3.「脣」讀音是陽平，而「豁脣子」中是上聲。

可見讀音上的四聲是死定的，語音上的四聲則很活動。……總之聲調是存在於咱們活的口語中的，比文字上死定的名稱複雜得多，比攢字讀出來的音活動而互相參差得多。』（後覺著：國語聲調研究p. 72—74）

我說在原則上不應該有四聲的方案，然而我也不贊成對四聲方案不加以任何考慮的、過於偏激的一筆勾消的辦法。四聲方案對於特別寫法是有幫助的。必須特別寫法的辭兒，決不能任人去隨便創造。必須由全國性的拉丁化組織按照着音節的四聲的分化去分別研究和規定。在這立場上，甚至像周辨明先生那樣把「立」拚作lib，「力」拚作lig，「筆」拚作bit等，相當利用方音的入聲字尾來增加字形明顯的辦法，我也是很贊同的。（參閱語文32期Angz先生的談Qvoyu Romatzy）。

語言裏面的辭兒是愈來愈要往複音化的路上發展的。文字拚音化以後，辭兒複音化的現象將會加速度地向前發展，那時候單音辭兒就必然會在新陳代謝的過程中逐漸被淘汰掉，那時候許多在口頭上還不十分習慣的複音辭兒就會漸漸形成人們慣用的辭兒而由此固定化定形化了，那時候四聲的問題就會漸漸跟着方塊字的沒落而被人們忘記在腦後了。

此外，我們爲應該有一個全國性的拉丁化方案，這可以叫做「普通話拉丁化方案」。我所主張的普拉方案和北拉方案不同的地方是：

(a)它用v去拚寫「晚」「萬」「聞」「文」等辭兒。

(b)它用r去代替北拉的rh，r純粹作「ㄖ」音用，不作「ㄦ」（兒）音用。

(c)它用l去表現「ㄌ」和「ㄦ」，l後面拚有母音字母時讀作「ㄌ」；l單獨作音段時讀作「ㄦ」，表現「兒」「而」等辭兒。l作「ㄦ」的用法是趙元任先生創始的。他按照着他的方案拚寫了許多帶有「ㄦ」音的辭兒：

guatzeel 瓜子兒 youjal 油渣兒 mei shull 沒數兒 huah huall 畫畫兒 chang gel 唱歌兒 guotiel 鍋貼兒 ikuall 一塊兒 jeoubel 酒杯兒 dowfugal 豆腐干兒 liangfenl 涼粉兒 ideal 一點兒（趙元任著：新國語留聲課本第六課）

(d)它用q去表現一個疊音音段或代表一個重疊的辭兒。例如：

iq 一一 sdq 事事 sq 時時 enqaiq 恩恩愛愛 iqiangq 抑抑揚揚 bigiaoq 比較比較。

中國話中疊音辭兒的數量相當多，若利用像 q 這樣對中國語音無用的字母去表現它，那是很方便的。含有 q 的外來語是决不會和表疊音的 q 相混淆的，因爲慣用的外來語旣然熟了，當然一見就知道它應該是怎樣個讀法了；初引用的外來語全應該斜寫，何況它那辭兒的結構一看就知道它不是中國辭兒的。

(e)它用 ien 去代替北拉中不適合普通話發音習慣而極容易誤爲 iang 音的 ian；它用 on 去代替北拉中同樣容易被普通話誤爲 un 音的 ung。

這是我對於建立普拉方案的幾點重要意見，這意見當然是由修改或補充北拉方案而產生的。在這種想把北拉方案修改和補充成普拉方案的意見。有幾條曾經有不少人提出過，我在這裏不過是把它揉合起來重行拿到自己嘴裏咀嚼咀嚼。然後把它當做自己的養料罷了。

齊滄田：注音字母，除了音値外，都跟日本假名一樣，應該被淘汰的，根本無需乎甚麼修正。

國語羅馬字的特點是用字母把聲調給表示出來。根據現在已經知道了的關於音素變化的知識，多數是國語羅馬字創製人趙元任博士發現的，我以爲聲調是沒有在拚音文字裏表示出來的必要，要是表示出來，反倒阻礙了文字往前進化的生機。

古中國語有沒有聲調，據我所知道的，雖然還沒有得到定論，但很可能的是在南方跟用聲調的土人接觸以後，聲調的演變是複雜化了；在北方正相反，跟不用聲調的民族接觸以後，聲調到現在簡單化得可以說幾乎脫離了聲調的束縛，所以聲音的變化最劇烈，也最富於革命性，如韻尾子音的變爲另一音節的聲母，使單音節的字眼兒進化爲複音節的，「甚」「怎」等的 -m 叛成 -me，複數詞尾「們」也曾經是一度的韻尾 -m，先變成「每」，再變成「們」；捲舌音和舌上音的發展；「還」「都」「得」「訴」等的分化爲異音；z, c, s 和 g, k, h 兩組跟 i, y 各相拚，因了差別的微細，爽利進而合併爲同音：結果在活語言裏，差不多只剩下了長重音和短輕音的分別了，而這種分別又是很有規則的。長重音一般地說來在第一音節，次長重音在第三音節，例外，據我現在所發現的，只有兩種動詞：第一種動詞和名詞組合成功的，如吃飯、走路、有興趣；第二種是副詞（或副詞化的名詞或形容詞）跟動詞組合成功的，如實現、口試、暗殺。在這種情形下，長重音是在組合動詞的第二個成分上，把牠主要的母音變寫，就可以充分地把牠給表示出來了。就是退一步說，聲調在現階段仍然有牠相當的重要性，咱們也應該在普通文字裏（音韻學家的表聲符號除外），不標聲調，造成相當的混亂，以促成語言的革命，進化爲

較高級的複音字眼兒。

說到牠的字母，複合子音ㄗ和ㄘ的細分爲 tz 和 ts，在普通文字裏，實在沒有示表出來的必要。頂簡便的是用單獨的字母 z 和 c 表示，還對於好多不能分辨 z, c, s 和 zh, ch, sh 的人，是特別具有一種適應的能力，可能漸漸地把他們引渡到能够分辨的地步。z, c, s 還有一種優點，就是 z, c, s 和 g, k, h 跟 i 和 y 相拼的兩組，是朝着合併的趨勢進行的，可是他們的變音並沒有合適的字母，要是借用 z, c, s 跟 i 和 y 相拼，讀爲變音，還又是具有一種溝通方言的能力。

j 母在多數文字裏，讀若英文的 y。英文專有名詞裏 j 母不很多 。重要聖經的專名裏的 j 音，在中文裏都從牠的 y 音。約但河丶希伯來音原作 Yarpen；荷蘭神學者作 Yansen，英文作 Jansen；南美洲哥倫比亞之 Yapura 河，英文作 Japura（音讀則作 Yapora）；羅馬尼亞 Yäshe 城，英文作 Jăssy。所以 j 母還是讀若英文的 y，用 zh 來代牠好些。這樣來，y 可以省出來代代表ㄩ音，因爲 ju 拼出來應該是跟 jou 差不多，jou 可以認爲正常的拼法，ju 在不得已的時候兒，分化同音詞，當變體用，例如最常用的「有」，可以變寫爲 ju 。y 又是單母，要是當複韻用的時候兒，非常明顯的。y 在 Skandinavia 幾種語言和國際音標裏也是這樣的。

ㄦ用 ɛl 來表示，似乎沒有特殊的理由來採取這種反乎國際習慣的步驟 。我以爲用母音 e 後面加捲舌音的符號 r，就要國際化得多了。

z，c，s 等後面掛名的母音 y，應該名副其實地在 z，c，s 後面改爲母音化的 s 的濁音 x，在 zh，ch，sh，r 後面改爲母音化的 r。這兩種母音都可以從「啊」在他們後面的時候兒所連來的聲母推證出來的。

說到牠的拼法，關於 o 和 uo，b，p，m，f 作聲母的時候兒，用 o 母，其他的用 uo，還在普通人耳朵裏，怕聽不出有甚麼分別罷。我以爲半閉的後舌部稍前的母音 o 已經够明顯的了，用不着前面再加 u 母。

ㄨㄣ單獨相拼的時候兒，因 u 變爲子音w，母音 en 的 e 當然應該寫出來，可是前面是有了子音，n 只是成了 u 帶鼻音的符號，e 是不應該寫出來的。要是寫出來了，就反賓爲主，也成了一個主要的元音，把一個音節分成功了兩個，例如 su-en。就是他們中間有一點兒 e 音的存在，牠也已經跟 n 結合在一塊兒啦，叫 n 得到了一點兒母音的素質，所以可以稱 n 爲半母音。同樣，ㄨㄥ應該寫爲 weng 和 -ung。至於 ㄨㄥ 又分爲開口和合口兩韻，我以爲在北方話裏，說他們都是合口韻倒近情理些，用起來也方便些。

我因爲不贊成拼音文字裏表示聲調，所以對於表示聲調的各種拼法，無需乎多

說話了。但是有兩點最有問題的是，上聲的 i, u 改爲 e, o，如「想」sheang,「管」goan等單音節的，都變成 she-ang, go-an 雙音節的了。還有一種是 ji, chj, shi 的陽平 jyi. chyi, shyi 裏的 y，一方面表示着陽平的聲調，同時却也是 j, ch, sh 後面掛名的母音，這樣容易誤認爲兩個音節 jy-i, chy-i, shy-i。

去聲的母音 -i, -u 改爲 -j, -w, 和-n 的雙寫，-ng 的改爲 -nq，在不得已的時候兒，確實有採爲變體的價值，頂好限於最常用的一些單音節的字眼兒，如「裏」-lj,「又」jow,「先」siann,「上」shanq 等。

說到「拉丁化」，先說牠的字母，-r 應該前加母音 e，成功h母的捲舌化。rh 母取消。h 做爲聲母用，並且做爲 zh, ch,sh, r 獨用時的韻母用。用 x 母做爲 s 的濁音，並做爲 z, c, s 各聲母獨用時的韻母用。這樣，他們自成一個音節的時候兒，既然都有了韻母，表厂音的 x 母也就好改爲國際化的 h 了。添 v 母拚寫方言和外來語用。

在中國語裏，母音將佔優勢，尤其是 a, e, o 三個母音，還有併吞半母音 i, u 的力量，如 tiau，在歐美人，多半是要讀成兩個音節 ti-au 的，可是中國語裏却自然地讀成一個音節，主要的母音是 a，i 和 u 兩半母音都要跟 a 相拚的。所以a, e, o 不好同時在一個音節裏的，母音的雙寫只是表示長音的一種符號。這樣，ao 應改爲 au（爲了免除用手寫時的 au 容易跟 an 相混起見，可以把 ao 規定爲手寫的例外寫法）；ui 中間的主要母音 e，應該寫出來。

爲了簡便起見，i, u, y 用在字眼兒或用作音節的腹韻，ji, wu, jy 用在字眼兒的裏面，i, u 跟主要的母音相拚的時候兒，一律改爲 j, w。

方言除外，在北方話區域裏，z, c, s 和 g, k, h 兩組跟 i, y 相拚的音，有的已經進展到兩者中間很微小的分別了，有的已經把他們合併起來啦。爲了互相適應的緣故，這種遠比聲調還要微細些的分別，實在不必在普通文字裏給表示了出來。要是爲了分化同音字眼兒，頂好是尋找別的出路，改用異音或是擴展成較多音節的字眼兒。

爲了給識覺一種比較容易分辨的能力，可以在拚音文字裏維持一種簡單的形符，就是：(1)在句首或專有名詞以外表示客氣的第二身代名詞和普通名詞的頭母也都要大寫；(2)在不太背乎發音情形下，詞尾母音 x, r 或 e 都省略，例如，「子」z,「們」mn,「的」「底」d,「得」dh,「了」l,「着」zh;「個」g, 麼m,「可是」的 sh, 等；(3)最常用的字眼兒裏韻母的變體寫法，i, u 改爲 j, w, 如詞尾「地」dj,「又」jow, 等。

關於字眼兒的連寫：(1)單音節的介系詞字跟前面的名詞連寫以後，變成了臨

時的副詞詞尾，改用變體法，如 -i, -u, -g, -n 改爲 -j, -w, -q, -nn。但手下、部下、門口(兒)、江邊(兒)、手邊(兒)、口頭、街頭等裏面的第二個音節，因爲不是介系詞，不必改用變體。爲了簡便起見，這種臨時結合的副詞裏的名詞，可以仍然保持名詞頭母的大寫。

(2) 動詞在 zaj，到 daw，給 gej 在主要動詞後面的時候兒，跟主要動詞連寫，使得好多單音節的動詞變成複音節的，分化了不少的同音字眼兒。根據活語言裏，他們發音的長短看來(主要動詞音較長)，也是應該自然地連寫在一起的。這樣連寫起來的動詞，變成了一種特殊的動詞，後面需要副詞或是受詞。

(3) 跟數詞或指示形容詞連寫的稱爲類別詞，牠的功用使聽話的人對於後面所限制的字眼兒的性質，先得到一個啓示，知道牠是屬於那一種範疇，因此能够把牠和別的同音字眼兒分辨出來。等將來語言豐富起來，不再有同音字眼兒的障礙了，類別詞也許有一天會完全消失的。至少在現在字眼兒多音節化的情形下，他們已經簡單化了，例如在北方話裏，「個」已經可以代替好多別的類別詞，只剩下了一點兒兩個字眼兒中間的界音作用。可是量詞却應該分寫，成爲獨立的字眼兒。他們的分別是：類別詞是類別以天然的可數的單位作爲根據的事物的，而量詞是衡量以非天然的不可數的單位作爲根據的事物的。

(4)說到數詞，(a)數目從一到一千，每個數兒連寫，千位以上，分位連寫，因爲咱們現在受了戰時通貨膨脹的影響，對於數詞的觀念，已經擴大了；(b)百分法改用國際的字眼兒 per cent，這在大城市普通話裏是不覺得怎麼生硬的。對於文盲們，牠跟「百分之」想是一樣地生硬吧：(c)次序法，詞頭「第」跟數目連寫，取消短横；至於詞頭：每、前、頭、等的用法，像最常用的字眼兒，每天、前幾天、頭一個，顯然是應該例外地完全連寫的。

(5)助詞因爲獨成一個語部，所以應該完全分寫。

(6)形容詞短句的「的」，前面如果是受詞或是跟動詞分寫的受詞，de 就完全地分寫，表示整個短句的句尾；前面如果是動詞或是跟動詞連寫的受詞，d 就跟牠連寫，變成動詞形容詞的詞尾，可是這種動詞形容詞跟前面其他諸種詞類的關係，可以仍然保持牠動詞的身分。

(7)可分的動詞裏，原來的動詞要是有了詞尾，受詞頂好分寫，分開的受詞的頭母，仍然小寫，但是因了受詞發音較長的關係，第一音節的重要母音要雙寫。凡是單音節的動詞跟受詞在習慣上，常常聯合應用的，盡可能地連寫，變成功可分的動詞，這也不失爲一種分化同音字眼兒的一種方法。

(8)說到界音法，帶韻尾 n 或 ng 的音節，遠比以聲母 n 或 g 起首的多，爲了

省事起見，可以規定n或ng的g跟前不跟後，跟後時，再加界音符號。其他詳i，u，y諸寫法。

說到別的方案，據我所知道的，林迭肯博士從戰前就起始研究拼音文字，經過長期的淪陷時期，不顧環境一切的困難，從事這種對於個人毫無現實代價的工作，已經發表了不少的理論、讀本、詞彙等工作，都很有參考的價值。這種研究學問的精神，眞是可佩服，可效法的。

辛丁：各種拉丁化方案以「北拉」方案爲最完善，雖然有許多人提出修正的意見，但也並不比原來的好了很多，到現在爲止還是保持原來的方案罷。不過讀音方面最好和「國音」接近一點兒，比方「的」、「了」最好寫成 de,le 而不是 di, liao,「還是」寫成 xaish, 不寫 xuansh……等等。

冀魯：拉丁化在原則上是好的，但不客氣來講，他的缺點還很多，還需要在這方面熱心的同志們，再澈底的來研究、來發現才可。這件工作需要多向方言裏去發掘，更需要向外國語裏去研究，經過這樣一個階段，中國語的拼音化才不致於失敗。

周照：對拉丁化方案的名稱，我以爲改稱：「萬國字母拼音漢字」較爲好些，可以使廣大文字工作者參加這改革方案。

上官公僕：拉丁化的企圖，似乎要使中國語文完全擺脫漢字的束縛，可是中國大衆的口頭語，不但語彙貧乏，而且事實上不能不受漢字向內鑽的惡劣影響；例如『他的爹爹』可以說成『他的爹』，也可以說『他爹』。所以中國語文中「複音語」的發展，仍舊不够發達，今後發展的方向，當然還是以發展複音爲主。

申功甫：對於「北方話拉丁化方案」，我稍有幾點意見：一、把不大國際化的「x」(赫)應換爲較國際化的「h」，因爲「x」恐只有俄文中拚成「赫」音，其他英法德等國，皆「h」爲「赫」音，即 Esperanto 中亦然。二、關於界音的「j」和「w」，拚起來較麻煩，我以爲能簡則簡之，不如一律用「－」或「，」來隔開單用字母前面的拚音，做「江南話拉丁化方案」一樣的辦法。三、不如把「guo」(國)「kuo」(闊)「xuo」(火)等改爲「go」「ko」「xo,」可以使和「so」(所)「co」(錯)「do」(多)等一致，還有「yo」(岳)「lyo」(略)「xyo」(學)「cyo」(雀)「go」(個)「ko」(科)「xo」(和)等字，在大多數的大衆口頭上已說成「ye,」「lye,」「xye,」「ge,」「ke,」「xe」等音了。

楊實：我主張一個音素(大衆化而非學術的)應該用一個字母，「拉丁化」的字母是可以簡化些的，因爲我們不必拘泥歐洲對某字母代表某音的習慣(其實歐洲亦不一致)，而應該把字母活用起來。所以我主張「拉丁化」的ch改爲j，j改爲y，y改爲v，rh可以廢除，因爲牠雖然和r的發音不同，可是兩個字母永久不會相混，這正

和 g, k, x 三字母能有兩種作用一樣，所以都不妨用一個 r 字就行了。sh改爲 x, x改爲 h, zh 改爲 q。這樣廿六個字母完全能用，並且還避免了以 h 作附屬品的畸形性。

in, ui 兩個例外拼法應該取消。牠既不能簡便多少，而且還要費腦子去記。

除了輕音語尾外，每個音綴必須有母音，所以應該用 i 作 ch, rh, sh, zh, c, z, s 七個子音單用時的母音，（這絕不會相混的，因爲除了特殊方言外，這七個字母與 i 念成「I」，相拼情形已經不存在了。如果爲應付特殊方言的場合可以 i 寫作兩個）藉以避免加「，」的辦法。

如果 i, u 兩個母音爲首，而後面還有其他母音的時候，i, u 應改用子音而避免相混。如 xei'an（黑暗）在「拉丁化」中是非加一撇不可的，若是利用 i, u 變子音就可避免這種使人不快的撇子而拼作 hejan, 因爲我們可以知道「合眼」的拚法是 heyan, 所以就不會弄不清楚了。

儘最大的努力不在字裏用「，」「－」兩個符號。

我應該重要聲明的是我沒有看過「江南話拉丁化」，所以這兒只限於對北方話和北方話用的「拉丁化」方案，江南話的方言和字母不在我說的範圍以內。

周炎衡：拉丁化的語彙應使其定型化。

楊仲和：國語注音字母和日本注音字母，都是書寫不便、音韻不全的東西。國語羅馬字和拉丁化，對於大自然的發音，尚有欠缺。因爲它只有五個韻母，是不够用的。若將五個之中，選擇幾個，拚合來用。就要發生十多種的拚合法，這樣未免太過累贅，而又令人難於記憶。因爲我從事聲韻的分析上，才知道聲音上的韻母，是要有十八個才够用的。因此，與其修正，究不如從新造過爲好。勉强，將就是不自然的東西。不自然，就是不科學的。

龍志霖：沒有什麼修正，只是主張在推行拉丁化的過程中，切實研討、試行、改進。

沈曾默：現行拉丁化方案，尚稱完整，設若還有缺點，要在實際推行中才可發現。

胡大章：拉丁化的方案到目前爲止，當然還不能說是十全十美的，可是主要應該從實際推行中去發現缺點，設法改進。

鵠：國羅分四聲，時賢以爲較漢字猶難，敝意無法比較，學習聲符字母或如外國語中之 Conjugation，幼童習之，一年或可純熟。敝意可代以字母上之符號，略同法文。此意貴刊已有談及。

六　你認爲中國文字改革在目前可能遭遇些什麼困難？這些困難應該怎樣解決？

林迭昔：我認爲中國拚音文字的難關有兩個：一個是「詞兒連寫」的標準；一個是同音字的分化。但是這兩個困難並沒有像一般人所想像的那末嚴重，只要積極推行，這些問題自然會解決的。

周建人：除守舊派的反對應說服外，並沒有大困難。

潘梓年：目前所遇的困難，我認爲主要的是兩種：一是反動派的阻撓，一是音符語法的尙未完全確定。而後者更爲重要，其他如理論上尙未能確定的問題，如『先從標準語入手呢？還是從方言入手？』之類我認爲是易於解決，不致成爲障礙。

安娥：在初步上，四聲最困難。

范泉：文字改革可能遭遇的困難自然很多，例如音調問題的解決便是其一。但最初我們不妨運用一些符號。我以爲世界上任何一種文字的記號，都有其缺點存在。即以能够望文生義的方塊字來說吧，一個鄉下人看見了「吐司」兩個字，決不想到那是一種可以吃的東西，倒是很可能牽强地解釋爲『吐出來的公司』的。所以拉丁化運動者儘可不必氣餒，逐漸的改進是可以補救一切的。

林煥平：中國文字改革遭遇的困難，主要的爲封建勢力封建思想的阻撓和同音漢字拚音的困難。對於前者，有待於整個社會的民主進步；對於後者，恐怕要靠習慣的養成的。

S. Y. ：中國文字的改革，在聯合政府（代表全民的政府）成立以後，可能順利推行。事實上，即使跟頑固份子的利益也沒有衝突的，只和頑固份子的習性衝突。

郊雨笙：我認爲中國文字改革所遭遇到的最大的困難，並不是拚音文字本身所爭論未決的技術上的問題，而是政治的阻力。路是可以走出來的；現今有橫蠻霸道的人拿着無聲手槍對準着你說：『不許動！』這時候即使有現成的路也是礙難前進的。難前進那就停着不動麼？不行不行，我們要一方面向那擋路的人告好（講好話），一方面也要準備着把他的手槍搶過來，可能的時候也不妨拐一個灣或繞一條路繼續前進。中國拚音文字所走的路正和中國民主運動所走的路一樣，須要大家百折不撓地去一面行走，一面鬥爭，一面鬥爭，一面行走。

勞榮：困難一定很多，但主要的困難我認爲倒不是提倡讀經的某將軍出來反對，或者對語文改革運動者加一頂有色帽子；最大的困難是在如何用理論與實踐排除困難，擊退敵人。還是借用魯迅先生底話吧：『……愈艱難，就愈要做。改革，是向來沒有一帆風順的，冷笑家的贊成是在見了成效以後，如果不信，可看提倡白話文的當時』關鍵就在一個「做」字，光有理論與原則是不够的。

冀魯：當然，在這個過程中，那些保守的死硬反動大人先生們要出來反對，其實我認爲這沒有多加顧慮的必要，爲了實現一件眞理，爲了完成一部不朽的傑作，沒有任何

阻力可以來加以擊退，只要本身逐漸健全生長起來。到了目前，在爭取民主的呼喊中，我們看到了這件事情的困難，反能理會了文字革命的重要，文字革命是解放大衆頭腦、武裝大衆頭腦的唯一工具，只有這件事情的成功，才能救醒中國的老百姓，也只有這樣才能擊退反動者的窺覘。

今天，已是文字革命的最後關頭，搶救中華民族，搶救中國的老百姓，需要我們廣泛而且積極的來展開這個運動，願用我們的力量，更願所有維護中華民族的人們，出來保衛這條大堤的築成，還是那句話：只許成功，沒有失敗。

齊滄田：中國文字的改革，本身意料中所遭遇的困難是中國語言的不統一，其中各地語法的差別是很微細的，最要緊的是語音或辭彙的不同，拚寫起來的結果當然變成了各種不同的文字。但是爲了盡可能地統一的緣故，在北方話區域以外的幾個方言區域裏，尤其是沿海大城市裏，可以使用兩種文字，先學習本地的文字，可能時再學習一種比較通用的普通話的文字，這樣互相的交流很可能在將來發展成一種在語音和辭彙上更豐富的全國眞正統一的語文。

關於同音字眼兒的困難，其解決辦法，見前面變體、連寫的各種說明。

辛丁：中國文字改革可能遭遇兩種困難：（一）頑固份子的無理反對和破壞：（二）閱讀的書報刊物沒有大量出版和普遍流行。想解決這些困難，首先要團結全體人民，拿出所有的力量和用盡種種有效的方法，促成民主政治的實現，到那時候可以由政府命令所有出版機關完全編印拉丁化的書籍、報紙、雜誌等等，其次在目前一方面要設法使得政府諒解和給予幫助，一方面自己設法籌得一筆大大的款子，成立拉丁化書店，創辦拉丁化報紙，普遍設立拉丁化訓練班和識字班。

史存直：中國文字改革運動中可能遇到的困難問題自然很多，但至今常爲人提及的兩個最大困難當然是同音字和統一問題，其實第一個問題並不如若干人所想像的那麼嚴重，所以像趙肯博士規定那許多特殊拚法，以及王了一先生的「文言羅馬字」，我以爲都是不必要的，我甚至認爲「拉丁化」以前規定的頭十個特殊拚法都過多，關於這個問題，還請參照我對於第八問題的一點小意見。至於方言拚音文字的統一問題，我在八九年前就認爲必須利用中國方言間的音韻轉變關係。後來看到王了一先生也注意到這一點，最近又看到語文副刊上介紹的「辣體漢字」，才知道西洋人實在比我們注意到這一點更早。但我的意見又實在和王先生的「文言羅馬字」及西洋人的「辣體漢字」不同，他們僅從舊的韻書出發，而我從活的方言出發。他們相信切韻或廣韻是代表當時一種方言，我却認爲切韻廣韻是由多種方音及古今音組織成功的、假定的東西。王了一先生和「辣體漢字」創製者對於切韻或廣韻的看法是和高本漢的意見相同，不但受到林語堂先生的懷疑，而且被陳獨秀魏建功兩先生評爲

『鑿孔栽鬚』。

周照：我認為中國文字改革，可能遭遇政治上的困難，目前頂好使語文運動儘量表現為一種學術性的教育工作。

上官公僕：中國語文改革的困難，我覺得並不在語文問題本身，語文問題本身的困難，不過是技術問題，重要的困難，是中國的半封建、半殖民性的經濟政治制度所加於整個文化運動的桎梏，在這一切新生的幼芽都得加以摧殘的時候，語文改革豈能獨邀青睞，一句話說完，政治問題是一切問題的先決問題，要想解決語文改革的困難，必須同時促進政治的民主。

申功甫：困難我看一定會有的，什麼困難我可預料不到。但只要有勇氣和它反抗，而一面能得大衆的信仰和擁護，這困難就易消滅了。

陳原：反對者大約可以分成兩大類：一類是根本反對改革的，一類是原則上贊成改革，但認為須從漢字本身着手。前者大半是盲目反對，以為這是「異黨」的勾當，這些人是死硬派，對於他們，凡是新的、對於人民有益的東西，都是應該禁絕的。後者斥拼音化的改革運動為烏托邦的思想，他們以為文字是國民生活的一種傳統的習慣，改革是不成功的。對於他們的理論，其實只須舉一些最簡單的日常生活的實例，就可以駁倒。我覺得，目前的文字改革運動，主要的困難是在政治上的阻礙，試想想看：當人民的生命財產都沒有保障的時候，當發表自由被剝奪的時候，怎麼能够順利推行一種對人民有益的改革運動呢？除此之外，我以為目前的困難，是各派的改革者未曾結成一條堅固的聯合陣線——這一點是容易解決、而且必須解決的。只有如此，語文改革者才能够集中火力對付一切阻撓這運動的惡勢力。

楊甯：改革中國文字所遇到的困難，大概可以歸納作兩個主流：一個是反動份子的壓迫，一個是頑固份子的反對。應付反動份子，我們只好儘力作成超黨派性的（雖然這不算正確）學術研究以求其普遍發展。對於頑固份子我們應該以理服人，平心靜氣的反覆宣傳解說，拿學理和事實出來給他們看（如國文雜誌上呂叔湘先生的漢字與拚音的比較那篇文章的態度），千萬不要亂罵而多樹敵人，因為有些人是會在猶疑不決的時候而被罵成頑固反動的。所以在公開的、不論言論或文字上不要毫無代價、只求一時快意的罵人。（派別主張不一致的之間也應該如此）。

周炎衡：可能遭遇到的困難就是一般識字階級者反對，可是從整個人民大衆看來，他們只佔有極小的一部份，我們如果向廣大民衆中去推行，那麼這些問題都是容易解決的。

楊仲和：中國文字的改革，在文字的本身，是沒有困難的。可是，它的最大的困難，實在是中國的社會問題。如果能够學識新文字的人，就不愁沒飯吃，不愁沒衣穿。假

設；新文字要比現有方塊字更難學。我相信也能够很快很快的流通到各地方去的。

龍志霍：困難在政治的和技術的，這裏不想提出解決困難的具體方案，各種困難是交錯的，所以解決困難的方法也應當是各方聯繫的。

沈嘗默：最大的困難，當爲頑固者的阻撓推行，但同志們若能集中力量，使推行的力量逐漸加强，則阻撓的力量自會逐漸減小。

胡大章：中國方言的分歧，可能是文字拚音化的一種阻障；同時一些保守派的非議責難，也是推行途上的阻力，但這些都不是不可克服的。

鵠：社會政治的原因，我不談，拚音文字本身應力求健全。

水行：在改革途程上可能而且必然要遭遇到的困難，如（一）傳統勢力的反對，姑分作「官方」與「民間」，但政治民主化一旦眞正實現，前者可無問題，至一般的反對者可總稱爲保守份子，他們大多與漢字沾親，視爲法寶，眞正的廣大勞動人民及其子孫，倒並不頑固，因爲文字改革於他們只有福利，沒有損害，與保守份子正相反。（二）方言土語的複雜需待整理，多種方案的須待擬定；則有待於專家、學者的努力創作，人民大衆的支持推進。（一）（二）兩點實具相互關係。那麽，大家今日必須奮力爭取政治民主化、同時切實推進文字改革運動。

王平：文字拚音化可能遭遇的困難，主要是保守派和頑固份子的反對，但只須政治民主化，這些困難都可以消除的。

李仁堂：文字改革一定會遭遇到頑固派和奴隸總管們的反對，但這類困難並非不能克服的。

張學文：在拚音文字本身有四聲的困難，在社會方面有頑固派的反對，不過這些逆流是暫時的。

靜子：文字改革一定會受到頑固派和統治者的反對阻撓，我們一方面要去說服他們，一方面應該加倍努力推行，用事實來壓倒反對論的無稽。

七　你認爲中國文字改革在目前所應該做的是那些工作？

林迭肯：我認爲中國的拉運最主要的工作不在方案的爭論，也不在攻擊漢字，却在爭取民主自由。只有人民得到了勝利，拉運才能得到勝利。其他工作倒在其次。

周建人：出刊物、課本、詞典、小册子。

潘梓年：目前拉丁化運動，最好先做兩種工作，一是出版拉丁化通俗讀物和新聞紙（地方性的），一是用它做通信。音符、語法等等可在實用的過程中逐步改進而臻於完善，且其本身始終要不斷演變，不能希望有一個完整無疵的方案產生後再來推行。

安娥：宣傳與實行同樣的重要，各種義務學校的開辦和各種教材、小册子、小型報紙的

編製；必須立刻做起來。

范泉：中國文字改革，在目前應該做的工作，是先根據各個地方單位（不同的方言），推行拉丁化運動，然後抽出其共通點，逐步融洽統一起來。

林煥平：中國文字革命目前所應該做的工作是：（一）制定日用標準漢字；（二）實行拚音字漢字併用；（三）成立全國性的中國語文改革促進會，負責普遍推進的領導責任。

S.Y.：中國文字改革，目前（一）要確定方案，編印字典、辭典、課本、讀物。（二）組織和擴大語文改革的人們。

鄭雨笙：中國文字改革在目前應該做的工作，我以為有下面幾點：

（a）號召全國的新聞記者和一切文化界的人們對外國的人名、地名以及其他一切可以不必譯成中文的名詞一律用原文發表，非必要時決不附註中文譯名。這樣杜魯門才不致跟特魯曼起糾紛，馬歇爾才不致中國化為馬帥，D. D. T. 不致於變成效用各異的滴滴涕、地地讀、敵敵替……等等，氧、氫……等等科學上的新漢字也才不致於白白濫費了中國科學家們的創造力啦。這樣時時刻刻逼着廣大的、能看報章雜誌的人們去接近拉丁字母。需要促進他們的學習和認識，接着是他們的認識又促進他們對中國拉丁化運動的需要。

（b）號召全國大、中、小學教師們從即日起自動地不再用學術上的中文譯名去教授學生，使他們從小學時代起就慣寫慣用 Vaseline, tank, metre, gram……等等外國傳來的辭兒。

（c）號召全國智識份子儘可能在日常生活中應用各種各樣的方式和機會去推進中國拚音文字的發展。學生們首先要使自己的姓名拉丁化。教師們首先要使自己每課必用的點名冊拉丁化。出版界首先要使每一本書的書名拉丁化，圖書館應該有一份依照拉丁化排列的存書卡。商店公司裏的管帳先生首先要使他的商品登銷帳拉丁化，或進而使各會計科目和子目名稱一律拉丁化。一切的編目都要一律採用拉丁化，到處造成一種反對應用那艱難的笨拙的四角號碼的趨勢。著作家們首先要編著一本按照拉丁化次序編排的漢字學生辭彙。拉丁化，拉丁化，用的人一多，後浪推着前浪，它自然就形成一種奔騰前進的潮流了。

（a）（b）兩條普遍實行以後，由外國的人名、地名和無需譯成中文或創造新漢字的學術上的辭兒開始，慢慢就自然會把許多最常用的中國辭兒推下拚音文字的水裏使它順流而下了。這樣再加上（c）的號召，使拚音文字不單是被動地順流而下，而且是自動地應用着游泳的技巧順流而下了。這樣，在拚音文字的路上，你前進一步，我就跟着前進兩步，使那擋路的人擋不勝擋，擋無可擋；那時候，中國

大衆的拼音文字運動的洶湧的怒潮就把攔路者吞沒了。

此外，中國文字改革運動者目前應該積極做的工作是：

（a）確定一個中國普通話拉丁化的方案。八年抗戰以來，中國社會變動中有了顯著進步的恐怕就是普通話了。一向只會說方言土話的老百姓們全都在砲火的驅使下面普遍地學會了普通話了。假如政府在民主化下面統一起來，普通話是不難使每一個中國老百姓都會講會說的。所以這時候，普拉方案是極端必要的；它的重要性是遠在北拉方案以上的。

（b）確定語法規律，確定每一個辭兒的身份和個性。

從事中國文字改革運動的人們，對建立方案方面的工作倒做了不少，但對於辭兒連寫方面的工作似乎太少太少了。一般人們甚至於忽視這個工作，以爲辭兒連寫很容易，沒問題。辭兒假如像從前一般拉運同志那樣隨便定下幾條規則就自由去連去寫，那對於寫者本身當然是容易、是沒問題的，可是把許多人在這種無政府狀態下連寫出來的辭兒，拿來比較比較，研究研究，那就會碰到很多的困難問題了。

雖然是拼音文字，但是已是否可以長此以往地讓人們去無政府地自由拼寫呢？

幾條連寫的規則究竟要得要不得？够用不够用？它應該是普遍地給一般人們去做爲自動連寫的指標呢？還是應該給他們去做爲教讀的指標？

我以爲現在時候已經到了，我們應該把過去的無政府的發展來檢討一下、總結一下了。現在不能再讓每一個人都做拼音文字的倉頡了，現在這個任務應該是讓一個全國性的普拉組織去完成了，這個普拉組織在製定普拉方案後首先要周密詳細地去研究中國語法，卽中國語言發展的規律，由此做成辭兒拼寫的詳細的規則，其次又依據着這個規則去規定每一個辭兒的拼法，編成一個初步的辭彙。每一個口頭語上現有的辭兒都應該在不厭其煩的檢討中定了它的身份，它的個性，使它定形化，固定化。必須這樣工作以後，中國拼音文字才會得到它應有的穩固的基礎。

反對四聲的人們在同音異義辭上遇到困難時就前前後後、零零碎碎地製成一些「特別寫法」，主張四聲的人們一面反對着這種「特別寫法」，一面死板板地把每一辭兒的每一個音段都裝進他那四聲的、棺材一樣的模子裏。這是兩個極端，都有缺點，也都有可取的地方。我們的普拉組織應該對兩者使它在被揚棄的過程中去採取它的精華而加以全新的改造。字彙編成了，可以說每一個字都是「特別寫法」，但因爲這是按照着精密的語法規律編成、製定的，所以又可以說每一個字都不是「特別寫法」。

（c）中國文字改革的工作，在目前，應該是普及全國的民主運動的具體工作的一面。我們不應該等待教育部的官定的中國普拉拼音文字；我們要用人民自己的

能力和努力去釐定它，完成它。

勞榮：目前的工作，我底意見如下：

1. 成立全國性的語文改革團體；

2. 成立語文出版社，編行語文書報；

3. 繼「文字歷史觀與革命論」後，編印拉丁化論戰文獻（「語文論戰的現階段」以外的）、簡字運動文獻；

4. 把已有方案的拉丁化課本、字典、補充讀物等整個再版；多印拉丁化文藝作品；

5. 聘請全國語文學家、中學國文教員、拼音化專家，組織中國語文改革技術委員會，分區釐定各地拉丁化方案；

6. 訓練拼音化師資，應用小先生制，廣泛展開拼音識字運動；

7. 從方塊字到拼音字，中間一定要經過一段很長的過程。我推想：就是到拼音字廣泛應用的時代，方塊字一定還有牠相當勢力，彷彿目前白話與文言的情形。所以我主張目前我們還應該做白話口語化的運動，而且要盡力擴大白話的應用範圍。目前的白話文，多半還是「文」，不是「話」，必須要做到眞正的白話文。同時，目前文言還盤據着許多地方：公文、書信、書契、章程都是文言，連報紙上的電訊新聞也都用文言，在這種情形下，拼音字的推行是可想而知的。當然，這和政制有關，「等因奉此」的程式就是官僚政治的特徵，一旦改成白話，無異解除了官僚政治的一種武裝，蔡元培先生在大學院長任內釐定的白話公文程式始終行不通，不是沒有原因的。但新聞通訊，改用白話的可能比較多，加以提倡，大概不難實現吧。我認爲擴大白話的範圍，增加白話的通俗，是渡到拼音文字去的一段橋梁。

8. 同時，提倡方塊字的簡單化，也是重要的一步，恐怕從方塊字到拼音字中間，這一段漫長的空白，還是非牠（簡字）來塡補不可哩。

齊滄田：胡適博士說『研究語言文字的歷史，會發現一條通則：在語言文字的沿革上，往往小百姓是革新家，而學者文人却是頑固黨。從這條通則上又可得一條附則：促進語言文字的革新，須要學者文人明白他們的職務是觀察小百姓語言的趨勢，選擇他們的改革案，給他們正式的承認。』

從此咱們可以知道中國拼音文字應該跟現代活的語言發生一種直接的關係，一切漢字化的文獻只能當作一種間接的參考罷了。那麼，這又牽涉到語言的標準問題，關於這一點，他也說過：

『國語的標準決不是教育部定得出來的，也決不是少數研究國語的團體定得出來的，更不是在一個短時期內定得出來的。我們如果考察歐洲近世各國國語的歷

史，我們應該知道沒有一種國語是先定了標準才發生的；沒有一國不是先有了國語然後有所謂「標準」的。凡是國語的發生，必是先有了一種方言比較的通行最遠，比較地產生了最多的活文學，可以採用作國語的中堅分子；這個中堅分子的方言逐漸推行出去，隨時吸收各地方言的特別貢獻，同時便逐漸變換各地的土話，這便是國語的成立。有了國語，有了國語的文學，然後有些學者起來研究這種國語的文法、發音法等等；然後有詞典、文典、言語學等等出來；這才是國語標準的成立。』

『推行國語就是定國語標準的第一步。古人說，「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也。」這話初看了，好像很滑稽，其實是很有理的。我們很可以說：「決沒有先定了國語標準而後採用國語的。」嫁了自然會養兒子，有了國語，自然會有國語標準。若等到教育部定出了標準的時候方才敢說國語，方才敢做國語文字，不要說十年廿年，只怕等到二三百年後，還沒有國語成立的希望哩！』

那麼，怎樣推行國語哪？呂叔湘教授說過，『用漢字寫語體文，在三十年前初提倡語體文的時候是一種不得已的妥協，並且不失爲因勢利導，減少反對的力量。這個妥協的糊塗的局面應該有一個結束，因勢利導應該導到一個地方去，不能儘着往死胡同裏鑽。爲了促進口語詞彙的擴大，爲了保證筆語詞彙和口語詞彙的合流，換句話說，爲了語體文的正當發展，爲了把它從文言的黑影裏解放出來，非用拼音文字不可。』

至於應該怎樣推行拼音文字，咱們頂好採取咱們敬愛的大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在教育方法上所提出的『做學教合一』的方案，在實踐中增長經驗，修正錯誤；在實踐中創造理論，建設理論：多多閱讀別人有聲的作品，多多寫出自己要說的言語，互相發生一種交流的作用，一切的標準自然會漸漸產生出來的。咱們的第一個目標，應該是先掃除那些無聲讀者的新文盲——進步的智識分子。至於那些老文盲，說實話，在最近的將來情形下，還是稍後的目標。那麼，目前，咱們最需要一種定期的刊物，牠的實現與否，要看人力和物力的能否大規模地集中。但願團結起無數的心來，產生出無數的能力，從事這種文化基礎的重要工作。

辛丁：中國文字改革在目前所應該做的工作有很多：（一）編纂拉丁化大辭典；（二）編譯各科叢書；（三）把全國各地的方言土語精密地比較研究；（四）加强訓練幹部來担任宣傳、教育、編譯等等工作；（五）聯絡國內外拉運同志，務使大家團結起來；（六）……

史存直：需要做的事當然很多，最主要的是要有一個獨立刊物。

周照：我認爲中國文字改革在目前該應做研究、創作、教育三種工作。從研究工作中，充實新文字的內容，編著各種新文字實用書籍，廣設新文字傳習所。將文字交給大

衆。

上官公僕：除了學者的研究以外，最好交給大衆實用起來，這當然只能盡我們主觀上最大的努力。

申功庸：我認爲中國文字改革在目前應該一方面組織拚音文字團體，討論拚音方案，儘量出版書籍刊物等以宣傳文字改革的必要，並介紹拚音方案，使能得人民大衆的信仰、擁護和幫助；一方面要求政府共同合作，令大中學校一律教學拚音文字，用拚音文字寫公文佈告。

陳原：假如像來信所說，如果目前可能成立一個全國性的文字改革運動或研究團體，我是絕對贊同的……這樣一個團體成立之後（甚至於在這樣的團體還沒有成立的時候），在今天，假如局勢還是不變，我們的工作似乎只能做室內工作。雖然個別地，也許可以進行實驗或推行的工作。就算是室內工作也很必要的。據我想，三個現存的方案（注音字母、國羅、拉丁化）能够尋求一種聯合的草案，最好，否則各自研究改善的辦法，也是不壞的。此外我想還有幾件事可以做：例如語法的研究，方音區的研究，文學巨匠的用語研究等等。這一切研究對於徹底了解我們的語文構造，和對於實際推行改革運動將會有很大的幫助。

楊貢：目前對於改革中國文字最重要的工作可團結各種主張的進步份子去除成見的共同公開研究討論，在刊物上發表各種新舊方案使人選擇，相當期間後舉行投票，決定方案後，再向大衆深入宣傳，到那時候最重要的就是使文盲能學、能讀、能用，那就是應當多給他們閱讀的東西和引導他們使用了。

周炎衡：a. 使各地區的方言標準化，每一個地區雖然範圍很小，可是就有許多不同的方言，我們可以在這小範圍內尋出共通的因素，規定一種標準的方言。

b. 組織拉丁化農村旅行教導隊，深入農村以最短的時間，教農民能够學習完畢。

c. 初小學生的教科書完全使用拉丁化文字。

d. 大規模地出版拉丁化的書籍、雜誌、報章。

e. 勸導政府機關盡量使用拉丁化文字。

楊仲和：我認爲中國文字改革，應該合於大自然的法則，即科學化，從音韻的分析工作上開始。直到各部聲響如何構成。何種是原韻，何種是韻團，何種是合拚而成的聲響，跟着這些「大自然的法則」來造出「科學新文字」。

龍志霖：簡單地說是：擴大運動，爭取同志，研究具體方案，抓住機會試行。

沈宮默：首先應加强宣傳工作，並編印拉丁化課本、拉丁化讀物、拉丁化字典、及其他宣傳品與定期刊物，舉辦民衆學校、拉丁化研究班、及展覽廣播等等。

胡大章：訓練師資和研究方言方案。

鍋：目前最重要之工作，即為國羅與北拉合作。

水行：發動各地方拚音文字的宣傳工作，成立研究團體，出版大小刊物，推廣識字運動；尤須注重在社會團體中的實用，如各公共場所、機關、學校、軍團、公司、商店，均應採用。

王平：結集過去的經驗，修正和補充原有的方案，創造拚音文字運動的新局面。

李仁堂：用一切力量去創造拚音文字的環境。

張學文：一方面推行拚音文字，一方面實行漢字的簡化，爭取報紙、雜誌的拉丁化版，廣泛從事拚音文字的實際教學。

靜子：組織拚音文字協會，召集專家討論和決定統一方案。

八　文字拚音化以後，原來的漢字可能有怎樣的前途？

林迭肯：文字拚音化以後，漢字還有它的用處，在短時期內還得叫它負担可憐的交通使命。到了拚音文字普遍化以後，漢字還可作為拚音文字資源之一，正像古拉丁文、希臘文作為歐美語文的資源一樣。

周建人：文字拚音化以後，原來的漢文成為一種古文字，專供要研究古書的人學習。

安娥：漢字在對於古代的文字藝術、政治、經濟、軍事……的研究上，仍然是需要的，漢字新文字大字典、辭源等是必需的工具書。我不知道新文字可以翻譯經書等否？

范泉：漢字不需要廢棄，可以讓願意研究的人自已去研究，即使讓他化了十年、百年的功夫，和我們大衆也沒有關係，也決無多大的損失，這就相同於懂漢字的人研究甲骨文字，懂法文的人學習拉丁文字一樣。

林煥平：文字拚音化以後，原來的漢字將成今日出土的甲骨文一樣，祇由專家去研究。

S. Y.：文字拚音化以後，原來的漢字可以有期限的並用。

鄭雨笙：文字拚音化普遍到全國各城鎮鄉村以後，漢字就純粹變成圖書館裏收藏的資料了。在推行中國普拉拚音文字的過程中，漢字並不是說要它死亡就馬上斷氣的，它必然是慢慢地凋謝慢慢地衰亡的。

勞榮：文字拚音化以後，漢字也許已經是和目前不同的一種簡體字了（那時的漢字恐怕在歷史博物館陳列的是簡、正、草、隸、篆五種字體了），必然逐漸脫離實用，好像現在一般人對甲骨文石鼓文一樣，只是少數人研究或欣賞的專門學問，不是一般學生的必修課程了。

齊滄田：在歐洲文藝復興以後，各國語言都書面化了，原來的死拉丁文可以說是相當於咱們現在的死漢字，一直到今天，在大學校裏，仍不失為一種要研究的科目，所以漢字將來的歸宿大約也跟歐美的拉丁文似地寄托在大學校裏，在最初的時期，範圍

或許要大一些，連高中國文科裏，也有牠的地位。

辛丁：文字拼音化以後，原來的漢字在初期還可以和拼音文字對照使用着，到完全使用拼音文字的時候，原來的漢字可以被使用作爲研究古代文物的重要工具。

史存直：拼音文字通行以後，漢字當然從日常使用中絕跡，變成古物而殘存於某些特殊用途。不過我以爲重要的問題倒不在於『漢字的前途』，而在於『漢字在過渡期中和拼音文字的關係如何』，關於這個問題，最容易被人想到的是『一時並存』，但却沒有人想到『一時混用』。我以爲拼音文字與漢字一時混用倒是值得研究的一個問題。我想到這一點當然是受了日本文『漢字夾假名』的暗示，同時也是爲「同音字」問題所促使。在前一陣子我很想發起兩個與拼音文字前途有若干關係的小運動，終於因考慮到人微言輕，恐難生效而保持沉默。現在幸遇你們有發動大規模運動的計劃，我當樂得把一得之愚貢獻出來請大家討論。我要提議的兩件小運動是什麼呢？那就是『橫寫橫排，攙用原文』。這兩件事實際上是有關聯的。要攙用原文就必須橫寫橫排。這兩個小提議好像無關重要，實際上却是頗有影響的。『橫寫橫排』之方便衛生、合乎科學使用，已毋須多說。至於攙用原文，凡是有過翻譯經驗的，當能一致贊成。固有名詞之用漢字音譯，不待說不便，就是普通名詞，也有許多字用意譯。最便利而且能附帶促進各種語言交流的，莫過於直接採用原文。由這一件事，我聯想到拼音文字在過渡期中遇必要時也不妨插用少數漢字。這個辦法既可順利解決同音字問題，而且在拼音文字逐漸生長逐漸發展中，同音字問題逐漸自然解決，最後這少數漢字也自然從拼音文字中消失。

周照：文字拼音化以後，原來的漢字可能藉注音的輔助而比較容易學習，同時因大衆智識程度提高，漢字將有更大的前途，爲更多國人所認識、愛護，蓋漢字在中國古代學術與文字上的價值等，是永遠不能消滅的。

上官公僕：使漢字慢慢地成爲老古董。

申功庸：拼音文字實施後，全國人民一致感到它的便利，好處，而方塊字就慢慢兒被大家所棄，只有專家和藝術家去弄它，像篆、隸那些字一樣。

楊眞：文字拼音化以後，漢字應該給專門學者留下研究。

周炎衡：最理想的前途是漢字成爲考古學的一部份。

楊仲和：文字拼音化以後，原來的漢字，可以加上我所造出的「科學新文字」來注音，作爲國語字，是全國性的。還可以用來研究古代文化之用。因爲「科學新文字」可以用作注音字母，而不贅累贅。而同時具有文字的獨立性。因爲有「文法」和「示意」等性能，就不致發生『同音誤稱』的錯誤。這是「科學新文字」的好處。

龍志霖：中國文字拉丁化以後，漢字成爲中國的拉丁文。

沈豈默：先是漢字和拼音文字並用；後來多用拼音文字，少用漢字；末了漢字可能淘汰，或者只有考古學者去用它。

胡大章：中國文字拼音化以後，原來的漢字將和古代的甲骨文、鐘鼎文、篆、隸等文字一樣，只爲專門學者的考古或研究之用。

緺：我幻想文字改革後有一段漢字和拼音文字夾用的時期，口語用拼音，引典用漢字，略如今日之文白夾用體。

王平：中國文字拼音化後，漢字決不至於被消滅，只是它的用途將受限制，不再來妨礙大衆的獲得智識。

水行：漢字以歷史的悠久，沿用的深廣，即在拼音文字普遍推行應用以後，仍可保有它的社會地位，但主潮已爲拼音文字爭得，在新社會裏，漢字不過居於破落戶地位，逐漸喪失勢力。它的前途，將由專家研究，上溯源流，參考人文史料。亦可視爲圖案之一種。不過那時期不會很近（並不作爲拼音文字定必推進緩慢之解釋。）

李仁棠：中國文字拼音化以後，漢字的地位就等於歐洲的拉丁文，依然有人去研究它，但是不再爲大多數人應用。

張學文：漢字將成爲一種歷史的文字，不再是實際生活中應用的文字。

靜子：文字拼音化以後，原來的漢字可能成爲一種藝術。

九　對於各種反對改革的意見你的看法怎樣？

林迭肯：對於各種反對改革的意見，我以爲不足介意，正像反人民、反民主的死硬派的意見不能阻止民主的潮流一樣。我們只須積極爭取民主自由、推行新語文就是了，連駁斥都是多餘的。

周建人：據我看到的幾種意見說，似都不成正當理由。

安娥：我沒有研究過新的文字，我僅知道一些除了因爲「守舊」及「成見」的反對者外；在學術的根據上，我不知道有些什麼樣的反對意見，所以我不能說出自己的意見。

范泉：對於各種反對改革的意見，可以作爲我們改革的參考，但是我們不必怕「反對」，因爲反對的人的數量，和我們全國人口比較起來，那就等於沒有反對。

林煥平：各種反對改革的意見，與封建殘餘、封建思想的存在，有不可分離的關係，故語文改革工作者必須同時參加社會改革工作，只有政治民主化，才能保證語文改革運動的開展。

S.Y.：各種反對改革意見，都軟弱無力。

鄭雨笙：反對改革的意見，我看現在倒不常聽說了；倒是因對拼音文字有不少疑問而反

對採用拼音文字的人却很多。只要我們拿出確實的辦法來，這種取消派就會動搖而轉變過來的。

勞榮：有些人把方塊字看做統一中國的法寶，他們說中國這樣廣大的土地，這樣衆多的方言，但中國始終由漢字統一着，如果改革了這種統一的方塊字，代以方言的拼音字，中國一定四分五裂。這種說法對一般人的影響是很大的，在反對改革的意見中我想將是有力的一種。其實，拆穿西洋鏡，道理很淺顯：識方塊字的中國人佔全人口百分之二十，百分之八十的人民其實並沒有叨方塊字統一之光。寧可讓百分之八十的人永遠沒有時間去識字，去獲得知識，但百分之二十的識字人的法寶——方塊字，是不許動一動的；十年寒窗，好容易「勞心」苦認的方塊字，這是『勞心者治人』的法寶，有人一旦要把這法寶拿走，當然要反對。不過，我想，這種反對雖然很兇猛吧，到頭來，還是要失敗的，因爲人類總是進步的，而進步的規律，只有一條眞理：教王威逼格理雷修改了地動說，但地球還是動的！

齊滄田：中國拼音文字運動，遠的從一六〇五年西人自己計劃、便於學習漢字的第一時期和十九世紀後半世紀專備教會中人傳道給不識字人用的第二時期不用說了，就是從一八九二年以中國人爲主動的、把拼音文字用作普及教育的工具的第三時期，到現在也已經有了五十四年的歷史了，對於各種反對改革的意見所要說的話語，已經說爛了，咱們不應該再在消極方面消耗咱們寶貴的精力，免得妨礙了咱們積極建設的工作。等飯作好了，他們是絕對不會客氣地不來共同欣賞的。當年提倡白話的時候兒，對於反對的人，陳獨秀先生曾經說過大快人心的話，可以引來作咱們的參考：

『改良文學之聲，起於國中，贊成反對者各居其半。鄙意容納異議，自由討論，固爲學術發達之原則；獨至改良中國文學，當以白話爲文學正宗之說，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對者有討論之餘地，必以吾輩所主張者爲絕對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其故何哉？蓋以吾國文化，倘已至文言一致地步，則以國語爲文，達意狀物，豈非天經地義，尙有何種疑義必待討論乎？其必欲擯棄國語文學，而悍然以古文爲文學正宗者，猶之淸初曆家排斥西法，乾嘉疇人非難地球繞日之說，吾輩實無餘閑與之作此無謂之討論也！』

辛丁：凡是反對中國文字改革的人，不是不了解就是別有用心。不了解的人可以慢慢地說服他，而別有用心的人一定是恐怕全國人民都識字，有知識，他們就不容易欺騙人民，壓迫人民，剝削人民了。

史存直：只要自己的認識不錯，反對論終久必然失勢，主要的還要回頭檢討自己。

周照：對各種反對意見，除政治性者外，須批判地加以接受。

上官公僕：對各種反對改革的意見，在理論上倒並不十分嚴重，因爲那種反對的理由，實在是太脆弱了，問題倒是在於那種頑固而陳舊的意識所由產生的社會基礎。

申功庸：對於反對改革的意見，我以爲沒有什麼要緊的，有的只是如「古董」般的玩戀着；有的因了政府沒有這種改革的意思，也就反對了；有的沒有成見，聽「老古董」說得天花亂墜，就也反對了。所以只要眞正的易識、易記、易學，而有莫大功效的話，這些反對者，或許也會不反對的吧！

楊貫：各種反對改革的意見還不外是兩種——反動的和頑固的，反動的反對我們的原因是牠們永遠是和進步者作對的，在牠們想，提倡語文改革的人一定是進步的，進步就是對於牠們的威脅，亦可說是危險。牠們反對進步者力量雖然不够；然而壓迫語文改革却比較容易，某幾個時期和現在，他們對Esperanto和「拉丁化」都是這種看法，而且亦是一貫的作風，這正因爲我們還沒有羣衆的原故。

至於頑固份子的反對理由不外乎：（一）恐怕破壞文化；（二）妨害文字的統一；（三）積習難除；（四）有失形式上的謹嚴；（五）維持飯碗……。

像第六項我所說的一樣；在我們還沒有羣衆的時候，我們是應該使這種運動維持下去，以待將來的。同時以純學術的立場亦就是目前的好武器。

周炎衡：一、保存中國文化而反對改革——文化並不因爲文字拚音化而喪失的。二、漢字的同音字很多不易改革——這可以由字彙改良而達到目的。

楊仲和：『凡有一種新的出現，必遭舊的來反對』。這是一種「社會學」內的定則的一例。您看；發明種痘的醫師，不是要遭受到反對者的石塊來擲擊嗎？又歐洲最先信奉「耶穌教」新約的人們，不是要給信奉「天主」的舊教徒來迫害和打殺嗎？新文字的改革而遭反對者的毒駡。當然不能逃出「社會學」內的定則的一例。這不過是人類的妒忌性，也附帶着反對者自身飯碗的問題。什麼好議論，什麼好名詞，都不是反對者的眞意念。而是反對者的眞工具吧！可是秋雲不能永久遮蔽着秋月的光明！

龍志霍：故步自封的，或者是騙人的保存「國粹」的反對意見，這裏不準備分析。在技術上可以提出一個較有力的反對意見，就是說，中國語有「四聲」，拉丁化不能便當地表達出來，所以不合用。這一意見的簡單答覆是：第一、許多語文中，語調都不能由文字表達出來。第二、中國語的「四聲」隨地更動，但却不是互不懂話的最主要障礙。第三、「四聲」不是死的，在語句中常有更動。第四、中國語文不是單音的字組成的，而是多音的詞組成的。

沈豈默：一切與進步規律背道而馳的反對者，結果都一樣——滅亡！反對文字改革的頑固者，其結果當然也不例外！

胡大章：爲了百分之八十的文盲大衆的光明生活，少數保守派的反對是不成爲問題的。

鶴：十年以來我只偶爾看見一點文章討論——大多是關於國羅和北拉的論戰、完全是反對派的濫調，如國粹淪亡等，個人並不加注意。不過我要大膽說一句話：『漢字不滅，中國必亡』是憤激之辭，魯迅以敢向傳統宣戰著稱。若謂拚音文字一行，中國即盛，則近乎幼稚。安南用拚音字，安南不興，文化是各方面的。

王平：反對派的漫罵，不值一顧。

水行：反對文字改革者，必然是反對一切改革運動的頑固份子，他們究竟只佔中國人的少數。而且只是新時代的殘餘，看到方塊字不能爲他們造福，那時他們也會不十分頑固的。

李仁堂：反對派的理論，早已不值一駁。

靜子：統治階級反對拚音文字，爲的害怕人民因此而聰明起來；保守派反對拚音文字，爲的他們捨不得祖傳的舊文字。這些理由都是不對的。

十　如果目前需要成立一個全國性的拚音文字團體（包括各種主張、各種方案的拚音文字者在內）是不是可以請你做「發起人」或者「贊助人」？

林迭肯：在發起人中我凑個數也可以，作爲贊助人也可以。

周建人：我可以做發起人。（但前面已經說過，我祇有這熱心，而對於語文學却沒有什麼研究，如果做發起人須有懂語文學的條件，則請把我的名字列入贊助人裏）。

馮賓符：假如像我這樣對於語文一無所知的門外漢也有「發起」或「贊助」一個拚音文字團體的資格的話，那我將於慚愧之餘，引爲無上的光寵。

潘梓年：如果有人發起成立一個全國性的拚音文字團體的話，我很願意參加發起人之列。

郭紹虞：願列名發起人（或贊助人亦可）。

蔡尙思：如果目前需要成立一個全國性的拚音文字團體，我願做「贊助人」。

安娥：我很擁護能成立一個全國性的拚音文字團體，但我是外行，因此我不敢說我能對這個團體作些什麼。

范泉：如果目前需要成立一個全國性的拚音文字團體，那我可以做一個「贊助人」。

林煥平：若成立全國性的拚音文字團體，我願爲「發起人」。

S.Y.：願意贊助，如果成立拚音文字團體。

鄭雨笙：目前很需要成立一個全國性的拚音文字團體，我很願意做一個發起人。

勞榮：我願意列名爲贊助人。

齊滄田：如果目前需要成立一個全國性的拼音文字團體，（包括各種主張、各種方案的拼音文字者在內），我是很願意冒昧地做一個發起人的。

冀魯：為了爭取民主與和平，我們不能漠視這個熱誠的提議，謹就自己的熱力來寄予編者，更寄予我們語文同志，願大家的熱力凝結在一起，爭取我們的勝利，在今天，在明日。

辛丁：如果目前需要成立一個全國性的拼音文字團體（包括各種主張、各種方案的拼音文字者在內），我願意做一個「發起人」。

史存直：你們提議的「全國性的拼音文字團體」，我還不大清楚，注音字母派及其他非羅馬字母（即拉丁字母）派是否也預備拉在一道？根據他國經驗，意見不同的派別勉強拉在一起終必至於分裂。我當然並不是要否定各派有部分合作的可能，但一個團體是否可以根據部分合作可能來建立，我却懷疑。如果可能，我當然是願襄盛舉的。

周照：可做贊助人。

上官公僕：我不配做發起人，也不配做贊助人，我只希望做個「小先生」，『不會的跟人學，學會了去教人』。

申功甫：如能成立一個全國性的拼音文字的團體，那我是非常贊成的，並且一向是這樣巴望着的。但我，實在不配做「發起人」或「贊助人」，然而假使這個團體能讓我參加，而我亦可能的話，這我非常願意加入幫些小忙的！

陳原：如果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我一定樂於做我所能做的一切。

楊貝：全國性的拼音文字團體的確急需成立，我願意作發起人。

周炎衡：可以做發起人。

楊仲和：我所做的是「科學新文字」，是基於拼音化的。所以我當然願意做一個拼音文字的發起人。

龍志霖：願做「贊助人」。

沈豈獸：願做發起人。

胡大章：願做發起人，同時還希望做些實際工作。

緼：不敢當。

王平：在我能力所及的範圍內，為「拼音文字團體」服務，發起人或贊助人却無資望。

水行：假使「贊助人」人數並無限制　本人極願參加。

李仁堂：我是願意為這樣一個團體工作的，豈只是做「贊助人」或「發起人」。

張學文：需要我幫助時，我當盡力。

靜子：我願意為拼音文字運動盡一些力。

聶紺弩：你們的信，在發信後一個多月才收到，現在回信，恐怕已經太遲了。列舉的十個問題，僅第十問可以清楚地回答，我願意做發起人。

我對於語文問題的意見，第一、現在不必過分非難白話文。白話文是方塊字的最高表現，是目前文化鬥爭最重要的工具，唯一的工具，——目前反動派還在提倡文言文咧！五四以來的新文學，就都是用白話文寫的，在新文化運動上有着重大的作用。不用說，它和人民大衆還有着不小的距離，但在方塊字存在的時候，它恐怕很難有大的改進了。因此，只要拚音文字能實現，不怕白話文不跟着走；拚音文字還未普遍化的時候，不能先把白話文反對掉，在拚音文字初期的文章，恐怕還只能是白話文的拚音化，正像初期白話文，只是文言文的白話化一樣，一定要有一個時期，眞正人民大衆的口語，才能逐漸在文章裏佔重要地位。

第二、一切拚音文字主張者，無論他們主張何種方案，便都是同志，都應該攜起手來。不必入主出奴，來些門戶乃至意氣的爭執。究竟哪一種方案是對的這一問題，最好的解決法是實踐。拉派推行拉丁化，羅派推行羅馬字，注派推行注音字母，在推行的實踐中，只要是眞誠的工作者，一定會發見自己的、乃至旁人的方案的長處或缺點，來隨時加以改正，甚至捨己從人。那麼，豈不是要人民大衆學習幾種方案麼？我想這不是大問題，只要學會了一種，觸類旁通，學另外的方案是極容易的；而且，只是一個短時期，當他們多數認爲某種方案最適合於自己，一經抉擇，以後子孫萬代都用不着浪費時間了。

第三、國羅和拉新兩派，更應攜手，更應合流，兩派的爭執，不外兩點：（一）統一語與方言，（二）四聲符附帶與否。但國羅派也並非絕不重視方言，記得他們也曾經從事調查乃至方言方案的擬定之類的工作。抗戰八年，人民流離轉徙的非常多，生活上起了大的波動，說着不同的方言的人們之間，增加了許多接觸，方言的籓籬已不像以前那樣牢固了；也就是向統一語的形成邁進一大步，統一語的需要性比較以前大大的增加了，那麼國羅派以流動性的人民爲對象，致力於統一語的拚音化，拉新派以土著農民爲對象，致力於方言的拚音化，兩者儘可相輔相成，並行不悖——不，缺一不可！至於四聲符問題，倒是一個笑話，國羅派主張帶，可是因爲各地四聲不同，它在統一語中間，作用非常小，而且顧此失彼，徒增許多麻煩；拉新派主張不帶，省事自然省事，可是這東西在方言裏起着重要作用，本應國羅派主張不帶，拉新派主張帶的，而事實剛剛相反，豈非笑話，帶與不帶，現在也不必爭執，實踐是我們的試金石，我們都各持原案，請實踐先生解決。因此對於你們要組織一個包括各種拚音文字者的大團體，極贊成而且欽佩。

〔附錄二〕

拉丁化中國字出版物調查

(1935—1948)

一、概論書和理論

(一)中國話寫法拉丁化的理論原則方案(「上海中文拉丁化研究會」編印,一九三五年四月初版一千冊,六月增訂二版一千冊,一九三六年一月三版二千冊,六月四版二千冊,九月五版二千冊,一九三八年七月六版一千冊。此外在廣西和北平曾翻印一萬多冊。)這是在中國出版的第一本拉丁化概論書,初版的印刷費是上海「生活書店」的十幾位小職員捐助的。出版後不到兩個月,就全部賣完。據這書的編者(不具名)在「前記」中說,這時候他們已編好一本課本、一本詞典,但是沒有出版經費,所以先印這本小書,同時發起一個廣泛的「拉丁化出版基金募捐運動」,把捐到的錢和這本小書賣下來的錢,再來出版課本、詞典和其他書籍。

(二)拉丁化概論(葉籟士編,一九三五年六月上海「天馬書店」出版。)

(三)北方話拉丁化(一九三五年八月「北平清華大學拉丁化研究會」編印。)

(四)拉丁化概說單張(一九三五年九月「上海中文拉丁化研究會」出版。)

(五)潮州話寫法拉丁化(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北平潮州話拉丁化研究會」出版,是介紹潮州話拉丁化方案的小冊子。)

(六)新文字入門(之光編,一九四六年一月「北平清華大學拉丁化研究會」出版。)

(七)什麼是新文字?(之光編,一九三六年一月「北平清華大學拉丁化研究會」出版。)

(八)拉丁化參考資料(徐敬瓦編,一九三六年一月廣西南寧出版。)

(九)新文字概說(一九三六年三月蘇州拉丁化者出版,分概說、方案、文例三部,

有北方話和蘇州話兩種方案。）

（一〇）新文字ABC（一九三六年四月「上海新文字書店」出版，分概說、方案、文例三部份，包括有北方話和上海話兩種方案。）

（一一）從白話文到新文字（聶紺弩著，一九三六年六月上海「大衆文化出版社」出版，爲「大衆文化叢書」之一。）

（一二）北方話新文字的發音、寫法、檢字、教學法（拓牧編，一九三六年七月「上海新文字書店」出版。）

（一三）北方話新文字ABC（即「新文字ABC」的北方話部份，一九三六年八月「上海新文字書店」出版。）

（一四）上海話新文字ABC（即「新文字ABC」的上海話部份，一九三六年八月「上海新文字書店」出版。）

（一五）廈門話新文字入門（「上海廈門話拉丁化研究會」編，一九三六年八月「上海新文字書店」出版。）

（一六）江南話新文字概論（胡繩編，一九三六年九月「上海天馬書店」出版。）

（一七）無錫話新文字ABC（王弦編，一九三六年九月「上海新文字書店」出版。）

（一八）中文拉丁化運動理論（日本齋藤秀一編譯，一九三六年十月出版，爲介紹中國拉丁化運動的日文書，內有魯迅、葉籟士、之光等文章。）

（一九）新文字的理論和實踐（胡繩著，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上海「大衆出版社」出版。，「大衆文化叢書」之二。）

（二〇）中國新文字初步（一九三八年五月「上海新文字出版社」出版。）

（二一）江南話新文字五分鐘（小冊子，張志浩編，一九三八年六月「上海新文字書店」出版。）

（二二）爲什麼要學習新文字（一九三八年八月「新四軍新文字研究會」出版，油印本。）

（二三）中國字拉丁化問題解說（拓牧著，一九三九年三月「生活書店」出版。）

（二四）中國新文字理論（遲丹、田家合著，一九三九年四月「上海新公論出版社」出版。）

（二五）北方話拉丁化方案研究指南（王弦著，一九三九年五月「上海新文字書店」出版。）

（二六）中國話寫法拉丁化指南（王弦著，一九三九年七月「上海新文字書店」出版。）

（二七）中國文字拉丁化全程（拓牧著，一九三九年八月「生活書店」出版。）

（二八）什麼是新文字（一九三九年十月「香港新文字學會」出版。）

（二九）中國拼音文字的演進（陳望道著，「中國語文展覽會」會刊之三，一九三九年

十一月「中國語文展覽會」出版。）

（三〇）中國文字拉丁化文獻（「香港拉丁化出版社」編，一九四〇年五月出版。）

（三一）怎樣學習拉丁化？（王弦著，一九四一年一月「中國拉丁化書店」出版。）

（三二）中國文字的過去、現在和未來（陳耐煩著，一九四一年一月「世界書局」出版。）

（三三）拉丁化中國字第一步（小冊子，章早編，一九四一年二月「中國拉丁化書店」出版。）

（三四）中國字拉丁化運動年表（倪海曙著，一九四一年四月「中國拉丁化書店」出版。）

（三五）反對拉丁化的十種「理由」（倪海曙著，一九四一年五月「上海化文出版社」出版。）

（三六）快字新編（倪海曙著，一九四一年六月「上海快字社」出版。）

（三七）文盲的造成及其解決（浙四明著，一九四七年六月安徽蕪湖出版。）

（三八）中國拼音文字運動史簡編（倪海曙著，一九四八年七月「上海時代書報出版社」出版。）

（三九）中國拼音文字概論（倪海曙著，一九四八年八月「上海時代書報出版社」出版。）

（四〇）中國語文的新生（倪海曙編，一九四九年一月「上海時代書報出版社」出版。）

二、課　　本

（一）拉丁化課本（葉籟士編，一九三五年十月上海「天馬書店」出版。）

（二）工人用拉丁化課本（葉籟士編，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上海中文拉丁化研究會」出版。）

（三）拉丁化世界語課本（樂嘉煊編，一九三六年三月「上海世界語協會」出版。）

（四）廣州話拉丁化課本（范文中編，一九三六年六月「廣州新文字研究會」出版。）

（五）上海新文字初級課本（齊萬編，一九三六年八月「上海新文字書店」出版。出版前曾由「生活教育」連載發表，並由「山海工學團」小先生實地試教大場農民。）

（六）文盲用廈門話新文字課本（「閩南新文字協會」編，一九三六年八月出版。）

（七）農民用新文字課本第一冊（拓牧編，一九三六年十月「上海互助文化服務社」出版。）

（八）廣州話新文字課本（荻原編，一九三七年四月「中國新文字研究會廣州分會」出版。）

（九）文盲用潮州話新文字課本（一九三七年五月「上海新文字書店」出版。）

（一〇）看圖識字（徐特立編，延安出版。）

（一一）共產兒童讀本（徐特立編，延安出版。）

（一二）北方話新文字民衆課本第一冊（陳鶴琴編，一九三八年二月「國際救濟會難民教育股」出版。）

（一三）潮州話新文字課本（Z. Z. 編，一九三八年二月「汕頭新文字學會」出版。）

（一四）廣州話新文字課本（荻原編，一九三八年二月「廣州新文字研究會」出版。）

（一五）江南話新文字看圖識字課本（王弦編，一九三八年三月「上海新文字書店」出版。）

（一六）北方話新文字民衆課本第二冊（陳鶴琴編，一九三八年五月「世界書局」出版。）

（一七）新會話拉丁化課本（一九三八年五月「新會中文拉丁化研究會」出版。）

（一八）中文拉丁化課本（許中編，一九三八年七月「上海新文字書店」出版。）

（一九）北方話拉丁化看圖識字課本第一冊（王弦編，一九三八年八月「上海新文字書店」出版。）

（二〇）江南話新文字自修課本（張志浩編，一九三八年八月「上海新文字研究會教務部」出版，油印本。）

（二一）新四軍新文字課本（一九三八年八月「新四軍新文字研究會」出版。）

（二二）普通話新文字課本（一九三八年八月「新四軍新文字研究會」出版。）

（二三）江南話新文字課本（王宏編，一九三八年九月「上海新文字書店」出版。）

（二四）定海話新文字課本（一九三九年一月「定海新文字研究會」出版。）

（二五）廣州話新文字讀本（一九三九年十月「香港新文字研究會」出版。）

（二六）拉丁化中級課本（王弦編，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中國拉丁化書店」出版。）

（二七）拉丁化新文字國語課本（辛丁編，「香港新文字學會」出版，初版油印本，一九四七年出版；再版鉛印本，一九四八年出版。）

（二八）國語新文字讀本第一冊（曹伯韓編，一九四八年出版，油印本。）

（二九）國語新文字讀本第二冊（曹伯韓編，一九四八年出版，油印本。）

（三〇）廣州話新文字看圖識字課本（一九四〇年二月「香港新文字學會」出版。）

三、讀　物

（一）Bu Zou Zhenglu di Andren（「不走正路的安得倫」，蘇聯 Newerow著，Minkiao 和 Tomu 합譯，一九三六年三月上海「我們的世界社」出版。）

（二）Zhengzh Gingzixyo A B C（「政治經濟學 A B C」，Dikstein 著，許化新

拉譯，一九三六年四月「上海新文字書店」出版。）

（三）寧波俗話集（拉漢對照，一九三六年四月「上海進步社」出版。）

（四）Goguo di Gush（「各國的故事」，應人編，這是蘇聯遠東拉丁化讀物的選集，一九三六年六月「上海新文字書店」出版。）

（五）Igo Fungz di Rhgi（「狂人日記」，魯迅原著，陳梅拉譯，一九三六年六月「上海新文字書店」出版。）

（六）Lina（「麗娜」，歐陽鏡蓉拉譯，一九三六年六月「天津北調月刊社」出版。）

（七）Daxui Laogia Ky!（「打回老家去！」，易揚原著，陳梅拉譯，這是抗戰前著名的救亡街頭劇，一九三六年七月「上海新文字書店」出版。）

（八）Dushu Changsh（「讀書常識」，庶謙原著，李豪等拉譯，一九三六年八月「上海新文字書店」出版。）

（九）Giki di Nuli xo Giki di Zhurhen（「機器的奴隸和機器的主人」，一九三六年八月「南京光明社」出版。）

（一〇）Dazhung Goky（「大衆歌曲」，亞光編譯，一九三六年九月「上海新文字書店」出版。）

（一一）Dakai Ianzing Kankan（「打開眼睛看看」，連環圖畫，一九三六年九月「北平新文字研究會」出版。）

（一二）Siao Peter（「小彼得」，Xerminia Zur Mulen 原著，Melo 由世界語拉譯，一九三六年十月「上海新文字書店」出版。）

（一三）Mei Sgyng（「梅世鈞」，江南話拉丁化劇本，尤競（即于伶）原著，Ziansan 拉譯，一九三六年十月「上海新文字書店」出版。）

（一四）Dagia Giecheng Itiao Sin（「大家結成一條心」，連環圖畫 Letoling 拉譯，一九三六年十月「上海新文字書店」出版。）

（一五）Kyngrhen di Pungju（「窮人的朋友」，敏喬編譯，一九三六年十月上海「我們的世界社」出版，「我們叢書」之二。）

（一六）Lusin Bu S（「魯迅不死」，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上海新東方書店」出版。）

（一七）Zanke Nqanzin Konkon（「張開眼睛看看」，即 Zhangkai Ianzing Kankan 的江南話版，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上海互助文化服務社」出版。）

（一八）Sungbaofu（「送報夫」，台灣楊逵原著，Letoling 拉譯，一九三七年一月「上海新文字書店」出版。）

（一九）Meijou Timu di Gush（「沒有題目的故事」，一九三七年一月「北平燕京大學新文字研究會」出版。）

（二〇）Womnd Chulu（「我們的出路」，徽喬編譯，一九三七年二月「上海互助出版社」出版。）

（二一）Giuwang Keben（「救亡課本」，亞浦編譯，一九三七年四月「上海新文字書店」出版。）

（二二）Biao（「錶」，蘇聯 Panteleif 著，Xuang Y 拉譯，一九三七年四月「上海新文字書店」出版。）

（二三）A-Q Zhengzhuan（「阿 Q 正傳」，魯迅原著，王弦拉譯，一九三七年五月「上海新文字書店」出版。）

（二四）岳飛（陳鶴琴編，一九三八年四月「世界書局」出版，新文字漢字對照。）

（二五）花木蘭（陳鶴琴編，一九三八年四月「世界書局」出版，新文字漢字對照。）

（二六）中山先生（陳鶴琴編，一九三八年五月「世界書局」出版，新文字漢字對照。）

（二七）武訓（陳鶴琴編，一九三八年五月「世界書局」出版，新文字漢字對照。）

（二八）文天祥（陳鶴琴編，一九三八年六月「世界書局」出版。）

（二九）鄭成功（陳鶴琴編，一九三八年七月「世界書局」出版。）

（三〇）武訓（廣州話版，一九三八年七月「廣州拉丁化書店」出版。）

（三一）班超（陳鶴琴編，一九三八年八月「世界書局」出版。）

（三二）中山先生（孫拓林著，一九三八年九月「上海新文字書店」出版。）

（三三）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孫拓林著，一九三八年九月「上海新文字書店」出版。）

（三四）五年計劃的故事（Feibo 拉譯，一九三八年九月「上海新文字書店」出版。）

（三五）愛迪生（陳鶴琴編，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世界書局」出版，新文字漢字對照。）

（三六）林肯（陳鶴琴編，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世界書局」出版，新文字漢字對照。）

（三七）弗蘭克林（陳鶴琴編，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世界書局」出版，新文字漢字對照。）

（三八）瓦特（陳鶴琴編，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世界書局」出版，新文字漢字對照。）

（三九）富蘭頓（陳鶴琴編，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世界書局」出版，新文字漢字對照。）

（四〇）史蒂芬生（陳鶴琴編，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世界書局」出版，新文字漢字對照。）

（四一）諾貝爾（陳鶴琴編，一九三九年一月「世界書局」出版，新文字漢字對照。）

（四二）倍爾（陳鶴琴編，一九三九年一月「世界書局」出版，新文字漢字對照。）

（四三）齊柏林（陳鶴琴編，一九三九年三月「世界書局」出版，新文字漢字對照。）

（四四）報仇（溱丹譯，一九三九年四月「香港世界語學會新文字委員會」出版，廣州話拉丁化讀物。）

（四五）窮兒苦狗（英國 Ovida 女士著，陳鶴琴拉譯，一九三九年六月「世界書局」出版。）

（四六）孫中山和三民主義（渥丹譯，一九三九年十二月「香港世界語學會新文字委員會」出版，廣州話拉丁化讀物。）

（四七）八百壯士（渥丹譯，一九四〇年一月「香港世界語學會新文字委員會」出版，廣州話拉丁化讀物。）

（四八）富爾頓（瓊崖話版，一九四〇年三月「香港新文字瓊崖支會」出版。）

（四九）花木蘭（瓊崖話版，一九四〇年三月「香港新文字瓊崖支會」出版。）

（五〇）農民抗戰講話（一九四〇年三月「香港新文字學會九華徑分會」出版，廣州話拉丁化讀物。）

（五一）婦女生活讀本（一九四〇年三月「香港新文字學會九華徑分會」出版，廣州話拉丁化讀物。）

（五二）偉大的領袖卡爾馬克斯（一九四〇年四月「上海新知識出版社」出版。）

四、工具書

（一）拉丁化檢字（應人編，一九三五年十月上海「天馬書店」出版。）

（二）中國新文字的文法和寫法（章愉編，一九三六年一月山西太原初版，後由「上海我們的書社」出版，先後共出五版。）

（三）北方話寫法和檢字（辛丹編，一九三六年六月，天津「北調月刊社」出版。）

（四）廣東話拉丁化檢字（范文中編，一九三六年六月「廣州新文字研究會」出版。）

（五）剪開用字母表（王弦製，分 A，B 兩種，一九三六年八月「上海新文字書店」印行。）

（六）北方話新文字小詞典（蕭聰編，一九三六年十月上海「新文字研究所」出版。）

（七）寧波話同音字彙（Cinio 編，一九三七年四月「上海進步社」出版。）

（八）廣州話新文字檢字（一九三七年五月「廣州新文字書店」出版。）

（九）廣州話新文字檢字（一九三八年二月「廣州新文字書店」出版。）

（一〇）從北方話新文字檢漢字（許中編，一九三八年七月「上海新文字書店」出版。）

（一一）拉丁化漢字拼音表（陳望道編，一九三八年六月「開明書店」出版。）

（一二）新文字教師手冊（倪海曙編，一九三八年九月「上海新文字書店」出版。）

（一三）拉丁化國音字母表（陳鶴琴編，一九三八年九月「民衆書店」出版。）

（一四）中文拉丁化旗語的理論和實踐（王弦編，一九三八年十月「上海新文字書店」出版。）

五、叢　　刊

（一）中國語文的整理和發展（林迭肯等著，一九四一年七月「中國拉丁化書店」出版。）

（二）論中國語文理論的建立（于健等著，一九四一年八月「中國拉丁化書店」出版。）

（三）魯迅和拉丁化（倪海曙等著，一九四一年十月「中國拉丁化書店」出版。）

（四）論方言（童振華等著，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中國拉丁化書店」出版。）

六、期　　刊

（一）新文字月刊（「上海新文字月刊社」編，一九三五年八月十五創刊，這是中國最早的拉丁化理論刊物，前後共出七期。）

（二）北平新文字半月刊（「北平新文字半月刊社」編，一九三五年八月二十日創刊。）

（三）拉丁化半月刊（「太原新文字研究會」編，一九三五年九月創刊。）

（四）拉丁化綫（北平「黨今日報」副刊，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創刊。）

（五）四川新文字推行十日刊（「重慶新文字推行社」編，一九三六年一月創刊。）

（六）拉丁化號外（「北平廈門話拉丁化研究會」編，一九三六年一月創刊。）

（七）語文座（長沙世界語者編，一九三六年一月創刊。）

（八）Womndi Shgie（「我們的世界」，「我們的世界社」編。）

（九）Gaizao（「改造月刊」，「北平清華大學新文字研究會」編，一九三六年三月創刊，純拉丁化刊物。）

（一〇）Latinxua Bao（「拉丁化報」，「北平新文字研究會」編，一九三六年四月創刊，純拉丁化刊物。）

（一一）新文字半月刊（廣西南寧拉丁化者編，一九三六年四月創刊。）

（一二）Sin Wenz Sian（「新文字綫」，日本東京中國拉丁化者編，一九三六年四月創刊，純拉丁化刊物。）

（一三）Dazhung di Xusheng（「大衆的呼聲」，日本東京中國拉丁化者編，一九三六年四月創刊，純拉丁化刊物。）

（一四）Rhensh（「認識」，日本東京中國拉丁化者編，一九三六年四月創刊，純拉丁化刊物。）

（一五）中國語言月刊（上海「中國語言月刊社」編，一九三六年五月十日創刊，拉丁

化理論刊物。）

（一六）Guangming（「光明半月刊」，南京「光明社」編，一九三六年五月創刊，純拉丁化刊物。）

（一七）Xuolu（「活路」，天津拉丁化者編，一九三六年五月創刊，純拉丁化刊物。）

（一八）潮州話新文字月刊（「潮州新文字研究會」編，一九三六年五月創刊。）

（一九）潮州話新文字（「北平潮州話拉丁化研究會」編，一九三六年六月創刊。）

（二〇）新文字週刊（香港「大衆日報」副刊，一九三六年六月創刊。）

（二一）Sin Shgie Bao（「新世界報」，北平「新世界社」編，一九三六年六月創刊，純拉丁化刊物。）

（二二）Kailu Bao（「開路報」，北平拉丁化者編，一九三六年六月創刊，純拉丁化刊物。）

（二三）漢口新文字月刊（漢口「新文字月刊社」編，一九三六年七月創刊。）

（二四）潮州話拉丁化十日刊（「汕頭新文字研究會」編，一九三六年八月創刊。）

（二五）客話新文字半月刊（「汕頭新文字總會」編，一九三六年八月創刊。）

（二六）咱們的話（「廈門閩南新文字協會」編，一九三六年八月創刊，廈門話拉丁化刊物。）

（二七）Xusian shang（「火綫上」，上海拉丁化者編，一九三六年八月創刊，北方話、江南話兩種方案合用的拉丁化刊物。）

（二八）新文字月刊（「廣州中山大學新文字研究會」編，一九三六年九月創刊。）

（二九）新潮州拉丁化半月報（汕頭拉丁化者編，一九三六年九月創刊。）

（三〇）活的道路（「拉丁化半月報」汕頭拉丁化者編，一九三六年九月創刊。）

（三一）語文月刊（上海「語文社」編，一九三七年一月創刊，拉丁化巨型理論刊物。）

（三二）新西安（西安拉丁化者編，一九三七年一日創刊。）

（三三）西風（桂林「西風社」編，一九三七年二月創刊，拉丁化研究刊物。）

（三四）上海新文字研究會會報（「上海新文字研究會」編，一九三七年二月創刊，附在「中國語言月刊」中。）

（三五）語文週刊（「閩南新文字協會」編，廈門「星華日報」副刊，一九三七年四月創刊。）

（三六）新文字研究（「廣州中山大學教育研究所」編，一九三七年四月創刊。）

（三七）燈塔月刊（南京「燈塔社」編，一九三七年六月創刊。）

（三八）新文字週刊（山西太原「民訓團第一隊新文字研究會」編，一九三七年五月創刊。）

（三九）中華（「西安新文字促進會」編，一九三七年六月創刊。）

（四〇）新文字月刊（「昆明新文字研究會」編，一九三七年八月創刊。）

（四一）Dikang daodi（「抵抗到底」，延安新文字者編，一九三八年一月創刊。）

（四二）Sin Wenz（「新文字」，「上海新文字研究會出版部」編，一九三八年一月創刊，油印刊物。）

（四三）Siao Yandi（「小園地」，「上海新文字研究會」會員小組編，一九三八年一月創刊，油印刊物。）

（四四）Xailang（「海浪」，「上海新文字研究會」會員小組編，一九三八年一月創刊，油印刊物。）

（四五）Kilai（「起來」，「上海新文字研究會」會員小組編，一九三八年一月創刊，油印刊物。）

（四六）Sin Wenz Giaosh（「新文字教師」，「上海新文字研究會教務部」編，一九三八年二月創刊，油印刊物。）

（四七）Sin Wenz Siaosiansheng（「新文字小先生」，「上海新文字研究會宣傳部」編，一九三八年二月創刊　油印刊物。）

（四八）Nanju（「難友」，「康悌收容所」新文字班編，一九三八年二月創刊，油印刊物。）

（四九）Shengligyn（「生力軍」，長沙拉丁化者編，一九三八年二月創刊。）

（五〇）拉丁化研究半月刊（「武漢新文字促進會」編，一九三八年三月創刊。）

（五一）Sin Xyosheng-Sin Hoqsang（「新學生」，「上海新文字研究會教務部」編，一九三八年三月創刊，油印刊物。）

（五二）Dhaga Koe（「大家看」，「永固收容所」新文字班編，一九三八年四月創刊，油印刊物。）

（五三）上海新文字研究會會報（一九三八年五月復刊、油印刊物。）

（五四）Womndi Bao（「我們的報」，後改 Womn「我們」，「我們社」編，一九三八年六月創刊，漢字新文字合用，半月報。）

（五五）Da Jedbun（「打日本」，廣州拉丁化者編，一九三八年六月創刊。）

（五六）民衆常識（「國際救濟會難民教育股」編，一九三八年六月創刊，有拉丁化版。）

（五七）語文週刊（「譯報」副刊，「上海語文學會」編，一九三八年七月創刊，共出四十三期，曾討論中國文法革新問題。）

（五八）Gan（「幹」，「上海新文字研究會」會員小組編，一九三八年八月創刊，油

印刊物。）

（五九）Dazhung Bao（「大衆報」，「上海新文字研究會」編，一九三八年九月一日創刊，是抗戰時上海唯一的拉丁化半月報，自備排字房，新聞版用北方話、江南話兩種方案對照，其他各版兩種方案合用。發行很廣，除銷本埠外，兼銷海安、泰州、淮陰、淮安、曹縣、蘇州、定海、舟山、寧波、溫嶺、溫州、平陽、金華、麗水、福州、楓亭、泉州、涇縣、南昌、吉安、九龍、香港、廣州、台山、新會、中山、宜山、桂林、昆明、重慶、迪化等三十多個地方。前後共出兩年，有合訂本兩卷。創刊時香港「立報」主筆薩空了曾來信說：『我對於「大衆報」懷着極大的期望……它是在國內用中國拉丁化文字辦的第一張報，我要它永存，要它深入大衆。』

（六〇）語文戰綫（廣州「救亡日報」副刊，一九三八年九月創刊。）

（六一）青年半月刊（「上海基督教青年會新文字班同學會新文字研究會」會刊，一九三八年九月創刊。）

（六二）語文週刊（香港「大衆日報」副刊，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創刊。）

（六三）大家談月刊（「上海大衆新文字促進會」編，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創刊，漢字新文字合用。）

（六四）播種月刊（「上海新文字研究會」編，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創刊。）

（六五）Latinigo 月刊（「香港世界語學會新文字委員會」編，一九三九年三月創刊，是討論新文字的世界語刊物。）

（六六）Kaiken（「開墾半月刊」，「上海新文字研究會第十期新文字講習班同學會」編，一九三九年七月創刊，油印刊物。）

（六七）Kaixuang（「開荒」半月刊，「貴州新文字研究會貴陽總會」編，一九三九年五月創刊。

（六八）新文字運動（新四軍「抗敵五日刊」副刊，「新四軍新文字研究會」編，一九三九年五月創刊。）

（六九）拉丁化綫（暹羅「中國報」副刊，一九三九年六月創刊。）

（七〇）R-singki（「二星期半月刊」，「上海新文字研究會第二期星期講習班同學會」編，一九三九年七月創刊，油印刊物。）

（七一）中國語文月刊（「上海新文字研究會研究部」編，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創刊，是大型的理論刊物，共出十期。）

（七二）拉運情報（「上海新文字研究會」編，一九四〇年四月創刊，油印刊物。）

（七三）拉運通訊（「上海新文字研究會」編，一九四〇年四月創刊，油印刊物。）

（七四）語文半月刊（香港「星島日報」副刊，「香港新文字學會」編，一九四〇年六月創刊。）

（七五）中國新文字報（美國舊金山「中國新文字研究會」編，一九四〇年八月創刊。）

（七六）青年拉丁化（「香港新文字學會」第一屆語文講座畢業同學編，一九四〇年十一月創刊。廣州話拉丁化刊物。）

（七七）黃橋新文字週刊（「黃橋拉丁化播種隊」編，一九四〇年十一月創刊，油印刊物。）

（七八）延安新文字報（「陝甘寧邊區新文字協會」編，一九四〇年十二月創刊。）

七、其　他

（一）上海的新文字運動（單張畫刊，「上海新文字研究會宣傳部」編，一九三九年四月「上海新文字研究會」出版。）

（二）拉丁化中國字運動新綱領草案（「上海新文字研究會研究部」起草，一九三九年八月「上海新文字書店」出版。）

【編者註】以上的各種出版物只是我個人幾年來所收集和紀錄的，此外遺漏的一定還有很多。還有一九三五年以前在蘇聯出版的十萬多冊課本（各種科目的）、辭典、文法、小冊子以及新文字的報紙刊物，都沒有列在裏頭。

編後記

拉丁化中國字運動倘然從一九二九年瞿秋白在蘇聯寫下他最早的方案——「中國拉丁化字母」算起，那末到去年（一九四八年）已經有二十年的歷史。倘然從一九三一年海參崴「中國新文字第一次代表大會」公佈第一種的拉丁化中國字的方案——「北方話拉丁化方案」算起，那末到明年（一九五〇年）也將是第二十個週年。我們這本出版在一九四八和一九五〇年之間的論文集，就是爲紀念和慶祝我們這個運動的第二十週年的。

二十年來的拉丁化中國字運動，眞好像石頭下面的草，在國內，可以說從來不曾得到過正常發展的機會。可是這個運動既然是從人民來的，那它就有不能摧折的生命力；不准發展，也要發展！石頭壓得再重，總不能把地面壓得『天衣無縫』！二十年來的拉丁化中國字運動，就是在石頭的縫縫中，呼吸空氣，爭取陽光；就是在這樣艱難的條件之下，生根、長大、堅持下來和發展開來的。

現在，它二十歲了。雖然是石頭縫縫裏長出來的，也已經有了枝幹。石頭是壓不住它了，歷史的陽光已經照臨，它要得到正常的發展了。

這本集子裏所選的文章；第一編代表理論和方案的研究起草時期；第二編代表國內初步介紹和討論時期；第三、第四、第五編代表國內正式提倡和廣泛研究討論時期；第六、第七編代表抗日戰爭時的推行討論時期；第八、第九編代表抗日戰爭後的推行討論時期。因爲自己過去所收集的那份比較完全的材料已經在抗戰中散失，現在只能就後來所收集的一些不完全的材料來編選，所以應該選進去的文章還缺少很多（尤其是北平、延安、廣州等方面的），甚至於有些編在集子裏的文章，也由於只有摘記，沒有全文，只能登載幾段節錄。這些缺漏，我想只好等將來再版時再來補足了。

不過，卽使拿眼前的這些材料來說，也已經可以說明二十年的拉丁化中國字運動，決不是一張白紙；如果有人要認眞研究拉丁化中國字的理論，這裏頭是很有一些材料可以給他參考的。

一百年來的中國拚音文字運動，已經爲中國的民族語文踏出了一條「拚音化」的新

路；二十年來的拉丁化中國字運動，又把這條路引向了一個正確的方向；今天和今天以後的拼音文字運動，將不再只是文字符號的改朝換代，而是整個中國語文從單音節漢字束縛下的解放和發展，這個原則是從頭到底貫穿在二十年來的拉丁化中國字運動的理論中的。編著極希望凡是研究拉丁化中國字的人們，都能注意到這個重要的原則。

這本集子的編成，曾經得到好幾位朋友的幫助，有的提供意見，有的幫忙抄寫，在這裏我要誠心誠意謝謝他（她）們。

倪海曙　一九四九年二月二十三日

作 者 索 引

A

C

D

E

F

G

I

K

L

M

N

P

R

S

X

Y